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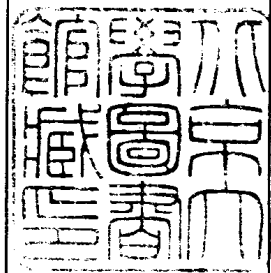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陸輯·玖冊

#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陸輯・玖冊目錄

晉乘蒐略三十二卷・之二〔清〕康基田撰

〔清〕康基田撰

晉乘蒐略三十  
二卷·之二

清嘉慶十六年霞蔭堂刻本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元和十一年以王涯同平章事

學工屬文梁肅異其才薦於陸贄

以左拾遺為翰林學士緣事罷去憲宗思其才召知

制誥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出藁定

上數有訪問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毛里官

第至是入相旋罷為吏部侍郎文宗初召拜太常卿

總鹽鐵久之復拜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為一使兼領

之奏罷京畿權酒錢再拜司空始變茶法益稅濟用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命為權茶使李訓敗乃及禍史稱涯質狀頗身長上

短下動舉詳華性嗇儉不蓄妓妾惡卜祝及它方伎

嘗條上衣服室宇制使如古法守正不苟如此甘露

之變涯實未與謀而濫被禍後亦昭雪其冤然年過

七十嗜權固位偷合內侍不能潔去就浮沉取容獄

成亦浮沉其辭不為剖白以至覆宗蓋一失身於小

人而有連類並及之勢君子傷之矣

元和中烏重印為橫海節度使重印字保君太原人

河東將承玘子少為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盧從

史連王承宗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重印乃縛從史

帳下士持兵合謹重印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

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鎮河陽討淮

蔡與李光顏相犄角大小百餘戰凡三年賊平遷檢

校司空至是徙鎮橫海建言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

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臣所管三州輒還刺

史職各主其兵時以為宜長慶末以檢校司徒同平

章事太和二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諡懿穆重印善

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蔡人執其妻殺之妻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如此當時有名士温造石

洪輩皆在幕府既歿至有剖股以祭者

皇輿全覽唐李通元隱太原屬之壽陽山著華嚴論

山本名神福山一名方山在壽陽縣北四十里壁立

千仞頂方一里有池周百步水旱不盈縮中有長者

龕陳樂神福山記略入山口約數里至下寺出寺門

右轉緣嶺而北至上寺北殿壁有石洞龕中塑李長

者像云卽長者著論處北有學士張商英碑寺後乃

方山絕頂張商英方山昭化院碑記略元祐戊辰奉

使河東行太原屬縣訪方山瞻李長者像得長者脩  
行決疑論四卷十元六相論一卷十二緣生論一卷  
梵筴如新從此遂頓悟華嚴宗旨邑人以予知長者  
故相與勸勉擇集賢嶺下改建今昭化院宋員逢原  
過昭化院詩一宿方山寺蕭然碧嶂環由來愛松雪  
終不厭雲山亂石風泉響疎燈夜磬閑如何有羈絆  
未許謝人寰

元和中薛戎爲浙東觀察使戎河中寶鼎人客毘陵  
陽羨山年四十餘不仕江西觀察使李衡辟署幕府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三

三返乃應嗣福建觀察柳冕辟佐其府冕阿附宦人  
欲除監軍馬總按治其罪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  
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還白其狀冕囚之他館環兵  
脅辱之累月戎不爲屈會冕病死得解自放江湖間  
復爲藩府交奏稍遷河南尹有治聲至是遷浙東觀  
察使戎爲吏不尙約束詭名譽有善歸之所部居官  
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悉俸廩賙濟內外親  
無疏遠皆歸之旣病以所有分遺之衆皆哭而去弟  
放端厚寡言第進士擢累兵部郎中穆宗爲太子拜

侍讀及卽位參贊機密欲以爲相故固辭進工侍郎  
集賢院學士寵待尤至帝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  
放曰六經聖人之言明天人之極史記道成敗得失  
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白  
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也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  
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宮光武令  
虎賁士皆習孝經元宗親爲注訓蓋人知孝慈則氣  
感和樂也帝然其言終江西觀察使謚曰簡

元和中盧鈞爲太原節度使以韋宙爲副時北部剽  
殺塞下鈞欲得重吏視邊宙請往乃自定襄雁門五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四

原絕武州塞徧見酋豪視亭障守卒增其廩約吏不  
得擅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凡  
北部之犯邊亦非盡出嗜利大率邊吏侵擾不已激  
而梟張宙約束邊吏而氣自息勝於甲兵矣  
元和十一年張宏靖罷爲河東節度使宏靖字元理  
河中猗氏人延賞子嘉貞之孫雅厚信直以蔭爲河  
南參軍累遷河中節度使元和中進同平章事吳元  
濟擅總畱務請先遣使弔贈待不恭乃加兵從其言

武元衡遇害御史臺劾王承宗邸卒張晏宏靖疑傳致預察其僞至是鎮河東士閱兵請身討賊既王師無功上憶曩言下詔褒美宏靖亦遣使間道喻承宗欵附召拜吏部尚書徙節宣武承韓宏後代以寬簡民便安之長慶初劉總內屬請宏靖爲代進檢校司空仍同平章事鎮盧龍肩輿而行人駭異旬日一決事委成於參佐韋雍張宗厚嘗詬士曰天下無事爾輩挽一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遂亂囚宏靖薊門館盡掠其家資婢妾執雍等殺之詔貶太子賓客稍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五

事最詳以稱職兼集賢院直學士改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李德裕引爲考工員外郎知制誥元和中王仲舒知制誥仲舒字宏中并州祁人少客江南與梁肅楊憑游有文稱貞元中賢良方正高第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後入閣上顧宰相指曰是豈王仲舒邪俄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員外郎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坐累爲連州司戶參軍再徙荆南節度參謀至是憲宗擢知制誥楊憑斥無敢過其家仲舒屢存之貶陝州刺史母服除爲婺州刺史州疫旱幾空居五年里閭增完就加金紫服徒蘇州隄松江爲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與民期不擾自辦穆宗每言仲舒文宜爲誥有古風名爲中書舍人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宰相聞之除江西觀察使罷酷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焚簿書脫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歎曰我當減宴樂他用可乎出錢二千萬代之有興浮屠祠屋者驅出境卒於官年六十二贈左散騎常侍諡曰成仲舒尚義槩所居急民廢

置自爲科條初若煩密久皆稱其便

唐書列傳范希朝爲河東節度使希朝字致君河東  
虞鄉人初爲邠寧軍別將以奉天戰守功累兼御史  
中丞治軍整毅節度使韓游瓌畏其才希朝奔鳳翔  
上召與左神策軍貞元四年使代游瓌希朝曰始偪  
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側也固讓左金  
吾衛將軍張獻甫乃詔拜邠寧節度副使俾佐獻甫  
俄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日入慝作謂之刮  
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堡斥邏嚴密鄙民以安至竊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七

賊亦殺無赦虜人憚伏邊州長帥至必效橐駝駿馬  
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初單于府地  
不樹希朝命蒔柳數歲成林貞元末請朝時請鎮下  
以事自述職者希朝而已憲宗初官檢校尚書左僕  
射復檢校司空出爲朔方靈鹽節度使至是徙鎮河  
東時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迤近吐蕃慮其反覆命悉  
從希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號沙陀軍處餘衆於  
定襄川復奉命討王承宗敗之木刀溝還朝改左龍  
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任卒贈太子太師諡曰忠武

改宣武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克國在朔方招  
沙陀千落衆萬餘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元和十四年以狄兼謩爲左拾遺令狐楚薦之也兼  
謩太原人與武儒衡同郡時儒衡爲中書舍人有氣  
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  
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兼謩才行擢左拾遺兼謩  
仁傑之族曾孫也楚因草制推尊仁傑之反周而指  
平一爲權姦以傾儒衡上知而薄之然以進狄兼謩  
排擠之由術雖巧而拙於作僞矣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八

元和中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度字中立河東聞  
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初舉賢良方  
正異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鯁切出爲河南功曹參  
軍武元衡表掌西川書記至是以司封員外郎知制  
誥宣諭魏博時田興請吏奉貢李絳言魏博歸命不  
有重賞過其所望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  
發內庫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爲太多上以語  
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  
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



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上悅遣裴度宣慰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竟何益乎度爲田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請度徧行所部宣布朝命度應機敏捷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傾心輸誠亦由李絳忠言得用人之效也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復命度詣淮西行營宣慰察用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九

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旣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爲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弊困之餘破敗可立待王承宗李師道謀遣客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鞞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帽瓊厚得不死導從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之心上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分衛兵護第存候踵路疾愈遂以爲相由是討賊益急時討蔡數

不利羣廷爭請罷兵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宰相李逢吉王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上獨目度雷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卽拜門下侍郎平章事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奏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將行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上壯之爲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度奏罷中官統監使得顛制及至蔡李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十

愬擒陳光洽降吳秀琳秀琳言取蔡非得李祐不可乃設伏擒祐釋縛待以恩禮得知賊中虛實遣使言於度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元濟已成擒矣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夜襲蔡州入其城擒吳元濟檻送京師愬不戮一人官吏厨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度入蔡州愬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

乃受之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尙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元惡旣擒蔡人卽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有生民之樂策勲賜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史稱度伐叛柔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爲暴而唐之爲仁故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與

元和十四年裴度罷爲河東節度使初度復知政事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七

度在相位知無不言三上書極論程昇皇甫鏞不可相不納自坐印又不聽織人始得乘隙又極言中人橫恣由是羣小構難異與鏞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修撰李翱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大化可不勞而成否則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旣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則太平未可期也時鏞專以掎克取媚而度罷相故翱言及之長慶二年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以度爲司空平章事東都畱守諫官爭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亦自重之詔畱度輔政未幾復以事罷爲右僕射長慶三年復出度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而出之也越明年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算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尙不能畱此馮唐所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具言李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七

逢吉排阻之狀上乃加度同平章事節度如故寶歷二年言事者多稱度不宜置之藩鎮敬宗數遣使勞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權輿作僞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舊於第五岡置元都宮興善寺以鎮其地度宅略與元都觀相對張權輿言度名應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悉其誣謗度至京復命知政事時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

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敷坐、廣加延問、漏及已午、則爰赫可畏矣、上嘉納、爲視朝、太和四年、數引疾、上擇上醫護治、中人日勞問相躡、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讓免冊禮、度自見功高位極、稍詭跡避禍、時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媢度勛業久居上、乃共訾其跡短之、因度辭位、卽白上進兼侍中、出爲山南東道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三

贈太傅諡文忠、上怪無遺表、敕家人索之、得半、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舍、以身繫國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年、按唐時兩河跋扈之患、成於姑息、當事者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爲長計、苟以圖旦夕之安、度奮起、一時以討賊爲已事、與賊爲讎、仇事變之極、至傷首墜溝、鄰於死者一間耳、言者欲罷度官、以安恒郟之心、而度力排衆議、誓不偕存、忘身爲國、履險不懼、入蔡之役、度與李愬沉謀獨運、用奇取勝、至元濟、已得兩河、震恐天下、想望治平、度之畱守東都也、中使還者、言軍中謂度在河東、諸侯忠者懷彊者畏、使乘時得大展其用、當使中外奠安、社稷鞏固、唐室蹶然中興、一反橫暴之習、乃至功已成而復隳之、甫得君而亟沮之、屢進屢退、三至相府而奸佞黨固、至使智勇俱困、河北已得復失、不能成中興之大業、繼美汾陽爲可惜也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古

唐穆宗實錄元和十五年四月四日河東節度使裴度奏五臺山佛光寺側慶雲現若金仙乘後貌頌其

徒千萬，自己至申乃滅。曲沃舊闢，清涼寺始見於華嚴經。蓋文殊示現之地也。去寺一里餘，有泉號一鉢泉。一鉢許挹之，不竭。或久之不挹，雖盈而不溢。其理不可解。清涼山數出光景，不可勝紀。甲寅年臘月八日夜，現白圓光，通夕不散。人往來觀瞻，如身在月中。比他日所見，尤爲殊異。

長慶元年，王廷湊以成德叛。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之。通志承天軍城在平定州承天山上。山形峭拔，上薄雲霄。石壁上有唐裴度韓愈題名。後崖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十五

上刻韓愈吳丹過此六字。當是往鎮州宣諭王廷湊時書也。李諶承天寨記略：晉東井陘者韓淮陰，陰趙之路連天，作陰蹙地，成隘賊。臣總師漁陽，有竊天下之志。開府張公奉璋嚴戎式，遏遂度地勢，籠山截谷，繚崇墉於巖畔，冠小城於峯巔。沿以樓櫓，實以鐵騎。使見可而進，知難而守。又於黃沙嶺築德化城，示懷柔也。東北娘子關，卽古葦澤關。元和志以平陽公主駐兵於此，故名。

長慶中樊宗師爲絳州刺史，作絳州居園池記。池在

州治北，引鼓堆泉爲大池。中建洄洄亭，旁植竹木。花柳宗師刻石記之。孫冲重刻絳守居園池記序略云：樊宗師居園池，記其辭句隱僻，不明。宗師與韓退之親，且相推善，觀退之文，大不如此。咸平六年七月，冲爲絳州通判，觀園池記，其石甚卑，小文字多殘缺，因熟讀及遊覽園池，考其亭臺池塘渠竇花木隄原川河井門墻墉門戶，凡爲宗師筆記處所者，雖與舊多徙移，然歷歷可見，猶視其文未能過半，惜其缺落，因摹石刊刻之，俾不墜沒。范文正公歐陽文忠公皆有詩。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十六

唐祐甫汾河義橋記：絳人有成橋於稷山縣南汾河水，上入境，稱曰孝子。初，茲縣有具舟之役，鄰邑有官修之，梁自太原西河上黨平陽至絳州，達於雍，繇卒迴程，賈人射利，濟舟爲捷，渡口如肆。孝子奮築於激射之旁，根柱於沸涌之下，曳索辨筏，繫舟展航，一發不可奪志。三年，其有成功，廣可方軌，平可轉轂，去其飾，成無舟，履取其固，勢異虹霓。孝子逸其名。

長慶二年，韓愈奉使鎮州，宣慰王廷湊軍，過壽陽，駟

時庭奏跋扈朝廷更授節鉞韓愈宣慰之行與顏真卿無異得免死者幸耳其責庭奏之詞簡嚴切直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忠梗大節如此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尙欲燒佛骨何可犯也是以經過之地爭相引重立祠奉祀寰宇通志壽陽古駟在縣城內文公過此後人重其風節祠祀之祠在壽陽東郊外公夕次壽陽駟詩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圍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

寶歷初李景讓爲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七

萬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亟論不可由是知名景讓文水人愷孫也性方毅有守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累遷至浙西觀察使事母鄭孝母督之甚嚴至老不敢違教令故所蒞有聲家行修治閨門唯謹入爲尚書左丞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劾免待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佾威肅當朝居位三月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之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諡曰孝景讓好獎士類嘗推引李蔚楊知退所善蘇滌裴

夷直皆被擢始爲左丞蔣伸坐宴所酌酒語客曰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於公性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斷其驢石焉弟景温景莊皆至顯官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治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號樂和李公云王播字明別太原人貞元中與弟炎並擢進士播舉賢良方正異等累遷監察御史德宗時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討淮西急饋餉袁財用給軍皇甫湜播以程异代穆宗遂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六

傅播復領鹽鐵數進羨餘出爲淮南節度使仍領使職不肯易印詔聽自隨太和元年拜左僕射入朝輔政專以承迎爲事未嘗言國家安危播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勤吏職每視簿領紛接反用爲樂才庸無遠略屢領鹽鐵加稅廣額正入不充而貢獻相繼進羨餘絹至百萬疋之多寶歷大中間銀絹繼至不絕連結近侍鄭注李訓交薦得相爲物議所訾綱目具書其事以爲言利者戒

寶歷元年劉從諫爲昭義節度使從諫悟子也悟初

以義成節度使徙鎮昭義至是卒從諫嗣爲昭義雷後昭義治邢州而人思上黨從諫還治潞太和六年請入朝文宗待以殊禮從諫初以忠義自任見事柄不一遂心輕朝廷上書譏切中人仇士良積怒倡言從諫志窺伺從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貳然性奢侈飾居室輿馬無遠略善貿易之算徙長子道入潞歲權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鉄收繙十萬賈人子獻口馬金幣卽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橫吝負責子貨錢吏不應命卽愬于從諫欲論奏或遣密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九

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况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早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舉乃赦故雖老猶加箠敕已定欣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語畢將鞭之羣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廼罷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三

游刺故天下怨怒從諫畜馬高九尺獻之帝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殺馬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渥愈憂惑欲自入朝恐不脫禍因被病卒年四十一初大將李萬江者本退渾部李抱玉送回紇道太原舉帳從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所謂津梁種者歲入馬價數百萬子弟姻婭隸軍者四十八人從諫徙山東懼其重遷且生變而子弟亦豪縱少從諫不甚禮因誣其叛而夷滅之昏暴甚矣

一軍遂定景讓家行修治闔門惟謹皆母教也寶歷元年以劉悟子從諫爲昭義雷後從悟遺表而與之也初議者皆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言劉悟死已數月從諫未嘗典兵其衆必不盡與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而新帥已至軍心自有所繫然後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時不用其言初從諫匿父喪謀以悟遺表求知雷後司馬賈直言責之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

唐書列女傳李景讓母鄭氏早寡治家嚴身訓諸子

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乃發喪然是時已從李逢吉王守澄議以從諫為昭義畱後未幾復使入相從諫入朝見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歸而益驕禍變無已矣

太和四年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奏陞北沙陀素為九姓六州所畏請委執宜治雲朔塞下廢府十一料部人三千禦北邊號代北行營授執宜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隸河東節度執宜入謁神采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晉乘苑略卷之十八  
三  
理當福祿人也其妻母來太原者令夫人與其母妻飲酒餽遺之沙陀驍勇喜鬪公綽領河東撫馭宜適沙陀感恩為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時太原飢代北山谷間石化為麵人輒食之公綽減膳節用與士卒同甘苦北部遣梅錄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所過皆厚勞嚴備至太原公綽獨使牙將單騎勞問關牙門令譯官引謁宴不加常暢德之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公綽風節自持性仁厚嘗言吾蒞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居家嚴整有法為士大夫矜式唐世

家法最著者柳氏為首弟公權為侍書善書上見而愛之問何能如是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太和中王起以戶部尚書判度支起字舉之太原人舉進士入賢良方正異等與兄播爰皆有名於時釋褐校書郎李吉甫辟為淮南掌書記以殿中侍御史入兼集賢殿直學士至是判度支奏營田靈武邠寧曠土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歲蝗旱下令家得儲粟三十斛斥其餘以市違者實於法不從者治之由是瘡積咸出民賴以生嗣出為山南道節度使修復瀕漢塘堰與民約為水令水旱無虞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好古學當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上數訪逮時政因積雨願寬逐臣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解錮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上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象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又使廣五位圖開成三年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改太子少師上知其貧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武宗初為東都畱守召為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上患選士不

得才特命典貢舉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八伏其鑑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入辭上勞曰宰相無內外公國耆老朕有闕當以聞宴賜備厚宣宗初檢校司空請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諡曰文懿命使者弔其家葬及祥如之起性友悌播喪哀戚加於人嗜學非寢食不輒廢書無不讀一經曰不忘上嘗以疑事質起具榜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它撰集亦多子式以蔭爲太子正字擢賢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三

賊用騎兵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選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爲響導擒甫斬之咸通三年徙鎮武寧視事三日悉以計誅銀刀亂軍罷歸太和四年以溫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造威望素著興元軍亂害節度李絳衆謂造可夷其亂故有是命許以便宜行事初李絳募新軍不及用而遣還犒賜稍薄監軍楊叔元藉以激怒士衆害絳造至軍與興元都將衛志忠張丕密謀以其兵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既視事饗士卒新軍畢進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三

良方正科累遷爲晉州刺史河曲民流徙他州不納獨式勞卹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飢將入寇汾澮間式嚴備不敢道境執其種落曰當避晉州刺史徙安南都護忠武戍卒號黃頭軍天下銳卒也交趾懼式威譁曰黃頭軍將渡海襲我矣相率夜圍城請都護北歸我當抗黃頭軍式徐被甲引家僮乘城責讓矢檣交發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寧國劇賊仇甫亂觀察鄭祗德不能討選式往代式奏兵多則功速費寡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麾幟皆東縻獵獵有聲聞

勞問再三卽問軍中殺絳狀志忠丕密以牙兵闡新軍八百人悉殺之取其首祭絳及死事者獨叔元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詔流康州議者以不併誅楊叔元爲造病然當時宦官之勢亦有極重難返者矣太和中加裴度兼中書令時度以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三五日一入中書屢辭老疾避位不允至是復加秩蓋李訓欲收人望以自重也史稱訓所獎拔皆狂險之士時亦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令狐楚鄭元



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假爵祿以籠賢士而易惑於所受也議者謂度當遜辭半讓而竟受之非大臣特立之道而不知其辭之已久也

太和六年令狐楚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初楚父承簡掾太原楚有庭闈之戀常隨侍太原及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皆辟爲從事楚才思俊麗德宗喜文辭太原奏至能辨楚所爲由是名益重楚始自書生隨計成名皆在太原如故里至是秉旄作鎮練其風俗隨事所宜歲旱無轉徙人咸德之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文宗太和七年以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而不敢犯

令  
開成五年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備邊唐單于府有雲迦關今歸化城也初黠戛斯攻破回鶻諸

部逃散回鶻嗚沒斯及其相赤心那頡啜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質穀食且求內附天德軍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請出兵驅逐李德裕言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鄰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已而嗚沒斯誘殺赤心擊走那頡啜率所部來降以嗚沒斯爲懷化郡王賜姓李氏名思忠以其所部爲歸義軍嗚沒斯復請置家太原詔沔存撫其家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會昌二年回鶻爲黠戛斯所敗屯天德振武北境河東節度使符衛修杞頭峯舊戍以避之朔州志杞頭峯在州西北北臨大磧東望雲朔西控振武朔州之要地也旣而回鶻烏介可汗屯杞頭峯北尋犯峯南突入大同川轉鬪至雲州城門大掠而去  
會昌二年二月以劉沔爲河東節度使初上以回鶻近塞時出爲患遣李拭之巡邊察將帥能否拭還稱沔有威略可任大事遂以沔鎮河東回鶻入塞命劉沔進屯雁門關代州志關外有大石牆三道小石牆

二十五道俱北接光武站其隘口凡十八東起水峪以迄平刑中歷馬蘭茹越小石大石北樓太安圍城等七口西自太和嶺以迄於蘆板口中歷水芹吊橋廟嶺石匣楊武峪亢岡等六口而太和嶺一名白草溝廟嶺一名夾柳樹石匣一名鵬窠梁皆有堡正德十一年督臣李鉞復增築土堡十一座於北口在關東者七關西者四唐許棠雁門詩紫塞惟多雪青山不盡春塞上風日如此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會昌三年回鶻入寇掠振武至太原兵民騷動嵐州

民田滿川乘亂據樓煩郡反詔以劉沔爲河東節度使禦之初回鶻寇拂水柵略天德振武軍復舉衆南下太原至是進掠內地田滿川因亂並起沔移鎮河東捕獲田滿川誅之回鶻引部衆出塞

會昌初回鶻烏介可汗奉公主至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掠甚衆轉側天德振武間盜畜牧自如駐牙於大同北閭門山進略大同川轉戰攻雲州刺史嬰壁不敢出詔益發諸鎮兵屯太原以北時嗚沒斯率三部詣振武降拜爵待以隆禮爲異域歸忠傳以寵賜

之嗚沒斯感激恩寵願率昆弟爲天子捍邊帝命劉沔爲列舍雲朔間處其家給以廩餼名嗚沒斯曰思忠思忠屯保大柵率河中陳許兵與回鶻戰敗之

會昌三年劉沔沔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先是點憂斯自謂李陵之後旣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達干十人奉以歸唐回鶻烏介邀擊點憂斯達干劫公主南度積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爲可汗求冊命烏介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帝賜敕書賑米二萬斛諭以宜率部衆漸復舊疆借城未有此例漂寓塞垣終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非善計烏介不奉詔擾邊不已詔諸州發兵討之沔會兵太原進屯雁門遣朔州刺史石雄率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敵帳逼振武雄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羶車數十乘從者類華人謀知公主帳使謀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遂穴城夜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之於殺虎山卽歸化城界之黑山也可汗被創遁去爲黑車所殺沔逆公主還太原詣光順門公主去

盛服脫簪珥謝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公主至京改封安定大長公主

會昌三年九月石雄爲晉絳行營節度使討劉稹時王宰屯萬善劉沔屯石會關顧望莫先進雄泣事明日卽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初昭儀節度劉從諫卒從子稹謀主澤潞秘不發喪帝敕稹護喪還京稹不奉詔遂奪從諫稹敕官使雄鎮晉絳進討先是潞州市有男子罄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誅之至是雄破五寨上得捷書喜甚曰雄真良將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三

以宰若納稹則雄無功可紀當於垂成之際自取奇功未幾昭義將高文端降德裕結以恩禮因訪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令直攻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間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軍布陣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砦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砦中無水皆飲澗水澗在砦東約一里許宜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三

德裕因舉潞市謠言謂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時薛茂卿以不賞科斗寨之功愠懟密與王宰通宰引兵入天井關茂卿入澤州召宰進攻宰疑不敢進稹誘茂卿殺之令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雕黃嶺郭僚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鄉王宰進攻澤州破劉公直於陵川河東將克石會關適楊弁作亂潛約劉稹石會關守將復以關降於稹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王宰又言遊奕將得劉稹表有意歸附李德裕以宰欲擅招撫之功使督其進兵兼諭石雄

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卽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遂踰嶺盡破諸寨砦結於懸崖陡絕之處或斷其水道或絕其糧運以困敗之時稹已爲郭誼王協謀死函首送京德裕以亂由誼始及軍窮蹙乃圖稹邀榮不誅無以懲奸雄收誼及協等送京師並誅死通志翼城縣東七十里沁水縣西四十里有烏嶺山山有東西通道二嶺相對曰東烏西烏以山色黑名半隸翼城半隸沁水乃翼沁之險要也南爲關子門嶺烏嶺迤南惟此

可通澤潞蹊徑險隘較烏嶺尤甚舊有石門今廢  
會昌三年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  
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潯沱河不肯  
從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  
隸諸道後漢書注秦戲之山潯沱之水出焉在今代  
州繁峙縣東流入定州深澤縣界九域志忻代二州  
注皆有潯沱水

會昌三年劉稹據澤潞杜牧曰若使河陽萬人爲壘  
空天井關高壁深塹勿與戰而以別軍徑擣上黨不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河陽帥王茂元遣將馬繼  
軍於關南科斗店爲昭義將薛茂卿所敗旣而忠武  
帥王宰克天井關焚大小箕村進攻澤州不利賊乘  
勝復天井關旣又克之賊勢始沮晉書地道志高都  
縣有太行關關前有天井

會昌四年李德裕言劉稹不可赦因引德宗時李泌  
言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由是定意旣破  
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夫是奇士蓋援鄴  
侯以實其言而遙相引重也鄴侯相業卓有可稱而

或以好言神仙詆其生平執小節而忘大略未爲公  
允而德宗謂大是奇士獨任不疑觀此則唐人毀之  
者鄴侯之才大功高而嫌忌者衆也

會昌四年劉稹以昭義叛詔討之河東節度使劉沔  
以兵守芒車關旣詔沔取昂車關路以臨賊境稹遣  
其黨康良佺等守石會關良佺爲河東將王逢所敗  
棄關退屯三十里守鼓腰嶺又遣將李佐堯守雕黃  
嶺武鄉縣志西關外有下關村漳水所經云卽舊昂  
車關故址相近有上關村魏書地形志上黨涅縣有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昂車關唐書武鄉昂車關一作邛車一作芒車聲相  
近也榆社縣志石會關在縣西北其後卽鼓腰嶺又  
西卽武鄉之昂車關爲扼要處唐置關於此長子縣  
志刁黃山一作彫黃在縣西五十里與發鳩相連發  
鳩山一名鹿谷山寰宇記鹿谷山有大道入壺關東  
出達襄國西登奚斯巨嶺以達河東

會昌四年橫水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初劉沔破  
回鶻畱兵三千戍橫水柵兵馬使王逢以河東兵屯  
榆社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

無兵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詣逢  
舊制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以自  
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  
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趨之弁因衆怒  
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石奔汾州弁據軍府使其侄  
詣劉稹約爲兄弟石會關守將聞太原亂復以關降  
於稹朝議喧然言兩地皆應罷兵李德裕上言太原  
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况千五百人何  
能爲事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三

李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  
守榆社以易定汧充兵還討弁河東兵戍榆社者聞  
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  
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弁京都并其黨  
斬之李德裕言於上曰遣軍討太原而戍卒先取楊  
弁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未幾澤潞將斬其主以降  
澤潞既平三鎮惕息而不敢動按唐時太原素稱忠  
順方鎮跋扈最甚者河北三鎮而太原不與焉始高  
祖以義兵起太原事定罷還安史之亂太原之人披

堅執銳力爲唐守郭子儀李光弼用之卒復唐祚至  
田承嗣以雁門郡王反衛洛薛兼訓舉河東軍進討  
數出有功其將如劉文英辛忠臣等決戰潰圍屢挫  
其鋒雖以承嗣之沈猜陰賊而不能下也及子悅還  
攻臨洛馬燧以太原之衆自壺關鼓行而東破盧曠  
戰雙岡擒賊大將至帝出奉天始還太原李晟與河  
東軍合攻魏壘殲將破壁亦資其力王廷湊之亂裴  
度以河東軍逐廷湊兵於會星又入屯氏焚其壁當  
是時河朔悍賊不能侵河東寸土而爲朝廷討叛服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三

貳太原軍義冠一時卽楊弁召亂榆社戍兵先執弁  
而定難李德裕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豈不諒哉唐  
室之衰始於開寶成於肅代其始也舉天下之權而  
授方鎮其繼也分腹心之地而予叛將將驕則犯上  
兵驕則逐帥國威中奪窮而復縱隱忍安撫如豸虎  
狼而太原以一軍勁旅挫勦而牽制之自初起及於  
末季唐室三百年始終心一於唐抑其忠直之氣有  
獨厚者與

會昌五年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李德

裕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警懼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不及處後事而崩按方士之言害人者有五曰辟穀曰去血曰換骨曰出神曰蛻形能是者小則引年大則輕舉或千二百歲或與天地同久蓋聞其言未見其人、有識者皆知其誕妄武宗屏黜釋氏毀天下佛寺僧尼并勒歸俗而仍信道流進趙歸真爲道門教授先生與之談道滌煩而定儲大事不能辨之於早寢疾凡七十日最後十日始不能言而曾無遠慮不能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三

定嗣於兩月之間蓋信方士言以疾爲換骨故遲回希望日失一日忽焉大漸而不自知也武宗天資英果善屬賢相初爲仇士良援立而不爲所制又能黜削之故能外降黠憂內平劉稹至於身病子幼宦官密於禁中定策曾不召見宰相出顧命焉李德裕爲上相受深知六十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面稟嗣事碌碌拱手一聽宦官與李珣楊嗣復相去幾何君相皆稱英特而所爲不應如是矣  
會昌五年詔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千五百戍振武潞

卒乘醉回騎入城閉門大譟節度使盧鈞奔潞城以避之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李德裕奏請詔河東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又令河陽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都將李文矩以禍福諭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之戍振武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盡殺之按德裕命將分守四境使潞之亂軍不得越逸而奔他鎮計慮固周矣至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三

遣之戍振武而盡殲於太平驛監軍之被害中人怒傷其類故以叛卒不殺節將而惟害中人激帝之怒殺之務盡而不復畱遺也  
唐書尹知章傳知章絳州翼城人少時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若劑焉驚悟遂徧明六經諸生嘗講授者更北面受大義與解琬覃思經術舉訢訢然張說表諸朝擢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馬懷素緒定秘書奏知章是正文字每休沐講授未始輟於易老莊書尤懸解弟子貧者賜給之性和厚人

不見有喜愠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爲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尙應民利耶卒官所注傳多行於時門人孫季良等頌其德刻著東都國子監門外

武宗會昌五年詔毀天下佛寺僧尼并勒歸俗五臺山僧皆逸亡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有常住之招提及釋氏靜室之蘭若天下節鎮各畱一寺寺分三等畱僧有差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七

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入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方域志五臺河東道之名山也道家謂之紫府釋氏謂之清涼山山中古寺得名者自唐大中時計之凡六十有四後僧建益多至是毀之寺僧不能存大半逸亡亦有歸俗者舊經云五臺山頂去代州城百餘里其山左鄰恒山右接天池南屬五臺縣北至繁峙縣環臺所至五百餘里何鑑

名山志五臺山五峯聳立高出雲表山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中臺高四十里頂平廣周六里西北有太華池正東左畔去臺五里有雨花池前三十里有飯仙山卽中臺案也東南有鷲峯西側有甘露池東臺高二十八里頂周三里東畔有那羅延洞又東有樓觀谷內有習觀巖西北去臺十五里有華巖嶺仙人洞東南嶺畔二十里有明月池西南有青峯一名南羅頂南連望聖臺臺下有東谷池又東有溫湯池西臺高三十五里周二里北有秘魔巖臺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七

西北有八功德水東北嶺下爲文殊洗鉢池南臺高三十里周二里南去七十里巖畔有聖僧巖又名滴水巖西南二十里有三賢巖又名七佛巖東三十里交口下有聖鍾山狀如覆鍾西北十五里有清涼嶺及清涼泉上有羅漢洞東北有竹嶺東南十里有金閣嶺北臺高三十里周三里名披斗峯頂南有羅漢臺臺頂有黑龍池卽天井也南下二十里有白水池與天井連其水經繁峙縣峩谷口入滹沱其麓有七佛池南有飲斗池東北有寶陀峯又名寶山產銀及

石綠東北二臺麓有金剛窟又名金剛洞去二臺各二十里此名山之甲於西北者也

大中元年吐蕃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擊敗之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衆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將諸軍擊之以沙陀朱邪赤心爲前鋒戰於鹽州大破其衆餘衆遁去

大中二年以石雄爲神武統軍雄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求一鎮以終老執政以雄李德裕所薦除神武統軍雄快怏而卒按雄初以党項擾邊文宗召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五

於白州爲振武裨將屢立戰功德裕識拔於稠人廣衆之中始加超擢黑山烏嶺之克捷功亦偉矣徒以德裕所薦而抑之甚無謂也昔人謂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爲黨而德裕爲黨是以度雖爲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儒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

大中六年以盧鈞爲河東節度使節度李業縱吏民

侵掠雜虜由是北邊擾動詔以鈞代之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謩獨請貶黜上許之鈞奏華宙爲副使遣詣塞下諭以禍福禁其侵掠雜虜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於鈞鈞杖其爲首者謫戍外鎮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不可不抑也

大中六年以裴休同平章事休聞喜人字公美肅仲子肅於貞元時爲浙東觀察嘗擒劇賊栗鏗平山越亂自記平賊一篇休操守嚴正童兒時兄弟肄業家塾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咬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歷諸府辟署入爲監察御史

卷之十八

單

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至是入相太和以來歲漕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沉舟達涓倉者十不三四大墮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百二十萬斛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褒能者謫怠者由江抵淮舊歲率顧縉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不得侵牟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爲便秉政五歲上言早建太子上下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閒



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罷爲宣武節度使復起歷昭  
義河東鳳翔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  
爲瞰察行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道媚有體法  
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其敬重如  
此

大中中太原祁人温廷筠與弟廷皓均以文名於時  
廷筠字飛卿少敏悟工爲辭章與李商隱齊名號温  
李然薄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辭豔曲與貴書裴誠  
令狐綯等蒲飲狎昵數舉進士不中第才思神速多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望

爲人作丈夫中未試有司廉視尤謹廷筠不樂上書  
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其爲授方山尉  
不得志去歸江東丐錢揚子院夜醉爲邏卒擊折其  
齒時令狐綯鎮淮南訴於綯綯爲劾吏吏具道其汙  
行綯兩置之事聞京師遂廢卒廷皓有骨力咸通中  
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龐勛反以刃脅廷皓使  
爲表求節度使廷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爲公信宿思  
之助喜歸與妻子訣明日復見勛索表偃答曰我豈  
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耶

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更使周重草表彥曾遇  
害廷皓亦死贈卹有加視廷筠之汙辱廢卒一彼一  
此相去何如也

大中十三年三月割河東雲蔚朔三州隸大同軍將  
時置大同軍節度治雲州宋白曰朔州東至蔚州四  
百六十里東北至故雲州二百六十里今雲州治雲  
中本古平城也

咸通二年詔修傳說祠於平陸縣之傅巖以少牢祭  
其墓平陸縣志傅巖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兩山之峽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望

乃說版築故處其下有澗源出焉曰聖人澗馬跑泉  
與石嵌泉合南入河上有傳巖祠墓卽在馬跑泉上  
水經注沙澗水北出虞山東南逕傳巖歷傳說隱室  
前俗名聖人窟明王翰傳巖曉霽詩雲過西山宿雨  
收霏霏空翠潑雙眸清流抱礪鳴沙積白鷺依林下  
蓼洲野廟丹青從古寫空山版築至今畱年年庶  
思霖雨猶向高巖祠下求

咸通十年以朱邪赤心爲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  
國昌初康承訓勦徐賊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

爲前鋒陷陣却敵十鎮之兵伏其驍勇十鎮魏博義  
成卽延義武鳳翔橫海秦寧宣武忠武天平也承訓  
嘗因賊伏圍於渙水赤心帥五百騎奮柁衝圍拔出  
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賊將王宏立夜襲鹿塘  
秦黎明圍之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  
沙陀縱騎蹂之大獲全勝龐勛旣敗承訓使朱邪赤  
心爲先鋒追之勛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  
渙水而東將歸彭城爲沙陀所逼不暇飯食惶惑不  
知所之死於亂軍賊平上嘉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三

雲州以赤心爲節度使尋徙鎮振武此沙陀得節鎮  
之始

咸通十二年薛能權京兆尹能汾州人宰相路巖與  
韋保衡爭權有隙衡短巖於上出爲西川節度使巖  
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權京兆尹薛能巖所擢也巖  
謂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徐舉笏對曰歸來宰  
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慙能雖蒙巖拔擢而  
不阿附故其言如此

乾符五年正月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

用爲畱後克用振武節度使國昌子也爲沙陀副兵  
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蜂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  
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  
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  
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  
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爲然  
君立靈邱人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都督府人也會  
代北薦饑漕運不繼防禦段文楚頗減軍士衣米軍  
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四

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  
事已泄緩則生變于是盡忠夜執文楚繫獄自知軍  
州事遣召克用克用率其衆趣雲州行收兵至城下  
衆且萬人屯於鬪雞臺下盡忠送符印請克用爲防  
禦畱後而殺文楚於鬪雞臺下克用遂入府視事表  
求敕命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  
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乃以支  
詳爲大同軍宣慰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  
除克用官必令稱愜又以盧簡方爲大同防禦使復

以克用據雲中調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以爲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進擊寧武及岢嵐軍簡方方赴振武至嵐而卒國昌與克用合雲朔之兵東西攻掠焚崞縣唐林陷遮鹵軍東攻寧武西擊岢嵐陷其羅城岢嵐軍翻成應沙陀太原城門晝閉河東節度使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克用戰於洪谷是時大雪弓弩絃絕南軍若寒兩鎮兵敗鈞中流矢而卒沙陀由是益熾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聖

南侵忻代嵐石昭義敗卒還至代州作亂代民殺之殆盡餘衆自忻州鴟鳴谷走歸上黨河東軍至靜樂亦亂殺孔目官石裕等季康逃歸晉陽按唐五行志是年河東諸州多鼠穴壞屋衣賊發之咎兆於機先唐自大歷以來政令不及兩河節度使多出軍推大將以倍稱之息貸錢賂中尉動踰億萬至鎮則重斂償負時謂爲債帥以此將兵焉能責實必有百人荷戈千夫仰食之弊而衣米不給賊主帥如兒戲推節度使於指掌此自漢以來未有之驕軍唐適養成其

患也李國昌欲以父子兼據兩鎮不得卽乘驕軍爲亂逆河東軍素稱忠順亦以沙陀擾亂雖旋自定而已所至爲墟沙陀性本難馴而事會所乘習慣成風遂有隨流逐波之勢亂自國昌而克用繼成之原其始事不能免於寇賊之譴也地紀唐林在崞縣故城五寨縣西北四十里有遮鹵城李克用扼李鈞於此破遮鹵又破岢嵐是由五寨至岢嵐也岢嵐南四十里有洪谷路通永寧州沙陀敗官軍卽由洪谷移攻石州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聖

乾符五年河東節度使竇滸發民塹晉陽代州告急以太原府都押牙康傳圭充代州刺史發太原晉陽土團子弟一千人戍代至城北不發遣鄧虔往諭爲衆所殺滸自出慰諭給錢三百布一端衆乃定時太原府藏空竭每有賞賚必科民家至是尤窮迫滸榜借商人錢五萬緡助軍朝廷以滸爲不才以曹翔爲河東節度使翔至晉陽捕土團殺鄧虔者十三人殺之引兵救忻州爲沙陀所敗乃還晉陽閉門守城尋卒於官

廣明元年黃巢分兵略蒲節度李都不能支詔以王重榮權知河中畱後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太和末爲河中騎將從石雄破回鶻有功重榮以父任爲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稍遷行軍司馬至作鎮河中初以巢兵盛僞降巢遣使調發吏民不勝其苦重榮謂衆曰吾始屈節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朱溫擊河中重榮與戰大敗之獲糧仗四十餘船復選兵三萬攻之於夏陽溫懼悉鑿舟沉於河而降重榮遣使與王處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四

存結盟引兵入援復約李克用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起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平巢復長安重榮亦以功入相封琅琊郡王王焜之變與克用謀定王室長安復平重榮反亂爲功雖有坊市之擾而不掩其匡濟之績矣  
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上走興元通志懿宗第三子侑以黃巢亂爲僧至靈空山有馬跑泉之祥遂卓錫焉靈空山在沁源縣西北六十里高十里盤踞五十里山勢峭削四圍石壁如屏巖邃林密徑陡磴

曲土人名十八盤峯半有仙橋巒橋越澗而度先師菩薩寺在焉先師菩薩名侑唐懿宗第三子也懿宗率佛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侑習聞之宗其教因亂爲僧鄉人奉之沒而建寺於其山沁源志縣砦固鎮青龍而外尙有唐王侯壁等寨皆連十八盤山矗出西北與霍太山相接其勢削拔陡峻石磴壁立如屏高百餘丈崖西澗上有仙蠻二橋跨澗而過其下五龍川分道出峽含宏苗維二川東由靈空山峽中仙橋下出地峪水屯二川西北由靈空山峽巒橋下出俱入於沁皆沁所從出之源過北有白龍池鄉人於五月五日禱雨輒應唐詩古洞雖無百尺泉白龍蟠伏已多年誰知此物能雲雨嘗濟山南萬頃田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四

廣明元年春沙陀帥二萬餘人逼晉陽陷太谷遣諸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河東節度使康傳圭專事威刑多復仇怨強取富人財遣遮鹵軍使蘇宏軫擊沙陀於太谷戰不利傳圭怒斬宏軫時沙陀已還

代北傳圭遣張彥球將兵追之至百井軍變還趣晉陽傳圭閉門拒之亂兵自西明門入殺傳圭監軍周從寓自出慰諭乃定詔以鄭從讜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初乾符中李國昌累侵忻代前帥竇滌李崑李蔚相繼以重臣鎮并部皆不能遏及兵變殺傳圭軍士益驕從讜至奉命自擇參佐所選皆知名士時稱得人時承晉陽新亂之後日有殺掠從讜貌温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爲惡者輒先覺誅之奸軌惕息爲善者撫待無疑如知張彥球有方略百井之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五

變非其本心獨推首亂者殺之召彥球慰諭悉以兵柄委之軍中由是遂安彥球爲盡死力卒獲其用嵐州湯羣之亂卽彥球討定之也通志百井鎮在太原府陽曲縣北

廣明元年李琢奏沙陀二千來降琢聽子晟之孫也時琢將萬人屯代州與盧龍節度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衆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傳文達與沙陀會長李友金薩葛都督朱

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友金克用之族父也李克用自雄武軍引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舉遣兵邀之於藥兒嶺大破之殺七千人李盡忠陳懷信皆死又敗之於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李琢及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靺達靺鞨之別部也居於陰山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靺使取李國昌父子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五

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靺知無留意乃止按克用當困頓時而不忘效忠此本心之誠自其初已然也赫連鐸忌其才勇欲假手達靺除之而以久必并其部落爲言其言易入其事亦易行也而克用熟於豪帥每言南向勤王辭氣慷慨其誠足以動豪帥之心而堅其信知其志大見遠決不久居陰山圖并邊外之部落是以無猜無嫌坦然安之而赫連

之說不行信哉至性之感人雖蠻貊而可行也

中和元年王徽從賊中逃奔河中遣人間道奉表詣行在時黃巢引兵入長安兵勢甚盛徽爲賊所得巢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歸上表擢爲兵部尚書徽有識量墨勅之召徽實贊成之其不能忘君之心一也

中和初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鐸字昭範太原人播弟子會昌初擢進士第累官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咸通中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旋入相韋保衡專權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至

出鎮宣武僖宗初復召還拜平章事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河南盜起朝議統帥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不能爲主分憂欲自督諸將討之發憤請行懇欵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駢但領轉運鐸辟崔安潛爲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爲司馬諸葛爽康實爲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爲京城二面都統楊復光爲南面行營都統皆得其用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殺賊故巢戰數蹙田令孜

策賊必破欲使功自己出乃構鐸爲義成節度使還屯鐸功已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勲居東昌第一復過魏樂彥成子從訓伏兵高鷄泊劫之及家屬皆遇害

中和元年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初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葶西獷悍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監軍陳景思曰吾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至

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爲衆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赴之此克用入援之始也中和元年五月李克用將兵入援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令具頓遞鄭從讜閉城設備而犒給之以糧少累日不發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遣之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

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  
兩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大掠陽曲  
榆次遇大雨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畱居代州鄭  
從讜遣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論安自百井擅還從  
讜不解鞞衫斬之復遣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  
引兵還振武中和二年克用寇蔚州契苾璋奏與天  
德大同共討克用詔從讜與相知應接克用還代州  
李國昌自達靺帥其族遷於代嵐州刺史湯羣龐勛  
降將也潛通沙陀事覺徙懷州鄭從讜遣使齎告身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五

授之羣殺使者據城叛於沙陀從讜遣張彥球討之  
克嵐州執羣斬於軍時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  
二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  
克用世爲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  
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軍共討之  
王重榮亦以黃巢兵強謀之都監楊復光曰雁門李  
僕射驍勇有強兵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  
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  
賊不足平矣宣慰使王徽亦以爲然時王鐸在河中

爲都都統便宜從事凡徵調除授皆得用墨勅乃以  
墨勅召克用諭鄭從讜克用將兵入援

中和二年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兵萬七千不敢道  
太原由嵐谷並河而南是取道岢嵐出合河津也克  
用將兵出嵐谷獨與數百騎過晉陽城下與從讜別  
從讜以名馬器幣贈之及破賊復長安詔克用代領  
河東克用自東道過榆次詣雁門使來曰方省親雁  
門願公徐行卽日以監軍周從寓知兵馬畱後掌書  
記劉崇魯知觀察畱後克用至按籍效之乃行又河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五

以東之人前此數與克用戰恐不自安勝諭河東安  
慰軍民曰勿爲舊念各安家業按史稱鄭從讜遣論  
安將兵入援李克用以空虛可乘有窺伺太原之心  
其說不然克用率五部烏合之衆鞮靺新附之軍遠  
赴關中非餽糲犒勞無以厭當時之驕兵其牒具頓  
遞勢使然也從讜力不能具辨從而疑之是以窮而  
爲寇騷擾并汾非實有不臣之心也及再出赴軍道  
出嵐谷獨與數百騎過晉陽與從讜欵洽未嘗不深  
悔前非也至大功旣成詔授河東節鎮由東道省親

雁門預爲從讜地用其監軍書記以示無他勝論河東軍民因使無猜非獨處事宜然亦其質性本厚也楊復光謂雁門李僕射有徇國之志斯得其心矣迄至後終不自王曰誓此生靡敢失節大義炳然唯思并據兩鎮不稟朝命罪無可解然亦當時藩鎮習氣使然不必責之過深也

中和二年以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軍皆衣黑賊憚之曰鴉兒軍至矣皆避其鋒敗巢弟黃揆於沙苑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爲遁計李

晉乘蒐略

卷之一八

蓋

克用及王重榮引兵破之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忠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詔克用同平章事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强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綱目發明克用前此有叛國之罪朝廷不能

討旣乃赦而用之遂能破賊成功是時諸道兵四集而光復之功乃在沙陀綱目大書破黃巢復長安以序其績克用自此始得白其初心爲全人矣

中和三年李克用取潞州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遷治所于邢州潞人不悅潛乞師于李克用克用遣李克修擊之取潞州復表克修鎮潞由是昭義軍分爲二嗣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節度使李克修詬而答之克修慙憤成疾歿克用表其弟克恭爲畱後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美

光啟元年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帥兵赴之敗玫昌符軍田令孜奉帝入鳳翔長安復大亂未幾河中軍變殺節度使王重榮重榮用法過嚴牙將常行儒倡亂攻重榮殺之嗣其弟重盈代執行儒殺之

光啟元年以王處存爲河東節度使詔李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先是王重榮鎮河中與田令孜有隙徙鎮兖州重榮不欲赴兖使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爲詔書示克用曰此



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八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重榮既逆，命不肯徙。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于沙苑。玫亦舉兵反，帝出居興元。克用退屯河中。僖宗念獨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知楊復恭與克用善，遣劉崇望以詔書召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玫等。克用諾而未即行。按克用之再舉，憤兵誤於王重榮，成於張濬，而主之者全忠，陰有以賊之也。全忠名位已極，聲勢已隆，挾天子以號令三鎮，莫敢誰何。所忌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五

者惟克用，必欲除之，而後快。自上源驛後，更不能自釋於心，故予以不白之冤，而觸其難下之氣，使克用顛倒，脅亂於奔走，馳逐之中，而晉之力漸衰。君之勢愈孤，天下更無有能起而抗衡者，乃得肆行無所顧畏，奸人敗類爲禍可勝言哉。

僖宗文德元年，李罕之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所部不務耕稼，專以抄掠爲資。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烟火者，殆將十年。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帥邠寧，克用不許。

復求小鎮養疾，亦不許。罕之鬱鬱及昭義鎮薛志勤歿，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降于朱全忠，悉衆攻絳州，進取晉州。克用遣李嗣昭討之，嗣昭先取澤州。張全義潛發屯兵，夜襲河陽，黎明入城，盡俘其家屬，送晉陽。全忠表罕之爲昭義節度使。

大順元年二月，李克用將兵攻雲州，克其東城防禦，使赫連達求救於李匡威。將兵三萬赴之。克用引還。四月，赫連鐸、李匡威請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臣請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五

爲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再用事，深恨之。王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募兵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請討克用，上命臺省議之，多以爲不可。杜讓能、劉崇望亦力言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復恭，乃

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適當其用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上以二相言協僂俛從之乃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爲河東行營招討與三鎮共討之濬及克用戰於陰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五

地三戰三敗濬遁還克用上表訴寃天子爲之引咎優詔答之按是時太原之勢方重李克用恪守臣節若引爲輔弼足以安內而攘外未有自撤其藩籬而可言克敵者而誤於張濬之爲謀不臧濬初赴軍時請牛徽判行營徽言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爲英武之舉橫挑彊寇立見顛沛辭不就而濬陰附於全忠爲其所用復以宿嫌執議不移引山南以按罪帝不能燭其奸而信之而全忠始得假其威靈輾轉狂噬而及唐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鮮有不覆敗

者張濬之爲此役真傾危之士哉地輿志陰地關在靈石縣西南五十里出汾晉間之間道也一名南關稱南關者以冷泉關在北也

昭宗大順元年夏四月昭義軍亂殺畱後李克恭朱全忠遣河陽畱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初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節度使李克脩詬而笞之克脩慙憤成疾薨克用表其弟克恭爲畱後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克脩簡儉以其死非罪憐之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六

克用將圖河朔令克恭選五百人送晉陽克恭遣其將馮霸部送至銅鞮霸劫其衆以叛牙將安居受帥其黨作亂克恭自焚死霸引兵入潞自爲畱後梁晉並遣將攻圍詔以孫揆領昭義節度使按自梁昭義分而爲二梁晉每互爭不已者陰地通汾晉之間道壺口出臨洺之要關處必爭之地也前此孟方立據潞州以鄭昌圖權守潞潞人附方立昌圖不能制易以王徽而不能抗北來之師克用與梁力爭澤潞故孫揆再鎮而不能保其終也

是年七月孫揆赴鎮昭義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別將攻李罕之於澤州奏請遣孫揆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爲汴人所據使揆將兵二千趣潞州八月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褒衣大蓋擁衆而行存孝自谷中突出擒揆及中使韓歸範獻於克用克用欲以揆爲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鋸之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

晉彙覽略

卷之十八

三

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而鋸之至死罵不絕聲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旬日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鬪鄒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餘衆遁去存孝大破之復攻潞州葛從周亦走歸全忠時軍河陽亦引還克用以康君立爲昭義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是時存孝自以功高必帥大鎮

及不得昭義憤恚無已邢州之負固始於此矣

大順元年九月李匡威攻蔚州李嗣源擊走之嗣源克用養子也性謹重諸將相會各自詭勇略嗣源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慚而止按天下惟不矜伐其功能者人自莫與爭也虛憍之徒侈口伐攻戰之能旁若無人及大敵當前懼懦畏縮引而避之尙口乃窮也嗣源維持以謹重而智勇深沉所以一發莫當禦強敵而振軍威口擊手擊之喻愧其浮夸以勵戎行非自矜而陵人也

晉彙覽略

卷之十八

三

天順元年十月李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官軍出陰地關克用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於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其營存孝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攻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存孝攻晉州三日語其衆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里而軍濬建乃得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

隱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附表訟寃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麗助剪黃巢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臣有微勞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今張濬旣已出師臣回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輕騎叫閭頓首丹陛訴姦回於展座納制勅於廟廷然後自拘司敗恭俟缺饋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建至河陽撤屋爲椽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壹

以濟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乃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鎮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兵未交而孫揆被擒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克用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温深讐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於是再貶緯濬復克用官爵使歸晉陽加李克用中書令按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大勲朱全忠欲殺之克用奉表請討而

朝廷不詰及全忠請討克用則遽從之昭宗策立於荆榛之中而誅討功罪顛倒若此增克用不平之志失政已甚至軍覆平陽而海內愈亂張濬輕儇小人淺謀誤國唐祚自是益微矣

大順二年十月李克用攻王瑋大破之拔臨城克用之攻瑋於鎮州也柵常山迤西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克用之不死者一間耳亦有天幸矣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壹

昭宗景福元年以李存孝爲邢洛節度使初邢洛磁畱後李存孝與存信俱爲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存信譖之存孝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爲節度使不許會兵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韜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塹成卽歸

晉陽諸將非尚書敵咫尺之壘成安能沮尚書之鋒  
銳邪存孝以爲然按兵不出旬日壘成飛走不能  
越圍久食盡存孝力詘克用使劉夫人視之劉夫人  
引存孝出見克用泥首謝罪曰存信逼兒失圖至此  
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亦存信教汝乎囚  
之歸晉陽車裂於牙門存孝驍勇軍中莫及常將騎  
兵爲先鋒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搥陷陳萬人  
辟易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爲之請旣而諸將  
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旣死克用爲之不視事者旬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五

日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  
得志密與存孝通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漸  
弱而朱全忠獨盛矣按史稱克用無必死存孝之心  
死於諸將之不爲請說存孝死而與存孝併力之阿  
檀俱死克用爲之不視事者旬日晉之大勢失於此  
克用之抑鬱無聊亦在於此而實全忠之陰謀有以  
傾之也存孝懼禍而結王鎔全忠誘之入其術中予  
之節鎮以成其惡雖無會兵之命而已實叛父之罪  
克用雖欲寬以法而限於不得不然之勢然於其始

至而使劉夫人視之必知劉夫人之誠足以格之而  
終待存信之一言存信言之而宿嫌可釋然後引諸  
將言之而公論可假此克用難言之隱至舉朝莫不  
嚙口而克用乃不得不推刃從法此又全忠之假手  
於存信諸人而知其有不能解釋者也自相殘殺剪  
羽翼而長仇敵誰之爲也議者謂昭宗當囚其使却  
其表下詔訓勵仍責鎮汴以不當結納之義使克用  
心服鎮汴內愧而綱紀振此昭宗之所不能施於鎮  
汴而納存孝於必死之地者也全忠之智殊黠而計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六

則得矣克用雖欲自振而不困於汴其可得乎  
乾寧二年六月李克用舉兵討三鎮克用大舉蕃漢  
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  
大臣請討之移撤三鎮數其罪行瑜等大懼克用軍  
至絳州攻拔之斬刺史王瑤至河中王珂迎謁於路  
珂克用之婿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以珂爲雷後時  
王行納乘同州走茂貞假子李季鵬作亂帝如石門  
克用遣判官王環奉表問起居聞邠岐欲迎軍駕乃  
移兵渭橋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承業同州

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其軍克用遣李存貞爲前鋒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李存信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李茂貞斬李季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茂貞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諭克用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制削奪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爲招討使討之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上異其狀貌賜以鸚鵡卮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子家卽後唐莊宗也始見於此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李

乾寧二年進李克用爵晉王克用還晉陽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請乘勝勢遂取鳳翔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欵且言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茂貞韓建自知其罪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旣而私謂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掃清闕庭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寓曰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尙危大王若引兵渡渭竊恐

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尙不欲吾入朝况天下之人乎乃表曰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覲表至京師上下始安克用遂引兵歸而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爲所據按自大順乾寧以來三鎮連衡肆逆四方征鎮未聞有一人急國家之難舉兵勤王者克用奮身而起千里赴急誅行瑜敗茂貞讐韓建振揚天討勲業爛如矣而遠返晉陽議者皆咎唐君臣疑忌無遠略爲謀之不臧而實無人從而左右之也當是時庸功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李

方立人心震動天權在握進可力陳大討退亦能直掃岐隴竟以蓋寓言中止史稱克用嚴急左右無敢違忤惟寓敏慧能知其意克用愛信雖全忠不能間使歷陳事變俾以其力蕩清岐華釋服歸朝王室安而天下定矣顧以驚駭都邑爲言使大功垂成復隳河東之旆方旋而鳳翔之勢愈熾悔何如矣或克用數遭嫌忌亦有功高不賞之懼寓乃陰知其意而迎合之與然以煌煌天語羣疑衆難而責克用以將在外君命不受之義使其履險徑行而不顧克用亦

無此識量不獨止於寓言也蓋唐之氣運至此固有不知其所由然者矣

乾寧二年進李克用爲晉王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蓋通領也克用將佐子孫並進官爵克用性嚴急左右小有過輒死無敢異言蓋寓能以婉辭裨益無不從者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克用常釋之有所諫諍必微近事爲喻由是克用愛信之權與克用侔朝廷及鄰道遣使至河東其賞賜賂遺先入克用次及寓家朱全忠數使人間之言寓已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完

代克用而克用待之益厚至入朝猶豫以寓一言而決及克用還太原茂貞入長安上欲自鄜州濟河幸太原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因發兵入援按史稱克用之克終臣節蓋寓與有力焉綱目故於其卒而書爵以予之然克用以蓋寓不欲入朝而中止其事信之深而決於一言使茂貞復起大難未已寓明於世故而未卹大體於此亦有多言之失矣

昌境內之木瓜澗也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爲節度使畱戍兵及腹心將千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以入援仁恭辭以契丹入寇不出兵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慢罵囚其使者克用大怒自將擊之至安塞軍幽州將軍可及引騎兵至時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瞋目曰可及何足爲辭亟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物師侃伏兵於木瓜澗大破晉軍會大風雨震電幽州兵解去克用醒而後知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史言克用敗於昏醉而得不死者天幸也邢州之叛莘縣之潰木瓜澗之敗皆李存信之罪也廢事若此而克用終親任之使以猜嫌肆其忤害豈非自貽之戚哉

乾寧四年三月保義節度使王瑛攻護國節度使王珂圍河中珂求援於李克用宣武將張存敬楊師厚敗河中兵於猗氏南河東將李嗣昭敗陝兵於猗氏又敗之於張店遂解河中之圍

光化元年河東中節度使王珂親迎於晉陽李克用

遺其將李嗣昭守河中嗣王珙引汴兵寇河中王珂告急於李克用遣李嗣昭救之敗汴兵於胡壁九域志河中府榮河縣有胡壁鎮榮河唐寶鼎縣也

光化二年梁將葛從周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氏叔琮拔遼州進軍榆次李克用遣周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叉請于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楊五請擒之求一州爲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爾戰于洞渦德威微服往挑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卽走章果逐之德威奮鐵搥擊之墜馬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從周亦引還葛從周馬邑人也方輿紀要平定州東北八十里葦澤關卽唐之承天軍俗名娘子關以妬女祠而名自昔爲太原恒山之界承天至太原三百五十里今爲承天鎮一統志洞渦河名源出樂平縣西四十里徙泉嶺至平定州合浮化水西流至壽陽縣界入黑水經榆次合涂水又西至徐溝縣入汾水通志徐溝縣同戈驛本洞渦驛舊唐書昭宗紀氏叔琮營於洞渦驛卽此光化二年李克用拔潞州先是克用遣李君慶圍潞

州朱全忠遣張存敬救之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以李嗣昭代之李罕之死全忠使賀德倫守潞州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德倫宵遁克用表孟仙爲留後

天復中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詣闕尋放還山初圖乘官居虞鄉王官谷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璨復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按司空表聖自僖宗時棄官歸隱王官谷作休休亭王官谷最深處巖壑幽勝瀑布連雲圖隱於此若將卽至以鄙野自置遂得潔身前史乃謂圖懼璨而來非也審有懼心必龜勉就列安能爲墜笏失儀之狀胡氏謂唐末進退不汗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迹近而意遠情疎而罪微此蔡邕伍瓊周哉綱目書召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尋放還山於殺裴樞等三十餘人之後其得失天淵也其榮辱則華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三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三



袞之贈市朝之捷也士君子行已出處審於義命固非有所爲而爲之然能自守以正與諂附者比書於冊以爲勸懲亦可存人道於幾希矣

天復元年五月詔朱全忠與太原通和時太原意亦以全忠漸強先以書聘修好全忠進表云臣與太原會於頃歲首締歡盟及其偶投猜嫌止爲各爭言氣續寶運錄載全忠表李克用使張特與臣書并馳馬弓箭銀器匹段等與臣通和但以來書意旨未息披攘李克用與臣書隨狀封進按朱全忠於李克用強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三三

則避之弱則攻之幸其弱而攻之愈力唐於梁晉曲折不能分而詔與通和不競已甚而亦不達於事矣克用自攻邢洛救滄州之後遂不復見雖以少陽召變亦不能舉兵赴難遂困於汴而不克復振君子歎息於唐室之顛倒失策而自絕其所恃也范氏謂唐末藩鎮惟克用最爲有功雖嘗跋扈終不失臣節若倚爲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伺唐也而唐以其戎翟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強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信而所信

者不忠至於顛覆而莫救者夫孰非其所自爲哉

天復元年朱全忠自河中歸至大梁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充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洛川刺史張德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緯詣侯言降即令權知沁州叔琮拔澤州李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七

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趨晉陽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張德厚引兵至遼州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軍自井陘入拔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此七道並進爲覆壓之勢聲威振動所至望風而靡晉於斯時四面受敵幾不能自振矣朱子語類河東河北皆遼太行山東北諸州旋其趾自下望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山頂有天井關由豫入晉之要道此汴兵由南北入澤潞也通鑑注太宗討劉稹自遼州開新洛達於磁

州武安縣故謂之新口此由東南入遼沁也地理志  
土門卽井陘韓信破趙處在平定州東界此由東入  
晉陽之驛道也方輿紀要馬嶺在太谷縣東南七十  
里又東南至遼州榆社縣九十里路通直隸順德府  
李嗣昭與汴軍爭邢洺自馬嶺而東是也此由東入  
遼州下遼沁以窺晉陽也方輿紀要飛狐路在大茂  
山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北界却自石門子冷  
水舖入瓶形梅回兩寨至代州之北路也大茂祠中  
多唐人石碑殿前一亭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七

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闖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卽  
歸雁門通鑑注昂車卽昂車關在澤州昂東嶺此陝  
洛通晉之要隘也

薛志李克用在太原親軍皆沙陀雜鹵喜侵暴河東  
甚苦之存勗以爲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  
比者帑藏空虛諸軍賣馬以自給今諸侯皆重賞以  
募士若急之則皆散去吾安與同保此俟天下稍平  
當更清治之耳按此語克用意蓋有待異時莊宗旣  
得天下兒郎寒冷遮馬邀求養成驕軍之禍得非此

語誤之然至身安逸豫亦不能復振紀綱矣

天復元年朱全忠奏請除河中節度使諷吏民請已  
爲帥蓋思領河中以制河東也史稱梁於是時自蒲  
陝以東至于海南距淮北距河諸鎮皆爲朱全忠所  
有而全忠何以越此諸鎮請領河中蓋所圖於河中  
者上以制朝廷下以制李克用也河中爲秦晉之咽喉  
有河中則河東不能與長安相聯絡且以斷河東  
援兵之路全忠嘗謂諸將曰我今斷長蛇之腰諸將  
爲我以一繩縛之蓋以晉人能進河中遂陷也以程

晉乘蒐略

卷之一八

七

道核之由太原西南至汾州二百六十里又南至晉  
州三百五十里又南至絳州百二十五里自絳州西  
南至河中三百六十五里援兵縱由捷徑得進而晉  
絳扼其衝遮前險守後要進不得援河中退不得歸  
太原矣此所以百計圖之而恐後也

晉昭宗天復元年二月朱全忠取河中晉絳等州執  
王珂以歸珂太原神人重榮繼子重盈卒軍中推爲  
留後李克用薦之許嗣鎮進河中節度使克用以女  
妻之珂親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河中朱全忠擊楊

行密珂與太原鎮道請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全忠怨之至是全忠謀取河中以制河東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襲之而自以中軍繼其後晉絳不意其至皆降全忠留兵守之以拒河東援兵之路珂告急於李克用使妻遺克用書曰賊攻我朝夕見俘乞食大梁矣時存敬襲克絳晉以何緡戍之太原師爲緡所迫不得進克用復書曰道且斷往救必俱亡不若舉族歸朝珂又遺李茂貞書言天子詔藩鎮無得相攻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與兵相加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關中安危國祚脩短繫公此舉茂貞不報存敬圍河中王珂欲奔京師而人情離貳不復能出遂請降全忠馳赴之至虞鄉哭重榮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全忠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若郎君如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駢輿以入居旬日舉珂室徙於汴後令入覲遣人賊之於華州蓋全忠知珂之無能爲力始親之以答意而終除之絕其根株初珂之困於河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七

中而援兵不至也珂謂存敬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請俟朱公至而降存敬以白全忠全忠卽馳赴之至卽握手獻款盡哀盡禮如至親戚友之痛癢相關既而潛殺之舍略無顧惜表存敬爲留後謀晉絳也按君子小人之分在於善不善而已誠心於善者勉而爲之持久而不息則其志之一於是而不復變也定於先矣若或作或輟則視其作輟之久近而分君子小人之歸向俄而善俄而惡不足以勝善善之消如雷惡之炙如火日趨於小人莫可禦矣而小人之尤者無爲善之念而益主其爲不善之術其術愈巧其心愈曲曲而至於自沒其心猜忍矯變使無從得其端倪朱全忠之果於爲不善亦由是也古有始爲盜賊終爲忠善者固不乏人全忠逞志於一時盜據名位迹其行事蓋終始一賊耳其盡哀於王重榮而禮接王珂事之至美者收淚未乾而珂已見殺方諸曹孟德之哭袁紹而厚恤其家又遠不逮焉事之美者尙爾反覆自餘稔惡可勝言也積此心術而敢行暴虐冥心爲無忌憚之小人天下無不可爲之事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七

矣。欲希冀久長其可得乎。

南部新書司空圖舊隱三峯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周迴十餘里泉石之美冠於一山谷南天柱峯東西瀑布懸流百尺而下西瀑尤奇冬時泉脉微循崖而流涓涓一線互寒則冰崖百尺似白虹倒懸至春夏飛湍直下望之似懸索所注石胥成穴噴珠濺玉夏月數十步外寒冽逼人崖上蒼苔歲久胥玲瓏爲石似羊脾狀昔人謂大樹五百年化爲青羊信矣吳雯天柱峯詩轉忘千徑曲陡見一峯高峻欲卑三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完

詔尊將俯六鰲東瀑布詩東嶺鬱龍恩透迤下玉龍香巖通一線雲窟簇諸峯西瀑布詩坐臥西巖下層冰落絳臺三春常夢雨十月忽聞雷

柳宗元送獨孤中叔侍親往河東序河東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徜徉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褰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挾是而東夫豈徒往韓昌黎柳柳州集云家於北平隱於條山公家世先居北平隱居夏

縣遂爲夏縣人故曰河東吾土也

天復元年三月朱全忠復遣兵攻河東取沁澤潞遼等州初李克用遣使請好於全忠全忠忿其書辭蹇傲遣氏叔琮等分道攻之沁澤潞遼等州皆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拔承天叔琮等兵抵晉陽城下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芻糧不給士卒瘡痍全忠乃召兵還周德威李嗣昭以兵騎躡之殺獲甚衆氏叔琮逼上黨孟遷挈族隨之南徙先李罕之死全忠使賀德倫守潞州李嗣昭圍之

晉乘蒐略卷之十八

全

刈其附城禾黍三十里皆盡德倫宵遁克用表孟遷爲畱後至是隨軍南徙全忠以丁會代守潞州是時晉陽之勢爲已蹙矣

天復二年正月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克慈隰二州進逼晉絳朱全忠還河中兄子友寧及氏叔琮擊之三月汴兵圍晉陽汴軍橫陳十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衆心恟懼及是德威戰敗河東軍潰叔琮友寧乘勝取慈隰汾三州遂圍晉陽攻其西門時嗣昭德威雖收餘衆得還而城中兵尙未集叔琮攻

城甚急克用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存信欲入北虜  
嗣昭德威及李嗣源皆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  
爲此謀搖人心劉夫人亦曰王常笑王行瑜輒去其  
城死於人手奈何效之且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  
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  
嗣昭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  
驚擾會大疫引兵還嗣昭與德威追之復取慈隰汾  
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克用以貯糧  
繕兵修城利害引咨幕府掌書記李襲吉曰國富不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全

下失望乎克用悅劉夫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  
勗幼警敏有勇略劉夫人待曹氏加禮內政克修如  
此按唐室之終隳由昭宗受制於梁晉困於汴而不  
得振也昭宗輕佻無識授權於中人唐世中人之禍  
自明皇迄肅代德憲而盛於昭宗少陽之變晉不能  
舉兵赴難者詘於勢也昭宗畏梁之強全忠比中人  
而忌克用使其志不得申力無所用自邢洛滄州之  
後遂不復見人事之終窮蓋亦有天焉晉困於汴至  
大盜移國拱手熟視而如可無何非獨克用之屈不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全

在倉儲兵強不由衆寡霸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願  
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  
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  
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  
如此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至於率  
閭閻定閭架增麴藁檢田疇恐非開國建邦之切務  
也克用以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朱氏窮  
凶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  
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爲沮喪使羣

而終滅於晉豈人所能爲哉莊宗非劉夫人所生重  
其子而并厚所生之母厚德載物亦後唐崛起之一  
端也紀克琮圍晉陽瑩於晉祠祠在懸壘山下地  
天祐二年李克用遣兵攻潞州初劉仁恭求救于河  
東前後數百輩李克用恨其反覆未之許存勗諫曰  
天下之勢歸朱温者什七八自河以北能爲温患者  
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非我之利也夫爲天  
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仁恭遣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周德威、李嗣昭等將兵與之共攻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降於河東。初，昭宗凶訃至潞州，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之。李克用以嗣昭爲昭義。畱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凌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爲。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于諸將之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全

上全忠將攻滄州，聞潞州不守，引兵還芻糧山積。命悉焚之。在舟中者鑿而沈之。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煙沈之爲泥，願乞所餘以救其命。全忠畱數困以遺之。史稱丁會全忠所舉而降於河東，猶知有唐室者也。

裴貞一，聞喜裴氏女也。爲昭宗宮人，封河東夫人。朱溫使蔣元暉、朱友恭夜叩宮門殺貞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大追殺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曰：寧殺我曹，勿殺大家。大亦殺之。朱溫誣餽曰：

裴貞一夜持刀謀逆，懼罪投井死。追奪爲悖逆庶人。天祐初，朱全忠引兵屯河中，表稱郃岐兵逼畿甸，請遷都洛陽。遂發長安至渭北，韓建請幸華州。延王戒丕言：太原李僕射忠實可倚，宜幸太原。上憚遠去，竟如建言。是時已罷殿後軍，天子親兵盡矣。上至華州，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向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流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元和志紇干山一名紇真，在大同縣東。蕃語紇真言三十里也。山夏恒積雪，故彼人有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全

山頭凍死雀之語。按昭宗顛躓危迫至此，聞者興嘆。朝廷禁暴誅亂，必賴股肱之助。諸方順逆功罪之狀，顯著目前。在外諸侯，孰有賢於河東者？使昭宗斷自已心，付以兵柄，使之討伐叛侮，則朝廷之勢重矣。乃用儼浮輕狡之心，以待輸忠効力之臣。克用獻策至，於再三不悟。貴近以沙陀太盛一言，卽深信而棄之。不惜遂起亂亡之禍，失機失勢，未有甚於此者也。至不得已，外倚大援，亦必擇人。晉陽興王之地，李克用有大功於王室，延王言之切至，昭宗昧於從違而就

韓建寧忘建之陳兵闕前耶事幾再失自促其亡不得歸之天數矣

哀帝天佑四年梁侵晉圍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梁將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救之德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親騎擊之不克梁主遣李思安代之將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乘蒐略卷之十八

晉乘蒐略

卷之十八

金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唐天祐四年三月禪位於梁朱全忠全忠即朱温既平乃訪唐平河東仍稱天祐時惟西川稱天德餘皆棄諸王蜀王建遺晉王書請各帝一方俟朱温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居藩服晉王復書云誓此生靡敢失節按此克用不忘君之本心至易世而不變也僖昭之世強藩割據以自雄視其主如贅痛無一人起而濟國家之急而克用舉一軍獨往靖難定策之殊勳特出於鴉軍雖時復暴橫君子於此有恕辭焉原其心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一

也沙陀自范希朝鎮太原入居神武屢有戰功國昌以破麗勛功鎮振武賜姓名因恃功驕恣徒鎮大同稱疾拒命克用從父命遂以軍亂據雲州自稱留後侵掠代北為邊患已而國昌出擊黨項赫連鐸襲破振武克用自雲州往迎國昌雲州人亦閉關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因掠蔚朔間得兵三千破遮鹵尚嵐諸軍北據蔚州南侵忻代嵐石至於太谷此沙陀拒命綱目所以外之也嗣以蔚州兵敗克用隨父亡入韃靼嘗因酒酣語豪帥曰黃巢北來為中原患天子

若赦吾罪當與諸公南向共立大功誰能老死沙磧未嘗不繫心於國也及陳景思募沙陀兵以非克用不可將奉詔書召於韃靼克用率蕃漢萬餘人出石嶺關過太原復以鄭從讜發軍需錢米不給於用而還再奉墨勅將兵四萬至河中敗巢將黃鄴於石隄谷又敗趙璋尙讓於良田坡橫尸二十里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白光泰門先入戰望春宮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此克用率蕃漢勤王收復長安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二

命不行使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偽爲詔書且言皆朱全忠之謀當是時克用方蓄怨朱全忠憤不得洩聞重榮言遽信之請討不允益信其謀帝遣朱玫討重榮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犯京師天子出居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挾襄王煊稱帝於鳳翔僖宗念獨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召克用不至適以安金俊之敗朱全忠與李匡威赫連鐸請乘敗治興元之罪張濬持議益力遽以濬爲太原行營都統而伐之濬軍三戰三敗遁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之大勲也黃巢南走克用追巢敗尙讓黃鄴於西華太康又敗巢於封邱巢僅以身免軍還過汴州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醉酒臥牀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繼尉氏門出還軍中至太原訟其事於京師克用不敢專兵稟命請討綱曰深予之而僖宗但詔諭解兩無子奪自是州鎮擅兵無復稟畏會河中王重榮徙鎮宛州用王處存代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重榮逆

歸克用表訴濬與朱温連結攻臣勢難束手身無官爵不敢歸藩乃復還克用官爵使歸晉陽乾寧元年克用攻下絳州至河中京師揚言沙陀軍十萬至謀奉天子幸邠州茂貞亦謀劫鳳翔昭宗出石門遣使告急克用進軍渭南破邠州王行瑜走死復定宗社昭宗還長安克用還軍再請擊茂貞收鳳翔朝議滅茂貞則沙陀太盛昭宗亦以爲疑遂止兵拜克用中正平難功臣封晉王克用奉詔猶豫以蓋寓言收軍還自是茂貞驕橫益甚此克用再舉勤王剪除凶逆



而不復蕩清岐華、綱目所深惜也。天復四年梁遷唐都洛陽、改元天祐、克用以天祐非唐號、仍稱天復。五年至梁滅唐、復稱天祐四年、始終不渝其志如此。克用始因亂拒命、繼立大功、而爲全忠所圖、唐不能正其罪、至三鎮請討、而遽從之、討逆未終而旋疑之、使太原之勢不復振、全忠得坐噬諸鎮、而滅唐、僖昭實使之然也。然至後唐、卒以滅梁、豈謂非天道哉。

五代史職方考、後唐起并代、并州太原府、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晉州平陽府、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四

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曰建寧、唐改曰建雄、澤潞二州本屬昭義軍、節度昭義兼邢、洺、磁、合、澤、潞、爲五州、孟方立徙其軍額於邢州、而澤、潞入於晉方立、但有邢、洺、磁三州、故唐未有兩昭義軍、或入於梁、或入於晉、梁末帝時屬梁、歲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朔州故振武軍、雲州故大同軍、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卽位、以其爲應州人、乃置彰國軍、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解州漢乾祐元年置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三縣爲屬、而治解、稷山、故屬河

中府、唐割隸絳州、慈州、幷城、呂香、周廢石氏、獻契丹十六州、在山西境內者、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等州、屬外地、內有忻、代、嵐、石、憲、并、汾、蒲、晉、絳、解、慈、隰、澤、潞、沁、遼等州、唐自中世多故、常倚鎮兵、扶持方鎮、操兵戎之權、州邑皆統於軍、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今置軍者、皆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也。

梁稱帝之明年、晉王克用卒於晉陽、年五十三、子存勗、嗣初、晉王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爲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軍中多竊議者、存勗懼、以位讓之、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入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爲、因扶存勗出、襲位爲河東節度使、晉王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

之五代史李嗣昭傳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問其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金帛取之養以爲子更名嗣昭嗣昭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內衙指揮使王琪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琪於猗氏梁軍救琪又敗之于胡壁堡李罕之以潞州降梁嗣昭敗梁兵取澤州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嗣昭斬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六

皆一時雄傑競武之士此其倫也  
晉稱天佑四年梁開平二年也李存灝等謀奉克寧爲節度使舉并遼沁汾石忻代嵐憲九州之地附於梁太原人史敬鎔少事克用居帳下見親禮克寧密以謀告之敬鎔入告太夫人召張承業等陰爲之備因置酒會諸將於府舍伏甲執克寧存灝于座晉王流涕數之曰兒歸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奈何復爲此謀克寧曰此皆讒人交搆夫復何言是日殺克寧及存灝初克用多假子年皆長握兵權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瑋取汾州出陰地關以次取慈隰梁軍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絳進攻蒲縣梁氏叔琮等擁衆迎擊大敗之慈隰汾州復入於梁遂進圍太原嗣昭晝夜出奇兵擊之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附梁唐失外援孤城被圍者再嗣昭力戰之功爲多胡柳之戰德威戰死嗣昭復敗梁軍莊宗爲契丹所圍嗣昭以三百騎決圍拔出旋以兵攻鎮州破殺且盡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射之反爲賊中腦拔矢於腦射殺一人還營卒歐陽公謂沙陀起代北所與

及存勗立怏怏不伏以克寧權位重多向之存灝陰說克寧曰兄終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侄於理安乎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先王之業苟有所歸吾復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諸假子各遣其妻入說之使迫克寧克寧性怯朝夕惑於衆言心動遂與存灝等謀奉克寧爲節度使舉河東附梁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帳下謀泄太夫人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以此兒臂授公等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

梁自他不以累公承業惶恐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寧之謀告且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位則亂不作矣承業乃召存璋會諸將誘克寧入府執而寘於法按克寧於晉王初薨人心未定之時恪守遺命翼戴嗣君初心非不忠順也惟當主少國疑之時地尊而屬親窺伺以圖富貴者實繁有徒克寧無智以御之外播於讒口內溺於悍妻以至變節而亡其身哀哉

天祐四年梁將李師安等攻潞州久不下亡將校四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八

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梁主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爲招討使削思安官爵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爲李克用死晉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畱旬月以俟之嗣昭夾寨奏晉兵已去梁主以爲援兵不能復來還大梁夾寨亦不復設備此唐兵之所以乘虛而入也

天祐五年晉王率周德威援夾寨初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疑之晉王召德威還四月德威至晉陽畱兵城外獨自徒步匍匐入梁退謁嗣王甚恭衆心由是釋然至是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爾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堠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帥周德威等發晉陽至黃碾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晝暝兵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九

行霧中直抵夾寨梁軍不意晉兵之至軍無斥倍將士尙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填塹繞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爲晉人所殺死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馳至城下呼門語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嗣昭不信曰此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克用臨

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修舊怨耶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梁主聞夾寨不守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爾初晉王李克用初破孟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歌時子存勗在側方五歲王慨然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及存勗卽位梁人因余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十

吾晉兵已引去夾城兵頗懈乘其怠擊之軍行至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伏兵岡下大獲全勝凱旋告廟夾城既下得符道昭妻侯氏歸寵專後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常以從軍通志潞安城西古塔卽夾寨址也按上黨孤城無援困圍日久晉陽亦有岌岌之勢初克用謂存勗曰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俟葬畢往救而存勗不俟葬期節哀御戎忘宿怨以赴國家之急一舉成功圍解而軍威大振國本以固此不可以尋常齊衰之大禮律也胡致堂曰昔衛宣未

葬而衛朔卽戎鄭襄卒未踰年而悼公伐許而春秋以爵書謂其以吉服從金革也未桓未葬茲父出會而以子書謂其墨衰與會盟也曾昭公喪其母齊歸不改月而大蒐春秋直書其事蓋以有三年之感而不廢一日之蒐君不懷親臣不忠君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爲惟有門庭之寇存亡係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所取者與是類耳梁攻潞州圍之置夾寨以防奪掠過救援距晉陽不百里而晉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十一

又新喪不能以時應援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勗於是執哀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夫豈所以爲孝是以審緩急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河東霸基危而復安幹父用裕其責無虧君子美之謂合伯禽之事深得禮意垂訓大矣是年晉周德威攻梁澤州不克梁統軍牛存節將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疆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而先

士卒隨之至澤州城中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  
至乃定存節入城助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勇  
士數十亦穴地道以應之入城戰於隧中敵不得入  
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引兵救之晉人始解  
去德威退保高平

天祐五年葬晉王李克用於雁門綱目於其卒書晉  
王以明其志山西通志代州西八里有唐李克用墓  
莊宗建柏林寺於墓旁以奉香火今尚有遺蹟名勝  
志李克用墓在代州城西十里馬站都土人呼曰李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十一

王陵同光三年建寺於墓側其旁爲香火地院內傳  
遺像一軸共七人王著緋袍踞胡牀坐其右冠王冠  
而衣黃者亞子也其左冠虎頭而衣青者存孝也其  
二東向侍其二西向侍莫知爲誰王挾矢睨視之蓋  
王目眇畫筆爲王諱之如此畫甚工明武宗過代時  
幸寺持真像去今摹像雷寺中皇輿全覽考証代州  
柏林寺東晉王李克用墓斷碑二一爲贈太保隴西  
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諱國昌字德興蓋克用父朱  
邪赤心也一爲唐代州刺史李公之碑文曰公卽太

保之次子也其名克讓土人相傳王墓舊有十三碑  
今存其二又散埋土中歐陽修去五代近沙陀世次  
已不得詳矣明一統志晉王墓在忻州西十里土人  
呼爲李王陵並載盜掘王墓中有酒賊飲之唇皆黑  
捕人夜夢晉王語賊狀明旦驗得實賊伏法唐秀容  
屬代郡或忻代壤接土人互傳其事史奕詩天下三  
分二屬梁區區獨木欲支唐錦囊三矢傳遺恨不救  
朱三著赭黃元李俊民題李晉王墓詩雄名凜凜振  
沙陀爲國功深奈老何多少三垂岡上恨伶人那進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十二

百年歌  
天祐五年六月晉王歸晉陽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  
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毋相踰  
越及絕雷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差晷刻違者寘  
於法故士卒精整太原爲天下精兵所聚自夾寨後  
兵威大震乃修內政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  
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論者謂後唐基業  
開於此初唐昭宗許晉王克用承制封拜時方鎮多  
行墨制除吏王恥與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是存勗

始承制除吏兄事張承業、升堂拜母、賜遺甚厚、潞州圍守歷年、士民死者大半、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居然卹患宜民之善治、氣象一新矣。

梁乾化元年、趙王鎔會晉王於承天軍、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思附晉以自固、承天軍由潞入邢之要道也、晉王以鎔爲父友事之甚恭、謂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衆當之、叔父勿以爲憂、鎔奉卮爲壽、謂晉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爲四十六舅、晉王許以女妻其幼子昭誨、由是晉趙之交遂固、輿地考承天軍在平定州東北、今爲承天鎮。

晉稱唐天祐八年、梁乾化二年也、梁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降晉、友珪旣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服、朱友謙泣曰、前日變起、官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且徵之友謙、謂使者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友珪遣韓勅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求救晉王。

自將而西、遇梁將康懷貞、大破之、梁兵解圍、還友謙至猗氏、詣晉王、帳拜之、爲舅、晉王夜置酒、張樂、友謙大醉、晉王畱宿帳中、友謙安寢、躬息自如、明日復置酒而罷、按是時、晉仍唐、歷守臣子大節、得天理之正、歸晉猶自歸唐也、故無嫌忌而酣寢如故、度量力而歸、依於天祐之晉、猶爲不失其正、及賊討而復歸於梁、以完其節、善處患難、綱目所以兩予之也、一統志、猗氏、古郇國地、周文王子所封、後爲晉、令狐地、漢置猗氏縣。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四

天祐九年、晉史建瑋與符存審以三千騎敗梁軍、建瑋、雁門人也、晉王爲雁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騎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宛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畱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絕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瑋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距於潞州、建瑋

已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瑋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瑋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瑋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至是梁軍圍趙脩縣晉以救趙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瑋以三千騎屯趙州存審扼下博橋建瑋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瑋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脩縣人追擊之梁軍弃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瑋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三按史建瑋與符存審皆晉宿將同以三千騎敗走梁軍晉

軍得并力以收燕可謂壯哉然存審爲將四十年履鋒冒刃出死入生沮於郭崇韜而不得朝請建瑋摧鋒破敵而卒死於軍力有所不能及命無如何也史匡翰雁門人建瑋子尙晉高祖女魯國長公主匡翰爲將沈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官至義成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爲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從事關徹醉酒謾罵匡翰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年四十卒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六

乾化三年晉師徇山後八軍及武州皆下之劉守光以騎將高行珪爲武州刺史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進攻武州行珪以城降行欽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質晉軍以求救嗣源救之行欽力屈亦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爲子攻儒州拔之以行珪爲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從珂本王氏子母魏氏爲嗣源妾故嗣源以從珂爲子及長以勇健善戰知名嗣源愛之

梁貞明中契丹阿保機帥諸部兵三十萬號百萬自麟勝攻晉蔚州陷之虜振武節度使李嗣本遣使求貨於大同防禦使李存璋存璋斬其使契丹進攻雲州存璋悉力拒之按唐乾元中置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麟勝二州五代唐紀阿保機破振武軍於河西勝州之民皆趨河東河西卽麟州地渡河趨東勝是自麟勝出也史注以麟勝至蔚州中間懸隔雲朔以蔚州當作朔州振武軍在朔州西北三百五十里蔚遠而朔近也契丹掩晉之不備而詭道以進朔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州正當其衝朔陷而索賄於大同情事所必至也

梁貞明四年梁侵晉圍潞州李嗣昭閉城拒守梁將康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穿壘穿岫蜿蜒塹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使周德威救之德威壁於高河康懷貞遣親騎擊之不克梁主遣李思安代之將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一晝夜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閉壁不出

後唐天祐中韓延徽爲契丹謀主復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嫉之延徽復詣契丹契丹以爲相按人奔走於功名之際往往擇利而趨趨之者衆妬之者亦衆利不兼收也晉王世受唐恩功義著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當是時中國人才求仕舍晉無足適矣延徽旣出於北庭卽憂讒間亦當暫晦而待察耳乃復甘入契丹急於求仕而不復問其所歸胡氏謂爲才士之通患於張礪亦云蓋惜之也

五代史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附於梁初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潞州繼韜嗣爲雷後幕僚魏琢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等間之曰晉朝無人終爲梁所併耳弟繼遠亦勸之繼韜乃使繼遠詣梁請降梁以繼韜爲節度使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踰二紀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讐不幸捐館柩猶未葬而郎君遽背君親吾寧死不從也遂據州自守遣間使告急唐主曰吾兄不幸乃生梟獍裴約獨能知順逆顧謂李紹斌曰澤州朕無所惜爲我取裴約來紹斌至城已陷約死李繼韜旋伏誅繼遠殺其兄繼儔於潞州皆梟獍也



天祐十三年二月梁發關西兵襲晉陽奄至城下城  
幾陷者數四晉陽故將安金全擊却之金全代北人  
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爲騎將數有功官  
至刺史以疾居於太原莊宗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  
檀襲太原晉兵皆從莊宗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率  
諸司工匠登城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彊起謂承業  
曰太原晉根本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  
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卽與之金全  
被甲跨馬召牽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六

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李嗣昭亦遣牙將石君  
立將五百騎救晉陽朝發上黨夕至城下大呼曰昭  
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  
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  
故不行賞他日置酒石橋有諸君獨無一策相救之  
言禍蓋始諸此而不知軍國之重宜不克有終也  
天祐十四年李嗣源帥師援幽州由蔚雲踰嶺而東  
卽自西山進也初李存審謂嗣源曰虜騎多吾步多  
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

吾行必載糧若遇於平原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不  
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遂  
由蔚雲踰嶺而東嗣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  
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力戰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  
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  
胡語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  
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槌三入其陳斬酋長一  
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存審命步兵伐  
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  
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  
然草而進烟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趣後陳起乘之契  
丹大敗俘斬萬計幽州圍解  
天祐十五年六月梁人決河以限晉兵晉王攻之拔  
其四寨梁將謝彥章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瀾浸  
數里晉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  
我師當涉水攻之遂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裹甲橫  
鎗結陳而進彥章拒之稍卻鼓譟復進梁兵大敗河

水爲赤晉人遂陷濱河四寨按此開河隙爲中國之大患連年曹濮患水唐雖塞之未幾卽壞至晉天福以後九書決梁人之罪不可追矣綱目於引河灌魏則書決水限晉兵則書重開河隙也

天祐十五年十二月晉王與梁軍戰於胡柳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初晉王欲自將萬騎直趨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尙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福不從毀營而進衆號十萬梁將賀瓌亦棄營而踵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旣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公何怯也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前軍遇梁軍而陳梁將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梁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軍敗走濮陽晉輜重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

德威不能制大潰於胡柳已而晉軍復振大破梁軍繼聞德威戰死哭曰是吾罪也按當胡柳戰敗之時李嗣源見晉軍敗遂北渡河至後復來王曰公以吾爲死耶待之稍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當是時周德威請按兵勿戰自以輕騎擾之使其營壘未立樵爨未具日莫疲乏然後可舉謀之旣滅矣晉王不能少忍冒險微利遂失良將大喪其師又於李嗣源生猜忌之心一舉蹉跌而河東之勢幾不自立昔光武伐尤來兵敗軍中意王歿矣皆怙怙不安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吳漢曰王有兄子在何憂蕭王不以是訝吳漢者誠以喪敗之際多不相知有如不測寧能禁人之他議晉王於是不能容一嗣源淺量褊局非包舉宇內之氣度也明一統志陽曲縣西北有五代唐周德威墓後唐贈太師封燕王

五代史唐臣傳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圍晉太原德威生擒梁驍將陳夜叉於陣梁攻潞夾城

李嗣昭閉門拒守與梁軍相持踰年嗣昭與德威素  
有隙晉王病革深憂之莊宗新立國中未定晉之重  
兵悉屬德威莊宗召其軍德威聞命卽還太原畱兵  
城外徒步而入伏哭梓宮前慟幾絕遂從莊宗復擊  
梁軍破夾城與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鎮振武同  
平章事天祐七年晉遣周德威救趙王景仁將神威  
龍驤拱宸等軍皆精兵人馬鎧甲光華耀日晉軍望  
之色動德威勉其衆退而告於莊宗曰梁兵甚銳未  
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意在速戰德威曰趙人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  
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賦營門非吾用長  
之地也莊宗不悅德威因監軍張承業言於晉王曰  
吾兵少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  
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可以策勝莊  
宗聞其言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  
知景仁方治舟爲浮梁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  
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  
千繼之景仁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于

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  
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  
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也遽策馬先進德威持馬止之  
曰梁軍輕出遠來必不暇齎糧糗縱齎亦不暇食不  
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時梁  
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  
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  
走遂大敗自鄆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  
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乘其敝也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  
飛狐擊之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挺槍馳騎而  
至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  
可止縱其少過奮搥擊之墜馬擒獲劉鄆潛軍出黃  
澤關襲太原德威入土門禦之鄆至樂平過雨不得  
進而還德威先馳據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  
也故莊宗卒能困鄆軍而敗之胡柳之役莊宗問戰  
於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  
在其中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

死之戰難與力爭也莊宗不聽督軍而出德威頓謂子曰吾不知死所矣軍亂父子皆戰死按鎮遠智勇有將略名聞天下而不能脫胡柳之厄莊宗誤之也鎮遠將重兵於外當主少國疑而雷兵明志解圍釋嫌有名將風爲唐賢臣莊宗勇而好戰銳於見敵而不能權因勞乘乏之勢督軍輕出鎮遠知其必死而趨命束手無所用其智力亦可哀已鎮遠老於行間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伺敵之隙以取勝身爲大將常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未嘗見敵而怯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晉救兵晉王自引兵救之不能進遣善游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矍矍者衆莫知爲計季建及請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矍矍問斧其竹竿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矍矍隨流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天祐十六年晉王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戰于河

也擒陳章單廷珪於萬衆屬目而先示以怯俟其既過而擊之鄆南之戰引敵至平原而用騎兵於見長之地柏鄉之橫口梁軍入其謀中而不知避也然以能持重而常勝卽以不能持重而致危上將之蹶由莊宗之器識不沉悔何追矣

天祐十六年晉築德勝兩城晉將李存審於德勝南

北夾河築兩城而守之晉王以存審爲內外蕃漢馬

步總管梁將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

矍矍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橫於河流以斷

位崇韜專典機密甚見親信契丹入寇崇韜言新破

梁軍已振之勢不可遠自退怯莊宗用其言果破契丹至是拜爲兵部尙書樞密使唐樞密之職出納之任也初以宦官充任後用士人爲之備顧問參謀議於中未專行於外也至崇韜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權侔宰相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爲相受成而已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瀘相等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降梁諸將皆欲棄鄆與梁約罷兵後圖莊宗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美

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歛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大丈夫固當如是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

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函門而出况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龔汴用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兼鎮成德軍樞密使如故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臨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遇事一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切忌之馬紹榮尤側目崇韜頗懼欲避守鎮陽其故人子弟咸曰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今中宮未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老

而劉氏有寵請立劉氏爲后以自附讒間不能入崇韜用其言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並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累表自陳求去優詔不允仍爲侍中樞密使河南縣令羅貫爲人彊直頗爲崇韜所知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數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爲白貫事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幸坤陵道路泥濘橋壞宦官皆言貫爲主者召至下獄獄吏榜掠無完膚崇韜力言不當死而帝愈怒竟殺之明年征蜀議擇大將崇

韜以讓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言魏王繼岌國之儲副唐故事親王爲元帥遂以繼岌爲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於崇韜唐軍入蜀所遇迎降王衍弟宗弼險送欵於崇韜軍至成都宗弼遷行於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子廷誨又與蜀人立狀見魏王請留崇韜鎮蜀繼岌頗以爲疑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驢馬亦不可騎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天

繼岌監軍李從龍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搆之延嗣還上蜀簿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僅止此乎延嗣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具語劉后后泣訴請救繼岌唐主以傳聞之言遣馬彥珪赴視后不得請退自爲教與繼岌彥珪矯詔殺之明宗卽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按崇韜事莊宗竭忠盡智知無不言

言無不信滅梁平蜀建未有之殊勲功名赫奕罕有倫比徒以名位日隆讒構交至圖自全之策謀之於親近無識之人妄請立后自固害及家國一行既敗百事莫贖雖莊宗已就淫樂劉后之立不盡因崇韜一言而由是傳成其事失策全在於此扶立劉后而偏死於劉后之教輾轉相戕殘誅罰亦奇而酷矣高而必危滿而必覆天之道也而况以不善行之擁資贖貨以益之其何能免於參夷也

薛史晉王自河北還晉陽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曾夫人歲再三焉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初武皇鎮太原多選富家子主帑庫或調度不給卽坐誅沒入貲產陽曲人張不爲之滿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不濟其急不又爲代掌一年至是度支悉委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征租行法不寬貴戚繇是太原軍民又安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蒲博及給賜伶人而承業靳之錢不可得王乃置酒庫中令子繼岌爲承業舞指錢積欲賜之承業曰此錢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天

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爲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勅使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民散一無所成耳王怒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入宮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王兄事承業升堂拜母旋授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唐官終其身初唐亡蜀吳屢勸晉王存勗稱帝晉王曰曩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討賊臣當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慎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旣而得傳國璽將佐勸進張承業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摺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唐宗社今朱氏尙存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聞而解

體何不先滅朱氏求唐後而立之迅掃宇內台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之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天下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陽悒悒成疾不復起按後唐起自荒裔而累世得賢佐能明大義培養開國元氣前有蓋寓後有承業克用倚之終身克守臣節及莊宗之世承業在晉陽養兵蓄財裁抑濫賞誓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爲國家驅除強逆賜爵不受終身稱唐官斯與子房歸漢報韓之義不甚相遠嘗論唐之亡也以宦官而承業一心王室竭忠所事足爲內侍師法考承業之卒已在唐亡之後而綱目特書之曰唐河東監軍子其節所以成其志也於蓋寓書卒書爵子其不忘本朝皆心乎唐者也忠義天地之正氣所以培養國脉者有臣如此而知後唐之興有自來矣唐荆川謂并俗慷慨好義時有毅武奇節之士出其間如承業蓋寓真不可多得哉元張鼎新貞憲公張承業碑夾城

之役武皇復遣公求援于岐時河中阻絕自離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澌奔蹙艤舟不得渡禱于河神晨起河冰合躡濟旋踵冰解亦其精誠之所感而致者與唐末詔誅宦官宦者竄匿山谷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晉匿承業復以爲監軍承業以是爲之盡力克用知人之明承業報禮之重可謂相得並美矣然其心終以恢復唐之宗社爲主而惓惓於大節之不可失至再世而猶申前說其忠於晉者乃忠於唐也唐於承業不可與晉比而承業之忠唐不以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子累公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卽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切諫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大惡復列聖之深讎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之詔去行爲家一字活千人旋謝歸田里而承業始  
終於晉卒得其力而心一於唐至死不移可謂完人  
矣通志交城縣西北十五里洪相村唐監軍張承業  
墓縣志猶稱後唐應從通志

後唐同光元年四月晉王存勗稱皇帝國號唐是歲  
梁亡莊宗初爲太原王治太原至是追尊祖考立廟  
於太原以太原爲西京十一月復北都爲鎮州太原  
爲北都

五代史死節傳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唐末澤潞皆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晉

屬晉約守澤州自李繼韜叛降於梁梁始攻而克之  
初約據澤州不下名其州人泣而論以死守之義衆  
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是時莊  
宗方與梁戰河上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  
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  
能分逆順顧謂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  
得約難得也爾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  
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史列入死節傳錄死事  
於喪亂之世其有旨哉

後唐同光二年河中帥李繼麟請權安邑解兩池鹽  
每季輸課歲以爲常宋志鹽之類有二引池而化者  
周官所謂鹽鹽也煮海煮井煮鹹而成者周官所謂  
散鹽也解州解安邑兩鹽池墾地爲畦引水沃之水  
耗鹽成每歲二月墾畦四月引水八月而止得鹽百  
餘萬又前代鹽皆自生唐始有畦夫營種之課遇池  
鹽旺出則營種稍緩大池以南層山壁立巖秀泉深  
天然奧行爲惠澤共民之區矣

困學紀聞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晉

案紙錢始於開元二十六年王瓌爲祠祭使祈禱或  
焚紙錢類巫覡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  
後有上陵之禮唐開元中編入五禮永爲常式寒食  
野祭蓋起於此朱文公謂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  
爲之已是紙錢之漸唐范傳正謂唯顏魯公張司業  
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鄧州不燒楮鏹呂南公爲文  
頌之按禮有從宜從俗之文人情所不能已而以物  
致意曲體於幽明之故而代之以紙物之至微而易  
致者凡人可以將情與民宜之從俗可也

同光二年十二月阿保機率所部入寇嵐州阿保機  
妻卽述律氏也先於貞明中阿保機破振武軍於河  
西勝州之民皆趨河東至是由岢入嵐置軍於岢嵐  
以備之岢嵐爲西北入嵐之要道故置軍於此此卽  
遼南下之始

是年唐立劉夫人爲后唐主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  
春秋通大義尤喜歌舞俳優之戲亦善音律或時自  
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  
天下自呼亦曰李天下嘗出畋踐民稼以縣令諫怒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美

欲殺之優人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  
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耕種以妨馳騁罪  
當死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  
紳採閭閻細事以聞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以耳  
目羣臣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由是驕恣橫行嘗  
因厭暑語郭崇韜曰昔在河上行營卑濕被甲乘馬  
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晏居深宮暑不可度而不知  
昔以深念讐恥而忘暑今以不知艱難而鬱蒸也卒  
至伯伶預政以及於難語云不顛高山顛平地敬肆

之機禍福之門也可不慎與

五代史後唐太祖家人傳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  
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常從  
征伐爲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  
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  
王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  
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  
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嚮慟  
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美

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  
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  
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兵屢敗太  
祖憂窘不知所爲大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  
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然之入語夫人夫人曰誰爲  
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  
足與計成敗邪且公常笑王行瑜奔邠州走卒爲人  
擒今乃自爲此乎昔公亡奔達鞏不能自脫賴天下  
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

能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悟乃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爲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冊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三

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崩諡曰貞簡葬于坤陵而太妃無諡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按自古開創之君必內有賢明之助正外正內家人之常道也唐以前尙已唐之長孫皇后從太宗佐內政將順匡救能使人主回心歸正內外頌

其賢德而定大計決大疑軍旅之事無與也後唐太祖正室劉夫人常從軍習於戰守上源之難歸者奔告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太祖欲擊梁夫人請訴於朝而不舉兵氏叔琮圍太原李存信勸帝入北得夫人一言而止是皆於危疑震撼之時定軍國大計奇男子烈丈夫所不及爲者而夫人毅然爲之其待曹夫人如一體曹夫人謙退自持明於大義善能從容諫譬止暴反嗔劉夫人之教也乃莊宗冊劉夫人爲太妃不得與太后曹夫人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三

並亦不加諡迎太后於洛而留太妃獨居晉陽使其涕泣思慕而殂太后欲往葬不得哀不飲食逾月亦崩太妃以親則太祖之正室也以功則佐太祖靖難者也以德則不妬忌而睦於曹夫人者也莊宗亦獨何心而使兩不得其歡抑鬱俱逝耶方太妃之往謝太后也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於地以從先君幸矣語從赤心流出光明肫懇聞者寧不知愧歐文忠公謂唐之嫡庶亂矣叙家人傳首繫劉夫人曰正室其有微旨哉

五代史伶官傳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凱旋納之卒能係燕滅梁還矢於廟而告成功此莊宗之能繼事而實克用之忠誠鬱而必洩也梁君臣函首於晉此繼體之不君抑由全忠之毒虐殃必及世也當全忠稱帝時與親戚飲博宮中其兄全昱謂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堯

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全昱早見及此常居碭山以避禍而卒不能免於參夷其爲所滅卽其所仇雖四心盡亡未有能全於天地者也孝思不忘未有不善其繼述者也或曰莊宗困於伶人身死國滅與梁無異然莊宗以逸豫自亡其身此人

事之有虧梁以積惡而終延其罰此天道之好還一彼一此屈伸興亡之理豈不較然哉

同光四年四月郭從謙率兵攻興教門從謙本優人

也以戰功至指揮使郭崇韜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又爲睦王存乂假子及二人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寃至軍士王温等五人作亂擒斬之唐主戲謂從謙曰汝旣負我附崇韜又教王温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温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阬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從謙遂率諸軍反夏四月兵至興教門唐主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逐亂兵出門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堯

釋甲潛遁唐主爲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至絳宵殿廡下抽矢渴懣劉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酒須臾遂殂左右皆散善友歛樂器覆屍而焚之劉后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焚殿出走太原按莊宗以荒淫不有其躬人亦不有其君至土崩瓦解莫可救治胡氏謂莊宗自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稱前後判若兩人者才器有限也若曰天數則裂膚汗血沐雨櫛風凡十五年而後得荒於畋遊女寵喜伶人信宦官不三年滅亡其心昔明而今暗先戒而後肆豈亦天耶

故莊宗之亂亡皆其所自致不可歸之天數也

同光四年劉后爲尼於晉陽監國李嗣源使人就殺之劉后魏州成安人晉王攻魏掠成安得后納之晉宮太后敎以吹笙歌舞既筭有殊色太后以賜莊宗莊宗初寵夾寨夫人侯氏及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已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常隨以從軍其父劉叟聞女貴寵詣魏宮上謁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父不幸死於亂軍妾時環尸痛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望

此命答劉叟於宮門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急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自以微賤得立爲佛力好聚斂遣人爲商賈得利反納四方貢獻貨賄山積惟供佛寫佛書饋賂僧尼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主傾動城邑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敎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適元行欽新喪妻莊宗問爾復娶乎吾助

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越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同光三年秋大水民流徙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宰相表請出內庫財給諸軍唐主欲從之劉后不允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及莊宗遇弒劉后不自省視囊金寶繫馬鞍欲於太原造寺爲尼與申王存渥奔晉陽在道與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望

存渥私通存渥爲其下所殺劉后削髮入晉陽寺爲尼監國遣人執而戮之莊宗幼子繼嵩等皆不知所終按當時初以股削失軍心餉運不繼軍士散離至貪吝亡國囊金寶入晉陽盡歸烏有何其愚也史謂莊宗之不終后之貪吝爲之然其積惡過甚人心已離嘗因討魏出物賚軍軍中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斯時卽盡出內帑亦恐不濟於事劉后有亡國之罪不得爲國母故綱目不書弒而書殺同光四年太原軍亂時張憲爲太原尹憲字允中晉

陽人也爲人沉靜寡欲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使掌書記莊宗卽位累遷東都畱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怒謂其嬖佞史彥瓊曰我與羣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具言可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畱守莊宗命鄭呂二內養在晉陽憲承應不暇及莊宗殂推官張昭遠說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聖

憲奉表勸進憲曰吾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乃與昭遠相泣而去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巡檢李彥超彥超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爲此徇義而不免於禍天也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憲奔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後有司劾憲委城罪詔殺之按史稱憲懷忠被戮故具書其官以見死非其罪考憲傳憲於同光時出爲太原尹北京畱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

遣人以書招憲憲斬使不發書而上之明宗入京師王永王存霸奔太原左右請拘之憲以主恩甚厚寧可與之俱死不忍懷二心以幸變及張昭遠致憲奉表勸進憲惟有涕泣拒之符彥超殺存霸憲亦以出奔見殺如其志憲可謂忠於所事矣當其義不顧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大義炳然而五代傳論以存霸被殺憲棄太原而出奔謂失其官守故不得列於死節要其大節可見也舊史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憲之棄太原而出奔果欲何爲也其死事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聖

不明嘗考張昭傳昭從張憲至晉陽莊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將應之昭以勸進詢之憲憲曰我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覩顏求生何面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也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矣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憲能行己之志昭能成憲之節時論偉焉而憲以不附明宗有司迎合傳成其罪信矣不然明宗考慎相臣無踰憲者肯遽徇吏議而枉殺之哉歐陽公言考舊史王永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考正然

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棄太原出奔其志可謂忠矣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賜死豈信然哉

後唐同光中三月寒食望祭於西郊史以祭非禮而書之此太原舊俗不始於後唐也及周廣順元年寒食望祭於蒲池至大河以南莫不皆然歐陽公論寒食野祭而焚紙錢爲俚俗之祭此言禮行於廟而野祭非禮本檀弓之死致生之生致死之義昔漢明帝朝原陵議者謂墓以藏魄安形地中而以爲有知廟以宅神迎精入廟而又致陵園非禮所宜此正論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聖

禮亦有從俗所宜者士庶無祠堂而祀於墓薦新進飲饌焚化紙錢如生人之用不忍死其親而爲不得已之思以自致其情禮所不禁也祭義衆生死必歸土陰魄所藏也其氣發揚於上陽氣之盛也見蕭光以報氣加鬱鬯之酒灌地以報魄此禮以義起者儀禮士祭祖禰用饋食之禮不言祭祀而言饋食以孝子事親雖死若生故用饋食以事之此禮緣情生者寒食祭於歸土之野焚化紙錢使其氣上達求神於陽其酒漿奠於墓地求神於陰鄉民蓬門簞戶不能

成禮墓祭通誠猶禮之意今寒食祭掃不獨太原爲然固不必嚴於禮而議其俚俗矣

天成元年四月晉主嗣源立是爲明宗明宗生於雁門之應州卽位後改應州爲彰國軍初羣臣請建號晉主曰吾年十三事獻祖於雲中以吾宗屬視吾猶子繼從晉陽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先帝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仍稱號唐歐陽公云聞長老爲子言明宗爲人純質寬仁愛人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番人不足治天下世亂久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聖

矣願天早生聖人以爲民主卽位時春秋已高不遜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息兵養民年屢豐登雖無因亂襲國之嫌而於五代之君有足多者天成二年立祖廟於應州自高祖以下皆上號諡唐本紀明宗家世出北荒父覓爲雁門部將因家焉生帝於應州名邈佶烈以騎射事高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職方考應州故屬大同軍唐明宗以其爲應州人置彰國軍應州爲明宗龍興之地故立廟於此以興肇祀初梁晉相拒於柏卿梁龍驤軍以赤白馬兩

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懼莊宗舉鍾以飲  
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我亦怯也嗣源笑  
曰有其表爾翌日當歸吾廐也莊宗大喜曰卿以氣  
吞之因舉鍾飲酌奮槌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  
還梁兵敗拜代州刺史及梁唐相拒於河上李繼韜  
以潞州叛降梁莊宗召嗣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  
降而梁方急攻澤州吾出其不意攻鄆州以斷梁右  
臂嗣源請獨當之乃以輕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  
無備遂襲破之王彥章急攻鄆州嗣源爲先鋒擊敗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望

梁軍擒彥章而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嗣源曰此去  
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  
已破段凝豈足顧哉郭崇韜亦力請入汴遂遣嗣源  
以千騎先至汴州攻封邱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  
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  
拜中書令賜鐵券至郭崇韜朱友謙皆以讒死嗣源  
以名位高亦見疑忌趙在禮反遣嗣源出討賊嗣源  
入於魏莊宗崩己丑入洛陽監國朝羣臣於興聖宮  
丙午卽帝位於柩前至是立廟應州原其所自生不

忘故居以安神靈也明王璜詩潮湧雲屯外四家塚  
回馬首帶金花行人莫笑應州小武廟當年駐翠華  
後唐天成二年蔚代緣邊斗米不過十錢連歲有年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  
昔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  
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  
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爲然又問道今歲雖豐  
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于流殍歲豐則傷  
于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望

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剝卻心  
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情狀農于四民之中最爲  
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嘗諷  
誦之  
天成三年唐以子從榮爲北都留守馮贇爲副留守  
贇太原人也從榮在北都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  
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謂從厚時爲  
河南尹孝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  
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楊



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亦弗之罪已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至是唐主以從榮尹河南而以從厚留守北都修撰張昭遠上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尙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卽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兗

臣未敢輕議至于恩澤賜與之間昏媾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賞嘆其言而不能用  
天成初唐以安重誨爲樞密使重誨雁門應州人也少事明帝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兵變於魏所與謀議皆重誨決之至是爲樞密使重誨旣預機密盡忠補益而威福自出嘗因事與宰相任圜異議圜爭不能得辭歸居里重誨遣人矯詔至其家誣圖與朱守殷謀叛徑殺之而後白明宗不

能詰也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唐主不知書奏至令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盡通請馮道覆說之河南獻嘉禾重誨曰僞也管其人遣之夏州進白鷹重誨却而後奏明宗陰使人取以入他日按鷹於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却而不白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駝傳至其國醴泉素僻無驛馬械縣令劉知章至京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得不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辛

死重誨自以天下爲己任謀殺諸王以一人心假督責以威諸侯錢鏐據有兩浙重誨以鏐寓書辭慢遣韓致與烏昭遇使吳越致還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削奪鏐官爵於是錢氏遂絕於唐嘗與潞王從珂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旣醒悔謝重誨終銜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矯詔使楊彥溫逐之從珂使人詰其故曰非敢負恩受樞院宣請公入朝耳從珂遣使以聞唐主欲致彥溫訊其事重誨固請發兵擊之遣索白通藥彥稠等將兵拔河中斬

彥溫從珂馳入自明唐主責使歸第絕朝請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兒爲奸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遂不欲置之人間何邪且此皆非公輩意也明日重誨自言之唐主曰朕昔爲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爲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于卿爲便重誨曰惟陛下裁之唐主曰使閒居私第亦可矣重誨乃不敢言曹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爲戒妃亦怨之當是時明宗蓄憤已久言者希旨爭求其過宦者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嘗爲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遂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與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槌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并殺其二子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

數千緡而已按歐史稱安重誨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參決庶務權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輕信韓致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祥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皆由重誨獨見之慮旁無賢士君子爲之疏解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亦可哀已然全誨世爲晉將興國變後重誨謀於監國訪求諸王而盡殲之忠於監國而不忠於監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所事之人他尙何論焉其得罪後自知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雖有先見之明不能貰其難道之罪矣天成初石敬瑭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總管六軍副使敬瑭父臬振鷄本出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人居陰山晉王李克用起於雲朔之間臬振鷄以善騎射常從晉王征代官至洺州刺史臬振鷄生敬瑭姓石氏其得姓之始無考敬瑭爲人沉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是爲永寧公主由是常隸明宗帳下

號左射軍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爲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馳擊取之以旋莊宗附其背而壯之手暗以酥啗酥北部所重由是名動軍中胡柳之敗周德威戰死敬瑭從明宗復擊敗梁兵明宗戰胡盧套楊村爲梁兵所敗敬瑭常脫明宗於危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兵變明宗初欲自歸天子明已所以不及者敬瑭曰豈有軍變於外上將獨無事者乎不如先攻汴州得之可以成事莊宗與驍騎三百爲前鋒遂入汴及至是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晉

明宗入立使鎮保義兼六軍副使契丹吐渾突厥入寇請行時王從榮統六軍敬瑭疑其必及於禍不欲爲其副使既請而復辭大臣均以敬瑭爲請拜河東節度使乃行

天成四年置緣邊馬場先是黨項詣闕貢馬國家約其直酬之館穀賜與歲需五十萬緡至是始于緣邊置場市東勝岢嵐及河外麟府並立場市黨項馬最多麟府之間皆有族帳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驚壯皆售過直往來館給時年穀屢登四方無事嘗與馮

道語及時和道陳聶夷中賣絲糶穀之詩命書座右按馮道歷事四姓十君取媚於世雖驕暴之主亦皆倚重時以正言相激厲卒得其信任以功名終此自史冊以來獨出非常無可比似之一人何術之操而終能不敗也語云盜亦有道五代史稱道以文學起自河東書記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庵不設牀席臥束芻中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美女遺道者道不能却真之別室訪其主還之居喪歸里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晉

遇歲饑悉所有賙鄉閭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以舊德自居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世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其巧爲逢迎飾說沽名類如此自古奸邪亂正其所入之道非一端其取信於人而使之深入非一術先爲揣合人意以濟所欲陰得

其私而持於後，乃復莊言堅其信，持重固其私，富貴利達之見，膠結於胸中而不少釋，是以變幻百出，隨所欲得而不惜以身市也。道能以術欺人，而至干戈交侵，生民塗炭，方憫然自號常樂老，侈陳身更四姓及契丹所得勲階官職，以爲榮，直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他尙何論焉。

長興三年，唐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于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知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堯

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從榮爲人，鷹視輕佻，峻急，旣參朝政，驕縱不法，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敬瑭不欲從榮共事，常思避之。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擇河東帥，李崧言非石太尉不可，敬瑭亦願行，卽命除之。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爲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帑藏委瓌，此漢主入晉陽之始。

長興四年，以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初石敬瑭鎮

河東，朱宏昭、馮贇不欲敬瑭久在太原，徙潞王鎮河東，敬瑭鎮成德，及潞王廢，閔帝自立，仍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潞王與敬瑭同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然素不相悅，至是不得已入朝，不敢言歸，時久病羸瘠，將佐皆勸畱之，唐王見其骨立，不以爲虞，仍遣赴河東，旣還，陰爲自全之計，適晉國長公主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畱遽歸，欲與石郎反耶？敬瑭聞之懼，請解河東，移他鎮，時契丹屢寇北邊，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清泰三年，詔徙鎮天平，敬瑭不受，謂其屬曰：先帝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堯

授吾太原使老焉，今無故而廢，是疑吾反也。太原地險而粟多，吾當內檄諸鎮，外求援於契丹，都押衙劉知遠曰：河東形勢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書自投虎口？桑維翰亦言：唐以河東復授公，此天意假公以利器也，遂舉兵反，求援於契丹，丁奉言敬瑭之罪，維翰成之。

清泰二年，唐以張敬達爲北面行營副總管將軍，屯代州，備契丹分敬瑭之權也。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鐵，少以騎射爲廳直軍使，明宗時爲河東馬步

軍都指揮使累遷大同軍節度使至是擢爲副總管屯代州以分敬瑭忻州之勢三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番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拒命卽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於契丹耶德光自雁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至卽進兵設伏敗唐軍合兵圍敬達於晉安柵唐遣趙延壽范延光等來救皆不敢前副招討使楊光遠勸降敬達不忍背唐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卽斬敬達降遼太宗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清泰三年夏五月削奪敬瑭官以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楊光遠爲副先鋒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雄義指揮使安元信伐代北州謀殺刺史張朗不克帥衆奔晉陽敬瑭委以軍事振武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亦帥步騎五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敬瑭令桑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請以父禮事

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以北諸州與之契丹喜許俟仲秋舉國赴援八月率衆來援唐遣張敬達楊光遠帥師十萬攻太原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劉知遠曰敬達輩不足慮也願明公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唐主聞契丹將至屢督敬達急攻不能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衝激長圍爲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內亦自窘糧儲寢乏遼主遣保靜軍節度使趙思溫自嵐憲間出兵援之惕憚耶律注爲先鋒敗敬達軍於城北按是時自代北至河曲悉爲遼所屬遼遣趙思溫出兵嵐憲間嵐之乏馬嶺靜樂之婆娑隘山谷險陁客兵不敢輕入也而取道於此蓋岢嵐以北已入契丹嵐靜雖僻處山南而北下之勢盛履險如夷不待敬瑭之請而已有南趨之勢特因以爲利耳況割盧龍一道及雁門以北諸州此契丹蓄謀已久求之不可必得者是以快心滿意傾國相從而樂乘其變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後唐清泰三年九月遼主耶律德光自將五萬騎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有飛鴛自墜而死卜之吉入雁門自揚武谷而南至忻州祀天地次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止之使未復契丹將高模翰已與唐將高行周等合戰敬瑭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以羸騎先趨唐軍唐兵逐之至汾曲伏發衝唐兵爲二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乘仗如山死者萬餘人太原圍解太原以北雁門有東陁西陁之險崞縣有陽武石

晉乘蒐略 卷之一九

堯

圍晉安寨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絕援軍之路敬瑭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緝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瑭軍有夜出者輒爲所得跬步不能過士卒五萬人四顧無所之時唐趙延壽以兵二萬屯團柏谷范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趙德鈞以所部兵萬餘赴延壽軍合勢進擊憚遼兵威皆逗遛不進團柏谷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密以金帛賂契丹主契丹不受晉安被圍八十餘日高行周等屢戰無功內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二

外隔絕芻糧殆盡至濯馬糞削木以飼馬馬飢自相啖其鬣尾死則食之援兵竟不至楊光遠殺張敬達以降趙德鈞諸道援兵將遁夜發兵追擊德鈞等皆投戈棄甲自相蹂踐擠於川谷不可勝紀仍命將馳據要害追及步兵萬餘悉降之兵度團柏以酒肴祀天地追及德鈞父子乃率衆降諸將胥獻俘十一月行冊禮遣將將兵送石敬瑭入洛曰朕俟亂定乃還晉主收士卒戰歿者瘞之汾水上以爲京觀命桑維翰爲文紀遼功德畱重貴守太原按唐將知攻太

原而不知守雁門、遂使遼長驅直進、潰及腹心、其別遣兵由嵐憲間出者、恐唐兵斷雁門諸路也、遼已爲之備、而唐不設備、團柏在祁縣之東、去晉安百餘里、各道援兵皆至、而憚敵不進、坐待其斃、以至唐主亦憚北行、言石郎而心膽墜地、不能復振、此後唐之所以亡、而石晉竊據勝勢之所由然也、遼史天顯十一年、遼太宗援太原、大敗張敬達兵、築京觀於汾水上、今太原縣有遼太宗聖德神功碑、柔維翰撰、文陽曲縣西北虎北口石敬瑭出北門見契丹於此、皇輿全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覽團柏在祁縣白圭鎮南、去縣三十里、亦曰團柏鎮

鎮東有隆舟城、戍兵之地

清泰三年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敬瑭割幽冀燕雲十六州以賂之、契丹王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策書命敬瑭爲晉大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卽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

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按十六州在山西境內者、儒武雲應寰朔蔚皆出雁門、以北通鑑注、應州後唐置、今屬大同府、寰州亦後唐置、故城在今朔平府馬邑、儒州晉王鎮河東時表置武州、領文德一縣、唐志有之

後晉天福元年、石敬瑭稱帝於太原、初、敬瑭從帝在太原、以太原粟多地險、內檄諸鎮、外援契丹、遂有不臣之心、詔討其罪、以契丹援定太原、冊立爲帝、自雁門以北、皆割入契丹、仍歲輸絹帛、按當石晉議割地、略遼時、劉知遠謂敬瑭曰、以土田賂契丹、恐異日爲中國患、而敬瑭急圖自利、撤其外藩、而不計害及於無窮、山後諸州淪陷者四百三十六年、史稱五季之得國、莫醜於石晉、而亦莫壞於石晉矣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天福元年、晉主與契丹引兵而南、契丹以其將高謀翰爲前鋒、與降卒皆進、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諸將繼之士卒大潰、死者萬計、初、晉主南下、欲畱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令晉主盡出諸子、自擇之、晉主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晉主養以爲子、貌類

晉主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  
貴爲北京畱守卽出帝也晉主將發上黨契丹主舉  
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  
漢兵南下我令太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餘  
且畱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契丹北還晉主  
入洛陽唐兵皆解甲待罪唐主從珂自焚死後唐自  
莊宗至廢帝亡凡四主合十三年

天福二年二月契丹攻雲州判官吳巒拒之契丹主  
自上黨過雲州大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畱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之不使還鎮判官吳巒在城中抗議不服衆推巒領  
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指揮  
使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張礪逃歸爲追騎  
所獲契丹主責之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  
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  
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  
復得咎彥威而謝之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吳巒  
遣使間道求救晉主以爲請契丹解圍去乃召巒歸  
以爲武寧節度副使史稱張礪忠直遇事輒言無所

隱避契丹主知重儒者諒其忠直而謝之契丹於此  
亦知禮義而巒與礪之貞節自見矣

後晉天福六年劉知遠爲北京畱守知遠其先沙陀  
部人後居太原徙榆次左付里微時爲晉陽李氏贅  
婿今榆次縣西北鳴李村李后故里也知遠牧馬晉  
陽過其家取之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及至太  
原召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初知遠自以有  
佐命功恥與杜重威同平章事不受制晉主怒欲落  
其權趙瑩諫曰陛下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十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四

餘萬所攻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  
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  
大度也晉主意解乃止至是鎮太原遠近來歸後漢  
基業肇於此

天福六年正月帝遣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并  
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初晉割雁門以  
北賂契丹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安  
重榮復誘之部落千餘帳來奔契丹怒遣使來議於  
是遣兵逐之夏四月吐谷渾酋長白承福率衆來歸



知遠處之嵐石之間初知遠欲令承福去安重榮歸朝廷郭威曰安鐵胡止賂以袍袴今宜以重賂致之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隸契丹當自安部落重榮爲天下所乘爾毋助逆若臨之以兵南北無歸矣承福懼而來歸收其精騎隸麾下達鞞契苾亦不附安重榮重榮勢大沮按晉招吐納吐谷渾徙之內地吐谷渾服屬於契丹者也前此遣軍逐吐谷渾之在四州山谷間者茲復聽其酋長入朝容其大而逐其細蓋晉與契丹以術相遇因其來議而姑逐之復召之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壺

使來以陰離其勢且分重榮之勢也輯覽注嵐州唐置今太原府嵐縣也石州亦唐置今汾州府永寧州是也天福六年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遼使者上表請伐遼重榮朔州人初嘗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誑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耶故曰安鐵胡及鎮成德恥臣契丹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或潛殺之至是執遼使伊呀上表稱吐谷渾黨項告牒言爲虜所凌暴願備十萬衆與晉共擊之表數千言大抵斥

晉父事契丹竭中國以事無厭之鹵又爲書遣朝貴云必與決戰柔維翰密疏言晉賴契丹免晉陽之難而有天下不可負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契丹士馬精彊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又和親旣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可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靜守猶恐不濟安可妄動若與契丹信誓旣著釁自我開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議者以歲輸緡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而重榮移書藩鎮云吐谷渾自五臺來奔已勒兵待命晉主以重榮方握強兵不能制甚患之時晉主事遼甚謹奉表稱臣謂遼主爲父皇帝每遼使至卽於別殿拜受詔敕歲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壺

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相繼于道  
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  
輒來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爲恥而晉主事之曾  
無倦意故重榮執以爲言昔人謂重榮恥臣契丹其  
心似忠其事似正至請不獲命而興師叛出卒蹈大  
難此匹夫之勇淺中之見固不足尚而已與遼爲挑  
釁之始矣

晉開運元年遼別將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  
擊之初晉執遼回圖使而旋歸之景延廣大言理不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突

稱臣詔殊凌厲遼聞之於是始有南侵之志楊光遠  
復以怒延廣取馬誘遼南侵遼乃大發兵遼主屯元  
城晉遣將統兵拒遼於黎陽遼分兵寇太原晉復遣  
譯者致書於遼求修舊好遼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  
可改也未幾太原奏破遼軍於秀容遼始引去  
開運元年五月詔太原恒安兵各還本鎮緣遼兵亡  
退也時因禦遼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號  
武定軍因愈竭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  
各封劍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

大小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復因緣爲奸兵荒之餘更  
增擾亂民不聊生矣

開運元年六月晉以折從遠爲府州團練使從遠字  
可久雲中人折西河大姓也初晉高祖割地賂遼府  
州與焉會遼欲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刺  
史折從遠因保險拒之及晉與遼絕從遠引兵深入  
故有是命輯覽注府州唐置今葭州府谷縣是

開運元年太原奏契丹入雁門關契丹主南下遣別  
將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擊之戰於秀容大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突

破之契丹偉王自忻州鴉鳴谷遁去時契丹軍黎陽  
自鴉鳴谷出潞州東與契丹主大軍合也未幾張彥  
澤戰於新興又敗之初晉主卽位大臣議稱臣告哀  
於契丹指揮使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  
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說晉主囚契丹  
回圖使喬榮於獄凡契丹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旋  
釋榮延廣見榮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  
故稱臣今上乃中國所立爲鄰稱孫足矣翁怒則來  
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契丹聞之怒晉使知

契丹者皆繫之知遠在太原知延廣必致寇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契丹時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以救晉詔以彝殷爲契丹西南招討使按麟州東北至府州又自府州東北入契丹境彝殷援兵自麟州濟河道出合河史稱自契丹南向晉氏諸鎮差不負者唯彝殷一人而已知遠知中國疲弊自守尙不足橫挑強敵勝之猶有後患誠爲知時識事而未嘗論諫其圖謀深矣方輿紀要鴉鳴谷在壽陽縣東南三十里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完

谷徑幽邃昔有迷谷中者見鴉飛鳴得路因名唐李鈞敗兵至代州剽掠州民殺之殆盡餘衆自鴉鳴谷走歸上黨是也

開運二年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閏十二月契丹復入寇分軍自天門西入晉陽軍於南川契丹兵至相州引還軍至晉陽亦引還天門在太原西北由契丹境道岢嵐經嵐靜必出天門有關守之契丹分兵入太原綴其東出之援兵也按契丹擁兵至相及晉而旋即引還蓋意在擾亂利其

擄掠非有必克之心也而邊民已困於征戰於此而議和以紓國難事勢所必至也乃使一旋而遂絕其好兵無已時矣

開運二年藥元福爲右廂副排陣使與李守貞符彥卿皇甫遇張彥澤等禦契丹於陽城元福并州晉陽人也幼有膽氣善騎射事後唐爲天平軍都指揮使晉天福中爲深州刺史開運初駕駐澶淵契丹陣城北元福以左千牛衛將軍領兵居陣東偏澶民馬破龍告契丹曰先攻其東卽浮梁可奪契丹盡銳來戰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元福領二百騎躍出而鬪奮鐵搥擊契丹斃者數人左右馳突無不披靡契丹兵潰上登城望見名撫之曰汝奮不顧命雖古忠烈無以過擇名馬賜之至是禦契丹於陽城時士馬饑渴契丹順風揚塵諸將欲俟風反戰元福曰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反出戰吾屬爲虜矣彼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兵家之奇也乃率麾下騎開拒馬出戰諸將繼至遼兵卻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遼兵呼聲動天地遼兵大敗而走勢如崩

山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鬪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鷄旣下馬蒼黃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遼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歸營杖其酋長而去軍還擢爲威州刺史靈武三族酋長拓跋彥超等攻靈州詔馮暉鎮朔方率兵與元福進討元福將行營騎兵與彥超轉戰五十里殺獲甚衆朔方距威州七百里無水草號旱海師須齋糧以行至耀德食盡比明行四十里彥超等衆數萬布爲三陣扼要路據水泉以待暉遣人賂之求和解往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十一

復數四至日中列陣如故元福曰彼知我軍飢渴遂我於險旣許和解而日中未決此豈可信哉欲困我耳遷延至暮則吾黨成擒矣暉驚曰奈何元福曰彼雖衆而精兵絕少依西山爲陣者是也餘不足患元福請以麾下騎先擊西山公但嚴陣不動俟敵少却當舉黃旗爲號旗舉則合勢進擊敗之必矣暉然其策遂率衆進擊敵衆果潰元福卽舉黃旗以招暉暉繼進彥超大敗橫尸蔽野周廣順初與王峻拒劉崇於晉州軍過蒙坑與仇超陳思讓追至霍邑峻止之

元福曰宜追奔深入以挫其勢諸將畏懦遂止周祖後調兵戍晉州曰去年若從藥元福言則無邊患矣又自晉州率所部討慕容超築連城圍亮彥超晝夜出兵屢擊敗之閉壁不敢出十餘日元福營柵皆就又穴地及築土山百道攻其城會周祖親征元福以部先入羊馬城諸軍鼓譟角進攻之以功授建雄軍節度世宗圍太原城以元福充太原四面濠砦都部署時攻具悉備城中危急以糧運不繼班師元福自以一軍爲後殿而指陳進退難易之故瞭然在目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十一

故爲方陣而南軍行有節度而暇整追兵繼至合擊之而自敗也師還加太尉元福雖老筋骨不衰人或言其氣貌益壯當復領兵必大喜慶時稱驍將卒年七十七宋初加太師

開運二年邊光範爲樞密直學士光範字子儀并州陽曲人性至孝嘗吮母疽謙和溫雅饒有吏才起家榆次令召爲殿中丞天福初授北京雷寺判官遷太府少卿上書云臣聞唐太宗有言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都督刺史實爲治亂所係必須

得人今刺史或因緣世祿或貢奉家財或微立軍功  
或但循官序實恐撫民無術御吏無方以此牧民而  
民受其賜鮮矣望選能吏以蘇民瘼用致升平奏留  
中累遷至給事中開運初拜左散騎常侍入參樞密  
上以藩邸舊僚待遇尤厚因遊宴見位翰林學士下  
即日拜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漢初改  
檢校刑部尚書衛尉卿上言伏見朝廷除刺史不限  
年月或未及期年又間除代往來跋涉豈暇撫懷望  
慎選良牧立定年限以責輯綏之効不報顯德五年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普均租稅光範詣宋州韓通言其均平世宗嘉之卒  
年七十三

開運初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應楊光遠晉遣薛懷讓  
與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章率兵萬人緣河而下水陸  
並進懷讓太原人少勇敢隸晉王帳下明宗時從晉  
祖平賊遷絳州刺史晉天福中爲鄴都招收使及戰  
中流矢詔賜湯藥存問至是帝幸澶州遣與李守貞  
等率兵緣河並進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  
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

渡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  
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  
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懷讓屢有  
戰功馬家口敗梁軍吐中夏之氣懷讓與焉後以他  
事受陽夏人之賂因宿將釋不問顯德五年拜太師  
致仕懷讓好畜驪馬有大烏小烏尤奇駿漢隱帝使  
求之不獻及罷節鎮猶有馬百匹橐三十頭朝夕閱  
視爲娛云

開運二年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  
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  
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  
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  
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  
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莫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  
契丹以紓國患帝遣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  
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  
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念謂其無和意乃止他日

契丹主謂李崧等曰曩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史言契丹通國上下本自厭兵而晉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繁重民不安其業寇盜充斥乃復用兵不戢孽由自取也

開運三年劉知遠鎮太原契丹與晉距於河吐谷渾白承福從帝禦敵屬歲大熟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間知遠稍侵辱之部落謀亡出塞知遠與郭威謀曰置此屬太原腹心之疾也密表吐谷渾反覆請遷於內地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郭威因勸知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堽

遠誅承福收其貨以贍軍知遠遣威誘承福入居太原城中誣以謀叛殺承福夷其族及其大姓貲財并籍沒按晉主忌知遠在河東數召承福入朝賚賜甚厚知遠惡而侵辱之復陰爲自全計收其資財精銳以益富強其謀皆成於郭威威之言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此霸王資也是以知遠募兵據守以自固是時晉方籍鄉兵率民財括借民粟殺藏粟者知遠郭威之於承福亦猶是矣及契丹深入而擁兵境上無邀遮入援之志待其覆敗而坐收漁

人之利飾知任術繼以殘虐漢周之靈祚不長宜矣唐初以白承福之族爲熟吐渾莊宗爲置寧朔等府以承福爲都督吐渾歲奉朝貢北入契丹及承福等自五臺山入處中國契丹惡之晉懼契丹責誚悉驅出塞然亦思得吐渾備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慰撫之後出帝與契丹絕召承福爲大同節度使以其兵從出帝禦契丹吐渾患熱多病死乃遣承福歸太原居之嵐石之間此地沃壤廣衍卽劉元海居其部人於汾澗之濱爾朱榮畜牧谷量色別之川原也知遠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堽

利其所有誣以反而族誅之其大姓赫連海龍白可久白鐵匱等牛馬貲財鉅萬計皆籍沒之以別部王義宗主其餘衆吐渾遂微不復見嵐州於五代時部人散處境內南北山谷及沿河內外皆有族帳居於嵐石之間者吐渾也處於麟府之間者党項也白承福內附爲寧朔奉化都督至晉割雁門以北地入契丹吐渾爲契丹役屬而苦其苛暴安重榮陰遣人招之入塞劉知遠還鎮太原多資其力使居太原之嵐石今臨永西北台河東南至西河畔一帶皆是其地

党項北鄰吐渾大姓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强唐德宗時內附散處河西東至麟府之間党項馬最多置市場至周太祖時府州党項納貢其諸族散處沿邊界上者甚衆麟府今之府谷神木也與合河東西共渡唐張說討党項用岢嵐寧化軍出合河關入麟府是也迨後吐渾東渡河錯雜於嵐石之間亦曰步落稽皆同種而異名者自劉知遠誅承福吐渾遂散出其大姓慕容拓拔赫連繼起而西河之患沿於宋世矣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開運三年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劉智遠敗之於揚武谷斬首七千級契丹敗歸再集兵圖南此契丹大舉之由也皇輿全覽揚武谷在崞縣西南三十里雁門南下之要隘自昔爲戍守地唐張光晟破回紇於揚武谷是也

開運三年晉以閻萬進爲嵐憲都制置使知遠聞契丹北歸遣萬進守嵐憲鄭謙守忻代以分契丹兵勢按契丹由雁門關入者歷代忻至晉陽由偏頭關入者經岢嵐踰嵐靜入晉陽置兵於嵐憲忻代以分敵

勢此權變之說而其所用抑爲自固也知遠得吐谷渾財畜由是富強廣募士卒知晉與契丹結怨必卽於危而故默之以陰承其敝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其遣將戍兵皆爲自守太原計而非專以分契丹之勢爲晉謀也不然契丹屢深入而遮邀入援綴寇兵絕歸路事固甚順勢亦易爲而所謀不在於此奚待遣使赴遼始見其心哉

開運三年十二月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趨恒州時張彥澤戍恒州領兵赴之言契丹可破之狀杜威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等亦趣恒州以彥澤爲前鋒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軍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計遂不去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應夜募壯士斫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爲然威獨以爲不可威性怯懦李守貞等皆出威偏裨日

相承迎置酒作樂罔恤軍事遂無復有言之者但遣  
穀出督懷孟軍糧遼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  
蕭翰將百騎出大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採者  
遇之盡爲所掠威遣使告急還爲遼所獲自是朝廷  
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指揮使王清言于杜威曰請  
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  
恒州則無憂矣威卽遣清與宋彥筠俱進請戰甚銳  
遼軍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敗走請  
獨帥麾下力戰屢請救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堯

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  
吾輩當以死報國爾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  
息遼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  
遼人遙以兵環晉營軍中食盡時晉王方在苑調鷹  
桑維翰求見不得未幾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以兵  
降遼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捕景延  
廣詰曰兩主失歡皆汝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出喬  
榮所記書紙語示之延廣伏地請死乃囚明年遼主  
入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徙重貴於黃龍府按

自魏晉以來太原有事率借北部爲聲援而卒未能  
免於禍敗者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賂遼之罪倡於桑  
維翰挑遼之釁甚於景延廣其所以誤國者乃其所  
以自誤也歐陽公所謂常見其禍未見其福者也至  
杜威不用李穀之計坐視王清之困而不救則其欲  
傾國以圖已利心跡顯然罪更不容誅矣通鑑注中  
渡橋在恒州境滹沱水經恒州東南上下各有渡此  
爲中渡

天福十二年劉知遠稱帝於晉陽知遠從晉祖起太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牟

原有佐命功封太原王晉主北去知遠自將東迎故  
晉主至壽陽聞已過數日乃雷兵戍承天軍而還河  
東將佐勸進卽位國號漢漢自言未忍忘晉又惡開  
運之名仍稱天福十二年以太原尹劉崇爲北京雷  
守郭威權樞密副使知遠世居太原其先爲沙陀部  
人與晉高祖俱事明宗會脫晉祖於危高祖雷守北  
京知遠爲押衙及高祖卽位太原累拜河東節度使  
北京雷守鎮太原耶律德光嘗曰謂晉祖曰北都軍  
甚操刺無大故勿棄之蓋指知遠軍操刺其土音也



初契丹攻雁門知遠以太原之衆敗之及出帝北遷進位還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惠澤及民而先奪其生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詔諸道爲遼招率錢帛者罷之遣使詔安農民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中外大悅按榆次縣西北二十里鳴李村後有土井相傳漢昭聖李后微時汲水灌麻之麻池也后生於晉陽民家起自田間知民間疾苦憫稼穡之艱難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全

而不奪其所有識見超越倫等隱然開國氣象晉君臣括率民財唯恐不盡視此寧不愧哉

天福十二年置永安軍於府州以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阮爲永安節度使從阮入朝避晉主名更名從阮晉與契丹絕從阮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故移鎮於此從阮本領振武節又就府州置節鎮以龍之析振武之勝州並沿河五鎮以隸之一統志府州本秦漢太原郡地後魏屬嵐州隋屬樓煩郡唐爲府谷鎮與興縣比鄰止隔一河五代唐陞爲州後漢陞

爲永安軍宋改爲靖康軍又置麟府路元初置府州後爲縣

天福十二年晉王知遠以其弟爲太原尹知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鎮魏知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欵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知遠曰卿言是也詔諭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全

諸道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劉崇據太原始此崇子贇賢高祖愛之以爲己子拜徐州節度使後所以有迎立之議也

天福十二年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詔史宏肇將步騎萬人救之時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宏肇爲前驅又以尙嵐軍使鄭謙爲忻州刺史領彰國節度使兼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爲嵐州刺史領振武節度使兼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使又遣閻萬進出北方

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通鑑注彰國軍本應州地九域志憲州李克用表置治靜樂縣靜樂古汾陽地嵐憲二州相去僅五十里

天福十二年晉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長九尺材貌奇偉家貧負薪遇晉祖獵郊外見其所負倍常令力士更負皆不能舉高祖奇之因畱帳下天福初授奉國都校改控鶴指揮使寧國軍都虞侯契丹擾汴被獲行德僞請自效契丹信之今率軍校載什物鎧甲送歸其國拏舟數十沂汴至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奎

河陰相與潛謀曰虜勢不能久畱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衆以爲然卽相與殺遼監軍使會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遣弟行友奉蠟表詣晉陽晉主以行德爲河陽節度使遼主聞之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使還鎮三失也乾祐中加同平章事廣順初爲西京畱守時鹽禁甚嚴有關吏與僧希賞令僧從民嫗鬻蔬密竄鹽筍中嫗持入城

吏擒以送府行德覺其誣釋嫗斬僧及關吏部下凜然顯德初封譙國公世宗加兼中書令年七十二卒贈太師

天福中郭從義爲馬步都虞侯屢破契丹於代北從義其先沙陀人家於太原父紹古事唐武皇忠謹特見信任賜姓李氏紹古卒從義纔卅角莊宗畜於宮中明宗卽位補內職遂家太原漢祖表授都虞侯及建大號從義首贊其功至是擢鄭州防禦使初蕭翰矯契丹命以許王從益知南國事百官謁見淑妃淑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舍

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諸公宜早迎新主勿以吾母子爲念吾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並奉表稱臣迎帝請早赴京師仍出居私第及帝至洛陽命從義清宮密令殺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畱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子鬻者泣下史謂待從益以不死可矣而晉主忍爲推刃成其竊國之謀而不計湘陰之踵其後也從義少長官中爲鄭防禦近在左右不

能免於從事亦不幸也顯德初從義從符卿破遼師於忻口加守中書令乾德二年爲河中尹護國節度使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六十三從義性重厚有謀略多技藝尤善飛白子竇臣亦知書與士大夫遊承其家法云

後漢乾祐元年河東節度使劉崇募兵備契丹初高祖鎮河東崇與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鄭珙勸崇爲自全計遂募勇士招納亡命練卒伍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爲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按當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全

主少國疑時崇爲宗室老政在權臣不以此時早自爲計後必制於人非有覬覦之心也至其後致書於周求其子不得而自立非以失子爲讐讐在亡漢而義不與其也漢立贊爲嗣卽爲漢君不獨爲崇子也固當不屈於周終崇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然後改元其初心固不違矣所以據十州而歷四主卒能延漢於再紀也

乾祐三年郭威弑其主承祐而自立初漢以郭威主征伐楊邠總機政史宏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國家

粗安漢主嬖倖用事邠等屢裁抑之漢主厭爲大臣所制謀殺宏肇邠章併遣使殺威威自將大軍至封邱漢主命將拒戰敗還親出勞軍爲亂兵所弑

十國春秋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歸晉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勿以爲憂湘陰公故將鞏廷美楊溫等據守徐州以待河東援兵初隱帝遇弑崇卽謀舉兵南下時威反狀已白諸大臣不卽推尊未敢擅立請立崇子贊爲嗣以愚之崇聞信遽罷兵失策全在於此按斯時崇自滿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全

已甚而不計陰爲所賣也崇無深沉智識以禦變故難先及於贊天下無滿而不覆者惟能下人爲常勝之道而梟雄亦往往竊之以默售其奸方郭威之謬請立贊也見崇使者具道所以立贊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念威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而威輒舉頸以對使何其下也當是時使崇如李驥言則威無以責其術尙不敢輕動然崇已驕盈恃爲必得又因威之屈下已甚遂深信不疑反誅戮忠良以明已

之無他謬妄至此天奪之魄矣而威以猜忍竊據行深詭不測之術不惜自賤其身以要其必信此五季之流毒尤爲風之下者矣

乾祐三年漢劉崇聞迎贊於徐州喜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位定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殺之驥曰吾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願與老妻同死并其妻殺之及威弑贊哭曰吾不用忠臣言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以至於此爲李驥立祠歲時奉祀按詩言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李少尹忠言見戮橫及無辜爲從來未有之奇慘初高祖以崇爲太原尹擢李驥爲少尹以佐之其時鄭珙爲畱守判官張元徽爲裨將郭忠恕翊贊湘陰皆表表一時蔚然雲起自少尹以忠言見戮大事已去而鄭珙以虐酒而腐脅元徽以輕敵而捐生忠恕以佯狂而避世皆負經濟才忠於所事爲愚人畫計不得展其用而以次凋零朝堂一空人之云亡於斯已極而使浮沉取容迎降賣國販易人主之

馮道得展轉遷變於其間爲可傷已初推湘陰公爲嗣遣道率百官往迎道揣威意不在贊直前問曰公此舉由衷乎威指天爲誓道旣行語左右曰吾平生不作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迎湘陰公至宋州威已爲兵士擁還京師忠恕知事變乃正色責道曰令公累朝大臣天下皆謂之長者今一旦反作脫空漢於心安乎道無以對忠恕因勸贊殺道奔河東贊不決而及難與驥之策崇前後如出一轍方忠恕以大義責道義形於色辭氣激昂雖不至遽罹橫禍而展轉遞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八

荒佯狂侮世用心亦良苦矣然至國已空虛隨以俱盡十國春秋論劉崇枉戮無辜自棄良臣河東之得以延歲月而苟存者真天幸也  
乾祐四年劉崇稱帝於晉陽更名旻仍用乾祐年號是爲北漢據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結契丹爲援合河隸嵐州在其屬內旻志吞晉絳數攻周晉州隰州不克遣使求援於北契丹率兵五萬來會旻徵兵二萬出陰地關攻圍久不克五代史王峻傳劉旻攻晉州周太祖遣峻爲行營都部署

得便宜行事軍出絳州前鋒報過蒙坑峻喜謂其屬曰蒙坑晉絳之險旻不分兵扼之使吾得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時大雪軍士乏食契丹兵思歸聞王峻引兵大至卽解去燒營宵遁峻追至霍邑奮擊摧敗漢兵墜崖谷死者無算至是氣衰力憊狼狽遁還通志蒙坑在太平縣東四十里汾水東接曲沃縣界南北數十里坦然大道而馳騎過之倏似身墮井底蒙坑之險卽臥龍山喬山絳山之險也曲沃縣志蒙坑在喬山西爲壚頭山又西蜿蜒十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兌

餘里至於蒙坑西距汾河三里溝深徑曲靈石縣志陰地關在縣西南三十里卽南關鎮唐宋以來雄關橫亘今尙有故關遺址

乾祐五年北漢遣兵侵府州爲防禦使折德辰所敗是時北漢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役繁重府州比鄰合河軍興調遣徵發無時南來饋餉均由鹽院渡合河關運進戎馬倥傯適當其衝折氏世守府州土馬精強故爲所敗折德辰復陷岢嵐軍以兵戍之直逼嵐州界上旻置寧化軍於嵐州界又置雄勇鎮於其

北以爲外護內備周師外防折軍自守不暇矣

乾祐七年正月北漢主以周主新喪復謀大舉求援於遼二月遼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來會於晉陽旻自將兵三萬以白從暉張元徽爲前鋒與契丹南出團柏周將李筠遣牙將逆戰於太平驛元徽斬昭義將穆令均筠遁歸上黨三月旻兵追至潞州引而南時世宗已卽位臨軍語衆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馮道等諫

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左

怒卒自將擊旻旻已前鋒與旻兵遇於高平南之高原旻兵少却諸軍亟進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周師亦列爲三陣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央張永德以禁兵衛帝帝介馬自督戰衮望周師曰勅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衮怒而去時東北風方盛俄而遽轉南風旻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云時可戰矣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義可斬也南風勢急非北軍之利

宜少待。旻怒，卽麾元徽戰。元徽擊右軍兵，始交。周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卒數千人棄甲降。旻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周兵大駭，帝赫怒，躍馬入陣，引五十人直衝旻之牙帳。旻方張樂飲酒，示閒暇。及周兵奄至，驚惶失次。帝親犯矢石督戰，士奮勇爭先。馬仁瑀馬全义及永德等直前，旻趣元徽進兵。會元徽馬蹶，爲周兵所殺。旻軍氣奪，旻自麾赤幟收軍，軍驟退不能止，互相蹂躪，遂大敗。日暮收餘兵萬人阻澗而守。時周主臨軍，後軍繼至，復乘摧擊敗兵。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皆失。旻自高平被褐戴樺笠乘契丹所贈黃騮，率百餘騎由雕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導，誤趣晉州行百餘里，乃覺。遂殺導者，晝夜兼行，所至得食未舉箸，或傳周兵至，輒倉皇而去。旻衰老力憊，伏馬上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循他道以歸。是役也，袞以旻不用其言，按兵西偏不戰，獨全軍而返。將兵屯代州，至周軍復大至，代州防禦使舉城降，袞亦奔歸遼。復遣撻烈來援，而亦無能爲力矣。金地理志：晉城有巴公鎮，在澤州北四

十里。五代史：東漢主引兵至高平，陳於高原。又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周主自將兵禦之。戰，巴公原漢兵敗，績高平縣志：橫澗橋在縣南三里，橫澗河上橋外有地曰輪場。周世宗敗北，漢主劉崇於此。明陳灝詩：飛梁千尺接雲梯，是其地。

五代史：漢臣傳：漢與韓仁誨參機務。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器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三

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卽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武寧軍節度。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畱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

司言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莉而臨之仁  
誨自其微時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  
而太祖世宗皆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  
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諡曰忠正  
乾祐中李守貞反於河中郭威謀於馮道道曰君知  
博乎威少無賴好菑博以道譏之艷然怒道曰凡博  
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不善博所以敗者勢  
也今合兵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悟謀以遲  
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爲三柵威柵城東常思柵城北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壘

白文珂柵城西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  
三柵守貞出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  
之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  
又盡乃督將士四面圍攻河中羅城陷三叛平  
後周廣順元年北漢乾祐四年也郭威稱皇帝改元  
廣順國號周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乞師契  
丹言本朝淪亡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以兵  
至會攻晉州王晏閉關不出設伏城上并人以爲怯  
競攀堞而登晏麾伏兵擊之顛死者甚衆又環城三

面置寨晝夜力攻不克時大雪契丹兵野無所掠思  
歸北漢兵燒營夜遁惜不用葉元福之言蓋師老而  
倦歸其氣已衰竭而不復振故窮追可以奪氣兵之  
奇而正也

廣順二年二月府州防禦使折德辰克尙嵐軍以兵  
戍之初北漢遣兵寇府州防禦使折德辰敗之遂進  
取尙嵐明年北漢兵復攻府州折德辰拒戰破殺漢  
兵二千餘人十二月漢將喬贊率兵復入德辰以州  
兵擊走之按是時崇屢爲折德辰所挫府州與偏頭  
隔河崇數遣兵侵掠不能進尺寸地置雄勇鎮城偏  
頭砦以防之德辰復進取尙嵐軍以扼其背已據太  
原之北門崇雖別置寧化軍爲守備而力不能勝崇  
於此已有支詘之勢矣

廣順三年府州折德辰合蕃部攻圍麟州北漢麟州  
刺史楊崇訓舉城降以爲麟州防禦使詔崇訓等告  
諭軍民盡遣人守禦道路口岸不得與河東通往來  
麟州盤塘對渡卽興縣黑峪口岸蓋守合河之津而  
絕其去路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壘

廣順初韓通爲太原北面行營部署同河中王彥超  
出晉州道擊劉崇通并州太原人以勇力聞漢祖置  
帳下從討杜重威有功漢初擢檢校左僕射周祖伐  
河中知通謹厚命自隨攻戰先登身被六創周祖嘉  
嘆委以心腹及入汴甚有力焉廣順中以功出鎮保  
義至是爲北面行營部署督師進擊北漢穴地道攻  
之會班師而止移鎮曹州檢校太保開胡盧河城李  
晏口又巡北邊自浮陽至淤口通瀛莫初克益津關  
以爲霸州役濱棣氏數千之命董其役師還以檢校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奎

太尉同平章事陳橋之役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  
歸軍校王彥昇遇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  
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詔贈中書令以禮  
收葬通性剛而寡謀號韓瞎眼其子有智略號橐駝  
兒常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聽後太祖見通及其子晝  
像於開寶寺壁遽命去之

周世宗顯德元年北漢乾祐七年也北漢主以契丹  
兵擊周周主自將與漢戰於高平周將樊愛能何徽  
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卒千人降北漢樓煩人白重

贊與李重進率所部力戰周主自督親軍躬犯矢石  
合勢薄之宿衛將趙匡首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  
何得不致死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  
一當百北漢兵大敗崇單騎遁歸由此喪氣不敢復  
出愛能等聞捷與士卒稍稍遁歸周主以軍法悉斬  
之先時太原旬日無鳥旣而聚澤潞山谷間集於林  
木壓樹枝折至崇敗還鳥始歸巢得氣機之先矣  
顯德元年四月世宗簡閱諸軍趣晉陽因高平之戰  
始知其弊募壯士以充宿衛自以違衆議破北漢兵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奎

銳意進取劉旻自高平歸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  
備周遼將楊衮將其衆北屯代州周主至太原城下  
旗幟環城四十里嵐憲沁及汾遼忻代守將以次叛  
附於漢五月遼遣南院大王撻烈來援北漢使遼屯  
數千騎於忻代間爲援兵周遣符彥卿擊之彥卿入  
忻州遼師退保忻口撻烈敗彥卿於忻口周將史超  
遠戰死晉陽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三  
匝百計攻之旬餘不克彥卿旣數爲遼所挫彥超復  
以身殉周於是徵懷孟蒲陝丁夫數萬亟攻晉陽會



大雨士卒皆罷糧運亦不繼世宗以卒伍疲病糧運艱難又聞忻口之師不振數日憂沮不食遂決意南旋班師引還藥元福言進軍易退軍難世宗曰一以委卿遂部分卒伍爲方陣而南南轅反旆惟數百騎間之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銜趨捷跳梁於城隅晡晚殺行而抽退元福以麾下爲後殿崇果出兵來追擊走之時屬郡雖降而都府未克周師既退其地復爲漢有初世宗但欲耀兵於晉陽未議攻取及入境北漢民爭以食物迎勞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七

需助攻晉陽州縣繼有降者世宗始有兼并之意既而軍士稍出剽掠北漢民失望保山谷以自固按史稱世宗簡閱諸軍故士卒精彊所向克捷五季之主多剝其民而紆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得柄制輕重之權其言曰兵務精不務多奈何股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選銳斥羸士氣自倍而偃蹇不用命者鮮矣其至晉陽禁止軍士剽掠善撫農民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安民恤兵不遺餘力歐陽公五代史稱世宗明達英果議論偉然此其倫也又稱世宗

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規模宏遠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僥倖一勝於倉卒而不知其料強弱較彼我乘述律之殆乘不可失之機爲明於決勝可稱雄傑然以世宗之英武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名震懾夷夏而自攻晉陽不克引軍還不復北上而南向者何也豈以北向無功敵勢方盛爲持重以挫之與高平之戰世宗身先士卒馳犯其鋒所至披靡土氣益振自不以北漢彈丸之地懼損軍威蓋是時天下初定人心易搖契丹耽耽南下愈入愈深自晉漢以來割地稱臣貪心未厭又假郵患之義爲吞噬之謀使北漢早入版圖則敵鋒我獨當之南唐未服腹背受敵是以自將伐唐攻濠泗取揚泰據靜海楚州復以水軍臨江擊之至唐盡獻江北地而後還而不懼契丹之南侵以北漢爲籬籬而綴其勢也他日趙普語太祖亦用其謀姑以存劉氏血食寄意所見略同矣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六

後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詔艾穎等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爲穩審竝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蘇氏曰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周世宗徵華山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以道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帝重其人語諭州縣常存問之胡氏論曰知人實難陳搏之蘊非世宗所知也知其爲隱者方士而已飛升黃白之問陋矣搏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而世宗不能訪以治道何異梁武見達摩覲面不識也雖然搏有雄志傑才而非儒學之逸民其自爲者旣與呂洞賓之徒相期於汗漫之遊人之聞之亦謂其有神仙之術而已此所以來飛升黃白之問也象數之學至邵康節而大備康節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而伯長得之於希夷者也君子表康節所傳自伯長而下而不稱希夷則以穆李皆儒者故也自伯長而上第曰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巳而不與儒者同流可知也按世宗爲五季以來傑出之賢主歐陽公亟稱之廢天下佛寺毀銅佛像鑄錢以正人心而問飛身黃白之術於搏殆別有微旨而非凝滯於是也至搏以治天下爲對其經緯一世願見太平之意隱具言外蓋賢而托於隱者世皆稱希夷先生不可以象數之學概之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前

顯德元年世宗戰高平張永德厲兵分進轉敗爲功  
永德字抱一并州陽曲人事繼母劉以孝聞周祖初  
爲侍御史與其父穎善乃以女妻永德周初加駙馬  
都尉旋擢殿前都指揮至是世宗戰高平樊愛能何  
徽退劔永德奮身赴戰大捷還駐上黨世宗晝臥帳  
中召永德曰前日之戰主將殊不用命吾將案之以  
法永德曰今止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加  
四海宜痛懲其失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日誅  
二將以徇軍威大振進攻太原永德與符彥卿史彥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堯

超北控忻口契丹援兵至彥超戰沒繼敗其衆二千  
餘衆遁去師還徙義成軍後領軍攻淮泗屢有戰功  
宋初加兼侍中時并汾未下太祖密訪其策永德曰  
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爲援未易取也臣以每歲  
多設游兵擾其農事仍發間使以謀契丹絕其援然  
後可下也上然之永德明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  
報遼兵寇州境者永德用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坐客  
曰彼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反值歲星對逆兵家  
大忌必敗未幾折御卿捷報至衆始歡伏帝每訪以

邊要移鎮彰德以耄還鎮卒年七十三

周顯德元年前上黨人王得中奉詔賀述律卽位還太  
原復遣送遼將楊衮還因乞師遼穆宗令得中歸報  
許發兵救晉陽得中返自契丹至代州桑珪捕得中  
械送於軍周世宗問契丹兵何時可至得中曰臣受  
命送楊衮他無所知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而  
公不以實告契丹兵旦暮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  
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園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  
兵據險而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百

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居數日契丹敗符彥卿於忻  
口周世宗責得中欺妄縊殺於軍史稱得中乃心故  
主不以貪生賣國事節莫大焉視衛融之初以慷慨  
就死後卒授職宋廷郊禋獻賦者相去遠矣  
周顯德元年帝自上黨趨晉陽七日而至晉陽城下  
楊衮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貳於周召與計事  
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衮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  
謙殺之因閉門拒衮衮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  
囚之處謙舉城來降置靜塞軍於代州以處謙爲節

度使契丹數千騎屯於忻代之間爲北漢所援符彥卿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遊騎時至忻州城下彥卿與諸將陣以待之彥超將二千騎爲前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爲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

顯德元年府州防禦使折德辰將州兵來朝復置永安軍於府州以折德辰爲節度使前此乾祐三年罷永安軍至此復置

晉乘蒐略 卷之一九

四

北漢乾祐八年北漢主旻殂於晉陽子承鈞嗣時太原疲敝民不安業逃入周境者甚衆崇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承鈞鬱懣而卒契丹遣使冊命承鈞爲帝更名鈞鈞性孝謹旣嗣位治事克勤民安之顯德三年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廟號世祖皇輿圖考交城山在縣北一百二十里故交村古交城治此方輿紀要交城縣東北百里當孔水汾水交流之處隋取以名縣者也漢主鈞葬其父崇於交城北山卽此地紀太原縣西南三十里天龍谷中有北漢

劉氏墓碣題大漢英武皇帝園陵八字明宏治間爲寺僧所毀今存石香亭舊唐書交城縣西北有古交城縣初治交山天授元年移置却波中卽今治也寰宇記交城縣西北四十里有大通監管東西二治東治在綿上縣西治在交城北山義泉社

周顯德四年北漢天會元年也十一月遼北漢會兵攻周潞州不克而還北漢主自卽位以來方安集境內未遑外略契丹遣其大同節度使崔勳將兵來會北漢欲同入寇北漢主遣忠武節度使李存瓌將兵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四

會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還北漢主知契丹不足恃而不敢遽與之絕贈送勳甚厚猶欲倚之以爲聲援也

周顯德五年潞州帥李筠擊北漢石會關拔其六寨關蓋北走晉陽之陘道也方輿紀要石會關在榆社縣西北又西卽武鄉之昂車關爲扼要之處唐置關於此

北漢天會元年承鈞嗣位始易乾祐年號改元天會創建七廟於漢祖舊地號顯聖宮鈞勤於爲政愛民

禮士境內粗安周李筠不附宋舉兵鈞率師赴援大敗而歸折德辰以府州兵破并軍於沙谷砦又攻下河市鎮擒鈞衛州刺史楊璘北漢於斯時內外受敵矣

周顯德五年二月北漢攻周隰州不克隰州刺史暴卒建雄節度使楊廷璋謂都監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隰州無守將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卽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無備潛與謙溥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重

募死士夜襲其營北漢兵驚潰解去謙溥并州孟人性慷慨重然諾通左氏春秋周廣順初爲供備庫副使征劉崇遼州刺史張乙堅壁不下謙溥單騎往說之乙以城降擢晉州兵馬都監以偏師入河東境類致克捷至是以大寧不可闕守語節帥楊廷璋卽署謙權隰嚴飭守備凡八日并人果來寇拒却之後旬餘復攻城謙溥與廷璋夾擊并人悉遁明年攻破孝義縣建隆四年移謙溥慈州兼晉隰緣邊都巡檢行石州事以興同砦爲治所會命四路進兵孫延進等

出陰地以謙溥爲先鋒因畫攻取策諸將共沮之不用軍還次白壁關謙溥請嚴備亦不聽乃獨令所部擐甲俄追騎至獨拒戰并人引退移隰州刺史征太原爲汾州路都監親征晉陽又爲東砦都監嘗進遣伐木西山并人逼西砦大將趙贊禦之不逞謙溥亟麾所部赴之太祖遽至怪赴援者非精甲問之乃謙溥也甚喜謙溥在州十年敵人不敢犯境有招收將劉進勇力絕人撫之甚厚得其死力恒以少擊衆并人患之尋遷濟州團練刺史後邊將失律復以爲晉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高

隰緣邊巡檢使邊民喜爭迎勞於道左六年領兵入太原連拔七砦以疾求歸卒年六十二上痛惜之賻贈有加

顯德初河中節度王彥超下石州彥超引兵趨石州城下親執鼓乘城躬冒矢石數日下之擒其守將安彥進石州旣陷嵐有唇亡之患於是嵐州刺史郭言舉城降憲州刺史韓光愿沁州刺史李廷誨先後俱降忻州監軍李勅殺刺史趙阜降時皆以太原十州當天下之兵爲危地故人無固志望風而靡也

北漢天會元年北漢主李鈞城偏頭若於韓廣嶺之上卽今偏關地也皇輿圖考偏頭關在河曲縣北一百十里古武州地東連鴉角西逼黃河其地東仰西伏因名偏頭黃河對岸卽府州今府谷縣地折氏世守處也故北漢城偏頭以謹界疆明蔡可賢詩山後山前十六州天涯盡處是偏頭雲間大漠風沙走水折長河日夜流

天會中北漢不得志於宋請契丹入援屢爲宋師所扼鈞自援李筠狼狽敗歸旦夕懼宋師至宋祖嘗因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界上謀者謂承鈞曰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君與周氏世仇我與爾無所問何爲因此一方人也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爲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史稱承鈞懼劉氏之餒而保一隅以圖存其志足悲高平之敗僅以身免所不亡者天耳歷四君卜年三十非盡人力也然以十二州一隅之地而抗天下百萬之師大小強弱不待智

者而後知其難也宋亦非聞承鈞懼漢氏不血食之言遂足回其心也特以天下初定畱以捍北來之衝耳往時宋帝謀取太原趙普進言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旣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俟削平諸邦而後定太原帝是其言此北漢所得偏安三十年也五代史職方考唐以太原爲西京其軍曰河東嵐州之羊腸倉備軍儲水經注汾陽積粟所在是也北漢時嵐州供征調劉崇據十一州軍賦與周抗衡倚契丹爲援也自晉以來起并代者必倚契丹爲援崇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稱帝於晉陽也傾心事契丹凡有所爲必稟命而行高平之役以不能用遼將楊衮之言而致敗衮按兵不戰獨全軍而還此漢之不能倚契丹爲用也及承鈞繼事宋受禪李筠拒命臣於北漢承鈞將兵赴援宋大破筠兵筠赴火死承鈞懼引歸遣從子劉繼文如遼遼拘之不遣遺書來責擅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三罪自是契丹使不來羣臣悉以使北爲懼此契丹之不爲漢用也五代之君諂事契丹至於削地稱臣貽累後世北漢亦踵覆轍矣

北漢天會中王景純還太原至境上會北漢睿宗據太原嘆曰天下將定以區區一方拒天下兵此危國也遂止不進就潞州帥幕府後不復作吏北漢亡入宋景純太原人以家世儒者不因材武進南遊以文章砥礪名聞於時

北漢廣運元年北漢司空郭無爲弒其主繼恩而立其弟繼元改元廣運十國春秋北漢劉繼恩立六十年日而遇弒繼恩本姓薛父釗娶崇女崇位通顯釗罕得見其妻一日乘醉求見卽引佩刀刺妻妻奮衣得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脫釗自刎繼恩尙幼鈞養爲子遂冒姓劉鈞改元天眷以繼恩爲太原尹鈞歿嗣位初鈞以繼恩庸懦不堪付託常與郭無爲言之無爲亦以爲然及繼恩立知其事欲誅無爲畏懦未決供奉官侯霸榮多力善射走及奔馬嘗爲盜并汾間謀持繼恩首獻宋稔知繼恩獨處勤政閣左右親信皆在太原無得從者乃白晝挺刃而入反扃其門繼恩繞屏環走霸榮以刃搥胸弑之無爲遣卒登梯入殺霸榮立其弟繼元并人謂無爲授意霸榮又殺之以滅口也繼元本姓何

薛釗死崇以女再妻何氏生繼元何死鈞並養爲嗣至是襲位遣使告卽位於遼時李繼勳屢破北漢兵仍乞遼師遼主遣耶律塔魯將諸道兵救之宋主亦遣使詔諭北漢主令降授平盧節度又別賜郭無爲詔許以邢州節度無爲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欵北漢主不從會李繼勳等聞遼兵將至皆引歸北漢因大掠宋晉絳二州

宋建隆元年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筠太原晉陽人避周世宗諱改名筠初宋遣晉乘蒐略卷之十九

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方延使者置酒張樂筠遠索周太祖畫像懸壁涕泣迸至賓佐殊惶駭告宋使曰令公被酒失其常幸勿爲訝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周世讐不悅其說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

多不協乃畱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筠五月宋主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宋主先于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遂與石守信等會大敗筠衆于澤州南之碾子谷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之攻益急城垂危筠有愛妾劉氏謂筠曰孤城危蹙破在俄頃今誠得馬數百與腹心潰圍出保昭義求援河東猶愈於坐待死也筠然之以是夕將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一

出或謂一發則刼而降筠猶豫不決及明日宋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城陷劉欲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筠赴火死隨進兵潞州守節降北漢主懼而歸宋獲衛融請死宋主怒以鐵搗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太府卿按十國春秋繫筠以漢傳嘉其捐軀舊矢志靡他人皆樂得爲之臣而以其臣子漢也筠每因名爲諧語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語雖調謔意固有屬矣心性至暴而事母甚孝每怒

將殺人毋屏風呼筠筠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遽舍之本心固不昧也然當初起附漢時有以河東終未得力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爭天下爲言者筠不能用而曰吾周朝宿將禁衛皆舊人必倒戈歸我況有儋珪搶潑汗馬何憂天下哉當大勢已去之日猶思宿舊倒戈儋珪匹夫之勇駿馬潑汗之微而倚爲長城則何俟太平驛見北漢之兵衛寡弱而後悔其不可中止哉然其志節固不可沒矣皇輿圖碾子谷在澤州南二十里卽宋太祖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一

祖遣石守信破李筠處  
宋乾德元年北漢以郭無爲同平章事初北漢主自潞州敗歸日懼宋師至嚮用文學之士以趙文度爲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爲及五臺山僧繼筠參議國事未幾文度無爲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無爲獨相機事悉以委之契丹數遣使責其不稟命勢力窘弱憂憤成疾而卒養子繼恩嗣位九域志北漢主以僧劉繼容知國政繼容遊華巖嶺見地有寶氣乃於祁縣東六十里團柏谷置銀場募民開採後



置寶興軍於此通志介休縣西南四十里綿山之奧崖名抱腹一名靈官仙窟羣峯環繞澗水匝流石梯峻險松柏交加形如抱腹巖西有蜂房泉石勢倒垂玲瓏百竅形若蜂房泉從中滴五代史五臺山僧繼筠爲劉承鈞鴻臚卿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遼界上繼筠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又於柏谷置鐵冶募民取鑛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其冶建寶興軍

乾德四年北漢侵安國軍羅彥瓌追敗於壽陽之靜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陽鎮擒其將鹿英彥瓌太原人父全德晉沁州刺史彥瓌蔭補內殿直以功遷興順指揮使後契丹命送廐馬千匹赴幽劍至元氏聞漢祖起以馬歸太原太祖定縣改都軍須領眉州防禦使從平澤潞破李筠衆於碾子谷至是出鎮安國從破樂平軍樂平據太原上游山形險隘西馳陽曲東出井陘彥瓌獲勝於此已入太原之門矣方輿紀要靜陽鎮在樂平縣東南九十里名勝志太行山麓有碗子城兩崖壁立中有城如鐵甕相傳宋祖肩石處上有清曠亭

宋乾德元年七月安國軍節度使王全斌等率兵入太原境以俘來獻給錢米以釋之全斌并州太原人其父事唐莊宗爲岢嵐軍使私畜勇士百人莊宗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請以已爲質果獲全因隸帳下同光之難近臣宿將皆遁全斌猶與符彥卿等居中拒戰宋初會軍進討李筠與慕容延釗由東路會大軍進討以功拜安國軍節度使乾德二年伐蜀拜忠武軍節度西川行營累戰有功至克利州趨釗門時京城大雪帝設氊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視事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尙覺寒念西征將士衝犯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偏及也及克劍州降孟旭全斌入成都旬餘劉廷讓等始至兩軍不協旋有全師雄之擾分兵招輯賊衆始息召全斌還責授崇義軍觀察畱後開寶末召諭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授武寧軍節度使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至鎮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天禧二年錄

其孫永昌爲三班奉職全斌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厚容衆軍旅樂爲用黜居山郡十餘年怡然自得識者稱之

宋開寶元年九月李繼勳敗北漢兵於銅渦河進薄太原初宋主語劉鈞開爾一生路終鈞之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以禁軍伐之北漢主至宋兵已入境乃遣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扼團柏谷峯至銅渦河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遂乘勝奪汾河橋敗其衆於太原城下焚延夏門擒漢將張環石贊會

晉乘蒐略

卷之一九

重

遼兵來救乃引去先是宋使諜者惠璘僞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郭無爲知其謀使爲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卽奔赴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爲鞫之無爲釋不問李超上其事無爲并殺之無爲反形已昭著於此魏書地形志洞渦水出平定州壽陽縣西流至太原縣南入汾四水合道故曰同過圖志團柏谷在祁縣白圭鎮南去縣三十里亦曰團柏鎮鎮東隆舟城卽劉繼元築以拒周成者方輿紀要嵐谷廢縣卽今岢嵐州治也唐初爲岢嵐軍長安三

年分置嵐谷縣後復置岢嵐軍廢嵐谷縣升爲州

開寶二年二月宋主自擊北漢三月圍太原初李繼勳等還宋主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宋主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爲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于城四面繼勳軍于南趙贊于西曹彬軍于北黨進軍于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宋主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爲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因宴羣臣痛哭于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引佩刀欲自殺漢主遽降階執其手止之蓋色動於節帥之詔而故爲危急以動衆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重

開寶二年夏四月遼復救北漢宋主度遼人必由鎮定救太原又聞其分道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以奪其氣繼筠遇遼兵於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宋主命以所獲遼俘列城下皆震恐不寧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閏五月太原圍久不下宋將石漢卿等戰死北漢兵亦屢敗遼復遣

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侯趙廷翰請先登宋主壯之俾率衆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宋主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開寶二年閏五月宋師引還北漢郭無爲伏誅太原之圍南城爲汾水所陷郭無爲謀出降因請自將夜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騎千人付無爲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爲行至北橋值風雨晦冥而止至是闖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爲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徇於軍

開寶三年春正月遼遣北漢使者劉繼文等歸先是遼所畱北漢使者凡三十六人至是遼主盡厚禮而遣之仍移書北漢主以劉繼文同平章事繼文魁梧有氣局沉毅寡言久畱于遼遼主甚敬禮之及歸秉國政左右害其寵多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爲代州刺

史

開寶七年宋遣李重進將兵出土門擊北漢李重進奏敗漢兵於百井昭義節度使李榮奏擊北漢拔遼州獲其刺史張丕方輿紀要并鎮以陽曲縣有百井也今設百井馬驛於此輿程記柏井馬驛東去故關四十里

北漢廣運三年宋兵圍太原宋祖親督師前軍敗北漢軍於太原城下遼師來援時何繼筠屯兵陽曲縣驛召至行在授以方略謂之曰翌日旁午俟卿來奏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五

捷也至期上御北臺以俟見北來一騎逆問乃繼筠子來獻捷也并人恃遼爲聲援及奏捷命以所獲首級器甲示城下城中喪氣遣偏師圍嵐州知嵐州趙文度危蹙以城降宋祖觀兵城南築長連城以陳示昭言壘汾水灌城五月戊申雉圯水注城中上遽登堤觀俄而城中兵自西長連城出將焚攻戰具諸軍擊走之夜半傳呼劉繼元降趙璘曰受降如受敵不可中夜輕出使伺之果謀者也時宋師屯甘草地會暑雨疾作班師按北漢自承鈞嚮用文學而華士牽

引附進以辭采爲風流以清談坐嘯爲高雅處偏安之局當危敗之時而進用浮薄險歆之士如醫者之治病人之氣已虛弱而進疏散之劑以伐其元鮮有不立斃者趙文度號稱文學又捷給善戲謔得侍近御至相位其以嵐州降也母尙在太原而不恤波及甘心叛附於敵忘親從逆絕無天性之愛罪莫大於此同時李暉由嵐州從事游歷司空母在鄉里不知存亡日以奕棋沉飲爲務嘗與僧奕棋繼元撤局切責之而奕如故太宗克太原暉爲殿中監始知母亡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莫

宋紀帝臨晉陽城命築長堤決晉祠水注之砮城四面北引汾水灌城朱彝尊云自智伯決此水灌晉陽而宋太祖太宗卒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出汾水之上決汾水不足以拔城合二水而後城可灌也宋師壅二水灌城水自城門入有積草自城中飄出塞之師退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落而城多圯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曰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先浸而後澗則并人無遺類矣蓋水壅城城卽藉水力植立旣浸而忽澗則虛陷不能自衛物理自然之勢也北漢廣運十二年宋太宗自將伐漢命潘美等分兵圍汾沁嵐諸州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遣郭進扼石嶺關斷契丹援路契丹果至敗之于關南繼元復遣健步間道賫蠟丸帛書乞師契丹進得之徇于城下繼元外援不至饒道又絕潘美等兵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勢甚窮蹙并人猶欲堅守馬峯以興亡喻之乃降初太宗征繼元宋捷掌出納行在軍儲太宗見其姓名以爲師有必捷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莫

兆及至太原語諸將曰當以端午日置酒高會於太原及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劉崇自周廣順元年稱帝歷四主二十九年而亡繼元性殘忍在太原凡臣下有忤意者必族其家自太祖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而太原人猶爲死守亦足見民情之厚矣按北漢據有十州合河在其屬內繼元城偏頭於韓光嶺不能禦折氏之鋒勢亦蹙矣而用非其人旋至覆敗郭無爲本縱橫家流不爲周祖所親隱太原之抱腹山以爲終南捷徑因段常得進而常卽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專

爲所害旋弑繼恩及太祖圍太原輒慟哭播亂衆心至欲自拔以市於宋真傾危之士哉繼容市井無賴尤品之下者而繼元皆委以腹心倚之如左右手不亡何待非以中令一言留太原使當西北之衝奚俟王師再至哉十國春秋北漢睿宗故執事百司宿衛皆在太原府解太原縣有舊府廨址

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命劉保熊知太原府改太原爲平晉縣太宗作平晉詩命從臣和焉又命撰平晉碑文以示後陸游筆記宋太宗下太原降爲并州廢

舊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次地乃陽曲之三交城晉大夫竇鳴犢城也城在舊城西北三十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爲唐明鎮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潘美奏改爲并州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爲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榆次乃復爲縣事定後令康仁寶護劉氏親屬百餘人赴汴所過續食賜京城甲第一區歲時優賚有加宋太宗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爲郤正之言以戲侮之此可懲傷劉繼元朕所虜者待之若賓

晉乘蒐略

卷之十九

專

歸心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

宋地理志河東路府三太原隆德

代忻汾遼憲嵐石隰慈麟府豐軍八慶神屬屬平定

尙嵐寧化火山保德晉寧縣八十一河東當背參之

分其地東際常山西控党項南盡晉絳北控雲朔當

太行之險地有鹽鐵之饒其俗剛悍而朴直勤農織

之事業寡桑柘而富麻苧善治生多藏蓄其靳膏尤

甚朔方樓煩馬之所出歲增買市以充監牧之用太

宗平太原慮其恃險徙州治焉然猶為重鎮屯精兵

以控邊部云

地表宋太原郡河東軍節度使領陽曲太谷榆次交

城文水祁清源平晉大通監永利監嵐州宜芳合河

樓煩尙嵐軍嵐谷宋以前河東節度使治太原歷為

重鎮屯精兵控扼邊部又於嵐州置樓煩軍於嵐谷

縣置尙嵐軍分嵐州地置火山軍又析合河地置定

羌軍靜樂置汾源軍東置寧化軍其南石州置昌化

軍其西麟府葭蘆近外邊麟置建寧府置永安軍改

葭蘆岩為晉寧府以太原軍代州路鈐轄領麟府路

軍馬以晉寧軍知軍領嵐石路沿邊安撫使兼嵐石

都巡檢使沿河皆設軍守關渡宋時之津要也

宋地理志太原府太原郡河東節度太平興國四年

平劉繼元降為繁州軍事毀其城移治於榆次縣又

廢太原縣以平定樂平二縣屬平定軍七年移治唐

明監舊領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元豐為次府大觀元

年陞大都督府縣十陽曲太谷榆次壽陽孟交城文

水祁清源平晉監二大通永利

隆德府大都督府上黨郡昭義節度太平興國初改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

昭德舊領河東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澤晉絳州威勝

軍屯駐泊本城兵馬巡檢事本潞州建中靖國元年

改為軍崇寧三年陞為府仍還昭德舊節縣八上黨

屯雷襄垣路城壺關長子涉黎城

平陽府望平陽郡建雄軍節度本晉州政和六年并

為府縣十臨汾洪洞襄陵神山趙城汾西霍邑冀氏

岳陽和川務二煉礬礬山

絳州雄絳郡防禦縣七正平曲沃太平翼城稷山絳

垣曲

澤州上高平郡縣六晉城高平陽城端氏陵川沁水  
關一雄定

代州上雁門郡防禦景德二年廢唐林縣舊置沿邊  
安撫司縣四雁門崞五臺繁峙

忻州下定襄郡團練縣二秀容定襄

汾州望西河郡軍事縣五西河平遙介休靈石孝義

遼州下樂平郡熙寧七年州廢省平城和順二縣為

鎮入遼山縣隸平定軍省榆社縣為鎮入威勝軍武

鄉縣元豐八年復置州縣鎮並復來隸元祐元年復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三

置和順榆社平城縣縣四遼山和順榆社平城

憲州中汾源郡軍事初治樓煩咸平五年移治靜樂

軍縣遂廢軍又廢樓煩改隸嵐州熙寧三年廢憲州

以靜樂縣隸嵐州十年復憲州仍領靜樂縣政和五

年賜郡名縣一靜樂

嵐州下樓煩軍郡事太平興國五年以嵐谷隸岢嵐

軍縣三宜芳合河樓煩

石州下昌化郡軍事舊帶嵐石隰三州都巡檢使元

豐五年置葭蘆吳堡二砦隸州因置二砦沿邊都巡

檢使遂令三州各帶沿邊都巡檢使初領縣五元符  
二年升葭蘆砦為晉寧軍以州之臨泉縣隸焉大觀

三年復以定胡縣隸晉寧軍縣三離石平夷方山

隰州下太寧郡團練熙寧五年廢慈州以吉鄉縣隸

州即縣治置吉鄉軍使仍省文城縣為鎮隸焉元祐

元年復慈州七年以州之上平永寧兩關俯逼西界

以州為次邊縣六隰川溫泉蒲太寧石樓永和

慈州下團練舊領吉鄉文城鄉寧三縣熙寧五年廢

州以吉鄉置軍使省文城為鎮隸隰州又以鄉寧隸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四

晉州襄陵縣元祐元年復吉鄉軍為慈州縣一吉鄉

威勝軍同下州太平興國三年於潞州銅鞮縣亂柳

石圍中建為軍縣四銅鞮武鄉沁源綿上

平定軍同下州太平興國二年以鎮州廣陽砦建為

軍四年以并州平定樂平二縣來屬縣二平定樂平

岢嵐軍同下州太平興國五年以嵐州嵐谷縣建為

軍縣一嵐谷

寧化軍同下州縣一寧化

火山軍同下州本嵐州之地太平興國七年建為軍

治平四年置火山縣四年廢

保德軍同下州淳化四年析嵐州地置定羌軍景德元年改

宋建隆元年周恭帝宏訓元年是歲周亡春正月北漢兵會契丹入寇周主遣趙匡胤帥兵禦之時主少國疑都下謹言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計惟內廷晏然不知河東人苗訓善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軍次陳橋將士逼匡胤寢所曰諸將無主願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五

策太尉爲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羅拜呼萬歲掖上馬還汴匡胤攬轡諭衆曰汝等貪富貴須從我命否則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貴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王溥等至匡胤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逼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環

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奉入宮行禪代禮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拜受卽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以所鎮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以火德王色尙赤華山隱士陳搏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北漢兵聞之亦引軍還宋史隱逸傳陳搏字圖南亳州貞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六

以山水爲樂自言嘗遇異人語搏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搏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步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聞搏名召至問其術對曰陛下爲四海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畱意黃白事固辭還山太平興國中來朝搏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自言經五代亂離幸天下太平故來朝帝與語甚可聽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元默修養之道對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



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昇天何益於世聖主龍顏秀異有天人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畱居數日仍放還山按希夷先生隱迹方外而不忘濟世安民時平入朝樂人之樂絕不言吐納養生之道且云白日冲天何益於世其語宋君望以協心同德卽勤修之大而遠者聖賢道濟天下之功能於茲隱露端倪而乃韜修以明其志絕機以虛其心

蕭乘蒐略

卷之二十

七

介然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於巖坎之中卷迹於慶囂之所爲而非尋常伎術所可比擬其心一出於正而不爲詭異之行也世有希心修養高談元秘而未能自安其天蹈虛冥遊於不可知之域卒至體驗無實所學皆虛做精神於無用聞希逸先生之言其可知有用之爲用矣

建隆初慕容延釗爲殿前副都點檢宋祖率兵禦北漢遼兵延釗將前軍先發延釗太原人少以勇幹聞

隸周祖帳下歷官至都虞候世宗擢授殿前指揮高平之戰督左先鋒有功遷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從平淮南領淮南節度恭帝改充殿前副都點檢與宋祖同官友善宋祖常兄事之至是宋祖率兵北伐延釗以前軍先發至大軍繼出軍士擁戴延釗亦與有聞延釗治邊以靜鎮聞征李筠與王全斌由東路會兵進爲行營都部署知潞州事平加侍中建隆二年來朝賜宅一區冬大寒賜貂裘百子氈帳湖南賊擾延釗被病肩輿卽戎湖湘平加檢校太尉冬卒

蕭乘蒐略

卷之二十

八

年五十一贈中書令宋初李處耘爲都押衙隸太祖帳下處耘上黨潞州人初從折從阮於府州理軍務從阮遺表薦其才可用詔署河陽得契丹遺西入江南蠟書擢隸帳下至是駐軍陳橋處耘見軍中謀遽白太宗及趙普馳報石守信王審琦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從平澤潞有功遷樞密副使賜甲第一區荆湖之役臨事專制與慕容延釗不協謫官卒年四十七太祖追念之爲太宗納其次女爲妃卽明德后也

建隆三年禁私販河東礬命晉州制置礬務礬有黃白黑絳柳絮自流之別本草云白礬出晉州慈州綠礬出隰州一統志云太原交城平定臨汾大同俱出李時珍曰礬者燔也燔石而成者也唐常貢太原郡歲貢礬石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元三年度支奏罷之以礬山歸州縣創務置官吏宋制白礬出晉慈州汾州靈石縣綠礬出隰州各置官典領有鑛戶煮造入官市晉汾慈州

宋產鐵四監一曰大通十二冶又二十四務榆次縣

晉乘蒐略

卷之二

六

北寺古村宋治冶於此至道末歲課五百七十四萬八千餘斤真宗初河東轉運使宋搏言大通鹽鐵冶盈積可備諸州軍數十年鼓鑄願權罷採以紓民景德元年弛邊民鐵禁河東轉運使陳堯佐奏減澤州大廣冶鐵課天禧末歲課六百二十九萬三千三十餘斤皇祐中七百二十四萬一千餘斤治平中增百餘萬熙寧中河東轉運使劉庠計一路之產鐵利爲饒請復舊冶鼓鑄元豐元年五百五十萬一千餘斤政和間臣僚言諸路產鐵請仿茶鹽法權鬻從之

通志硫黃出陽曲西名村居人入山取礦置砂礮中以火煉之融注磁盆一餅約重十斤工部歲採買亦無定額古志塞表之地有硝而無磺東倭之國有磺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汾晉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爲長技邱瓊山火藥議宋太祖時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今之火藥用硝焰硫黃柳炭爲之硝之名見於本草漢張仲景方論中已用爲劑則是漢時已有矣硫黃自海舶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蒐

上來唐以前無此也硝之出於汾晉者皆取鹽之渣滓再加煎煉遂成硝歲採買無定額太原硝皆出人力貧民借以自活亦無定數唐時常貢歲貢硝石五十斤餘聽民便  
通志陽曲縣城西北百五十里龍泉源出靜樂縣界流經蘆子社至橫渠合掃谷水南流出天門谷山入於汾會城西二里卽汾河掃谷水合汾與汾爲一夏秋勢甚汹涌非固堰不足守宋天聖二年水大漲知太原府陳堯佐作新隄捍之并人賴焉

建隆初議伐太原宋主夜過趙普家時大雪扣門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所逃宋主曰吾意正如此姑試卿耳

建隆三年劉崇據太原帝注於謀帥命李繼勳鎮昭義李謙溥守隰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以禦北漢郡中筦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向貿易免所過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九

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軍中事許從便宜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先預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西北累年無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按此卽遵李牧之遺意而善其任使也牧爲趙北邊良將居代以便宜治軍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軍能得其歡心是則戰無不勝破匈奴十餘萬單于不敢近趙邊邊臣禦邊必先悉蕃情得間而後可乘養募優厚而後能得人之死力予以筦權之

利使有餘力以通間諜權彼已而多算勝兵家之常道也然必有李牧之將始能用李牧之法而不以贖貨誤公也

乾德元年北漢寇府州節度使折德辰禦之敗漢軍於城下擒其將楊麟德辰雲中大族父從阮自晉漢來據府州控扼西北廣順間世宗建府州永安軍以德辰鎮永安時從阮鎮邠寧父子並領節鎮時人榮之顯德中率師攻下河市鎮宋初德辰又破河東河谷砦至是敗太原軍擒將安邊爲西北巨防卒年四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十

十八

乾德元年北漢天會八年趙宋侵北漢取樂平遼救之不及宋將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初王全斌與沼州防禦郭進等率兵入太原境俘數千人遂進克樂平指揮王超等率所部八百人降之都指揮蔚進郝貴超與遼悉兵往三戰皆敗績至是攻陷樂平詔改樂平爲平晉軍由是靜陽十八砦相率降

宋乾德二年二月宋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宋主遣曹彬會繼勳

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于遼城下遼州刺史杜延韜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降于繼勳遼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已而遼州復爲北漢所取

宋乾德三年初置河東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畱使畱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宋主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畱每藩鎮帥缺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二

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僉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

宋乾德五年北漢天會十一年也五月北漢鳩唐岩招收指揮使樊暉以鳩唐來降先時宣撫副使劉韜遣別將賈瓊自代州出敵背且許義軍以爵祿得首領數十旣復五臺而解潛折可求敗聞遂不果進開寶二年宋主親征晉陽黨進副李繼勳將河東行營前軍進朔州馬邑人幼事杜重威愛其淳謹進形

貌魁岸居常恂恂至擐甲毛髮皆豎宋主親征太原命將河東行營至是師臨晉陽置砦四面命党進主東偏未成列太原驍將楊業領突騎數百來犯進奮身從數人逐業急入隍中會援兵至緣絕入城獲免上激賞之九年又命將河東行營兵征太原入境敗其軍於城北軍中服其雄勇稱黨太尉他日契丹主問辛仲甫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此對契丹爲言然而進之聲威已震聞於外矣太宗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三

初召還出鎮忠武在鎮歲餘卒年五十一贈侍中十國春秋馬峯列傳峯太原人仕睿宗父子官宣徽使廣運初契丹傳令通好於宋無妄侵伐英武帝聞命慟哭謀出兵攻契丹峯切諫不可俄遷樞密副使左僕射致仕宋師圍太原甚急國人猶欲堅守峯適病居於家昇入見英武帝流涕以興亡諭之英武帝意始轉史稱人臣力屈勢窮効死無二守國之大義張昭敏持議立君而出亡猶合於孤臣行遜之旨論者以峯勸降爲知幾蓋亦權其勢不衡其義矣

開寶三年太祖討晉陽以師行供頓儉約分軍四列  
并人犯西偏趙贊率眾禦之弩矢貫足久而未退時  
李謙溥爲東砦都監伐木西山以給軍用未返聞鼓  
聲知并人逼西砦卽麾所部往援贊適太祖遽至觀  
戰怪赴援者非精甲問之乃謙溥也上甚喜及爲晉  
隰緣邊巡檢使邊民間之爭相迎勞於道左謙溥并  
州祁人錢若水疏言謙溥巡檢晉隰未加行營部署  
之號而數十年邊境宴然民夷相安者熟習邊情控  
御得宜而無牽制之患也若水不苟於言嘗修太宗

晉乘遺略

卷之二十

三

勸君書此懲浮俗若永不從其矜重如此  
開寶二年李神祐從征太原時有詔緣邊和市軍儲  
上至潞州聞之且慮擾民旋令神祐馳驛止之時詔  
下已五日神祐自潞一夕至晉陽及臨城下賊潛縱  
火焚梯衝神祐部衛兵爲援斬賊甚衆餘悉潰去太  
宗再征太原領工徒千人以備繕完甲兵劉繼元表  
納降欵太宗陳儀衛城北臺以受之移時未至神祐

馳單騎入城俄頃引繼元至初神祐從太祖征太原  
攻城時往來梯衝間宣傳詔命時以爲能真宗時神  
祐爲天雄軍都監時北兵充斥道途阻塞命神祐單  
騎諭密旨於諸將敵騎數百忽至神祐乃周麾而呼  
若召伏兵敵懼而退遂達其命神祐性謹愿曉音律  
頗好篇詠而御事機敏如此子懷岳爲內侍多屯邊  
都勇力聞於時

晉乘遺略

卷之二十

古

開寶二年伐北漢使韓重贇先陣於嘉山以備遼重  
贇倍道赴平定陣嘉山拒之契丹自平定州西入見  
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明一統志平定州  
西八里嘉山黑水所出上有豐樂亭及靈源公祠祠  
下有龍井州有上下兩城一建於西南隅岡上卽韓  
信下趙之故寨古榆關也因高阜爲寨以榆塞門因  
名榆關一綴於東北卽宋太宗所築之新城也名勝  
志嘉山以草木美暢故名上有晉公子祠郝成濟川  
橋記略平定在太行萬山之中去城西行數里卽嘉  
山嘉山之麓有水曰嘉水自西而東徑上城之趾注  
下城之腹當闌闔通衢之間有石橋曰濟川以通行

旅坦若周道

開寶三年北漢廣運三年也宋遷河東民萬戶於山東初米信與田重進分督行營諸軍并人潛師來犯信擊敗之殺其將裴正至是分五道大入所至關隘不能守直逼太原敗其軍於太原城北九月北漢兵遇黨進於太原城北敗績失兵馬千餘虜山北民三萬七千人遼州監馬繼恩入太原境燒四十餘砦北軍震懼晉州以北嵐石憲三州巡檢使王洪武等來獻會太宗立召諸將還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五

開寶初荆嗣從李繼勳攻河東請間道截洛陽砦漢兵遁進薄汾河橋敗漢將楊業兵焚南門奪羊馬城從征太原漢兵來拒焚洞子與殿前楊信援之率先陷陣太宗再征嗣自陳願率一隊先登命主城西洞子車駕巡師嗣登城手刃數賊足貫雙箭手中礮折二齒亟召賜錦袍銀帶通志羊馬城太原外城也太宗太平興國初帝議征太原召曹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暑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六

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今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太宗意遂決初彬從太祖征太原為前軍都監戰洞渦河敗其眾開寶二年彬復為前軍都監率兵先往擊賊團柏谷降賊將陳延山又戰城南薄濠橋比太祖至已分砦四面而自主其北蓋主客之勢明久握勝算矣圖志團柏谷在祁白圭鎮南通鑑宋乾德四年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伐北漢漢主劉繼元遣劉繼業等扼團柏谷繼勳前鋒何繼筠敗之會契丹來救引歸九域志北漢於團柏谷置銀場募民鑿山採取置寶興軍太原平後置團柏鎮為北關鎮與沁州武鄉之南關鎮相望龍舟峪關也東南盤陀子洪來遠諸鎮皆下臨深溝上壘石牆天設之險南北要隘也元好問過南關詩風裏秋蓬不自由一生幾度過隆舟無情團柏關前水流盡朱顏到白頭

太平興國初鐵騎軍指揮使呼延贊從征太原先登乘城及堞而墜者數四賜金帛獎之延贊太原人諳邊事嘗獻陣圖兵要及樹營砦之策求領邊任召見

自陳武藝具裝執鞭馳揮鐵鞭東槩旋繞庭中數四  
又引其四子必顯等以入更迭舞劍槩槩賜白金衣  
帶上嘗敘諸軍校功贊獨進曰臣月俸百千所用不  
及半忝幸久矣不敢更求遷擢再拜而退贊有膽勇  
鷙悍輕率嘗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字  
至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刺曰出門忘家爲國臨  
陣忘生爲主所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兩旁有  
刃皆重十數斤絳帕首乘騅馬冬月嘗以水沃孩幼  
冀長耐寒而勁健必顯後擢副都軍頭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七

太平興國三年三月遼救漢都部署郭進邀擊于白  
馬嶺大敗之漢求救于遼遼遣耶律沙爲都統冀王  
廸里爲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沙欲阻  
澗以待後軍廸里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廸  
里敗死會耶律色珍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  
護石嶺屯軍恣爲姦利進不能禁屢形于言欽祚憾  
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陵侮進不能堪遂  
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  
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地輿考白馬嶺在忻州

西南

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行營都監折御卿取漢岢嵐  
軍時宋軍日逼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解  
暉折彥贊等先發兵圍之繼遣尹勳往城遂陷地志  
威勝軍宋置今沁州是

太平興國三年太宗征太原李繼筠遣銀州刺史李  
光遠綏州刺史李光憲率番漢兵列陣渡河略太原  
境以張軍勢按銀州東渡河卽興縣合河津乳浪鹽  
院渡三砦綏州由葭蘆渡河入臨縣境及興縣南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六

是先拔興臨沿河諸砦以張軍威而塞援兵之路時  
宋兵扼盤陀進圍太原分軍略太原西北路興臨嵐  
憲聞風悉下破竹之勢成矣

太平興國四年車駕將征太原命郭進爲都部署分  
兵控石嶺關以防北邊遼人果犯關大破之又攻破  
西龍門砦俘馘求獻自是并人奪氣初進充西山巡  
檢太祖諭戍卒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贊汝郭進殺汝  
矣其御下嚴毅若此然能以權道任人嘗有軍校自  
西山詣闕誣進者太祖詰得其情令付進殺之會并

人入寇進謂誣者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能掩殺并寇卽薦汝於朝其人踴躍聽命果克捷卽奏遷其職進嘗與曹斌入太原境獲數千人招徠并北諸州民三萬七千餘衆并人畏而信之

太平興國四年伐北漢命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進克嵐州獲嵐州刺史馬延忠殺憲州刺史郭翊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拒守爲宋軍所拔宋白曰太宗之平太原折御卿自府州會兵克岢嵐軍次克隆州次克嵐州隆州蓋晉漢間所置其地在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九

岢嵐嵐谷之間按河東記王師克嵐州進次隆州宋史解暉傳暉與石彥贇率所部先下隆州是隆州非折御卿所克也宋史尹憲傳憲護府州屯兵與鄜州三族會攻嵐州克之擒其知州馬延忠拔沿河諸砦連破寧武軍是由嵐州西至河拔興縣沿河諸砦出合河關道岢嵐入寧武則嵐州亦非折御卿所獨克也當是時郭進扼石嶺以斷契丹援路折御卿克岢嵐以塞其北尹憲會攻嵐州以孤其勢解暉等下隆州以斷汾沁遼南來之兵形勢瞭然通志北漢廣運

二年築隆州城于祁縣東三十里備宋師其地東爲盤陀鎮宋師趨太原經此其西爲團柏鎮馬峯所據以扼宋師者又東爲北關鎮卽太祖所克之金鎖關也隆州在祁縣境內東接武鄉古稱險要地平太原後卽廢隆州隳其城嵐岢間焉有隆州故跡折遇卿由岢至嵐乘勝攻取未暇先及隆州宋白不知形勢而測言之也

太平興國四年徙太原民於并州太原前臨臺駘澤後倚懸壘山堅而難拔太宗平晉後隨命隳舊城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三

杜尾大之患徙太原民於并州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新并州置新城於故城東北二十里帝幸城北御沙河門樓盡徙餘民於新城遣使督之旣出卽命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帝作平晉詩以行宮爲平晉寺記事刻石寺中遂發太原命潘美屯河東三交口宣慰河東諸州壅汾河晉祠水灌太原隳其故城太原都城左汾右晉汾東曰東城隔汾爲東西二城崔神慶跨水連堞合而一之曰中城所謂太原三城也故城西南外有羅城以禦



西山之水曰長龍城平晉後盡隳之按通志太宗平太原議者謂宋興歸德爲商分野太原參分野取參商不相見之說謂太原盛則後服衰則先叛不宜列方鎮太宗然其言降州爲縣縱火太原徙治唐明鎮爲丁街以厭之吁是亦愚矣星氣變動不居參伐流爲益州不必指應其地况因宋州建國號未必發祥於宋州也文而爲辭直無稽耳英明如太宗而竟確然信之信之而夷其城郭毀其田廬毋亦功利之念熱於中而是非之實眩於外耶興王化成天下四海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

三

從風豈逆料叛服之殊方而以術御之不惟御之而已又從而制之制之以幻渺不可信之術尤智之下者也至縱火殃民官街改十爲丁尤不可使聞於後世矣元好問過晉陽故城書事詩惠遠寺前晉溪水翠葉銀花清見底水上西山如臥屏鬱鬱蒼蒼三百里中原北門形勢雄想見城闕雲烟中望川亭上閣今古但有麥浪搖春風君不見繫舟山頭龍角禿白塔一摧城覆沒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亂飛如箭鏃汾流決入大夏門府治移著唐明村只從巨闕失光

彩河洛幾度風烟昏東闕蒼龍西白虎金雀觚稜上雲雨不論民居與官府仙佛所廬餘百所鬼役天財千萬古爭教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來苦南人鬼巫好禳祥萬夫畚鍤開連岡官街十字改丁字釘破并州渠亦亡幾時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築晉陽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

三

見以業者於邊事除代州刺史兼三交駐泊都部署業并州太原人父信爲麟州刺史幼倜儻任俠善騎射好畋獵所獲倍於人嘗曰他日將兵亦猶鷹犬逐雉兔爾先事劉崇累遷建雄軍節度使以驍果聞臨陣所向克捷國人號爲楊無敵李繼勳攻河東進薄汾河業扼橋路轉戰河干敵不得進夜擁數千騎薄敵砦出入如神太宗圍太原業領突騎直犯營壘一軍皆驚大軍繼至始入墮中絕城而入及刺代州契丹兵十萬人雁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陘出由小

徑至雁門北口南向背擊之遂兵大敗殺其將蕭緯里特自是契丹畏業望見旌旗輒引去軍中皆稱楊無敵當是時楊無敵之威名震於中外主將多嫉之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按此卽楊業受禍之由也自古名太盛者招忌必深大將領軍在外得君不專則讒言得而間之任將不篤則謀慮或因而遙制之至得之愈專任之愈篤而忌之愈深始欲爭其功繼轉幸其敗以將子敵而莫之顧恤也業忠勇自効出奇設伏以少勝衆西北邊倚爲捍蔽太宗信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三

而用之至於封付謗書得君任將可謂專且篤矣顧以志一之將用力齊之兵卒爲所陷不克伸其志好人敗類爲害可勝言哉

太平興國四年夏五月北漢旣平遂發太原移師伐契丹不利而還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抱其屍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史稱太宗聞軍中諜立德昭之語深忌之而爲是言德昭之死亦以太宗之疑激成之而不行太原之賞與後唐明宗事雖

不同其猜忌正自一轍耳

晉陽記太宗取并州卽崇聖寺殿名曰統平奉太宗御容於此嘉祐元年統平殿災范鎮言并州素無火災自建神御殿未幾輒焚天意若曰祖宗御容非郡國所宜奉安者近聞復加崇建是徒事土木困民力非所以答天意也自并州平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宜寬其賦輸緩其徭役使河東之民不忘太宗之德則陛下孝思豈特建一神御殿比斯言有遠識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五

太宗平晉陽下詔宣諭邊郡以安人心馮汝士知石州與監軍不協一夕刺刃於腹而死臧丙上疏言汝士死非自殺乞按治上召丙問狀丙曰汝士居牧守之任不聞有私罪而言自殺若使冤死不明今後邊郡不能治矣上嘉其直丙舊名愚嘗夢其父召丙偶立於廷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丙視之黃明闔大因望而拜旣寤私喜以壽星出丙入丁乃改名卒無驗古人戒數占夢無妄喜也按語云癡人說夢凝滯於夢而有幻想則無真之非幻莊生之夢與夢俱化則

無幻之非真夢由心生以人異容齋隨筆云古人占夢緣象證應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夢爲大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曰咸陟致夢夏后所作觴夢商人所作咸陟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爲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詩書所載高宗夢說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叶卜宜王考牧牧人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孔子夢坐奠於兩楹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爲大是以見於七略者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五

如此魏晉方技猶時或有之後無專門要以由人心生者可得其大凡而沾沾以夢爲得意而求驗皆幻想也非夢之正也

太平興國中裴莊提點并嵐二州緡錢芻糧先是并州侍積儲條制甚峻掌出納者常十餘人莊代之獨任其事後掌隨軍糧料客省使謹守管鑰不刻不濫一時稱善

民歸業仍給復三年尙嵐州給復一年通志長城在尙嵐城北一里趙肅侯築卽嵐州紫塞也是時太原初下備西北之衝首事於此通志尙嵐州天澗堡隘俗名暗門子在城北五里兩山之間蘆芽山西麓蘆芽有大天澗小天澗路通寧武府寧化在靜樂寧武之間樓煩故地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五

太平興國七年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綬宥四州初繼捧四世祖思忠於唐時討黃巢立功賜姓李遂有西夏之地至是入朝獻地言其諸父昆弟多相懟怨乞納其境畱京居之帝爲遣使如夏州繼捧族弟繼遷畱居銀州聞使至與其黨數千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像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曰衆叛降契丹封爲夏王復命繼捧鎮夏州以禦之賜姓名趙保忠淳化間繼遷歸欵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未幾趙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西平王保吉寇靈州命河西都督李繼隆討之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赴京師旋釋之封宥罪侯保吉亦獻馬謝罪言叛事皆出保忠並慰諭之此西夏叛命之始宋時西夏用兵合河津

往來驛道也

宋初邊守嚴急太平興國中田錫上言邊事動靜之機不可不審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奸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今北鄙釋驩皆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矜捕斬小功賈怨結仇興戎致寇願將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利許通互市俘獲番口撫而還之務使塞上之民得務農桑亭障之地可積軍儲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力省功倍故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疏入優詔褒答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七

宋開國以來號稱直臣者自錫始

太平興國七年以嵐州北山時有煙焰建火山軍今爲河曲縣地正當河流曲處踞天橋之勝黃河於明年決滑州入淮爲河入淮之始河曲西北鄰套部契丹出沒不常置軍於此以扼其衝邊界之要防也方輿紀要火山在河曲縣五里黃河東岸山上有孔投以草則焰發可熟食不生草木黃河過此如遇覆釜河流爲之少曲云按水經注大同縣西五里有火山上有火井南北六十七步廣如之源深不見底炎勢

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其山以火從地中出亦名熒臺與河曲之火山相似代北皆苦寒之地沍陰凝結氣呵成冰手指凍裂乃陰極而陽火出地上自朔以北之山皆生暖木陰中有陽如水火之環生無端陰陽離合之道二而一者也

雍熙二年李繼遷攻麟州誘殺曹光實於葭蘆川遂襲據銀州進圍三族砦帝遣田仁朗發邊兵擊之會砦將折遇乚與繼遷合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北人散徙無常不能窮其巢穴今聚數萬兵攻孤壘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七

撫寧小而固非狹旬所能破俟其困以大兵臨之遣強弩邀其歸路必成擒矣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史稱仁朗善兵惜不盡其用仁朗初從太祖太宗征太原行視太原環城壕砦及梯衝器械太原平督築榆次新城機敏有謀略內職中以仁朗稱首按麟銀葭蘆均在黃河西岸東渡合河津路通汾晉夏人必爭之地西夏雲擾多出於此

雍熙二年詔郭守文與王侁同領邊事守文并州太原人初領翰林司事從党進破并兵於團柏谷從征

太原分護行營馬步軍平劉繼文於代州至是與仇  
領邊事時李繼遷築堡於石州濁輪谷仇等出銀州  
北破悉利諸砦梟其酋長折羅遇麟州諸番皆納馬  
贖罪助討繼遷仇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川斬首五千  
級擒裕木繼遷遁去守文屯三交領武州團練使破  
咩鬼族銀麟府三州歸附者百有餘族邊州遂寧卒  
諡忠武中使言守文死軍士皆流涕土問何以得此  
對曰守文得俸祿賜賚悉犒勞士卒死之日家無餘  
財并人懷之宋史夏國傳繼遷築堡於石州濁輪谷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完

石州今山西永寧州是與葭綏接壤州水蓋出谷中  
流逕神木以入於河

雍熙三年田重進敗契丹兵於飛狐北重進出飛狐  
南遣部將荆嗣列隊執白旗於道側契丹疑大軍繼  
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潰飛狐靈邱皆降重進  
再戰飛狐屢破其衆移兵至蔚州牙校李存璋等殺  
大將蕭嘏理以城降軍威大振

雍熙三年潘美取寰朔應雲州美乘田重進之捷舉  
兵自西陘入與契丹遇追之至寰州刺史趙彥章以

城降進圍朔州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雲應州皆  
克之

雍熙三年賀令圖與契丹耶律斜軫戰於靈邱之定  
西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於五臺又敗越日蔚州陷令  
圖與潘美往救大敗於飛狐於是渾源雲應寰諸州  
悉沒於契丹歐陽修曰西山道路三十餘處皆可行  
兵其險要尤在軍城銀冶等路今委之於敵一旦敵  
以大兵渡易水而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則吾  
腹背受敵矣後漢書王霸傳建武十三年盧芳與匈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完

雙鳥桓連兵寇邊詔王霸與杜茂治飛狐道築亭障  
章懷注飛狐道恒多山坂在今蔚州飛狐縣卽古之  
飛狐口也漢文帝時匈奴入雲中令車騎將軍屯飛  
狐卽其地明劉源清言飛狐南通紫荆倒馬戒備於  
兩關不若致謹於飛狐後魏太和中發州郡五萬人  
治靈邱道卽飛狐道也方輿紀要廣昌縣飛狐城卽  
古飛狐道初置橫野軍開元六年移橫野軍於山北  
屯營三萬以爲九姓之援九姓謂勒勒拔野固等九  
姓時皆內附也飛狐東走宣府西趣大同商賈轉輸

畢集於此山北諸州之襟喉也地近紫荆倒馬重岡  
疊嶽北地之襟喉也軍城銀冶在唐縣曲陽間

雍熙三年以潘美爲雲雁路行營都部署命業副之  
業與潘美督諸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詔遷四州之  
民於內地以兵護之時契丹主母蕭氏及其巨帥悉  
衆十餘萬復陷寰州業謂美等曰遼兵盛不可與戰  
朝廷令取數州之民但領兵出大石路遣人密告雲  
朔州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  
應州契丹必來拒卽令朔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強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

三

弩千夫列於谷中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獲  
全矣護軍王侁曰額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雁  
門北州鼓行而往業曰不可此必敗之勢也侁曰君  
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得非有他乎業曰業非避死  
蓋時有未至耳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臨發  
泣謂美曰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主上宥而授之兵柄  
將立尺寸功以圖報固宜死於敵因指陳家谷口曰  
諸君於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  
此卽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無遺類矣旣而業與契

丹律斜軫戰敗趨狼牙村美與侁陣於谷口自寅至  
已不得業報洗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  
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  
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卽麾兵却走業力戰自午至  
暮果至谷口之托邏臺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帳  
下士力戰身被十數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  
人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契丹所擒業太息曰本期  
捍邊以報恩反爲姦臣所逼何面目求活耶不食三  
日死帝聞之痛惜詔曰楊業誠堅金石氣激風雲方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

三

提魏虎之師以敵邊陲之用而羣帥敗約援兵不前  
獨以孤軍陷於沙漠勁果焱厲有死不回求之古人  
何以加此業不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與士卒同甘  
苦人樂爲用代北苦寒人多服羶屬業但挾纊露坐  
理軍事旁不設火待者殆僵仆而業無寒色朔州之  
敗麾下尙有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  
我俱死無益可還報天子衆皆感泣不肯去力盡俱  
死無一生還者子延昭類業在邊防二十餘年契丹  
憚之邊境以寧事詳本傳按楊業孤忠自奮陳家谷

之役徒以寡不敵衆矣援陷沒仇之罪固不容誅潘美身爲主將豈不想業臨行諄囑之言而甘爲仇所賣非巧不足制仇蓋陰忌其能而畏蒞坐視罪何減於仇也期會不至使身陷於敵至力盡而死非獨大損國威西北生靈之身命所繫至此已撤籬籬也代北自西陲而南陽妨草城之衝旁通嵐石業與其子延昭往來於此嚴軍固守壁壘森然遺跡猶存是以天門迤西安然無恙鄉人至今能言其事稱道不衰故考傳記詳列於此方輿紀要陳家峪在朔州西南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三

通忻代三州處道狼牙村松栳州西南亦八里之洪崖村交河突作灰河皇輿全覽灰河一作南河在朔州南三里卽玉旆離谷口緣灰河西南行之灰河也通志雁門北口有楊令公祠神本縣西北六十里古麟州有楊家城楊業修築托邏臺在寧武關雍熙三年張齊賢敗契丹於代州初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爭頗忤帝意因請行放命與潘美同領沿邊兵馬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賚畏懼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宋

制諸州之鎮兵曰廂軍齊賢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百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遼兵塞川循胡盧南河而西齊賢曰敵知美來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外列幟燃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盞若掩擊大敗之後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三

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峙兵所敗其料敵精敏如此按齊賢初代楊業契丹輕之徑薄城下而出奇以抗方張之敵臨危不動應變隨機自南北構兵以來未有運籌決勝如斯之捷者齊賢又言緣邊諸砦撫馭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應趙也及事起倉猝變化若神如老將臨戎指揮無不如意其知忻州卽上疏云自河

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白山後轉運河東彼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後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若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雁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是敵情久在目中早握勝算非不學無術者所能取辦於臨機也通志胡盧南河卽滹沱河之謠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晉

雍熙中遣忠武軍節度使潘美復屯三交口潘美兼三交都部署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名固軍其地險阻爲北邊咽喉美潛師襲之遂據有其地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史注固軍當在靜樂寧化間

淳化元年以畢士安爲翰林學士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曾祖昱雲中縣令祖珠雲中別駕父又林觀城令士安少好學事繼母祝氏孝乾德四年第進士累官至監察御史雍熙初遷左拾遺兼冀王府記室

參軍端拱中詔王府僚屬獻文上閱視問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命以本官知制誥至是召入翰林爲學士執政以張洎薦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爾景德初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曰朕倚卿輔相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臣駑朽實不足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上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朝臣罕出其右第不爲流俗所喜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晉

今天下雖蒙涵養然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上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遂以本官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修國史居準上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傾之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士安力辯其誣下宗古吏其得姦罔寘於法真宗景德元年九月遼統軍撻覽至天雄兵號二十萬上問策安出士安與準條畫禦備請幸澶淵士安議啟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卒用士安議時雲州觀察王繼忠陷遼咸請議和大臣莫敢任獨士安以爲可信力言當羈縻不絕往復陳說詔許其請和議



定歲遣銀絹三十萬朝論以爲過士安曰不如此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還乃按邊要選良守將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得境外牛馬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畜史稱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屢乞病不允復起視事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上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以肩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駕臨之廢朝五日贈太傅中書令諡文簡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年耆目眊讀書不輟有文集三十卷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譽但晉乘蒐略卷之二一  
王

感歎賜白金五千兩蔭其子孫  
淳化初靈夏負固沿邊糧斛不許過河西河青鹽不得過界販鬻犯者不論多少處斬知延州王顯上疏曰間歲以來戎事未息繼遷負恩河右頻興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子入覲願修職貢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內附示以德信伸以恩錫然而狼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遴選才勇付以邊任緩急有備彼奚能爲患河西鬻販不分多少論死請犯多者依法自餘別爲科斷以差其罪章晉乘蒐略卷之二十  
王

上未報移知秦州按此老成之遠謀而太宗忌其言不報轉移他州未幾趙保忠叛降於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狼子野心誠不足恃爲患無已延及後世太宗於此時亦有宴安之懷矣  
淳化二年張永德判并州兼并代都部署永德不曾孫以并人判并服官鄉里不易得也初周太祖后柴氏本唐莊宗之嬪御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父母迎諸途遇大風雨止于逆旅數日有一人過其門敝衣不蔽體柴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郭雀兒

也柴異其人欲嫁之父母恚曰汝出自掖庭奈何欲嫁此人柴曰此貴人也必欲嫁之遂昏于逆旅中所謂雀兒卽郭威也柴每資以金帛使事漢高祖授供奉官柴父好獨寢人傳其能司冥間事家人問之不容其妻醉之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矣時郭威將兵征淮南過宋州先有男女各一人不知所從來傭力于市以食父老勸相配爲夫婦及郭威至市人聚觀女子在羣衆中呼曰此吾父也郭威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有夫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天

矣名視之曰此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卽承德也漢命承德押賜昭義節度使常遇生辰禮物遇威之外兄弟也威時鎮鄴有密詔付遇承德在潞州聞之因謂遇曰郭公被讒今日之詔得非蒞殺承德邪遇驚曰何謂也承德曰奸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愿且以承德屬吏遇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承德曰必成以柴父夢爲驗未幾威篡漢卽位爲周太祖除承德爲駙馬都尉妻爲晉國公主承德居睢陽比鄰有書生臥疾療之獲全來謝因乞水銀五兩承

德與之卽以置鼎中有頃成白金將別承德求其術書生曰吾不吝此慮損君福承德雷之固辭去曰後當見淮上周世宗用兵壽春承德從之見一僧乃昔書生也謂承德曰若見二屬豬人善事之當保五十年富貴時宋祖爲周點檢承德問其年生於亥見太宗問其年亦生於亥承德皆傾身事之宋祖卽位授武勝軍節度太平興國中拜左衛上將軍真宗封衛國公知天雄軍卒年七十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天

宋淳化五年遼統和十二年也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黨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卿邀擊敗之于子河以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合利等德威僅以身免

淳化中王陟爲嵐州團練推官時李繼遷寇河外嵐州轉輸糧餉督運有勞咸平中爲河東轉運使屢遣裁度軍務涉熟悉邊事動合機宜轉運無虧人咸稱之

淳化中石保興爲銀綏麟府都巡檢使李繼遷入寇時保興巡接罨子砦及黑水河趣谷中敵以數千騎

據險渡河來攻保興所部不滿二千人分短兵伏於  
河許伺其半渡急擊之敗其衆後改銀綏麟府州鈐  
轄嘗與范重臺等五路討賊賊爲方陣來拒保興麾  
衆出入陣中會所乘馬中流矢挺身持滿易騎奮呼  
且行且鬪凡三百四十二戰未嘗敗衄賊遂引去麟  
府蔽合河時甚賴之

至道元年契丹侵府州折御卿禦之卒于軍御卿北  
方大族祖從阮自晉漢以來獨據府州控扼西北屏  
藩嵐石父德辰爲永安軍節度使從阮鎮邠寧周顯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

四

德中德辰攻下河市鎮會次朝弟德愿權州事又破  
并軍於沙谷砦德辰請遷內地世宗以折氏素得蕃  
情不允乾德初敗太原軍又屢敗契丹契丹畏之乾  
德二年卒御卿嗣職加留後世領府州太宗征河東  
御卿破岢嵐軍擒其軍使折合圖文與尹憲領屯兵  
同攻嵐州殺憲州刺史霍翊遂下嵐州淳化五年遷  
永安軍節度使敗契丹將韓德威軍於子河汭自是  
契丹知畏太宗遣使問御卿曰西北要害皆屯勁兵  
戎人何自而至御卿對曰敵緣山峽小徑入謀剽略

臣諜知之遣人邀其歸路因縱兵擊走之人馬墜崖  
谷死者相枕其大將韓德威僅以身免皆聖靈所及  
也歲餘御卿病作德威諜知之率衆來侵報子河汭  
之役御卿力疾出戰疾甚其母密遣人召歸御卿曰  
受國恩爲國家除寇今臨敵棄士卒不可寧死軍中  
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翊日  
卒子惟正知州事惟正歸朝以其弟惟昌繼之咸平  
二年河西族帳及惟昌所部啜訛引趙保吉之衆入  
寇麟州惟昌與從叔海超弟惟信赴戰衆寡不敵惟  
昌臂中流矢墜馬得裨將馬突圍出海超惟信沒焉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

四

九月保吉黨復來寇惟昌與宋思恭劉文質合戰於  
埋并峯敗走之又破言泥族拔黃寨焚其器甲車帳  
俘斬甚衆景德元年與王萬吉等破賊砦護芻糧抵  
麟州時契丹方圍岢嵐軍聞敗遁去大中祥符七年  
命河東民運糧赴麟州當出兵爲援惟昌力疾領步  
騎屯寧遠砦冒風沙而行時疾已亟明日卒弟惟忠  
嗣州事惟忠知兵事天聖中契丹與夏國會兵境上  
惟忠覘得其實率麾下往備之戒士卒毋輕動一夕

風霾有騎走營中以為寇至惟忠堅臥不動徐命擒之得數驛馬蓋敵所縱也尋卒子繼宣嗣州事宣卒弟繼閔嗣慶歷中元昊兵攻麟州不克進圍州城城險且堅東南有水門崖壁峭絕阻河賊緣崖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中矢石亂下賊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賊死傷甚衆遂引去未幾護送麟州戍卒賊伏兵邀擊之盡掠所齎繼閔脫身繇間道歸自元昊反繼閔招集歸業者三千餘戶皇祐二年卒以其弟繼祖嗣州事繼祖臨政二十餘年韓絳發河東兵城囉兀繼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聖

祖為先鋒深入敵帳降部落戶八百弟繼世少從軍為延州東路巡檢鬼名山之內附繼世先知之遣其子克勲報種諤用是取綏州繼世以騎步萬軍往銀川分名山之衆同守綏州又說韓絳城囉兀因晝取河南之策絳以為然及卒從子克行嗣克行初仕軍府無所知名夏人入寇詔河東師出援克行以兵三千護餉道戰於葭蘆川先登斬賊甚衆諸老將矍然曰真折太尉子也擢知府州秦兵討夏國張世矩將河外軍民克行與俱廷議謂守臣難自行詔克行

選兵隸世矩克行抗章願率部落先驅未報即委管鑰而西大會咩保吳良以萬騎來躡克行為後拒度賊半度監縱擊大破之殺咩保吳良師每出必勝夏人畏之孫覽議城葭蘆召克行問策即頓兵吐渾河約勒步伍為深入窮討之狀敵疑不敢動訖役詔河東進築八砦通道鄜延克行請兩路併力以遠者為先城成謀言寇至軍中皆戒嚴克行止之曰彼自擾耳已而果然克行在邊三十年善拊士卒戰功最多羌人呼為折家父子可大嗣知府州從子可適未冠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聖

有勇馳射不習而能鄜延郭達見之歎曰真將種也從種諤出塞敵以年少易之可適索與鬪斬其首取馬而還與夏人戰三角嶺又敗之於蒲桃之東兵久不得食聚譁於軍門或欲掩殺以為功可適曰此以饑而逃耳非叛也單馬出詰之曰爾輩何至是不為父母妻子念而甘心為異域鬼耶皆流涕謝再生各遣歸夏人十萬入寇可適先得其守烽卒姓名詐為首領行視呼出盡斬之烽不傳因卷甲疾趨大破之分騎據西山曰彼若躡吾後腹背受敵必敗果舉軍

來可適率所部八千轉戰至高嶺從間道設伏邀其歸路敵至伏發衝之其國母踰山而遁衆相蹈躐赴崖澗死者如積後卒於官按合河西北鄉割入定羌寰宇記火山本嵐州地折氏據有府州尙在定羌未割之先與合河隔河相望當五代晉漢之際府州孤懸河外折氏世居其地無異李夔興之據夏州其戰勝克敵亦無遜西夏之雄勇而保吉以強暴世濟其惡折氏以忠貞恪守其疆一彼一此順逆判分異向府隣壤地相接雖以元昊之殘暴卒不能踰尺寸地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四

則其時之方足相抗可知也從阮德展抗力戎行瀕心嚮化御卿以一旅孤軍從太宗克岢嵐軍下嵐州破憲州斬將擐旗功亦偉矣卒以義不棄師致命沙場忠孝豈兩全之語聞之酸心而又將種輩出世篤忠貞文思之拔砦護芻雲麾之堅臥不動防禦之嬰城固守團練之取守銀綬皆有足多者至節度以併力先遠而完八砦之城觀察以八千之旅而破契丹十萬之衆智勇驍果獨出冠時羌人呼爲折家父延帥謂太尉有子是以控扼西北屏蔽并汾合河密邇

邊疆運糧負芻藉兵力援助而或冒風沙以領步騎或護餉道以戰葭蘆捍衛不遺餘力實爲無負於宋終宋之世合河不聞兵戈之擾者折氏之力也卒能世守疆土繼承罔替福祿綿於孫子有由然矣宋時防守西北邊關稱楊業父子折與楊爲姻婭岢嵐州掘地得石拭視爲楊氏墓碣載折太君事世傳折太君卽楊無敵夫人想見當年臂指聯絡協力邊防惜不傳其事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楊與折之謂與通志嵐縣有折御卿廟宋禮志云折御卿於嵐州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五

功業建廟岢嵐西北三十里有折家祠宋武安軍節度使折克行墓通志保德州南四十里折窩村有折太君墓卽楊業妻折德辰女也鄉里世傳折太君善騎射婢僕技勇過於所部用兵克敵如斬王夫人之親援桴鼓然考正史不傳其事姑闕所疑至道中索湘爲河東轉運使言事者請邊州置榷場與蕃人互市湘言許其交易則沿邊商人深入戎界莫辨奸僞且邊民易動難安蕃情宜加羈制或請於北砦山麓中興置銀冶湘以爲召寇奏罷之歲燒沿

邊草地以防南牧湘長於吏事歷邊郡所至必廣儲備王超率師趨烏白池水源涸絕軍士渴乏時湘已輦大鍬千柄至令鑿井衆賴以濟以忻州推官石宗道憲州錄事胡則自隨所至州郡勾檢其簿領邊鄙枚寧

至道三年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各置轉運使河東其一河東鹽鐵之利甲於天下置轉運使流通百物廣其儲蓄爲富國之道先於乾德初河東置樞使筦一路財貨節度防禦諸官皆不預其籍至是十五路

晉乘寬略

卷之二十

吳

並置司貨財之出入而河東爲首重矣

咸平初錢若水爲并代經略使若水字淡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十歲能屬文美風神有器識華山陳搏一見以爲有仙風道骨舉進士歷官集賢院學士至是經略并代能斷大事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一時稱治尤推賢重士首舉王旦汲引後進孜孜惟恐不及祿度豁如也精術數知年壽不永每懇避權位卒年四十四士君子深惜之

真宗咸平元年王禹偁上疏云方今北有契丹西有

繼遷契丹雖不侵戍兵未減繼遷未歸命餽餉難停邊民困頓當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湖乾道開寶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自後平河東兼東南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兵冗而不銳將多而不專如開寶之經制兵賦斯爲得宜曩時每州刺史一司戶一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權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而稅租轉減於曩日人民流移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爲國

晉乘寬略

卷之二十

吳

用然不可盡也正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歲得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臣謂山澤之饒使流於下者此也禹稱遇事敢言在黃州有虎鬪鷄鳴冬雷之異引宏範傳陳戒又自劾言古之循吏政感神靈宋均猛虎渡江臣則有虎相食唱魯恭雉馴桑下臣則有羣鷄夜鳴百里嵩甘雨隨車臣則有冬雷暴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政失和合竇常刑帝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其才命徒蘄州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

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未踰月卒

咸平中鄭文寶爲河東轉運使時麟府屯重兵皆河東輸饋壤雖接而限於河土人利河東民罕至則芻粟之價可增上嘗訪使邊者言河裁闊十數丈乃詔文寶於府州定羌軍經度置浮橋人以爲便會繼遷圍麟州令乘傳晨夜赴之圍解景德初遼犯邊文寶又徙河東安集所部募鄉兵張邊備領番漢兵守禦民賴以安通志黃河至保德州天橋峽岸狹可橋天橋在倒迴谷口石峯寬平直抵河心距西岸石山裁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

契

七丈有奇望之若可一躍而過金貞祐三年僧法利於倒迴谷溝上建橋明宏治初總督文貴欲立橋疏上不報正德十四年張貴奉命營度不可遂止

咸平三年張進任并代副都部署李繼遷入寇麟州州將遣單介問道乞師太原諸將以無詔旨猶豫未決進獨抗議發兵赴援既至圍遂解得援兵之力咸平四年趙保吉敗死子德明嗣宥罪侯趙保忠亦相繼歿知鎮戎軍曹瑋言保吉擅河南北二十年國家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乘時捕滅後更強盛

不可制矣請假精兵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郡縣不報按靈武爲西陲重防西去合河關五百餘里失靈武而延綏麟葭俱不可保至德明初嗣國危子弱因而致之免數十萬生靈阡危死亡之厄乃於靈武則欲棄之以貽敵於德明則使養之而成患宋時類以優柔失機至老成謀國尤當宏此遠謨以重世守何亮安邊之書韓魏公深然其言以李文靖之賢而謂靈武終非我有卒致沿邊諸郡雲擾百有餘年固未嘗慮之於遠矣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

契

咸平四年遣張齊賢行邊時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齊賢言靈武孤城難守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不可舍輔臣亦言靈武乃必爭之地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獨李沆如齊賢言以保吉未死靈武終非我有欲召還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未幾趙保吉陷靈州以州爲西平府居之帝悔不用李沆之言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驚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

必無事。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沈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沈沒後。真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且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沈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準嘗薦丁謂於沈。沈不用。準竊問之。沈曰。顧其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

香乘蒐略

卷之二十

辛

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沈笑曰。他日當思吾言。後果如言。時謂聖相。帝嘗問治道所宜。先沈曰。不用浮薄。新近喜事之人。爲最先。沈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沈性直諫。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沈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弟維語及治第。沈曰。身食厚祿。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

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呂中有云。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爲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奸邪爲最。雖有向敏中李迪亦不踰時去矣。數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爲可慨也。

香乘蒐略

卷之二十

壬

咸平中。西北雲擾。并州謀帥。帝謂輔臣曰。如張齊賢溫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嘗歷樞近。或有固辭。宜召至中書詢問。願往則授之。及召至。齊賢辭以恐爲人所讒。仲舒曰。非敢有辭。但在尙書已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賜都部署。添給敢不承命。輔臣以聞。帝曰。是皆不欲往也。勿彊之。按溫仲舒以謀帥乞轉洪忠宣。以仲舒剛正名臣。至引例乞轉。謂其至誠不矯。餽然當時并北寇警。時聞仲舒知其難爲。而自求遷轉。亦不可爲營私者訓矣。

咸平五年。李繼遷圍麟州。曹燦請濟師。詔發并代石



隰州兵援之興縣乃援兵道也知麟州衛居實言繼遷以衆二萬來攻擊走之六月繼遷復以二萬騎圍麟州詔李繼周擊之圍未解麟州部署請濟師真宗開地圖曰麟州三面據險修力可守但城中乏水可憂耳乃遣兵走援繼遷果據水砦薄城已五日知州衛居實出奇兵突戰繼勇士城下城上鼓噪矢石如注殺傷萬餘人繼遷引去按麟州毘連嵐州發并代石隰之師而不言嵐州者嵐州已在近地也興縣爲援兵要道并代由寧岢出合河津或經天門出黑峪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壘

渡石隰取道葭蘆東岸由興臨接界渡河北入麟府合河南北津渡俱當其衝是時潘美在河東令民內徙遷麟州內屬人於樓煩廢樓煩縣併入嵐州以處其衆是棄河外而守合河津爲苟延目前之計而不知避愈遠逼愈近潘美捨楊業而不顧奚恤麟州之坐廢也庸流舉事往往如此此韓魏公所隱憂而如宋之用人何也

咸平五年置憲州初李克用表置憲州於靜樂縣南七十里之樓煩鎮北漢因之至是以州地卑狹多水

移治靜樂軍之靜樂縣遂廢軍省元池天池二縣樓煩改屬嵐州

咸平中宋搏爲河東轉運使河東接西北境時邊事未息屯師甚廣搏經制漕運以幹治稱上言大通監冶鐵盈積可備數十年鼓鑄請罷採以紓民料諸州丁壯爲兵以增戎備在任十一年太原儲備充裕軍民治安嘗使契丹會疾契丹主以車迎之通志古交城縣大通監管東西二冶烹鐵務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壘

咸平中高繼勳爲并代鈐轄徙屯岢嵐軍契丹聚兵五萬屯草城川繼勳登高望之謂軍使賈宗曰彼衆而陣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伏兵山下敵見我弱必急攻我誘之南走爾起乘之當大潰轉戰至韓光嶺伏發契丹果敗相躡死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甚衆以功賜金帶錦袍徙麟府州鈐轄時屯兵河外饋運不屬繼勳扼兔毛川援送軍食師乃濟通志兔毛川神木縣地草城川岢嵐州地歐陽修舉米光濬狀岢嵐草城川正當北界要害之地去年北寇來侵軍使米光濬應機拒守故獨岢嵐得不

侵却地土亦不張皇再舉狀岢嵐當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不比代州尚有險固捍禦控扼尤藉得人咸平中王嗣宗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嗣宗字希阮汾州人會祖同節寶鼎令祖待價汾州防禦推官父夢證成州軍事判官嗣宗少力學爲文見賞於王佑開寶中登進士甲科補秦州司寇參軍太宗征河東嗣宗陳邊事召授大理寺丞至道初移河東轉運使咸平三年以漕運稱職拜太常少卿踰年改鹽鐵使上言國家經費甚繁賦入漸少加以冗食者衆尤爲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晉

耗蠹所宜裁節若用度不足卽復重擾於民矣况西北二邊未平有饋運之煩臣等會議事可省者願條以聞至是出守并州兼并代部署州境有臥龍王廟每窮冬闔境致祭值風雪寒甚老幼踣于道嗣宗亟毀之轉運使鄭文寶上其政績有詔褒美先是西邊市馬以給北邊戰士有瘠弱者卽送闕下暑月道遠多死嗣宗建議以汾州地涼接樓煩諸監水草請就牧放從之後徙知陝州復求知許州不復議休退月給俸五十千嗣宗尤睦宗族撫諸姪卒謚景莊

宋開寶間建女媧墓於趙城寰宇記趙城縣東南五里古女媧墓在焉城冢記女媧墓有五其一在趙簡子城東五里縣志在縣東八里候村里有二冢東西相距四十九步各高二丈周各四十八丈前有祠廟左右古柏百餘株禮法施於民則祀媧皇氏敷德於義農之際利民生烹飪之宜允宜列入祭典有司歲祀爲常

困學紀聞鹽引池而化散鹽煮水而成夏書青州之貢職方幽州之利齊之渠屣燕之遼東宿沙初作者也形鹽掘地以出之周公闕所云鹽虎形也飴鹽於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美者大夏之鹽也後周四鹽之政倣此古者川澤之饒與民共之自漢以後法益詳而利無遺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晉

皇輿全覽河曲縣西北兩岸壁立中通黃流萬里之流束於一峽縣水千仞倒傾而下怒濤噴雪驚湍轟雷水力衝注年久穿石成穴如瓊甍生石花魚出其間食石花而成肥美第一駕南洲而上之過此爲黃河之鯉味則迥殊石花魚生於急水隨水衝蕩眼邊

色紅爲驗、

景德四年以劉綜出知并州以政績聞州民乞留優  
詔嘉獎綜字居正河中虞鄉人少依外兄通遠軍使  
重遵誨遵誨嘗遣綜貢馬太祖嘉其敏辨將授三班  
之職綜自陳素習詞業願應科舉雍熙二年舉進士  
第累遷至河北轉運副使時河北承兵寇之後民戶  
凋弊吏部所銓幕職州縣官皆四方之人不習風俗  
且有懷土之思以是政事多因循不舉綜建議請自  
今並以河朔人充之冀其安居勤於職事夏人擾西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五

邊環慶大屯士馬詔徙綜爲陝西轉運副使轉太常  
博士時梁鼎議禁解鹽官自貨鬻乃命綜與杜承府  
制置青白鹽事綜條上利害力言非便卒罷其事時  
靈州孤危獻言者或請棄之綜上言曰國家財力雄  
富士卒精銳而未能剪除凶孽者誠以賞罰未行而  
所任非其材故也今或輕從羣議欲棄靈州是適如  
賊之所謀矣靈州民淳土沃爲西陲巨屏宜固守以  
爲扞蔽今若棄之則原渭等州益須設備較其勞費  
十倍利害昭然嗣遷河北轉運使時兩河用兵邊事

煩急倚辦轉漕綜繼領其職號爲詳練召拜樞密直  
學士至是出知并州政和民安并人德之復授諫議  
大夫卒於官年六十一史稱綜強敏有吏材所至抑  
挫豪右振舉文法時稱幹治惟尙氣好勝不爲物論  
所許然其行事雖未盡醇亦強幹有爲者矣

景德元年改定羌軍爲保德軍是年九月契丹隆緒  
入寇分兵圍岢嵐軍高繼勳力戰禦之是時契丹主  
及其母蕭氏大舉寇邊縱遊騎剽掠小不利則引去  
徜徉無闕志寇準曰是狂我也請簡驍銳據要害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五

備之時韓守英爲并代路兵馬鈐轄岢嵐告警守英  
與鈐轄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帥所部渡河趨朔州  
以牽賊勢遂破狼水砦俘獲以萬計圍始解高繼勳  
又擊敗契丹數萬騎於岢嵐軍契丹請和錄契丹誓  
書頒河東守英上言本路宿兵多百姓困於飛輓今  
邊郡無事請留騎軍千人餘悉徙內地帝省奏減并  
代戍屯以省餽運曰邊臣能體朝廷恤民之意甚可  
嘉尙詔諸路視此行之

潞安郡志載長子縣羊頭山拒黍可以累律羊頭山

南陰地黍白其北陽地黍紅用之爲量與黃鐘合景  
德初詔丁度胥偃高若訥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  
等鐘律詳定得失覆稱鄧保信黍尺用上黨秬黍圓  
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檢詳前代造尺皆  
以一黍之廣爲度惟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爲寸  
法而蔡邕銅龠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  
黃鐘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  
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參差不同阮逸胡  
瑗律法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考  
之聲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  
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  
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  
不均遂致差異度等反覆考正迄無定說嘗考周宣  
帝時達奚震及牛洪等議曰令以上黨羊頭山黍依  
漢書歷志度之若以大者稠黍依數滿尺實於黃鐘  
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鐘  
之律不動而滿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  
圓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按當時范鎮以自得古法

謂聲音生於無形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必得真  
黍然後可爲司馬光終不信其說世無精於鐘律之  
學至不能決羊頭山秬黍神農嘉穀自昔用之不爽  
尺寸鐘律自然之數未可以意測也  
真宗景德二年代州地震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  
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  
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  
廷有人乃止  
景德四年春二月帝祭后土於汾陰先是羣臣上表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考  
請祀汾陰帝從之以王旦兼大禮使王欽若爲禮儀  
使陳堯叟爲經度使儀同封禪正月出潼關渡渭河  
遣近臣祀西嶽次河中府遂至寶鼎縣奉祇宮祀后  
土地祇大赦天下文武進秩建寶鼎縣爲慶成軍賜  
天下脯三日大宴羣臣于穆清殿而還初將祀汾陰  
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言先王卜征五年歲  
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汾陰后土  
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岳祠汾陰遂  
有事於泰山今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

年卜征重謹之意古者圓邱方澤所以郊祀天地漢初承秦惟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乃舍之而違祀汾陰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棄京師根本而慕漢唐虛名其可乎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今國家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言者以先帝嘗議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堯

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于契丹蹙國糜爵姑息于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己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諛臣僥倖之資此臣所長歎痛惜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輿地考寶鼎縣本漢汾陰縣唐開元中改曰寶鼎祥符四年改曰榮河今因之史記郊雍議立后土祀汾陰睢邱上上望拜如上帝禮景德中閻守恭爲并州鈐轄守恭并州榆次人劉氏平徙太原民守恭負販并汾間嘗過西山聞郭進爲

都巡檢慨然曰進以行伍遇主吾豈不若耶遂應募從幸河北有功累遷刺并代路守恭性沉勇御軍嚴家居如對賓客所得俸祿悉散予人在并州因春社會賓客曰守恭太原一貧民爾徒步位刺史老復官鄉里踰分多矣今日與卿輩訣後十日卒

景德二年以楊延昭爲沿邊都巡檢使延昭小字六郎性沉默寡言兒時好戲列軍陣父業爲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嘗曰此兒類我每征必以從太平興國中補供奉官業攻應朔延昭爲其軍先鋒戰朔州城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卒

下流矢貫臂鬪益急嘗隨父往來忻代尙保間扼要隘修守備善設伏屢擊破契丹及業死帝憫其忠延昭由供奉官擢宗儀副使遷緣邊都巡檢使累立戰功帝召赴行在訪以邊要甚悅指示諸臣曰延昭父業爲前朝名將延昭治兵護塞有父風深可嘉也契丹南侵延昭伏銳兵於羊山西自北掩擊伏發大敗契丹衆帝謂宰相曰延昭出疎外以忠勇自効朝中忌之者衆朕力爲保庇以及於此帝講防秋之策條上利害皆稱旨崢之陽武峪太原門戶也爲北部出

入要隘嘗與部將孟良焦贊守此遼人憚之西至忻之雲內口及蒲閣寨通靜嵐石隰路遣孟良守之其地有孟良城自忻代崑嵐以及朔雲皆有經營遺蹟焉在邊防二十餘年并邊之民倚若長城契丹望而却走目爲楊六郎年五十七卒於邊延昭智勇善戰遇賊必身先行陣克捷推功於下所得俸賜悉犒軍未嘗問家事出入騎從如小校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爲用及卒帝嗟悼不已遣中使護輓歸邊民望柩而泣如失怙恃至今稱道不衰子文廣初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三

以軍功授殿直范仲淹與語奇之置麾下又爲韓琦所重從守籩築城累遷步軍都虞候遼爭代州地界文廣獻陣圖並攻守策未報而卒亦不墜家聲也通志崑縣西南六十五里陽武峪堡有六郎寨西南八十里元岡口堡有孟良城址堡南十里有焦贊寨雁門關北口東山上有楊六郎寨朔州南八十里白草溝西南有六郎寨靜樂縣東南十餘里楊寨溝隘口保德州北六十里老牛灣南河口墩北七里楊家寨皆延昭遺跡平魯縣井坪城西南十五里十二連山

頂上六郎寨相傳楊六郎屯兵於此舊址砲石存大中祥符間大興土木選用惟嵐石汾陰之柏建玉清昭應等宮役工日至三四萬晉柏質堅而體重轉運不易隋時煬帝營宮室木皆致之遠方千餘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憂磨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轂隨易之真宗淫心符瑞以丁謂爲修宮使旁求遠搜晉居深山採運深入林麓雖不至如煬帝之窮極物力而邊民已難爲朝夕之謀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三

天禧二年契丹以張儉爲政事令儉端慤不事外飾爲雲州幕官契丹主獵雲中故事長吏當有所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因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是顧遇特異

天禧中劉文質爲崑嵐軍使後徙知麟州改麟府濁輪砦兵馬鈐轄屢擊走蕃部越河破契丹拔黃太尉砦殺獲萬計時蕃部獲逃卒給絹二疋茶五觔卒皆論死文質捕得百三十九人取二十九人以赦後論

如法餘悉配他州

天禧中陳堯佐知并州汾水屢漲於汾東築堤周五里引水注之植柳萬株曰柳溪遷河東轉運使以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數十萬以便民民永其利

仁宗天聖七年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初晏殊薦仲淹爲館職至聞仲淹諫上壽會寧懼召仲淹責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旣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外補出爲河中府通判

天聖八年秋八月復解鹽通商法時上書者言權解鹽官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伐木造船輦運疲勞今去其弊一也陸運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二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沙石今皆得食真鹽三也錢弊欲使流通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也歲減鹽官兵卒哇夫傭作之給五也乃罷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鹽

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于京師權貨務受兩池鹽自是商賈流行而官課損矣

宋史河渠志天聖四年詔陝西漕臣脩永豐渠自後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中條山平坑水爲渠西入黃河以運鹽名曰永豐周齊閒廢隋大業中浚渠唐末湮沒鹽運大艱至是殿直劉達請開濬自解州安邑至蒲州白家場通舟運鹽漕臣王博文以爲便遂浚之公私果利按永豐渠卽姚暹渠也暹於隋時爲都水監重開以利公私故名其渠渠水自夏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鹽

王官口北流數轉入姚暹渠凡百二十里而後達蒲州會涑入黃疏導亦良不易鑿而通之利興而害亦除渠上有堰曰李綽堰水漲決隄入長樂灘女鹽池則鹽花不生集夫修築高厚以爲重障有缺則立加修補渠以利運堰以衛池鹽政至要之經略也

困學紀聞宋與契丹八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太原之役也一韓一范使西賊骨寒膽破皆以儒而定武功者宗汝霖李伯紀不見沮於耿汪黃三姦則中原可復讎恥可雪采石卻敵乃渺然幅巾緩帶一參

贊之功儒非無益於國也縉紳不知兵介冑不知義天下始多事矣

仁宗天聖中詔府州岢嵐軍省馬五歲已上十二歲已下骨格良善行者悉綱送估馬司及并州揀馬司慶歷時出藏絹二千餘市馬於岢嵐軍又詔三司出絹三萬市馬於府州給河東軍并州守以越界趨利輒請罷之張若谷知并州以爲互市所以利戎落而通蕃情且中國得戰馬亟罷之則猜阻不安奏復市如故并州路置場和市并州西邊合河保德皆臨河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畜

夏人西來遼兵南下聚於麟府三州界上對渡之合河保德當衝受敵征調無時遼夏皆利於和市時以此爲控御之道互市以繪帛羅綺易駝馬牛羊玉璫琰甘草以香藥資漆器薑桂等物易密蠟麝臍毛褐獮羚角礪砂柴胡菴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其與民交易惟私市硫黃焰硝入外界禁例綦嚴後西人侵耕屈野河地合河對岸卽屈野河入黃之口知并州龐籍謂非絕其互市則內侵不已若互市不通其國必歸罪訛龐年歲間然後可與計議遂禁邊民無

得私相貿易而私販不能止申詔禁絕旣而麟州復奏夏人之請乃令鬻銅錫以市馬而馬入歲增蕃情亦順并州之供輸得少息矣

明道元年元昊嗣爲夏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番性所便英雄之主當霸王耳何錦綺爲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旣襲封自號鄂磨烏珠仿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畜

學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爲顯道稱於國中嗣侵回鶻取瓜沙肅州而洪定威龍皆卽堡鎮號爲州改靈州爲興慶府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軍兵總計五十餘萬發兵則以銀牌召部長自製番書形體方正類八分以教國人紀事初華州有張吳二生久困場屋薄遊塞上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



而往元昊異之尊寵用事凡夏人立國規模皆二人所教也輯覽注州以洪源谷名在今平涼府平番縣定州卽定遠鎮威州卽威振堡在今寧夏府平羅縣龍州今榆林府靖邊縣之龍州堡是賀蘭山在今寧夏府寧朔縣西元和志其山樹木青白望如駿馬彼人呼駿馬爲賀蘭故名

景祐二年詔潞州取羊頭山柰黍送於官李照自爲律管取定鐘律時不之信胡瑗所作鐘磬大變古法徐復言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

晉乘蒐略

卷之二

三

可用乎復初舉進士不第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無祿遂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一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氣求之遂悟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尋召爲大理評事固以疾辭寶元中西夏入寇保安軍巡檢指揮狄青擊敗之青字漢臣汾州河西人青風骨奇偉少善騎射里間俠少多從之初爲騎御散直從西征安遠諸砦皆克捷

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鈴轄盧守勲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于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

晉乘蒐略

卷之二

三

耳臣願畱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邕州之役軍次崑崙關時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享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行酒云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飲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番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必儂建中智中及

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至曉，座客各未散，退忽有馳報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脇者慰遣之。時賊口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于是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時皆以青不入邕州，窮其巢穴爲失機，會然青之用兵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卒爲名將。臨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五

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青名動殊俗，爲國虎臣，嘗有持狄梁公畫像詣青獻之，爲其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謚武襄。按宋世用兵之寡，效將不得人，而以卒予敵也。知兵善戰如青無出其右者。元昊初反，士卒畏怯，青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囉咩，歲香羊奴，尙羅慶七家口，等族。城子谷築招安豐林諸堡，砦扼賊要害，寇至身先馳赴，衆爭前爲用。受知於韓范，授以春秋通曉兵法，益精戰。

益勇由是名震於時。仁宗命圖形以進，知信之深也。青奮行伍五十餘年，邕州之陷，儂智高橫蹂二廣，青以一軍衝其堅，破積久之梟雄，而不假交趾助兵，以服遠人。宋之用兵克敵爲國宣威，幸賴有此。而歐陽公論青猶有微詞。魏禧書歐陽文忠論狄青劄子後云：歐陽公正直和平，遇事敢言，其言切直，婉至爲古今奏議所未有，而獨不滿於論包拯狄青二事。謂拯貪美官，敗人自成，至詆其不知廉恥，壞國家之紀，以重譎賢者，而論青尤爲過甚，多鄙夷不屑之辭。青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六

大功爲當世名將，而小心謹慎，朝野共知。公則曰：今雖未見顯過，是隱然以其心爲不可問也。又曰：外人謂青用心有不可知，此臣所不敢決。是顯然以青爲叵測也。至採身應圖讖，宅有火光，無稽之訛言，以聳動主上，且引朱泚爲證，其後又因水災危詞，極言幸其君爲仁廟，使遇漢景，宣唐肅德公之一言，足以殺青而赤其族。其間又仍爲一二護青之語，操縱出入之間，似乎持平，而實深文巧詆，以中人於深禍，而自脫於小人。吾則以爲險狠陰猾，若古小人害君子之

術而又工焉者蓋莫甚於此也宋武功最豪當時將帥未有賢於青者藉令青功大謗興主上危疑公爲侍從尙當出力曲相保全而顧無端以啟君臣之釁甚不可也史稱青慎密寡言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飢寒勞苦敵猝犯無敢後先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熙寧初神宗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能保全終始命取畫象入禁中遣使祠其家易世猶思之歐陽公豈未計及考公乞不勘狄青侵公用劄子內稱兵興以來所

晉乘蒐略

卷之二

三

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敬重如此五季之亂奇人傑士多避世處巖穴以講學爲業弓旌招之不至种放之母聞詔使至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然放終以恩遇生驕侈有愧賢母易明春秋大義剛介自持不阿於時魏公之誅不虛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三

十萬歷旬不止自編筭所紀未嘗有此宋史五行志景祐四年并忻代三州地震壞廬舍覆壓吏民忻州壓斃者二萬餘人傷者五千餘并州二千餘代州七

得邊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勇將如青者無二三人不得一例推勘未嘗不思保全獨於是爲此陰刻之論亦誤於讒間之口而易其言也或謂青武人典機密公惡非其類故言狼戾如是亦過甚之論也宋史隱逸傳仁宗時以劉易爲并州州學說書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與韓琦善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并州學不能屈志趙抃復薦其行誼賜號退安處士易作詩琦每爲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滌去琦亦再書之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

百餘至是未逾一年地復震忻州遞年大震疊震不已西北有聲如雷地道貴靜今數震搖爲兵興民勞之象并忻代北接遼西鄰夏邊州連歲地震折裂泉涌不寧甚矣是年元昊稱帝自是兵連禍結凡西邊用兵選邊州兵將首及并代茲先著其象與

寶元元年元昊表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

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麟延欲自靖德塞門路若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送元昊元昊殺之按當元昊反形未著時山遇慮禍歸延州密告其謀延守郭勸弛不備反械送還以示不疑夏人族誅之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頓絕是無異拋腹心而益寇讐也夫人方爲刀俎而我欲以義動以恩結格不相入反損其威重授人以柄其謬已甚宋於保忠保吉德明始則縱之繼則封之至元昊更不但封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之而歲賜絹茶如數聽其邀索無厭而曲從之雖有韓琦之力阻卒未能反其所爲帑盡虛糜而兵仍不戢求安反危郭勸承風於下誤用其術禍至不測自貽之戚也  
寶元元年十二月定襄地震五日不止河東境內南北皆震直史館葉清臣疏言天以陽動地以陰靜陰陽失愆地爲之震乃者地震不已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及於都下裂地壞屋殘傷民人誠大異也上天垂戒應恐懼修省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

之人齟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許延忠直敢言之士以承天意疏入徙范仲淹知潤州

寶元中党項犯塞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寇多北狄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党項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爲所擒

仁宗寶元二年五月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

戎十策其略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寶元二年八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時塞門諸砦旣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七

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巨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價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爲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

中則釋之由是人人能射

寶元中任福爲嵐石隰沿邊都巡檢使言河東地界大河斥堠疎闊願嚴守備以戒不虞及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韓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詐也命諸將戒嚴元昊果寇邊琦使福禦之福違琦節制陷敵伏中格戰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耀聲福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福敗死自邊軍挫衄沿邊內外皆警東岸合河關上下尙保臨永州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七

逼近敵境悉皆戒嚴時西邊用兵選用河東兵將河東路募人充伍分列大小營曰宣毅尙嵐火山等軍練習牌子弩炮以爲先鋒然所募皆鄉井游惰不習戰陣遇賊輒潰故歐陽公以爲不得其用也

康定元年趙元昊反入寇延州副總管劉平石元孫戰死按是時張方平言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自鄜延我師從麟府濟河潛師而往攻其所必救還救則進退失據批亢擣虛之善法也苦使屯兵嵐石由合河津渡去靈武僅五百餘里俟其入延而間

道直擣其穴形格勢禁出於所不意以制其命而惜見不及此也

康定初詔河北河東籍強壯爲防守兵河東得十四萬四千以時訓練自西師屢劔正兵不足籍民三丁選一爲鄉弓手刺充保捷分戍邊州太原迤西之嵐州爲邊境合河通津與夏比鄰戍守所及之地時又揀籍強壯十之七涅手背爲義勇議者言義勇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寓兵於農之意且言昔唐澤潞畱守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壹

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得勁卒二萬旣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近代之顯效著於河東今令所在點集訓練二三年漸習行陣遇警得將統馭制其陣隊何敵不可戰河東河北皆邊州之地自置義勇按閱日久耳目已熟舉行尤便詔如議治平元年宰相韓琦言唐制府兵寓兵於農今之義勇以河東一路而言爲數已復不少若隨地再加以訓練河東當西北衝要之地於邊計甚便諫官司馬光

言頃籍鄉弓手始諭以不去鄉里旣而涅爲保捷遣戍邊州後不可用汰爲民徒使一路騷然於國無補自元昊反諸將覆師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甌脫之地當是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議者謂不用衣廩得勝兵數十萬閱教精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閱教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州縣承朝廷之意止求數多閱教之日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進退有節序若真可戰殊不知彼猶聚戲遇敵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耕桑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旣賦歛農粟帛以給正軍又籍其身以爲兵是一家而給二家之事如此則民之財利安得不屈臣愚以河東及河北已刺之民亟當放還帝弗聽琦語光曰君但見慶歷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旨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人皆服温公之先見時劉庠知太原府請憲州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壹

募勇敢爲鄉兵憲州本樓煩故地近邊之民多勇力而苦貧難庠亦承義勇之令而踵行之也

宋史楊偕傳康定中偕知并州元昊入寇密詔偕選強壯萬人策應麟府偕奏師無紀律則士不用命令發農兵赴邊慮在路逃逸及臨陣退縮請以軍法從事詔如所請并人大驚都轉運使文彥博奏罷之元昊大掠河外詔修寧遠砦偕言寧遠砦在河外介麟豐二州之間無水泉可守請建新麟州於嵐州河東岸有白塔地可建砦屯兵白塔地合河之白家塔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借謂遷有五利不遷有三害省國用惜民力利一內禦尙嵐石府州沿河一帶賊所出路利二我據其要則河冰雖合賊不敢踰河而東利三商旅往來通貨財利四河凍時得所屯兵馬五七千人以張軍勢利五今河東轉輸束芻斗粟費直千錢若因循不遷則河東之民困於調發無已時害一以孤壘餌敵害二道路艱阻援兵難繼害三且州之四面屬羌遭賊驅脅蕩然一空止修寧遠孤壘猶四支盡廢首面心腹獨存是求虛名而忽大患也帝以麟州古郡曾經寇

兵攻圍固守今欲棄之是將退而以河爲界也詢仍修復寧遠以援麟州按是時元昊破寧遠絕麟州餉道并州主餽運麟州餽道未通敵時出抄掠護送艱難偕以敵銳氣方盛偕聞風退怯請移麟河內更請棄河外保台河津就當前事勢立論而不計自撤籬籬險與敵共避之無可避也史稱偕性剛而忠樸論事有得失偕擬遷麟州紛更失事至發農兵赴邊輒欲繩以軍法束縛而馳驟之間於大體宜王素歐陽修蔡襄劾其助元昊不臣之請而斥遠之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慶歷元年元昊寇河東及麟府不能下乃引兵攻下豐州據之又破寧遠砦遣兵分屯要害絕麟州餉道初元昊以兵圍河外康德輿不能禦夏人襲府州遊騎抄麟府間於是有棄河外守保德軍之議按元昊下豐州據西北之衝要寧遠麟府所必爭也未有使單外以予賊者趙振敗元昊於深柏堰通砦外商得粟數十萬石以給賑其地生穀不可棄况棄之而反授以柄耶振子珣得微外形勝作聚米圖經其言夷險攻守之形瞭如指掌呂夷簡謂用兵以來策士言

萬計無如珣者是以佐振禦寇而不爲避敵之謀也  
慶歷中明鑄在河東以尙嵐軍當雲朔路奏張岳爲  
麟府路駐泊都監兼沿邊都巡檢使駐尙嵐張亢修  
并邊堡若初議置安豐若於石神臺岳以爲非要害  
之地徙于生地骨堆以扼賊左右曰擅易若地可乎  
岳曰苟利國家得罪無憾也卒易之緣是左遷以麟  
府尙未解嚴復駐泊都監屯安豐卽今水峪關地也  
岳府州府谷人天聖時岳年甫十八卽親造敵帳以  
逆順諭阿遇還其擄名動一軍從折繼閱援鄜延進

晉乘蒐略

卷之二一

七

兵麟府破浪黃党兒兩族殺傷甚衆時敵騎方熾中  
人促賜軍衣至麟州不得前康德輿管勾軍馬司事  
遣岳馳騎五千往護之至青眉浪遇賊接戰流矢貫  
雙頰岳拔矢鬪愈力奪馬十二匹而還賊兵攻府州  
甚急城西南隅卑下賊將登衆囂曰城破矣岳乘陴  
大呼搏賊賊稍却飛矢中右目身被三創晝夜督守  
又帥死士開關護州人汲於河訖圍解城中水不乏  
賊嘗往來邀奪餽運以岳爲麟府路巡檢至深柏堰  
遇賊數千分兵追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牛數百

近郊田比秋成未敢穫岳以計千張亢得卒九百人  
大敗賊於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糧道破賊於柏子  
若遇賊三松嶺賊以精騎挑戰矢中岳臂猶躍馬馳  
射諸將乘勝而進賊皆棄潰岳嘗從數騎夜入羌中  
偵機事旣還羌覺之岳隨羌疾馳効羌語與羌俱行  
數里乃得脫前後數中流矢創發臂間卒通志生地  
骨堆尙嵐州地尙嵐水峪關西北保德界

王凱字勝之并州人初爲麟州都監嘗出雙烽橋染  
枝谷遇夏人破之夏人圍麟州乘城拒鬪晝夜三十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七

一日始解去遷麟州路緣邊都巡檢使護糧道于青  
眉浪寇猝大至與巡檢張岳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  
擊之復與岳合斬首百餘級又入兔毛川遇賊三萬  
凱兵祇六千陷圍中流矢中面鬪不解斬首并自蹂  
踐死者以千數後改并代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  
夏人二萬寇青塞堡凱出鞋邪谷轉戰四十里至桂  
貼川大敗之得所掠馬牛以還經略明鑄上其功歷  
并代路副都總管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士卒平居與  
均飲食臨陣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服戰無不力前



後與敵遇未嘗挫衄。

慶歷中邵雍由洛至河汾河汾者卜子夏教授於西河文中子講學地也雍字堯夫居於洛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嘆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獨未及慨然有四方之志洛與晉鄰於是踰太行涉河汾訪西河遺規通化故里想望其風教已乃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聞雍好學

晉乘蒐略

卷之二

全

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必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溥多其所自得者又其學益老德益加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遂衍宏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華環堵不瓦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履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

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儒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畱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

晉乘蒐略

卷之二

全

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熙寧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皆訪雍雍曰此賢者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投劾何益屢徵不至熙寧十年卒年七十六元祐中賜諡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過

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事于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旣葬顯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仁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晉乘蒐略卷之二一

曰伊川擊壤集

全

慶歷元年冬十月以龐籍知延州兼經略安撫招討使自元昊反夏竦爲統帥依違顧避不力捍禦延州城若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

慶歷二年復權鹽法自軍興以來度支絀於用因聽

並邊入中芻粟子券超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子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姦鹽值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民之充役者主之

慶歷二年詔選河北諸州彊壯者爲軍刺手背爲義勇字各營於其州給以廩俸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晉乘蒐略卷之二十

全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爲近古招來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資其力爲用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於是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爲保捷軍然至奉行不善而遣之運糧戍邊反爲他日之患矣

慶歷二年徵處士孫復爲國子監直講范仲淹富弼皆言孫復有經術薦於朝故有是命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

介而下皆以師禮事之復年逾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孔道輔聞復賢就見介執杖履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至是以薦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邇英閣祇候說書嗣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晉乘夷略

卷之二

八

慶歷二年知青澗种世衡奏募蕃兵五千涅右手虎口爲忠勇字河東麟府石隰間西北羌戎具籍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謂之熟戶卽唐設三使所統之黨項太原之外蔽也宋理蕃兵在麟府石隰者大首領爲都軍主百帳以上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都虞候指揮使副兵馬使以功次補者爲刺史諸衛將軍諸司使副使以至殿侍其充本族巡檢者俸同世衡所募蕃兵卽麟府石隰之熟戶也言者因請募熟戶給以禁軍廩賜使戍邊悉罷正兵范仲

淹言熟戶戀土田護老弱牛羊遇賊力戰可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爲正兵蕃情黠詐畏強凌弱常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倚爲正兵必至驕蹇遠得禁軍俸給則蕃官必生微望且錢入熟戶蕃部資市羊馬青鹽轉入河曲爲非策若遇有警以金帛募勇猛爲便此老成謀國之遠慮也青澗及麟府石隰俱沿於河密邇合河與太原呼吸相關熟羌御之得道使各繕堡壘團結強壯置器甲以備調發勿令猜阻并州西邊亦可用爲藩籬矣

晉乘夷略

卷之二

九

慶歷中率以士望所屬拔用護邊滕甫知太原府時將吏皆利于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甫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堠無開邊隙寇至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沿邊安撫以下皆勒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諸州請益兵甫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爲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甫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竟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閣爭

之甫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兵不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所患者和羅甫稍更其法配糧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爲差民以爲便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隸河東甫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瓦西人襲我不備乃以兵護遷寇不敢近將賜寨甫請先盡界西人請以綏德城爲法甫力爭之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甫者甫篤于行義臨大事毅然不計死生馭將吏一以至誠詩文英發妙麗學者爭誦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全

慶歷中康德輿爲并代兵馬鈐轄管勾麟府路軍馬駐尙嵐七羅導夏人自後河川襲府州初七羅從德輿求錦袍不得出怨言後有譖七羅與賊通戰則反射漢人七羅無以自明乃謀附賊指揮張岳聞之召七羅與飲七羅泣曰我豈附賊者耶蓋逃死耳岳以告德輿七羅叛信矣不可赦時元昊方屢入寇德輿曰今日豈殺蕃部時邪岳曰叛者特七羅非衆所欲也請爲君召與飲仆崖谷中聲言墮馬死安知漢殺之德輿猶豫不決岳計不得行知府州折繼閱聞賊

將至以告德輿德輿怒曰君不召之何以知其來也賊果以七羅爲嚮導襲府州蕃漢欲入城德輿閉門不納或降賊或爲賊所殺不可勝計賊旣圍府州德輿與副總管王元鈐轄楊懷忠按兵不出戰但移文轉運司調軍食轉運副使文彥博籍民輦運至境以俟而德輿等終不出及陷豐州纔出屯州城數里二日而還居民望見以爲寇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郭初德輿使夏州夏人謂曰前康將軍戰靈武者非先世耶德輿懼其復仇不敢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全

慶歷中明鎬知并州鎬大巡邊以備賊時邊任多統務子弟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遂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妓者多從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妓女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妓聞皆散去此以不治治之雖非常法而以鎮一軍權時之宜也鎬爲河東都轉運使時夏人破豐州鎬率屬修建寧中峽百勝砦鎮川清塞五城以固河外史稱鎬端重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臨事不苟馭軍嚴明安撫河東邊塞後來父老道其舉動措

置輒嗟嘆追思治邊之良者

慶歷二年命河東鑄大鐵錢太原境內五臺平定皆有鐵冶出於交城者最良寰宇記交城西北八十里路通嵐州有大通鐵冶宋設都提舉司交城子鐵尤利制用元昊變後河東困弊易錢法以抹之然通流而不病民始為永利時張奎徙河東轉運使鑄大錢於晉澤二州又積鐵鑄小錢大錢一當小錢十復奏請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鑄小鐵錢獨畱用河東河東鐵錢既行盜鑄獲利什六錢輕貨重知并州鄭僅

晉乘蒐略 卷之二一

六六

請河東鐵錢以二當銅錢一行之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而契丹亦鑄鐵錢易並邊銅錢葉清臣張方平議以河東小鐵錢三當銅之一罷所置爐崇寧中鐵錢猥多言者以鐵錢三折上聞責奎妄肆胸臆致幣輕物重治其罪而錢法大壞蓋以非常法而病民勢格不行也

宋史文彥博傳彥博為河東轉運使鄜州餉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合河關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泊為轉運使時將復之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遂通治

之州有積粟可守元一統志唐合河關在銀城北為河外直道自折氏世有府谷即大河通保德以便府人而故關路廢此臨黃開溝以通運也凡通黃之渠潮水往來挾帶泥沙日久不治遂淤合河關入鄜之直道唐時隨河導流通邊北儲積莫便於此因故道跡修治去其填墊餉道自復府谷在關北百有餘里即大河通保德對渡入府境尤便然引大河歸流於北合河關西下之流緩久則淤予而道廢待人而治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一

六九

慶歷間范仲淹宣撫河東麟州兵役後河東困弊糧儲空缺言者請棄河外仲淹為修故砦招還流亡蠲其稅罷權酷塞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仲淹知延州時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閱兵分六將領之量賊眾寡更出禦賊又以正月塞外太寒師旅暴露俟春深敵馬瘦人饑勢易制也邊備漸修函出有紀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

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大范謂雍也雍節制無狀韓琦奏罷召范仲淹委任之琦不避形迹與仲淹同心任事名重一時諸羌來者推誠撫接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胡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胡聞之驚破膽天下謂之韓范既而與琦決策謀復寧夏橫山元昊遂遣使稱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旣而僉爲軍仲淹所部罷兵復得爲民旣得熟羌爲用因使守邊而徙屯兵就食內地以省西人饋輓之勞後人多守其法仲淹在軍臨

晉乘蒐略

卷之二一

七

事而懼斤斤尺寸若過於畏慎者緣是時承平日久民弱將懦守備不完仲淹爲將居外廟算中制惟期謹守方略少抑其銳而已然用兵數年卒能設險疆場分委將帥蕃布星羅隱然成犄角之勢遂挫兇逆之鋒者仲淹之謀也

慶歷二年西夏用兵契丹乘釁來求關南地遣知制誥富弼報之弼如契丹見契丹主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

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鹵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七

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旣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

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  
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爾澶淵之盟天  
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  
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  
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  
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  
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  
國豈可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  
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爾弼曰結婚易生嫌  
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  
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  
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  
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  
政府旣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見  
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馳還  
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  
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弼曰  
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弼至契丹

晉乘通略

卷之二十

七

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云遺我之辭當曰獻弼不可  
改獻爲納弼亦不可契丹主知不可奪遣耶律仁先  
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帝用晏  
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錢絹各十萬匹送至  
白溝契丹遣使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慶歷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始元昊寇邊王師  
屢撓虜之氣酸益張其大將野利綱哩拉雅奇元昊  
倚爲腹心凡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种世衡以計遣  
僧王光信更名嵩遺書野利以間之兄弟皆得罪綱  
哩拉雅奇皆有才謀號大王親信用事世衡用反間  
爲蠟書遣嵩遺綱哩拉言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已授  
夏州節度并以棗綴畫龜喻其早歸之意綱哩拉得  
書笑曰种使君長矣何爲此兒戲乃執嵩以書自詣  
元昊上之元昊果疑綱哩拉不令歸而錮嵩井中遣  
人詐爲綱哩拉使使世衡世衡知其爲元昊所遣故  
爲款語而厚遣之使還元昊出嵩井中而綱哩拉已  
報死矣世衡知其謀已行復爲文以祭綱哩拉悼其  
兄弟有意本朝垂成而失投之境上夏人得之以獻

晉乘通略

卷之二十

七

元昊雅奇以此亦并獲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知爲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帝密詔龐籍招納仍使王嵩以書至延州議和

慶歷中麟州殘破言者請棄麟州保合河津今合河對岸神木縣北六十里卽麟州也帝遣歐陽修按視修論麟州事宜云臣親至河外相度竊詳衆議請廢麟州或請移於合河津麟州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天設之險可守而不可攻若徙之河次棄易守難攻之天險未見其可今河外兵尙及二萬守二州五寨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古

敵未敢輒據吾地若麟州移廢五寨勢亦難存兀爾府州便爲孤壘敵可以入據爲巢穴夾河對岸泛舟踐冰終歲常憂寇至沿河內郡盡爲邊戍麟州不可不存請將麟州並建寧鎮川中堦曰勝四寨所減五千五百人於清寨及保德軍駐劄應緩急之用保德軍近在隔河屯兵就保德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如此則民力可紓論西北事宜云北兵在我境上不可不爲支準惟當持重以待未可便若敵至大集窮邊虛自驚擾但訓兵練卒于并忻嵐憲屯守以俟太原

去忻州一日半可至代州去代州一日半可至嵐州去岢嵐一日中可至憲州亦然今以兵屯忻并而應援代州屯嵐憲而應援岢嵐賊至使代州岢嵐堅壁清野待其師老徐以忻嵐等兵擊之此用兵之法也如此則敵來不虛驚其代州岢嵐但用去年防秋兵數足矣岢嵐地接草城川口無險可恃而城小壕淺須增城浚濠乞降指揮下河東打白草廂軍及本軍係役兵士及早併力修葺論監牧劄子云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銀夏至樓煩皆唐養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古

馬地今或陷沒或爲民田惟聞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畜牧乃唐樓煩監牧地也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少地間可以興置一監臣以爲推迹求之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尙冀可得請禁耕地劄子云臣竊見河東禁耕沿邊地而私糴北界斛斗爲邊儲河東地形險阻輦運不通邊地旣禁每歲仰河東一路稅賦和糴入中和博斛斗支往邊戶旣阻險遠不能輦運遂賣金銀絹銅鐵等物就沿邊貴價私糴北界斛斗北界



禁粟馬南入我境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易時引爭鬪遂構事端萬一敵歲不豐或與我生隙頓嚴邊禁閉糴不通則我軍遂至乏食代州岢嵐寧化火山四州軍沿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敵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陽武寨爲蘇直等爭界不決卒侵却二三十里今寧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又爭界經年岢嵐軍爭掘界壕賴米光濟力拒而定自是空其地引惹北人歲歲爭界今四州軍地可二三萬頃歲可得三五百萬石若盡耕禁地二二歲間北界斛斛可以不糴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七

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我軍無饑飽在敵之虞沿邊地有定主無爭界之害邊州有粟可守內地并免遠輸之苦矣朝廷下其議久乃行麟州既不廢分兵駐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民力忻代岢嵐廢田令民耕之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按宋時西夏用兵銀綬割棄麟州餉道時絕兵馬糧運徵調河東嵐州合河沿於河尤爲邊要近通麟府之直道遠踞鄜延之上流應援儲備轉移利便必所計畫多在合河界上其

論并邊事宜一準當時形勢宜於土俗讀公文集嵐石岢保之間數爲轍迹所經周詳審視明出入之形得乘取之正數百世後讀之如在目前蓋公遠宗崇公官書之詳慎近驗夷陵舊案之枉錯故尤畱心吏治遇事不敢忽其語學者多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寬簡不爲煩碎而政自舉所至民皆便之計置麟州一節可識制治之大凡故於新法則力阻之於回河則逆排之而於西事尤得其要領使如其法行之數年安內攘外隨事可爲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七

宋多君子而時方以羈縻爲事不得竟其用爲可惜也然公以所得闡發六經之旨羽翼大道扶持人心與昌黎振起一時又取春秋遺旨著於史字簡文繁折之於至理蘇長公叙其文謂論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史遷詩賦似李白而其於吏事無不精到如此蓋徹上徹下之道無內外大小之分也慶歷中徙張亢爲并代都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亢字公壽少豪邁有奇節事兄奎甚謹進士及第爲廣安軍判官累遷鄜延路知鄜州上書極言邊事至是徙

并代管麟府兵馬時元昊益熾以兵圍河外七囉導夏人自後河川襲府州殺掠番漢民攻城不能下引兵屯琉璃堡縱遊騎抄麟府間二州閉壁不出民乏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栢豐州已爲夏人所破麟府勢孤難守廷議踰河守保德軍亢至單騎叩城出所授勅示城上門啟旣入卽縱民出采薪芻汲澗谷然夏人猶時出鈔掠州東焦山有石炭亢爲築東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爲築金城堡州北沙阮有水泉爲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穫于外腰鎌與衛送者均得其

晉美蒐略卷之二

六

時禁兵皆敗北無鬪志乃募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邀擊夏人遊騎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亢以錦袍賜之禁兵始慚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方窘乏幸利咸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謀伏敵若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宣威砦于步馳捍寇路時麟州餽路猶未通勅亢自護賞物送麟州敵旣不得鈔遂以兵數萬趨柏子砦來邀亢

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鬪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百餘級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乃脩建寧砦夏人數出爭遂戰于光毛川亢自抗以大陣而使驍將孫岳伏短兵強弩數千于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罷奕不能戰敵目曰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亢陰易其旗以誤敵敵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伏發敵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侯建寧鎮川五堡麟府之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一徑爾請更增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壯河外之勢議未下范仲淹宣撫河東復奏張亢前所增廣堡砦宜便就總其事詔旣下明鎬以爲不可屢牒止之亢以請增并邊諸柵屢經牒止奮然曰受詔置堡豈可得經略牒而止坐違節度死所甘心堡砦必爲也每得牒督役愈急及堡成番漢歸者數萬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爲并汾屏蔽亢嘗言延州之敗由諸將不相應援國家承平日久兵馬失於訓

晉美蒐略卷之二

六

練如驅市人而戰雖百萬無益于事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累世捍賊至無進身之路何以激勸邊民言皆切中允爲人輕財好施凡燕犒餽遺類皆遇厚至遣人貿易助其費猶不足以此人樂爲之用馭軍嚴明所至有風節民圖像祀之

慶歷中高繼宣擢知并州繼宣字舜舉瓊子繼勳弟也幼善騎射頗工筆札以恩補西頭供奉官遷閣門祇候曹瑋守邠數與言兵薦其可用累遷涇源路鈐轄兼安撫使知渭州初元昊反聲言侵關隴繼宣請

晉乘蒐略 卷之二

百

備麟府未幾羌兵果入寇至是擢知并州元昊寇麟府繼宣率兵營陵井抵天門關是夕大雨及河師半濟黑凌暴合舟不得進乃具牲酒爲文以禱已而凌解師濟進屯府谷間遣勇士夜亂賊營又募黥配廂軍得二千餘人號清邊軍命偏將王凱主之軍次三扣嶺賊悉衆圍之清邊軍奮起斬首千餘級其相躡藉死者不可勝計策寧遠若相視地形鑿石出泉併城五砦初繼宣從兄繼勳在麟州時屯兵河外饋運不繼繼宣助繼勳扼兔毛川援送軍食師乃濟繼宣

與兄繼勳於瓊諸子中最爲知名按西夏用兵太原嵐州當其衝要太原西北之口爲天門關出關至凌井由凌井授麟府至於河有二道北經岢嵐出合河關西歷嵐憲出黑峪渡宋志合河有乳浪砦蓋卽合河關乃西夏與宋往復驛路經涉渡口也

慶歷中郝質擢爲并代路鈐轄質汾州介休人少從軍挽彊爲第一充供奉官爲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與田肅將兵護軍需餽麟州道遇西夏數千騎寇鈔質先驅力戰斬首獲馬數百又與肅行邊至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

百

柏谷敵塹道以阻官軍質禦之於寒嶺下轉鬪逐北遂修復寧遠諸柵以扼賊衝宣撫杜衍安撫明鎬連薦之條上前後功狀由并代路都監遷本路鈐轄奉詔城豐州進步軍副指揮元豐元年卒贈侍中謚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犒豐渥公錢不足出已俸助之平居自奉簡儉食不重肉薦於信義田肅不振而死爲表揭前功官其一孫在并州與明士董熙善約爲婚姻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爲節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仁宗時司馬光從龐籍辟通判

池天章閣待制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春秋

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

知飢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

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

畫以為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

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

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親許之丁內外艱毀瘠如禮服除補國子直講嗣加

集賢校理至是以籍薦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

田夏人蠶食其地為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

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眾則糴賤紓河東貴糶

遠輸之憂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范鎮首

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復

面言臣前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皇上果斷力行帝

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

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

開納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所言今寂無所聞

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小人無遠

慮特欲倉卒之際立其所厚善者定策國老門生天

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

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

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

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為皇子又稱疾不入以光

言遂受命後議濮王典禮光奮然曰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服與韓琦議陝西義勇不可用不十年皆如光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慮王安石以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生

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

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大史公書之以見其

不明耳安石行新法光力疏其利害光居洛陽十五

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

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

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

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復相兩宮

虛已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

穰躬親庶務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京師之民罷市往弔鬻衣以教奠巷哭以過車比喪還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終治惜哉通志司馬溫公祠有二一在峩眉嶺一在縣學左內有知足齋布衾銘柳氏訓言石刻有三俱溫公手書溫公書院在縣學之東墓在縣西三十里鳴條岡蘇軾司馬溫公神道碑略云公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王庭直記紹聖間仆溫公墓碑而磨其文靖康復公官爵欲再立未暇迄今五十餘年埋之深土毀滅巧漫不傳於世天眷有德乃生杏樹一株於碑座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四

温公私第縣宇西北數十步古村嚴潔去市不遠如  
在山林中廳事前有棣華齋爲諸弟子肄業之所轉  
齋而東有柳塢水四環之待月亭及竹閣西東水亭  
也巫咸榭乃附縣城爲之正對巫咸山後有賜書閣  
貯三朝所賜書籍園圃在宅之東黃廷堅懷司馬温  
公詩云蟬見三公府深衣獨樂園皇輿全覽考證司  
馬光獨樂園記云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買田於尊  
賢坊北闕以爲園又云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  
萬安輶轅至於太室則園敞在洛中今夏縣復有獨  
樂園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五

樂園或者私第宴遊之所可移此名以命之與

慶歷三年十二月河東地震諫官孫甫上言震者陰  
盛也陰之象爲臣爲戎狄盛則陰變而動救陰盛之  
變外謹戎備內制奸邪此應天之實也震先見於河  
東西北不寧之象著矣

慶歷四年以范仲淹爲陝西河東宣撫使時仲淹奏  
防秋事宜願罷臣參知政事特賜知邊郡帶安撫之  
名足以照管邊事遂有是命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  
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

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  
以天下爲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  
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出多  
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  
不便由是謗毀寢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矣未幾  
出韓琦爲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書曰杜衍范仲淹  
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  
罷之罪自古小人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  
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六

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而善人少過惟指爲朋黨則  
可盡逐大臣受知信用難以他事動搖唯專權爲上  
所惡而易傾至羣邪交煽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諒  
哉斯言契丹卽用此以制中國矣

慶歷四年契丹以雲州爲西京雲州卽雲中也遼史  
地理志序遼有京五府六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縣二  
百九上京曰臨潢東京曰遼陽中京曰大定興中南  
京曰析津西京大同興中府卽龍城也所隸部族五  
千屬國六十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臚胸

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輯覽注臚胸河今名克魯倫  
河源出喀爾喀肯特山流亘大漠之北下流與黑龍  
江合

慶歷五年陳堯佐爲河東轉運使除炭稅減鐵課以  
便民嘗言轉運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  
吏哉爲政一以誠信凡十典大州六爲轉運使以方  
正嚴肅御下而寬恕行乎其中文學政事天下所知  
其入相也值呂公著累乞致仕帝不允因詢曰卿去  
誰可代者公著曰陛下必欲得英俊經綸之臣則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七

所不知若圖任老成鎮安百度周知天下無如陳堯  
佐者因得大拜老學菴筆記北方天寒地出石炭天  
地生人之利也南方多木炭西蜀有竹炭燒巨竹爲  
之易燃無煙耐久叩鐵烹鍊利於竹炭南北生物不  
同如此

慶歷五年尹洙徙知應州又徙晉州初靜邊主劉滬  
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尹洙言吾兵所以屢爲賊困  
者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無故奪諸羌之田二百列  
堡屯師坐耗芻糧兵力愈分賊吳以全力來攻勢必

不支奏罷其役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以張忠代之滬  
不受代總管鄭戩論奏不已朝議右戩遂徙洙由渭  
州改知應州邊塞之地嗣以歐陽修直言招忌附致  
修罪並遷洙知潞州董士廉復以水洛事訟洙御史  
劉湜治他罪不得以洙爲孫甫貸公錢錢已輸官而  
按其罪坐貶監均州酒稅以死洙字師魯河南人少  
與兄源俱以文學知名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  
初柳開始爲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  
有法歐陽修蚤工偶儷之文洙以唐韓愈文示之修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八

文遂以名世天聖初天下無事洙獨喜談兵嘗作叙  
燕息成二篇語在宋史洙本傳中自元昊不庭洙未  
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卒年四十有七初洙  
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學佛者談洙自言以  
靜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洙頓  
若有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仲淹守  
南陽一日洙忽手書與仲淹別仍囑以後事仲淹極  
訝之以其書示朱亥曰師魯遷謫失意宜往開諭之  
無使成疾亥卽詣洙而洙已沐浴衣冠而坐亥爲道

仲淹意洙乃笑曰洙死矣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與  
交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洙急使人馳報仲淹仲淹  
至哭之甚哀洙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仲  
淹驚問所以洙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乃  
以手拱揖而逝韓琦表其墓謂師魯以文武之才震  
暴天下曾不得一紓所蘊而遭讒貶黜以死此守道  
之士所仰天長嘆也

慶歷六年元昊卒初元昊爲子審令哥納沒移氏爲  
妻見其美自取之審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則劓其鼻

稽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九

而去匿訛麗家爲訛麗所殺元昊因鼻創死王偁言  
自德明欵塞西鄙息肩矣元昊強梁凶悍乃謀僭尊  
以天下之力臨區區一方然未嘗少挫乃敗於女色  
禍發其子彼能叛君而子亦能弑父此天道也

慶歷六年元昊幼子新立議者請以節鉞咬其三大  
將使各有部分以披其勢帝乃遣使冊諒祚爲夏王  
時以爲失機御史中丞魚周詢上疏云諒祚幼弱正  
國家寬財用恤民力之時也自西陲禦備天下繹騷  
趣募兵士急調軍食經用不足西方宿師用闕冗者

爲偏裨怯懦者備行伍大舉大敗小戰小奔日費千  
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淆雜士流以鐵爲錢隨壞國  
法又官立鹽禁驅民齋輦怨咨盈路亟宜經度以紓  
匱乏國家於制舉明經之外復有任子流外之補負  
瑕釁服輿臺者亦寘班列紛猥塞路適用者鮮而又  
亟更數易交錯道塗額置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缺  
動踰再期赴銓調選者居多困乏之嘆行寡辱恥之  
風願陛下詔令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  
七年則名器不濫奔競衰息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

稽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十

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將師必文武兼備近歲西北之  
警補授師臣出於遽猝非自行伍卽恩澤侯無信義  
以結士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  
損威靈取侮夷狄朝廷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  
戈踰四寸載守邊多在庸犬不嚴武備因循姑息爲  
敵所窺致元昊恃遂耶律張皇未免屈已爲民息兵  
講好皆用苟安之謀而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  
選武略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貨賂割剝百姓以  
奉寇讐者也願陛下特議減三路兵馬之驚冗者選



將厲兵二邊雖有侵軼有備無患帝嘉其言詳敏時論是之

皇祐二年復并州爲太原府出內絹五十餘萬下河東諸路備軍費出內藏絹百萬市糶軍儲司馬溫公言河東立糶法時斗米十錢其後物貴而和糶不解遂爲河東世患

皇祐中詔累黍定尺以制鐘律爭論連年不決高若納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若訥字敏之并州榆次人強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無不該通尤喜讀韓管子之書頗明歷學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決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然以不能論救范仲淹歐陽修以書詆之而卒上其書使修有夷陵之行亦難與於知道矣

皇祐三年以孫抃爲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糾繩才非節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許入爲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

事諫官所謂才者毋乃謂是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爲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邪按李文靖論治道以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爲先夏竦數以術傾人所在陰間寮屬使相猜沮以鈞致其事遇家人亦然而卒以此誤國抃所言在公薦賢而不必識其面竦所營在私鈞距以求所欲得辨於心術之正不正而已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皇祐四年以范祥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復權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錢幣大耗祥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至是擢爲轉運使乃於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卽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糶粟輸並邊九州軍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皇祐四年胡瑗爲國子監直講瑗旣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

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初瑗與孫復同讀書于泰山及是同爲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程頤游太學見胡瑗瑗試諸生以頤子所好何學論頤論曰學以至聖人之道聖人可學而至也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知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信道篤而持守固居之安則邪僻無自生矣顏子所事謹視聽言動之非禮得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後人不達以謂聖非學可至不求諸已而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卽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嘗

以師禮事之

至和三年文彥博以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事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少與張昇高若訥從穎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肅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黃德和之誣劉平降虜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三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於河中鞠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通銀城河外餉道益儲粟元昊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以敗王則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各八萬旋以唐介之劾介貶彥博亦罷知許州至是復相御史吳

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南府封潞國公復遷尙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丁母憂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官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旣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

番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五

易司監賈果實損國體歛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時有請以鐵龍瓜治河天下指笑爲兒戲而安石信之遣范子淵行其法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元豐二年拜太尉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於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

番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六

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慶州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爲己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撫樞密使他事以搯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

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程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赴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

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爲二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張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諡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七

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旣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

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名勝志文彥博知翼城有善政建一亭於河側後人目之爲潞公軒地以人重也明一統志汾州府治南石刻有宋神宗御賜詩并彥博所撰記彥博八子皆歷要官通志文潞公祠在介休縣北關介休縣志洪山水源出縣東南洪山四泉並發四時不竭宋文彥博引爲東中西三渠灌城東數村田凡九十餘頃

至和間韓琦知并州時契丹侵耕陽武砦地琦鑿塹立石以限之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六

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火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爲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琦前後在軍以固河東爲本以土兵爲屯耳目相通爲一分出互擣因以名橫山臣元昊魏公之力居多也按是時富弼往復契丹雖諭以利歸臣下禍在人主及失地得地之一榮一辱而猶持獻納之議及琦知并州遼占天池廟地琦召其部長以曩所求修廟檄正之遂歸侵地不煩辭而自定

惟其理直而制禦之有方也

嘉祐中龐籍守并州辟司馬光通判州事時禁民田河西光論河西築三堡令民得耕屈野田紆河東貴羅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章引咎不報蘇軾司馬溫公行狀云龐籍徙并州辟公從事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羅而民疲於遠輸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敵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請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完

公按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二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敵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驚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閒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屈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眾官雖無所得而羅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宋史郭恩傳恩徙并代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夏人歲侵屈野河西地至耕穫時輒屯兵河西以誘官軍經略使龐籍每戒兵將歛兵河東毋與戰嘉祐二年自正月出屯至三月然後去通判并州司

馬光行邊至河西白草平數十里無寇跡是時年麟州武勳通判夏倚已築一堡與光議曰乘敵去更增二堡據其地益立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過一旬壁壘可成然後廢橫戎臨砦二堡撤其樓櫓甲兵實新堡列烽燧有急則州及橫隱堡出兵救之敵來耕則驅之種則蹂踐之敵盛則入堡以壁如是則堡外不敢耕種州西五六十里之內晏然矣籍遂檄麟州如其議按神木縣屈野河由興縣羅峪口對岸之沙昂頭入黃河宋史麟州西城下瞰屈野河河西邊外為番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三

屯田積粟之所公築堡而田之為邊方本計而議者謂籍輕動寡謀擅興堡砦召屈野之魴及籍經略延州命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扼賊要害延民以安青本武人通秦漢以來兵法用兵好謀而成居然儒者名聞中外范文正一見稱奇而籍能用之溫公勲望動殊俗籍先辟而任之籍有足多者未可以成敗論也嘉祐中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眾司馬光極論不可以為名山之

衆未必能勝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添一諒祚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特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必將突擾邊城以救其命獨不見侯景之事乎帝不聽遣种諤發兵迎之是以用兵不已也

宋時河東義勇雄視太原至後什伍虛耗農隙演武多應文明道令晉城化導振肅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教民以孝弟忠信姦僞自化常書視民如傷於座右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曰吾常媿此尤能以誠意感悟人主由晉城改著作佐郎以吕公弼薦爲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類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顯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才爲言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勿輕天下事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其能得君如此昔龐士元蔣公彥臨縣不治謂非百里才明道小用盡職大用効忠始知龐蔣之學猶未達也讀二程書追溯始教其來有自云

仁宗時河東都轉運使於晉州置煉礬務官置錫鑊自煉熟礬招客嗣運使薛顏請晉慈礬一切入緡錢久之礬積益多復聽入金錢芻粟熙寧七年知彭州呂陶言晉州有礬山民間煉之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乃百姓已開物與晉礬事體不同神宗時隰州商尹奇質溫泉礬有羨數云官潤之守欲械訊河東大理正杜純曰奇情止爾若傳致其罪恐民無敢復貨礬則數百萬之儲皆爲土石請沒其羨而釋其人不傷財不害民之道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郡國書曰宋顯鹽出解州安邑解縣兩池以戶民爲畦夫悉免其他役每歲自二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罷官廩給之安邑池每戶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募其百人目爲護寶都以巡邏之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之齊兗曹濮單鄆州軍京西之滑鄭陳潁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陝虢慶成州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南河者至道初兩池得鹽三千萬席百有十六斤此其最多之數也

嘉祐中大興水利續成水利圖經迨熙寧五年程師孟言河東多土山高下旁有川谷每春夏大雨衆水合流濁如黃河礮山水俗謂之天河水可以淤田絳州正平縣南董村旁有馬壁谷水嘗誘民置地開渠淤瘠田五百餘頃其餘州縣有天河水及泉源處亦開渠築堰凡九州二十六縣新舊之田皆爲沃壤迨今十七年矣聞南董村田畝收值逾倍大河以東請并引灌以廣其利按灌淤之利鹹鹵變爲膏腴誠爲美利惟大河轉曲無時難爲永利在隨地設法耳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三

嘉祐二年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尙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歛才備治具之意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翰林學士歐陽脩知貢舉痛抑新體凡爲時所推譽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俟修晨朝聚譟于馬前街司選卒不能禁止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爲之變是科程顥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曾鞏皆

及第修取薛史刪繁核實藏於家熙寧中刊行之東軒筆記嘉祐中夏人以兵屯屈野河進逼邊界由屈野河至沙昂頭東岸卽興縣地敵雖時出窺邊然聚而復散麟州守將郭恩習以爲常輕兵而出伏發兵潰夏人殺恩於斷道塢此輕發之咎也時趙滋爲并代鈐轄寧化軍有地萬頃皆肥美滋募人田作教戰射爲堡砦屯守於此而敵不敢犯韓琦言滋真將帥才此以屯爲守立於不敗之道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三

通志宋河外用兵河東郡縣督餉轉西界夕宿岢嵐之洪谷口知沁水縣楊仲元相其地乃寇所由徑路亟命去之民以困乏爲辭不聽寇果夜出劫諸部沁水獨免時太原郡縣督餉出天門關經憲州飛鳶軍入洪谷北通保德州西出合河關轉輸之間道也嘉祐中歐陽修使河東道出晉城薦劉義叟學術可用義叟澤州高平人以修薦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義叟精算數并通大衍諸歷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歷天文五行志尋爲編修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以母喪去詔令家居編修書成擢崇文院檢討直

發背卒義叟強記多識尤長於星歷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弁而直聲鬱不發義叟言將有腹心之疾又月入太微曰後官將有喪至和元年客星出於昴曰契丹不祿已而皆驗義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略春秋災異諸書

英宗治平中馮京知太原府以治辦稱熙寧初麟府豐三州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譴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臣知其雖一時脫去後倖竊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名位者猶必行法將不敢復偷情曠職優詔不聽

治平中夏人盜耕屈野田累年朝廷欲正封以梁適為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至則悉復侵地六十里

治平四年种諤受鬼名山降取綏州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邊釁復起朝議欲乘綏誅諤時郭達徙鎮鄜延上疏言敵既殺王官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乃命韓琦判承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

乘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

交論种諤乃下吏貶其官安置隨州輯覽注大理河川即大方川在綏德州西北源出榆林下流入無定河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考此疏及書續綱目通鑑俱作趙高言而宋史則載郭達傳蓋高為達屬吏謀出高而主之者達也今依宋史改輯按綏州今之綏德州在葭蘆之西其地隔越黃河兵興芻糧仰給嵐石由葭蘆轉輸興縣葭蘆東岸也綏自賜趙保吉後人戶凋殘增戍則餉運維艱固守則奔衝難禦而諤以貪功開釁重損國威熙元以後兵端皆起於此卒使河東困於飛輓同歸凋敝諤之罪不可道矣

治平四年程灝為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

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癯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顯乃擇其子弟之秀者



聚而教之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皆有勸有恥民欲  
辯訴者或不持謀徑至庭下陳其情事顯從容告語  
民皆感服邑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  
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  
而妻生子貧不養以與張顯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  
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顯問張是時  
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邑幾萬室先時民憚差  
役役則相訴爲讐顯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  
而命之無有辭者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羅則價高顯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  
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支備數而已顯至  
晉城之民遂爲精兵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無強  
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  
顯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  
曰吾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初顯爲鄆縣主簿始  
至令以年少易之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  
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以無証佐難決顯問其人  
曰藏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曰借宅居幾何時曰三

十年矣取錢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  
卽遍天下此錢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  
服令大奇之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  
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其人心不自安  
輒爲言曰外人謂吾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吾勢  
窮必殺人言未訖顯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  
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  
人其人嘿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南山  
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  
敢禁止顯戒寺僧曰俟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  
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  
邑皆狼狽獨顯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  
董役乃治軍法也治平四年調程灝爲江寧上元主  
簿值令缺顯攝邑畫法均田稅盛夏塘隄大決法當  
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  
顯曰如此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  
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  
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顯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察其由蓋既畱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顯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茅山龍池有蜴蜥五色而文祥符中使使取至途中使奏云飛空而去遂嚴奉以爲神顯至捕而脯之羣疑始釋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勿爲自是鄉民子弟不敢蓄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按有宋理學推濂洛關閩變魏晉六朝隋唐以來之習開後學入道之門其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甚鉅然非空談性命之精微皆有踐履實蹟無假尊位始展其志卽居丞簿末職亦著經緯大用如明道初由鄴簿再調上元江寧所在治蹟顯著南北皆宜實可見之施行不獨晉城小試爲足信今而傳後也濂溪初爲分寧主簿辨分寧久不決之獄司理南安與運使王達論囚不當死不合委手版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囚因得免再令桂陽治績尤著改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富家大姓黠吏惡少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爲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居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下民亦不肯從趙抃初惑於讒口及公通判虔州抃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今而後乃知周茂叔矣後提點廣東刑獄盡心供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瘡痍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己任爲政精密盡理治煩履險無入不得得孔顏樂處啟明道吟風弄月之悟醇儒吏治如此非空虛無用也橫渠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文正文正文知其遠器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授以中庸橫渠讀其書又訪諸釋老累年窮究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自得於心嘗坐虎皮講易及與二程論易撤坐輟講與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初舉進士爲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語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時神宗方思新百度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皆苟道也治明州苗振獄末減其罪還卽移疾屏居南山下傲

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論定井田宅里。發歛學校之法。皆有條理。使可舉而措諸事業。非空談性命也。朱文公幼穎悟。甫能言。父松指天示之曰。天也。公問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舉進士第。至同安主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三

者及知南康軍。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又立社倉。隨豐歉爲收放。救荒訖事。奏請推賞。納粟人數。請而後賞。行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事。錄救荒之勞。會浙東饑。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公始拜命。卽移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輳。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

有不便於民者悉除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計。遷江西提刑。行部至台。訟唐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仲友王淮同里姻家也。章三上淮。匿不以聞。公論愈力。章凡六七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公。僞學之禍起於此。光宗卽位。改知漳州。漳俗未知禮。公采古喪葬嫁娶之儀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公嚴諭變其俗。嗣知潭州。會洞獠擾屬郡。公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嚴武備。戢姦吏。抑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三

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公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其以實學行實政。而尤刻苦自勵如此。寧有僞也。史稱二程張子初泛濫百家。出入於老釋。究極其理。知無所得。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釋老崇空。王聖賢歸實用。學必有實用。而後可言學也。黃幹謂道之正統。待人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

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淳祐初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庭有自來矣士人窮經致用身體力行隨在皆有可爲若徒工文辭無實行而負所學非無可自見也故因明道令晉城理民治軍立學之大併及濂溪諸公之孳孳求治大小用之無不效者具錄於篇以勵學

寰宇記宋程明道爲晉城令民漸其化鄉校大興程子興鄉校在高平縣凡六十餘處元縣尹郭質重建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今猶有存者明道先生實心行政至家諭戶曉民皆向化後之人踵而行之雖未能德化如明道之以善及人然以景仰前賢修復遺蹟亦可謂有志勤求古今人非遠不相及也明一統志澤州儒學西有程明道祠宋治平中程子曾爲晉城令高平縣志程子祠在縣儒學東南程子嘗爲晉城令高平亦教化所被之地唐武德六年自高平移蓋州治晉城故鄉校置此貞觀初廢蓋州移澤州治晉城元縣尹郭質重建鄉校今猶有存者

宋明道伊川二程夫子嘉言懿行爲後世法學者宗之追溯其源薰沐太夫人之教植基於始者其來有自也三晉古多淑媛流芳竹素歐陽公謂涂水孟母故蹟傳爲女宗二程母系出太原繼美前徽黃幹序道統子輿氏後周程繼其絕太原孟母之後繼以程母遙相映於千載以後三徙之訓服食言動之節論教如出一轍卓然爲千古遺範初皆生於太原其陶唐氏之遺民猶存而鍾毓之奇有獨出者乎伊川先生上谷郡君家傳云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孟縣人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行第一世爲河東大姓曾祖元祖晉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主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爲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縣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工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

侍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於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遊觀之所往往舍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遊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居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如己物必知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毘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儼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族間紛華相尙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廬陵時公宇多怪家人告曰物弄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  
後家人不敢復言怪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  
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  
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  
書綫帖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曰殿前及  
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頤  
以不才罷應科舉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寶藏  
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爲  
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平生所爲詩不過三三篇皆不存獨記在雁陽時先  
公覲親河朔夜聞啼雁嘗爲詩曰何處驚飛起離離  
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羈妾  
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奸邪逆亂  
之事常掩卷憤歎見忠孝節義之事則欽慕不已稱  
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  
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夫人  
自少多病好方餌修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  
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

豚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  
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  
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  
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  
封上谷郡君按上谷郡君隨事告誠陶養性情古人  
豫教之道由小學入門爲德之基大旨不出於此昔  
呂原明年甫十歲恪守申公申國夫人之家法侍立  
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雖盛暑  
毋得輒去巾鞵縛袴市井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  
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故原明得  
有成就自少小時德性已堅定矣小學廢而士乃失  
其德基昔人謂後之學者每治禮記而缺儀禮儀禮  
詳於冠昏喪祭禮之經也禮記傳也舍經而取傳節  
目不詳道無從入豫教已疎讀上谷郡君家傳可憫  
然而思矣名勝志榆次故城在今治西北隅城西南  
隅爲孟母宅子輿氏之母仇氏本并人生於涂水其  
地有三徙鄉歐陽公云余入晉中搨得高氏碑宛然  
二王書法涂水孟母故蹟傳爲女宗高氏風雅殊倫

亦不可沒涂水城在榆次縣西南二十里

熙寧元年太原募置弓箭手河東轉運使歐陽修言  
代州岢嵐寧化火山軍被邊地幾二三萬頃請募兵  
種充弓箭手宣撫使范仲淹議以爲便遂以岢嵐軍  
北草城川禁地募人距敵界十里外占耕得二千餘  
戶歲輸租數萬斛自備弓馬涅手背爲弓箭手明鎬  
守并州沮止韓琦奏鎬議非是言潘美患契丹數入  
寇遂驅旁耕民內徙苟免一時失備之咎其後契丹  
講和因循不復許人復業遂名禁地歲久爲戎人侵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耕漸失疆界余代州寧化軍有禁地萬頃請如草城  
別募弓箭手可得地千餘戶時富弼守并州下其議  
弼請如琦議定例視山坡川原均給人二頃秋輸租  
川地畝五升坂原地畝三升毋折變科徭仍指揮卽  
山陰爲屋以便居止備征防無得擅役而合河對渡  
沿河上下之麟府豐州亦以閑田募置人給屋貸口  
糧并募歸業人補義軍俾耕本戶地免其租稅邊砦  
弓箭手尤爲勁勇夏人利其地數來爭占爲築堡戍  
守河東七州軍弓箭手總得七千五百人韓魏公謂

河東人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  
子之所係易得其用信有然也蘇軾亦言慶歷中元  
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  
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專務整緝  
蕃漢熟戶弓箭手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藩籬旣成賊  
來則萬弩齊發敵不能措手而遁故元昊復臣今西  
路被兵州縣自相團結爲弓箭社推擇家資武藝衆  
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帶弓而鋤佩劍而樵賞罰  
嚴於官府分番巡邏舖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  
強盜不獲有罰週警擊鼓頃刻致數千人器甲鞍馬  
常若寇至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深畏之韓琦  
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  
增損其約束賞罰熙寧六年行保甲法強壯弓箭社  
並皆廢罷保甲旣行爲無事之擾以困天下而廢已  
定之章程敝所事以事無用束縛而馳驟之不至於  
亂不止也

熙寧初呂大防爲河東宣撫判官大防朴直無聲援  
太原飢大防上其狀詔賑撫之貸河東饑民粟賜河

東轉運司空名誥赦募民入粟實邊禁邊民鬪出穀粟邊州毋給青苗錢廣儲塞下之粟足兵食謹儲備城河外荒堆砦以重其防上以所得邊地立城堡終慮孤絕難守大防言新收疆土擇將守禦不可棄也按老成謀國祇在善守河外不保河東不能守大防城河外善守禦之策深得體要古人不守江而守江以北之軍鎮張仁愿建三城於河外而朔方無寇事有大小理則相同惟視行之有漸處之有道耳

熙寧三年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聯比其民以相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聖

保任是時河東義勇總得七萬七千人安石分義勇作四番令以次沿邊戍守仍力行保甲曰義勇保甲其法鄉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一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論如法遠近驚疑帝以問安石安石言宜先了河東一路其意以河東易與先了河東一路以爲諸路之倡上言河東舊制每年教一月今令上番半月或十日人情樂從帝亦以晉人

勇悍介遼夏間講勸不可後加賜緡錢以固結之且謂安石曰河東修義勇強壯法又令團結保甲如何分別辦理安石言義勇保甲一事分爲兩事民不能無擾帝卒從其議而河東保民但欲爲義勇強壯不別名保甲安石曰義勇非單丁不替強壯則皆第五等爲之又自置弓弩及箭寄官庫須上教乃給今以保甲推之河東蓋寬利之非苦之也河東遵法奉行時則以捕盜賊相保任尙未肆以武事也熙寧四年始詔保丁習武事農隙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並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聖

以射中親疎遠近爲等騎射較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以一二三四差其等而獎拔之時雖使之習武技而未番上也五年以會布言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十日一更病故者次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巡警貧下客丁既苦無錢買刀箭什物更番值宿加以傳惑徙之戍邊至有父子聚首號泣者司馬光上疏乞罷保甲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



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卽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東諸路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畱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靡所投訴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歛之鄉民但憂苦役終何所用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使之戍邊境事征伐則彼遠方之民以騎射爲業以攻戰爲俗中國之民大半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鳴鏑始交奔北潰敗可以前料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兼掌巡按保甲

晉乘略

卷之二十一

四三

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設保甲以除盜乃更資盜也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謀國如此而以爲利乎嚮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開拓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詳利害之原矣今宜悉罷保甲召還提舉官量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許蔭本戶田二頃但令捕賊隨功大小遷補鄉民及保甲中有勇力者許其投充如此則不悉教閱自得精熟此老成謀國之定論也是時河東置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校閱民丁羈縻教場三時盡廢逃亡轉徙怨毒盈路御史王巖叟以所見上疏云朝廷知教民爲兵而不知教之煩苛擾民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爲苦而羈縻之鞭笞之又誅求無已方耕耘而罷方營幹而去此羈縻之苦也其教也保長保正得咎之巡檢之指使與司事者又撻之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亦撻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

晉乘略

卷之二十一

四四

一有逃避則縣令鞭之此鞭笞之苦也創袍巾巾買弓條箭添弦換包措治鞍轡涼棚畫象法造隊牌緝架傲椅卓團典紙墨看定人僱直均菜縉納楷粒之類其名百出故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更有毒其目斷其指炙其肌膚以殘廢而求免者自團練保甲河東一路騷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不獨太原並邊之民受其累也并州介遼夏之交合河與敵爲鄰雖青苗不給錢於邊州而變義勇行保甲困天下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聖

熙寧三年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壽昌生三歲其父異守京兆出其母劉氏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及知廣德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

河中府居數歲其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天下稱其孝蘇軾作詩及序贈壽昌且譏世之不養者定見之太恨此東坡被謗之所由也

熙寧三年行募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卽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會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聖

人代役既試用其法子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又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郡國書曰役法莫詳于周禮師有兵役田有徒役人有胥役里有鄉役有司徒焉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有族師焉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卽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論歲之豐凶以行役其役雖衆歲不過三日

蓋佚之也自後世政煩令劇有正役焉有雜役焉正役者里長甲首十年輪役一次專以催辦錢糧勾攝公事又選年高有德者一人為老人給以教民榜勸善敦俗有糧頭以徵收稅糧有書手以典司冊籍總小甲以巡捕姦慝皆所謂正役也雜役者有以銀代人者曰銀差有人自應役者曰力差亦政有所不可闕者王荆公謂助役之終不可免亦信有見然於條理之紛繁未之及也惟在長民者知民之所苦弊之所起如醫者之治病量其氣脉虛實以時察治與民

晉夷蒐略

卷之二一

七

宜之而已矣

熙寧三年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于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籓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練而無番戍之勞有事而後遣焉既而分置

將副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一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將隊將押隊使臣及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時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熙寧三年罷呂公弼知太原府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為家賊公弼初成進士積遷直

晉乘蒐略

卷之二一

八

史館遷河北轉運使自慶歷以來宿師備邊既西北撤警而將屯如故民疲餽餉公弼始通御河漕粟實塞下轉羣牧使軍府肅然復拜樞密副使至是以奏安石變法出守太原時韓絳將取囉兀城令河東發兵二萬趣神堂若公弼曰虜必設伏以待我永和關雖回遠可安行無患乃由永和既而新路援兵果遇伏詔褒之嗣為秦鳳謀帥帝曰公弼在河東方出師倉卒有緩御之能拜宣徽院使判秦州卒於官諡惠穆

宋熙寧中太原縣人史會一興修晉祠水利明一統志晉水在太原城西南源出懸壺山山腹有巨石如壺水出其中水經注懸壺之山晉水出焉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分爲南北二瀆北瀆卽智氏故渠其瀆乘高入晉陽城周圍灌溉東南出城流注於汾南瀆經城南亦注於汾縣南十里卽晉澤也爲晉水匯流之處蒲魚所鍾廣二十里懸壺山南有祠祀叔虞祠下有泉水經注晉祠南有難老善應利二渠大旱不涸隆冬不凍泉出祠下曰滴

晉乘蒐略

卷之二

四

灑泉其泉導爲晉水潞爲晉澤年久堙涸疏濬通流引灌民田自漢以來太原迤南山泉之水利無踰此者至引汾入田之渠舊有十一道明天啓三年經畫舊渠更新開十有九道一日南關都渠自看河樓取水灌城東南河下等八村二曰鳳中都渠自看河樓取水灌縣北南屯等村三曰武家莊渠自看河樓取水灌牛家營等村四曰豐泉都渠自看河樓取水灌黃茹等村五曰西寨村西渠自看河樓取水灌本村六曰晉陽西渠自汾灘取水灌鷺歸店等村七曰首

荷都渠自看河樓取水灌木場頭等村八曰西寨村東渠自看河樓取水灌本村九曰首荷東渠自看河樓取水灌龐家寨等村十曰晉陽東渠自大馬村取水灌瓦窰等村十一曰廣濟渠自舊寨取水灌野場等村又新開南薰都渠二道自小南岡取水灌吳張二村馬村都渠一道自看河樓取水灌大小馬村嘉節都渠二道自看河樓取水灌本村舊縣都渠一道自看河樓取水灌西攢等村小店渠一道自烏城北取水灌本村鞏家堡渠一道自大馬村取水灌本村

晉乘蒐略

卷之二

五

東橋林渠一道嘉節取水灌本村大村渠一道槐龍寺取水灌本村孫家寨渠一道嘉節取水灌本村梁家莊渠一道大村取水灌本村三賢都渠一道大村取水灌南北格等村蒲村渠一道大村取水灌侯家寨等村草寨渠一道大村南取水灌三賢等村洞渦村渠一道武家寨取水灌戴家堡等村里獅村渠一道草寨村取水灌東西里獅等村洛陽都渠一道河灘村取水灌吳家堡等村凡引汾之渠口皆用石柱爲牖以時啟閉取水之利而不受暴漲之衝斯爲示

利按晉居深山左汾右河水縈絡如帶黃河自西南  
下行兩峽間山麓無餘地可耕灘爲水所占無利可  
乘汾源自管涔東流入并下汾晉歷平蒲出於河南  
岸時有大灘隨水長落隄渠導引頗資其利而水淺  
沙沉爲利不廣若疏引山泉之水分潤截流以爲民  
利莫如太原懸壘山之泉流源源下注澄而爲池潏  
而爲淵隨地節宣天然成壑此晉水之名聞天下自  
漢以來所必有事而成民利用者也詩魏風彼汾沮  
洳周禮職方氏冀州其浸汾潏水經汾水東南過晉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至  
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晉水出縣西懸壘山  
東過其縣入於汾名勝志汾晉二水之間潛邱出焉  
在太原縣南八里爾雅天下名邱五潛邱其一也通  
志晉水難老善利二泉疏爲池南曰大池流經奉聖  
寺前名流杯池北曰八角池分爲三河其北派流經  
北神橋入安仁賢輔古城金勝等村爲北河卽智伯  
遏水以灌城而李勣所引入東城者今廢其中派入  
大池流經南城橋晉源都東莊爲中河又一支派名  
陸堡河流入大寺等村其南派流入索村等處爲南

河今渠道猶存而水已涸凡古跡淹沒之處多以主  
非一姓利之多寡厚薄不能均平人之識量各殊不  
能齊一心力勢難獨力修舉而遂廢之惟以公利爲  
心而利無不舉矣  
熙寧初太原郡西汾河大溢居民憂擾不知所從知  
太原府王素曰若壞堰遂灌城矣遂命具舟楫築隄  
以塹之一夕水驟至人賴以安汾河雨驟易奔水伺  
間衝突乃大厲民備之於豫水至乃不爲患萬自約  
汾河築壩記汾河出山陘中又值東山暴雨注下折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至  
而南直向乾方嘉靖末曾奪阜城門入適歲多雨僉  
議穿河西渠令水直下而力殊艱鉅且水近城惟恐  
其不西又惟恐其愈益西乃自把兒溝起抵教場南  
沿流作石壩若土壩初作水仍逼教場迤南撼振武  
門外橋居人夜坐屋上於是召寧武崞縣陽曲石人  
取石於山採椽於寧化約丈有一入地率半之中維  
薪礎稻藁取東郭赤埴和以石塊後加鈎椽合三成  
一相地之防每石壩率十累或儉不下八累累皆從  
衝間作鈎刃縫合錠形灰液而木紐之功成水定

熙寧初詔復汾州西河濼濼在城東周四十里舊時  
旱則引以溉田雨以瀦水兼有菱芡蒲魚之利後廢  
爲田從御史劉述言復之今汾州漢之西河郡上接  
文水並西山諸溪之水合流於此瀦而爲湖謂之文  
湖湖側有一城謂之瀦城瀦澤所聚卽西河濼也西  
山之水下注爲峪道河爲渠引水曰峪道發汾陽縣  
西北二十五里馬跑泉經金莊村水泉村峪道河村  
劉村南莊下村北莊下村太平村長畛堡董寺村古  
浮圖羅城鎮金井村賈家莊陳家莊馬寨村雷家堡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宣柴堡義安村康家堡安頭村北莊村乾河村師家  
莊共袤八十五里民引水成渠繇上及下輪期溉田  
至師家莊東入汾汾河繇平遙縣羌城村流入縣境  
經尹家社狄家莊閭家社裴家會郭家莊東社村李  
家莊九支社韓家橋西河堡新蓋村師家莊共袤六  
十五里流入北小堡孝義縣界地形高阜兩岸築隄  
河身窪下瀕河民田間有用桔槔汲水溉畦者淮南  
子云汾水濁宜麻利引灌嘉靖間副使趙祖元疏渠  
造江浙水車教民引水灌注民利之

熙寧中三司言東西兩監歲課舊額二十五萬餘緡  
自許商人入中給錢支鹽買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  
歲課日減視舊虧十之八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  
請買或官自鬻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並邊市糧  
草一用見錢乃詔官自運鹽鬻于本路知太原府韓  
絳言其不便請通商乃令商人輸錢于邊給券于東  
西監請鹽以除加饒折糴之弊仍令商人自占所賣  
地卽官鹽已運至場務者令商人買之加運費漕臣  
陳知儉亦言非民所賴乃罷之第令輸錢故宋於解  
池之鹽朝廷專置使領之北方之鹽盡出於池時中  
書議陝西鹽鈔大出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兌糧草  
有虛擡邊糴之患請用西蜀交子法使其數與錢相  
當可濟緩急詔以內藏錢二百萬緡三司遣使易利  
行西路請買鹽引河南北曹濮秦鳳等處皆食解鹽  
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推後稍有變易至崇寧  
間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囊括四方之  
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  
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

熙寧三年變河東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初保甲法行  
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徒之戍邊父子  
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日力可  
惜韓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練保甲鄉民驚擾至  
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  
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  
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  
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爲之張  
官置利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且  
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  
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五

熙寧三年張載謁告西歸屏居終南山下敝衣蔬食  
專精問學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  
聖人自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終日危坐一室  
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  
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嘗以定性之  
學問于程顥顥答書曰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  
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尙何俟小子之言然嘗

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  
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己  
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  
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  
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  
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  
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  
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  
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  
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  
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  
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  
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  
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  
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  
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也是則聖人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五

豈不應于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于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載得之大悅

熙寧三年詔並邊州郡毋給青苗錢初行青苗法司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馬光言青苗之弊曰平民出息尙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

熙寧四年城綏州先是夏人寇秦州旣而秉常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達上言曰此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

砦不可許朝議以爲然賜以誓詔秉常遣旺孟克來言欲先得綏達命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旺孟克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塞門安遠二牆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旺孟克語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熙寧四年韓絳使種諤襲虜夏監軍嵬名山遂城囉兀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種諤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孟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欵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卽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情僞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襲敗夏人於囉兀因城焉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詵初劾諤擅興之



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徒秦之命至聞者嘆息按此卽西方用兵所自始也當韓絳使種諤誘襲夏人時安撫郭達言種本狂生朝廷徒以種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以達沮軍事召還至是夏人日聚兵爲報復計呂公著言諤啟邊患而絳轉請賞入夏之功以至兵連不解從來邊將生事邀功爲西陲之大患少年新進喜事之人無沉謀遠識貪一日之功貽數十年之患然必有主之者而患始亟絳不能追其罪矣輯覽注囉兀在綏德州西北滴水崖崖石峭拔高十餘丈晉乘蒐略卷之二一

堯

下臨無定河謂之囉兀城

熙寧四年立太學生三舍法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爲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試藝如進士法及帝卽位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旣皆有學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狹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廣太學增直講爲十二員率二員共講一經生員釐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定額七百人外舍升入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

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熙寧五年行保馬法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

卒

熙寧五年行市易法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于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次市于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

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  
呂嘉問爲提舉

熙寧六年行折二錢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  
日銷錢爲器邊關海泊不復議錢之出國錢日耗張  
方平因對極論其害請詰問王安石舉累朝令典一  
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安石深惡之至是行折二錢  
除在京及府界外諸路並通行

熙寧七年立手實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  
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空

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  
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  
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  
而籍之以其價例定高下分爲五等旣該見一縣之  
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  
詔從其言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于鷄豚  
亦徧抄之民不聊生

熙寧時孫覽以龍圖學士知太原夏人自黃山並河  
爲寨并邊路塞覽謀復取葭蘆戍險阻不得前夏人

數萬屯境上覽下令吾兵少須滿五萬夏人聞而濟  
師覽不爲動相持益久忽令具糗糧嚴兵械曰敵至  
矣居數日果大入覽奮擊敗之遂城葭蘆而還按葭  
蘆西豆峪東岸卽興縣東豆峪秦晉要道也

熙寧七年遼遣蕭素議疆事於代州境上以河東路  
沿邊增修戍壘起舖舍侵入朔州界內指分水嶺土  
壠爲界詔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條代北事宜琦  
言遣使報聘帝遣沈括往以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  
長城爲分界與所爭黃嵬山相去遠三十餘里括至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空

遼凡六會竟不可奪遼又捨黃嵬求天池時龐籍鎮  
河東不能決權知忻州郭達訪得太平興國中故牘  
證爲王土檄報之契丹愧服而爭議不息通志黃嵬  
山在寧武縣天池在靜樂寧武之間  
熙寧七年遼主以河東路沿邊修戍壘起舖舍侵入  
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  
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卽  
境上議之遂遣太常少卿劉忱等如遼遼遣樞密副  
使蕭素會忱于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議多不協

河南郃氏聞見錄熙寧七年春契丹遣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而難其人執政議遣太常少卿劉忱爲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考核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雁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不可弃奈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資敵乎臣既辱使當以死拒之唯陛下主臣之言幸甚帝聽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初以秘書丞呂大忠爲副使大忠丁艱未行公亦使回虜又遣蕭禧來帝召執政與忱大忠同對資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奎

政殿論難之久帝曰虜兩遣使豈肯中轅卿等爲朝廷固惜疆境誠是然何以弭患大忠進曰彼遣使來卽與代北之地若遣王公來求關南之地則如何陛下以臣言爲不然則代北安可啟其漸忱進曰大忠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帝遣中使賜富韓公韓魏公文潞公會魯公手詔其略曰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素無定卦故造異妄求比敕官吏案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虜情無厭何以待之韓魏公疏略曰臣觀近年朝廷舉事

不以大敵爲恤虜見形生疑謂我將圖復燕南造此釁端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何如耳其所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諭而來契丹謂朝廷將以圖我一也吐蕃未爲邊患而強取其地殺老弱數萬契丹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西山遣部兵徧置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甚整忽創團保甲義勇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緣邊城池工築並興增置防城之具五也創都作院頒弓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奎

刀新樣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爲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窺伺朝廷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何以禁遏若不許則虜遂持此以爲己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臣昔言青苗錢事輒被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不敢論列今被詔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在富彊聚財積穀寓兵于民

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舊疆故散青苗錢使民  
出利又爲免役之法次第取錢所謂富國之術也又  
內外置市易務小商細民無措手足加以新制日下  
更改無常監司督責以刻爲明農怨于畝畝商旅歎  
于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四  
夷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  
始謀者大誤也陛下有堯舜之仁改過不吝而好進  
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  
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爾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  
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強勦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  
思也今河朔屢歲災傷民力大乏緣邊次邊州郡芻  
糧不充新選將官皆龔勇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  
訓練若驅重兵頓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  
雖曹彬宋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也臣愚  
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  
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  
有他意恐爲謀者所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  
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奎

好永敦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以自見可疑之形如  
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則可以遷延歲月陛  
下益養民愛力親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天下  
悅服邊備日充塞下有餘粟帑中有餘財虜果自敗  
盟誓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  
之心雪累朝之憤矣富韓公疏稱今曩已成代北各  
屯兵馬境上爭論逾年未決橫使再至理難款緩便  
要可否違之則兵起而患速順之則河東斥堠日蹙  
雖欵目前遺患在後臣謂不若一委邊臣堅持久來  
圖籍疆界爲據使之盡力交相詰難然北虜非不自  
知理屈欲生事遂興干戈豈是無故驟興實有以致  
其來也惟彼若萬一入寇事不得已我但嚴兵以待  
之來則禦戰去則備守此自古中興防邊之要也若  
朝廷乘忿便欲深入討擊臣實慮萬有一跌其害非  
細或更與西夏爲犄角之勢則朝廷宵旰矣臣竊謂  
因今橫使之來且可選人以其疑我者數事開懷諭  
之若與開解明白必肯回心若兩情不通禍患日深  
必成後悔願陛下熟思審慮文潞公會魯公疏皆主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奎

不與之論皆乞選將帥利兵甲以待敵時王荆公再入相建以與爲取之論使帝不用韓富二公之言至後世姦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荆公之罪可勝誅哉聞見錄邵康節先生孫博所著也

熙寧七年更定解池鹽鈔法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温之言至課民賣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畱經宿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騷怨鹽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亥

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三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

備元祐間復許通商

熙寧八年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爲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辨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畱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

反帝不得已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問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愕謂括曰兩府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弃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亥

爲使契丹圖上之

熙寧八年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分水嶺爲界蕭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界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容齋隨筆熙寧七年遼遣使蕭禧來言河東地界未決八年再來必欲以代州天池分水嶺爲界詢於故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會公亮皆以爲不可王安石當國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

是詔不論有無照驗擬撥與之往時界於黃嵬山麓  
我可以下瞰其應朔武三州既以嶺與之虜遂反瞰  
忻代凡東西失地七百里安石用蕭禧堅坐都亭之  
故輕棄疆場設險要害之處其視慶歷之不以尺寸  
土地與西夏相去何如而果於大言實無詞以却之  
也顧寧人郡國書曰宋熙寧八年詔韓縝割分水嶺  
以北地與契丹東西失地凡七百里其後契丹復包  
取兩不耕地下臨雁門遂啟用兵之釁夫宋人所割  
分水嶺之地今不可考矣然嘗登雁門踰夏屋極目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堯  
于勾注廣武之間而知陘山形如人字一脊中分山  
南據脊則利歸山南山北據脊則利歸山北遼人所  
索必此地也不然則彼以射獵畜牧爲業每空百里  
之地以養禽獸顧獨拳拳於此三十里間耶夫宋君  
可與有爲者神宗也今其言曰所爭止三十里大臣  
殊不究本末夫斥鹵沙磧之場連阡彌望虜所不爭  
隘塞險易之間不十數里利害卽相懸矣神宗但喜  
其道里之不遙而不究域民之大限斯惑也矣神宗  
所恃以有爲者王安石也今其言曰將欲取之必姑

與之夫知其非義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安石但知冀望于未獲之石田而不知致惜其守成  
之要地惑又甚也君臣如此尚何言哉卒之粘沒喝  
之師一出雲朔遂下太原非以雁門失守與李絳有  
言曰邊城要害當謀之邊將規河塞之外于廟堂之  
上鮮不敗事其謂是夫或問宋失幽薊白溝爲界旣  
無大險素所重防雁門則石晉之所未割太原恃之  
爲藩宋棄分水嶺不以爲意而遼金知之以爲出奇  
之路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辛  
熙寧八年帝問張方平祖宗禦戎之策方平從太宗  
征河東岢嵐嵐憲州熟悉邊情言曰太祖不勤遠略  
知夏州李彝興馮暉府州折御卿皆因其部豪許以  
世襲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  
威令行間諜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終太祖  
之世西北晏靜及太宗平太原移軍燕薊王師一敗  
卽不復振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拒命而  
二邊始復騷然今元昊國勢未強乘此用近地兵馬  
益以蕃漢弓箭手更招集土豪以土人補將校糜之

以職給以衣祿遣使諭囑厮囉使撓河外族帳復出  
麟府嵐石蕃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招其部帥散離  
族衆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爲窮寇矣按方平言邊  
務援古證今切於事情折氏世居州屏蔽嵐石并  
之邊鄙無警及元昊擾亂河東監司屢繩以法條約  
煩密折繼祖始不自安請解州事因慰存之卒收其  
用自熙寧以來西夏用兵得葭蘆吳堡義合米脂浮  
圖塞六堡而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  
絹不可勝計帝始知邊臣不可信而悔亦已晚前時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中國制西戎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  
爲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邊  
鄙無虞折氏其明驗也方平之言因時地而制其宜  
猶愈於邊將之貪功召釁而兵民俱困也  
熙寧時北征西夏數十萬衆皆道保德境上久不解  
邊人厭苦孔文仲通判保德軍陳三不便曰大兵未  
出而丁夫預集河東雇夫勞民而損費諸路出兵首  
尾不相應懷柔制禦之要不在彼而在此蘇軾曰世  
皆喜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文者今無有矣

按保德軍本合河關地合河關爲西夏驛路北通保  
德入府谷西至神木爲直道軍行糧運經此師未出  
而丁夫預集河上暴露日久邊地風寒餼糧易盡內  
有凍餒之憂外有逃亡之患河東所由困弊也文仲  
陳言於軍務旁午之時拯民卹患之苦心也

熙寧八年河東察訪使曾孝寬言慶歷中嘗詔民戶  
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戶馬法始  
此西方用兵頗調戶馬給戰騎詔河東就本路發戶  
馬二千以給正兵旣配兵後不復補河東立社更相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助錢以市馬社馬死者本營鬻錢以助馬直元豐二  
年河東路州縣戶令各計資產畜馬坊郭鄉村通及  
三千緡以上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

熙寧八年司徒侍中韓琦卒諡忠獻琦卒前一夕大  
星隕州治樞馬皆驚帝自爲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  
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尙書令後追封魏王史稱  
琦相三朝立二帝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  
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義  
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

之臣豈不信哉

熙寧中知太原唐介請發沙苑馬五百置監於交城  
監牧田寬衍多為人冒占議者請收其餘資以佐芻  
粟初太宗得汾晉之馬分置諸坊牧養羣牧使歐陽  
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東至於樓煩今則沒入蕃  
界淪於侵佃不可復得河東嵐石之間唐樓煩監地  
樓煩元池天池三監舊迹可尋其間阜地廣水草甘  
美又地勢高寒宜馬性可資畜牧請下河東轉運司  
審度所宜置監牧自後沿邊置市河東市馬則麟府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豐嵐州岢嵐火山軍慶歷中出內藏庫絹市馬於岢  
嵐軍軍興籍民馬市之以給軍曰括買沿邊七軍免  
括河東軍相與為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哀金  
益之曰馬社至是以介言牧田多為人占耕請收餘  
資言利者乘之始以增賦入為務以牧地賦民而太  
原監尋廢熙寧五年河東遵行保甲養馬之法三等  
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  
通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  
之文彥博吳充言恐非民願安石以非出於驅迫持

論益堅時河東路統應畜馬三百六十六惟以岢嵐  
火山軍沿邊皆敵境多越界盜馬趨利而罷之

元豐中馬默為河東轉運使時議棄葭蘆吳堡二砦  
默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棄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  
棄自熙寧以來用兵所得止葭蘆吳堡等六堡得不  
償失然葭蘆地險枕河挽河東之粟足以自固徐徽  
言以孤城抗羅索數萬之軍彌月不下其明驗也

元豐中契丹數擾北界邊民疲敝時有獻北伐之策  
者呂公著言中國與契丹通好日久塞上屯軍素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節制惟宜靜以鎮之保甲法行邊皆設教場遣邊人  
習戰法於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  
聽

元豐四年十月夏人入銀州種諤等與戰破之初諤  
自以西討無功欲盡城橫山以興功當自銀州始遂  
進攻取之策然不旋踵已自敗沒邊將曷可信也  
元豐五年呂惠卿以大學士知太原府入見帝語及  
西事惠卿云西師非唯不可攻亦不可守在大為形  
勢而已帝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之明年復知太原



哲宗初年敕疆吏勿侵擾外界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夏人遂入寇初緣邊蕃漢兵各自爲軍每戰則以蕃部爲先鋒而漢兵守城伺便乃出戰惠卿始合爲一邊人多議不可按惠卿知帝欲委以邊事輒生退懦爲大言以飾之及哲宗戒侵擾而又貪功以啟邊釁唯求自便身圖其材安可用也

元豐四年立晉程嬰公孫杵臼廟於絳州時屢失皇子承議郎吳處厚詣閣門上書云昔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嘗曰下宮之難而全趙氏之孤最有功於社稷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圭

而皆死忠義逮今千有餘歲廟食弗顯魂無依疑有祟厲者願遣使尋訪冢墓飾祠加封使血食有歸庶或變厲爲祥是時鄆王疾亟主上卽命尋訪未數月得土冢於絳州太平縣之趙村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大建廟貌以時致祭而以處厚爲將作監丞云

元豐六年春將軍薛義等擊夏人連破之義敗夏人於葭蘆西嶺麟府州將郭忠詔等敗夏人於七離抑部河東將高承翼敗夏人於真卿流部是時帝無意

西伐然邊城困棘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始可守也元祐元年禁邊民與夏人爲市初邊州置場市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自趙德明據有河南麟府孤懸河外其收市河東唯岢嵐火山保德等軍歲遣使詣邊州互市邊民入蕃界爭盜取直詔禁之而私市如故先是以銅錢給諸蕃貨市有司言戎人得錢銷鑄爲器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復出內藏庫絹市馬岢嵐軍邊州巡檢兵校聽自互市官償其直

至是夏人屢入寇邊將貪功生事承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以億計錢穀銀絹不可勝數始閉關爲息事寧人之計

美

元豐六年五月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砦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威以張虜勢

孫承傳承知太原忻代產鹽苦惡不堪食轉運使必欲理之以盜取闖入之罪罪兵吏承言鹽民食也不可禁兵武備也不可闕顧以惡鹽累防兵非計也詔弛其禁

遼時陳昭袞爲敦睦宮太保兼掌圍場事昭袞小字王九雲州人工譚鞬勇而善射初補祗候郎中累遷至太保兼掌圍場開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袞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大呼止之虎雖軼山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輦至上前慰勞良久卽日設燕悉賜以席上金銀器特加節鉞遷圍場都太師賜國姓命張儉李德懋賜詩以美之後拜歸義軍節度使同知上京畱守歷西南面招討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毛

都監卒

宋史歐陽修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簡殘編一切掇拾研稽異同謂之集古錄嘗言余集錄已博矣婦人筆畫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余入晉中搨得高氏碑二通宛然二王書法一太谷縣令安廷堅美政頌一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郭子章豫章書高氏唐房璘妻也璘嘗爲太原府參軍故高氏書法畱於晉中筆畫道麗不似婦人按右軍書法獨絕於今古者其神凝息靜不以力勝而得冲虛

道上之氣力莫大焉程明道作字甚敬謂卽此是學敬之義也高氏字畫得晉人法度而不傳其行事然其閒靜可知也古者教人之法男有塾師女有師氏皆得有所宗法後世古法漸湮男猶得尋師問道女生長環堵之中絕尠見聞而能師承古人超然自絕於流俗尤不易得也

夢溪筆談云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漠北今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子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毛

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子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爲龍盧龍卽黑水也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極高峻契丹墳墓皆在山之東南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上有龍舌藏于廟中其形如劔山西一族尤勁悍惟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達靺接境方輿紀要黑河在大同府西北四百里源出官山經雲內至東勝入於黃河

元豐六年司徒韓公富弼卒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及卒贈太尉

元豐七年端明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繪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七

集史記前後漢屬級三國迄隋屬恕唐及五代屬祖禹帝卽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光于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爲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元豐八年罷保甲方田保馬市易等法及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時言者交論諸法之患而安石變法行令執意不回怨議紛起既再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而卒退居時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以爲始終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朱子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見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七

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彊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愚謂安石變法功名之心盛也私心一熾而動援周禮附會文奸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而安石以法暴民其於周禮猶物而不化也韓歐二公皆憐其才而不虞剛愎至此徒以文章名世何益於事其於邊守則假欲取先與之說割地七百餘里以弱國勢其於回河則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而大虧國脉又洩汴

淤河以滯運已乃指龍爪爲治具反齒於上以售欺  
以至執已遂非荼毒生靈排擠善類非獨書生拘迂  
不達事故正以竊據權位之陰謀橫行肆出至於迷  
復無歸也宋於是有所不得不南之勢誰職其咎也  
哲宗元祐元年命程頤等修定學制時法禁煩苛擬  
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  
以爲言至是命程頤等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爲學校  
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  
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頌  
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  
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顧寧人郡國書曰宋初詔  
諸州縣各立學置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明行修者  
署之有能舉其職而最書于朝者或擢爲國子祭酒  
及翰林侍從之職英宗以後稍集所司議改著爲令  
凡郡五人州四人縣三人例錄天下諸郡縣歲貢之  
士領之間有由舉人進士除授者特千百之一二而  
已其至也長州縣者與監司藩臬者之臨學以簿書

升斗之吏畜視之而不復知禮貌之以尊其權是以  
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間能誦法孔子以師道聞按  
故事亦必待以授州縣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濫其  
待之也太褻而其錄之也亦大輕今之爲輪轆弓矢  
者必擇民之能者豐其餼廩厚其直然後輪轆弓矢  
之材可飾也况國家養士束以煩苛之法教安所施  
必如古者尊師重道然後人倫明教化興也

元祐元年罷河東凡緣軍添置官局以司馬光爲尙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  
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歎曰四竄未除吾死不瞑  
目矣與呂公著書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  
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旣而詔免朝參許乘肩輿  
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  
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  
慎毋生事開邊隙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元祐元年河東經略安撫使曾布言河外土蕃  
每將內抽減步軍赴嵐石州分壁沿河等處  
兵馬歸營及赴岢嵐火山軍代東兵太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元祐元年罷青苗法復常平舊法舊法

並罷免役法時司馬光主罷免役其見在備錄

充常平本錢詔修定役書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

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

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為姦此二害輕重

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

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

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

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

于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

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

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

元祐四年五月文彥博卒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

歷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

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

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卒年九十二追復太

師諡忠烈史稱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

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

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有古大臣風又享高壽於

承平之秋至和以來贊定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

至老成凋謝儉人無忌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

旅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元祐六年八月飭河東諸路備邊進築守禦城砦出

內庫緡錢五十萬備邊費九月夏人入寇圍麟府三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日殺掠不計都監李儀等盡歿以儀等違旨夜出兵

不贖卹詔州民為寇所掠廬舍焚蕩者給錢帛踐稼

者賑之失牛者官代市之

元祐中畢仲游提點河東刑獄時韓縝以故相在太

原按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剽其衣於公堂之側縝

怒將置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鄙薄而敢掠之於帥

牙非人情取以付獄治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獨

不市一物而去縝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

元祐六年尚書右丞蘇轍罷知絳州轍字子由軾之

弟也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淡泊似其爲人而秀傑之氣殆與兄軾相迥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顧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軾進退出處無不相同獨其齒爵皆優于軾而器識沉靜微有不同也

元祐中師範督岢嵐軍政範靈石人登元祐三年進士督軍岢嵐兼平定岳陽有惠澤軍民感慕後復督理江南先是江南民苦於賦後乃奏茶爲天地自然

晉乘蒐略

卷之二二二

三

之利請稍增其稅而民之賦役少息既不病民亦不病國江南人圖像祀之

紹聖中夏人圍麟州神堂砦麟府路都監張崑循屈野河西行且五里據北攔坡嶺一矢殪其酋衆逸去崑初爲河東將敗西夏兵於神堂川至是遷本路鈐轄崑在行間二十年有智略能撫御士卒故所向克勝

紹聖中王安禮知太原府決事明斷下不敢欺安禮安石弟初從河東唐介辟熙寧時鄜延路城囉兀宣

撫使韓絳檄使佐役帥呂公弼將從之安禮曰民兵不習武事今敵之深入不爲寇所乘則凍餓而死宜亟罷遣公弼用其言民得歸而他路遇敵者皆覆公弼執安禮手言曰全四萬之衆當與公共此德也

紹聖四年夏人犯麟州神堂堡出兵討之進築胡山砦庚午夏人大至葭蘆城下知石州張構等擊走之折克行又破夏人於長波川置克戎砦出元豐庫緡錢四百萬於河東糴邊儲

元符元年十月夏人圍平夏章綏禦之獲其勇將威

晉乘蒐略

卷之二二二

四

名阿密及西壽監軍穆爾圖卜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綏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圍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惇與綏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劄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是有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輯覽注州卽西安州故城在今平涼府西北宋史地理志西安州有盪羌天都臨羌橫嶺諸砦通會寧章定戎諸堡皆元符中建

元符元年遣官分詣河東各路按驗所築城砦建葭  
蘆成爲晉寧軍領嵐石路沿邊安撫使改離石之定  
湖屬焉以西邊板築有勞救河東路

元符二年王舜臣任岢嵐牧夏人來侵舜臣破之擒  
其僞將鬼阿里時劉安敗夏人於神堆知府州折克  
行獲鈴轄令王皆保遼人代爲請和并許之

元符二年詔諸州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  
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  
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補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五

太學外舍生此後世歲貢之始

元符四年置河東監鑄改當十錢爲當三宋錢法屢  
變吏民不知遵守至是蔡京更改當十以利惑上爲  
害不可言矣

靖國元年高平公范純仁卒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  
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生平所  
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  
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  
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

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靖國元年修慈廣寺於屯雷之石聚山張翼重修慈  
廣寺記略上黨望高天下其風土人物鍾天地之醇  
厚實太行壺口霍山漳水間一大都會也距府之北  
平原廣野大澤中有地崛起巨石嶙峋其上有神祠  
曰石聚山山陽有佛廟曰慈廣禪院其下有亂泉芳  
林菰蒲鷗鷺溪山之勝舊額曰普明治平二年改賜  
今名屯田郎張才翁與其弟穆之元禮每命賓朋遊  
其間才翁有林間掃取馬蹄蹤之句勝槩可知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六

徽宗靖國初范純粹知太原府沈毅有幹略以治辦  
聞後入黨禁落職嗣會肇知太原府多善政崇寧中  
蔡京得政落職初范純仁於元祐時判太原遺屬收  
葬無主燼骨復檄一路仿行民服其化葬者以萬計  
後以劾王安石左遷純仁純粹皆仲淹子肇輩弟並  
以名臣子弟治績聞於時不阿權貴罷官弗墜家聲  
并人稱之

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赤氣亘天是夕赤氣起  
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傍右正言

任伯兩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于暮夜之幽日爲陽夜爲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中國爲陽戎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示警願陛下進忠良絀佞邪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按天地之化氣貫於陰陽五行人得其氣動於五性施於四體而休咎生焉順氣成祥逆氣召異况人君以天地萬物爲體祥異豈無所本班范志五行歐陽公亦宗其說示垂戒之意靖國以後中原之大變也而見於天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七

象者如此豈偶然哉

崇寧元年太原府嵐州岢嵐軍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師範督岢嵐軍政守嵐上言請復正臣去奸佞以回天變蔡京大怒裂牘不進矯詔配嶺南去時嵐人遮哭於道車馬不得行崇寧初令州縣立黨人碑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

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徽宗崇寧元年解州賈瓦南北鹽池修治畦眼拍磨布種通得鹽百七十八萬二千七百餘斤州具以聞初解梁之東有鹽澤綿亘百餘里歲得億萬計自元符元年霖潦池壞至是乃議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其役內侍王仲先實董之仲先以額課數溢爲功然議者或謂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成鹽其利則博苟欲溢額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八

俟風日之便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難爲常計郡國書曰解鹽生於天成撈採亦假人力課額數常靡定時或惡其棄地採之稍盈以備意外不時之用土人鄉俗引水沃田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卽所謂鹽鹺也而味苦號曰田鹽鹽都尉治領兵守之周穆王漢章帝並幸安邑觀鹽池春秋成公六年晉大夫曰郇瑕沃饒近鹽服虔曰土平有漑曰沃謂解鹽也而又有說焉鹹鹵之地但成鹽煎熬土鹽無處無之土鹽煎之立成其事甚便取之如攜



而商課不行方啟參清理鹽法事宜請禁私煎謂其病商其以此也

崇寧中何灌爲火山軍巡檢河曲縣賈胡曠有泉遼人常越境而汲灌親畫界堠遏其來忿而舉兵犯我灌乘高射之發輒中或着崖石皆沒鏃敵驚以爲神遂巡斂去後三十年契丹蕭太師與灌會道前事數稱何巡檢神射灌曰卽灌是也蕭矍然起拜爲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至洞胸出背屢貫後騎羌懼而引却知寧化軍徽宗召對問西北邊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九

事灌以笏畫御榻指坐衣花紋爲形勢帝曰敵在吾目中矣遷寧武軍時郭藥師統蕃漢兵灌曰頃年折氏歸朝朝廷別置一司專部漢兵至於克行乃許同營今但宜令藥師主常勝軍以漢兵委灌輩不聽崇寧元年更鹽鈔法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

投縲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釋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釋官崇寧元年置書畫算學書學習篆隸草三體明說文字說爾雅廣雅方言其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畫學以不做前人而物之形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爲上算學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爲算問仍併歷算三式天文書爲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略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爲次未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十

幾卽罷按廣雅張揖著隋避諱稱博雅後復原名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太原等十二郡震甚兼旬不止史稱地宜靜而震陰盛陽微羣陰震動爲下干土之象而震尤甚於太原諸州者金元入中國皆先下太原而後及關洛太原當西北門戶南下之衝太原首受之災異先見於此履霜堅冰之謂也

崇寧三年正月鑄當十大錢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三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錢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上始請鑄於諸路與小平錢通行

于時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又言遼夏以鐵錢爲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而不可用請改鑄之乃詔置陝西河東河北京西十八監鑄當二夾錫鐵錢前時鑄當十大錢盜鑄者衆後改折二盜鑄乃息至是復行當十錢又兼行夾錫錢法由是益壞

崇寧四年韓世忠敗西夏兵復銀州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驚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尙氣不可繩檢年十八以勇敢應募鄜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會西夏騷動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延安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今神木縣西南境卽銀州故治也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陴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旣而以重兵次蒿平嶺世忠率精銳鏖戰解去俄復出間道世忠獨部勇敢士殊死鬪遇夏監軍駙馬兀朮躍馬斬之夏人大潰遂復銀州累功授鄜延路副總管後屢立奇功延安居并雍之間古稱戎藪東由合河關渡河卽至其地宋以西夏憑陵置重鎮於此選將屯兵與諸路相爲聲援而世忠挺生其間早年應募卽立奇功嗣

擒方臘平山東河北羣盜厥功偉矣江中之戰世忠以八千人破烏珠十萬之衆烏珠幾爲所擒遇於大儀屢戰皆捷爲中興武功第一自是金人不敢復渡長江南宋百有餘年之安業起於此世忠所至克敵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狻猊盔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刮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一時名將多出其部曲及解兵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嘗有權位者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有所托而逃也紹興二十一年卒追封通議郡王孝宗朝追封斬王謚忠武朱高安謂宋中興諸將首推岳韓非獨用兵之能其忠誠義勇遠過於人將帥中社稷臣也世忠章數十上與秦檜爭和議之非訟武穆之寃不以禍福介意其在行間挺身決鬪百戰不怠老而益奮非忠義激於其心者其孰能之當人心動搖之時而乘時進兵飛

多方面之功世局鑰北戶與金人進退如邀鳥珠於金山擒孛也於大儀皆呼吸存亡在於俄頃世忠身獨任之亦古來罕有之雄鍾於邊方者也

大觀元年升太原府爲大都督府選用河東兵將議定弓箭手之數初并州充戎騎射嵐州建安麟州飛騎府州威遠皆爲禁兵岢嵐別置牌子弩炮手河東路宣毅大州二營小州一營營三百八十人復以建安飛騎威遠子弟二十五以下刺爲兵并州近塞之民長於騎射因其土地所習或騎或步得勢所宜何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七

常言自古行師用兵率因地形西賊山間部落謂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溪澗踰高超遠輕足捷走有平夏騎兵謂之鐵鷄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倏往倏來若電掣雲飛平原遇敵則用鐵鷄子爲衝冒奔突之兵山谷遇敵則用步跋子爲擊刺掩襲之用此西人步騎之長也西路並塞民戶平居以田獵騎射爲能緩急以追逐馳騁相尚又沿邊土兵習於山川多是硬弩手及標牌手不惟扞賊勁矢亦可使賊馬驚潰此中國步騎之利也至道中王超等討繼遷

是時馬上用弩遇賊則萬弩齊發賊不能措手足而遁又元豐中劉昌等趨靈州賊衆守隘官軍不能進用牌子爲先鋒踢跳閃爍振以響環賊馬驚潰此已試之效也選邊州勁勇置岢嵐等軍之標牌弩炮加以并之充戎騎射而又命將得人則建安飛騎威遠子弟兵皆爲我用矣

政和中劉适知岢嵐州時當兵荒之餘适政尙簡樸吏民安之廳舍生連理杏十餘株人以爲善氣所感嵐州與岢接壤善治略等志稱政和中陳從易爲嵐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七

州團練推官從易好古篤行以清德聞邊事方興鎮靜不擾人服其化二公在官時當河東餽軍至燕餉道回遠艱阻率十數石致一石轉輸逾年邊民困敝岢嵐爲通站孔道嵐州運羊腸之粟差繁費鉅均能以鎮靜處之從容就理使民無追呼之擾軍有百日之糧古稱循吏茲非其倫與尤難得之荒亂時也宋史五行志政和二年玄圭始出晉州土一石綠色方三尺餘當中有文曰堯天正其字如掌大而端楷類手畫者堯字居右天正字綴行于左都堂驗視龔

石三分而字畫愈明又於堯字之下隱約出一瑞字  
位置始均蓋曰天正堯瑞云或謂晉陽堯都也方元  
圭出乃有此瑞

政和五年金收國元年也女貞完顏阿古達稱帝初  
阿古達屢勝遼其弟烏奇遇率將佐勸稱帝用楊扑  
策於正月朔即皇帝位以金不變壞金之色白完  
顏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

宣和元年嵐州黃河清按嵐州黃河皆在興縣境內  
張時泰云水動物也動則濁靜則清黃河飛沙括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五  
奔流到海自古迄今而常濁者以其性之動也清非  
其常而見於宣和也世則為異矣

宣和四年金取遼東勝諸州按遼尖東勝宋之火山  
崑嵐等軍皆逼金疆太原外蔽已撤故金克西京後  
即取東勝諸州為入太原地而童貫勞助攻無罪之  
國以亡其唇真抱火厝積薪下而寢其上也通志東  
勝州在偏關北

宣和四年金克遼中京遼主延禧走雲中初遼主誅  
阿坿罕人心不服伊都引金兵逼遼行宮遼主聞金

舍音出青嶺率衛士五千餘騎走雲中遺傳國璽於  
桑乾河尼瑪哈出顯嶺與舍音期會於羊城灤遼主  
趨白水灤尼瑪哈以兵襲之復輕騎入來山時童貫  
聞金數敗遼兵與蔡攸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  
金取遼東勝諸州夏人救遼金將洛索襲敗之於宜  
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多沒於水金復襲遼主  
於錫納圖延禧敗走劉延慶及郭藥師進兵攻燕城  
藥師敗績於蘆溝南延慶兵潰未幾金克遼燕京耶  
律濠妻蕭氏奔天德金追襲延禧於青塚獲其子女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六  
族屬從臣以歸延禧敗走雲內遼於此時窮無所入  
矣方輿紀要夾山在古雲內州北雲內州遼置故城  
在今烏喇特西北青嶺在開平廢衛前即大青山也  
瓢嶺在青嶺北羊城灤在大同府東北邊外錫納圖  
在大同府東北邊外輯覽注宜水在榆林府東北邊  
外天德即唐天德軍今歸化城地也遼史地理志青  
塚在豐州有王昭君墓方輿紀要塞草皆白惟此獨  
青故名

宣和五年金人來歸武朔州宋以山後諸州請於金

尼瑪哈自雲中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索之不遣盟未期年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按自童貫以遼張良輔來倡言伐遼拯舊民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地始爲圖燕之議繼聞金數敗遼兵而舉兵應金欲乘之以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七

戰於白河大破之尼瑪哈克代州進圍太原耶律余睹破宋援兵擒其將郝仲連張關索統制馬忠宣和中召楊時爲邇英殿說書時浮沈州縣四十餘年所至皆有惠政德望日重四方之士多從之遊稱龜山先生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秘書郎嗣擢爲邇英殿說書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自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于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浚以爲阻衛士人鮮忠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宣和六年正月遼延禧復東勝諸州至武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初遼主得耶律達什及瑪克錫之兵自

謂有天助再謀收復燕雲達什諫曰向以全師不戰  
備使舉國皆為金有國勢至此當養兵待時而動不  
可輕舉遼主不從而及於敗復畏中國不可仗謀奔  
西夏會黨項沙呼掄遣人請臨其地遼主趨天德過  
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乘從者馬得脫途次絕  
糧從者嚼冰雪以濟飢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  
為金將洛索所獲遼亡按遼自漢魏以來國於鮮卑  
世雄朔漠至阿保機收漢人自為一部得專用兵擅  
鹽池之利嘗寇雲中與晉運和任韓延徽為相國教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九  
以建牙開府築城立市墾蕪荒田由是漢人安業逃  
亡者少威服諸國延徽以老母托晉終同光之世契  
丹不復南牧至德光冊立敬瑭坐受割地復大舉趨  
恒州降趙威執重貴衣冠禮樂至此一變數傳至道  
宗改國號遼立賢良科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遣使  
爭地界以安石一言遂取宋疆逮及延禧而荒好無  
紀矣崇信奸回白椽國本金兵一至內難先作章奴  
作亂永昌僭號撻不野無固守之心余觀懷反墜之  
毒走雲中遁夾山詳穩不為救援大石起而自立空

置怨軍播越沙漠力屈就擒良可哀已并州北有代  
朔其民執干戈奮武衛風氣剛勁自古為用武之地  
初以石晉割山前代北蔚朔雲應武寰之地繼又收  
陘南東西七百餘里之險并州之不入遼者無幾亦  
為世雄矣而卒滅於金豈謂非人事哉自太祖迄天  
祚凡九世一百七十一年遼地理志遼升大同為西  
京府統大同雲中天成長青奉義懷仁懷安七縣宏  
德二州豐州天德軍統富民振武雲內二縣雲內開  
遠軍統柔服寧人二縣蔚州忠順軍統靈仙定安飛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三  
狐靈邱廣陵五縣應州靜國軍統金城渾源河陰三  
縣朔州順義軍統鄯陽馬邑二縣東勝州武興軍統  
榆林河濱二縣皆并州迤北之地至是俱入於金輿  
地考遼初分西京道大同為京邑漢平城縣也天成  
縣魏置廣牧唐置定襄皆在其地長青縣漢白登臺  
地奉義縣漢陶林地懷仁縣本沙南地隋置大利縣  
懷安縣漢夷輿縣地唐廢為懷荒鎮宏州東魏置北  
靈邱縣唐置橫野軍於此宣德縣漢桐過縣地豐州  
天德軍秦為上郡漢屬五原郡唐置橫塞軍又置天

安軍於大同川富民縣漢臨戎縣振武縣漢定襄郡盛樂縣背負陰山前帶黃河元魏嘗都此雲內州開遠軍本中受降城地遼置威塞軍蔚州忠順軍漢代郡地靈仙縣唐置興唐縣定安縣漢東安陽縣地飛狐縣後周置廣昌縣於五龍城卽此靈邱縣東魏屬靈邱郡應州彰國軍後唐明宗生於此金城縣河陰縣皆漢陰館縣地渾源縣金升爲州朔州順義軍漢馬邑縣地鄯陽縣漢定襄郡地寧遠縣北齊置招遠縣趙惠王置武川塞唐置武州東勝州武興軍隋置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勝州唐置决勝州謂此爲東勝文爲榆林郡

宣和六年十月金尼瑪哈斡喇布分道南侵金旣獲遼主卽决意南侵初斡喇布請先舉伐宋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旣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伊都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旣獲遼主卽决意南侵以阿木班貝勒舍音領都元帥居京師尼瑪哈爲左副元帥固新爲右監軍伊都爲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達賚爲六部路都統多昂摩爲南京路都

統劉彥宗爲漢軍都統斡喇布監多昂摩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

宣和七年十月尼瑪哈自雲中趨太原太常少卿傅察奉使遇金兵不屈死之察登進士蔡京欲妻以女拒弗納察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及倉猝徇義聞者莫不壯之諡忠肅

宣和七年召种師道爲兩河制置使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下趨召師道聞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平仲五原人古之子也又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召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中入援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爲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  
宣和七年許翰爲給事翰字崧老襄陵人元祐三年進士召爲給事尋擢御史中丞時种師道罷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服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

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人此行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不然將來再舉必不可救宜起師道邀擊之不能用嗣黃潛善奏戮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落職紹興元年召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三年五月卒贈光祿大夫翰通經術正直不撓與黼攸潛善輩異志卒不展著論語解春秋傳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宣和七年八月金兵犯河東圍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遣將銀朱李堇來攻縱兵四掠時張先猷知汾州畢力扞禦靖康元年六月金兵復逼城命張孝純之子灝都統制張思正轉運使李宗來援思正誅求無藝民不堪命及太原圍急思正給云出戰遂率灝宗奔慈隰於是人無固志先猷召令兵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辱祖父願與此城終始諸君其自爲謀皆曰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備守雖屢却敵而援師不至金兵破平遙又脅降介休孝

義諸縣據州南二十村作攻城器具先猷度不得免自引決然其義烈凜然如生不愧守土矣

東都事略張確字子固邠州宜祿人舉進士宣和中和隆德府金兵至確率厲士民乘城拒守勉以忠義城陷猶率衆鏖戰遂死之贈述古殿學士立廟祀之長治縣志三忠祠在縣東南隅祀知府張確邑人王佐任環明正嘉間禦寇宣力附祀之故名

宣和末李翼爲代州西路都巡檢使屯崞縣金人取代執守將嗣本遣來諭降翼射却之帥士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殺都監張洪輔夜引金兵入城翼挺身搏戰達旦力不敵被執會粘率欲臣之怒罵不屈與縣令李聳丞王唐臣尉劉子英監酒閭城將官折可與死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三

靖康中李彥仙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山旁郡邑皆響附分遣邵雲等下絳解諸邑事聞卽命知陝州兼安撫使彥仙蒐軍實增陴濬隍益爲戰守備邵興在神稷山以其衆來彥仙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婁宿悉兵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山



擊之金兵大潰，婁宿僅以身免。後金人併力來攻，圍久食盡，曰：「吾不以身累州衆，遂投河死。」年三十六。北盟會編宣和七年十二月，金粘罕自忻州至石嶺，關義勝軍將耿守忠啟關以降。粘罕遂入圍太原。明一統志：石嶺關在陽曲縣東北一百里。北去忻州四十里，爲并代雲朔要衝，勢甚險固。武經總要：石嶺關太平興國中築，山勢迴抱，號爲險阻，路可行軍，車舊有關城控扼。慶歷中，關南削山爲城，卽烽火山。南至控山西南，連天澗，地勢險深，可遏南牧。山東西溝澗。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二

三

四百餘步，開方田。李光輝修石嶺關記略：魏中丞允貞檄太原築石嶺，輒城僉議石嶺洞泉型莖滋費，莫若因石於山，因灰於石，因鑿石築城，增舊三之一。城門二樓，其上角廬四，又多鑿石窟藏冰，以備泉涸。徒太原卒二百人守之。元好問雪中過石嶺關詩：「天黯慘入平蕪，朔吹奔騰萬竅呼。雪意旋妝行路景，詩家新有入關圖。地爐圍坐慙田父，絮帽衝寒怨僕夫。故國煙花重迴首，蜀橙山麝記金壺。」宣和七年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尼瑪哈克朔。

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尼瑪哈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尼瑪哈嚴兵以待，趣曠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旣畢，首議山後事。尼瑪哈曰：「爾尙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尙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旣深恨本朝，結納張毅，又爲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二

美

作備禦，貫不從。旣而尼瑪哈遣王介儒色勒默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曰：「如此大事，何不來告我？」色勒默曰：「兵已興，何告爲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用存宋朝宗社。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爲。卽欲假赴闕稟議爲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竭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旣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畱共圖報國。」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畱貫，置帥臣何爲？」遂行。孝

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  
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尼瑪哈引兵降朔  
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死之尼瑪哈遂進兵圍太  
原孝純悉力固守按自譚稹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爲  
朔寧軍已不足服金人之心而復納張穀之叛亡使  
金得有辭而金先爲割地之說愚之使其無備然後  
一舉直前出其不意玩弄於股掌之上貫入其術中  
而不悟也是時三鎮兵柄皆屬貫貫治兵燕山召雲  
中之師而得一紙書卽蓄縮畏懾竄逸無地小人不

晉乘蒐略

卷之二二

三

知恥未有如貫之甚者初議圖燕雲虛內事外揚時  
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募邊民爲弓箭  
手以殺常勝軍之勢至是言金人入寇如積薪已燃  
當奮勵以竦觀聽不宜示以怯懦及金師日迫勤王  
之師四集時請立帥以統援師引唐九節度之敗以  
爲鑒因劾童貫三路總帥棄軍不問宜以軍法從事  
及金人脅和割三鎮以去復言三鎮爲河朔要藩一  
旦棄之是敵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且使勤王之  
師無功而去賜之無名不與生怨聞三鎮之民以死

拒守若遣兵躡之可使腹背受敵又言越數千里犯  
人國都危道也彼見援兵四集亦懼而歸初非愛我  
而割與三鎮是助寇自攻也時浮沉於州縣四十七  
年及老居諫垣僅九十日其所論列皆切於世道如  
此時得程氏之傳及程門者明道以時爲最世稱龜  
山先生厥後道術興起朱子獨得其正皆源於龜山  
觀其所樹建亦可知程朱之學非無用於世者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二

三

朝廷使割三鎮講和路允迪以割太原詔書來太原  
人不受詔兩河士民皆堅守不降按是時三鎮之民  
陷於水火以死拒守勢使之然忠義激發出於至性  
也王彥退保共城糾合忠義身爲統制畏敵不敢進  
岳飛爲部將親冒白刃身被十餘創殲將克敵而彥  
妬其功不自己出慳糧不與此猶福衷私智之所爲  
有愧於兩河之忠義矣

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也正月詔割三鎮地畀金初  
金人圍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及李綱復用下令

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卻。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喇布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種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靖康元年，姚古、種師中及府州折彥質以兵入援。姚古、種師中及府州師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喇布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啟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靖康元年，金將尼瑪哈入威勝軍，破隆德府，轉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太原城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喇布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尼瑪哈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爲所敗。平陽府義兵亦叛，導金人入南北關。尼

瑪哈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得過，南朝可謂無人。既而李綱督軍救太原，遣范瑗屯南北關，解潛屯威勝，軍并戰於南關，不勝。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下隆德府。知府張確死之，進兵澤州，遂攻高平。」

靖康元年三月，姚古、種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幹喇布至北鄙，而還。帝以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尼瑪哈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于是命種師道爲河北河

東宣諭使，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種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卒屯滄渭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尼瑪哈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喇布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喇布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

靖康元年夏四月，夏人陷天德、雲內諸城，金人襲取

之初金人圍太原約夏人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許以武州等八館畀夏於是夏人如約乘虛盡取武州八館之地既而金將古紳以數萬騎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乘太原之厄圖利棄好所得土地復爲金有欲爲自利而適以利人不圖覆轍之踵其後也方輿紀要夏人取武州地攻鎮威城城在朔州西南宋置戍於此與遼人分界處武州有八館地遼置館舍於此

靖康元年金人攻震武城城距府州三百里最爲孤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三

絕府谷人張昭攝知城事率老幼嬰城召募驍銳兵卒千餘人與約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出其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潰於是夜縋兵出薄其營果驚亂城上鼓譟乘之殺獲甚衆夏人設木驚梯衝以臨城飛矢雨集卒不能施然晝夜進攻不止敵將悟兒思齊介冑來以擅盾自護邀昭計事昭常服登陴思齊却盾而前曰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城悉附公何不降是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斥曰汝輩背義偷生尚敢以言誘我乎

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月城多圯壞昭以智補禦皆合法然不可復支力竭而死時遼故將小鞠鞞攻陷麟州建寧若知若楊震死之詔河東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河東諸郡或降或破殆盡

靖康元年路允迪粘罕軍於河東种師道督涇源原秦鳳兵入援姚古方帥西河兵入援种氏姚氏皆山西巨室師道兵至洛或言少駐汜水以圖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三

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若稍北歛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臣以議和非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臣在西土不知京城臣今觀京師周迴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不可攻也請於城內劄營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虜自困矣如其退

卽與之戰四鎮之地不宜割與帝曰業已講和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三

速援之平仲方發金侯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呂中綽其始末立議云自北使議割地以來朝廷乍和乍戰人才乍賢乍否何其洵洵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謀避狄以李綱所言而更爲城守之計旣以堅守又以李邦彥一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三

爲卑辭之請師道旣至又以師道一言而爲不和之謀師道方謀堅守不戰以困虜未幾以姚平仲一言而爲急擊之舉姚平仲旣敗又以李綱師道爲誤國而罷之諸生伏闕又以李綱師道爲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秋朝廷之議略定曾未再閱月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覲又以三邊爲可割和議復行矣吳敏本主和議復陰結遼人至分道大入尙集議三鎮存弃之便不便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傳

言寇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忠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蓋坐此也慶歷元祐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寧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靖康元年七月諸軍潰於太原初太原圍久不解耿南仲忌李綱言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以綱爲河東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宣撫使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復有詔罷滅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不能保無敵騎渡河之警今團結之兵悉又解散恐再難號召臣誠不足任此疏入不報惟日促赴太原而諸將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徒有專制之名而已綱遣解潛等分屯諸州皆去太原五驛約以三道並進金人併力禦之於是劉韜解潛兵先後潰敗張思正師潰於文水折可求師潰於子夏山汾晉民渡河南奔州縣皆空按綱以書生受代庶事未集

而趣使赴援以孤軍抗強敵及團練之師日集文散遣之以絕其號召之路諸將事得專達不復稟承約束師出不以律宜其敗也而實熙寧之黨陰擠之以陷於必死之地殊不思河東國之屏蔽太原不守而敵乃長驅南向小人惟知忮忌不恤國事然則太原失陷固猶黨禍餘毒而不得徒咎童貫之逃歸也

靖康元年宗翰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太原城以張孝純固守不下時折可求劉光世皆敗於金詔姚古總兵援太原與師中進軍爲犄角師中約姚古並進師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中抵石坑爲金將完顏和尼所襲回趨榆次姚古軍失期不至師中無援戰死按史稱种氏姚氏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挾門戶低昂不相下師道與古子平仲入衛平仲恐功歸种氏忌之乃以不得速戰爲言夜出劫營謀泄而敗旣而師中榆次之戰又以古後期致覆事勢之變有使之然者蔽於門戶之見而不顧國家之大計也諸將臨陣而潰走免者十之八九傷者十無一二獨師中不出初聞右軍稍却令諸將應援而已無在者及敵兵犯營猶未肯上馬卒

授命疆場郭鞞謂師中忠於王事近今所希而時方以太原圍未解不窮治失律諸將令各立功自贖國威不振人無戰心矣通鑑注宗翰卽尼瑪哈也

靖康元年朔州守臣孫翊領兵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翊離朔未幾而朔已降金翊麾下多朔人宗翰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軍遂叛及戰翊爲麾下所害時府州守臣折可求亦統麟府之師二萬涉大河由崑崙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金據關不得進復越山取道松子嶺至交城遇宗翰之衆大戰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三

移時勞逸不敵亦遂潰唐荆川曰翊與可求之援太原可謂勤矣然當宗翰自雲中悉衆侵太原時翊在朔州可求在武州由武朔東去雲中不數舍若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從後襲之宗翰失利宗望亦短氣矣按此孫贖走大梁救韓之道翊與可求固智不及此然當是時宗翰攻太原數月不下棄而避暑雲中及秋乃還雖中國援兵雲集不能解太原之圍其時軍無統攝人心不固翊方爲叛軍所襲可求亦遇敵而潰卽使

提朔府之衆直搗雲中亦未必投之輒靡也况以宗翰所畱之軍而能破太原十七萬之衆使回師夾擊則金人全軍之勢翊與可求獨當之彼非不知武朔之去雲中不遠也亦審量而行奉命以趨所急耳時朔寧守孫益被命救太原或言不若引兵北擣雲中彼之室家財寶在焉所謂攻其所必救也益曰策固善無違君命因躍馬冒圍至城下張孝純不啟門遂死之是當時亦有見及此者而孤軍無援爲之不易也地紀宋改朔州爲朔寧府天祐末置振武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三

靖康元年种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於殺熊嶺敗績死之初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由井陘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勢復壽陽榆次等縣畱屯真定時尼瑪哈避暑還雲中畱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卽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爲金將完顏和尼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

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尼瑪哈將至故古與灑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畱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于廣州而贈師中少師輯覽注殺熊嶺在壽陽縣西南接榆次縣界石坑在壽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三

陽縣東南和尼洛索之子舊作活女盤陀成名在太原府祁縣東

黃友傳友隨种師中解太原圍引兵奪榆次明日進十里而止友白師中以非地不聽嘆曰事去矣黎明士卒奔潰友被執敵曰降卽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罵不絕口敵怒以脂蠟塗其身倒豎焚之建炎時旌其門曰忠節傳家錫命云緣廟謨之失策致榆次之債師兵盡道窮執節不撓特優贈典用慰忠魂宋史李光傳金人圍太原援兵無功光言三鎮之地

尺寸不可與人宜遣使檄河東盡起強壯策應首尾掩擊太原圍急光奏乞就委折彥質起晉絳慈溫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箭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士人願爲首領者假以初官付器甲協力赴援不報

靖康初金人圍太原分兵絕饗道自石州以北至於嵐岢保德命令不通者累月徐徽言時知火山軍率兵渡河出其不意擊敗之驛路以通遷嵐石路沿邊安撫使初徽言與劉光世雅故光世被命援太原次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四

吳堡津不進徽言趣之行未聽又諭以太原危不守巨暮望救光世猶前却徽言卽露章劾其逗撓封副與之光世惶恐引道

靖康元年八月金尼瑪哈幹喇布復分道南侵初宋畱金使臣蕭仲恭踰月不遣邢恕言伊都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圖幹喇布及尼瑪哈執政以仲恭伊都皆遼貴戚舊臣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伊都使爲內應仲恭還見幹喇布卽以蠟書獻之幹喇布以聞于金主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王雅里在



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爲尼瑪哈所得復以聞于是金主以尼瑪哈爲左副元帥發雲中翰喇布發保州

靖康元年遣耿南仲聶昌使金軍南仲如河北斡刺布軍昌如河東尼瑪哈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不從必爲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絕而登鈴轄趙子清麾衆殺昌執其目而嚮之

靖康元年九月金宗翰陷太原副總管王稟等死之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二

聖

金人乘勝攻太原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破被執王稟赴汾水死初宗翰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已而棄去雷軍攻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食盡固守不下至宗翰復至乘勝急攻始克之方金人入境張孝純欲避其鋒太原通判劉士英力止之及城陷士英持短兵戰死劉安世曰太祖太宗嘗親征而得太原正以其控扼遼夏下瞰汴京纔數百里棄太原則長安京城不可都也靖康之禍金人要割三鎮地李綱以河東爲國屏蔽張所亦言

河東國之根本時金人入中國率以虛聲誘降張孝純拒守太原二年雲中之卒未敢南牧也及孤城覆沒敵勢益張遂長驅而南速青城之辱至蒙古蹙金亦先取太原而後所至皆下太原九河東根本也

靖康元年九月太原陷初崞縣人楊震知麟州建寧若遼將小鞠鞞西奔破豐州攻麟府震父宗閔屢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至是鞠鞞乘虛圍建寧扣壁語震令降時守兵不滿百震約斬一級賞若干官帑竭繼以家人服珥吏士感奮越旬矢盡城不守與子居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二

聖

中執中力戰死之靖康元年十月金尼瑪哈破河東諸州郡李回折彥質師潰尼瑪哈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威勝隆德澤州皆破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尼瑪哈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尼瑪哈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金人遂渡河趨汴按金人以虛聲脅衆而南中之師遂潰如秦以恫

疑虛喝而散六國之軍也。顧祖禹言金入雲中，陷朔代張孝純以太原拒守而不能猝拔，平陽以南，宴如也。及太原淪陷，迄於取河中，渡臨晉而永興六路一時摧敗，至於草木皆兵，勢去而氣不固也。元蹙金亦然，太原之爲重於域中，異世皆同也。

靖康元年京師戒嚴，以李綱爲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出幸之義，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望

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明日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靖康中張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

朝廷弃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甲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于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所又言黃潛善姦邪，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欲留之，而所不能自安，未幾安置所於江州。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望

靖康末太原義民自爲團練保護鄉井，敗金人於嵐憲山谷間，金人避之，別出李綱言河東者國之屏蔽也，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士民皆推豪傑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若因此時遣使撫諭，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

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否則糧盡力疲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帝善其言以招撫屬綱綱薦傅亮以亮爲河東經制副使綱又言河東爲朝廷堅守而恩赦不及無以慰其心乃因赦廣示德意於是河東人心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山砦之民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既而黃潛善汪伯彥沮綱並及亮綱退而亮罷招撫經制二司皆廢河東郡縣相繼淪陷張橫之沒於金其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望

明驗也按當太原初陷河東人心終未忘宋宗澤一呼而王善七十萬衆卸甲受命自招撫旣沮而內外無合從相援之勢敵兵方盛又非一軍之所能敵旣破一軍又陷一軍使忠臣義士守孤旅以待盡豈不惜哉

靖康末河東雖陷土豪聚衆保險時翟興應募擊賊陰遣蠟書結約之豪傑皆願受節制帝聞援河東軍馬使徧檄山砦由是汾晉山砦首領皆應命遣子琮生擒金將保骨軍聲大振河東軍李彥仙統河北忠

義軍應敵時議割兩河地命聶昌如河東尼瑪哈軍昌行至絳絳人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竟爲所殺

靖康後民人馬擴趙邦傑聚兵保五馬山砦陰迎信王榛歸奉之兩河遺民聞風響應榛遣擴詣行在奏曰山西諸砦鄉兵十餘萬力與賊抗但皆苦窘兼缺戎器惟望遣兵來援臣總軍與諸砦鄉兵約日大舉金人恐援兵至急攻諸砦斷其汲道砦陷榛亡去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望

從先是陳過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河東割地使劉幹自經於金軍幹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幹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幹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幹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此子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

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窗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歛。顏色如生。是歲五月前爲靖康二年五月後爲建炎元年。

高宗建炎元年。金天會五年也。康王構卽位於應天府。舉國南遷。是爲南宋。時諸夏陸沉。山右太原諸州。盡入於金。二帝北行。元祐皇太后命康王嗣統。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隙。而敷天存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與獻公之子九人。惟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星

耳之尙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王受命卽位。大事記云。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李綱言。今所當急而先者。在料理河東河北兩路。國之屏障。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復。東南可安。忠言不用。是以失其肩背。而並及腹心也。

建炎元年。以張所擢爲河北安撫使。所招徠豪傑。擢王彥爲都統。制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

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擾。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建炎元年。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星

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士民仗大義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弃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効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帝因令赦宣示德意。兩河之人同心感奮。前驅有破敵以自効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建炎元年。以宗澤爲東京留守。聞黃潛善復倡議。上疏言。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日以請和乞盟爲保全富貴之計。而從未嘗

念及於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贍，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一雪仇恥，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畱守知開封府。

建炎元年，宗澤知開封府，至官撫循軍民，搜捕盜賊，屢出師以挫敵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四

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上疏言自金人再至，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河東西蒲解之民，矯首頓足，思爲朝廷雪恥，又絕之以遏其氣，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帝嘉其言，時河東人王善擁衆七十萬，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舉衆降於澤，又楊進擁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各擁衆數萬，往來侵擾，澤遣人諭以禍

福，悉招降，執政謂盜起皆以義師爲名，請止勤王兵，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當時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飢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爲患，今河東西不從敵而保砦者，不知凡幾，節義之夫自黜其面，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凡幾，若止勤王之詔，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變，誰復効義？山砦義民引領舉踵，以望官軍，中興之兆可見，惟在見機乘時而已。黃潛善等忌澤成功，疏入不報，時澤威名政績遠近宗服，河東北山水砦忠義民兵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又得遼舊將之在金者，問敵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尅日渡河，兩河士民咸引領舉踵，望官軍之至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四

建炎元年，金人陷河中府，及解慈濕諸州，時河東雖

陷土豪聚衆保險河東士民各守鄉土不能受金人之約束歛括協力抗拒矢死不易河東軍翟興應募擊賊陰遣蠟書結約之豪傑皆願受節制帝聞授河東軍馬使徧檄山砦由是汾晉山砦首領皆應命遣子琮生擒金將保骨復陽城縣乘勝取絳之垣曲軍聲大振澤州府志縣南有將軍砦岳飛使梁興渡河會太行忠義兵民築此以待飛軍當時之人心可知矣

建炎初王彥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遽召還使治郡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五

奪其兵柄撓於和議也初彥爲都統制使時岳飛爲裨將彥卒衆次太行以金兵盛不敢進飛獨引所部數敗之食盡詣彥乞糧彥不許飛知彥不悅已復歸宗澤彥家上黨素爲河東義勇所推重乃遣腹心結兩河豪傑舉事金人患之使首領悉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若堅如鐵石未易圖也乃遣騎撓彥糧道彥益治兵刻日大舉帶八字兵赴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大忤時相意阻遏不行

建炎元年復相李綱辭以不副委任且言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所惡不當爲相辭愈力帝命岐奉祠辭再三受命上言今所當急而先者在料理河之東北河東河北國之屏蔽也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潞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帝以招撫屬綱薦張所傅亮以所爲河北招討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又薦引宗澤爲開封畱守澤至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挫敵帝欲避敵東南綱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不特金人乘間擾內地盜賊蠭起爲亂跨州連邑雖欲還闕不得時帝意在東幸命張所且置司北京張益謙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始熾旋有旨令畱守宗澤節制傅亮旣而詔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再疏求去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西河郡縣相繼淪陷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五

郡國書曰古者絕地天通民以不瀆淑譽今祠堂之禮廢而不講無問賢愚崇禮二氏寺觀之設遍於天下特惑於禍福感應輒自立寺觀飾偶標木奔走恐後蓋以其煉形羽化之術移鄉人之好尚而崇山幽谷之奧又足來文士之登遊遂相習成風而忘爲不知類也苟移此心以事君則爲忠臣移此心以事父則爲孝子惟仁智者能之仁者急愛親而不遺知者權輕重而不亂名教中自有極樂之地况以處非其地而瀆之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二

五

松漠紀聞靖康後陷於金者王侯子孫仕族之家沒入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月支稗子五斗自春爲米得米斗八升爲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外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使執爨終歲裸體冬月不受凍負火得煖氣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卽脫落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以爲常其艱苦如此

建炎元年兩河士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閻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蚤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卽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奸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五

令張邦昌作書與二酋仍如前議畫河爲界又令不得下赦文於河東北及河中府詔止追襲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金洛索以重兵壓河中守臣席益遁去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城陷與其子致厚皆死之  
建炎元年以張慤提舉戶部財用慤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于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論者以其法精詳前

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然其時民間鄉社自爲團結願受節制之義兵盡棄不用而欲舉未經練習之民概繩以法益見其齟齬難行也

建炎二年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彥上黨人結兩河豪傑力圖制敵時詔命宗澤會韓世忠禦金澤卽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召彥計事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趨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五

領兵分路並進旣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彥聚兵行山岳飛爲部將金兵盛飛獨引所部鏖戰屢敗金軍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雅爾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爲大軍

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其城西山按彥自負忠勇而不能與飛共濟其猶有功必已出之意甚矣矜之難去也

皇輿全覽宋建炎元年岳飛爲張俊部將復新鄉轉戰大捷使梁興渡河會太行忠義敗敵於沁水義勇築將軍砦以待飛兵明何景明將軍砦詩穩槍弄芒天改色汴京失守戰三北鄂王唾手復中原兩河豪傑皆奮力刊山築砦聲烈空和議誤國隳成功千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五

英魄或遊此森森草樹生長風

建炎初石壕尉李彥仙復陝州領兵渡河而東中條諸山旁郡邑皆響附聲威所及絳解諸邑皆下之婁宿集諸道兵入自蒲解彥仙設伏邀擊見之其衆大潰於中條山南

宋史牛臯傳岳飛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晉董榮牛顯張峪等破金人於垣曲又捷於沁水追至孟州之邵原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太



尉兵于濟源遂取懷衛二州破宗弼軍斷山東河北  
金帛馬綱之路金人大擾而秦檜力主和議遣李若  
虛詣飛軍諭旨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而我豪傑  
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聽

建炎二年宗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  
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略言祖  
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  
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  
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于塗炭乃欲南幸湖  
南乘蒐略卷之二十二  
外蓋奸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奸邪親屬  
皆已前趨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  
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  
詔擇日還京既而不果

建炎二年七月東京畱守宗澤卒澤字汝霖義烏人  
初舉進士退居東陽山谷間靖康初陳過庭薦起所  
至剛正及爲東京畱守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  
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前後請  
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注伯彥所抑潛善伯

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畱守以察之澤憂憤  
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  
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  
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  
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  
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嗣命杜  
充代澤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于是豪傑離  
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按是時金師渡河北  
去澤得以選練材武收召豪傑糾合四方之兵以成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二  
長驅之勢澤之功雖不成然捍蔽北門奮揚威武使  
行在君臣得整兵輯將終成南渡之基者皆澤之力  
也

建炎三年羅索破晉寧軍徐徽言不屈死晉寧介秦  
晉之交與合河通津東可以窺太原西足以蔽關中  
徽言守此汾晉豪傑注目拱手以俟金人深忌之攻  
圍益力羅索再攻晉寧不克執麟府安撫使折可求  
之子招可求遂以麟府豐三州降徽言孤立無援以  
及於敗初徽言知保德軍總領河西兵馬太原帥張

孝純遣招河西帳族徽言入其地帳族拒而射之徽言迎戰破之遂定童貫嫉其功檄太原不得違節度復棄去改知火山軍兼統制河西軍馬靖康初金人圍太原分兵絕饗道徽言以三千人渡河一戰破之遷知晉寧軍金人再犯京師檄三州隸西夏晉寧軍民大恐曰棄麟府豐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矯詔耳率兵復取三州并取嵐石等州教划船卒乘羊皮渾脫亂流以掩敵時河東郡縣淪沒遺民日俟王師之至徽言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奏爲守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五

長聽世襲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卽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雁門畱兵戍守且曰定全晉則形勢爲我有中原尅期可復奏上會朝議與敵約和遂抑其請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患濟師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却之約折可求出兵夾攻金人羅索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爲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金將挾可求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爲姻登陴責以大義引弓射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斬婁宿子當是時環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孤墉

橫當強敵徽言堅壁持久遣没人泗河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金人鏖河上大小數十戰所俘殺過當晉寧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塹不測譙堞雄固命諸將畫隅分守自以勁兵往來遊援敵進攻數敗不得至圍之益急晉寧俗不井飲寄汲於河金人載菱石湮壅支流城中水乏絕儲待寢鑿鑿仗空敝人人惴憂徽言能得衆心奮枵餓傷痍之餘以死固守旣自度不支取礮機筭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馳書其兄昌言曰徽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卒

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禪校李位石斌啟外郭徽言決戰鬥中所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守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讎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兵至挾徽言去然猶憚其威名得所親說徽言具冠鞞徽言斥曰朝章覲君父禮汝汙僞官顧作說客耶婁宿就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爲誰守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婁宿曰我兵已南下何自苦爲徽言怒曰吾恨不殪汝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於地

下婁宿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微言怒曰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爲爾屈耶汝當親刃我婁宿舉刃向之覲其懼伏微言披衽迎刃意象自若金人知不可屈射殺之事聞高宗震悼顧謂宰相曰徐徽言報國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微言父翊宣和末救太原死之子岡同死事世著忠義按微言嬰守孤城義烈炳著不獨矢事君之節實有宏濟艱難之略觀其復三州取嵐石而又陰結汾晉豪傑期直擣太原塞雁門歸路形勢瞭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空

若指掌俟報可而後舉發以明無專使如李綱疏議聲氣聯絡復中原如反手天不祚宋云如之何然其義聲震天地凜凜如生高宗謂過於顏段仿之睢陽亦無愧矣折氏世守臣節二百餘年而覆於可求折可與之守崞也崔中龔忠輔以子敵可與以不屈死弗頹家聲可求爲與兄胡不聞風振厲甘淪汗賤有愧於難弟而辱其先人也晉寧東渡卽合河界其克復嵐州功雖不就亦有光封圻矣金志葭州本晉寧軍臨縣隸焉大定中升爲州在黃河西寧西夏界黃

河東岸臨縣界東興縣界

建炎三年河北制置使王彥致仕初彥以所部兵嘗付東京畱守司量帶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彥字子才上黨望族性豪縱喜讀韜略父奇之使詣弓馬子弟所徽宗閱試補下班祇應爲清河尉從涇原經略种師道兩入夏國有戰功金攻汴彥乘家赴闕求自試河北招撫使張所異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空

其才擢都統制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二將部七千人渡河敗金人復新鄉縣傳檄諸郡金率數萬衆圍彥壘圍數匝彥潰圍出獨保其城西山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購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命首領破彥壘首領跪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間

遣勁騎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益治兵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畱守宗澤澤召彥會議乃將兵萬餘渡河澤令宿近旬旋以忤時相意降黜告免宣撫張浚奏爲前軍統制敗桑仲復虜州破走李忠復乾祐又復秦州浚奏彥爲行營副統制以八字軍萬人赴行在聞母喪乞終制紹興元年卒年五十彥稱名將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以和議召還又奪兵柄使治郡士議惜之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功不與推賞將卒以家財均給其弟姪焉鑑注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其城卽太行山

空

建炎三年金烏珠爲韓世忠所扼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乃夜引還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退敵爲可喜而以大仇未報爲可恨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于疆敵不能自歸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臣竊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國勢

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于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何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波濤之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空

險此又不可之尤者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方可有爲

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疆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帝賜詔褒諭，然卒不能用。

建炎三年，遣洪浩使金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畱一年，遣至雲中。尼瑪哈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願就鼎鑊。尼瑪哈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三

也。目止劍士爲皓跪請，得流遞冷山。皓祭徽宗文，有曰：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山。金復徙二帝於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里。皓自雲中密遣人以桃梨栗麪等獻二帝，始知帝卽位之實。皓久在北庭，爲金人所敬，歸後金人至，必問皓爲何官，居何地，其向服如此。方輿紀要：冷山在黃龍府北。建炎四年，金人大索客戶，時立僞齊，以舊河爲界，恐在北者逃歸豫地，大索兩河之民，及拘行旅於道，並籍入官，刺其耳爲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

驚之，或驅之於鞬靽諸國，以易馬。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尼瑪哈，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往往乞食于途。尼瑪哈見其多恐，或生事聚三千餘人坑之。

建炎四年，河東軍李彥仙統河北忠義兵，馬屢敗金人。金人悉衆來攻，彥仙遣人詣宣撫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卽趨晉絳，并汾擣其心腹。金人還救，乃繇嵐石渡河道，卽延以歸。此擣其虛，以牽綴其勢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三

初，彥仙以効用從河東軍，河東陷歸爲石壕尉，屢敗金人。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響應。分遣邵雲下絳，解諸邑。邵興以其衆來，辟興統領河北忠義兵，馬甚得其力。至是，婁宿悉兵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兵大潰。婁宿僅以身免，授寧州觀察使。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遣人赴浚，請益兵助其力。復由嵐石取道，散離其勢，而牽綴之，使不能合力。并至，然後乘間可圖。浚不知兵要，但諭以空城清野，據險保聚，而彥仙不能當金全軍之勢，以至敗。

亡彥仙議搗并汾與劉韜之出敵背郭忠孝之趨澤潞所見略同非其謀之不臧也太原之圍諸將趨救劉韜爲宣撫副使至遼州召集糾募得四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韜遣別將賈瓊領義軍自代州出敵背許以爵祿已克復五臺而潛與可求兵敗遂不果進金人再犯京師范致虛率諸軍入援以僧趙宗印爲參議宗印汾州孝義人好爲大言實未嘗知兵其鼓行出關也裨將李彥仙曰行者利速多爲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若衆羣聚而出殺澠一蹶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卷

於險則皆潰矣致虛不從遂潰於千秋鎮蒲解之軍踰絳州破太平砦攻平陽入其郛至聞大軍失利引還均不得竟其用其成敗得失如出一轍然當敵已深入而制其心腹截其歸路爲批亢擣虛之計古人往往出此然或限於不得爲或爲之而阻於不能爲時事至此非一人一事之所得自專矣

紹興二年頌石銘於州縣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頌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今州縣皆樹坊於堂前大書銘辭

紹興四年宋以趙鼎參知政事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少孤力學通經史百家書第崇寧五年進士累官河南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開封士曹議割三鎮鼎曰祖宗之地不可與人何庸議已而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寬張浚逃大學中不書議狀復應詔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卷

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乃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又遷殿中侍御史王德擅殺韓世忠將而世忠亦奪建康守府解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爲命鼎鞫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

安爲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韓世忠勝於黃天蕩、宰相呂頤浩專恣、請帝幸浙西、下詔親征、帝將從之。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己、改鼎翰林學士、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臥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餘言。上罷頤浩、詔鼎復爲中丞、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至是召拜參知政事、與徐俯議不合、俯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九

罷宰相朱勝非、議取襄陽、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樞徐俯異議、飛出師、竟復襄陽。鼎乞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光世請入。奏俯欲許之、鼎不可、僞齊宿遷令來歸、俯欲斬送劉。豫鼎復爭之、俯求去、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人士皆惜鼎去、會邊報沓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上曰：「卿豈可遠

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合兵入、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爲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欲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浚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劉豫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乃止。簽書樞密院胡松年尋自江上還、言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時敵兵久駐淮南、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七

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合兵入、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爲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欲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浚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劉豫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乃止。簽書樞密院胡松年尋自江上還、言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時敵兵久駐淮南、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

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曰：公頃言金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而來，非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計。詔呂頤浩等議之。五年，晉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置座右。次第奏行，及封璩建國公，建資善堂，鼎薦范仲爲翊善，朱震爲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監修神宗、哲宗二史，是非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以御書尙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疏謝嗣以與浚睽異，出知紹興府。未幾召入拜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事、兼樞密使。進四官。上言：淮西報初至，朕不爲動。鼎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警，鼎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

攻，必傷元氣矣。鼎雖爲相，與檜同奏事，檜繼畱身獨奏，檜每畱後，鼎不知所云。鼎嘗闕和議，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之。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罷參知政事劉大中。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鼎引疾求免，言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畱？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檜率執政往餞，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既去，帝語王庶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三

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王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上歎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檜機穽深險，外而中異，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之，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又論之，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之，謫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謫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又



誣之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按史稱鼎爲相專以固本爲先以爲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七

復惜其見忌於檜齋志以沒檜包藏禍心異世同憤張浚以天下自任非無竭忠盡智之心也而純疵參半不特詆李剛害曲端不符人望卽當久廢之時得鼎一言謂浚可大任而復起及進用而語意侵鼎遂形睽異鼎以進取無踰岳飛而浚多不協以檜之陰賊浚謂可共大事而薦之鼎亦因浚爲言而檜必欲寘鼎於死復捕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逆檜無良太甚亦浚引火自焚也然鼎之心大白於天下浚不能無遺議焉豈非辨於心術之微有不同者

與卒之明年歸葬於桐鄉之原孝宗益忠簡贈大傅追封豐國公後配享高宗廟庭擢其孫十有二人鼎爲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論者謂中興賢相以鼎爲稱首金石文字記聞喜縣東門外有裴趙二公祠明皇御書裴忠獻公墓碑在今聞喜縣東門裴趙二公祠前

紹興初翟興爲河東北路軍馬使興字公祥河南伊陽人與弟進應募擊賊號大翟小翟時河東北雖陷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七

土豪聚衆保險興遣蠟書結約之向密王簡王英等皆願受節制高宗嘉其功命管東北路軍馬興徧檄山砦由是汾晉澤潞山砦首領皆應命金人入陝右興遣將邀擊俘五十餘人又遣子琮生擒金河東都統保骨遂復陽城縣乘勝取絳之垣曲進至米糧川劉豫憚興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焚其書豫乃陰遣人啗裨將楊偉以利刃殺興函其首奔豫事聞贈保信軍節度使興威貌魁偉每怒鬚輒張軍食不繼士以菽粟雜熬霍食之激以忠義無不奮勵

在軍累年金人不敢犯諸陵

紹興九年詔諸州修學宮十三年春正月作太學以岳飛宅爲之郡國書曰古者學校之制徧天下不特置師儒之官以隸學宮其德行道誼之所書會民讀法鄉射養老獻獄訊囚籥舞弦歌軍旅俎豆皆考習於斯宋南遷草創之餘詔修學宮建太學示敬學也紹興九年步佛山義士王忠植領忠義軍取嵐石州等十一郡叙功授華州觀察統制河東軍馬遂知代州步佛山屬石州今永寧州地也忠植義勇冠軍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忠

向皆克嘗從忠義士民往來嵐石山谷間搜捕盜賊以待王師自謂我河東步佛山忠義士也步佛山之名聞於一時金人圍慶陽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援行次延安叛將趙維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不拜械詣其帥撒離曷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人所執使來召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卽死城下撒離曷怒詰之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世將上其事贈卹有加初王彥聚兵太

行欲徑趨太原會河東忠義軍忠植與聞謀畫軍中稱爲太行義士彥言河東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臣與合謀討逆可致中興卒不果行時綏德人李世輔以計誘執金薩里罕薩里罕搏頰求哀會追兵大至乃捨去世輔孤軍無援無如何也方輿紀要永寧州境有步佛山忠植里居於此按通考載建炎初太原義士張橫有衆二千往來嵐憲間敗金人於憲州此卽團練之兵王彥所謂河東忠義士民同待王師會合以圖興復者也當太原初陷河東人心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忠

終未忘宋山砦之民聯結固守王忠植以忠義軍復石州十一州縣橫領二千衆敗金人於憲州遠近倚爲聲援而孤軍獨出勢必不繼內外無合從相援之勢敵兵方盛又非一軍所能勝橫之卒爲所謀而沒於金有由然也然以河東爲國死守之民予敵使敵旣破一軍又陷一軍忠臣義士守孤旅以待盡亦可哀已

紹興十年命岳飛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飛遣梁興會太行豪傑大舉北伐初張浚謂飛措畫甚大河東

山若必有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皆歸之累戰皆捷飛遣興招結山砦韋銓等歛兵固堡以待宋師豪傑李通等亦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皆得其實盡晉絳汾隰澤潞之境皆期日興兵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於道金號令不行時太原迤北迄於恒代豪望自相保聚而飛每遭阻抑北上之師牽制不得進豪望坐受敵困相繼淪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豈不惜哉紹興十年故相李綱卒贈少師綱負天下之望以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七

身用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然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綱有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史稱以綱之賢使得畢力於靖康建炎間二帝何至於北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

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爲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嗷嗷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朱新安亦云綱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紹興十年岳飛率王師北上會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驅以圖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飛將李寶牛皐相繼敗金人于京西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七

紹興十年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間以相牽制金宗弼平河南還軍攻嵐石保德皆克之按嵐石保德在黃河東岸東接太原北通雲朔飛與世忠扼金于河南分兵駐嵐石保德伺間而擣其虛又以牽其南下之勢是時飛

已收復河南太行忠義之士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  
濕之民並起從軍斂兵固保挽車牽牛載糗糧轉餉  
累戰皆捷義震中原龍虎高勇之屬密受旗榜烏陵  
桀黠之帥不能制下計日渡河天下延頸拭目俟王  
師之東向而乃議畫淮北廢十年之力於一旦東向  
再拜泣下沾襟使戴盆運草嚮義之民遮馬痛哭從  
徙南下而於飛始謝其兵柄繼誣以莫須有飛死而  
世忠罷宋事不可問矣飛御士卒嚴而有恩軍號凍  
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善以少擊衆謀定後戰猝遇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二

七

敵不動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嘗言用兵  
之術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平居涉覽經史恂恂如  
書生臨戎有勝無敗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其  
精忠報國發於至性雖遇顛厄不挫於人天地之正  
氣也世忠秉性戇直忠勇獨出冠時扼金人於大儀  
蹙烏珠於金山爲軍興所未有用軍謀勇兼至能得  
人之死力而又身先士卒出入於霜鋒箭戟中負傷  
益厲其氣而萬收其兵權不得已乞罷爲可傷已當  
劉豫廢敗中原人心動搖世忠請乘時進兵事關大

故必流涕極言大理冤獄舉朝莫敢言世忠獨撻檜  
怒屢詆和議觸檜而不避險阨志節功業與飛並重  
卓卓畱有宋一代之士氣豈不偉哉

紹興十一年秦檜矯詔下岳飛於大理獄檜必欲殺  
飛乃與張浚謀密誘飛部曲王貴王浚令妄言副都  
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使自誣謂飛得  
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不伏俊手自具獄成下  
大理獄檜矯詔飛父子證前事復使何鑄周三畏鞠  
之鑄察寃白檜檜曰此上意也万俟卨素與飛有怨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二

八

遂使高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  
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  
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  
西逗漏爲言高白檜檜錄飛家取所賜御札年月藏  
之滅跡又使鵬革證飛受詔逗遛命元龜年取行軍  
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  
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  
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  
檜手書十紙付獄卽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

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徙之嶺南洪皓  
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  
聞其死金人酌酒相賀自是義民不能守河東俱淪  
於金并州屬宋纔一百四十九年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上

遼書地理志舜分冀爲幽并營  
并北有代朔營東暨遼海其地負山帶海其地  
戈奮武衛風氣剛勁自古爲用武之地太祖起臨潢  
建皇都併渤海得城邑之居百有三太宗立晉有幽  
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雁新媯儒武寰十六州於是  
割古幽并營之境而跨有之以皇都爲上京幽州爲  
南京改南京爲東京聖宗城中京升雲州爲西京五  
京備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上

一

西京大同府并州正北地晉割山前代北地大同來  
屬因建西京廣袤二十里門東曰迎春南曰朝陽西  
曰定西北曰拱極元魏宮垣占城之北雙闕尙在遼  
旣建都用爲重地非親王不得主之初設大同節度  
使復升爲西京府統州二縣七  
大同縣本大同川地重熙十七年西夏犯邊析雲中  
縣置雲中志縣西二十里武州山武周川出焉山在  
郡西北東西數百里南北五百里  
雲中縣趙置沿革與京府同

天成縣本極塞之地魏道武帝置廣牧縣唐武德五年置定襄縣遼析雲中置在京北一百八十里

長青縣本白登臺地冒頓縱精騎三十餘萬圍漢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遼始置縣有青陂梁元帝橫吹曲云朝政青陂暮上白登在京東北一百十里

奉義縣本漢陶林縣地後唐武皇與太祖會此遼析雲中置

懷仁縣本漢沙南縣地元魏葛榮亂縣廢隋開皇二年移雲內縣于此大業二年置大利縣屬雲州改屬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二

定襄郡隋末陷突厥李克用敗赫連鐸駐兵于此遼

析置懷仁縣屬大同府在府南六十里

懷安縣本漢夷輿縣地歷魏至隋為突厥所據唐克

頡利縣遂廢為懷荒鎮高勳鎮燕奏分歸化州文德

縣置初隸奉聖州後來屬在州西北二百八十里

宏州博寧軍下刺史東魏靜帝置北靈邱縣唐初地

陷突厥開元中置橫野軍安邊縣天寶亂廢後為襄

陰村統和中以寰州近邊為宋將潘美所破廢之乃

于此置宏州初軍曰永寧有桑乾河白道泉白登山

亦曰火燒山有火井統縣二

永寧縣

順聖縣本魏安塞軍五代兵廢高勳鎮幽州奏景宗分永興縣置初隸奉聖州在州西北二百八十里

德州下刺史唐會昌中以西德店置德州開泰八年

以漢戶復置有步落泉金河山野狐嶺白道坂縣一

宣德縣本漢桐過縣地屬雲中郡後隸定襄郡漢末

廢高齊置紫河鎮唐會昌中置縣

豐州天德軍節度使秦為上郡北境漢屬五原郡地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三

積鹵少田疇自晉永嘉之亂屬赫連勃勃後周置永

豐鎮隋開皇中升永豐縣改豐州大業七年為五原

郡義寧元年太守張遜奏改歸順郡唐武德元年為

豐州總管府六年省遷民於白馬縣遂廢貞觀四年

分靈州境置豐州都督府領蕃戶天寶初改九原郡

乾元元年復豐州後入回鶻會昌中克之後唐改天

德軍太祖神冊五年攻下更名應天軍復為州有大

鹽灤九十九泉沒越灤古磧口青塚即王昭君墓兵

事屬西南面招討司統縣二

富民縣本漢臨戎縣遼改今名

振武縣本漢定襄郡盛樂縣背負陰山前帶黃河元魏嘗都盛樂卽此唐武德四年克突厥建雲中都督府麟德三年改單于大都督府聖歷元年又改安北都督開元七年割隸東受降城八年置振武軍節度使會昌五年爲安北都護府後唐莊宗以兄嗣本爲振武節度使太祖神冊元年伐吐渾還攻之盡俘其民以東惟存鄉兵三百人防戍後更爲縣

雲內州開遠軍下節度本中受降城地遼初置代北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上 四

雲朔招討司改雲內州清寧初升有威塞軍古可敦城大同州天安軍永濟柵安樂戍拂雲堆兵事屬西南面招討司縣二

柔服縣

寧人縣

天德軍本中受降城唐開元中廢橫塞軍置天安軍於大同川乾元中改天德軍移永濟柵今治是也太祖平党項遂破天德盡掠吏民以東後置招討司漸成并邑乃以國族爲天德軍節度使有黃河黑山峪

廬城威塞軍秦長城唐長城又牟那山鉗耳背城在其北

寧邊州鎮西軍下刺史本唐隆鎮遼置兵事屬西南面招討司

蔚州忠順軍上節度周職方并州川曰漚夷在州境飛狐縣趙襄子滅代武靈王置代郡項羽徙趙歇爲代王歇還趙立陳餘王代漢韓信斬餘復置代郡文帝初封代皆此地周宣帝始置蔚州隋開皇中廢唐武德四年復置至德二年改興唐縣乾元元年仍舊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上

五

天中後朱邪執宜爲刺史有功賜姓名李國昌子克用乞爲畱後僖宗不許廣明初攻敗國昌代北無備太祖來攻克之俘掠居民而去石晉獻地升忠順軍後更武安軍統和四年入宋尋復之降刺史隸奉聖州升觀察復忠順軍節度兵事屬西京都部署司統縣五

靈仙縣唐置興唐縣梁改隆化縣後唐同光初復置晉改今名

定安縣本漢東安陽縣地久廢後唐太祖伐劉仁恭

次蔚州晨霧晦暝占不利深入會雷電大作燕軍解去卽此遼置安定縣西北至州六十里

飛狐縣宇文大象二年置廣昌縣于五龍城卽此隋仁壽元年改名飛狐相傳有狐於紫荆嶺食五粒松子成飛仙故云西北至州一百四十里

靈邱縣漢置後漢省東魏復置屬靈邱郡隋開皇中罷郡來屬大業初改隸代州唐武德六年仍舊東北至州一百八十里

廣靈縣本漢平舒縣隋唐爲興唐縣後唐同光初分舊乘蒐略卷之二十三上 六

興唐縣置石晉割屬遼東南至州四十里

應州彰國軍上節度唐武德中置金城縣後改應州

後唐明宗州人也天成元年升彰國軍節度興唐軍

寰州隸焉寰在馬邑縣西南晉初入遼屬西京道北

龍首山南雁門兵事屬西京都部署司統縣三

金城縣本漢陰館縣地漢末廢爲陰館城大業末陷

突厥唐始置金城縣遼因之

渾源縣唐置屬應州晉初隨州入遼金改置州漢置

繁峙崞二縣於此

河陰縣本漢陰館縣地遼析置河陰縣隸朔州清寧中改屬應州金改山陰縣

朔州順義軍下節度本漢馬邑縣地晉入於代元魏孝文帝始置朔州在今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葛榮亂廢高齊天保六年復置在今州南四十七里

新城八年徙馬邑卽今城武成帝置北道行臺周武帝置朔州總管府隋大業三年改馬邑郡唐復朔州置振武軍於此遼升順義軍節度兵事統州一縣三

鄯陽縣本漢定襄縣地建安中置新興郡元魏置桑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上 七

乾郡高齊置招遠縣郡仍舊隋開皇三年置郡隸朔

州大業元年初名鄯陽縣遼因之

寧遠縣齊天保六年於朔州西置招遠縣唐乾元元

年改名遼因之有寧遠鎮東至朔州八十里

馬邑縣漢置屬雁門郡唐開元五年析鄯陽縣東三

十里置大同軍倚郭置馬邑縣屬朔州遼因之南至

朔州四十里

武州宣威軍下刺史趙惠王置武川塞魏置神武縣

唐末置武州唐改毅州重熙九年復武州號宣威軍



統縣一

神武縣魏置晉改新城後唐太祖生神武川之新城即此初隸朔州後置州併寧遠為一縣來屬

東勝州武興軍下刺史隋開皇七年置勝州大業五年改榆林郡唐貞觀五年於南河地置決勝州故謂此為東勝州天寶七年又為榆林郡乾元元年復為勝州太祖神冊元年破振武軍勝州之民皆趨河東州廢晉割代北來獻復置兵事屬西南面招討司統縣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上

八

榆林縣

河濱縣

金肅州重熙十二年伐西夏置割燕民三百戶防秋軍一千實之屬西南面招討司

河清軍西夏歸遼開直路以趨上京重熙十二年建城號河清軍徙民五百戶防秋兵一千人實之屬西南面招討司

歸化州雄武軍上刺史本漢下洛縣元魏改文德縣唐升武州太祖下其郡神冊元年改為歸化州統縣

一

文德縣本漢女祁縣地元魏置

遼營衛志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著而居綏服之中外奮武衛內揆文教守在四邊營衛之設以備非常而已并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寇賊姦宄乘隙而作營衛之設以為常然其勢然也有遼始大設制九密居有官衛謂之幹魯朶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鎮邊圍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為務閑暇則以畋漁為生無日不營無在不衛立國規模莫重于此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上

九

遼食貨志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曠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漣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茭道在是矣以是制勝所向無前及其有國內建宗廟朝廷外置郡縣牧守制度日增經費日廣上下相師服御浸盛而食貨之用斯為急矣於是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其制數差等大要散見舊史若農穀租賦鹽鐵貿易坑冶泉幣羣

牧逐類採撫緝而爲篇以存二代食貨之略

遼太祖本紀太祖姓耶律氏諱億字阿保機初生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目光射人及長彎弓三百斤伐越兀及烏古六奚比沙狻諸部克之時八部之人以遙輦不任事選于其衆以阿保機代五代史契丹之先奇首有八子名八部大人歲推一人爲主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機多智勇而善騎射漢人教之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諸部共責誦之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炭山東有鹽鐵之利阿保機率漢人治之用其妻述律策使告諸部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

遼初太祖以兵四十萬伐河東河北攻下九郡復攻下懷遠等軍軍威大振  
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

太祖以騎兵七萬會克用于雲州宴酣克用借兵以報劉仁恭木瓜澗之役太祖許之易袍馬約爲兄弟及進兵擊仁恭拔數州盡徙其民以歸明年二月復擊劉仁恭還襲山北奚破之遣偏師討奚霫諸部及東北之未附者悉破降之羣臣勸進卽皇帝位立皇后蕭氏

神冊元年八月拔朔州擒節度使李嗣本勒石紀功於青塚南冬十月癸未朔乘勝而東十一月攻蔚新武媯儒五州斬首萬四千七百餘級自代北至河曲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三上  
踰陰山盡得其地遂取山北八郡改武州爲歸化州媯州爲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討司選有功者領之其圍蔚州敵樓無故自壞衆軍大譟乘之不踰時而破時梁及吳越二使皆在焉詔引環城觀之  
燕劉守光遣參軍韓延徽求援于契丹阿保機怒其不拜畱之使牧馬述律后勇決權變預贊兵機乃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才奈何辱以牧圍宜禮而用之阿保機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延徽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

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安業逃亡者少契丹威服諸國  
延徽有功焉頃之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王  
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歸省母遂復入契丹寄書于晉  
王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畱正懼王絀  
之讒耳因以老母爲托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  
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

遼太宗本紀天顯九年秋八月壬午自將南伐乙卯  
次雲州丁巳拔河陰冬十月略地靈邱父老進牛酒  
犒師十一月辛丑圍武州之陽城壬寅癸卯注只城  
番乘蒐略卷之二十三上  
十一  
降括所俘丁壯籍於軍

天顯十一年河東遣桑維翰來告急遂許興師八月  
庚午自將往援丁酉入雁門戊戌次忻州祀天地已  
亥次太原唐將高行周符彥卿以兵來拒遂勒兵陳  
於太原及戰佯爲之却唐將張敬達楊光遠陳於西  
未成列以兵薄之而行周彥卿爲伏兵所斷首尾不  
相救敬達光義大敗棄仗如山走保晉安舉兵圍之  
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絕援兵之路而李從珂遣趙  
延壽以兵二萬屯團柏谷范延廣以兵二萬屯遼州

趙德鈞以所部兵萬餘由上黨趨延壽軍合勢進擊  
知此有備皆逗遛不進從珂將精騎三萬出次河橋  
親督諸軍然知其不救但日酣飲悲歌而已敬達在  
圍八十餘日內外隔絕軍儲殆盡至濯馬糞屑木以  
飼馬馬飢至自相啖其驥尾死則以充食光遠等勸  
敬達出降答曰吾有死而已爾欲降寧斬吾首以降  
閏月甲子楊光遠安審琦殺敬達以降上聞敬達至  
死不變謂左右曰凡爲人臣當如此也命以禮葬夜  
發兵追擊德鈞等軍皆投戈棄甲自相蹂躪擠於山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上  
十一  
降之兵度團柏谷追及德鈞父子乃率衆降次潞州

召諸將議班師十二月庚寅發太原戊戌次雁門以  
沙太保所部兵分隸諸將庚戌幸應州癸丑唐大同  
彰國振武三節度使迎見畱之不遣  
會同元年晉以幽薊流莫順媯儒新武雲應朔寰蔚  
十六州圖籍來獻詔以武州爲歸化州以受晉冊遣  
使報南唐高麗宴晉使於開皇殿自是始得河間煮  
海之利置榷鹽院於香河縣於是燕雲迤北暫食滄

鹽一時產鹽之地如渤海鎮城海陽豐州陽洛城廣濟湖等處五京計司各以其地領之

會同四年夏五月吐骨渾儀萬薰蘇等叛入晉遣使往諭晉及太原守臣六月辛卯振武軍節度副使趙崇逐其節度使耶律晝里以朔叛附晉命宣徽使裏古只赴朔州以兵圍其城有晉使至請開壁即勿聽驛送闕下

會同七年議伐晉命安端等分道而進大軍繼之正月丙子安端入雁門圍忻代遣兵圍恒州下其九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上

晉遣使來修舊好詔割河北諸州及遣桑維翰京延

廣來議

穆宗應歷四年五月忻代二州叛漢遣撻烈助敵祿討之敗周將符彥卿於忻口秋七月漢民有為遼軍誤掠者遣使來請詔悉歸之冬十一月彰國軍節度使蕭敵烈太保許從贊奏忻代二州捷

應歷十八年秋九月聞宋欲襲河東諭西南面都統撻烈豫為之備冬十月宋圍太原詔撻烈為兵馬總管發諸道兵救之時宋太祖建隆六年也

景宗乾亨元年中北漢以宋兵壓境遣使乞援詔耶律沙為都統冀王敵烈為監軍赴援使樞密副使抹只督之耶律沙等與宋戰於白沙嶺不利冀王敵烈死之士卒死傷甚衆盧俊自代州馳狀告急五月宋兵至河東漢與戰不利劉繼文盧俊來奔六月劉繼元降宋北漢亡

乾亨五年政事令室昉亦言山西諸州給軍興民力凋敝田穀多躪于邊兵請復今年租六年霜旱災民饑詔三司舊以脫錢折粟估價不實其增以利民又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上

五

種穀

統和三年三月宋田重進兵至飛狐南遇遼兵先鋒輔超擊破之進至飛狐城北遼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衆來拒重進陣於東數戰不利用袁繼忠計潛命荆嗣出其西乘暮以短兵接戰遼師大敗投崖死者甚衆居數日大鵬翼復來挑戰重進以五百騎付嗣時遼兵二萬餘嗣度力不敵而宋將譚廷美屯小沼乃單騎潛至廷美所約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揭

白幟於道側嗣回卽以所部疾驅往鬪遼師見旗幟連亘疑太軍繼至欲遁時重進兵亦至以衆乘之遼師大潰擒大鵬翼及監軍馬贊副將何萬通并渤海軍三十餘人斬首數千級俘獲萬計逐北四十里遂下飛狐靈邱克蔚

統和三年五月遼山西路兵馬都統耶律斜軫至定安擊宋將賀令圖軍敗之追至五臺斬首數萬明日攻蔚州城中發間使求救于潘美美遣軍救之復爲遼將耶律題伏兵所扼城中不知突出求戰斜軫縱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上 十六

兵腹背擊之宋師大潰斜軫追至飛狐斬首三萬遂復陷蔚州

聖宗統和四年庚辰遣詳穩排亞率宏義官兵及南北皮室耶君拽刺四軍赴應朔二州與瑤昇韓德威等同禦宋兵在山西之未退者癸未蒲奴奏復蔚州乘勝攻下靈邱飛狐賜蒲奴酒及銀器甲寅斜軫奏復寰州辛卯斜軫奏大軍至蔚州營于州左得諜報敵兵且至乃設伏以待敵至縱兵逆擊追奔逐北至飛狐口遂乘勝鼓行而西入寰州殺守城吏卒千餘

人宋將楊繼業初以驍勇自負號楊無敵北據雲朔數州至是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至狼牙村惡其名不進左右固請乃行遇斜軫伏四起中流矢墮馬被擒瘡發不食三日死遂函其首以獻仍以朔州之捷宣諭南京平州宋守雲應諸州者聞繼業死皆棄城遁統和十三年詔諸道置義倉歲秋社民隨所獲出粟貯倉社司籍其目歲儉發以振民統和十五年詔免南京舊欠義倉粟仍禁諸軍官非時畋牧妨農重熙五年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宴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上

十七

詩試進士于廷賜馮立趙徽四十九人進士第以馮立爲右補闕趙徽以下皆爲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遂大宴御試進士自此始

遼道宗頂禮佛法置佛骨於招山浮圖嘗一歲領僧三十六萬一日祝髮三千守志志福二僧加守司徒圓釋法鈞二僧並守司空清寧三年敕應州田和尚募建木塔於應州之佛宮寺西塔七層高三十六丈圍半之八角玲瓏宏厥名釋迦塔爲天下浮圖第一歷數百年不斂不側不裂不朽真奇觀也

清寧四年三月戊寅募王德鎮武東勝等處報捷者籍爲軍

咸雍四年西京大饑民無所得食正月辛卯遣使賑西京饑民三月甲申賑應州饑民庚寅賑朔州饑民詔南京除軍行地餘皆得種稻以裕民食

天慶二年春正月如鴨子河五國部長來貢賜宴酒半酣上臨軒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上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託以邊事誅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上

六

之奉先切諫而止性喜遊畋吳乞買粘干胡舍等從獵能呼鹿刺虎搏熊輒加官爵

女貞東北五國出名鷹曰海東青遼人歲求之女貞甚苦遼將貪求無厭女貞會長阿骨打起兵延禧親將大敗徒步出走女貞乘勝取五十四州

天慶十年春二月幸鴛鴦灤民有羣馬者十取其一給東路軍秋獵沙嶺冬復至西京

保大二年遼主幸雲中遣傳國璽於桑乾河金舍音出青嶺尼瑪哈出瓢嶺期會於羊城灤遼主在雲中

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灤尼瑪哈以精兵六千襲之遼計不知所出遂乘騎入夾山時李處溫與耶律淳守燕聞上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遂擁淳襲位稱帝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六路天祚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而已夏四月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頂降金阿疎爲金兵所擒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皆降

保大二年金克遼西京金人聚兵攻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尼瑪哈穆哩庫幹布等繼至尼瑪哈率麾下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上

九

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保大二年金取遼東勝諸州獲阿蘇以歸金洛索等略定東勝諸州獲阿蘇軍士問之曰汝爲誰曰我破遼鬼也執送金主金主杖而釋之

保大三年金襲遼延禧於錫納圖延禧敗走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鄂素勒金主聞遼主在大漁灤自將精兵襲之追及遼主於錫訥圖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金遂接戰遼兵圍之數重金

軍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幹喇布兵少必敗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伊都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幹喇布等以騎兵馳赴之遼主大驚卽遁去遼兵遂潰幹喇布追至謁勒錐圖遼主棄輜重而遁

保大三年金主伐燕分三道進兵遼人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遼高陸等送款於金金主至燕京自南門入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后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爲金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上

三

保大三年金已定燕京聞遼主在陰山青塚之間乃以幹魯爲都統幹喇布爲副使襲之至居庸關獲耶律達什以繩繫之使爲鄉導直趨遼主營幹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及諸妃公主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幹魯爲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於白水灤幹喇布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

保大三年遼延禧復東勝諸州至武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遼主復度河居于圖魯卜部耶律達什自金

來歸金襲遼主營遼主北走有瑪克錫者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遼主遂得至烏庫哩迪里部遼主得耶律達什及瑪克錫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達什諫曰國勢至此而求戰非計遼主不從遂及於敗

保大末遼延禧如党項二月至應州金將洛索獲之以歸金史宗義列傳獲遼主於馬邑之余睹谷遼亡史贊遼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窺外席卷河朔樹晉楨漢何其壯歟太祖太宗乘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上

三

英謀睿略可謂遠矣雖以世宗中才穆宗殘暴連遭弑逆而神器不搖蓋由祖宗威令猶足以震疊其國人也聖宗以來內修政治外拓疆宇旣而申固鄰好四境又安維持二百餘年之基有自來矣降臻天祚旣丁未運又缺人望崇信姦回自椽國本羣下離心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之謀叛亡之迹相繼蠶起馴致土崩瓦解不可復支良可哀也遼自此荒而南雲中蔚應朔寧豐勝皆入版圖服屬百有七十餘年而後入於金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下

金表太祖法天啟運太宗席卷雲朔徇地并營囊括趙代山西州縣皆入版圖河西葭州等若併隸河東秀容人元好問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繼美漢唐思為撰述時金國實錄散失在人間好問一代宗工求其書不得喟然曰焉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考證明確廣為記錄至百萬餘言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下

金地理志金壤地封疆東西極北廣闊萬里中國自河以北皆入版圖山西府州鎮咸隸焉析宋河東路為南北路及西京路列于左

河東北路置兵馬都總管府一領節鎮三郡九縣三十九鎮四十堡寨八

太原府上武勇軍宋太原郡河東節度使金因之復名并州太原郡河東總管府府屬陽曲太谷平晉清源徐溝榆次祁文水交城嵐州宜芳合河樓煩岢嵐州嵐谷府置轉運司有造墨場煉銀洞瑪瑙石藥產

松脂白膠香五靈脂大黃白玉石縣十一鎮八陽曲有罕山蒙山汾水鎮五陽曲百井赤塘關天門關陵井驛太谷有太谷山蔣水平晉有龍山晉水鎮二晉寧晉祠清源有清源水汾水徐溝本清源之徐溝鎮大定中升為縣榆次有麓臺山涂水祁有幘山太谷水文水有隱泉山汾水文水交城有少陽山狐突山汾水孟興定二年升為州聽絳州元帥府節制置刺史尋復有白馬山泉仇山滹沱水壽陽興定二年嘗割平定州有方山洞過水晉州興定四年正月以壽

陽縣西張寨置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二

忻州下刺史舊定襄郡軍縣二鎮四秀容有程侯山雲母山忻水滹沱水鎮四忻口雲內徒合石嶺定襄平定州中刺史本宋平定軍大定二年升為州興定二年為防禦十一月復降為刺郡縣二鎮三平定倚有浮山浮灤水鎮二承天東百井樂平興定四年正月升為臯州有樂平山清漳水鎮一淨陽汾州上宋西河郡軍事天會六年置汾陽軍節度使後又置河東南北路提刑司縣五鎮二西河有謁泉



山比干山文水汾水鎮一郭柵孝義有勝水介休有介山汾水鎮一洪山平遙有鹿臺山汾水靈石貞祐三年割隸霍州四年五月復來屬有靜巖山汾水石州上舊昌化軍刺史興定五年復隸晉陽從郭文振之請也縣六鎮四離石倚有胡公山離石水鎮一石窟方山貞祐四年徙治于積翠山有方山赤洪水孟門舊名定胡明昌六年更宋隸晉寧軍有黃河寧鄉水鎮二吳保天澤溫泉貞祐四年五月改隸汾州有遠望山溫泉臨泉宋隸晉寧軍有黃河臨泉水鎮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三

一克明寧鄉舊名平夷明昌六年更

葭州下刺史本晉寧軍貞元元年隸汾州大定二十二年升為晉寧州二十四年更名在黃河西興定二年五月以河東殘破改隸延安府寨八堡九神泉寨永作堡烏龍寨康定堡寧和寨寧和堡太和寨神木寨通津堡彌川寨護川堡強川堡清川堡通泰寨通泰堡晉安堡吳堡寨已上皆在黃河晉臨西夏界代州中宋雁門郡防禦天會六年置振武軍節度使貞祐二年四月僑置西面經略司八月罷縣五鎮十

三雁門倚有夏屋山雁門山滹沱水鎮三雁門西徑胡享有崢山石鼓山谷山滹沱河沙河鎮一樓板五臺貞祐四年三月升為臺州有五臺山虎慮水鎮二興著石背廣武貞祐三年七月來屬繁峙貞祐二年九月升為堅州鎮七茹越大石義興麻谷瓶形梅迴寶興

隰州下本宋舊火山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為火山州後更今名興定二年九月改隸嵐州四年以殘破徙治于黃河灘許父寨縣一鎮一河曲貞元元年置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四

火山黃河鎮二鄴鎮

寧化州下刺史本寧化軍大定二十二年陞為州縣

一鎮一寧化鎮一窟谷

嵐州下宋舊樓煩郡軍事天會六年置鎮西節度使縣三鎮四宜芳鎮一飛鳶合河鎮三合河津乳浪鹽院渡樓煩別為鎮興定初嵐州置鎮西節度使詔河東北路忻代寧化東勝諸州並受節制升合河為興州改隸太原

岢嵐州下刺史本宋岢嵐軍大定二十二年為州貞

祐三年九月升爲防禦四年正月升爲節鎮五月復爲防禦縣一堡一嵐谷有嵐谷山雪山岢嵐山堡一寒光

保德州下刺史本宋保德軍大定二十二年升爲州元光元年六月升爲防禦縣一保德大定十一年置有大堡津汝谷津

管州下刺史本宋憲州靜樂郡天德三年更興定三年升爲防禦縣一靜樂

河東南路府二節鎮三防禦一郡六縣六十九鎮三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五

十關六  
平陽府上宋平陽郡建雄軍節度本晉州初爲次府置建雄軍節度使天會六年升總管府置轉運司興定二年十二月以殘破降爲散府有書籍產解鹽隰州綠卷子布龍門椒紫團參甘草蒼朮縣十鎮一臨汾天會六年定臨汾爲次赤餘並次畿置丞簿尉各一有姑射山平水壺口山汾水襄陵倚有浮山汾水橋水鎮一故關洪洞有霍水汾水趙城有姑射山汾水霍水霍邑貞祐三年七月升爲霍州以趙城汾西

靈石隸焉興定元年七月升爲節鎮軍曰鎮定有霍山汾水崑水汾西有汾西山汾水岳陽有烏嶺山通軍水浮山舊名神山天定七年更爲浮山興定四年更名曰忠孝和川冀氏

隰州上刺史宋大寧郡團練舊大寧郡刺史天會六年改爲南隰州以與北京隰州重也天德三年去南字縣六關四隰川倚有石馬山石樓山伴城興定五年正月陞隰川之午城鎮置蒲興定五年正月升爲蒲州以大寧隸焉有狐石山橫木嶺大寧有孔山黃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六

河白斤水關一馬門關永和有樓山橫河仙芝山關一永和關石樓有石樓山黃河龍泉關二永寧上平關

吉州下宋置團練舊名慈州天德三年改爲耿州置文成郡軍明昌元年更名吉縣一吉鄉有壺口山孟門山黃河蒲水鄉寧

河中府散上宋河東郡舊置護國軍節度使天會六年降爲蒲州置防禦使天德元年升爲河中府仍舊護國軍節度使大定五年置陝西元帥府縣七鎮四

河東倚有中條山五老山黃河媯水汭水鎮二永樂  
合河滎河貞祐三年升爲滎州以河津萬泉隸焉有  
黃河汾水睢邱鎮一北郎虞鄉有雷首山中條山壇  
道山萬泉鎮一胡壁臨晉有三疑山黃河河津猗氏  
有涑水

絳州上宋置絳郡防禦天會六年置絳陽軍節度使  
興定二年十二月升爲晉安府總管河東南路兵馬  
三年三月置河東南路轉運司縣八鎮五關一正平  
倚劇有定境山汾水澮水鼓水鎮一澤掌曲沃劇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七

絳山絳水汾水澮水鎮二柴村九王稷山有稷山汾  
水翼城興定四年七月升爲翼州以垣曲絳縣隸焉  
元光二年升爲節鎮軍曰翼安有澮高山清野山烏  
嶺山太平有汾水垣曲有五屋山清廉山黃河清水  
鎮一臯落關一行臺絳有太陰山教山絳水鎮一繪  
交平水興定四年七月徙置汾河之西從平陽公胡  
天祚之請也

解州上刺史宋慶成軍防禦國初置解梁郡軍後廢  
爲刺郡貞祐三年復升爲節鎮軍名寶昌興定四年

徙治平陸縣縣六鎮四解倚有壇道山鹽池平陸有  
吳山黃河芮城宋隸陝州有中條山黃河龍泉夏有  
巫咸山中條山淡水安邑有中條山稷山鹽池涑水  
聞喜有九龍山湯山涑水鎮曰張店曹張東鎮劉莊  
澤州上刺史宋高平郡天會六年以與北京澤州同  
加南字天德三年復去南字貞祐四年隸潞州昭義  
軍後又改隸孟州元光二年升爲節鎮軍曰忠昌縣  
六鎮二晉城倚有太行山丹水白水天井關鎮二端  
氏有石門山巨峻山陵川有太行山九仙山陽城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八

爲勤州有王屋山濩澤高平有頭顱山米山丹水沁  
水有鹿臺山沁水馬邑山鎮曰巴公星軺  
潞州上宋隆德府上黨郡昭德軍節度使天會六年  
節度使兼潞南遼沁觀察處置使縣八鎮四隋上黨  
爲潞州治壺關有抱犢山紫團山赤壤山屯畱有盤  
秀山絳水長子隋寄氏縣有羊頭山發鳩山堯水南  
陶水潞城有三垂山伏牛山潞水漳水襄垣有鹿臺  
山涅水漳水黎城有白巖山故壺關口貞祐間升涉  
縣爲崇州以黎城縣隸焉又嗣以殘破復爲縣興定

中升爲州有崇山水鎮曰禡亭寺底八義橫水

遼州中刺史宋本樂平郡刺史天會六年以與東京

遼州同加南字天德三年復去南字縣四鎮一關一

遼山倚有箕山青谷水鎮一平城舊縣貞元間廢爲

鎮屬遼山縣及廢舊芹泉鎮關一黃榆社有武鄉水

石勒漚麻池和順有九原山儀城舊爲平城縣貞元

二年廢入遼山爲鎮貞祐四年復升爲縣更今名

沁州中錦山郡宋威勝軍天會六年升爲州元光二

年升爲節鎮軍曰義勝鎮曰南關縣四銅鞮縣有銅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九

鞮山石梯山洹水交米武鄉有胡甲山武鄉水沁源

有霍山沁水綿上有羊頭山沁水

西京路大同府治縣七大同雲中宣寧懷安天城白

登懷仁方輿全覽遼析雲中置大同縣爲京邑雲中

故城在平魯衛西北宣寧廢縣在平魯衛西漢桐過

縣白登故城在陽和衛南本白登臺地懷安晉故縣

唐廢爲懷荒鎮天城遼析雲中置懷仁隋雲內縣地

豐州秦止郡北境漢五原有大鹽灤九十九治富民

縣魏嘗都此唐置橫野軍

宏州遼博寧軍縣二襄陰順聖襄陰本名永寧順聖

本清塞軍故地在蔚州西北州東代故城古代國也

淨州縣一天山金以天山爲豐州支郡舊爲榷場

武州縣一寧邊故城在朔州西武州故城在州西北

應州縣三金城山陰渾源宋廢寰州入應州金城廢

縣在州城東山陰遼析置河陰縣渾源州唐分雲中

縣置州南二十里卽北嶽也

蔚州縣五靈仙廣陵靈邱定安蔚州本代國地故城

在州東遼改新唐縣爲靈仙縣又析靈仙置廣靈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十

唐於靈邱置橫野軍安定有桑乾河後周置廣昌縣

於五龍城卽飛狐縣也

雲內州縣二柔服雲川遼置威塞軍本中受降城地

柔服北有夾山雲川本曷董館易今名

寧邊州縣一寧邊故城在大同西北塞外遼置

東勝州武興軍唐置決勝州此爲東勝又爲榆林郡

金太祖收國元年宋政和五年也正月金主旻卽皇

帝位八月親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上使一人導

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

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底九月克黃龍府班師至江徑渡如前時童貫領六路邊事與趙良嗣約金共攻遼以取燕圖燕之議始此明年金敗遼兵於蒺藜山宋使登州防禦使馬政以國書來其略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勅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按宋君臣謀復故地術止於此而不知爲最下之失策唇亡齒寒禍必及身非徒無益而適自做也

天輔六年婁室招降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州是時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

十一

山西城邑諸部雖降人心未固遼主退保陰山蔚州翟昭彥徐興田慶等來降命昭彥慶皆爲刺史興爲團練使詔曰比以幽薊一方招之不服先安撫山西諸部汝等旣已懷服宜加撫存丁酉蔚州翟昭彥等殺知州事蕭觀寧以叛丙午復降

天輔六年宋宣和四年也時金招降遼東勝諸州使羅索安撫之奠其城邑初阿保機破振武軍勝州之民皆趨河東勝州遂沒於西夏遼於河東置東勝州爲其藩籬以禦夏人實爲太原門戶金取東勝卽入

太原之本而又收撫西北諸州經營太原之權謀肇端於此按興縣於遼時未入版圖遼以東勝屬西南招討偏關榆林皆屬焉金謀取東勝以窺太原而恐夏人之襲其後也尼瑪哈以武州八館地愚夏人約共攻麟州牽河東之師使互相攻伐以離其勢而併收漁人之利智亦殊黠矣其欲牽制河東卽所以圖太原也亦猶秦得魏之十五城而後太原可下梟雄舉事往往出此

皇輿全覽天輔間金兵至晉陽燬晉陽童子寺皇輿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三

全覽唐宰相裴休嘗隱居於太原之懸甕山其北有童子寺休所居也寺在太原縣西十里龍山上北齊天保二年建爲棲道之所登臨童子寺可望并州前建石塔後鑿石室金燬於兵明嘉靖初重建

天輔六年宋宣和四年也金克遼西京金人攻西京大同府尼瑪哈婁室等於城東爲木洞以捍蔽矢石於北隅以芻茭塞其隍城中出兵萬餘將燒之温迪罕蒲匣率衆力戰執旗者被創蒲匣自執旗奮擊却之又爲四輪革車高出於堞閣匣與麾下乘車先登

諸軍繼之遂克西京與遼步騎五千戰於朔州之境  
斬首三百級復敗遼騎三百於河陰遼兵五千屯於  
馬邑縣南擊破之隳其營壘盡得其車馬器械遼兵  
三萬列營於西京之西閣母以三千擊之使士卒皆  
去馬陣於溝塹之間曰以一擊十不致之死地不可  
使戰也謂衆曰若不勝敵不可以求生於是人皆殊  
死戰遼兵遂敗追至其營而止明日復敗其兵七百  
餘人又一日三敗遼軍遂入西京使蒲察守之安撫  
近京諸州縣於是遼五京皆爲金五行志天輔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三

六年三月師攻西京有火大如斗墜其城中是月城  
降

天輔七年遣使以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媯等州與  
宋其於西北一帶接連山川及州縣不在許與之限  
詔平州與宋使一同分割所與燕京六州之地

天輔六年宗望等襲遼於白水濼獲其宗屬諸王遼  
主畱輜重青塚以兵萬人往應州宗望婁室等追襲  
大敗之獲其傳國璽史稱金有天下百有十九年雖  
功成於天會間而規摹運爲實自此始數年之間兵

無畱行底定大業亦雄矣哉

天輔中金製女真字女貞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  
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固新依仿漢人楷字因契  
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貞字行之後復製女貞小  
字謂固新所製爲大字云

金天輔中遼都統耶律伊都叛降金時遼境州縣所  
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  
諷諫有直須臥薪嘗胆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  
漠北兮夕枕燕雲之句遼主銜之蕭奉先屬意秦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七

誣文妃與蕭昱及伊都達哈拉等謀立晉王遼主誅  
昱賜文妃死伊都懼而叛降於金伊都至金金主曰  
自伊都來灼見遼國事宜決議親征詔治軍以俟師  
期明年金克遼中京遼主走雲中

天輔中李師雄爲大名路都監師雄字伯成雁門人  
也有材力喜談兵募古英雄故名宋宣和中以騎射  
發科蒙古兵至歸服擢今職皇統二年爲武勝軍節  
度使正隆末爲河州防禦使宋將吳璘軍攻秦隴會  
師雄以事就逮臨洮宋兵至城下州人乘城拒守謀

欲出降師雄止之宋將權儀鞭馬方上浮橋師雄射之墜于橋下遂擒權儀宋師退後從元帥左監軍徒單合喜以兵攻河州有功未幾以疾歸卒

通鑑輯覽宋宣和三年秋七月宋禁中黑眚見洛陽民間訛言有黑眚如人或如犬夜出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謂之黑漢二年乃息又禁中有黑眚大如席元豐末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後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五

之不大不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或爲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宣和末寢少而亂金太祖詔分六州地割武朔二州入於宋宗翰宗望請勿割地與宋太宗曰是違先帝命也其速與之按宋人終不能守燕代金主所料而知也雖重先帝之命終興太原之師抑太祖貽謀之遠早握勝算與金天輔六年正月遼主延禧獵於鴛鴦濼聞金兵至遂奔雲州三月金尼瑪哈敗遼兵於北安州獲其將

衛習泥列因知遼主在雲州宿衛單寡報其都統斜也曰機會不可失也於是斜也出青嶺粘沒喝出瓢嶺遼主聞金師將至趨白水濼粘沒喝以精騎襲之將近遼主行營遼主乃覺率輕騎走夾山遼主出奔使耿守忠救雲州金斜也與尼瑪哈擊走之時雲州城西有浮圖遼兵據守更下射攻城者斜也曰必奪是城乃可下會金將幹魯鶻巴魯攻浮圖奪之以精銳下射城中城中震慄畱守蕭察刺開門降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六  
金天輔六年四月金已克雲州遣其將婁室攻破朔州閻母阿魯補攻破應州遼出兵馬邑復爲所敗按史贊太祖英謨獻略知人善任故人樂爲用所至克捷數年之間莫無遺策兵無畱行底定大業規模實始於此

金天輔七年十一月金以兵攻應蔚逐守臣下西京閻母攻應州未下退營於州北十餘里夜遣阿魯補率兵四百伺敵城中果出兵三千來襲阿魯補道與之遇斬首百餘獲馬六十後遼兵三萬出馬邑境以千兵擊之斬其將於陣金宗望攻平州遣突合速討

應州賊平之撫安其民而還

金天會元年宋宣和五年也以內侍譚稹為兩河燕  
山宣撫使王黼等薦種代童貫交雲中地稹至太原  
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為朔寧軍

天會元年羅索破朔州西山破走乙室白答於歸化  
獲遼主於余睹谷宗望諸軍及郭藥師等戰於白河  
大破之戊申尼瑪哈克代州進圍太原耶律余睹破  
宋河東陝西援兵四萬於汾東擒其將郝仲連張關  
索統制馬忠殺萬餘人又與銀朮可敗宋軍數千於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七

榆次敗張灝軍於文水方輿紀要朔州西南七十里  
翠峯山東連石碣峪北接馬驥山南通寧武軍山口  
西至陀羅臺山盤踞二百餘里謂之西山

天會二年夏人與金議和割下塞以北陰山以南伊  
錫伊喇部吐祿灤西地與之皇輿全覽吐祿灤在平  
魯衛西北

天會二年金人與遼主戰於奄葛下水海遼師潰走  
陰山大同府志府西北二百里水潮無常納大澗小  
澗大匯小匯四海及銀海水諸細流合而入于黃河

天會三年遼延禧自白水至應州金將自後襲之獲  
於余睹谷之野遼自太祖建國至天祚亡凡九主二  
百十九年雲中志余睹谷在馬邑縣遼地理志遼之  
先曰契丹本鮮卑地居遼澤南控黃龍北帶潢水後  
復蠶食扶餘室韋奚靺鞨闡地二千餘里太祖起臨  
潢東併渤海得石晉幽涿檀順營平蔚朔雲應新  
媯儒武寰十六州之地幽并營三州皆入於遼幽在  
渤海之間今薊北宛平昌平密雲良鄉永清武清香  
河涿州易定諸屬皆遼南京地也并北有代朔今大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八

同天成靈邱渾源馬邑蔚應朔武迓東勝榆林以北  
皆遼西京地也營東暨遼海今樂亭昌黎盧龍撫寧  
臨榆灤州皆遼中京地也幽并營負山帶海風氣剛  
勁民習戰攻自古為用武之地上海臨潢府本漢遼  
東郡新莽北安平地唐置松漠府在中京正北八十  
里并汾人多服賈於此東京遼陽府本朝鮮地箕子  
始封之地尚禮重農人不為盜漢武定朝鮮為真番  
臨屯樂浪元菟四郡青州迤東接其境按遼自阿保  
機開國太宗撫有五京任用延徽東朝高麗西臣夏



國南子石晉而兄弟趙宋爲一世雄傳九世至延禧  
荒淫無度內難先作金侵上京撻不野以城降以次  
克中京收燕雲如摧枯拉朽內鮮節義之臣外無救  
援之旅余睹反噬大石自立迄至於亡孰使之然哉  
天會初金以尼瑪哈爲左副元帥自雲中趨太原初  
金約宋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勒兵巡邊以  
應金金旣克遼許割雲中諸州遣貫往受地至太原  
貫聞金帥南下氣褫不知所爲遁還京師尼瑪哈引  
兵降朔州克代州遂進圍太原河東陝西軍四萬救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九

太原敗於汾河之北殺萬餘人知太原府張孝純悉  
力固守數月不克乃畱銀朮可等圍太原自率師而  
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會宋遣路允迪以  
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命分兵取文水及孟縣  
仍畱銀朮可圍太原還駐雲中尼瑪哈之圍太原也  
悉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  
石不及之地築城環繞分人防守太原近縣已降宋  
軍來救太原者復據太谷祁縣拔离速阿鶻懶復取  
之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赴

援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古遇金於盤  
陀古師皆潰尼瑪哈敗朔州守孫翊於太原城下翊  
歿於陣又敗府州守折可求於交城使不得救援銀  
朮可圍太原城中出兵萬餘來戰蒲察胡蓋以所領  
千戶軍擊之敗敵兵三萬於榆次時太原近縣先已  
降金宋諸道赴攘之軍拔离速阿鶻懶各就其所據  
州縣取之姚古軍隆州谷拔离速敗之張灝兵出汾  
州又擊走之太原已有岌岌之勢矣

金天會四年宋靖康元年也七月晉州民皆南渡河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三

金人再入永興帥范致虛率軍繇滄澠入援郭忠孝  
曰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歸  
路彼必來戰城下之圍可緩致虛乃檄河中守席益  
馮翊守唐重與忠孝同出河東爲牽制之舉大軍盡  
出函谷忠孝獨以蒲解軍三千至猗氏遇金兵破之  
踰絳州破太平砦斬數百級攻平陽入其郛會滄澠  
師失利乃引還

靖康元年河東制使姚古進兵復隆德府威勝軍扼  
南北關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及种師中敗金人進兵

迎古遇於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詔以解潛代之時古屯威勝軍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動軍情既又勸古遁去故兩郡皆潰金圍太原祁縣降而復叛突合速攻下之通志盤陀鎮在祁縣東南五十里子洪鎮東南

天會中河東察訪使張顯與金兵戰於文水敗績都統制張思正等夜襲金人於文水縣敗之已酉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

金天會四年楊麻胡等聚眾數千於五臺鎮代州郭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企忠與同知州事迪里擊平之金圍太原郭企忠殲宋軍於五臺

天會四年种師中遇金師於殺熊嶺宋軍奔潰師中戰死凡例用兵失主將將佐並行軍法劉幹奏榆次之戰右軍先潰師中猶未肯上馬使師中有偷生之心聞敗即行亦必得出使諸將憂失主將受軍法亦自必戮力相救或能破敵今諸將不顧主帥相繼而遁朝廷以太原圍未解概從寬典恐無所懲艾遇敵必不用命乞降指揮嚴定軍法仍褒贈師中以爲忠

義死事之勸按出師必兵知將意將得兵心久練之兵恩威並著臨陣敵不能撼若紀律不嚴十萬眾頃刻而潰以將予敵師中雖奮不顧身而失律之譏不免然大將既失而兵將猶從寬典覆敗已見於此天會中羅索築城於霸德山西遂破朔州擒其帥趙公直通志偏關縣東南三十里霸子山即霸德山夏人屯兵於可敦館金都統尼瑪哈遣羅索駐朔州築城於此

天會四年三月尼瑪哈至雲中陷忻代等州圍太原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府不能克知太原府張孝純爲資政殿學士副都指揮王京爲建武軍節度使錄堅守太原之功也

天會四年尼瑪哈圍太原未下還京骨赫以右翼軍佐銀朮可守太原是時嵐憲有兵來援骨赫悉敗其眾復同羅索降岢嵐寧化保德火山諸城初銀朮可圍太原宋樊夔施誥高豐等軍援太原分據近部銀朮可與習失盃魯完速大破之尼瑪哈還雲中與宗望議定八月復引兵入太原時宋兵屢敗尼瑪哈乘勝急攻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副都總管

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太原既定銀朮可分兵攻下嵐州仍畱守太原子毅英年十六宋兵數萬至南關銀朮可與弟拔离速等擊之當隘巷間一卒揮刃向拔离速毅英以刀斷其腕一卒復從旁以鎗刺之毅英斷其鎗追殺之時河東郡縣多叛毅英復攻沁州飛礮擊其右脇昇歸沁州三日不下骨赦强起毅英指揮士卒克之遂下河東諸州命攝河東路都統尋攝太原府事四境咸治復兼河東北路總管弟拔离速累敗宋援軍攻下太谷祁縣太原平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三

以拔离速爲管勾太原路兵馬事

天會中突合速略定河東郡縣進取憲州遇其援軍擊敗之生擒其守將移兵西向時孛堇濃瑰木魯等攻保德未下突合速進兵助擊梯衝並進遂克其城時孛堇烏谷攻石州屢敗突合速謂烏谷曰敵皆步兵吾不可以騎戰烏谷曰聞賊挾妖術畫馬以繫其足疾甚奔馬步戰豈可及之突合速笑曰豈有是耶乃令諸軍去馬戰盡殲之

天會四年尼瑪哈定太原羅索取汾石二州及其屬

縣溫泉方山離石降綏德軍宋安撫使折可求以麟府豐三州降晉寧所部九寨皆降而晉寧軍久不下羅索取去之賽里不可曰此與夏鄰且生他變城中無井日取河水以爲飲乃決渠於東泄其水城中危困遂下之皇輿全覽方山城在永寧州北元和志本離石地隋置方山武德初置方州離石故城在永寧州治東闕北隅史紀趙世家秦取我蘭離石是也天會四年九月太原既定鵲沙取平遙靈石孝義介休諸縣復以南京爲平州宗望破种師閔軍於井陘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三

取天威軍十月羅索取汾州石州降蒲察克平定軍

遼州降尼瑪哈自太原趨沐克澤州

天會中范承吉從攻太原尼瑪哈下太原所得金珠承吉司其出入無毫髮欺及還犢車載書史而已後爲河東北路轉運使太原承宋季之敝民賦繁重不均承吉乃爲經畫立法簡便賦不虧而民有餘糧軍興民有爲將士所掠而逃歸者許自贖爲良貧無貲者以公厨代輸人咸德之

天會中虞仲文爲太常少卿仲文字質夫武州寧遠

人也七歲知作詩十歲能屬文日記千言刻苦學問第進士累仕州縣以廉能稱舉賢良方正對策優等擢起居郎史館修撰至是遷秩常少宰相薦文行第一權知制誥除中書舍人擢翰林侍讀學士年五十五卒諡文正

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也四月東兵正將占沈與金人戰於交城縣死之金西路招討使耶律懷義別引所部降清源縣徐溝鎮時河東郡縣多叛毅英以先鋒攻絳州克之金史大定二十九年析平晉榆次清源三縣地置徐溝縣通志今徐溝縣治宋時清源縣之徐溝鎮也

天會五年五月羅索降解絳慈隰石河中岢嵐寧化保德火山諸城六月詔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畫重念其民或見城邑被殘不無疑懼遂命堅守若卽討伐生靈可愍其申諭以理招輯安全之儻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蕩毀者底罰天會末太行山賊往往嘯聚知澤州王伯龍皆平之按此卽太行義民屯聚於山谷間進不得効用退無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五

所得食起而擄掠勢所必至也

天會五年八月詔開貢舉詔曰河東河北郡縣職員多闕宜開貢舉取士以安新民其南北進士各以所業試之

金天會五年宋靖康二年也春五月詔河東北民降金民不從陳過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時河東北諸郡練兵固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皆不受金人束縛詔至仍堅守按是時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五

兩河士民力圖恢復其忠悃發於至誠且各自顧家室而非嘯聚一時有明徵矣乃不能撫而用之甘心降賊又驅守土之民逼之使降民卒不從斯時君棄民而民不棄君朝野共見天下古今所未有也倒行逆施至於反常不悟宋之君臣謂之何哉

天眷元年耶律懷義爲太原尹治有能聲初懷義從宗翰進攻太原以所部徇下太原南路州縣時劉光世折可求柵於文水西山懷義捕得生口盡知宋兵屯守要害乃分兵襲敗之後爲西北路招討使在邊

十年撫御有恩及去老幼遮道攀戀數日不得發  
天眷元年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徐文破太行賊梁  
小哥孔彥丹討平大行車轅嶺諸賊高都一路稍獲  
寧謐

天眷三年張奕同知太原尹奕字子彥澤州高平人  
以蔭補官歷官至秦州防禦使至是同知太原尹時  
晉寧軍報夏人侵界詔奕往征之奕至境上按籍各  
歸所侵土還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  
其地遂以與夏夏人夷折氏墳壙而戮其屍折氏怨  
入骨髓而不得報也今復使守晉寧故激怒夏人使  
為鼠侵而條上其罪苟欲開邊釁以雪私讎耳獨可  
徙折氏他郡則夏人自安朝廷從之遂移折氏守青  
州後遷河東北路轉運使大定二年徵戶部尚書卒  
於官

天眷間盜據石州斜卯阿里討之粘割胡撒與所部  
先登遂克其城石州平  
金天眷三年宋紹興十年也烏珠分兵攻嵐石保德  
皆克之絳州民猶為宋守軍還下其城至是盡收河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三

東地斷其聲援石州自斜卯阿里克復之後盜息民  
安嵐保一帶不復拒命矣  
天眷三年五月右監軍撤離合出河中趨陝西及平  
陝西徙陝西元帥府於河中皇統間以平陝功及婁  
室銀木可定太原並為立碑  
通志金皇統間平遙縣遭兵燹援旅五千編戶數百  
餘家略盡

金皇統二年邊境仍置榷場就館市易從和議也  
金皇統九年四月夜大風雷雨雹震壞金主亮寢殿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三  
鷓尾有火入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  
有龍鬪於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  
寢殿亮所居榆林金所置天變豈不可畏哉  
金廢帝亮天德中初行會子儲見錢於城內外流轉  
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時賦役繁興河  
東積負至四百餘萬賈商賈酒課不量土產厚薄戶  
口多寡及今昔物價之增耗一概理責之故監官被  
繫失身破家折傭盜竄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雷  
一匹等而上之以為差馬無粟給就牧田中河東連

年旱蝗火山賊李鐵槍四出剽掠乘暑攻振武軍節度使僕散忠義單衣從數十騎迎擊之射殺數人始退時所在盜賊蜂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或以數十騎張旗幟而行官軍莫敢近蓋危亂之秋也

皇統中韓保衡判解州軍事保衡字宗尹雲中天成人父京遼進士爲西京畱守以保衡屬宗翰宗翰薦之朝賜進士出身補太子洗馬至是調解州軍事累官同知興中尹天德間繕治中都保衡分督諸工及諸陵工務遷工部尙書大定二年召赴中都時山東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三元

盜賊嘯聚契丹攻掠臨瀋等州百姓困弊詔保衡安撫山東發倉粟以賑之官粟闕則收糶以給之無妻室者具姓名以告還除刑部尙書未幾拜參知政事大定六年冬有疾求致仕不許詔曰卿以忠直擢居執政齒髮未衰遽以小疾求退善加攝養以俟疾間視事未幾卒年五十五命有司致祭

金皇統中汾陽縣治西仙槐觀有槐枯朽如剝舟一人過之投藥其中條長茂踰初後有勝默子者亦異人也步樹下題詩一絕云山郭殘寒落照前琳宮信

步訪真仙真仙一似閒庭樹心死心空不記年世以爲仙蹟名其觀按草木之性靈隨氣轉移天地之化機通於物性槐有枯數十年而忽生者氣至則然也天有王相孤虛地有燥濕高下聖人前民利用使人趨危避安而後世求丹駐景一切煮蒿妖誕之說起轉至爲害生民若漢之嚴君平唐之孫思邈呂中朱之陳希夷言皆近道而不爲惑世誣民之說斯得其正耳

皇輿全覽永寧州三陽雲鳳山陳搏曾修煉於此通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三元

志搏字希夷亳州真源人隱華山又嘗寓石州北掃場街後居三陽雲鳳山中葬骨於鳳巖名仙塚永寧州志宋陳搏墓在三陽山下按史列希夷先生於高隱傳不以仙名也三陽山遺蹟數見載記其以地僻人蹟罕至而優游其中與宋興巖穴弓旌之召疊見於史而高蹈遠引若先生者終莫得而致之然知天下太平未嘗忘情利濟入朝以無益於世爲言而諄諄於經世安民之大戛乎不可及矣明張湘詩華嶽當年是舊遊此間何日醉蒙頭官辭諫議歸仙洞醉

識真人下酒樓優詔九重丹鳳奮野心一片白雲留  
三陽山上空塵跡只有長河水自流

金皇統四年開太平縣豁都峪侯村北渠及尉蔚峪  
尉村北渠侯村渠溉上下汧東西侯常村故城等十  
四村田其由渠而分有高原老灘古城諸汧溉六村  
地又有中原常村二汧餘入汾尉村北渠溉尉村三  
公等十六村田餘入汾其水皆自姑射山出夏秋大  
雨泛漲資以溉田謂之雷鳴水又有源泉在縣東北  
二十五里溉景毛南北高西郭田水至西郭潛流地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中東南出引渠溉田下流入汾巡道趙元教以水車  
之法如江南式平地作渠車戽水入田試置有利  
金時李冶元好問張德輝名重一時嘗遊居渾源州  
之龍山時號龍山三老通志龍山一名封龍山在州  
西南四十里高三里遞高二十里盤踞八里巔有萱  
草坡夏日雨過山氣如虹東北有玉泉山柏山秀麗  
嶺下有黑龍池雲氣上升不三日而雨其東有五峯  
山上有三陽洞陳方澤神州之神隸山西者山則太  
岳恒岳太行龍門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白登陰

梁諸山水則河汾桑乾呼沱衛沅諸水而封龍山亦  
與其列焉

金貞元元年金主亮自上京遷都於燕改燕京爲中  
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又改中京大定府爲北京東  
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故正隆六年金主亮遷都  
於汴金主將遷圖克坦鎰言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  
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  
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  
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自北而南踵元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魏之覆轍兵戎之政疎北路不守鎰言豈不諒哉  
金貞元三年宋紹興二十五年也秦檜死帝謂楊存  
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朱新安云紹興之初  
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十  
八九金人于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  
自金庭獨以長樂梓宮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使  
和議翁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于積衰之俗見  
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願以忘仇  
忍辱爲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

挾敵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此槍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不足贖也

正隆中康元弼爲河北西路轉運使元弼字補之大同雲中人幼敏學善屬文登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汝陽簿由垣曲令補書省令史至是擢河北西路轉運大定二十七年河決遣元弼往視相其地如盍而城在盍中水易爲害請命改築於北原曹人賴焉出爲宏州刺史閻歲授大理少卿先是衛城爲河所壞增築蘇門以寓州治水既退民不樂遷欲復歸衛於是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三

遣元弼按視還言治故城便遂復其舊歷官至刑部侍郎兼鄆王傅永安三年卒

正隆四年以太原尹劉萼爲行營兵馬都統制調諸路猛安謀克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調諸路馬以戶口爲差計五十六萬匹富室有至六十匹者仍令戶自養飼以俟邊郡製造軍器材用皆賦於民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是年河東地震太白經天司天馬貴中曰太白由端門出歷左右執法太微其

占入帝庭當端門出爲受制歷左右執法爲受事當有出使者或爲兵或爲賊而海陵不爲意自將三十二總管兵南伐遇弒如其言戾氣感召身由惡終理數之常史稱金主莫善於世宗莫不善於海陵至亂極思反必有善治之主世宗承海陵後金之一大轉機也

金世宗大定元年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爲帝於遼陽更名雍改元大定初世宗爲濟南尹海陵召夫人烏林答氏夫人謂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殺之我當自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三

不以相累也夫人行至良鄉自殺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卽位之初承海陵亂後四境騷然老無畱養之丁幼無顧復之愛顛危愁困邊境尤甚世宗久典外郡知吏治卽位五載南北講好與民休息爲有金中興之主

大定二年西夏用兵尙書省發太原路稅粟赴充軍實期限嚴迫太原少尹盧孝儉易以金帛馳往用省而不失期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一聞寇入境置軍期司率歛民財無復稽考恣爲侵漁孝儉能通



變其法以卹民力并人德之孝儉初調憲州軍事有廉名爲太原少尹以其子私用官帑不善所終

金大定二年宋紹興三十二年也宋監南嶽廟朱熹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金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不可和也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間國富兵彊視吾力之彊弱觀彼藩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五

譽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初復應召入對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武學博士復與洪适論不合而歸

大定三年賑山西路猛安謀克貧民六十日糧勅西北招討使勒猛安謀克官督部人習武備百官志猛

安掌修理軍務訓練武藝勸課農桑餘同防禦謀克隸焉謀克掌撫輯軍戶訓練武藝惟不管常平倉餘同縣令金志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猛安謀克從其多寡爲號又古里甲石倫奏以三千人爲謀克五謀克爲千戶隸於猛安都統總領之

金史嶽鎮海瀆志大定四年以季夏土王日祭中鎮霍山於平陽中鎮廟在霍山之麓盛於唐時水經注霍太山有嶽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祀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唐初藩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五

傳白衣老人之語廟祀特隆劉祁中鎮廟記略神之廟侈於唐貞觀間歷代增修爵則先公後王起唐改元迄宋政和益著金修明典禮時祀有常以尊重其事貞祐之亂河東河朔名山大川神祠無不灰燼是廟巍然獨存輿地志霍山作鎮中邦山高百餘丈周二百餘里南接趙城北跨靈石東抵沁源周禮職方氏冀州山鎮曰霍山禹貢旣修太原至於岳陽壺口雷首至於太岳霍太山是也

大定五年安置壽王京於嵐州奴婢百口自隨官給

土田京爲西京畱守有反狀免死除名嵐州金之邊也後復詔於樓煩縣爲京置第一區給節度廩俸金大定四年宋隆興二年也八月魏公張浚卒浚初得疾手書付二子杅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數日卒贈大保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及任樞筦悉能通知邊事本末親見二帝北行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三

金大定五年建宮室於遼之西京名其殿曰保安遼志晉高祖割山前代北地大同來屬重熙十三年因建西京敵樓棚櫓具廣袤二十里門東曰迎春南曰朝陽西曰定西北曰拱極設畱守司衙南曰西省北門之東曰大同府北門之西曰大同驛金克西京大定五年名其門南曰奉天東曰宣仁西曰阜成大定丁酉設貢舉於平陽何南卿中選南卿字東夫居芮城博極羣書精義理學值亂俘於北以中選得免俘然絕意仕進往來汾晉從黃冠師宋披雲名爲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三

志淵號清真子授以講衍之職披雲卒朝命提點承樂純陽宮賜紫衣號淵靖大師至大辛亥卜居芮城中條山水谷創樂全觀年九十一無疾卒著南華經註十三卷水谷代腹七卷

通志金時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以暴漲絕梁鐵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僧懷丙有巧思應募以一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紫衣

通志孝義縣孝子河救旱功爲最縣之西南層巒崇邱屬谿駢壑經積雨支流吞併洶湧之勢洪波怒濤不下三二丈邑東卑下之田舄鹵之地變爲膏腴民實賴之自正隆二載雨不時降邑蘇仲禮世習儒業宋湛精通算術以積水窺管知地形高下慨然曰孝子河岸高百丈開崖穿洞流渠行水可以救旱乃集工七十五買渠地十餘里就藥家里河口三處導及邑之東北司馬里上下二十里中間地之崛者削而平坎者積而坦堆阜者鑿而深之缺窪者補而完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五

斷岸則刻木爲槽通水功於是成

垣曲縣志中條山在縣南里許山由縣西南迤邐而來下臨黃河至縣南爲中條之尾拱向縣治大定之十九年建洪慶觀于中條山麓山水環抱旋轉於中條之麓一勝境也薛瑄洪慶觀詩云魏國中條此盡頭紀實也

金大定中洪洞趙城爭水歲久至二縣不相婚嫁部檄委岳陽縣令麻秉彝置前司水者於法自是無訟二縣之民刊石以紀其事

金志沁源有霍山沁水縣西北百三十里碾臺山與霍太山相連怪石巉巖其上多韭縣北百二十里綿山盤踞百里與介休縣抱腹巖相連沁水出焉縣東北羊頭山卽藹戾山山水交錯綿山鎮其北沁河繞其南鵬巢嶺據其東霍太山峙其西西北紫金山自霍山蜿蜒東來遞高十餘里盤踞三十里而西城據其半史記正義霍太山東南八十里爲沁源西巖下有數洞松柏陰翳遠望似雨所謂太清烟雨也喬辰太清觀記沁源縣西北隅地連紫金山麓橫岡逶迤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四

俯瞰井落有大松數十百本鬱然森秀蔽虧雲日占一方之勝

皇輿全覽山陰縣南三十里香山三峯秀起松石蒼翠山下有沙家寺水冲碣出爲遼沙產詢墓金建寺曰瑞雲王濬初言恒西諸山惟夏屋復宿書崖最勝夏屋卽屋孤山金世宗建五石亭校獵之地縣南復宿山高入漢表雲生其上則雨王文端建復宿山房復宿十餘里化悲巖兩峯嵯峨壁立千仞西爲應州之書崖曹之謙講學於此皆靈奧區也

金志屯雷有盤秀山。絳水出焉。水經注漳水東逕屯雷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謂之絳水。西出穀遠縣。爲藍水。東逕屯雷縣。故城南。故呼子國也。潞氏之屬。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人執孫蒯於純雷。是也。其水東北流入於漳。故桑欽云。絳水屯雷西南。東入漳。地理志信都下云。故漳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蓋縣北故漳卽禹河之故道。而絳水出其南。則漳水之徙流。酈道元所稱絳瀆者也。班固以爲禹貢之絳水。謬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聖

金大定六年。宋乾道二年也。宋楊存中卒。存中代州崞縣人。本名沂。中字正甫。賜今名。史稱其出入宿衛四十年。忠義勇敢。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未嘗大敗。蓋亦帥臣之傑然者也。但其時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營居鳳山十年。而就以此推之。則其憂時體國之意。未必深切。張絢王十朋陳俊卿相繼論列。殆不爲無謂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聖

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彊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時以爲知言。

大定中路州知州事。蓋善建藏書樓於潞之郡學。後貯書萬一千五百餘卷。時命京府設學。養士金承遠。後凡事欲軼遠。進士科目採唐宋之法。而增損之。經義策論中選者。謂之進士法。益加密藏書之家。收貯

不厭凡經易則用王弼韓康伯註書用孔安國註詩用毛萇註鄭玄箋春秋左傳用杜預註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鄭玄註賈公彥疏論語用何晏集註邢昺疏孟子用趙岐註孫奭疏孝經用唐元宗註史記用裴駟註前漢書用顏師古註後漢書用李賢註三國志用裴松之註及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後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徵隋書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老子用唐元宗註疏荀子用楊倞註楊子用李軌宋咸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聖

柳宗元吳祕註皆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選舉著爲式潞牧建樓藏書嘉惠後學亦善承設學養士之明諭也  
大定九年令邊將謹飭邊備詔邊郡所在和糶以備緩急州縣毋得抑配百姓  
元好問集大定中瑋公立清涼寺於兩山之間初無知名西溪相師至人皆喜曰清涼不寂寞矣是時諸禪方以雄貴相誇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清涼儉狹僻陋僅庇風雨石田不能百畝師一顧而雲山

改色前之相誇者自是缺然矣嘗同遊蘭若峯時小雪後路峻而石滑足跌翻墜數十尺礙大樹而止曰學禪四十年脚跟迺爲石頭所勘

金大定十一年禁羣臣相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尙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卽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金史五行志大定十二年八月丁丑策試進士於憫忠寺夜半忽聞音樂聲起東塔上西達於官完顏蒲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聖

捏李晏等以爲文運始開得賢之兆

大定十二年以水旱免河東去年租稅金制官田輸租私田輸稅民懇水旱應免者河東夏田限以四月秋田限以七月限外懇者不理非時之災無限又諭北邊州郡調發甚多而與他郡一例取賦是重擾也已取者蠲除之又謂宰臣曰往歲清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廣殆無畜牧之地因命五里外乃得耕墾今聞民皆去之他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又去金銀坑冶之稅不禁民採公其利於民也

大定中築寨於尅虎寨屯兵戍守以防夏人方輿紀  
要臨縣西北百二十里尅虎寨路通陝西葭州古置  
浮梁今以舟濟其地在興縣大峪口之南臨縣曲峪  
之北西陲要津也

大定十三年定軍私煮鹽及盜官鹽之法解鹽設解  
州鹽司治其事初遼金故地濱海多產鹽上京東北  
二路食肇州鹽速頻路食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濼  
烏古里石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嘗征其  
稅及得中土解鹽諸場倍之設官立法又加詳審然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鹽

廢置無恒隨時掇弊初併益都濱州爲山東鹽司併  
滄州及山東爲海豐鹽使又併遼東等路諸鹽場爲  
兩鹽使狗濼爲西京鹽司惟解鹽司與山東滄寶坻  
昔北京西京仍如舊置其輸粟於陝西軍營者許以  
公牒易鈔引套鈔公三者俱備然後聽鬻十二年詔  
西北路招討司猛安所轄貧戶及富人奴婢皆給食  
鹽去鹽濼遠者所得不償道里之費遂計口給直帝  
嘗諭尙書省曰鹽使司雖辦官課多不便民鹽官每  
出巡巡捕人往往私懷官所鬻求賄及酒食稍不如

意則以所懷誣以爲私鹽窮民無所申理而受曲法  
宜別設巡捕官以革其弊解置巡捕於澄城巡捕秩  
六品取鹽使司弓手充巡捕禁不得於人家搜索若  
食鹽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盜犯私則捕之

大定十三年正月尙書省奏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  
得大定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是本良  
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以家事  
能具道之此蓋假屍還魂擬付王建爲子上曰若是  
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僞瀆亂人倫止付孝善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鹽

大定中定鹽法解鹽二百有五十爲一席席五爲套  
與陝西轉運司同鬻其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解鹽  
行河東南北路陝西東及南京河南府陝鄭唐鄧嵩  
汝諸州六一題跋云錢義方撰唐鹽宗神祠記云近  
時有尙書郎張席自言家寓解州爲余言安邑解縣  
兩鹽池事云夏月鹽南風來池面紫色須臾凝結如  
雪土人謂之漫生鹽而兩池歲役畦夫數百種鹽公  
私耗弊州縣吏緣爲姦弃漫生鹽不收誣其苦不可  
食席博學能言漢唐事爲余復言前世鹽皆自生開

元中姜師度爲河中尹而鹽池涸始置鹽屯故唐格自開元後遂有畦夫營種之課席因上書論鹽漫生之利遂罷畦夫公私皆以爲然而議者或害其事乃云漫生鹽味苦不可食或云暫結復銷不可畜聽者方或其事余因讀義方所記乃云若陰陽調和鬼神驅造不勞人而擅其利與夫鑿泉煮海不相爲謀由是知唐世鹽非營種爲決可信義方大歷時爲權鹽使余集錄古文不獨爲傳記正譌謬亦可爲朝廷決疑議也

晉乘疏略卷之二十三

異

大定中梁襄爲薛王府椽襄字公贊絳州人少孤養於叔父寧性穎悟日記千餘言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同官主簿遷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至是召爲薛王府掾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辨襄上書極諫略云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氣候殊異中夏非聖躬將攝之所奉養之具遠勞飛輓費至數倍頓舍之處軍騎闐塞奪攘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輿臺皂隸不免

困踣一夫致疾染及衆人臣聞高城峻池深居遠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疲瘠矣禦侮待用軍穴居野處冷淡寒眠臣知其必疲瘠矣衛宮周廬才容數人一旦霖潦積旬衣甲弓刀露濕柔脆豈堪爲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杪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裴糧已空褚衣已敝猶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行於不測之地動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更倍於前

晉乘疏略卷之二十三

異

以陛下神武善騎射舉世莫及設於行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華有崑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參錯於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夫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輕行良謂此也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險南壓區夏若坐堂皇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幣燕蓋京都之選首也况今又有宮闕井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皆處其內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

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  
易於處守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而設  
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輕不貲之聖躬愛沙磧  
之微涼忽祖宗之大業此臣所惜也世宗納其言遂  
爲罷行襄由是以直聲聞歷東勝隴州刺史累遷保  
大節度使卒襄長於春秋左傳至於地理氏族無不  
該貫自蚤達至晚年膳服常淡薄議者或譏其太儉  
然其清白可風也

大定中張巖叟爲河東北路轉運巖叟字孟弼大節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兗

子也大定十九年進士調葭州司侯判官遷大理評  
事至是再遷河東北路運使旋以祿養其父授忻州  
刺史父憂去官起復大理少卿累遷刑部侍郎兼夔  
王傳大安三年朝廷欲塞諸城門以爲兵備集三品  
官議於尙書省巖叟曰塞門所以受兵是任城而不  
任人莫若遣兵擇將背城疾戰時議多之除鎮西軍  
節度使貞祐二年改昭義復移沁南按察司言其老  
不任邊要乃致仕退寓洛陽卒

金史食貨志大定十八年立監鑄錢於代州名其監

曰阜通金初用遼宋錢天會末劉豫阜昌錢亦用之  
貞元初製京鈔與錢並用歷四十餘歲至正隆初始  
議鼓鑄錢文曰正隆通寶與舊錢通用至是始於代  
州立監鑄錢命振武節度使李天吉知保德軍事高  
季孫往監之而所鑄班駁黑澁不可用更用工部郎  
中張大節等監鑄其錢文曰大定通寶字文肉好勝  
正隆之制二十年以參知政事粘割幹特刺提控代  
州阜通監鼓鑄歲久而錢不加多又以代州長貳廳  
幕兼領監而奪於州務不得專意綜理設副監監丞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辛

爲正員以節度領監事時遣使分路訪察銅鑛苗脈  
雁門五臺民劉完等訴自立監鑄錢以來有銅鑛之  
地名爲官運而顧值不足則令民共償乞與本州司  
馬均爲差配命丁用楫往審利病還言所運銅鑛民  
以物力科差濟之非所願也其顧值既低又多剝削  
工匠相視苗脈妄指人垣屋及寺觀謂可開採因取  
賄隨冶夫匠日辦淨銅四兩多不及數復銷銅器及  
舊錢送官以足之歲鑄錢十四萬而工費至八十餘  
萬病民耗費事聞遂罷代州監鑄



輿地志馬邑縣西北十五里洪濤山一名累頭山灑水出焉桑乾源於此山下司馬泊西龍泉寺清流四遶狀如辟雍每至夜風恬水靜月出東山徘徊斗牛影落池間光搖梵宇瑩然可觀金元好問九月遊龍泉寺詩遠水寒烟接戍樓黃花白酒浣羈愁霜林染出雲錦爛春色併歸風霧秋鄉社歲時容客醉石牆名姓爲僧畱登高舊說龍山好從此龍泉是勝遊柿葉殷紅松葉青黃花霜後獨鮮明西風浩浩欲吹帽石澗泠泠堪濯纓皇統貞元見題字良辰美景記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三

平何人解得登臨意滅沒疎雲雁一聲

通志興縣東南八十里合查山高七里盤踞十三里東南連陽山高可二十里爲諸山冠數百里外望之蒼翠插天北峯頂有石洞徑透山背望之通明洞南有南石洞兩峯對峙形埒山頂有飲馬泉山下有龍池山之陽曰陽山高五里盤踞八里危峯刻削怪石羅峙中峯下有伽佗嶺松檜數萬株東峯有迴光巖林巒競秀東南連十八盤山茂林邃壑十八曲而後躋巔皆靈境也

大定中太原人郝侯爲河東北路轉運使能於其職俟初充遼史刊修官章宗謂李宴不及也宴知保德州侯轉權河東保德隸河東部內宴所作保德西樓樂府諸詩多在是時李宴安西樓記略保德以大河爲界城因高爲之回環西塞重巒墨巘去天密邇朝瞰夕陽雲煙出沒千變萬狀下瞰黃流無慮數千百丈夏雨秋霖波濤洶湧駭心動目亦河東之偉觀也有樓曰擬江其名頗涉於俗因易之曰安西金朱自牧詩萬里長空淡落暉歸鴉數盡下樓遲山如駭浪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三

高低湧天似寒灰黯淡垂紫塞西橫連統萬黃河東下接汾睢此邦形勢雄今古只與羈人自不宜金大定十七年宋淳熙四年也宋靜江守張栻言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爲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自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知其來舊矣臣已肇修祠宇請著之祀典俾長吏檢校葺治從之元和志堯帝廟在臨汾東八里及南六里魏土地記平陽城東十里汾水東原上有堯神屋石碑廟在城南八里舊址在汾西晉元康中建汾

東唐顯慶三年移建於此此廟之在北者皇統三年正月重修帝堯廟勒碑紀事廟在堯山之巔高平郡范橐撰記靜江廟之在南者

金大定十八年宋淳熙五年也陳亮上疏力陳和議之非中國大有可爲之略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爲執政譽於朝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五

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十年至是上言中國者衣冠禮樂所萃也而寓之偏方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關念昔孔子懼亂臣賊子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今舉一世

而忘君父之大讐此豈人道所可安者乎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陛下若慨然與金絕誓志復讐以振天下之氣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足矣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決今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五

大有可爲之機宋興財歸於漕司兵各歸於郡自筭庫徵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紀綱總攝法令明備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早夜憂勤於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故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祖宗以來嚴廟

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三

爲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見兵財之數旣多銳然南北征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

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吳蜀爲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倣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三

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以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浙閩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雖亦爲偏方然未有偏方

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洩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洩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移居建業作行宮於武昌司府草創皆從簡略而擇一沈鷺有謀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天道六十年一變今日正大可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考古今沿革之變推漢魏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三

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講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彊陛下百代之英主而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忘其賤而獻其愚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勝朝堂以勵羣臣召令上殿

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曹覲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避覲以其不詣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又不待命上書極言前事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嫌之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帝知爲亮嘗陰遣左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三

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贖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子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又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

正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  
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  
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  
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嗣光宗策進士  
亮對策以壽皇爲言帝以善處父子之間擢第一寧  
宗在東宮聞知賜第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  
至官一夕卒按陳同父於南渡宴安之時而抗疏陳  
辭於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而侃侃言之大聲急呼  
以激之振一時之士氣一天下之事權百世後猶想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五

望其丰采獨惜其矜心未去而言之太盡也人臣進  
說於君立論太驟則不能徐引於當道昌言於朝則  
惡盡言排詆一世之人則必與衆爲難言未行而禍  
先至有由然也有忠愛之心幹濟之略而出以才氣  
之縱橫則不能浹洽以底於純張栻對孝宗言當求  
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曉事而辦事行所無事  
未易言也至謂正心誠意爲何事豈有不正心而能  
有事者和議盈廷晦翁嘗屢排之亮豈未聞知而以  
爲詬病欲駕新安東萊而上之惟矜之一字未去駁

而不純爲世所訾有天下之才而不爲天下用也  
大定二十一年復綏德軍權場其地在黃河西岸帝  
以東勝距西路僻遠商賈不通因復置於此東勝權  
場如舊初尙書奏夏國與邊民私相越境盜竊財物  
奸人託名權場貿易得以往來恐爲邊患於是罷綏  
德權場至是夏人請復詔許之聽畱都亭貿易尋以  
權場副使韓仲英等受商賄縱禁物出界論如法按  
西夏志西夏東界西河自麟府洛陽溝東距黃河興  
縣在黃河東岸北通岢保爲往來驛路金時設權場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三

六

於東勝綏德合河貿易必趨於此  
金大定二十一年帝謂宰臣曰猛安謀克戶近塞之  
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  
蒔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紈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效  
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更當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  
地必令自耕力不贍者方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飲  
酒又曰奚人六猛安已徙居咸平臨潢泰州其地肥  
沃且精勤農務各安其居女真人徙居奚地者聞皆  
自耕歲用亦足彼地肥美異於他處惟附都民以水

害稼者賑之其惰農飲酒勸農謀克及都官各以等第科罪

金大定二十一年宋淳熙八年也宋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血詔下其法于諸路其法以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空

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熹知南康講求荒政多所全活問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熹少有求道之志父松方疾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

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爲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于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爲主築室于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

金大定二十一年宋淳熙八年也秋七月著作呂祖謙卒祖謙字伯恭婺州人夷簡五世孫自其祖好問始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爲宗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三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盡將以開物成務旣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爲後世法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辯志錄行於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大定二十二年升尙嵐軍爲州保德軍亦爲州尙保界連東勝密邇西夏扼大河之阻捍禦西北分番屯

戍邊境置兵之州岢嵐保德尤劇置州以領之兵籍於州則易役此立制之意也按劉祁謂金兵制最弊每有邊釁輒下令簽軍使遠近騷動強壯盡取無遺嗟怨盈路驅此使戰難矣至其後簽軍至任子爲監軍令一出諸使者歷縣邑無職官平民悉皆充伍或取邊徼亡命爲義軍名曰忠義雖獲近用終不可制沿河沿邊諸軍皆有土兵民間團練以自衛時得其力入伍反不中用興縣於金末升州亦如邊州簽軍之懼不免里諺云低頭點莫游遠諸處藏溝與梁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奎

當時避軍情形婦稚無不驚心矣

大定中郭侯爲平陽府治中侯字伯有澤州人登大定二十三年進士調長子主簿歷官太常博士至是以御史臺舉侯才幹可用升是職久之召爲登聞鼓兼秘書丞遷知真定府上言每季合注巡尉官吏刑兩部斟酌盜賊多寡處選註詔行之累遷至河北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金大定間修香林寺於沁源之香林山更香林山爲上觀山上觀西接靜草薙山盤踞百餘里與靈空山

相連山高風猛六月寒凜寸草不生靈空山西與霍太山相連其勢削拔上下徑路陡峻石磴盤折俗呼爲十八盤山東峽孤峯拔起四面石壁頂上寬平十餘畝南麓有蓋海洞上有五龍潭四圍俱石崖寬十餘丈淵淳莫測旁有捨身崖石壁如屏高百餘丈崖西澗上有仙蠻二橋跨澗而過下有五龍含紅地峪水屯五川之水分道各出東由靈空山峽中仙橋下出西由靈空山峽蠻橋下出俱入於沁世宗臨御數十年與民相安民樂其業家給人足有餘力以事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窩

建沁州喬村之永壽寺陽曲城西南之彌陀寺向北小彌陀寺太谷治東南之資福寺介休崗山之太虛觀皆建於是時

皇輿全覽岢嵐州西北二里其地有折家祠折氏世爲雲中大族克行爲解州防禦使善撫士卒每戰必勝在邊十二年累立戰功歿葬於州西北有折克行墓在焉州西南五十里松子嶺折可求援大原道出於此爲金人所敗岢嵐州志州西南巨麓嶺卽松子嶺又名萬松嶺與興縣接界山多松嶺下有水流入

嵐漪河

大定二十二年升河曲縣爲火山州尋改喚州金貞元中初置河曲縣宋置火山軍又置縣皆以火山得名河至此微曲亦曰河曲遼太保矧思與宋兵戰於火山敗之邊防考河曲縣西倚洪河東南兩面皆深溝陡峻惟北面石梯口受敵正對陝西焦家坪等處直接青草灣方輿紀要火山在河曲縣西五里黃河東岸河流過此如遇覆釜波流曲折山上有孔投草則有火出因名其山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奎

大定二十三年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楊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上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真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嘗謂侍臣曰朕於史傳開卷輒有所益每見善人不忘忠孝檢身廉潔皆出于性常人多喜爲非無以懲之何由致治孔子爲政七日而誅少正卯聖人尙爾况餘人乎朕雖年老聞善不厭孔子云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哉言乎又謂宰臣曰人多奉釋老意欲徼福朕蚤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上天立君使之治民

若盤樂怠忽欲以僥倖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

當天心福必報之嘗宴宗室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咽不能成聲歌畢泣下右丞相元忠率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乃謂宗室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先艱難因泣數下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史稱金自太興以來海內用兵寧歲無幾重以海陵無道賦役繁興盜賊並起國境內騷然危困待盡世宗久典外郡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奎

明禍亂之所由知吏治之得失南北通好安養生民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孳孳爲治夜以繼日當其時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室婦盈寧倉廩充裕爲百年未有之期遇豈不休哉

大定中李晏爲翰林直學士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皇統六年登經義進士第擢中牟令會海陵方營汴京運木於河晏領之以經三門之險前後失敗者衆乃馳白行臺以其木散投之使工取於下流人皆便



之歷官至西京副留守世宗謂侍臣曰翰林舊人少  
新進類不學詔赦冊命之文鮮有能者可選外任有  
文章士爲之左右舉晏至是召爲翰林直學士一時  
詔冊皆出其手章宗立晏畫十策以上皆採納之以  
年老乞致仕授沁南軍節度使久之致仕上念先朝  
舊人復起爲昭義軍節度使明昌六年除其仲略爲  
澤州刺史以便侍養承安二年卒年七十五諡文簡  
金大定二十七年宋淳熙十四年也宋邵雍卒雍著  
易說云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伏羲氏之畫得于天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義畫爲天天君道  
也故五之在人爲君文重爲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  
人爲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  
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貞利君子  
貞是以四德爲二義亦可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  
乾一卦論之則元與亨陽之類利與貞陰之類也是  
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爲陽秋  
冬爲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  
陽之類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

剛之類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  
義之類也又曰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雖以  
柔德不害其爲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爲  
臣故乾有兩君德無兩君坤有兩臣德無兩臣六五  
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  
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  
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其發明精到如  
此

大定二十七年金主禁女真人學南人衣飾嘗謂從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官曰女真舊風最爲純直汝等當習學之不可忘也

又曰凡資用當務節省勿妄費至是禁女真人改稱  
漢姓不得學南人衣飾金輿服志君子之服以稱德  
也而風俗之奢儉法令之齊一於是觀焉詩曰彼都  
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世宗反本道古  
不忘醇風以儉樸勵下安養三十餘年與民休息時  
稱小堯舜卓然成一代之盛治而不愧也

大定二十九年帝諭有司鹽法依太原均辦例令民  
自煎均辦者民戶自煎輸乾辦之錢以充課也太原

斥鹵之地刮鹹土煎熬爲鹽聽民自煎乾辦鹽課課有定數而民不擾此常例也帝嘗以田獵知百姓多有鹽禁獲罪者因言鹽使司雖辦官課然素擾民捕人往往懷官鹽以所懷誣爲私鹽鹽司苟圖羨增而不覺其誣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太原均辦例令民自煎其協議以聞戶部尚書鄧儼等議民既輸乾辦錢又計口定課重費民財鹽價估高貧民利食私鹽官課愈虧應折中減價乾辦鹽課亦應稍減禮部尚書李晏等言乾辦非良法祇應減價獨諫議大夫徒單

晉乘蒐略

卷之二一三

堯

鎰以乾辦爲便民應從太原例卒從儼議惟太原鹵地依舊乾辦明昌元年上封事者言河東北路乾辦鹽錢歲十萬貫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緩其徵督遣使察之宋時嵐州食永利鹽輸課於運庫合河輸課亦如之卽均辦例也太原近邊之地乾辦鹽課以爲邊利鎰每言郡縣多殘破宜加意撫集其論鹽事亦本此意也

是年賑嵐州保德寧化饑其流移復業給復一年按嵐保寧化皆近西北二邊歲稔無所得食民轉徙外

出不北則西故用河東提刑言亟議蠲賑以撫安之世宗久典外郡憫邊民凋敝南北通好三十年間關門晏閉無警與民休息小有禳災賑恤隨之仁惠及民孳孳不倦嘗謂侍臣曰秦王宗翰有功於國而無後聞其在西京坑殺旬者千人得非其報刑部歲斷重辟或十七人或二十人終金之世慶雲環日者三皆見於世宗二十九年之間豈非順氣成象之徵與明昌二年李愈爲解州刺史愈字景韓絳之正平人正隆五年詞賦進士第調河南浞池主簿察廉優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千

爲平陽酒副使遷冀氏令至是遷解州刺史明昌二年授曹王傅王奉命宴賜北部愈從行表言諸部所貢之馬止可委招討司受於界上量給迴賜務省費以廣邊儲擬自臨潢至西夏沿邊創設重鎮十數仍選猛安謀克勳臣子孫有材力者使居其職田給於軍者許募漢人佃種不必遠輓牛頭粟而兵自富強矣上覽其奏謂宰臣曰愈一書生耳其用心之忠如是以前下尚書省議上納用焉泰和二年春上將幸長樂川愈切諫曰方今成卒貧弱百姓騷然三义九

近北陲恒防外患兼聞泰和宮在兩山間地形狹隘  
雨潦遄集固不若北宮池臺之勝優游閑適也上不  
從夏四月愈復諫曰北部侵伐舊疆千有餘里不謀  
雪恥復欲北幸一旦不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闕  
母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羣心無定豈可遠事逸  
游哉上異其言未幾授河平軍節度使改知河中府  
事致仕泰和六年卒年七十二謚曰清獻自著狂愚  
集二十卷

明昌三年詔王庭筠爲應奉翰林庭筠字子端河東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主

人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  
稍長涿郡王脩一見期以國士登大定十六年進士  
第調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卽有聲名試館職中選以  
人言遂罷至是命入翰林與秘書郎張汝方品第法  
書名畫遂分入品者爲五百五十卷遷翰林修撰扈  
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餘首上甚嘉之明年卒年四  
十有七上素知其貧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喪事  
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又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  
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又以才選直禁林者

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庭筠儀  
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  
溢於顏間殷勤懃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  
他日雖百負不恨也從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進  
卿李公度其薦引者如趙秉文馮壁李純甫皆一時  
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詩律深  
嚴七言長篇尤工險韻有藜辨十卷文集四十卷書  
法學米元章與趙風趙秉文俱以名家庭筠尤善山  
水墨竹云子曼慶亦能詩并書仕至行省右司郎中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三 主

自號澹游云  
章宗明昌四年以北邊糧運括太原官民馳充之民  
以馳載爲業者弗括又散驟馬於河東北路驗民物  
力令分畜之養或至斃則於本路所養者給換用則  
悉舉以送官今嵐石寧化間皆其畜牧所也初世宗  
更定羣牧滋息損耗時遣使閱實其數以定賞罰缺  
則杖其官而令牧人償之匿其實者監察舉覺之蕃  
息之久馬至四十老萬牛馳各充裕至是令民分畜  
民困馬耗而又立以馬送官酬直之格遣官括市民

馬每有邊警必盡括無遺及取羣官之餘騎以供戰  
士時元兵屢出代朔寰武間太原獨當其衝歲括駝  
馬以爲常是以民用益耗兵力愈絀而大定以來蕃  
息之盛杳不可復覩矣

金明昌中楊貞舉進士仕至吉隰經略使貞字正甫  
吉州人舉進士累遷至吉隰經略以便宜行事乃相  
度險要築牛心寨以禦元兵圍急命其子克義克敬  
克讓壻任厚禮俱死又命夫人孟氏自經女墜崖死  
卽厚禮妻也貞乃望南再拜焚其廬躍入河中後尸

晉乘葛略

卷之二十三

三

浮水上門人隣而收葬焉吉州志州有楊貞墓鄉人  
重之

金明昌四年宋紹熙四年也金以胥持國參知政事  
持國字秉鈞代州繁峙人以中經童科入仕爲太子  
祠應司令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卽位遂大用持國爲  
人柔佞有智術時昭容李氏得幸持國陰附之又多  
遺賂左右昭容亦自嫌門第寒薄欲藉外廷爲重乃  
數譽持國金主愈信任之表裏擅政士之好利躁進  
者爭趨其門張嘉貞趙樞張光廆高元甫張巖叟傅

汝梅張翰裴元郭郭皆趨走門下謂之胥門十哲時  
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及圖克坦鎰入相金  
主問漢高帝光武孰優鎰曰光武無沉湎冒色之事  
高祖戚戚姬卒致亂由是言之光武優金主知其諷  
諫默然久之永安三年持國免十人皆外補

明昌初李完爲監察御史完字全道馬邑人經童出  
身登詞賦進士第調澄城主簿民爲立祠用廉遷定  
襄令召補尙書省令史時以縣令闕人廉問世宗選  
能吏八人按行天下完其一也至是爲侍御上言尙

晉乘葛略

卷之二十三

三

書省令史並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  
始純取進士天下以爲當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  
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擢尙書省都事完習法  
律有治劇材軍民無間語陞沁州刺史遷同知廣寧  
府初遼濱民崔元入城飲不歸求得尸於水中有司  
執同飲者訊之皆誣服提刑司疑其寃以獄界完完  
廉得其賊乃舟師也遂免同飲人其聰察類如此  
明昌五年宋紹熙五年也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  
先生安在故命朱熹知潭州嗣自潭州召入經筵先

是黃裳爲嘉王府翊善上嘉其功裳謝曰若欲進德  
修業追跡古先哲王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爲  
誰裳以熹對故召入旋辭新命不許熹每進講務積  
誠意以感動帝心至是以黃裳之去奏疏極言進退  
宰臣移易臺諫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疏入韓侂  
胄大怒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  
言熹迂闊不可用帝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  
講已除卿宮觀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奏謝卽  
行時胡紘結沈繼祖誣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五

願餘論簧鼓後進乞禠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  
爲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竄元定於道州元定  
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  
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旣  
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頂忍飢啖藜以讀書聞熹  
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友也尤表揚萬  
里交薦于朝召之不起會僞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  
吾其不免乎及聞竄不辭家卽就道同其子沈行三  
千里足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

甚衆愛元定者爲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  
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  
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  
其志在道逾年卒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嘗曰造  
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  
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爲之折衷小人尤  
深嫉之故是時有朱熹倡僞蔡元定竇羽翼之奏

明昌中張大節知太原府大節字信之代州五臺人  
擢天德三年進士第調崞縣丞改東京市令世宗判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三

雷務甚愛重之世宗改元於遼東或勸赴之富貴立  
至大節曰自有定分何遽爾累擢戶部郎中定襄退  
吏誣縣民匿銅者十八村大節廉得實抵吏罪章宗  
卽位擢中都路轉運使因言河東賦重以他路田賦  
質之遂命減焉乞致仕不許至是徙知太原府以并  
代鄉郡故優寵之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其妻哭聲  
不哀召而審之果爲姦夫所殺人以爲神西山有晉  
叔虞祠舊以施錢輸公使庫大節還其廟以給營繕  
復乞致仕許之以其子巖叟爲忻州刺史以便祿養

承安五年卒年八十大節素廉勤好學能勵勉後進  
 自以得學于任侗待侗子如親而加厚又善奕碁當  
 世推爲第一嘗被召與禮部尙書張景仁奕世宗嘗  
 謂宰臣曰人多稱王脩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  
 心一老姦耳張大節賦性剛直果於從政遠在王脩  
 之上惜乎用之太晚又屢語近臣曰某某非不幹然  
 不及張大節忠實也其見知如此大節知太原府百  
 廢具舉太原府學舊制狹隘大節至擴而新之規制  
 宏廣金府學廟碑翰林修撰趙風撰記云天會九年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耶律公資讓建正隆初完顏宗憲繕完大定丙午亞  
 尹張公子衍漕貳楊公伯元立建賢堂於兩廡間明  
 昌二年張公大節尹太原撤故就新規模大備  
 皇輿全覽金明昌中建棲霞觀於興縣城東北山岡  
 上岡壁立如城有版築之痕金史載明昌初嵐石間  
 比歲不登民無所得食賊黨挾饑民羣起爲盜肆出  
 剽掠居民保險自守棲霞觀築於此時鄉人倚以避  
 防寇非尋常營建梵宮琳宇也  
 明昌初嵐石間盜起賊黨挾饑民四出爲患嘯聚嵐

石山谷間時石抹元毅爲汾陽軍節度副使奉命捕  
 之設左右兩翼伏兵險要處以爲犄角賊計不能勝  
 懼而宵遁元毅追襲盡殪之嵐石田多山坡磽瘠大  
 比時定爲上賦民力久困命元毅相地更賦元毅以  
 二壤法平之嵐石以安時五臺人張大節知太原府  
 以并代鄉郡故優寵之大節言河東賦重宜減議者  
 或不同大節以他路田賦質之遂定議由是河東北  
 路俱得減賦地志河東北路太原平安忻代  
 寧嵐管岢保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三  
 三六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章宗承安元年宋寧宗慶元元年

鞞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國勢日蹙羣盜蜂起宋人

時議北伐以圖恢復金主亦嚮武功謂宰臣曰武經

具載攻守之法多難應變丞相清臣曰本朝行兵惟

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為奇以奇為正故無往

不克金主曰學古兵法如學奕棋未能自得於心用

舊陣勢以接敵敵所應與舊勢異必不可支然能知

古法猶愈於不知未嘗不講求兵要思自樹立矣然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疏忌宗室傳授非人金源氏從此而衰按金初用兵

如神部民無他徭役壯者皆兵平居佃漁射獵勞其

筋骨能耐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

一兵精而力齊常能以寡勝眾其時猛安謀克雜厠

漢地聽與漢人婚姻以相固結後漸以兵柄歸其內

族及內族既多轉相猜疑卒自戕賊強本刊落淳風

鏗薄實自章宗開其端也忠孝等軍皆市井無賴假

以兵柄逞雄構難蒙古即乘間而取東勝以窺太原

猶金之取於宋同軌合轍也

金承安元年宋禁用偽學之黨從胡紘言也紘嘗謁

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能甘及為御

史銳意以擊熹為己任奏令偽學退伏田里於是學

禁愈急大理司直邵哀然亦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

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令鑒察遂詔監司薦舉必聲

明非偽學之人鄉會試漕司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偽

學五字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學易讀程氏易傳

如以為偽學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金承安五年宋慶元六年也六月故秘閣修撰朱熹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卒時攻偽學日急熹與諸生講學不休或有勸其謝

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寢而卒

年七十一熹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

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

銘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

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

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

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幹

李燔字敬之南康建昌人張洽字元德臨江清江人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黃  
顯字商伯南康都昌人輔廣字漢卿本河朔人後居  
秀州

承安中劉祖謙爲監察御史祖謙字光甫安邑人承  
安五年進士歷州縣有政蹟至是爲侍御以鯁直稱  
正大初爲右司都事除武勝軍節度副使召爲翰林  
修撰家多藏書金石遺文略備父東軒工畫故祖謙  
以鑒裁自名信筆作簡牘尤可觀一時名士如雷淵  
李獻能王渥皆遊其門得人一詩可傳必殷勤稱道  
晉乘蒐略卷之二一四 三

惟恐不聞人以此稱之  
承安六年太原行小鈔河東北路如之勅在官毋得  
支出大鈔在民者令赴庫以多寡制數易小鈔及見  
錢院務商稅及諸名錢三分須納大鈔一分時民以  
錢貨屢變嗟怨聚語於市仍令人捕告聚語者又令  
民間交易典質一貫以上並用交鈔毋得用錢須立  
契者河東以五分之一用鈔沮法者以違制論命按  
察司督其事以鈔法流通爲稱職河東宣撫使胥鼎  
言今物力重弊在於鈔室有出而無入也雖院務稅

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例大鈔今十貫例者民間  
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  
錢會不及工墨之費宜權禁見錢且令計司以軍須  
爲名量民力徵斂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然自是  
錢貨不用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敝交鈔屢變皆至  
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於江淮錢多入  
於宋矣宋人以爲善而金人不禁也識者惜其既不  
能重無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錢鈔兩失日  
益困敝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四

通志金狀元劉海太原府興州人仕至河南府尹死  
於國難子孫遂家河南按選舉志金世科目得人爲  
盛承遼後凡事欲軼遂兼取唐宋進士之制而損益  
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法亦加密海躬逢其盛  
狀元之名見於正史別傳而海無傳縣志載海從祀  
廟廷居縣之沙蓬窠而未詳死事始末元遺山爲劉  
昂立傳而不及海文獻無考僅存其略明嘉靖中俺  
答入偏關李瑾敗績於偏關之劉海莊當海別墅也  
昂事載元史本傳元遺山中州集云昂字之昂太原



府與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曾高而下以科名相踵者七世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輕便巧麗爲場屋捷法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往往膾炙人口李屏山故人外傳曰之昂早得仕年三十三省掾考滿授平涼路轉運副使人謂卿相可坐致矣術士言之昂官止五品之昂不信也俄丁母憂爲當塗者所忌連蹇十年卜居洛陽有薦其才者承安中爲國子司業會議錢幣不決泰和初擢左司郎中緣執政賈鉉事降上京畱守判官道卒竟如術者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五

金泰和元年重修汾州畢宿廟許安仁畢宿廟記略云魏地隘狹土坡山岡歲時雨常不足凡山澤可行雲雨境內諸神之祠遇有水旱求無不至汾州圖經載城北一里畢宿廟自景德以前有之畢八星左爲天綱趙地冀州之域分野所在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金時尤重農功加修禱雨之廟勤民事也泰和三年潞州有大鳥其羽五色爛然文多赤黃赭冠雞項尾闊而修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傍亦高四五尺禽鳥萬數形色各異或飛或

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如殷雷林木震動牧者驚惶卽驅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爲動俄有大鳥如鷓鴣者怒來搏擊之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爲鳳凰也命工圖上之畱二日西北去按視其處糞迹數頃其色各異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鯉大者丈餘魚骨蔽地章宗以其事告宗廟詔中外按金五行志泰和二年八月丙申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於臺上據此則大鳥在武安非潞州事然潞與武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六

比鄰山嶺相連其在武安之山與潞其之鄉民引以爲重繫於潞州之下非無稽也泰和元年諭有司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仍著爲令命給米諸寺自十月十五日至次年正月十五日作糜以食貧民金史泰和三年冬無雪正月遣官祈雪於北嶽明一統志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卽北嶽也尙書大傳作宏山寰宇通志恒山有太元之泉湫則有龍湫井則有滌井石則有石脂圖窟則有飛石窟前人標其

勝概爲十八景惟大茂山天風嶺或以爲支山或以爲恒頂不可考云名山記大同府渾源州恒山爲北嶽水經謂之元嶽舜北巡狩至於恒山卽此其頂名天峯嶺嶺下建北嶽

泰和八年帝以北邊無事召東北路招討使還仍置招討副使於邊詔有司苗稼方興遣官分道巡行農事以備蟲蝻史稱章宗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內小康乃勤民事定官制修禮慎刑成一代治規亦可謂有志於爲治然以傳授非人所謂維持鞏固於久遠者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七

徒爲文具而不得爲後世子孫一日之用金源氏從此衰矣

大安元年馮延登爲寧邊令時雹害稼民艱於食延登發粟賑貸全活甚衆延登字子俊吉州吉鄉人世業醫幼穎悟旣長事舉業承安二年登詞賦進士第屢擢至寧邊令貞祐二年補尚書令史尋授河中府判官元光正大間累遷國子祭酒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至元令招鳳翔帥降對曰臣奉書請和招降非使職也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卽死爲愈

也明日復問語如初執義不回旨諭汝罪應死但無殺使者禮汝愛汝鬚髯猶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不動乃監之豐州二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累擢至刑部尚書元兵入汴被執不辱躍城旁井中年五十八

金大安三年元兵至忻代大掠崞縣

大安三年蒙古取金東勝武朔諸州夏人乘金有蒙古之難寇葭州邊境抄掠不止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嘗爲蒙古所攻求救於金時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八

太原大饑斗米錢數千流殍滿野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之旋去

大安中王擴僉河東北路按察事請太原代嵐三軍州府長官通掌資儲時按察兼轉運欲假糾劾之權以檢括錢穀軍興糧道軍府得而制之故擴有是議又言分軍守隘兵散而不成列聚之隘內合則勢重餽餉歸一途主客勞逸之策得矣疏入不報移刺塔不也言河東地險人勇步兵爲天下冠可盡調以成諸隘從之自是河東郡縣屯兵少不可守矣

大安中趙重福爲滄州鹽副使重福字履祥豐州人通女直諳院令史累遷陝西東路都勾判官同知陳州防禦事宋謀人蘇泉入河南重福迹之至魚臺將渡河見前一舟且渡令從者大呼泉姓名前舟中忽有倉皇失措者執之果泉也至是改滄州鹽副使歲饑民煮鹽鹵賣以給食鹽官往往杖殺之重福曰寧使課殿不忍殺人歲滿課殿三司使按知其事薄其罰大安三年還都水少監行西北路六部郎中治密雲縣貞祐二年以守密雲功遷同知河間府事行六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九

部侍郎攝河路兵馬都總管河間被圍福勸其父老子弟强者戰弱者守會久雨圍乃解去遷轉運河東北路人皆安之以老子告致仕卒

大安中武都爲太原府治中都字文伯東勝州人大定二十六年進士調陽穀主簿遷商水令縣素多盜凡姦民嘗縱火行劫椎埋發塚者都皆廉得姓名勝之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累遷中都路轉運副使至是除太原治中民安其治大安三年以勞遷西京路按察使行西南路六部尙書旋以備禦西京有勞

召爲戶部尙書中都戒嚴都彈壓中外軍民適以酒醉褻衣見詔使解職中都解圍爲河東路宣撫使俄以參知政事胥鼎代之興定元年以疾卒於官按金史列張奕趙重福武都入循吏傳奕當通判歸德時齊兵謀爲亂奕選丁壯授以兵扼其要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亡匿略盡誅其首惡顏魯補欲根株餘黨奕以闔門保郡人無他亂不得作而株累盡捐全活奚翅數萬人非一手一足之烈也豐州東勝皆在朔北極邊荒殘之地重福與都生長於此親歷民間疾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十

苦及間閭細瑣愁困之事故能洞燭民隱所在加意軫恤重福理鹺政寧使課殿而不殺人文伯治姦民勝姓名於通衢而自不犯深得辟以止辟之道非以煦煦爲仁也穆宗時令諸部不得稱都李董諸部始列統屬三百戶爲謀克十謀克爲猛安如郡縣置吏之法太宗分置守令遣廉察之吏循行四方休養生息民物滋殖循吏迭出宣宗尙刀筆之習嚴考核之法能吏不乏而豈弟之風邈焉無傳天地之大德曰生未有法令嚴酷而可成治者也

崇慶元年奧屯襄充西面經略使詔太原嵐州有警  
急約爲應援先是襄上言新設經略移文河東太原  
取軍馬大數並稱非臣所統太和嶺諸隘控制邊要  
行帥府分臣兵移戍真定現兵不足以守禦詔帥府  
還其精銳三千七百人備太原嵐州時道路梗塞左  
都監蒲察阿里率師繇太原至正定赴援抵中山不  
克進百官志金設西面經略使駐代州

至寧元年蒙古分兵掠太原所至郡邑皆下自是金  
迫於蒙古南遷趨汴勢日蹙矣五行志河東大旱饑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斗米有至萬二千錢者

宣宗貞祐元年元分兵拔金河東諸州郡初真德秀  
請絕金疏云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  
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險以攻燕豈不  
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能如劉聰石勒  
之據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或如耶律德光  
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均非我  
利也至是拔金河東諸州郡遂有唇齒之憂矣  
貞祐初元兵大入詔舉有將帥才者俾募人自將衆

推王晦應舉晦字子明澤州高平人少負氣自喜常  
慕張詠之爲人友妻與人有私晦手刃殺之中明昌  
二年進士調長葛主簿有能聲累官戶部郎中至是  
應舉募得死士萬餘統之嘗攻牛欄山解通州之圍  
遷翰林侍讀順州受兵晦召兵不至王臻晦之故部  
曲也免胄出見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爲苟能相從  
可不失富貴晦曰朝廷何負汝邪臻曰臻雖負國不  
忍負公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則吾  
分詎從汝邪將射之臻掩泣而去無何將士絕城出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降晦被執不肯降遂就死初晦就執謂其愛將牛斗  
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併見殺詔贈  
榮祿大夫樞密副使仍命有司立碑歲時致祭  
貞祐元年蒙古遣將自碗子城南下澤潞皇輿考碗  
子城在太行山麓有碗子城舖北與柳樹隘相撓其  
南卽河南河內縣長平舖也  
貞祐二年以楊沃衍爲武州刺史沃衍朔州靜邊官  
莊人少嘗爲北邊屯田小吏元兵入境沃衍率部族  
入保朔州南山茶杞溝有衆數千推沃衍爲招撫使

號其溝曰府徒黨日集官軍不能制又與元兵戰連獲小捷及乏食遂行剽劫官軍捕之拒戰不下轉走寧隴武朔寧邊諸州民以爲病至是遣人招之沃衍卽率衆來歸遂使守武州武州屢經殘破沃衍入州未幾而元兵來攻死戰二十七晝夜不能拔乃退旣而朝廷以武州終不可守令沃衍遷其軍民駐岢嵐州以武功升本州防禦使俄升岢嵐爲節鎮以沃衍爲節度使優詔褒之沃衍奉詔卽以身許國曰爲人臣不死王事而死於家非丈夫也貞祐三年奉命屯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涇邠隴三州元兵破西夏長驅南下沃衍部將劉興哥驍勇人呼爲熱劉沃衍同率兵往來邠隴間屢獲勝故元軍猝不能下三峯山之敗沃衍走鈞州劉勝降元勝入鈞招衍衍初以善言撫慰之使前拔劍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恩汝欲以此污我耶遂遺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卽自縊部曲舉火并所寓屋焚之從死者十餘人時年五十三按是時邊境置兵之州三十六綏德保德環葭隴寧邊東勝皆宿兵環衛重西北之防

至棄武州不守而外籬盡撤於是忻代朔武皆入於元嵐州獨守河津孤危之勢成不難一鼓俱下也

貞祐二年以田琢爲同知忠順軍節度使經略山西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中明昌五年進士調潞州觀察判官中都商稅副使貞祐二年中都被圍琢請由間道往山西招集義勇始授職使經略山西琢與宏州刺史魏用有隙琢自飛狐道還蔚州用伏甲路側將邀殺之琢知其謀自外道入定安用遂入蔚州殺觀察判官李宜劫府庫倉廩以兵攻琢於定安琢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四

戰敗之用脫身走蒲察縛送中都殺之是時侯摯提控紫荊等關隘朝聞蔚州亂欲以摯代琢守蔚州丞相承暉奏田琢實得民心諳練山西利害仍以琢守蔚琢至蔚誅與用同惡數人復遣沈思忠招宏州蔚州百姓得五萬餘人分屯諸隘時完顏伯嘉知太原府事河東北路宣撫使奏田琢智勇過人持心忠孝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恢復山西之志已命駐於宏州今山西已不守琢收合餘衆百戰不挫臣恐失機會擬琢昭勇大將軍同知西京副

守事獨領一路義軍給以空名勅二十道許擇有謀略者充州縣制可賜琢姓完顏氏令分兵屯代北同知太原府幹勤合打奏琢恃與宣撫使伯嘉雅善徙居代州肆爲侵掠伯嘉遣臣護送糧運於代州臣請益兵乃以羸卒數百見付半無鎧仗臣復爲言伯嘉怒臣榜掠幾死臣立功累年頗有寸効伯嘉挾私陵轢無復宣撫同僚之體上以防秋在邇太原重鎮詔令戮力同心勿以私忿廢國事而河東行省胥鼎言河東北路宣撫使完顏伯嘉屢言同知西京畱守兼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五

臺州刺史完顏琢可倚之以復山西朝廷遷官賜姓令屯代北扼太和嶺今聞諸隘悉無琢兵琢盡挈太原之衆保五臺剽掠乞遣琢出太原或徙之內地分處其衆以備不測之變奏至遣官體察琢軍令太原帥府烏論德升召琢定議德升奏琢兵數萬分屯代州諸險拒戰甚力其衆烏合非琢不可制而鼎復奏稱古里甲石倫言琢方招降人謀復山西盤桓於忻代定襄間恣爲侵擾無復行意發掘民粟戕殺無辜雖云不煩官廩實則攘劫已據石倫言令帥府禁止

之矣宰臣復奏所遣官自忻代來不見劫剝之迹惟如德升言便從之時廷議欲棄河東徙其民實陝西伯嘉上疏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雄萬一失之恐不易取也頃之召還伯嘉入奏曰自兵興以來河東民往往聚衆自保未有定屬乞賜招撫署以職名無爲他人所主有能招集餘民完守城寨者乞無問其門地皆超踰等級授以本處見任之職貞祐四年伯嘉去太原後完顏琢寓軍平定石仁寨權平定州刺史范鐸以閻德用充本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六

州提控德用桀驁蓄姦謀鐸不能制委曲容庇之興定二年德用率所部掩襲殺琢及官屬程桂等百餘人遂據石仁寨鐸懼挈家奔太原閻德用遂據平定州十月詔誅范鐸興定元年四月戊午平定州賊閻德用之黨閻顯殺德用以其衆降按是時西京已失當破亡之餘收烏合之衆獨守窮邊又無官廩接濟其不擾累者幾何若不籌處置之宜而但悚以危辭至盈廷聚訟卒何嘗有濟國事迨伯嘉去太原琢不能自保其身國之無政已甚所以日路於敗亡也

貞祐初議遷都朝臣謂可遷河中河中背負關陝五  
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臺以爲左翼前有絳  
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輕入應三鎮郡縣之  
民皆聚之山寨敵至則爲晝攻夜劫之計屯重軍中  
條則行在有萬全之固矣主議者以河中在河朔又  
無宮室不及汴議遂寢遷汴後二三年棄河中不守  
後旋修復使板訛可守之元主自將攻河中十二日  
河中破板訛可敗歸論如法完顏伯嘉權參知政事  
元帥左監軍行河中府尚書省元帥府控制河東嵐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癸

如出一轍豈不以人哉  
貞祐中胡天作爲管州刺史管州今靜樂縣也天作  
字景山管州人初以鄉兵守禦本州累功授管州刺  
史興定二年遙授同知太原府管州刺史如故是歲  
平陽失守改同知平陽府事天作至復取平陽是時  
晉安嵐州皆有帥府天作言汾潞置帥府平陽大鎮  
所管州縣不下十萬戶後業者相繼不絕過汾潞遠  
甚宜一體置之乃以天作充便宜招撫使權元帥左  
都監四年封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焉天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七

州帥古里甲完復河東命行省胥鼎領兵赴河中分  
京畿戍卒萬二千河中民兵八千屯潼關而潼關亦  
不守國勢日蹙按金以孤軍守河東不能禦元人南  
下之勢而其敗總由遷汴棄厥本根而枝葉隨之俱  
落初徒單鑑言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宋真西山  
亦言蒙古之圖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  
獵必從之未幾全齊不守魏博內附一舉既失全局  
瓦解蓋踞建瓴之勢北可以御南而南不易防北不  
獨河東不能守也魏失於遷洛而金亡於遷汴先後

兵民皆潰執天作出降詔張開郭文振招天作天作欲脫走元人覺而誅之天作死以史詠權行平陽公府事後封平陽公平陽初破詠父祚藏於窟室索出之使祚招詠祚自縊死詠徙其軍於解州河中府貞祐三年九住爲武州刺史元兵攻武州不下取九住子姪抵城下謂之曰河北皆陷已得汝家屬不降且俱殺之也九住曰以死報國違恤家爲城破力戰而死今五寨縣地有金刺史完顏九住殉城碑武州軍事判官唐括孛果速偕九住殉節碑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六

貞祐三年改寧邊州隸嵐州徙朔州民屯嵐石州朔州失守吳僧哥復取之朝廷以朔孤城難守遷朔軍民九萬餘分屯嵐石間未行而元兵至朔州僧哥與迪刺燕曹戰七晝夜元兵稍却始遷其民南行且戰且行數十里僧哥力憊馬躓死通志寧邊州在東勝州東南三百里金置鎮西軍

貞祐三年詔河東長貳官訓練隨處義兵鄰境有警責其揀援沿河州縣訓練不時者論如法時兵制已壞唯事選募沿邊戍軍不能充伍復徵代州戍兵五

千爲禁軍從胥鼎言畱代禦邊以屏太原初徙奚人遙輦昭吉牙九猛安之兵於代北曰奚軍而未得其用又以邊事方急詔河東世襲蕃部巡檢如猛安謀克例罷其俸者仍給之邊郡弓箭手有才武出衆獲功未推賞者令宣撫司覈實以聞

貞祐三年以胥鼎爲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鼎字和之繁峙縣人持國子也第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入官以能稱累官至尙書右丞宣宗南遷畱爲汾陽軍節度使兼汾州觀察使至是改知平陽府兼河東南路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六

兵馬都總管時議起代州戍兵五千鼎言代爲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敵至何以待之平陽以代爲籬籬豈可撤去詔如所請又言朝廷令臣清野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太原則北路也清野當先北而後南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旣清兵無所掠勢當自止元兵來始於北若穀草委積於北而清南路是資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撫司矣旣而大兵果出境帝以鼎坐鎮方面式固邊防優詔褒獎明年正月元兵略霍吉隰三州復以步騎六萬圍平陽急攻



十餘日鼎遣兵屢却之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賞招還脅從人七千有奇績至六千餘俱令復業凡被俘未歸者多方招誘已歸者請優加存恤旋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於平陽時河東兵革之餘疲民稍復而牛種缺乏莫能耕稼諸郡方搜括餘粟誘人告許鞭箠械繫所在騷然鼎以瘡痍之民重罹困苦是兵未來而先自敝也奏急止其事鼎請陝州大陽渡河中大慶渡無邀阻粟麥過河聽其輸取以紓解州之急從之又請潞州帥府無搜括遼沁諸州餘粟又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合之衆素非練習遽使從征難保決勝雖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不能守以不練烏合之衆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逃遁嘯聚爲腹心患進討因糧於敵事不可必隨軍轉輸又非民力所及沿邊人戶賦役繁重困憊失業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爲招募誘以厚利使爲鄉導伺我不虞突然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也興定三年八月鼎言臣兼節制河東近晉安帥府令百里之內止畱桑棗果木餘皆伐之方今秋收妨民事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適以資敵他木雖伐桑棗舍屋獨非木乎徒勞無益而都監言奉旨清野臣愚不知其可詔從鼎言興定五年六月晉陽公郭文振言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自保不暇若不卽遣兵爲援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非計也前平章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素隆河東人樂爲用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庶人皆響應易爲恢復疏入不報按鼎當宣宗南遷之時國勢搶攘非甚有紀而鼎控制河東經營守禦之艱難可謂

晉乘蒐略

三

不遺餘力矣宣宗得免敗亡鼎與有力焉鼎通達吏事爲政鎮靜治軍河東郵民整伍隨時所宜人樂爲用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遣兵拒戰屢敗元軍史稱南渡以來書生鎮方面者惟鼎一人賢才之有益於人國豈尠鮮哉

貞祐四年元兵攻下霍山諸隘興定四年正月丁酉元兵下好義堡霍州刺史移刺阿里合等死之詔贈官有差元光二年五月乙卯權平陽公史詠復霍州及洪洞縣元壬午秋七月進兵克三清巖入霍邑山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堡遷其人於趙城縣

貞祐四年正月壬申太原元帥監軍烏古論德升招其民降北者得四千三百三十餘人三月金徙武朔吏民於嵐石按當時爲河朔之議者有以河朔州郡旣破取願就遷徙者屯於河陝朝議蒲解於陝西有襟喉之要若盡徙其民是自撤籬籬遂止其議今徙武朔吏民於嵐石亦猶是矣外防盡撤太原後障已空不啻引賊入室元兵所以鳴鞭而入并也

貞祐四年九月元兵圍太原先是樞密言元兵自飛

孤南下其意在直趨河東請嚴爲之防卽時習練各路義勇兵馬俾緩急有用以備非常至是元兵攻代州經略使奧屯醜和尙戰歿乃自代州神仙橫城及平定承天鎮諸隘進攻太原宣撫告急詔發平陽河中宣撫使兵援之時太原兵力不給援軍無繼遠近騷然奸丁叛將乘間竊發明年隴州振威軍萬戶馬寬逐其刺史李策據城叛遣使招之乃降已而復謀變州吏擒戮之夷其族

金貞祐四年十月招射生獵戶練習武藝知土徑者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分屯陝虢要地天興元年正月闕鄉行省元單兀興從虢入陝授汁同華閿鄉諸州縣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元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食粟游騎至殺掠不勝計又遣運潼關閿鄉糧行及靈寶北河夾灘義軍張信侯三集壯士三百餘保老幼立水柵元將忽魯罕只乘淺攻之不能克遇速也船至卽降元兵得此船遂破侯張殺戮殆盡

貞祐五年元軍破東勝州伯德宸哥招集義軍披荆

棘復立州事與定元年詔寇哥遙授武州刺史明年  
真授東勝軍節度使東勝被圍城中糧盡援兵絕寇  
哥率衆潰圍走保長寧寨九月復被圍力屈而死自  
是始撤西北之藩矣

貞祐末元兵南下臨泉令袁湘夜載鳴夷濟河欵索  
罕營降穆呼哩曰此平定夏國之北也升臨泉爲大  
定府臨泉卽臨縣宋升葭蘆吳堡二寨爲晉寧軍以  
石州之臨泉縣隸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四

之天慶觀掃地無餘旋卽修復元好問建天慶觀記  
略吾州九龍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府率無  
以稱故以廟學道院鎮之道院舊傳爲唐七聖觀蓋  
天寶八年元宗親謁太清宮上聖祖元元皇帝尊號  
爲聖祖大道元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  
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宮畫元元像事  
之五帝列侍左右杜工部洛城謁元元廟詩有畫手  
看前輩吳生遠擅場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之句  
爲可考也七聖云者必增入元宗肅宗父子乃得爲

七是則此觀其起於代宗朝乎元元大殿規制宏敞  
而古意猶在知其爲數百年物人以魯靈光比之元  
元像則搏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者舊  
謂出神人之手宜不妄也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  
白鶴觀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又  
改焉天水氏以軒轅爲祖起祠殿於元元之左撤太  
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厨廊廡過唐舊之  
半宣和末金兵入郡境並東城而南觀以不廢迨貞  
祐遂掃地矣宣撫使劉公易起殿於明慶之故基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五

州將樊侯天勝力復元元之舊此興復之大凡也  
興定元年九月辛卯元兵徇隰州及汾西縣元光二  
年四月癸酉朔復霍州汾西縣  
興定元年張開授澤州刺史開本姓張賜姓完顏氏  
至寧末河北兵起開團結鄉兵爲固守累功遷同知  
觀州軍州事嗣南京不守被召入衛至是授澤州刺  
史復充潞州招撫使嗣復以開權昭義軍節度使與  
郭文振共復太原封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焉元光  
元年復取高平縣及澤州二年大戰壺關有功旣而

潞州危急開奏封建公府以固屏翰今胡天作出平陽郭文振南徙河東公府獨臣與史詠而已乞升澤沁二州爲節鎮以重守禦詔以澤爲忠昌軍沁爲義勝軍林州義尖寨衆亂逐招撫使康塘推杜仙爲招撫使開請以盧芝瑞爲副代領其衆又奏比聞郭文振就食懷孟史詠徙解州高倫遷葛伯寨各自保守民安所仰哉臣領孤軍內無儲備外無應援臣不敢避失守之罪恐益重朝廷之憂正大間潞州不守開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爲舊公與匹夫無異天興初起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復與劉益爲西面元帥領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攻衛州敗績于白公廟是時哀宗走歸德開與劉益謀收潰兵從衛不果遂與承裔西走皆爲民家所殺金興定元年宋嘉定十年也宋孟宗政爲京西鈐轄宗政字德夫絳州人自幼豪偉有膽略常出疆場間金將完顏董犯襄鄆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補棗陽令轉京西鈐轄至是金人來犯宗政率忠義三軍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爲三軍設伏三所蹙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襄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

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移權棗陽軍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嘉定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潏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埒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鞠戰棚防城隕穿窬才透卽施毒煙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室以濕氈析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疆

兵披厚鎧氄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  
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中軍以長戈舂其  
喉殺之敢勇城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將  
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迫前自斫至夕死傷踵接梯  
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草燒戮  
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十五陣矢石交下金兵死者千  
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忿砲  
愈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鬪入城內外  
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遍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乘帳走獲輜重牛馬萬  
計捷至朝廷方錄前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閣門宣  
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檄宗  
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  
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  
爲荆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陳迺於西  
北濠外瀦水爲濘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  
宗政發廩贍之爲給田糊屋與居藉其勇壯號忠順  
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俄病

疽卒轉右武大夫團練使防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怨  
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  
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爲罷市慟哭

歸潛志高丞相汝礪字巖夫應州人宣宗南渡拜參  
知政事遷左右丞進平章事右丞相封壽國公金國  
以來書生當國者惟公一人史稱汝礪慎密廉潔能  
結主知在位十餘年規守格法循默避事未嘗有譴  
訶時不無微議云明一統志金高汝礪墓在應州城  
南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興定元年七月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絕知府事元帥  
左監軍烏古論德升屢出兵禦戰道復通九月乙未  
元兵攻城北簸箕寨薄太原城旁掠交城清源還  
攻太原府下太原之韓村砦二年八月戊申穆呼哩  
自太和嶺徇河東復攻圍太原環之數匝已破濠垣  
德升植柵爲拒出其家銀幣及馬賞戰士城西北隅  
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  
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數年  
不幸力窮自縊死其姑及妻皆自殺義烈著於一門

時節度使完顏恩徹痕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哈塔富拉塔守潞州城破皆力戰死克完其節

興定元年以古里甲石爲鎮西節度使統攝河東北路以元兵屢自北出也石倫爲人勇力善戰而剛悍自用任太原府判官與從宜完顏議拒守不合措置失宜敵因大入詔分統其衆遷同知太原府事奏請招集義軍設置長校各立差等均如所議嗣遷河東宣撫副史言宣撫使烏古論禮不肯分兵禦敵効其不法事詔禮罷職元兵圍忻州石倫率兵往援以兵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護其民入太原招降北者四千餘人徙武朔吏民於嵐石因詔諭曰朕初謂汝勇果爲國盡力倚以濟事聞汝嗜酒不法太原知府烏古論德升亦曾言之此尙細事若不救汾州罪亦不細當戮力掩前過至是遷鎮嵐州上言去歲北兵入嵐州境官民將士悉力扞禦卒能保守無虞向者河東內郡皆駐精甲實以資儲視邊城尤爲完富然寇兵一至相繼淪沒嵐兵寡而食不足惟其上下協同表裏相應遂獲安帖當大軍初入郡縣倉皇非帥府控制則隕管保德尙嵐

寧化皆不可知矣乞量加旌賞俾益盡力是時石倫駐太原之西俟諸道兵至進戰脅從人頗有革心詔給空名宣勅隨宜遷注以招誘之石倫復言向者太原旣破兵入內地臣謂必由龍州谷入太原故請扼其歸路旣皆如臣所料始敵入河東時郡縣民攜老幼徙居山險後雖太原失守而衆卒不從咸謂敵不久畱且望官軍復至今敵居半歲遣步騎擾諸保聚而官軍竟無至者豈能久抗夫太原河東之要郡若敵兵久不去居民盡從屯兵積糧以固基本而復擾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吾郡縣未殘者則邊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則南路爲邊臣竊憂之故復請兵圍戰守遣提控石盞吾里忻等領軍以往敵勢頗重往者皆新集白徒絕無精銳恐不能勝乞命陝西州郡近河東者給之資糧更合南路諸軍綴敵之南以分其勢如此庶幾太原可復也又言頃者大兵破太原招民耕稼爲久駐之基臣以太原要鎮所當必爭軍士有功者卽以時注授執政以爲賞罰皆須中覆夫河東去京師甚遠移報往返不下數十日官軍皆敗亡之餘鋒銳略盡而

義兵亦不習行陣無異鳥合不以重賞誘之恐不爲用衆不可用則太原不可復平陽之勢危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抑而不許借使有濫賞之弊其與失太原孰重於是詔從其請自太原治中及他州從七品以下職四品以下散官並聽石倫調遷明年二月方山土寇剽掠旁縣嵐州帥府石倫遣石州兵五百權屯方山勦之且備嵐州同知蒲察拒而不發石倫奏論之並言近領兵將取太原委石州刺史納合萬家權行六部而辭以他故幾誤軍糧約武州刺史郭憲晉乘蒐略卷之二一四 三五

至投井死亦可傷已是年方山故城徙治積翠山金興定元年十二月甲辰朔元兵攻潞州都統馬甫死之二年六月己酉苗道潤所部兵請隸潞州元帥府詔河北行省審處之九月乙亥元下太原府初蒙古以穆呼哩爲太師經略山南分鴻吉哩等十軍及番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穆呼哩乃自中都南下所至皆下之

金下潞州復叛宋兵號十七萬骨朮突合速拔离速皆被圍突合速麾軍士下馬力戰遂潰圍而出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三五

興定中夏人攻綏德州駐兵於挂天山完顏合達將兵擊之別遣先鋒提控樊澤等各率所部分三道進澤先登摧其左軍諸將繼攻其右敗之因言諸軍官以屢徙故處往往不知所居地形迂直險易緩急之際遂至敗事史稱近世儒者考據西北地形皆以臆度言之不知地形不能言行軍之窾要况於治軍耶治軍之道地形熟而戰勝攻取出入之勢瞭然在目然後往無不勝是時夏人窺伺內地雄據西北而不

能設險禦變未可言勇勝敗之常不足論也

金興定二年蒙古兵出紫荆關與張柔戰於狼牙嶺柔馬跌為蒙古兵士所執柔苦道潤將也道潤為賈瑀所殺柔怒而瑀遇蒙古兵遂為所執初不屈以二親尚質於燕京遂降蒙古以為河北都元帥蒙古張柔使金獲賈瑀殺之金武仙與戰于滿城敗績河北郡縣多降蒙古

興定二年平陽不守行省參政李革死之革河津人興定初代胥鼎為河東行省太原兵闕食革移粟七晉乘蒐略卷之二一四

三

萬石以濟之十月平陽被圍城中軍不滿六千屢出戰旬日間傷者過半徵兵吉隈霍三州不時至城陷兵自城東南入左右請革上馬革歎曰吾不能守此城何面目見天子遂自殺力竭守死無虧臣節矣興定二年升合河縣為興州時元人急攻太原西夏伺釁竊發興州沿河置鎮三日合河津乳浪砦鹽院渡以扼其衝升縣為州猶尚保寧化皆升為州也是時河東北路忻代寧化東勝諸州并受嵐州帥府節制河外葭州亦屬焉興州為帥府右臂守沿河諸津

外蔽太原元兵數擾東勝武陘興為州以兵守之外雖壯其聲威而單外之勢已成矣

興定二年元兵徇東勝州旋下武州軍事判官郭秀死之

興定二年六月甲辰石州賊馮天羽眾數千據臨泉縣為亂帥府命將討捕之為賊所敗旁郡縣將謀應之州刺史紇石烈公順赴以兵天羽等數十人迎降公順殺之餘賊走保積翠山遣將王九思攻之不下詔國史院編修官馬季良持誥勅金幣往招之比至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三

九思先破柵殺賊二千人餘復走險已而其黨安國用等詣季良降者五千餘人就署國用同知孟州防禦使事以次遷擢有差分其眾於絳霍間

金興定二年六月甲辰樞密院言諸道表稱元集兵應州飛狐將分道南下觀其意不在河北而在陝西河東各路義士土兵蕃漢弓箭手宜於農隙教閱以備緩急

金興定二年八月戊辰元兵取隰州三年軒成保隰州招撫使胡天祚請增置要害州縣以分其勢乃升



蒲縣爲州轄大寧件城鎮爲縣五年元兵由丹州渡河圍隰克之元光元年十月牛心寨僑治吉州木華黎自隰州攻拔之已卯木華黎以谷里夾打爲元帥攻拔石隰州擊絳州克之庚辰木華黎由葭州渡河西徂北路都元帥哈剌拔都迎之道破隰州及懸窰地洞諸寨辛巳十月金復取隰州以軒成爲經略使已卯秋八月木華黎復由丹州渡河圍隰克之雷合尹統蒙古軍鎮石隰間以田雄權元帥府事軒成據隰州元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李守正往擊之中矢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傷足

金耶律塗山從宗翰爲先鋒至汾州遇宋將折家軍請濟師併力破之

金興定二年趙城縣民閆張開通利渠自石字村置堰開渠灌石字馬牧二村及洪洞臨汾三縣地二百餘頃渠舊名閆張在趙城縣城西三里縣西山溪諸水匯流成河曰第一河西流經蒲縣大寧入黃河霍山南麓之水曰霍水趙城縣志唐貞元中引霍泉分二渠名北霍南霍以十爲率趙城得七洪洞得三宋

慶歷五年二縣相爭因立碑爲定制北渠分爲三道灌本縣永樂等四十六村田五百九十二頃有奇西北入汾南渠分爲五道一曰南霍一曰九成與南霍通一曰小霍灌本縣道覺等四村洪洞曹生等十三村田一百六十餘頃一曰大霍一曰清水亦合北霍諸陡門及截大蟲堰郭北澗諸水而成灌本縣營田等北村洪洞苗村等六村田一百三十五頃有奇宋富鄭公通判絳州建嵩雲亭於州治之園池士大夫皆重之絳守居園池名重於絳而嵩雲亭悠然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山下俯清流鄭公有詩云平地煙霄此半分繡楣丹檻照清汾風簾暮捲秋空碧剩見西山數嶺雲興定中趙益爲壽陽令駐兵榆次益太原人讀書肄業元兵入境益鳩合土豪保聚山砦屢戰有功至是晉陽公郭文振署爲壽陽令駐兵榆次重原寨遂率衆收復太原夜登其城斬馘甚衆所獲馬仗不可計獲老幼二萬餘口以出升太原治中復擢同知府事兼招撫使元光元年八月元兵大至攻城益急知不可支迺自焚其府庫殺妻子沉其符印於井遂自殺

贈河東河北路宣撫使

興定二年元兵入霍州賈邦憲保於松平寨邦憲霍州霍邑縣陳村人也舉進士第質直有勇略元兵攻河東邦憲集居民為守禦計既而元兵大至居民悉降邦憲棄其家獨與子懿保松平是時權知州事劉珍亦在寨與之共守竟能成功珍每欲辟之邦憲輒以衰老為辭興定四年十月兵復大至病不能避與懿俱被執欲以為鎮西元帥且持刃脅之邦憲不屈密遣懿歸松平遂自到贈奉直大夫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興定二年九月戊子元兵徇汾州節度使完顏訛出虎死之十二月乙卯以禮部侍郎抹撚胡魯刺為汾陽軍節度使

興定二年十一月甲申河東南路隰吉等州聽絳州元帥府節制十二月己亥朔升絳州為晉安府總管河東南路兵降平陽為散府河東路安撫使蒲察夔室復取平陽晉安三年十一月戊午元兵下晉安府行元帥府事工部尙書粘割貞死之四年三月僉樞密院事完顏養不奉詔出兵河北招降晉安權府事

皇甫珪正平縣令席永珪率五千餘人來歸得糧萬石時河北所在義軍官民堅守堡塞力戰破敵者衆賽不上言此類忠赤可嘉若不旌酬無以激厲人心乞量加官賞敵來爭先効用矣奏至得旨即命有司遷賞之四月遷樞密副使五月引兵救河東戰屢捷復晉安平陽二城完顏賽不遣使來獻捷御史烏古論胡魯劾其縱將士虜掠上以賽不有功詔不問賞議亦寢

興定二年十月丁巳元兵攻澤州五年正月丁酉元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兵攻天井關  
興定三年三月元兵下嵐州鎮西軍節度使烏古論仲溫死之初仲溫遷鎮嵐州時中都城圍遂至太原移書安撫使賈益謙約以鄉兵赴救馳驛如平陽不能進吏民爭留之仲溫曰平陽巨鎮易守於私計得矣如嵐州何遂還鎮已而元兵大至城破不屈死興定三年八月丁丑元兵下合河縣縣令喬天翼死之通志天翼為合河令元兵陷城不屈死嘉靖三十二年提學閔公以天翼蒞政有功臨難死節請登正

祀

興定三年詔太原等路州縣闕正授民令民推其所愛為長從行省量與職任

興定三年三月丙午給空名宣敕及金銀符付嵐州帥古里甲許便宜遷注以招脅從

金興定三年六月保德州振武軍萬戶王章弩軍萬戶齊鎮殺其刺史孛術魯銀米哥仍滅其家脅官吏

軍民同狀白嵐州帥府言銀米哥謀不軌鎮西軍節度使古里甲石倫察令同知州事把蒲刺都圖之蒲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刺都乃與兵吏置酒召章等飲擒而族誅之命行省

胥鼎量宜遷賞仍令蒲刺都攝州事撫安其眾

金興定三年遣近侍局直長溫敦百家奴刑部侍郎

奧屯胡撤合徙吉州之民於丹州以避兵絳州民重

遷遮道控訴百家奴令召晉安兵將護老幼以行眾

意兵至必見強乃譟入州署殺百家奴胡撤合畏禍

徇眾與會歡樂盡日眾肩輿導擁謹呼拜謝而去

後治罪金末年於牛心寨僑置吉州吉隰便宜經略

使集兵守之

興定三年十月郭文振與完顏開合兵復太原文振

太原人承安二年進士累官遼州刺史貞祐四年昭

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請升遼州為節鎮以遼城郭

人戶不稱節鎮而文振有功當遷乃以本官充宣差

從宜都提控文振治遼州深得眾心時太原為蒙古

所有河東北路州縣不能自立議者請勅晉安守臣

檄嵐石之兵以謀恢復移刺光祖等曰度太原之勢

雖暫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眾者假以方

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即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復百姓復業完顏伯

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眾

守土雖三公何惜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乃以文振行

河東北路元帥府事刺史從宜如故文振招降太原

東山二百餘村遷老幼於山寨得壯士七千分駐營

柵防護秋穫奏言秋高直取太原河東可復優詔許

之十月以文振權元帥右都監張開權元帥左都監

同行元帥府事文振與開謀復太原至是兵集合堅

臺諸州兵復取太原詔升樂平縣為臯州壽陽縣西

張秦爲晉州從文振之請也是歲封文振爲晉陽公河東北路隸焉開爲上黨公澤潞沁州隸焉文振因上疏曰河東自用兵來郡邑蕭然並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而起以爲得志僭越名位瓜分角競以相侵攘雖有內除之官亦不得領其職擅請便宜以尊大其權朝廷因而撫之假權傳授至與各路帥府力侔勢均不相統屬雖歸行省節制而去陝遼遠猝難聞知故飛揚跋扈無所畏憚鄰道相望莫敢誰何自平陽城破以來河東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復往來布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望

澤潞粟賑太原饑民開不與文振奏其事詔遣使慰諭之文振復請分上黨粟以贍太原詔文振與開計度頃之詔以石州隸晉陽公文振與開不協朝廷數遣使和解卒不釋其後遼州不能守徙其軍於孟州按是時晉陽公郭文振當西北兵衝開又不奉命以糧濟軍文振虛擁空名於上至不能調遣不得已請晉鼎行省河北以圖安全疏入不報安得不窮而思竄也至文振既竄開勢愈孤以及於敗初必蘭阿魯帶識文振舉以爲將及開代領其衆而文振漸不能守介小嫌而不恤國體開卒不免於覆亡亦氣運之使然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望

爲郡公滄海河間中都東西路山東各隨地封授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九府財富兵強惟武仙爲盛而不能用衆卒降於蒙古胡天祚降蒙古而被殺郭文振徙居衛州而不能軍布木凱爲民家所殺王福伊喇重嘉努張甫燕寧與蒙古戰敗死俱歸無有九公之設冀靖康前事思用西北之民冀倖萬一而事勢有不同同一士民岳武穆宗忠簡撫而用之爲忠義之軍武仙諸人據而有之爲烏合之衆義不足以激其氣德不足以固其心而又無才以爲之區畫故終至於敗亡而不足恃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四

興定四年金兵出倒馬關武仙將葛鐵槍與之遇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穆呼哩曰今中原已麤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爲乎穆呼哩善之卽下令禁標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興定五年穆呼哩以蕭特末兒等由神池五寨入尙嵐攻降尙嵐及火山軍自東勝渡河引河而西侵夏

夏人以兵附之遂取葭州金將王公佐道

興定中召百官舉縣令程震得陳雷治爲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聲至是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荆王爲宰相家僮輩席勢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開納貨賂進退官吏縱令奴隸侵魚細民名爲和其其實務取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上責荆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四

有材幹忘身徇國不少私與及爲御史臺綱大振小人側目者衆不能久畱於朝士論惜之興定中雷淵爲監察御史淵字希顏一字季默應州渾源人父思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使註易行于世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安于家乃發憤入大學衣敝履穿坐榻無席自以跣露恒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爲倨其友商衡每爲辯之且賙卹焉後從李純游遂知名登至寧元年詞賦進

士甲科累官至英王府記室參軍至是拜監察御史  
言五事稱旨彈劾不避權貴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  
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人時號曰雷  
半千坐此爲人所訟罷去淵議事得大體正大庚寅  
倒迎谷之役淵嘗上書破朝臣孤注之論引援深切  
灼然易見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爲人軀幹雄偉髯  
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  
顏間雖痛自懲創而亦不能變也爲文章詩喜新奇  
善結交凡當塗貴要與布衣名士無不往來居京師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異

焉淵爲侍御權貴歛避或以疾惡太甚論者譏之然  
不足掩其風采也震劾荆抵罪比蹤於淵而皆以不  
容於世齟齬憤激而死直道之難行也然亦足振季  
世之士氣矣  
興定中石天應守葭州王公佐言於合達曰去歲十  
月北兵旣破葭州構浮梁河上公佐寓治州北石山  
子招集餘衆得二千餘人欲復州城以士卒皆自北  
逃歸者且無鎧仗故請兵帥府焚浮橋以取葭州帥  
府不聽又請援護老幼稍徙內地亦不應今葭州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異

賓客踵門未嘗去舍家無餘貲及待賓客甚豐腆莅  
官喜立名初登第攝遂平縣事年少氣銳擊豪右發  
姦伏一邑大震稱爲神明凡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  
不達官至翰林院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按史稱  
程震雷淵古所稱豪傑之士也當金之季羣小專權  
恃勢排擠善類士大夫以柔媚取容一二骨鯁強力  
之人皆擯斥不用又從而陷之遠近聞而氣索震淵  
生長雲朔崛起邊荒之域目擊危亂之形慨然震奮  
一時言人所不言爲人所不爲雖古之國士何多讓

州人出身農家豁略不事產業輕財好施善騎射元  
兵時至聚衆禦敵平陽胡天祐承制加忠勇校尉趙  
城丞遷霍邑令同知蒲州軍事權招撫副使蒲州經  
略使詔遷宣武將軍遙授寶昌軍節度副使元兵取  
青龍堡佐被獲署霍州守將隸元帥崔環質其妻子  
招撫使成天祐與環有隙佐與天祐謀殺環天祐曰  
君妻子爲質奈何佐曰佐豈顧家者邪元光二年七  
月因環出獵殺之率軍民數萬請命加龍虎衛上將  
軍元帥右監軍兼知平陽府事佐與平陽公史詠素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吳

不協請徙沁州玉女寨詔從之仍令聽上黨公完顏  
開節制是歲七月救襄垣中流矢卒贈金吾上將軍  
興定時金兵擾邊西北無完土而京西一境獨全趙  
方之力也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  
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  
教化人以爲名言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  
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  
然有樽俎折衝之風尤能用名人如陳賅游九功輩  
皆拔爲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

其死力卒爲名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  
憂游九功字勉之建陽人

金史文藝傳元德明系出拓拔太原秀容人自幼嗜  
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  
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  
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崑集三卷子卽  
好問也德明讀書於秀容之繫舟山後人名其山曰  
讀書山金趙秉文繫舟山圖詩山頭佛屋五三間山  
勢相連石嶺關名字不經從我改便稱元子讀書山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吳

元好問讀書山詩山腰抱佛刹十里望家園亦有野  
人居層崖映柴門昔我東巖君曾此避塵喧林泉畱  
杖履歲月歸琴樽翁今爲飛仙過眼幾寒暄蒼蒼池  
上柳青衫見諸孫疎燈照茅屋新月入頽垣依依覽  
陳迹愴然不能言

元光元年上黨公張開及元兵大戰於壺關勝之時  
開已取高平及澤州又以潞州爲屏翰奏封建公府  
沁居其北澤出其南爲關外藩籬開於是乞升澤沁  
二州爲節鎮以重守禦詔以澤爲忠昌軍沁爲義勝

軍顧寧人云上黨不拔天下不可得志也壺關不下上黨不可得而拔也自晉室南遷遭劉石符秦慕容以至魏齊周隋相侵相并此爲要衝昭義之設唐以制河北終唐世河北三鎮不能侵尺寸之地張開戰元兵卽於壺關決勝壺關實爲虎豹金湯也壺關扼其吭澤沁爲壺關重障升爲節鎮以資羽翼守禦之一道也

元光元年七月庚戌元將按扎兒以其衆屯晉安翼州之境丙辰上黨公完顏開復澤州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平

金元光元年冬十月金吉州知州楊貞築寨於吉州西之牛心寨僑治州事貞勇以吉州人知州事築牛心寨抗元兵時元兵所過州縣皆下貞獨固守子克義戰歿元兵攻之益急其子克敬克讓力竭而死元兵破寨貞及妻女闔室盡節穆呼哩入寨畱兵守之且使蒙古布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爲聲援及相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爲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帥並受節制

元光元年十月壬子河中府萬戶孫仲威執其安撫使阿不罕胡魯刺據城叛陝西行省遣將討平之元光元年元兵破葭州構浮橋河上屯兵隰吉翼等州元楊行大元帥府鎮翼平青龍鰲背葛伯彈平諸

若  
金元光二年三月蒙古穆呼哩卒於解州穆呼哩自河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以疾卒穆呼哩雄勇善謀與博爾濟博勒呼齊拉袞俱以忠勇佐元主創業賜號爲都爾本庫魯克猶華言四傑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金元光二年金元帥都監侯孝順取河中殺蒙古石天應孝順河東縣人一名侯小叔貞祐初籍充鎮威軍以勞補官累遷河東南路安撫使元兵圍河中盡護農民入城以家財賞戰士圍始解遷治中樞密言孝順才能可用權輕不足威衆詔權元帥左都監便宜從事樞密院遣都監訛論來議兵事因出城會議石天應乘機取河中作浮橋通陝西孝順駐樂李山寨衆兵畢會夜半攻城以登焚樓櫓火照城中天應大驚盡棄輜重輝印馬牛雜畜死於雙市門孝順燒



絕浮橋撫定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岱守河中阿魯岱恒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爲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岱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岱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修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金元光二年高倫遷保垣曲縣之葛伯寨

金元光二年蒙古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討仙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仙走西山天澤遂復真定已而武仙夜襲真定史天澤奔藁城未幾天澤以藁城之兵入真定擊仙仙復走西山

元光二年四月元將達兒解等攻河東張開遣禹顯扼龍猪谷夾攻敗之追至祁縣而還所歷州縣悉復之顯雁門人貞祐初隸上黨公張開累有戰功授義勝軍節度使兼沁州招撫副使至是敗元軍復所歷州縣將軍二百人守襄垣八年不遷元將嘗集河朔步騎數千攻之至於數四不能拔旣而戰於王女寨

大獲以功權元帥府都監正大六年軍內變城破被擒帥義之不欲加害初以纊繩鈴之旣而密與舊部曲二十人遁去聞上黨公軍復振將往從之元兵四向來追顯匿飯山寺中僧走報被執不屈死時年四十一

元光二年十二月戊午以上黨公完顏開之請諭開及郭文振史詠王遇張道盧芝等各與所鄰帥府相視可耕土田及瀕河北岸之地分界而種之以給軍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元光中中條山賊侯七等聚衆十餘萬伺大兵旣西謀襲河中石天應遣別將吳權府引兵五百夜出東門伏兩谷間戒之曰侯賊過半急擊之我出其前爾攻其後可克也吳權府醉酒失期天應戰死城陷賊燬毀廬舍殺掠人民走中條先鋒元帥按扎兒邀擊敗之斬數萬級侯七復遁去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襲領其衆

元光二年正月乙巳元兵下河中府侯小叔復之丁卯元兵復下河中府是時元軍十萬圍城援兵不敢

動城破同知河中府事侯小叔死之後四十餘日中  
條諸寨無所統領乃詔推官籍阿外總其軍三月癸  
丑以河中府推官籍阿外權元帥右都監總領侯小  
叔軍甲子以完顏伯嘉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於河  
中府五月丙午京兆行省完顏合達復河中府及榮  
州六月甲午詔罷河中府行省置元帥府朝臣議修  
復河中府尚書趙秉文太常卿楊雲翼等言陝西民  
方疲敝未堪力役遂止

元光中蒙古主親攻河中拔之河中自石天應死復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五

爲金有辛卯至是攻下入其城金元帥完顏火燎走  
塔思追斬之時元兵在河中拖雷已領兵入界慶山  
奴報糧盡將棄京兆而東樞密院判官白華奏偵候  
得拖雷所領軍馬四萬行營軍一萬今就漢禦之諸  
軍比到可行半月不若徑往河中目今沿河屯守一  
日可渡如此中得利襄漢軍馬必當遲疑不進在北  
爲投機在南爲掣肘臣以爲如此便合達自陝州進  
奏帖亦爲此事上問蒲阿河中可擣否對曰拖雷兵  
雖多計皆冗雜河中軍少而精無非選鋒我軍北渡

元兵必遣輜重屯於平陽之北匿其選鋒百里之外  
放我師渡然後斷我歸路與我決戰恐不得利合達  
入見亦言河中之事與前日上奏時勢不同不敢自  
主議遂寢二相還陝量以軍馬出冷水谷而已

明宗初陝西行省丞相阿思罕舉兵至河中達魯花  
赤朶兒只趨晉寧告亂知河中府劉天孚日夜治戰  
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令河東縣達魯花赤脫因都  
守大慶關津口盡收船舫東岸令判官孫伯帖木兒  
守汾陰推官程謙守禹門河東縣尹王文義守風陵  
等渡阿思罕軍列柵河西岸使來索舟天孚入遣人  
至晉寧乞援兵不報居七月阿思罕縛筏河上欲縱  
火屠城同知府事鐵哥河東廉訪副使明安詣阿思  
罕軍阿思罕囚之而歛船濟兵入城天孚斫冰開投

河中

金哀宗正大元年宋寧宗十七年也以真德秀直學  
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德秀之爲起居舍人兼官講  
也言事不避權貴且惓惓于復讐知史彌遠欲以爵  
祿糜天下士慨然謂劉燭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

知世有不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  
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  
開納之了翁當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  
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老  
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燾  
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  
學及爲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  
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及史彌遠擅  
行廢立尤忌德秀了翁使朱端密梁成大相繼劾奏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三

了翁居之靖州德秀罷祠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  
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  
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  
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  
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  
用我者執此以往

正大初陳規爲司諫詔羣臣議修復河中府規言河  
中今爲無人之境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  
見屯軍士量力補治待其可守修之未晚從之規字

正叔絳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詞賦進士南渡爲監察  
御史直聲聞於時貞祐三年劾參政侯摯親細事不  
謀大計警巡使馮祥以慘刻督責爲事請降黜以勵  
其餘帝罷祥職又言沿河悉禁斛斗北渡河北艱食  
人心不安昔秦晉爲讎遇年饑則互輸之况軍民効  
死禦敵復使乏食人心必搖宜疎太陽等渡之禁又  
言河北瀕河州縣率距一舍爲一寨置總領官一人  
其人率多無賴徵逐宴飲取給於下敵至則伏匿不  
出敵去騷擾如初宜皆罷之制可又條陳八事皆切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三

中時弊渾源劉從益見之嘆曰宰相才也宣宗嘗召  
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戒勿令陳規知  
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必曰恐陳  
規有言近臣切議惟畏陳正叔耳挺然一時直士也  
後出爲中京副畱守未赴卒士論惜之規博學能文  
詩亦有律度爲人剛毅質實有古人風篤於學問至  
老不廢每與人論及時事輒憤惋傷其言之不行也  
南渡後諫官稱許古陳規而規不以許直自名尤見  
重之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爲葬之

金延安總管袁湘家太原石之臨泉袁虞舜裔也舜生姚墟居媯汭子孫以地姚姓以水媯姓周武封胡公滿於陳以國陳姓以陳公諡又胡姓至後漢太尉安而下始爲袁湘父鐸祖景世有令德曾祖廸博極羣書尚氣節不食然諾至湘克世其家當金之蹙國王公佐鎮葭蘆當元勁兵之衝喘不自支集將佐議舉可與計事者或言湘賢爲書致之三往返始來用其策以守則完以戰則捷衆論多之聞諸汴京官以忠顯校尉選主延安之延長簿再以功超武節將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又

令臨泉石與嵐之合河恃公爲藩援以安者五年後王公佐卒鎮人心離異不可復一公嘆曰吾愛一死哉死而兵民完何害敵以不卽下蘊怨積忿於我者爲日既久吾死而捐兵民以甘其心胡寧忍哉遂濟河納欵於元將李罕李義之以便宜升臨爲州判湘爲帥嗣復移鎮延安時旣偃兵湘敦勸耕稼裁抑游惰使各食其力鄰境聞之逾河而西雖有良田美業不恤願託處深山窮谷者不可勝計公符其守令居借之廬耕助之牛儒生之賢而文實聳人瞻聲動人

聽者如侯立嚴昭焦舉張華王明畢美邵瑞張輔之流欲仕者則登之幕府以師羣吏不者則陞之學官以範多士由是悍俗消革而禮讓興行矣會大料民止籍主戶漏其僑家浮客者其後河東山西來徙其民湘語使者免徙尋有詔令民隨在占籍時遣兵遠戍湘言延安之籍民爲兵皆懸賞募之人率授銀三十兩始行及遠戍久役津饋不如於前老稚日困於家勇者挺身而孤亡恫者連伍而俱歸軍吏以法誅之莫之能止也非大選閭郡民厚業饒丁者更代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又

休其力盈其氣則兵帳不完上然其策自是凡有奏請上必曰若從袁某所來耶言輒報可中統初病歸言笑如平時曰吾平生所爲無不可語人者卒年五十有九姚燧序其事泐諸石論曰人生紛綸尙武之時懦者固不能以自立惟強之依而強者或徑行而無謀亦旋然敗亡善謀矣其力不足以先衆則人亦莫之信而爲之使嗚呼公於此時克樹功業裂地而侯以傳諸子亦憂憂乎其艱哉是可以載行事於石見白於後世也

正大元年九月樞密判官移刺蒲阿復澤潞獲馬千匹六年八月移刺蒲阿再復澤潞

金正大三年宋竇慶二年也宋詔贈陸九淵直秘閣沈煥直文華閣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沈煥九淵門人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仕終舒州通判

金正大四年宋理宗三年也宋贈朱熹太師國公熹先謚曰文至是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型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金正大四年蒙古主滅夏以夏主覲歸蒙古主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于六盤山踰月夏主覲方屈出降遂執以歸夏亡夏自元昊稱帝至覲亡凡十主合一百九十年

金正大七年蒙古史天澤攻武仙於伋仙敗走濟源之胡嶺關仙自西山敗走汲縣金復封仙為恒山公置府衛州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來援蒙古諸軍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諸軍合攻之仙逸去屯胡嶺天澤遂取衛州

正大七年恒山公武仙自衛州圍上黨元兵至仙逃歸

金正大八年蒙古攻金河中取之蒙古主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善努乘京兆東還樞密院草火鄂和元師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板子鄂和懼城夫而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破草火鄂和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鄂和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闖鄉初板子鄂和在鳳翔為監戰奉御祿爾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祿爾遂譖鄂和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  
金哀宗正大八年以完顏陳和尚為忠孝提控破元

軍於倒回谷卽保德州之天橋峽也忠孝一軍皆回  
紇乃滿羌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鷲狼凌突號難  
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遇州邑  
常料所給秋毫無犯街曲間不復喧雜每戰則先登  
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嘗以四百騎破元軍  
八千衆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一日名動天下陳  
和尚天資高明好文史辟太原王渥爲經歷自居禁  
衛日久人以秀才目之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  
左氏傳略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窗下作牛毛細字如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李

寒苦之士其視世味淡然後以軍敗被執迫令降斫  
足脛骨折不爲屈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絕  
大將義之醉以酒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  
之

金史隱逸傳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衰多疾  
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  
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  
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又曰讀  
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

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飢寒  
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  
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爲舉子爾貞  
祐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  
落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於舞陽

金史隱逸傳王子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  
子可亦嘗隸籍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  
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遂平鄆  
城之間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則稱諦摩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李

什於道則稱騶天元俊於貴游則稱威錦堂主人爲  
人軀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頂後垂雙帶若牛耳  
一金鏤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爲翠壓衣常  
不能掩脛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  
宿土室中夏月或口穢在傍蛆蟲狼籍不恤也人與  
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  
尾多六經中語及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畫峭勁遇宋  
諱亦時避之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  
所未見談說之際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

麻九疇張穀與之游最狎言其詩以百分爲率可曉者才二三耳壬辰兵亂爲順天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之北歸館於州之瑞雲觀子可明日見將領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日卒後復有見於淮上者

天興初元好問爲尙書省掾除左司都事轉行尙書省左司員外郎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至是游歷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劇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晚年纂述金源國史名曰野史金史多本於此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

十卷陵川郝學士經爲銘以表其墓略云先生生於太原之秀容系出拓拔魏故姓元氏曾大父春忠隰州團練使大父滋善銅山府君父格隴城令嗣叔父陵川令爲子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於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嗣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卽與倡和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政不欲渠爲舉子耳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令肆意經傳貫串百家六年而業成趙禮部見而奇之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書招來於是名重於時初筮除鎮平令再轉內鄉憂歸起復辟中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撫甚有威惠詔爲尙都省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先生以文章獨步幾三十年尤邃於詩詩自三百篇以來極於李杜其後纖靡淫豔怪誕癡澀寢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至蘇黃振起衰踣益爲瓌奇金源有國士務決策干祿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羣聚訕笑以爲異委墜廢絕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

然出於正直配蘇黃天才清瞻邃婉高古沉鬱太和力出意外巧縛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燦發雜弄金碧揉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挾并幽之氣高視一世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曜曠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於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脉繫而不絕其有功於世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已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壘

花樹李白桃紅一捻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真作衛夫人嘗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良久亦投地死好問遂以金贖二雁瘞於汾水旁壘土爲識號曰雁邱作詞紀事一時人士多和之其詞蒼涼感慨生死相許援以爲風明一統志雁邱在陽曲縣內金石文字記太原縣北門外惠明寺塔碑宋元豐八年呂惠卿撰并書其陰下方有此三十一大字凡碑文必面在先陰在後此碑元豐八年立爲乙丑歲而陰所題辛亥反在其前蓋惠卿磨去前人之文而自刻之者其陰歲月猶存則固心勞日拙而天理之未盡泯者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壘



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刮錢爲鏃得元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創過敵砲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駝及所乘馬皆殺之以犒軍士得一鸞如賜百金九月元兵退百里外閏月復攻一月兵倍前不能拔事聞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爲中京畱守行元帥府事假以便宜伸誓以死効會糧盡軍士稍稍散去元兵復來陣於洛南伸陣水北有韓帥者匹馬立水濱招伸降伸責曰君獨非吾家臣子也旣不能勤王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晉

軍卒今貴爲畱守誓以死報國遂躍而射之帥奔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軍一旗手獨出拒之殺數人卽手解都統銀符佩之士氣復振初築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元兵以五百騎迫之伸率部下二百鼓譟而出元兵退六月胡土走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宛轉不肯進強掖之及中京七里河將見大帥塔察語益激兵卒曰此人乘角如此其能降乎不若

殺之因好語誘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伸拗頭南向遂殺之

宋端平初以真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未幾拜德秀參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宋

知政事時德秀已得疾上表乞祠逾旬而卒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遊所至憲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湏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旣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正學遂明于

後世德秀之力爲多

金自世宗嚮用文學邊郡多擅風雅太原王渥博學  
工尺牘字畫清美有晉人風登興定二年進士第爲  
時帥奧屯邦獻完顏料烈所知故多在兵間中州集  
仲澤博通經史有文采善談論工書法詩其專門之  
學人物楚楚若素宦於朝吏事則與冀京父相伯仲  
其辨博又屏山所許天下談士三人之一也

金天興元年括粟民間金主以和議旣絕懼兵再至  
乃復僉民兵爲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赫等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六

主之置局以推舉爲名珠赫諭民曰汝當從實推唱  
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旣而罷  
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  
史大夫內族哈準復覲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尙可得  
百萬石金主乃命哈準爲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  
括之哈準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  
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  
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玖珠尤酷暴有寡婦二  
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玖珠笑曰吾得之矣

執寡婦以令衆婦泣愬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爲  
養故雜蓬糧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  
斗之餘也玖珠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栗盡棄其餘于  
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擧蹙曰白之參政及白哈準  
哈準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余謂花不損何由  
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  
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  
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米作  
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錫瑪喇愛錫嘆曰與其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七

之寧如勿奪爲奉御博諾所告金主怒送愛錫有司  
賴近侍李大節救免  
金天興二年金主東走以崔立爲外城西面元帥立  
作亂幽監國梁王從恪自爲太師尙書令都元帥以  
城降蒙古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  
敗始大懼會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  
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時兩宮  
已出至陳畱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  
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訥蘇肯及薩尼雅布曰京

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至如是立麾其黨先殺薩尼雅布次殺訥蘇肯及左司郎中納哈塔德輝等十餘人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詔命爲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爲太師都元帥尙書令鄭王弟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遂送欵詣蘇布特軍蘇布特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蘇布特喜飲之酒立以父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六

之還城悉燒樓櫓蘇布特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至省中親閱之曰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官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尙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爲文若虛以理論之奕不能對遂止其役

金天興三年宋端平元年也春正月孟珙見黑氣壓

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欲降者衆珙乃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是夕金主守緒傳位於其宗室承麟孟珙師入呼沙呼帥兵巷戰不能禦金主知事急卽取寶玉寶於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承麟亦爲亂兵所殺完顏京錫焚幽蘭軒火方熾大兵突入左右皆走避京錫畱不去衆問之京錫曰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灰寒收瘞其骨耳衆曰汝命且不保能瘞而君耶京錫曰吾逆知君輩決不遺吾吾若果得瘞吾君雖寸斷不恨衆以告其帥布展曰此奇男子也許之京錫乃收餘燼裹以敝衾瘞于汝水旁再拜號哭將赴水死以救免後不知所終初金使完顏阿虎帶乞糧於宋金主諭之曰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宋也宋人卒不許至是元滅金金十主歷一百二十六年金亡顧迴瀾列論金源之季比事屬辭原其覆敗之由與汴宋相埒謂宋請平於金以康王爲質金亦以曹王爲質於蒙古以請平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六

宋以幹離不引兵北去而赦金以阿速不臺退師河  
 洛而赦以至紙鳶紙燈退敵猶郭金六甲之術申福  
 殺蒙古行人平州人亦殺金使宋括民田金亦括民  
 粟宋之郭藥師以城降於金金之武仙亦以城降於  
 孟琪徽宗奔亳州而幹離不遂圖汴金主奔河北而  
 速不臺亦圍汴及梁荆禍烈青城酷於北轅南渡之  
 厄二后間關和林辱於青衣五國之羞慟悼雙溝如  
 一望悴顏四顧潛涕之悲衣寶自焚如魂消雪窖淚  
 灑冰天之痛敗衄於元而收功於宋歷歷不爽以為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天道好還亦有適然者矣

三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元起朔漢平天下幅員之廣自漢以來  
 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  
 地尤廣於漢唐并州邊外迤西訖北唐所謂羈縻之  
 州往往在是唐以前以郡領縣元則有路府州縣四  
 等路領州領縣腹裏或以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其  
 府與州又有不隸路而直隸省者定制三萬五千戶  
 上者為上州六千戶上者為中州六千戶下者為下  
 州六千戶上者為土縣二千戶上者為中縣不及二  
 千戶者為下縣時升縣為州者四十有四具載於篇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地理志河東山西道分大同冀寧晉寧三路領州  
 縣設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駐大同河東山西道肅  
 政廉訪司駐冀寧

大同路 上唐為北恒州又為雲州又改雲中郡遼為  
 西京大同府金改總管府元初置警巡院至元二十  
 五年改西京為大同路領府一縣五州八  
 大同府領大同白登宣寧平地懷仁  
 宏州 下唐為清塞軍隸蔚州遼置宏州金仍舊舊領

襄陰順聖二縣元至元中割順聖隸宣德府惟領襄陰及司候司後並省入州

渾源州下唐為渾源縣隸應州金升為州仍置縣在

郭下併置司候司元至元四年省入州

應州下唐末置後唐升彰國軍元初仍為應州領二

縣金城山陰

朔州下唐改馬邑郡為朔州後唐升鎮武軍宋為朔

寧府金為朔州元因之領一縣鄯陽及錄事司

武州下唐隸定襄馬邑二郡遼置武州宣威軍元至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二

元二年割寧邊州之半來屬舊領寧邊一縣及司候

司四年省入州

豐州下唐初為豐州又改九原郡又仍為豐州金為

天德軍元復為豐州舊有錄事司并富民縣元至元

四年省入州

東勝州下唐勝州又改榆林郡又復為勝州張仁愿

築三受降城東城南直榆林後以東城濱河徙置綏

遠峯南郡今東勝州是也金初屬西夏後復取之元

至元二年省寧邊州之半入焉舊有東勝縣及錄事

司四年省入州

雲內州下唐初立雲中都督府復改橫塞軍又改天

德軍即中受降城之地金為雲內州舊領雲川柔服

二縣元初廢雲川設錄事司至元四年省司縣入州

冀寧路下唐并州又為太原府宋金因之元太祖十

一年置太原路總管府大德九年以地震改冀寧路

領府一縣十州十四

太原府隸陽曲文水平晉祁縣榆次太谷清源壽陽

交城徐溝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三

汾州中唐改西河郡為浩州又改汾州又改西河郡

又為汾州金置汾陽軍元初立汾州元帥府割靈石

縣隸平陽路之霍州仍析置小靈石縣後廢府至元

二年復行州事省小靈石入介休三年併溫泉入孝

義領四縣西河孝義平遙介休

石州下唐初改離石郡為石州又改昌化郡又仍為

石州宋金因其名元中統二年省離石縣入本州三

年復立至元三年省溫泉入孝義以臨泉為臨州舊

置司候司後與孟門方山俱省入離石領二縣離石

寧鄉

忻州 下唐初置新興郡後改忻州又改定襄郡又為

忻州金隸太原府元因之領二縣秀容定襄

平定州 下唐為廣陵縣宋為平定軍金為平定州元

至元二年省倚郭平定樂平二縣入本州七年復立

樂平領一縣樂平

臨州 下唐置臨泉縣又置北和州後州廢隸石州宋

置晉寧軍金廢軍置臨水縣隸石州元中統二年仍

改臨泉縣直隸太原府三年升臨州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四

保德州 下本嵐州地宋始置州舊有倚郭縣元憲宗

七年廢縣至元二年省隸州芑州入本州三年又併

芑嵐軍入焉四年割芑嵐隸管州隸州仍來屬

崞州 下本崞縣元太宗十四年升崞州

管州 下唐以靜樂縣置後州廢屬嵐州後又為憲州

宋為靜樂軍金為靜樂郡又改為管州元太祖十六

年以嵐州之崞嵐寧化樓煩併入本州至元二十二

年割崞嵐隸嵐州而寧化樓煩併入本州

代州 下唐置代州總管府金改都督府元中統四年

併鴈門縣入州

臺州 下唐為五臺縣隸代州金升臺州隸太原路元

因之

興州 下唐臨津縣隸嵐州又改合河縣金升興州隸

太原路中統二年改興州為合河縣三年復改興州

堅州 下唐繁峙縣金為堅州隸太原路元因之

嵐州 下唐宋並為嵐州金升鎮西節度至元二年省

入管州五年復立

孟州 下本孟縣金升為州元因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五

晉寧路 上唐晉州金為平陽府元初為平陽路太德

九年以地震改晉寧路領府二縣六州九

平陽府領臨汾襄陵洪洞浮山岳陽

河中府唐蒲州又改河中府又改河東郡又仍為河

中府宋為護國軍金復為河中府元憲宗在潛置河

解萬戶府領河解二州河中府領錄事司及河東臨

晉虞鄉猗氏萬泉河津滎河七縣至元三年省虞鄉

入臨晉省萬泉入猗氏併錄事司入河東罷萬戶府

而河中府仍領解州八年割解州直隸平陽路河中

止領五縣十五年復置萬泉縣來屬領六縣河東萬泉猗氏滎河臨晉河津

絳州 中 唐初為絳郡又改絳州宋置防禦金改晉安府元初為絳州行元帥府河解二州諸縣皆隸焉後罷元帥府仍為絳州隸平陽路領七縣正平太平曲沃翼城稷山絳縣垣曲

潞州 下 唐初為潞州後改上黨郡又仍為潞州宋改隆德軍金復為潞州元初為隆德府行都元帥府事太宗三年復為潞州隸平陽路至元三年以涉縣割

晉乘輿略卷之二十五

六

入真定府以錄事司併入土黨縣領七縣上黨壺關

長子潞城屯雷襄垣黎城

澤州 下 唐初為澤州後為高平郡又仍為澤州宋屬

河東道金為平陽府元初置司候司及領晉城高平陽城沁水端氏陵川六縣至元三年省司候司陵川縣入晉城省端氏入沁水後復置陵川領五縣晉城

高平陽城沁水陵川

解州 下 本唐蒲州之解縣五代漢乾祐中置解州屬

京兆府金升寶昌軍元至元四年併司鹽嵯解縣領

六縣解縣安邑聞喜夏縣平陸芮城

霍州 下 唐初為霍山郡又改呂州又廢州而以縣隸

晉州金改霍州元因之領三縣霍邑趙地靈石

隰州 下 唐初為隰州又改太寧郡又仍為隰州元以

州隸晉寧路領五縣隰州大寧石樓永和蒲縣

吉州 下 舊名慈州金改曰耿州置文城郡軍金改吉

州屬河東南路至元元年省吉鄉縣入州屬晉寧路

遼州中宋樂平郡元豐中置遼州金曰南遼州屬河

東南路元屬晉寧路縣四鎮一關一遼山榆社和順

晉乘輿略卷之二十五

七

儀成荇泉鎮黃關

沁州中宋威勝軍金升為義勝軍節度元曰沁州屬

晉寧路縣四鎮一銅鞮武鄉沁源綿上南關鎮

元太祖却特穆津元年宋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

也即帝位於鄂諾河之源即黑龍江上流也特穆津

之十世祖勃端察爾各自為部居烏桓之北與衛拉

特奈曼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於遼金而

總隸於鞑靼至九世孫伊蘇克依并合諸部勢愈盛

大太祖生有異徵手握凝血如赤石深沉有大略用

兵如神族入秦楚特來攻一戰敗之其部眾謀曰特穆津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馬真吾主也悉眾來歸西破柰曼益以強盛遂攻西夏大掠其民人而還初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靜州受特穆津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於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特穆津聞而恨之此與金絕之由輯覽注特穆津舊史鐵木真鄂諾河舊斡難河

太祖四年輝和爾國降於蒙古輝和爾國即畏吾兒也輝和爾國自唐末西遷火州統巴什別里之地臣

晉書地理志卷之二十五

九

於契丹至是遂舉部降於蒙古又舉兵入河西屢敗夏師進中興府夏主李安全納女請和

太祖五年十二月蒙古侵金西北之境初金主使衛王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為禮允濟歸欲請兵攻之不果至是嗣位有詔至蒙古蒙古主問新君為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遣兵襲破樓煩等監驅

其馬而還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此蒙古與金人兵連禍結之始

太祖五年蒙古攻金天德軍至於西京初金命邁柱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告於金主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置楯不休謀攻我也金主咎其擅生邊隙及蒙古侵擾雲中破大水灤而進金人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蒙古主乘勝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守將呼沙呼懼棄城突圍去蒙古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渾源

晉書地理志卷之二十五

九

州南之翠屏曰遂取西京復遣其三子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靜等州由是西京東北州縣西南至忻代皆降於蒙古呼沙呼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及衣幣諸物奪官兵馬入紫荆關金主皆不問而反用之宜為蒙古所輕也方輿紀要大水灤在大同府西北烏沙堡烏月營俱在大同府北白臺城本漢白登臺地金置縣元廢故城在今大同府陽高縣南翠屏口翠屏山口也在渾源州南地理志天德軍有秦長城唐長城程大昌北邊備對古



來築長城以固邊防者四燕趙秦隋也秦制多承燕趙而隋氏不盡因秦也唐李益詩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城有日雲長慘無風沙自驚似其地蒙古收金西京穿長城而下也

太祖六年二月帝自將南伐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取大水灤豐利等縣金復築烏沙堡秋七月命遮別攻烏沙堡似烏用營拔之遣子窩濶台分徇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下之南下掠太原至於嵐州初太祖滅克烈降柰曼收朶魯班等四部雄視北方至是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十

天舉循太行而南掠太原平陽澤潞遼沁吉陽潞嵐石汾忻代武而還

太祖初召耶律楚材處左右以備顧問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尙書右丞履之子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歷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構者完顏復與畱守燕辟爲左右司員外郎太祖聞其名召見之楚材長髯宏聲帝偉之呼爲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國語長髯人也楚材凡有測驗

皆見徵應時進陳儒學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尙須用弓匠治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日見親用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脾以相符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帝至東印隨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十  
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旣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此亦如畱侯入關之取圖籍也草創伊始帝賚良弼開有元一代之運克成大業皆本於此  
太祖七年秋圍西京金元帥左都監奧屯襄率師來援上遣兵誘至密谷口遂擊之盡殲復攻西京上中流矢遂撤圍  
元西京郝道章陰結武仙抄掠州縣恒州元帥邸順

擒殺之

太祖七年元兵圍威寧金防城千戶以城降遂留屯天鎮遇金兵前後數十戰

元太祖八年金貞祐元年也蒙古兵拔河北河東諸州郡大掠平陽太原之間虜其少壯男女搜之從行時諸路兵皆愈往山後防邊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所過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席卷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七

而去屋廬焚毀城郭坵墟完顏承暉言於金主曰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再為之計遣承暉求和以東海郡侯少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收所虜兩河少壯男女皆殺之斯時太原平陽虜掠一空國用日蹙不能自存徙都汴貢金歲幣真德秀疏言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逸之金繪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

用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今當亟圖自立之計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若當事變方興之日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然是時已不能自主矣

太祖九年金主遷都於汴太祖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也復興師南伐所過州縣皆下金嵐州節度使烏古論仲溫死之

太祖十三年八月穆呼哩破野狐嶺軍掠代忻自太和嶺入太原初攻太原簸箕掌寨薄太原城不克至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七

是下之由太原及柔陽汾霍潞澤等州焚掠一空河東帥烏庫哩德升殉城并降忻代等州抹索迭兒劉伯林皆金將降元從穆呼哩定太原時部曲所俘獲萬計劉伯林悉縱之嘗曰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今所活何啻萬人也通志馬邑縣西南五十里太和嶺一名惡陽嶺李靖屯兵惡陽嶺即此穆呼哩舊史木華黎

太祖十三年蒙古張柔侵金金武仙與戰敗績時柔已降曲陽等縣遂圍中山仙遣其將葛鐵槍禦柔於

新樂飛矢中柔額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槍大  
敗由是河北三十餘城皆降柔之威名震於河朔  
十四年己卯穆呼哩以蕭特末兒等出雲朔神池五  
寨攻降岢嵐火山軍遂下興縣令喬天翼死之  
太祖己卯右副都元帥史天倪從木華黎徇河東至  
絳州其圍樓堯以石牢不破天倪命穴其旁地虛樓  
陷遂拔之進屠其城以谷里夾打爲元帥達魯花赤  
攻石隰州克之

太祖己卯趙州王玉從穆呼哩攻澤潞諸州獨潞州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十四

堅壁不下玉力戰流矢中左目竟拔其城遂破平陽  
下太原汾代諸州庚辰潞州元帥裴守謙澤州太守  
王珍皆以城降史天倪

十四年秋穆呼哩徇河東時屯兵皆防山後僉鄉民  
守城人心不固所過州郡皆下穆呼哩卽木華黎與  
博爾朮博兒忽赤老溫俱佐理軍國大計號爲撥里  
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元主偶因軍營失利會大雪  
失牙帳所在卧草澤中穆呼哩與博爾朮張璉蔽之  
自暮達曉竟不移足其篤義如此

十六年蕭得末兒等攻降岢嵐火山等軍以嵐州之  
岢嵐寧化樓煩併入管州詔石抹也先以黑軍分屯  
太原岢嵐諸軍所將皆猛士衣黑爲號者曰黑軍也  
先子查刺善射襲御史大夫領黑軍從穆呼哩攻太  
原隰吉岢嵐諸郡下之帝悉以諸軍所俘獲賜黑軍  
是時靜樂所轄極廣樓煩諸軍悉入封內隱然關南  
重鎮故命將屯守

是年穆呼哩由東勝渡河攻下葭州石天應說穆呼  
哩曰葭當金夏之衝人健勇加以長河爲限脫爲敵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十五

軍所梗不便宜命將守之多造舟楫以備不虞乃以  
勁兵五千畱守葭蘆遂造舟楫建浮橋諸將多言水  
漲波惡恐勞費無功天應下令曰有沮吾事者斷其  
舌橋成諸將悅服葭守王公佐餘衆潰去於是分兵  
四出悉定葭綏之地後天應取河中府亦作浮橋按  
唐六典造舟之梁河則蒲津大陽孟津而未及於葭  
唐初橫緝列艦以渡緝斷艦破又造鐵牛下貫以鐵  
柱葭河夾兩山中水漲波惡歷未造橋而天應以一  
鼓成之是以定葭綏而如寄也

十六年以史天祥權兵馬都元帥蒙古漢軍黑軍並聽節制天祥父懷德從穆呼哩伐金就領其黑軍天祥隨帳下及懷德歿於軍乃以所統黑軍命天祥領之屢以戰功擢帥下河東平陽河中肯嵐絳石隰吉廓等八十餘城是年酋領楊鐵鎗以數千人叛河東帥李守正出兵擒之

太祖時攸哈刺拔都爲河東帥鎮太原時太原新破哈刺拔都修城池繕兵甲招降屬邑市肆不改遠近聞之皆相率來歸嘗微服夜出民間語曰吾屬父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六

子女相失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以爲贖奈何明日下令軍中凡俘獲有親者聽贖無貨者官爲贖之於是民得完聚者甚衆金兵攻王胡莊番破時太原城中卒不滿千哈刺拔都夜引騎兵赴救道三交金兵舉烽東西兩山趨之大戰天將明金兵僞遁擣太原之虛由西門俘獲哈刺拔都家屬哈刺拔都聞之徑趨西山復奪以還金趙權府率兵三萬圍太原哈刺拔都將數十騎出西門令騎曳柴揚塵聲言曰國兵三萬至矣金兵懼潰去

十七年壬午秋七月穆呼理由雲中攻下孟州四蹄寨遷其民於州拔晉陽義和寨時太原諸邑皆平惟石家昂及孟州陵井寨忻州清泉寨爲唇齒皆固守不下哈刺拔都將兵至陵井遣卒叩寨門詐曰糧芻守者弗悟門啟徑入蹂踐之衆潰其酋長走石家昂遂平陵井寨乙酉二月清泉寨王毅降石家昂亦降金地理志陽曲鎮五陽曲百井赤塘關天門關凌井驛縣西北八十里凌井驛上有凌井寨周四十四丈高二丈厚一丈六尺又西十里掃峪村石寨天門關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七

路通嵐管州朔州守孫翊援太原由憲州出天門關是也元以杜豐爲河東南北兵馬都元帥遂破玉女諸寨平陽太原路始通夏四月金紇石烈真襲擊平陽行營招討使權國王按察兒於洪洞知平陽府事李守忠出援之會於高梁師潰入城平陽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以納金兵城遂陷十七年許衡卒衡病革家人祀祖先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旣徹而卒嘗語其

子曰吾生平爲虛名所累死勿請諡但書許某之墓  
十八年癸亥三月穆呼哩以疾卒初穆呼哩自河中  
帥師還聞喜疾篤召其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  
業擐甲執銳幾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第恨汴  
京未下耳汝其勉之遂卒穆呼哩佐元主創業子孫  
皆領宿衛

是年金馬武京來攻太谷縣桑梓寨河東北路都元  
帥哈喇拔都設伏於險將輕騎衝其陣伏發大敗之  
十九年甲申夏宋總管彭義侵河北史天倪敗走之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六

帝至東印國遂命班師而還是年八月寧宗崩無子  
以榮王子昀嗣位是爲理宗

太祖二十一年速不臺入保德州金忠孝軍總領完  
顏陳和尚戰於倒迴谷大敗之倒迴谷卽保德州天  
橋峽也峽寬七丈有奇納大河於中不見其溢是年  
元滅夏以夏主覲歸夏自元昊於仁宗寶元元年稱  
帝至是歷一百九十年

二十三年丁亥五月姦人夜獻太原東門於武仙仙  
引兵入哈刺拔都鏖戰仙兵大至遂歿於陣太祖以

其子忙兀臺嗣鎮太原

二十二年肖乃台下太原斬武仙守將盧治中圍仙  
於雙門寨仙遁去太祖旣定太原汾州西河人杜豐  
率所部來降招集流民三萬餘以豐爲河東北路兵  
馬都元帥豐初爲平遙義軍謀克至是效順時太原  
雖定武仙往來鈔掠命撫定太原張開以萬衆寇汾  
州豐率精騎五千敗其衆克復諸堡及各州未降山  
寨皆平之是時孛魯由雲中圍絳州金將武仙退保  
潞東十餘里原上孛魯馳至沁南未立鼓紇石烈引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六

兵襲其後孛魯戰失利輜重人口皆陷沒  
元史杜豐列傳豐字唐臣汾州西河人父珪以積德  
好施鄉稱善人豐少有大志倜儻不羣通兵法仕金  
爲平遙義軍謀克佩銀符太祖取太原豐率所部來  
降授兵馬都提控從國王按察兒攻平陽先登克絳  
州解州諸堡招集流民三萬餘家以功賜金虎符陞  
征行元帥左監軍金人南遁遂以豐守河北庚辰上  
黨張開以萬衆寇汾州豐率精騎五千敗之從國王  
阿察兒下懷孟破溫谷本澗等寨輒先登攻洪洞西

山斬首六百餘級攻松平山破之賊墮崖死以萬計獲生口甚衆金將武仙等往來抄掠平陽太原間行路梗塞壬午授豐龍虎衛上將軍河東南北路兵馬都元帥便宜行事遂破玉女割渠等寨俘獲千餘人已丑以本部取沁州由是銅鞮武鄉襄垣綿山沁源諸縣皆下辛卯命豐撫定平陽太原真定及遼沁未降山寨皆平之乙未陞沁州長官長官者國初高爵也在沁十餘年寬繇薄賦勸課農桑民以富足丁未請老丙辰疾卒于家年六十有七沁人立祠歲時奉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三

太祖時孫威授平陽諸路工匠都總管威渾源人幼沈鷺有巧思金貞祐間應募爲兵以驍勇稱及雲中來附守帥表授義軍千戶從軍攻潞州破鳳翔皆有功善爲甲嘗以意製蹄筋翎根鎧以獻太祖親射之不能徹大悅賜名也可兀爾至是授以工匠總管從軍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爲吾甲冑計乎因命諸將衣其甲者問曰汝等知所愛重否諸將對皆失旨意太祖曰能捍蔽爾輩以與我國家立

功者非威之甲耶爾輩言不及此何也復以錦衣賜威每從戰伐恐民有橫被屠戮者輒以菟簡工匠爲言而全活之卒年五十八謚忠惠

太祖時以何實爲元帥左監軍實從穆呼哩取大同雁門石隰等州悉平之引兵掠太原平陽河中諸城所向欵附嗣武仙入據太原實帥師五千圍之立雲梯先士卒登梯橫稍突之城破武仙走逐北四十里大破之仙黨遁去實軍令嚴明軍中肅然所過士民安堵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三

太宗元年始從耶律楚材議立朝儀俾各就列初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於廷耶律楚材言於帝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太原平陽等十路課稅使設使副二員詔諸州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管軍政課稅使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至是

廩幣大至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畱燕爲陛下用帝嘉其謙

二年武仙圍潞州命塔思救之仙聞之退軍十餘里塔思率十餘騎覘賊形勢恐有伏不敢犯是夜五鼓金將移刺蒲瓦來襲與戰不利退守沁南賊還攻潞州城陷守將任存死之冬十月遣萬戶因只吉台與塔思復取潞州仙夜遁邀擊之斬首七千餘級以任存侄代領其衆

晉書卷之二十五

三

是年上黨晉陽合兵攻汾州初上黨張開以萬衆劫汾州元軍敗之至是合晉陽兵來攻城將陷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李守正赴援衆寡不敵別遣老弱百人叟薪揚塵多張旗幟敵懼遂解去

三年辛卯帝幸雲中始立中書省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帝嗜酒楚材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尙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憂民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乎勅近臣曰進酒三鍾而止嘗親執觴賜楚材

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高麗使者來帝指示楚材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

太宗五年癸巳敕修孔子廟詔求孔子後於原居曲阜及別出寓居衢州者潛溪集云太宗卽位之五年新建國子學於燕京御製宣諭二通並賜宣聖玉聲命提舉學事者司之

太宗六年金主傳位於宗室子承麟初金兵敗於白

晉書卷之二十五

三

公廟金主奔歸德金西面元帥崔立殺南京畱守以城降速不台進至青城崔立執金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諸王等五百餘人至軍中速不台殺二王及其族屬暨后妃等於和林遂入汴城並取崔立婢妾寶玉以出金主奔蔡州元兵圍蔡括中州戶七十三萬師克洛陽中京畱守強伸死之宋遣荆鄂都統孟珙帥師三萬運糧三十萬石來會伐金取唐州守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元諸軍與宋軍合遂下蔡州承麟爲亂兵所殺金亡以陳蔡東南地分屬宋各引

師歸按史稱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因循苟且有事則近侍監戰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問而其原在連兵宋夏忽徒單鎰之諫棄厥本根倚黃河一帶之水而不知獵者志在得鹿而隨其後也數十州之地不能抗方張之師雖有大昌原倒回谷之捷竟何益哉

是年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

太宗七年僉太原路人匠充軍令管匠頭目驗了數每二十人出軍一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三

太宗七年立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召儒士梁至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從耶律楚材請也初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詔校儒士於諸路宋周孔之教天下得之馬上不以馬上治隨郡試以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百人免爲奴者四之二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略備民稍蘇息

元時興修水利令州牧縣宰通清沔資灌溉太谷縣東南有惠安蒲池一所在西莊之北谷口泉出灌惠安王誨二莊餘不及焉每值大雨時行山河漲發滙水自上而下隨地引灌因水勢不常渠道壅塞橫流西去衝突縣城漂沒侯城地數十餘頃利不作而害轉劇司土者察利害之原量地高下而疏挑之經始於惠安之渠塞其旁瀉爲害之處而功成晉太康地記并州不以恒山衛水爲號而言并者以在兩谷之間太谷當之太谷山大谷深山谷之水遇漲由高建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三

而下急流難治時有衝窩按引山谷之水溉田必量水之大小長落固築隄防以次節束而入則水不汎濫始可取以爲利山水挾沙而來用之不慎一有衝決未見其利先受其害語云利不什不興害不什不除治之有方害除而利生守之不固利小而害大當事者以時修治審受病之源補偏救敝使歷久不能爲患斯爲得之否則當伏秋漲發之時出山之水滙流旁瀉平田蕩爲深溝沃壤變爲沙磧欲益反損不如其已也



太宗時詔郡國設科選試凡占儒籍者復其家雷膺年弱冠得與其選膺字彥正渾源人父淵金監察御史膺生七歲而孤金末母侯氏挈膺北歸渾源艱險備嘗織紉以爲業課膺讀書膺薦於學事母以孝聞至是科試入選愈自砥礪遂以文學稱丞相史天澤鎮真定辟爲萬戶府掌書記世祖卽位初置十路宣撫司詔選耆舊使副子弟爲僚屬授膺大名路宣撫司員外郎中統二年翰林承旨王鶚王磐薦爲翰林修撰同知制誥累官至監察御史首以正君心正朝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三

廷百官爲言斥聚斂之臣不宜作相至元十一年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以稱職聞時六十二卽致仕歸老成宗卽位召諸父老諮詢國政膺爲稱首卒年七十三追封馮翊郡公謚文穆

太宗時郝和尚拔都爲太原平陽延安諸路萬戶郝和尚本太原人幼爲蒙古所掠長通譯語善騎射以爲九原府主帥驍勇善戰所向無前至是易佩金虎符以兵二萬屬之復奉詔還治太原請凡遠道租稅監課過重者悉蠲之歲饑出白金六十錠粟千石牛

羊數千以賑之後陞萬戶府爲河東北路行省得以便宜從事善政宜民并人德之

太宗八年元始置達魯花赤於諸州猶華言掌印官也時詔分地諸王貴戚賜查合帶太原府以耶律楚材言設達魯花赤收其租頌之非奉詔不得徵兵賦始置倉廩立驛傳漢民以戶計出賦調耶律楚材主之楚材正色立朝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每言輿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按元食貨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三

志蒙古定算賦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馬牛羊元初取民未有定制諸王貴戚習爲驕侈用之無節取之必無度楚材一閑以法視人地所出以納貢賦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率以親親愛民爲重而不培克以充國徵收課稅悉用土人廩籍充裕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帝嘗謂楚材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此所以養元氣之和而培其本根也楚材爲相二十餘年多進用儒士適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曰卿

言儒者爲好人何故有此輩對曰綱常名教萬世常行之道不因一夫之失而遂廢也太宗諫行言聽任不疑晚年雄心漸消伐欽察西域諸國縱慾怕流禿里納吉乘怠竊柄奧都刺合蠻以貨賈寵楚材雖極力劾襄不能挽淪溺之志矣

太宗九年秋八月命劉中楊負試取諸路儒生分經義詞賦論爲校試凡得士皆錄用之併復其家大方通鑑云選汰僧道試經通者始給牒許入寺觀

太宗十年行省楊惟中姚樞請建太極書院及周敦頤祠於燕京以程灝張載楊時游酢朱熹六子配由

是河朔知有道學通考云以衍聖孔元措言收錄金太常故臣及禮冊樂器得金掌樂許政及樂工翟則等九十二人始命制登歌樂

太宗時括中原民戶定賦稅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舍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三七

及呼圖克以所括戶一百四十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定爲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爲重矣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三六

太宗時東平行臺嚴實招宋子貞置幕府爲詳議官兼提舉學校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也性敏悟好學工詞賦弱冠領薦書試禮部與族兄知柔同補太學生俱有名於時人以大小宋呼之金末潞州亂子貞走趙魏間至是歸嚴實先是實每令人請事於朝托近侍奏決不經中書因與丞相耶律楚材有違言子貞至勸實致禮丞相通懇懇凡奏請必先咨稟丞相喜自是交權無間實因此益委信子貞太宗四年

實戍黃陵金人悉力來攻與戰不利有自敵中逃歸者言金兵且大至人情恟懼子貞請於質斬揚言者首以令諸城境內乃安汴梁既下饑民北徙餓殍盈道子貞多方賑救全活者萬餘人金士之流寓者悉引兄周給且薦用之拔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於羈旅與之同列四方之士往歸之人材多於他鎮七年太宗命子貞爲行臺右司郎中中原略定事多草創行臺所統五十餘城州縣之官或擢自將校或起由民伍率昧於從政甚者專以培克聚歛爲能官吏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三

相與爲貪私以病民子貞倣前代觀察採訪之制命官分三道糾察官吏立爲程式與爲期會黜貪惰獎廉勤官府始有紀綱民得蘇息李瓊叛據濟南召子貞參議軍前行中書事子貞與丞相史天澤議合增築外城斷其援兵之路遂擒瓊子貞還請建國學教胄子敕州郡提學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命中書次第行之始罷州縣官世襲嗣拜中書平章政事帝悔用子貞晚未幾以年老求退屢懇得請凡有大事卽其家訪問子貞聞朝廷事不便必封疏上奏愛君憂

國不以進退異其心卒年八十一始病家人進醫藥却之曰死生有命吾年踰八十何以藥爲病危諸子請遺言子貞曰吾平昔教汝者不少今尙何言子渤有才名官至集賢學士

太宗十三年帝崩於行殿龔瑪錦氏稱制鄂多拉哈瑪爾專政耶律楚材數諫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半入其家后使近臣視其庫藏惟琴玩十餘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史稱楚材天資英邁實出人表仁心爲質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三

才智淵深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敷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曲盡事理故能使軍國有章奄有九有古名臣中罕有倫比顧迺瀾言楚材經理財賦則劉晏韓魏之謀推步占候則崔浩裴行儉之議家藏惟琴劍書史則楊綰趙抃之清破汴京征西域而全活數百萬生靈則徐達曹彬之德開國勛名茲其傑出者與是年冬十一月帝大獵五日還至靴鐵驛胡蘭山進酒歡飲極夜乃罷遲明崩於行殿壽五十六追謚英文皇帝廟號太宗按太宗嘗以嗜酒耶律楚材舉酒

槽鐵口驗其腐物之形不遺於鐵帝始懼而少進至是以極歡縱飲而薨酒之爲患烈矣

太宗十三年宋理宗嗣位之初詔曰朕每觀周惇頤張載程灝程頤朱熹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列諸從祀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封周惇頤爲汝南伯張載鄒伯程頤河南伯程頤伊陽伯視太學謁孔子命祭酒曹觴講禮記大學篇親書朱子白鹿洞學規賜國子監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三

蒙古主庫裕克元年庫裕克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即位於昂吉蘇默托里之地是爲定宗朝政猶出於后昂吉蘇默托里舊史汪吉宿滅禿里庫裕克舊史貴由

是年宋令史嵩之終喪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旣入相復延徐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劉漢弼亦每言屏汰姦邪未幾以瘧疾暴死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

毒堂食無敢下筋者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久開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于征輸州縣匱于應辦誠恐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不過使之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當鞠治給使之入獄迄無成按嵩之忘親援例十七字之誦里巷小民猶知其奸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三

朝廷豈竟無聞知自古奸黨傾陷善良世所恒有至狂焰一熾竟使在廷正士同時受毒直欲舉朝堂而空之爲從古未有之奇害由黨惡事非猝起蓄謀已久而後發豈無踪跡可按况連及至親璟卿更不難鉤致其情乃鞠治給使之入日久不能成獄趙宋無政已甚朝廷徒擁空名坐受奸人之侮弄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而於此殆有甚焉理宗稱理其謂之何

蒙古定宗三年宋言者論趙葵非科目且曰宰相須

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言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因罷爲醴泉使

蒙古憲宗元年宋淳祐十一年也帝卽位於斡難河帝諱蒙哥太祖之孫四太子拖雷長子也太宗嘗撫爲子屢從征伐立奇功有欽察部者去中國三萬里夏夜極短日暫沒輒出俗尚勇猛青目赤髮帝帥師攻破之擒其渠長八赤蠻班師復征斡羅思部躬自搏戰破之素爲諸軍畏服定宗崩至是三歲無君元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三

良台台等推戴嗣立命皇弟呼必賚總治蒙古漢地民戶事開府金蓮川方輿紀要金蓮川金世祖納涼之地產黃花狀若芙渠而小故以名川呼必賚舊史忽必烈

憲宗元年呼必賚總治漠南時姚樞隱居蘇門遺懷仁人趙壁召之樞至待以客禮樞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呼必賚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字茂

卿聊城人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議其有王佐才楊惟中引見太宗賜金符爲燕京行臺郎中得程頤朱熹之書於趙復嗣稟瑪錦后稱制行省伊勒噶克齊惟事貨賂樞拒絕棄官携家來輝州之蘇門別爲室奉祀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嘉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衛至輝就錄程朱所註書以歸曰今始聞進學之序至是遇世祖於藩邸知無不言憲宗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世祖總之樞言於世祖曰今土地人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三

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維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世祖曰慮所不及者乃以聞憲宗從之又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如宋置都運司於衛轉粟於河憲宗大封同姓勅世祖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不若關中厥田上古名天府陸海奏聞益以河南於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又奏割解州鹽池以供軍教民支鹽入粟罷解鹽戶所摘軍之戍靈州屯田者世祖征大理樞陳宋太祖遣曹

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師至大理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完保及議取宋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伯顏不可十一年樞言陛下降不殺人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利財剽殺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五

以文章大家知名卒謚曰文按姚承旨以文學濟武功請建書院置配食延趙復爲師遠近始治道學與耶律楚材得之馬上不以馬上治之旨同一識見其佐世祖以不嗜殺人爲本有元百餘年之盛業植基於此至與魯齋仲晦佐理朝政合以竇漢卿之心廉公茂之才敦仁孝篤慈愛清吏治育賢才治美一時史稱世祖知人善任信用儒術立綱陳紀規模宏遠承旨與諸賢之力也

番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五

所致楊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耳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方不費矣又請禁宋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越四年卒年七十八謚曰文獻樞天質舍宏而仁恕恭敏而儉勤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畱怨憂患之來不見言色有來卽謀必反復告之子煒仕爲平章政事從子燧官至翰林學士承旨

世祖爲親王時召見趙璧呼秀才而不名璧字寶仁雲中懷仁人世祖聞其名召至賜三僮給薪水命后親製衣賜之寵遇無與隆比命馳驛四方聘名士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勅璧習國語譯大學衍義時從馬上聽璧陳說辭旨明貫世祖嘉之憲宗卽位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是膽耶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世祖卽位拜燕京宣慰使時供給蜀軍府庫已竭及用兵北邊璧經畫饋運相繼不絕從北征還以平章政事兼大都督領諸

軍李璿反從親王討之諸軍乏食璧濟河得粟及羊豕以饋軍軍復大振至元初帝欲作文檄宋執筆者數人不稱旨乃召璧爲之文成帝大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改樞密副使六年宋守臣有遣間使納降者帝命璧詣鹿門山都帥阿朮營密議命璧同行漢軍都元帥府事宋將夏貴率兵五萬饋糧三千艘自武軍汭流入援襄陽時漢水暴漲璧據險設伏待之貴果中夜潛上壁策馬出鹿門行二十餘里發伏兵奪其五舟大呼曰南船已敗我水軍宜速進貴懾不敢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三

動明旦阿朮至領諸將渡江西追貴騎兵璧率水軍萬戶解汝楫等追貴舟師遂合戰於虎尾洲貴大敗走士卒溺死甚衆奪戰艦五十擒將士三百餘人高麗王植爲其臣林衍所逐衍死璧與王議曰高麗遷居江華島有年矣外雖卑辭臣貢內恃其險故使權臣無所畏忌擅逐其主今衍雖死王實無罪若朝廷遣兵護歸使復國于古京可以安兵息民策之上者也因遣使以聞帝從之時同行者分高麗美人璧得三人皆還之十年復拜平章政事十三年卒年五十

七大德初贈司徒謚忠亮

世祖在潛邸許國禎以醫徵至翰海畱守掌醫藥國禎字進之絳州曲沃人祖濟金絳州節度使父日嚴榮州節度判官皆業醫國禎博通經史尤精醫術金亂避地嵩州永寧縣河南平歸寓太原至是以醫徵用莊聖太后有疾國禎治之刻期而愈迺張宴賜坐太后時年五十三遂以白金錠如年數賜之伯撒王妃病目治者鍼誤損其明世祖怒欲坐以死罪國禎從容諫曰罪果當死然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卽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三

誅之後誰敢復進世祖意解且獎之曰國禎之直可作諫官宗王昔班屢請以國禎隸帳下世祖重違其請將遣之辭曰國禎蒙恩拔擢誓盡心以報不敢易所事乃不果遣世祖過飲馬湫得足疾國禎進藥味苦却不服國禎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已而足疾再作召國禎入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困斯疾對曰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畱意焉世祖大悅以七寶馬鞍賜之憲宗三年癸丑從征雲南機密皆得參與朝夕未嘗離左右其

屢世徵信如此

世祖潛藩時河東宣撫司舉許楫賢良方正孝廉楫字公度太原忻州人幼從元裕學年十五以儒生中詞賦選至是舉賢良至京師平章王文統命爲中書省掾以不任簿書辭改知印丞相安童左丞許衡深器重之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其美髯魁偉問曰汝秀才耶楫頓首曰臣學秀才耳未敢自謂秀才也帝善其對授中書省架閣庫管勾兼承發司事未幾立大司農司以楫爲勸農副使時商挺爲安西王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三元

死耶生耶如欲其死雖萬錠可徵也巨濟怒解徽州賴以免楫考滿去徽之績溪歙縣民柯三八汪千十等因歲饑阻險爲寇行省左丞教化以兵捕之相拒七月乃使人諭之三八等曰但得許總管來我等皆降矣行省爲驛召楫至命往招之楫單趨賊壘衆見楫來皆拜曰我公旣來請署勝以付我楫白教化請退軍一舍聽其來降不聽會以叅政高興代教化楫復以前言告之興從其計賊果降二十四年授大夫東平總管謝事二年卒壽七十一子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四

憲宗二年十一月呼必賚以廉希憲爲京北宣撫使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幼魁偉舉止異凡兒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逃去旣獲時於法當死父怒將付有司希憲泣諫止之俱得免死又嘗侍母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爲幼也卽送繫府獄杖之皆奇其有識世祖爲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絕希憲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呼必賚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呼必賚善之曰爲廉孟子又一



日與諸貴臣校射三發連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  
呼必賚自大理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爲  
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戎羌尤  
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儒若許  
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  
人材爲根本計方士嘗請煉大丹希憲言堯舜得壽  
不因大丹也帝方尊禮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  
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  
當孝孔子之戒如是阿合馬總財利專恣希憲每裁

晉乘蒐略卷之二一五

四二

抑之適以釋匿贊馬丁不稱旨帝怒曰汝等號稱讀  
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忝爲宰相有罪當罷  
退帝曰但從汝言卽罷去一日帝問侍臣曰希憲居  
家何爲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書而不肯用多讀何  
爲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合馬因讒之曰希  
憲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  
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地形上請命重臣  
開大府鎮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荆南賜坐論曰  
荆南新入版圖欲使感恩向化宋知我朝有臣如此

亦足以降其心今以大事付卿度卿不辭賜田以養  
居者馬五十以給從者希憲冒暑疾驅以進至鎮阿  
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卽日禁剽  
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置  
二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人隨材授職  
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時宋  
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  
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効今所  
饋者若皆己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四三

若歛於民不爲無罪宜戒慎之皆感激謝去令凡俘  
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虜病而棄  
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  
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扞禦  
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爲貧民之業發鈔市  
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饑大綱  
旣舉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暇  
日親詣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  
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用

兵不可得也。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廉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愈，十四年春，近臣董文忠言：江陵濕熱，如希憲病，何即召希憲還江陵？民號泣遮道，雷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至上都，謂田忠良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根本所在，近聞龍岡遺火，慎勿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四

令妄談地理者，感動上意，未幾有以徙置京邑奏聞。帝召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議遂止。會議立門下省，帝曰：非希憲不可遣中使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坐而論道，時至省中事，有必須執奏，肩輿以入可也。希憲附奏曰：臣疾何足，郵輸忠效力，生平所願。皇太子亦遣人諭旨曰：上命卿領門下省，無憚羣小，吾為卿除之。竟為阿合馬所沮。十六年春，賜鈔萬貫，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

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己，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十七年十一月十九夜，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太傅，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四

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加賜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謚如故。按元世祖為中興之主，希憲為佐命之臣，希憲得君之專，世祖信任之篤，罕有倫比。而阿合馬足以間之，始終不得大行其志，專利之惑君，相入甚深也。史稱宋多君子而時與小人為仇敵，甫得進用而讒忌入之，熙豐以後，類不相容。迄於南渡，日甚一日。希憲之於元，亦猶是矣。有周召之志而不得行於興王之朝，臨終猶切切於奸黨誤國，憂鬱以逝，雖以榮寵終其

身而所志不存爲可惜已天生賢才以爲世用生之而復遏之使不得究其用亦人事之時有乖違者矣世祖在潛邸召見張德輝問儒理治法德輝冀寧交城人少力學數舉於鄉金貞祐間兵興家業殆盡試掾御史臺會盜殺卜者有司蹤跡之獲僧匿一婦人撈掠誣服獄具德輝疑其寃其後果得盜趙秉文楊慥咸器其材金亡北渡史天澤開府真定辟爲經歷官歲乙未從天澤南征籌畫調發多出德輝天澤將誅逃兵德輝救正配令穴城光州華山農民爲寨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聖

自固天澤議攻之德輝請招之降全活甚衆至是世宗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余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卽在是矣又問或云遠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遠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因問德輝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盡設施者甚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鑿喻曰創業之主如製此

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后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爲寶用否則不惟缺壞亦恐有竊而去之者矣世祖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璫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又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德輝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者也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飽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歛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歲戊申春釋奠致胙於世祖世祖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如對曰孔子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聖

爲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此見時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世祖曰今而後此禮勿廢世祖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爲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爲害尤甚世祖默然曰然則奈何對曰莫若更遣族人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掌兵權勳舊則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若此則天下均受賜矣是年夏德輝得告將還更薦白文舉鄭顯之趙元德李

造之高鳴李樂李壽數人陞辭又陳先務七事敦孝友擇人材察下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財用世祖以字呼之賜坐錫賚優渥有頃奉旨教胄子索羅等王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爲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仍命德輝提調真定學校世祖卽位起德輝爲河東南北路宣撫使下車擊豪強黜賊吏均賦役耆耄不遠數千里來見曰六十年不復見此太平官府矣戴之若神明初河東歉請於朝發常平貸之

語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四七

并減其秋租有差賦役不均官吏並緣爲姦賦一征十年不勝其困苦民率流亡德輝閱實戶編均其等第出納有法數十年之弊一旦革去德輝天資剛直博學有經濟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爲端人然性不喜嬉笑與元裕李冶游封龍山時人號爲龍山三老云卒年八十

世祖在潛藩時以安車召李俊民延訪治理俊民字用章洪源州人得河南程氏傳授之學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不仕以所學教

授鄉里從之者甚盛至有不遠千里而來者金源南遷隱於嵩山後徙懷州俄復隱於西山旣而變起倉猝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時隱士荆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極數時之知數者無出劉秉忠之右亦自以爲弗及也

憲宗二年秋八月八日祭天於日月山始用冕旒及登歌樂通考云是年八月學士徐世隆郎中姚樞等以樂公李明昌許政等五十餘人見於行宮各執鐘磬笛簫填篪篥笙於帝前奏之曲終復會奏凡三終

語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四八

十一月始用登歌樂祀昊天上帝於日月山

憲宗三年冬十二月呼必賚平大理執其王段興智以歸遂入吐番降之此世祖用武之始

憲宗三年宋寶祐四年也宋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鑑注文天祥字宋瑞吉水人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

憲宗三年帝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郝經備顧問經

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家世業儒祖天挺元裕嘗從之學金末辟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菹汁挾母齒飲之卽蘇時經九歲人皆異之金亡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米爲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元裕每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至是召問經國安民之道條上數十事是時兵連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四

東師會有得宋國奏議其言謹邊防守衝要遂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敝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嗣擢經爲江淮荆湖等路宣撫副使與楊惟中同行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滔滔數千言曲盡事理世祖卽位以經爲翰林學士佩金符充國信使使宋告卽位且定和議經至宋時賈似道方以却敵爲功恐經至謀洩竟館經眞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

唐儉之徒欵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忍以待之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聞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中都海牙及經弟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使以禮送經歸經歸道病帝勅尙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至闕錫賚有加至元十二年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爲護喪還葬謚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五

忠明年宋平經爲人尙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囑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贈衆人口傳爲美談帝聞之惻然其後帛書皆存秘監經畱宋至一十六年南北隔絕尙未知中統已改至元歷久而不忘故國繫帛題書于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經之拘

於忠勇軍也數上表略云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戎狄遷幽去幽岐而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于東南也秦人自汧渭霸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蹙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五

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岐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鷲呂蒙之謀畫出濡須下皖口攻合肥以戰爲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元帝渡江有王導之懿陶侃溫嶠謝安之賢亦嘗經略中原取河南入關中出彭城勝淝水而山桑代陂枋頭之敗相繼終不能救江沱日車之側當是之時蔡謨之言羲之之論最爲見理審勢而竟不見用宋武帝舉江淮之衆平廣固滅姚秦入長安其勢甚張竟不敢登大河北岸而其

所得弃不旋踵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復河南兩爲大舉到彥之敗還而王元謨退走遂使代馬飲江建康震駭兩淮郡縣亦地無餘春燕來歸巢於林木至於齊出入於彭城懸瓠之間爭奪於雍豫青兗之地錯迕紛拂殆無寧歲陳慶之乘魏之亂而納元顛未幾而狼狽以歸梁武帝以妖夢之故思中原牧伯之朝卒自貽侯景之禍是數朝數君者夫豈不欲帝中華而奄北海哉理不可也見夫勢而不見夫理欲以東南之衆爭衡於西北頓擲人命違易天常是以卒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五

不能有成而自致折敗也夫終南劔門在乎西長淮大江在乎東首尾相呀重險相蔽而天地之形勢定所以隔區宇而限南北也且其土風不同材技不一河朔之人豪勁猛厲長於騎射善於馳逐而重厚耐久故能去國而遠鬪江淮之人剽勇輕疾長於舟楫利於速戰上岸殺敵洗脚入船故能馮險而善守四海混同南北爲一則都無所用苟爲分裂各恃所長康節有云自北而南則治自南而北則亂蓋其氣數使之然也如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按

郝經表義反覆於南北之形勢和戰之利害洋洋數  
千言爲生民計安危使殘黎免殺戮之慘共躋仁壽  
且言於大變之後抵巇投罅拘滯使人舉祖宗三百  
年之成烈爲博者之一擲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  
命戰爭易禮義言言痛切欲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  
惓惓不釋非獨爲元亦以爲宋此有宋存亡之大機  
至屢進不復無由自達而知宋祚不久其心略可見  
矣而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畱不報自  
速滅亡如火已熾矣又從而加薪奸人誤國罪可悉  
數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五

憲宗四年呼必賚還以姚樞爲京兆勸農使教民耕  
植詔邊兵貧困可閑閒田甚多分給耕種守臣理之  
憲宗五年呼必賚徵許衡爲京兆提學衡懷慶河內  
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  
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  
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隨  
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  
家得書疏義避難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身

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  
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咬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  
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  
無主我心獨無主乎旣而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  
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  
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  
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  
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衡嘗語之曰進學  
之序必當弃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  
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  
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  
民大化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五

憲宗六年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爲都會之所呼  
必賚以劉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  
之龍岡爲吉詔秉忠營之三年而畢名曰開平旣而  
升爲上都以燕爲中都

憲宗七年回鶻獻水精盆珍珠織帝曰方今百姓敝  
疲所急者財耳朕用此何爲耶之會諸王於斡難河

賜銀千錠曰此財本太祖太宗所遺若一過費將來何以給諸王之賜王宜務節儉此銀卽充歲賜之數其節儉如此九年南征督戰石州崩於釣魚山或云爲流矢所中壽五十二追謚桓肅皇帝廟號憲宗

世祖在藩邸時以趙世延爲監察御史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居雲中北邊曾祖黜爲金郡牧使太祖得其所牧馬黜公死之父黑梓以門功襲元帥職世延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召入樞密肄習官政至是授監察御史奉旨按平陽郡監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五十五

先忽都賊鉅萬又鞠左司郎中董仲威殺人獄皆明允轉江南湖北肅政廉訪司敦儒學立義倉撤淫祠修澧縣壞隄嚴常澧掠賣良民之禁大德初復除安西路總管陝民饑省臺請於朝賑之世延曰救荒如球火願先發廩以賑設有不允當以身償省臺從其言全活甚衆至大中擢陝西行臺侍御史時八百媳婦爲邊患劉深討之兵敗而還阿忽台當繼行世延言蠻夷事在羈縻而重煩天討窮兵黷武實傷聖治卒罷其行皇慶二年拜侍御史延祐初省臣奏奉詔

漢人察政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拜中書參知政事遷御史中丞劾奏右相帖木迭兒十有三詔奪其官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居相位銳意報復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俾其黨鍛煉成獄更誣以他事左丞相拜住屢言世延無辜出獄就舍養疾會帖木迭兒死事乃釋泰定元年召還朝復爲御史中丞兼知經筵事揀勸講者皆一時名流泰定崩迎立懷王是爲文宗世延贊畫之功爲多天歷中拜中書平章政事以世延高年多疾許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五十六

乘小車入內至順元年詔世延與虞集等纂修皇朝經世盛典辭謝不允至元改元仍除中書平章政事封魯國公卒年七十有七謚文忠世延歷事凡九朝敷歷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將之以忠義守之以清介飾之以文學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焉爲文章波瀾浩瀚一根於理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于世

中統元年召寶默許衡至開平默於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



在潛邸嘗召之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中統元年蒙古初定官制蒙古自太祖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掌兵柄惟左右萬戶至是大新制作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外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牧民則路府州縣其長蒙古人爲之漢人南人貳焉于是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五七

是一代之制始備  
中統元年宋理宗景定元年也以孟攀麟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攀麟字駕之雲內人曾祖彥甫以明法爲西北路招討司知事有疑獄當死者百餘人彥甫執不從後三日得實皆釋之祖鶴父澤民皆金進士攀麟幼日誦萬言能綴文時號奇童金正大七年擢進士第仕至朝散大夫招討使歲壬辰汴京下北歸居平陽至是授爲翰林侍制至元初召見條陳七十

事大抵勸上以郊祀天地祠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以字民儲米粟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役百司庶府統於六部紀綱制度悉由中書是爲長久之計世祖悉嘉納之咨問諄諄後論王百一許仲平優劣對曰百一文華之士可置翰苑仲平明經傳道可爲後學矜式帝深然之又嘗召問宗廟郊祀儀制攀麟悉據經典以對後以病歸卒年六十四贈平原郡公謚文定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五七

中統元年以崔斌爲西京參議宣慰司事斌字仲文馬邑人性警敏多智慮魁岸雄偉善騎射尤攻文學而達政術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命佐卜憐吉帶將遊騎戍淮南斌負才略卜憐吉帶甚敬禮之兵駐楊州西城俾斌領騎兵覘敵形勢斌視敵兵亂潛出襲之至是進職世祖嘗命安童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童舉斌入見敷陳時政得失曲中宸慮時世祖銳意圖治斌危言讜論直指面斥是非立判無有所諱帝幸上都嘗召斌斌下馬步從帝命之騎因問爲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相對帝曰汝其爲我舉

可爲相者斌以安童史天澤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感歎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言陛下裁之帝俞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童爲相可否衆驩然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爲相除斌左右司郎中每論事帝前羣言終日不決者斌以數言決之進見必與近臣借其所獻替雖密近之臣有不得與聞者以此人多忌之會阿合馬立制國用使司專總財賦一以培克爲事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於帝前屢斥其姦惡至元四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堯

年出守東平五年大兵南征道壽張卒有撤民席殺其赤子於地以死訴於斌斌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下其卒于獄自是莫敢犯歲大祲徵賦如常年斌馳奏以免復請于朝得楮幣十萬緡以賑民饑至元中丞相顏總兵南征旣渡江分阿里海牙定湖南詔斌貳之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十月圍潭州城斌攻西北鐵壩焚其角樓斷其援道夜銜枚潛登壩布雲梯鼓譟而上遂入其城中爭出降諸將怒其抗敵持久欲屠之斌曰彼各

爲其主殺降不祥諸將乃止潭人德之爲立生祠時阿合馬擅權日甚廷臣莫敢誰何斌從帝至察罕腦兒極言阿合馬姦蠹下令按問黜其親黨檢覈其不法罷天下轉運司海內稱快遷江淮行省左丞旣至凡蠹國漁民不法之政悉釐正之仍條具以聞阿合馬慮其害已摺摭其細事遮留使不獲上見因誣搆以罪竟爲所害帝先在東宮聞之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寃之五年五十六至大初贈推安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卒

毅

中統元年蒙古行交鈔法王文統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潁州漣水光化軍

中統元年以張德輝爲平陽太原路宣撫使命勸農桑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從政及茂才異等上聞以聽擢用遣總帥汪良臣沿河守監時阿里不哥反發兵北部并州沿河戒嚴命良臣將兵防河以謹關

津是年鄭鼎以功遷太原路萬戶改授太原宣慰使命於太原平陽僉見任民官及捕鷹坊人匠等軍中統元年六月詔罷解鹽司軍一百人初解鹽使元籍一千鹽戶內每十戶出軍一人後阿藍答兒倍其役世祖以重困其民罷之

中統元年蒙古使翰林學士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真州初賈似道用劉整計以丹師攻斷浮橋殺蒙古殿卒百七十人使其客廖瑩中撰福華編稱頌鄂公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初來修好王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空

統素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充國信使告即位且申和議文統復陰屬李璫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還似道恐經至謀泄拘留經於真州此經拘留之由而宋賈禍之始也

中統二年蒙古以史天澤爲中書右丞相蒙古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識深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相天澤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蒙古以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

太傅許衡爲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竇默復於蒙古主前力言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因疑衡與默爲表裏乃奏授樞等東宮三師陽爲專用之實不使數侍蒙古主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傳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空

中統二年以張啟元行中書省於太原平陽等路括官民壯馬從軍有力者自備甲仗無力者官與供給申嚴沿邊軍民私商越境販馬之禁行省言太原軍匠困乏乞以民代詔軍籍已定不宜動搖宜令貧富相資貧者休一歲是年太原總管李毅奴哥達魯花赤戴曲顯等領李璫僞檄傳行旁郡事覺誅之詔軍

民嘗爲李璋脅從者並釋其罪

中統二年宋景定二年也宋詔皇太子釋奠孔子行謁拜禮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尙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中統三年蒙古修孔子廟耶律楚材求孔子後得五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奎

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大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帝釋菜於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又升顯孫師于十哲追封雍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中統三年詔沿邊險阻修立堡寨守禦弛沿邊軍器禁以軍興人民勞苦停公私逋負母征免太原軍站戶重科租稅詔太原路達魯花赤及兵民官撫綏軍

民各安生業毋失歲計元制達魯花赤與府州縣尹秩同監治郡縣敕諸路達魯花赤子弟蔭叙充散府州達魯花赤散府州子弟充諸縣達魯花赤諸縣子弟充巡檢是年陞太原臨泉縣爲臨州以瀕河也中統三年詔太原路壬寅甲寅兩次僉定軍已入冊者令隨各萬戶依舊出征其未嘗爲軍及民戶內作數者悉命僉爲軍軍官考第富貧存恤無力者括諸道逃亡軍命有司還正之

中統四年遷都於燕劉秉忠請定都於燕蒙古主從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奎

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仍號爲中都尋更號大都始建太廟八室又命僧薦佛寺七晝夜歲以爲常

中統四年詔府州縣達魯花赤管民長官兼管諸軍奧魯止給印信任滿則解通志界河口北大萬山靈淵侯廟碑嵐州鎮禦奉訓大夫兼達魯花赤伯不花樹碑太原縣康庸墓碑平晉縣尹兼管本縣奧魯康庸之墓府州縣尹兼銜視此

中統四年作銀關賈似道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

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于官廢十  
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世祖在藩邸時命太保趙秉忠選太史官屬靳德進  
以選受事德進其先潞州人父祥師事陵川郝溫兼  
善星歷金末兵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盲祥訪得之  
舐其目百日復明人稱其孝劉敏行辟寘置幕下佩  
以金符時藩帥得擅生殺無辜者多賴祥以免贈集  
賢大學士謚安靖德進爲人材辦幼讀書能通大義  
父歿益自刻勵尤精於星歷之學世祖命太保秉忠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五

選太史官屬德進以選受天文星歷卜筮三科管勾  
凡交蝕躔次六氣侵沴所言休咎輒應時因天象以  
進規諫多所裨益秉忠初薦張文謙於掌王府書記  
文謙薦脫兀劉肅李簡治刑有效由是呼必賚益重  
儒士多自文謙發之亦自秉忠啟之也

中統四年放刁國器所簽平陽軍九百一十五人爲  
民刁國平陽軍令元帥欽察統之

中統四年命河東宣慰司市馬百二十九匹賜諸王  
八刺軍士之無馬者索古百戶阿苦等犯鹽禁沒入

馬百二十餘匹并給諸軍士之無馬者

輟耕錄郝經充使至南被留於宋汴中民射雁金明  
池得帛書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  
林天子拔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  
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  
軍營新館是時南北隔絕不知中統之久改至元也  
又文忠儀真館中雜題持節江頭久食魚館人供雁  
意踟躕呼兒細看雲間足恐有中原問訊書則故第  
之名落雁池也固宜事詳元史及宋濂題後王逢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五

國信大使郝公帛書詩注公羈旅日有以雁四十節  
公內一雁體質稍異命畜之於後雁見公輒張翮引  
吭而鳴公感悟擇日率從者二十七人具香北拜二  
人昇雁踞其前手書尺帛親繫雁足且致祝曰纍臣  
某敢煩雁卿通信朝廷雁其保重復再拜雁奮身入  
雲而去未幾虞人獲之於苑中以所繫帛書託近侍  
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  
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書今藏諸秘監河南主客劉  
澹齋云通志陵川縣落雁池元郝經故第側汴金明

池也

元毛麾康澤王廟碑記水經云平水出平陽西壺口山自壺口西南二百餘里曰平山水潛出其下曰平水州圖經亦曰晉水其源亂泉如蜂房蟻穴騰沸于淺沙平麓之間未數十步忽已驚湍怒濤盈科漲溢南北分流溉田自西及東水分四十分溉臨汾襄陵二縣田臨汾得水二十分上官河得水十分下官河得水五分北磨河得水五分桑灣村亦會月使水三晝夜上官下官北磨三河共溉四十村田水東滙為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剪

湖口旁有舊龍祠宋宣武中崇封歲祀

元至元五年立平陽等路提舉銅冶司通志曲沃紫金山舊產銅金為銅母故以為名田六善疏臣聞山西之絳縣曲沃垣曲夏縣以及大行山西南隅一帶皆有銅但山內之物時有時無宜任民採取有銅則稅之無銅則聽之又聞紅銅六分入白鉛四分則有光色白鉛出於山西亦時有時無之物所出州縣照銅收稅亦足資鼓鑄之用唐地理志翼城有銅源翔臯二坊縣東南十五里滄高山又名翔臯產銅然所

產亦微矣

世祖至元元年賀福等六人告太原平陽漏籍戶詔賞以官廷臣以非材對給鈔與之時太原大旱遣西僧祈雨大雨雹秋霜災遣使賑之

至元元年李德輝為太原總管德輝初為山西宣慰使至是出守時潛藩故傅相無有出為二千石者特以太原難治擢德輝為守至郡設法撫綏聽太原民食小鹽歲輸銀七千五百兩凡勢家籍民為奴者咸按免之崇學校表孝節勸耕桑立社倉一權度凡可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矣

以阜民者無不為之明年有秋太原進嘉禾二本異畝同穎人以為瑞云德輝少嗜學苦貧無資乃監酒豐州祿食有餘輒市筆札錄書夜誦已而歎曰志士顧安此耶遂謝去講學以卒其業其機權幹理於事無不辦治皆憤發學業時所增益其不能者至全合州一城之命以遏亂略更進於伯顏之比曹彬所得於學者深矣

至元元年阿合馬言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五千

餘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軍匠等戶均賦之民間通用小鹽悉從其便仍以解州鹽課給軍糧按阿合馬以言利自負其能世祖專委以財賦之任奏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為常額仍令本路兼領安童奏阿合馬挾權為商賈網利病民世祖方急於富國未之信也鹽之為利管氏資以富齊權於漢武解池之產水自凝結是為顯鹽山東兩淮浙閩之產煮而後成是為末鹽川鹽出井汲而煮之惟太原小鹽則埽鹵土煎出味本不佳居民貪賤買食而增課無已語云竭澤者無魚赭山者無獸阿合馬不留有餘於民宜為安童所劾也

晉乘克略 卷之二一五

六七

至元元年蒙古翰林承旨王鄂言劉秉忠久待藩邸叅密謀定大計積有忠勤然猶仍野服散號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蒙古主即日拜秉忠為太保叅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言凡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為名臣  
至元二年省併隴州芭州入保德州又併岢嵐軍入

焉宋於此置保德軍與西河麟府豐三州相為表裏以控制夏人元初隸府州至是併入隴芭二州芭在府谷縣南五里西北入河套是時保德併河曲兼有河套直跨陝之北境不僅轄河以東也

至元三年以醇代堅臺四州隸忻徙平陽經籍所於京師

至元五年詔立御史臺以姚天福為架閣管勾天福字君祥絳州人父辰實避兵居雁門天福幼讀春秋通大義及長以材辟懷仁丞至是擢用旋拜監察御

晉乘克略 卷之二十五

六七

史嗣為河東道提刑按察副使時北鄙兵興轉輸煩急河東民苦徭役天福以反側為憂劾執政失計奏罷其役轉淮西道提刑再轉湖北二道除豪猾發省臣贓事數十寘於法遷山北道按察使其民鮮知稼穡天福教以樹藝皆致蕃富民為建祠刻石紀事二十八年桑哥敗考訊黨援平陽為多以天福為平陽總管俾窮治其事大德四年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畿甸大治後之尹京者以天福稱首六年以疾卒年七十三初天福拜御史時其母戒之

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質爲臣當罄所衷以塞其職勿以未亡人爲卹俾吾追蹤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監察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遺乞不爲親累或以聞帝嘆曰巴兒思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

至元中何榮祖以侍御史出爲山東按察使榮祖字繼先其先太原人父瑛金貞祐間試文法入優等補吏後授明威將軍守鉅鹿尹權軍器監主事金亡徙家廣平榮祖狀貌魁偉額有赤文如雙樹背負隆起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六

有相者謂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何氏世業吏榮祖尤所通習遂以吏累遷中書省掾擢御史臺都事始折節讀書日記數千言阿合馬方用事置總庫于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和市監察御史范方等斥其非論甚力阿合馬知榮祖主其謀奏爲左右司都事以隸已至是擢提刑阿合馬莫逞其志帖木剌思貪墨爲李唐卿所劾有上變告者唐卿察其妄取公牒焚之帖木剌思乃攘取爲辭告唐卿縱反者逮繫數十人獄久不決詔榮祖與左丞郝經參政狄仁傑

鞠之榮祖得其情欲抵告者罪而仁傑以石口亂言杖其人株連者俱得釋唐卿之誣遂白嗣召入爲參知政事時桑哥專政亟於理算錢穀人受其害榮祖數請罷之帝不從屢懇請不已乃稍緩之而畿內民苦尤甚帝召榮祖問所宜榮祖請於歲終立局考校又條中外規程欲矯時弊桑哥抑不爲通榮祖旣與異議乃以病告未幾起爲尙書右丞桑哥敗改中書右丞奏行所定至元新格屢請罷不允卒年七十九追封趙國公謚文憲榮祖身至大官而儻第以居飲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七

器用青瓷杯中宮聞之賜以上尊及金五十兩銀五百兩鈔二萬五千貫俾置器買宅以旌其廉所著書有大畜十集又有學易記載道集觀物外篇等書至元六年許衡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阿合馬專以言利剝削小民取媚權貴衡與之議正言不少讓至是劾奏不報衡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衡請益力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卽



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親擇蒙古子弟俾教之術  
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尙  
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  
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  
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  
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  
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人人自得  
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衡  
言學者治生最爲先務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

野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七

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寤於生理之所  
致也自署其齋曰魯世稱魯齋先生自漢以來醇儒  
如董仲舒之倫罕得柄用衡與世祖定立國規模以  
道教國大儒之學體用俱備至正色立朝不肯苟容  
劾阿合馬以懲言利學術旣正風節尤高非尋常章  
句之儒所得竊似也

蒙古至元七年宋咸淳八年也蒙古攻襄陽甚急賈  
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  
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

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  
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鬪  
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嗜嗜寶玩建多  
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狗葬矣發  
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  
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  
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曰北兵已  
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  
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野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七

至元七年從劉秉忠請改國號曰元蓋取乾元之義  
也秉忠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  
平昔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論大事如指掌元主  
嘗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  
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  
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卒贈太傅趙國公

元史孝友列傳郭狗狗平陽翼城人父寧爲欽察先  
鋒使首領官戍大良平宋將史太尉來攻夜陷大良  
平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狗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

我父當殺我史驚問寧曰是兒幾歲耶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爲是言吾當全汝家卽以騎送還寧家俱得歸御史以事聞命旌之

至元七年帝以旱蝗爲憂命李德輝錄囚山西行至懷仁有魏氏者發得木偶特告其妻爲厭勝移數獄詞皆具德輝察其寃知魏氏有愛妾疑妾將構陷其妻召妾鞠之不移時而服遂杖其夫而論妾以死同時李好文錄囚山西有李拜者殺人而行寃之狀不明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有不決之獄至於如是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望

其久立出之王傳撒都刺以足躡人而死衆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尤重論如法二公同稱神明而以明法燭奸以敏事決疑以情法伏勢豪公道能伸於邊方亦見世祖紀綱之肅矣

至元七年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置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

有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其悖謬至此

至元八年增置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初河東道兼轄陝西至是山陝各置道以專責成立大原道宣慰司太原阿只吉分地令各衛委官一人同治之至元八年世祖召見劉哈刺八都魯留侍左右哈刺八都魯河東人本姓劉氏家世業醫世祖駐蹕白海以近臣言得召見世祖謂其目有火光遂留用擢大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七首

醫院管勾奉命從征昔吉里將行聞母疾請歸省帝命給驛而歸旣見母不敢以遠役告母亦微知之謂曰汝第行我疾安矣遂卽辭去忍淚不下而鼻血暴出數里弗止馳至王所一日獵於野有狐竄草中王射之不中哈刺八都魯一發中之王妃有疾與藥卽愈王甚喜奏爲其府長史及將戰從王請甲王不與使領輜重哈刺八都魯不肯曰大丈夫當效命行陣乃守營帳如婦人耶見有甲者飲以酒高價取之明日被以往王望見其介而馳走使人問之免謂曰我

也因慨然曰一人興善萬人可激我爲萬人激耳中道三遇賊賊射之皆不中王喜甚解衣衣之曰此所以識也及敗脫忽擒昔里吉王命哈刺都魯獻俘行宮帝見其瘠甚輟御膳羊截以賜既拜受先割其美者懷之帝問其故對曰臣始與母訣今歸母幸存請以君賜遺之帝嘉其志命自今凡賜之食先賜其母二十七年遷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奏曰臣累戰而歸衣裳盡敝河東臣故鄉也願乞錦衣以爲榮帝以金織文衣賜之居二年召還命往肇州爲宣慰使復賜

晉乘直略

卷之二十五

七

爲御史中丞行至懿州卒

至元九年命沿邊州郡仍舊輸糧停內地州縣轉粟餉軍者令各照戶折鈔沿邊和糴詔太原新僉軍遠戍者遣使括廩粟給其家敕軍民訟田者民田有餘則分之軍軍有餘田亦分之民仍遣能臣聽其直其軍收入民籍者還正之

至元中徙平陽經籍所於京師世祖崇文嚮學欲廣書史之傳初立經籍所於平陽搜補遺缺網羅散失

凡漢唐以來七略四庫崇文諸書之所未備及其地賢士大夫之著撰並坊里藏書之家悉羅而致之以益簡編而平陽自晉宋南渡以後兵燹焚蕩之餘圖志湮落又以舟楫不通士鈔藏書至是移所於京師益光文治蓋耶律爲相許魯齋在國子時也

至元十一年安童奏劾阿合馬蠹國害民數事其大旨以網利營私流毒生民爲言時奸黨括民錢以獻諛所在騷然安童奏止其弊盧世榮敗安童與諸儒條其所用人及不便民事一切罷之安童少時卽敬

晉乘直略

卷之二十五

七

許衡親候其館聆其緒論衡言於帝曰安童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至爲相主持正議惠澤及民元初稱賢相必及焉安童穆呼哩四世孫安童之孫拜住輔相英宗釐奸剔弊承其家法其治雖不效亦一時之盛勲臣固宜有後也

至元十二年北方盜寇充斥晉城人段直聚鄉黨結廬自保世祖命將略地過晉城直以衆歸之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直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籍其田廬寄頓於親戚鄰戶約以本主至析而歸

之逃民間而來還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爲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購之以兵死暴露者收而瘞之未幾澤爲樂土大修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爲師不數年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官二十年朝命提舉本州學校未拜而卒昔程明道令晉城以鄉校教民直豈聞風而起者其招亡興教立法頗具以此求時亂離福惠桑梓枌榆之光有足紀者

至元十二年宋以陸秀夫爲淮東參議秀夫性沉靜

音乘覽略

卷之二十五

三

不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歛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時稱得人

至元十二年以文天祥爲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

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

至元十二年宋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於軍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爲表起居三

音乘覽略

卷之二十五

三

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六安人淳祐六年進士

至元十二年以劉宣爲行省郎中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因出戍留居忻金末避地於陝後徙太原宣沉

毅清介居家孝友自幼喜讀書有經世之志宣撫張德輝至河東見而器重之薦為中書省掾宣暇則往從國子祭酒許衡講明理學初命為河北河南道巡行勸農副使至是為郎中從丞相伯顏統軍平江南宣贊畫居多除知浙西宣慰司在官五年威惠並著人為禮部尚書遷吏部時將伐交趾宣言安南臣事有年歲貢未嘗愆期邊帥生事與兵彼因避竄海島交廣炎瘴之地盛夏毒氣害人甚於兵刃又糧運水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載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元 七元

至燕未幾卒謚文忠經帛書傳後為世重明宋濂有題帛書後云是書為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至延祐中集賢學士郭貫獲之始上於朝仁宗令裝潢成帙藏諸東觀吳澄袁桷虞集皆有所作其言尤為詳確續綱目不載通鑑輯覽補輯

至元十二年元主封其子諾摩罕為北平王以安圖行省院事于北鄙元太宗長孫曰海都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封諾摩罕為北平王率諸王鎮守而安圖總省院之政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元 午

至元十二年元季章事史天澤卒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卒贈太尉追封鎮陽王

至元十二年冬十月鄭虎臣殺賈似道於漳州初放似道於循州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

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  
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  
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  
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季自漳州放還見于  
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似道舟次南劍州  
賈浚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  
我不死候有詔卽死十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  
爲天下殺此賊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卽  
厠上拉其胸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獄

晉乘蒐略卷之二一五

全

至元十三年以許衡領大史事元初承用金大明歷  
歲久寢疏帝欲釐正之乃命王恂等測驗改正恂言  
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許衡總之故有是命  
按理數本不相離言數而理在其中知數而不知理  
無以得數之正恂知人而能虛已可與言歷矣

至元十三年宋德祐二年也元人以文天祥北去天  
祥尋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溫州巴延嘗引天  
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巴延  
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

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爲逆  
尙何言文煥等漸恚巴延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  
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濬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  
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  
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  
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我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  
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楊  
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  
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吾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  
瓜步之三面我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  
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  
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  
李庭芝遣使四出約結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逸卒  
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爲天  
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  
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規  
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  
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五

全

門者言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  
祥乃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  
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  
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濬金應以去濬應以所懷金與  
卒得逸二樵者以賁荷天祥至高郵遂由通州汎海  
如溫以求二王

至元十三年浙江潮三日不至元巴延入臨安以帝  
及皇太后金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宋亡按自宋與蒙  
古會兵蔡州宋之亡卽起於此蒙古以歸地愚宋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全三

初不自知而金先知之其於夏亡及金金亡及宋鑿  
鑿言之合謀破蔡之功成而假道及虞之勢定願豐  
亦有自開者盟約方定而貪復三京曲先在於宋幽  
郝經修好之使直又在於蒙古自是干戈無寧日怒  
臂當輻勢已不支顧以賈似道獨當推轂陰乞蒙古  
之和陽獻諸路之捷反裘負薪割股啖腹天下靡然  
疲敝而不之恤也寶慶迄景定四十年間忠賢屏迹  
始蔽於史彌遠終惑於賈似道加以度宗委政權奸  
荒於酒色竭數州汗馬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而似

道敢托伊周效尤曹莽諱亡養寇笑傲湖山半閒堂  
中侈言悅生不復知有軍國事矣江南江北之險拱  
手與敵抑可傷已文天祥起兵勤王伯顏已入建康  
而扼其吭初去藩鎮矯尾大之弊漸成衰弱之形敵  
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半壁江南無一  
寸乾淨土隨所至莫能禦也三鼓鳴鑼十三萬衆須  
臾散盡元兵東入三宮俱北海內山河皆非漢有似  
道流毒一至於此雖假手鄭虎臣拽出於木棉菴之  
厠爲天下誅賊不足謝天下矣揭傒斯言宋南渡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五

全四

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  
父子而終沒於賈似道之專專則羣策俱廢而假金  
幣以求一日之安故戰亦亡和亦亡謝枋得矯以爲  
言謂五帝三王立中國乃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  
爲宇宙一大變然自正學昌明於宋羣賢類聚聚之  
愈多而除之務盡常有數君子同升而不能勝一小  
人之專制以致庶政芴亂土宇分裂權奸誤國擢髮  
難數然大義炳著於當時人心不死雖偏安江左猶  
能歷六主而延百五十年之祚禮義足以維持君子

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國維猶存雖亡不亡也至兵敗被執而節義文章終不可屈踴躍於嶺海之上沉沒於浩蕩之中朝服負帝瓣香祝天振一時之士氣拓萬古之心胸文山倡於前疊山繼於後精忠勵節與崖島諸人爭先比烈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光昭乎日月漢唐所不易得於臣民者而有於宋道學常明於世宙矣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至元十三年南北混一詔搜訪遺賢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爲文舉筆立就年十四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叅軍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是奉詔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時有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納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况鈔乃宋時設創施於邊郡今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廼欲以此斷人命似不足深取也或有議其沮格至元鈔者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



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其人唯唯。帝初欲大用孟頫，議者難之。帝欲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孟頫自念久在上側，爲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時總管闕，孟頫獨署府事，官事清簡，有元掀兒者，役於鹽場，不勝艱苦，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屍，遂誣告同役者殺掀兒。旣誣服，孟頫疑其冤，留弗決。踰月，掀兒自歸，郡中稱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二

爲神明會。修世祖實錄，還遷知汾州，命書金字藏經。旣成，除集賢直學士，提舉江瀾儒學。至大三年，召至京師，以翰林侍讀學士撰定祀南郊祀文及擬進殿名議，不合，告去。仁宗素知其名，及卽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累遷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眷待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悅者，間之。帝初若不聞者，又有上書言國史所載不宜使

孟頫與聞者，帝乃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朕特優以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嗚呼。何也？俄賜鈔五百錠，謂侍臣曰：中書每稱國用不足，必持而不與其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孟頫嘗累月不至宮中，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勅御府賜貂鼠裘。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六年，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卽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三

其家俾書孝經二年，賜上尊及衣二襲，是歲六月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謚文敏。孟頫所著有尙書註、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按文敏以宋宗室爲世祖所簡，拔得邀近御，疑而忌之者多矣。然其立心歸正，澤能及物，議虛實相權之鈔，而不使輕抵於法，監同役誣服之寃，而留獄以徐待其來。

仁人君子之用心固如是也而時以避誘引身意愈深遠世皆美艷稱其才之華瞻而未知其實有可用也史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其知言哉至元中立后土祠於平陽之臨汾伏羲女媧舜湯河瀆等廟於河中解州洪洞趙城

至元十三年太府監令史盧贊言各路所貢布長三丈惟平陽加一丈諸怯薛友以故爭取平陽布請截與他郡等所餘爲髹漆器皿之具著爲例皇輿全覽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四

至元十四年建慶安寺於興縣城西北崗上

至元十五年太原府達魯花赤太不花以按察司發其姦贓遣人詣省誣首按察司罪狀臺臣以不應因事而告宜事決方聽其奏時論避之

至元十六年減至元九年所括太原軍半爲民是年文天祥被執於五嶺坡不屈死初元將張宏範固請天祥爲書招張世傑天祥以過零丁洋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世傑殉帝於厓山舟覆死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宋亡

至元中括太原無籍民及爲人奴者出爲良戶時稱善政交城人張德輝爲河東北路宣撫使下車擊豪強黜墨吏太原兵燹後孱民依庇豪右及傭工者歲久掩爲家奴悉遣還之耆老不遠數千里來見曰六十年不復見此太平官府矣語云萑稗不芟嘉禾不茂周之衰也冽泉以浸蕭恩澤及莠民反遣善良莠民盛而善良不能安矣德輝抑豪強而反奴爲良斯陰雨之膏郁伯之政也不愧宣撫矣

至元十六年宋大學生廬陵王炎午作生祭文以祭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五

文天祥略曰嗚呼夫丞相可死矣華元跟躡子胥脫走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卽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胥矣雖舉事卒無成而大節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敢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

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道  
魄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尙眷眷故  
鄉不忍飄棄仇讐外國况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  
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橫亦當吐  
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  
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爲老死於降邸宋  
亡而趙不絕矣按文丞相死於至元十八年作者忠  
誠愛敬之意溢於言表許有壬謂宋亡死節不屈者  
有之未有有爲若文天祥者不疑其後死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六

至元十七年三月帝如上都初帝定大興府爲大都  
開平府爲上都每年三四月迤北草青則駕幸上都  
避暑頒賜于宗戚馬亦就水草焉八九月草將枯則  
駕回大都歲以爲常

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禹貢導河自積石河由積  
石西南向北轉東入山西邊境南下一千八百餘里  
至於龍門經河津榮河臨晉而東至芮城南二十里  
至平陸之三門山河以東皆隸山西故曰河東由積  
石上溯至葱嶺于寘所謂河源也世祖遣使窮源具

載潘昂霄河源志內通鑑輯覽考證其說謂多附會  
因本漢張騫出鹽澤之文援引諸書證以今之輿地  
史記大宛傳云于寘之西水皆西流其東水東流注  
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又云漢使窮  
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  
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漢書西域傳河水一出葱嶺  
一出于闐合注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潛行地南下  
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水經注云河水東注蒲昌海卽  
河水之所潛出于積石者也又云河水重源發于西  
塞之外出于積石之山是河水之出葱嶺于闐注鹽  
澤潛行至積石又出而爲中國河源者諸書都無異  
說以今輿地考之葱嶺在回部葉爾羌西于闐卽今  
和闐在葉爾羌東南蒲昌海卽今羅卜諾爾在回部  
闕展西南葉爾羌河和闐河合而東流爲他里木河  
厄爾勾河又東注于羅卜諾爾卽古所謂河水一出  
葱嶺一出于闐合注蒲昌海者也羅卜諾爾上承千  
餘里長河之水齋淪渟溜伏流地中而其南積地畝  
數百里之間時有小水上泛成澤潛行之迹宛然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七

石山在今青海境內名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山其西有三山曰巴延哈喇曰巴爾布哈曰阿克塔沁總名枯爾坤當羅卜諾爾之東南境其巴延哈喇山東麓有泉出焉是爲阿勒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有泉干百泓歷歷如星名鄂敦塔拉實爲河水潛行復出之象卽所謂星宿海也從此會合諸泉至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山東成二巨澤曰扎稜諾爾鄂稜諾爾自二諾爾流出繞山南折北又折而東南行始名黃河入陝西河州界卽古所謂河自蒲昌海潛行至積石復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八

出而爲中國河源者也黃河大源發于崑崙至蒲昌海潛行復出而發于積石故曰河有重源也今者西域底定回部內屬凡古所稱葱嶺于闐蒲昌海諸境俱隸版圖爰舉史漢諸書所謂出葱嶺于闐合流注鹽澤而潛行者按之今時形勢適相符合是爲積石以上之河源卽漢張騫所求而得之者但其言未詳悉確指其地致啟後人之疑至崑岡出玉之文見于尙書今和闐產玉與史記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之說相合是和闐之山亦屬崑崙一脉所分故河從

此出亦爾雅所謂河出崑崙墟之一証也河源自漢迄元屢經窮探而外境未入版圖指陳猶多附會至我

朝闢地二萬餘里葉爾羌回部俱入化疆以今輿地考證前說尤爲明確足發數世之蒙故因河入西境源遠流長備錄通鑑輯覽考證原委具載於篇以廣見聞

十八年命太原五戶絲就輸太原以太原新附軍五千屯田甘州未幾屯兵逃還太原誅其拒命者四人而賞不逃者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九

至元十九年元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初天祥被執於五坡嶺吞腦子不死見張宏範不屈固請死不許處之舟中至燕移兵馬設卒守之帝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詔殺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

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既死帝臨朝嘆曰文天祥好男子不肯爲吾用殺之誠可惜也乃贈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設壇祀之丞相博囉初行奠禮忽狂飈旋地起卷主人雲中博囉等因改書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始開霽方天祥之在獄也忠義之氣著於詩歌累數千百篇及死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

晉乘蒐略

卷之二一六

十

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于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宋德祐亡矣文天祥奉兩孱主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鎖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謂之仁哉

至元二十年刑部尚書崔或言自阿合馬進用貪吏河南北諸郡人不聊生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戶

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降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差蠲除積欠給還事產郡縣長吏滿替以戶口增耗爲黜陟其徙江南不還與土著之人一例差徭

至元二十年金馬武京窺太原攻太谷縣桑梓寨河東北路哈喇拔都設伏於險將輕騎衝其陣伏發大敗之

二十年置沿河巡軍有勢家爲商賈阻遏民船者沒其家置太原新僉軍還籍弛酒禁及保德州魚禁保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二

德石花魚除貢用外仍許民間採捕皆寬政也

至元二十一年詔盧世榮行鈔法世榮務營貨利陰結貪刻之黨以錙銖培克爲功自謂生財有法用其法賦倍增而民不擾帝信用之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董文用謂世榮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將取於民耶若取於民則吾有說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令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卽死且盡毛又焉可得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母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遂罷之按鈔

法始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其法以物爲母鈔爲子子母相權而行卽周官質劑之意世元初倣唐宋金之法有行用鈔中統初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值并從絲例又造中統元寶有十計百計貫計之分行之旣久物重鈔輕復改造至元鈔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文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花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分赤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至元之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三

鈔已五倍於中統而世榮復思變其法而多取之若非文用剪毛之喻無論民困益甚而以虛換實久將視若敝楮國用反由之匱乏矣文用侃然持大體世正不阿其折盧世榮與司馬光斥呂惠卿善理財之說同而罕譬而喻可發昏蒙真名言也

至元二十二年立軍慰司於太原兼都運司領課程事禁諸司不得阻撓檢察初盧世榮言天下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且言鈔法虛弊已久宜招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叅行取權

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子帝皆善而行之立宣慰於太原沿邊檢括民財俾無遺利更請立規措所規畫錢穀欲致十年之積然多不副所言始世榮言能合鈔法如舊鈔反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反愈貴始言不加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乃迫脇諸路官司虛增其數世榮初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三

以言利進所行動爲民擾不見利而害轉甚羣起攻之卒寘於法宋世專言利以朘削其民至民窮財盡而國以不振况太原當西北之衝言利於兵興民困之時利害顯然易見世榮踵宋人之覆轍至於自焚其身而言利者猶不止何也

是年陳天祥上疏極言世榮奸惡略曰世榮以商販所獲趨附權要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以萬計今竟不悔前非狂背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旣懷無厭之心廣畜攘克之計而又身當

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蹠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是以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爲一己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視民如讎爲國斂怨民間由此凋敝天下由此空虛若不早爲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除去木病亦深事至於此救將何及臣亦知阿附權要榮寵可期違迂重臣禍患難測正以事在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西

國家關繫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疏上世祖召天祥與榮面質世榮遂伏誅未幾桑哥誣天祥以罪欲致之死遇赦得釋天祥居近緱氏山世稱緱山先生當其抗疏極言剪除大奸黨與相傾幾陷不測然其時惟知國事爲重事變之流非所計也卒能褰旒綴披雲霧折虎狼之脊蘇黎元之困言聽功立豈不偉哉及治軍旅動中機宜古所謂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殆其人耶

二十二年分嵐管爲二州以岢嵐隸嵐州樓煩寧化

仍屬管州改陝州巡檢司爲河曲縣是年罷權酤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權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權酤聽民自造增課鈔一貫爲五貫敕拘銅錢餘銅器聽民用立太原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鹽運使司以治課程禁諸人毋阻太原宣課有撓擾者具以聞歲以太原課程額外羨錢市馬駝千輸官未幾管課官馬合謀自言太原以羨錢市馬輸官實盜官錢市之按問有跡伏罪是時奸黨皆以是罔上其下化之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左

亦愚以術上下相蒙輾轉售欺至陷於罪而不知返利之中於人心者深也至元二十二年罷酒酤用權法宋時設酒務以辨課利元初用酒酤權法至是悉罷聽民自造而定其課入俾各輸鈔貫按季解發明以後遵行之至元二十三年以不忽朮爲河東按察使先是阿合馬貨錢於官以媚桑哥約償牛馬至則勒取部民所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及不忽朮至盡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民饑不忽朮以便宜發倉廩賑

之阿合馬之黨劾其擅發軍儲且言不忽朮鍛練阿合馬使自誣服帝日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獄至京師阿合馬竟伏誅後徹里劾桑哥罪狀帝召問不忽朮具以實對其事早發於趙孟頫徹里行之得不忽朮言帝乃決意誅之河東守臣獻嘉禾大臣欲奏之不忽朮問曰汝部內盡然抑止此耶曰止此耳不忽朮曰止此何益於民即罷遣之不忽朮素貧窮自爨汲妻織紉被服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親故明於知人丞相哈刺哈孫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七

答刺罕皆所薦也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平居簡默論事引義正大以天下之事自任早事許衡親師力學衡初劾阿合馬不報至不忽朮發其奸始寘於法知其學有師承矣

至元中行至元鈔法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時刑曹擬贓罪滿至二百貫者死趙孟頫奉詔與議言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二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則太重後行之五

十餘年又創至大銀鈔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資用其弊滋甚悉罷之及至正十年復改鈔法初以鈔法不行轉撥民間流通者少故偽鈔滋多請如舊制凡官支名目於總庫轉支如議行之更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錢爲子錢鈔用法本以虛換實今反以虛者爲母實者爲子若人皆藏其實而去其虛則新舊鈔皆歸於無用當時雖極言其非而不聽定議更鈔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鈔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七

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鑄至正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交料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鈔皆不行人視若敝楮國用大乏言利而利亡矣至元二十三年復置鹽運使於解州鹽由池西北出置運司主其事池周圍築攔馬墻自安邑界抵解州禁堰百四十餘里鄭咸圖序解州鹽池自解縣東抵安邑之南凡五十里南北廣七里中近兩池之境分



之曰解縣池安邑池其雇于官而撈者曰攬戶治畦其旁盛夏引水灌畦而種之得東南薰風一夕成鹽取而暴之已乃貯之庵中其外作重堰曰護池堤設邏卒百餘人曰護寶以防盜取者解縣又有六別有女鹽鹽味殊苦不可食官禁取以防雜偽安邑有姚崖渠堤防甚謹以虞泛濫蓋池南谷水清潔入池無害池北諸水汙濁能敗鹽也

至元二十四年太原等路霪雨害稼太原尤甚敕宣慰使鈔米賑之發大同鈔本二十萬錠糴米賑饑民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六

元食貨志至元中陝西行省與河東運司議以大河迤東之民分定課程買食解鹽其迤西之民計口攤課任食葦紅鹽解鹽結於風葦紅鹽產於地天生地成固有不同也山右鹽以解池爲首晉陽雲中皆有鹽掃土熬煎不及解池之天成廣志陝西山丹衛有紅鹽池卽寧夏所產之葦紅鹽也邊外有青鹽五原有紫鹽皆可食用水輸記環慶鹽池產鹽皆方塊如骰子色明瑩卽所謂水晶鹽也池鹽鄰接之地百姓私相販易不可禁約寧夏所產葦紅鹽池不辦課程

近池循例認納乾課從便食用紅鹽味甘而價賤解鹽味苦而價貴百姓自不肯辭甘就苦舍賤就貴今河東池鹽從運官募商與販葦紅鹽聽民采取自黃河以西從便食用通辦運司額課如有挾帶至黃河東南者同私鹽法罪之民便而課亦無虧請以爲例

合河食西鹽納河東額課視此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置徵理司遣使鈎考諸路錢穀初僧格摘委六部鈎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爲不專其任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行入倉庫司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七

錢糧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又以僧格言下詔括馬先是令百官市馬助邊猶不足用復括天下馬充之其品官所乘者限數外悉令入官西北邊廣牧之地搜羅殆盡民間不得養馬財者天之所生地之所成利用在民而盡括之民無以爲生而盜起矣程文海言僧格以割剝民生爲務所委任皆貪饕邀利之人盜賊竊發皆由於此利未見而害隨之矣

至元二十四年河南省右丞魏賽因不花鎮偏頭關

窮逐李羅帖木兒於漢北

至元二十五年毀宋故宮爲佛寺從桑哥及楊璉眞加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基

至元二十五年徵江南謝枋得時程鉅夫訪求人材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年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于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三

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于正寢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枋得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枋得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罷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執事薦士枋得實非其人非大元夢卜求賢之初意也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三

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哀匿服而應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爲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命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李左車言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枋得不可辱台命亦明矣徐元杰論嵩之宜終父喪賈似道起復爲平章徐執方陳宜申劉黼以次並起後車明鑒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枋得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使幸而免不孝之名成我之恩等於生我旣而留夢彥亦力薦於上枋得復遺書夢彥謂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吾年六十餘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卒不行至二十六年福建叅政魏天祐執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爲功遣使其友趙孟迥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

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白二人皆忠于趙一  
存孤一死節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  
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  
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  
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  
死自誓自離嘉興卽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旣  
渡采石惟茹少蔬臬積數月因殆是月朔日至燕問  
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  
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  
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  
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  
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  
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  
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  
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賜以金帛辭不受又爲詩  
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爲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  
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元鹽制因乎宋鹽皆領在官東池二場曰常滿曰鹽  
北西池二場曰紫泉曰會商場設官四員三監池一  
領縣事至元中復置鹽運司於解州後徙運司於路  
村西場鹽仍由池西北隅出解州先是置鹽運司於  
路村東中西場各有場門出鹽各隨場分成化元年  
運使孟淮協御史王臣築禁牆後遂塞古之東西二  
場門路村專利人不甚便二十二年御史吳珍奏准  
復開二場門乃置西分司于解州西場由池西北鹽  
出解州東場由池東北鹽出安邑并新添中場由池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北鹽出路村分司官照場放走鹽利均而商旅便  
元初設提舉司於襄陵景安鎮大宗丙申年立爐於  
西京州縣撥冶戶七百六十煽焉丁酉年立爐於交  
城縣撥冶戶一千煽焉元貞中設正副提舉二員掌  
各冶採金煉鐵權貨以資國用大德十一年聽民煽  
煉官爲抽分至大元年復立河東都提舉司掌之所  
隸之冶八曰大通曰興國曰利國曰惠民曰益國曰  
潤富曰豐寧之冶蓋有二焉交城縣西北西冶村有  
都提舉司鐵冶廢址卽元之大通監也

至元二十七年春絳州天鼓鳴其聲如空中戰鬪者二月興州大饑太原路隕霜殺禾民流移就食有路斃者金陞合河爲興州以近邊也近邊之地苦寒霜下常早每有八月隕霜之時禾經霜枯萎顆粒不能成水旱後繼以早霜災之最重者詔免太原路至元十二年至二十六年民間所逋田租三萬八千餘石遣使同按察使賑太原饑民口給糧兩月或三月太原西北民皆散處山谷素無餘糧遇災則流移轉徙不能自存賑至人多外出比聞賑歸領三月兩月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三

糧旅食坐盡此邊民之一大阨也

是年發至元鈔萬錠市馬於太原馬宜寒北地畜牧蕃滋唐宋以來樓煩監牧甲於西北近口販鬻尤廣市馬於太原因地所宜也時帝方親臨北邊市馬備用以此

至元二十八年徹里劾桑哥罪狀初桑哥爲相引用黨與阿合馬盧世榮皆其羽翼也桑哥鈞考天下錢糧凡阿合馬所上積年逋負舉以中書失職奏誅二

察政行省承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責及親戚或逮

繫鄰黨械禁榜掠民不勝苦自殺及死於獄者以百數太原河東荼毒尤甚廷臣畏忌無敢言者至是徹里具陳桑哥奸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帝怒批其頰徹里辯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仇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使臣畏聖怒而不敢言奸臣何由得除民害何由得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滋懼焉帝大悟卽命帥羽林三百人往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旣誅諸枉繫者始得釋復籍其姻黨用事之家皆坐棄市天下大快而太原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三

民始獲蘇矣元初奸臣桑哥爲甚爲禍尤烈徹里不避湯鑊之誅一言悟主活億萬生靈於俄頃非烈丈夫孰能致此

至元二十八年徙河東提刑按察司治太原宣撫司治大同改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設官八員二使留司六人分蒞所部考察民事一切兵刑錢穀官吏奸弊以時糾舉歲終臺省課其績以爲例時世祖信用儒術知人善任使振綱飭紀犁然成一代之制有元吏治澄清無踰於此

田忠良字正卿趙城人通儒家及各家言嘗識太保劉秉忠於微時秉忠薦之元世祖視其狀貌曰是雖以陰陽家進必將爲國用至元十一年元帥阿里海牙請益兵十萬渡江上密問之曰汝試筮之濟否曰濟上御幄殿曰今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耶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上笑曰此伯顏也凡所言無不奇中汴梁河清三百里上曰憲宗生河清朕生河又清今河復清何邪曰應在皇太子命爲太常丞少府爲諸王昌童建宅忠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善

良仆其柱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邪上曰卿言是也又曰太廟前無馳道非禮也卽敕闢道或請太廟牲不用牛忠良曰梁武帝用麴爲犧牲後何如邪將征日本奏曰海隅何足勞天戈不聽武宗初進司徒奏冬至祀天請以太祖配夏至祭地請世祖配制可皇慶初卒封趙國公諡忠獻

通志利澤渠源出洪洞東山麓西流洪洞羊獬河漑洪洞臨汾二縣八村地流歸汾河元初臨汾民創引汾水漑田後臨汾尹石林給不花疏通城北渠道大

加宣導自趙城衛店分汾河水東一派歷洪洞臯陶等村流至臨汾縣韓村盧溝上賈等村漑田二十頃此引山泉及汾爲用也

靳德進列傳德進潞州人父祥師事陵川郝溫善星歷事母有孝行母病盲祥爲舐其目百日復明德進尤精律歷趙秉忠薦授天文星歷卜筮三科所吉輒應時因天象進規諫多所裨益累遷秘書監掌司天臺事從征乃顏揆日時率中機會嘗陳天道好生請緩師以待其降又奏宜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善

使訓學者仍歲貢一人從之著爲令成宗撫軍北邊德進從行凡攻戰取勝皆豫尅期日無不驗者成宗初歷陳世祖進賢納諫咨詢治亂之原上嘉之授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或請以瓦易都城苦廩德進曰若是役驟興物必踴貴議遂寢敕中書自今凡集議政事必使德進預焉尋丐間仁宗在東宮特令中書畱之上召見白海行宮授中書右丞議通政院事領太史院如故以疾卒追封魏國公諡文穆

至元二十八年逮西僧楊璉真加下獄尋釋之楊璉真加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攘取金寶珠玉無算私庇平民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宮物遣使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皆言宜誅之以謝天下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

至元二十八年平陽地震壞民居八萬餘區壓死百五十人

至元中徵劉因爲贊善大夫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

性不苟合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徵爲贊善大夫尋以疾辭再徵不起學者稱爲靜修先生

至元二十九年太傅知樞密院伯顏卒伯顏深沉有謀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卒贈太師追封淮安王謚忠武至元二十九年解鹽使姚行簡徙治潞村一名聖惠鎮卽今運城城周九里十三步鹽場東中西場各有場門出鹽各隨場分郡國書曰解州鎮山坊有鹽場

舊址古跡之可據者如關壯繆故居在州東十八里常平村今改爲廟其先營卽在村南隸安邑者帝舜陵在縣西北三十里鳴條崗之陽元和志謂之高堦原其南坂口卽古鳴條陌舜卒卽葬於此古栢數十章皆大十餘圍內外地共百餘畝縣西里許有魏豹城魏文侯所築後魏豹居之故名縣南五里有韓信城信屯兵于此以虜豹者縣東南十三里有張良城今名張良村東南十八里有婁室城則金將婁室所築也縣南二十里距鹽池二里許有蚩尤村相傳黃帝殺蚩尤身首異處故別葬于此而其跡已泯關龍逢墓在縣城東北二里段于木墓在邑之上段村衛瓘墓在王范里衛玠墓卽在其西虞坂在縣東南三十里俗名青石槽晉人假道于虞卽此明張士隆鑿道以通鹽車夏縣西北十五里有夏城禹所築城內青臺高百尺相傳禹娶塗山氏女女思故鄉築此臺望遠

成宗元貞元年東勝州人陳思廉以清勤爲河東廉訪使初下車請減太原飼諸王駝馬數雖觸嫌怨不

顧也卒得從減免太原歲餉諸王駝馬一萬四千匹至是以思廉請止餉千匹晉人德之思廉好薦達人或以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嫌人不復敢爲善矣按蔡忠惠亦言若避好名之嫌則無可言之路與此正復相似思廉所至皆有治績尤愛獎拔人物得大有元亨之義亦由世祖度量宏寬選用賢能故能材俊同升治具畢舉思廉起於東勝邊方之良也

元貞元年以探馬赤軍出征馬不足詔除軍民官吏所乘凡有馬者盡括之詔民間馬牛羊百取其一不滿百者亦取之惟色目人及數乃取帝初撫軍於北邊熟悉邊形故有是命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三

元貞元年發太原軍爲太后建佛寺於五臺山以大都保定真定平陽太原大同河間大名應其所需山在太原東北五峯聳立高出雲表山上無林木如壘土之臺道經以爲紫府山內典以爲清涼山初爲太后建寺於五臺山發太原軍千五百人司程陸信等董其役時連年災荒驅迫民夫冒險入山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及太后臨幸五臺山河東廉訪使王

忱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爲減其役仍賜卹死者之家太后之將幸五臺也御史李元禮上疏諫止臺臣不敢以聞烏遜取元禮章封入奏之言其謗佛帝怒奪元禮職敕旺札勒布呼密鞠之旺札勒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布呼密曰他御史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旺札勒等爲帝言之帝沉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烏遜復元禮職世祖嘗謂布呼密曰太祖有言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天

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朕之左手也五臺山高風烈盛夏猶衣棉絮山民冬春力役斃於饑寒元禮言人所不敢言而布呼密正其失以成其美真不負股肱之寄矣時以太原等路應其所需罷太原平陽路釀進葡萄酒其葡萄酒民恃爲業者皆還之又論中書近因禁酒年老需酒之人有預市而儲之者其無釀具者勿問蓋因行幸而施惠也布呼密舊史不忽末

元貞二年夏四月平陽之絳州饑河中府猗氏雹太

原之平晉大水遣使賑之

大德元年丁亥五臺山佛寺成太后將親往祈祝御史李元禮上疏曰古人有言曰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不設諫官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三

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于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為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為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

大德元年諸王阿只吉駐太原河東之民困於供億

詔詰問之仍歲給鈔三萬錠糧萬擔給晉王所部屯田農器千具中書省言國賦歲有常數先帝歲務節約常有贏餘今諸王藩戚費耗煩重請裁抑之是年大德四年中書省奏察罕為武昌路治中察罕本西域人自父伯德那徙解州居於解生而魁偉穎悟博覽強記通諸國字書為行軍府與魯千戶從奧魯赤出軍多著勲績至是奏擢治中丞相哈剌哈曰察罕廉潔固宜居風憲然武昌大郡非斯人不可竟除武昌後治廣西高道之黨以數千計罕止誅首惡數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三

人餘悉宥之焚其籍事武宗仁宗定大計多所匡益拜中書參知政事總綱維不屑細務識者謂得大臣體進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稱為白雲先生而不名賜姓白氏罕天性孝友縱奴為民人稱長者大德二年追贈許衡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嗣復加封魏國公從祀孔子廟廷又立書院於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祀事名魯齋書院衡居魏所署齋名也魯齋初以世亂留魏居魏三年魏人感服其教無貴賤不



肖皆樂從之其言煦煦從容善導惟恐失之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故朝野人士至於久而不忘崇德褒功加封魏國公書院齋名由衡居魏時所署其愛慕如此按許魯齋教人儒者以治生爲急此切實入理使行有實地居有實用正是吃緊爲人處前人未經道破儒者以儉自約則所在皆有餘地非但儉於財則用不匱也儉於言則人不怨儉於動則事不煩儉於進取則人不忌進退綽綽有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三

餘裕豈憂升斗之需不能養七尺之軀耶心安理得而井養不窮昔人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深恐學者以口腹之累役于外而亡其真也若行同市井爭錙銖之利風斯下矣此非治生正所以傷其生也况天生有命非人所能爲耕餒學祿宣聖明言之矣大德三年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省臣以天變屢見請依故事引咎避位上曰此漢人所說豈可一一盡從也卿但當擇賢者任之爾時翰林學士閻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且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

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江南公田租太重宜減以貸貧民多采用之

大德五年興屯田於太和嶺之間分山陰雁門馬邑鄯陽洪濟金城寧武七屯今邊方皆有屯糧是其遺也太和嶺屯田舊置屯儲人給地五十畝歲輸糧三十擔或他役不及耕作者悉如數徵之人致重困樞密院言應視軍民所收多寡以爲賞罰初世祖運太原糧於邊方以實邊儲屯田政舉則不待輸運而邊儲充裕奉行不以實反致病民而法有不行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三

大德七年三月遣使巡行天下罷賊污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審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按是時大懲貪墨而褫治官吏至萬有八千餘人之多受代者相望於道所在囂然求治太急舉動過輕雖新天下之耳目難靖一時之人心爲之不以漸而弊轉易滋故善治不爲已甚也

大德中江西行省以資州處士黃澤爲江州景星書院山長澤字楚望生有異質自少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至是

爲山長受學者衆閉門授徒不復言仕常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缺傳註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旣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于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於萬化之原人物之變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若身在其間目擊其事於是六經傳注之失未决之疑凡數十年苦思而未得者皆渙然冰釋作十翼舉要三傳義例諸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三

書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洄使過九江請北面爲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之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于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洄嘆息而去

大德七年八月辛卯夕地震太原平陽尤甚平陽趙城縣范宣義郇堡徙十餘里太原徐清祁縣及汾州平遙介休西河孝義等縣地裂成渠泉湧黑沙汾州

北城陷長一里東城陷七十餘步平陽震數日不止大同路地震有聲以地震改平陽路爲晉寧太原路爲冀寧帝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地爲之不寧陳天祥亦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之故此言其常理災異至此變故隨之未幾關先生合曹漢劇賊蹂躪晉冀晉寧大掠雲中邊外諸郡迄至大同冀寧交爭分地兵連禍結太原平陽之廬舍人民畜產蕩然無餘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三

劉氏後避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幼敏睿及長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幹而幹則親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及何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于彛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傳信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三下及詩禮春秋旁採

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  
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以授門人許謙曰  
二帝三王之盛其嫩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  
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  
不著也當時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  
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  
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

大德八年正月平陽地震不止已修民屋復壞皇后  
召平章政事愛薛問曰災異如此殆下民所致邪愛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五

薛曰天地示警民何與焉明年夏四月乙酉大同地  
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  
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栢朽木時諸路  
地數震壞官民廬舍民大困時以災異數見詔天下  
恤民隱省刑罰

大德九年八月地震太原平陽尤甚村堡移徙地裂  
成渠人民壓死者衆摧圮宮觀千四百餘區站戶被  
災給鈔一萬二千五百錠以賑之詔差發稅糧自大  
德八年爲始與免三年是年太原之陽曲大風雨雪

傷稼管州嵐州雨雹隕霜殺禾太原自大德以來連  
年旱蝗人民流散雖有蠲賑未足拯患史稱成宗末  
年宮闈預政宰執擅權星變者四水旱蝗螟者八地  
震及山移者五彗氣相感也明志管州今靜樂縣宋  
爲軍金爲郡元初改爲管州

武宗至大元年加封孔子尊號制曰先孔子而聖者  
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儀範  
百王師表萬世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  
以太牢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五

至大元年召吳澄爲國子監丞澄字勿清撫州崇仁  
人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言其地當  
出異人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  
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  
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九歲從郡子弟試鄉校  
每中前列既長於經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  
舉進士不第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  
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  
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卽命有司至其家錄上

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至是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且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三

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蔽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澄以斯文自任出登朝署退歸於家與郡邑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卽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講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叙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

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元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廬數間學者稱爲草廬先生天歷六年卒年八十五按草廬題伏生授書圖詩云先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論伏氏功遺像當鑄金其論最確閻百詩宗其說草廬本尊信新安謂問學必本於德性此鞭辟入裏之實功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其旨也

至大元年覈天下屯田中書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人多致廢弛當選習農務者往覈其可興者興可廢者廢詔從之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三

至大二年以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緡鈔或民間緡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價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遏沸湧金銀私相買賣及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絲綿布帛下海者並禁之通志段恒稷山人字元貞素以德誼才學聞應詞賦

進士舉屢中三赴廷試賜同進士子克已成已修已克已成已之幼也禮部尚書趙秉文識之目之曰二妙成已登至大進士第主宜陽簿元興詔授平陽提舉學校官不起克已終隱於家一時諸侯大夫皆師尊之各有文集數十卷虞集讀而嘆曰昔宋未中原文獻墜地易爲金者百數十年才名文藝之士相望其間至明道正誼之學或鮮有傳者及其亡也禍亂尤甚斯民之生存無幾况學者乎而河東段氏之學獨行於抹死扶傷之際卓然一出於正不惑於神怪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彙

不畫於淨近有振俗立教之遺風焉可謂善自托於不泯者矣段氏自司理應規至今十一傳二百餘年代亦三易文學之懿前後相屬豈不偉哉彼以富貴功名赫奕一時者一再傳而聲迹俱泯至其子孫有不能知其世視此孰爲得失哉恒之後鐸少孤以孝謹聞有大志與兄鈞同登詞賦進士鐸累遷華州防禦使草疏求退躡進兩階如護軍武威軍開國侯以疾卒於家

至大二年詔河東立泉貨監始鑄錢初以中統至元

鈔法大壞至元鈔逮今三十三年物重鈔輕尙書省創議變易常法計兩準鈔準金折銀鈔之倍數過於常行諸路立平準行用倒換緡鈔輕重遠不相及其有以絲綿布帛赴庫回易者驗時估價給償蓋五倍於至元鈔矣至是以中統至元鈔法雖皆以錢爲文而廢錢弗鑄詔大都立資國院河東及山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錢文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彙

二并以舊數用之既而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間弗便又兼行銅錢拘收民間銅器甚急而鼓鑄不給於用新舊相間作僞愈甚民以爲病行之不及再拜而報罷元之鈔法於茲凡三變而輕重不得其宜且屢易章程屢市難以遵守會計逾巧生計日絀矣至大二年仁宗至五臺山時郭貫爲河東廉訪副使駐太原扈從至五臺進見仁宗因問廉訪使默爾格特何以有善政皆以副使郭貫所教爲對帝喜因賜貫瑪瑙數珠金織文幣時遣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

黜陟官吏貫所在賑恤饑民有善政凡蠹政害民者  
劾之德在人口帝素聞其名至是廉得寶遷擢顯秩  
皆由河東惠政結主知也

至大中哈刺孫出鎮北邊至鎮斬爲盜者一人分  
遣使者賑降戶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會大雪命諸  
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  
饑民不足則益以牛羊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  
者治屯田教部落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  
大治哈刺孫深謀鎮靜以靖內難有定策之功爲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四

相首斥言利之臣一以恤民爲務邊政可見一斑矣  
至大三年冀寧路地震至是凡數震矣擴廓爭界之  
變兆於是時

至大三年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既受命  
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  
鐵鐫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  
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

皇慶二年召郝天挺爲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  
要以獵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

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唯失前禽仍或  
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

皇慶三年修撰虞集因會議學校上議曰師道立則  
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  
今天下學官假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  
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  
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  
兄所以道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  
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四

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  
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  
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  
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  
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  
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  
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  
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

延祐元年晉寧民侯喜見兄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

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之俾養父母母絕其祀

延祐元年復以齊履謙爲國子司業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爲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爲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延祐二年以郭貫爲中書參知政事貫初爲河東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聖

訪副使帝在東宮時幸五臺因問河東廉訪使減里吉歹之得有善政左右曰副使郭貫之教也厚賜之及帝卽位累遷至浙西廉訪使至是入參機要

延祐二年詔諸王駙馬分地所置達魯花赤惟用蒙古人三年遷代改郡邑同知縣丞爲副達魯花赤延祐四年九月冀寧路震壞官民廬舍壓地死數百人大同路暴風大雪壞民廬舍明日雨沙陰霾馬牛多斃人亦有死者

至治中帝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

對曰盤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卽有魏徵敢諫之臣按其言直而有體拜住能言之帝能善之明良合德主聖臣直之喻復見于今拜住木華黎之曾孫安童之孫也二勲著美于前拜住繼美于後帝嘉其克繩祖武拜住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識見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帝之在東宮也常聞其賢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掌天子宿衛而私往來東宮固虞得罪亦非皇太子福卒不往蓋惟舉動不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聖

于始而後事業克光于前罷利俱忘一本忠愛以濟時艱元老所爲大抵如此非營謀取榮者所能知矣至治中帝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棉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世祖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帝躬崇節儉敬禮儒臣每退食必延儒臣敬問古今得失拜住薦吳澄有文學起爲翰林直學士敕有司恤孔氏子孫貧乏者亦崇儒素之義也

至治三年敕寫金字藏經詔吳澄爲序澄上疏曰寫

藏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  
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  
或不言不過謂爲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  
日月齊光爲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  
同類其徒遂創爲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  
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亦  
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祖矣撰  
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泰定元年以虞集爲禮部考試官集言于同列曰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四

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  
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  
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惟其高  
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  
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  
得人  
泰定帝致和元年七月癸丑上都諸王以倒刺沙召  
亂分道入寇燕特穆爾起兵禦之脫脫穆爾將軍並  
黃河爲營以便徵從庚申諸王八刺馬也先特穆爾

以部兵入管州由嵐州大澗口進殺掠吏民已已諸  
王忽刺台等引兵由陽武口進犯崞州是年改元天  
歷詔冀寧晉寧兩路所轄代州之雁門關崞州之陽  
武關嵐州之大澗口皮庫口保德之塞底天橋白羊  
關石州之塢堡口汾州之向陽關隰州之烏門關吉  
州之馬頭秦王嶺二關靈石之陰地關皆令穿塹壘  
石以爲固調丁壯守之也先特穆爾別由大慶引兵  
渡河河東聞也先軍至官吏皆棄城走也先殺河中  
守餘悉以其黨代之乙未湘寧王八刺失里引兵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四

冀寧殺掠吏民冀寧告急勅萬戶陳柱和尙援之本  
路官募民丁迎敵和尙以兵爲殿殺獲甚衆會上都  
兵大至和尙退保故關冀寧遂陷是時齊王月魯特  
穆爾東魯蒙古元帥不花特穆爾等圍上都倒刺沙  
出降梁王禕遁遼王脫脫爲齊王所殺遂收上都諸  
王符印檄內郡罷兵以安百姓湘寧王八刺失里及  
諸王勿刺台初承上都之命各起所部兵南侵掠冀  
寧路至是還次馬邑均爲元帥也速答兒所執其所  
俘男女千人悉還其家也速控兵至武安也先特穆



爾以軍降河東州縣聞之盡殺其所署官吏已未詔  
冀寧路因兵興而失印者中書如秩鑄給之初也先  
特穆爾軍至晉寧本路官皆遁晉王所轄府州縣達  
魯花赤並罷免禁錮至是燕特穆爾請並革其所舉  
宗正府札魯忽赤及中書斷事官諸衛官各還鎮  
秦定中褚不華爲河西道廉訪僉事不華字君實隰  
州石樓人沈默有器局秦定中累官至監察御史至  
是遷廉訪汝潁盜發勢張甚不華至淮安守禦賊至  
多所斬獲趣判官劉甲守韓信城爲聲援復上章劾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四

城中餓者仆道上卽取咬之一切草木螺蛤魚蛙燕  
鳥及鞞皮鞍韉革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  
老穉更相食撤屋爲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旣  
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爲賊所縛次  
子伴哥冒刃護之亦見殺時至正十六年十月乙丑  
也不華守淮安五年殫數千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  
張巡云事聞進封衛國公謚忠肅卹其家  
秦定三年庚辰遣使奉迎周王和世琜于漠北三月  
卽位於和寧八月暴卒圖帖睦爾復襲位是爲文宗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四

有陽涼南關、陽涼北關、靖康末、女真將粘沒罕自太原分兵趨汴平陽、兵導入南北關、是其地、唐書地理志、靈石縣西南、有陰地、長寧二關、廣川書跋、崇徽公主下降回鶻、至陰地關、托掌石壁遺蹟、括地志、靈石縣有汾水關、後周主邕攻晉州、分遣宇文盛守汾水關、蓋皆據必爭之地、而扼其要也、縣志、靈石南有郭家溝之天險、北有靈石口之嚴關、扼塞隩要、并晉之咽喉、其信然矣。

天歷二年、張養浩為西臺御史中丞、時關西連年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四

雨歲大饑、人相食、命養浩往賑之、道經華山、禱雨于岳祠、一兩三日、到官復大雨、禾黍自生、養浩率富商出粟、奏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有殺子以啖母者、為之大慟、出私錢濟之、且命出其肉、徧示闔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可謂有功德於民矣。

天歷二年、范梈為湖南嶺北道經歷、梈字亨父、家貧、早孤、天資穎異、誦書輒不忘、雖癯然清寒、克自樹立、居則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耽詩工文、用力精詣、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薦

為翰林編修、秩滿除海南北道廉訪司、照磨、歷退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至是官湖南、至順元年卒於官、五十九、詩文多傳於世、梈四任佐風憲、謹身守法、不可干以私、蔬食水飲、泊如也、吳澄誌其墓、以為特立獨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子、蓋非虛美云。

文宗天歷中、陳思謙言、軍站消乏、僉補則無殷實之戶、接濟則無羨餘之財、倘有征行、必括民間之馬、西北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牧地寬餘、宜設羣牧、使司統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四

領十監、專治馬政、并畜牛羊、數年之後、馬實蕃盛、或給軍以收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以給國用、非小補也。

至順元年七月、興州自夏至於是月、不雨不能種、告饑、五行志、興州大旱、太原以南、赤地千里、民無所得食、河南行省慮流民入境、為變、檄諸都刺守關、以拒之、諸都刺曰、良民遇災、柰何絕其生路、悉縱之、且為粥以資其口食、天地之大德曰生、古者諸侯有分土、無分民、齊桓猶申邊糶之禁、設官樹長原、以為民也。

司牧之官過生畛域東鄰告荒西鄰暹糴所在多有甚至拒關以絕其生路彼越境求生者獨非有元之赤子乎諳都刺獨持大體可謂能仁矣

至順元年詔以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爲啟聖王母顏氏啟聖王夫人顏子克國復聖公會子邴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程頤洛國公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列七十二子下

至順二年立廣教總管府凡十六所以掌天下僧尼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五

之政秩正三品府設達魯花赤總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員總管則僧爲之按是時以西僧輦直吃刺思爲帝師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李木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時有屹然持正者僧亦爲之肅然矣

至順二年四月冀寧路地震聲鳴如雷裂地尺餘民居皆傾是歲大水連年水旱稜災北邊大饑人相食

詔令民入粟補官以備賑濟而恤政不聞時楊克公知興州設法拯救不遺餘力在任數年吏民懷之金元時升台河爲興州楊克公直隸景州人

元統元年休寧處士陳櫟卒櫟字壽翁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卽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賢之學以朱熹氏爲宗延祐初詔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所居堂曰定字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五

學者稱爲定字先生至是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其同郡胡一桂學者稱爲雙湖先生胡炳文學者稱爲雲峯先生皆一遵朱子之學云

元統元年秋七月夜有流星大如酒杯其色赤約長

五丈餘光明燭地京師地震鷄鳴山崩陷爲池民謡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幾之先見者也

順帝至元中張翥爲國子助教分教上都翥字仲舉晉寧人少負才豪放不羈一旦翻然謝客閉門讀書遂以詩文鳴於時至是同郡張起巖居中書薦翥隱逸遂授助教修宋遼金三史爲國史院編修官史成歷應奉修撰累遷太常博士翰林侍講學士兼祭酒勤於誘掖論辨輒雜以談笑各厭其所得嘗詣中書議時政衆論蠶起翥獨默丞相搆思監問之對曰諸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五

人議皆是但事勢有緩急施行有先後耳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孛羅帖木兒入都強翥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且發兵致討翥不從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孛羅誅詔爲河南平章仍翰林承旨致仕給全俸終身卒年八十二翥長於詩近體長短句尤工今傳蛻庵樂府三卷又嘗著忠義錄

至元元年勅所在儒學田租給宿衛衣糧詔罷科舉許有壬力爭之特令有壬爲班首宣詔溥化謂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矣揭傒斯言儒士宜保護愛

惜之人才爲致治之本學校爲儲才之地而奪貢士田租甚有鬻學田以充公用者所獲無多傷政體實大時事至此亦可知矣

至元元年五月辛丑民間訛言朝廷拘攝童男童女一時嫁娶略盡按是時物怪人妖災異紛孛民生朝暮不保聞訛言而嫁娶震於亂也時棗陽童子暴長四尺許見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皆妖異也至元元年金華處士許謙卒謙字益之少孤母氏口授經書稍益肆力於學受業金履祥之門盡得其傳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五

益加闡發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爾平生制行甚嚴而應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屏跡八華山四方之士不遠百舍而來受業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閭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遺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爲白雲先生卒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柏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至元六年詔改元至正時脫脫爲右丞相錄軍國重

事脫脫馬札兒台之長子也幼岐嶷異常及就學請于其師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讀書不若日記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也初憂其伯父伯顏之敗而竟黜之至是悉更伯顏所行復科舉取士復行太廟四時祭雪郊王之寃召還宣讓威順二王開馬禁減鹽額蠲負逋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

至元中平定州人呂思誠爲河東廉訪使時武祺議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楮幣爲母銅錢爲子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母下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五

料爲子譬之蒙古人以漢人子爲後皆人類也豈有故紙爲父而立銅錢爲子者乎一座咸笑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利於國家也揭傒斯亦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其言皆切中事理思誠父允以平定州知州致仕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襖衫紅鞋束帶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生思誠自有神光見者異之至是建議人服其正

至正元年詔修遼金元三史命脫脫爲都總裁揭傒斯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元呂思誠爲總裁先修元史以義例未定不能成至是定議丞相問修史以何爲本揭傒斯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且史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物論不齊必反覆辯論求歸至當而後止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爲世紀而遼金爲載紀或又爲遼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五

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爲不可待制王理者祖修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爲北史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爲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爲史至正二年春脫脫用人言於都城外開河置暉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役夫萬餘人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非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

每况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豈容僥倖即使成功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卒以無功

是年頒農桑輯要於天下中列種植疏灌之法高下原隰之分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勒爲成書嘉惠農民八月晉寧臨汾獻嘉禾竟有一莖八穗者

是年三月大同饑人相食運京師糧賑之按牧民以

晉乘蒐略卷之二一六

五

民爲心賑民之饑心誠而法無不行不待發太倉之粟而民自無病大同苦饑連年灾困至相食長民者救得一分民受一分之惠時王大中總管江州江州諸縣民饑甚大中貸富室粟賑之而免其雜役以爲息期歲豐還其本民無病也惟其信於民而民無不從饑亦不害荒政不一其法江州非有異民不專待升斗之賑以求生矣

至正三年秋七月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德輝字輝卿冀寧交城縣人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蒙古主

在藩邸聞之召見詢問多有啟沃尋與元裕北觀秦蜀儒戶兵賦命提調真定學校旋命宣撫河東至官除奸剔弊不遺餘力所部肅然考績爲十路最至是召參議中書或言沿邊將校冒代軍士將遣使按治德輝奏曰若悉繩以法則人不自安今但易其部署選武毅有才略者任之則軍政自新委風憲官體究則宿弊自革五年擢侍御史辭請老命舉任風憲者疏烏古倫真張邦彥徒單公履張家張肅李槃張助曹椿年西方賓周止高逸民王博文劉郁孫汝楫王

晉乘蒐略卷之二一六

五

時忠愛始終不懈如此  
至正四年揭傒斯督修金宋二史畱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進士傒斯少貧刻苦讀書父子自爲師友貫通百氏大德間客游湘漢程鉅夫盧摯先後爲湖廣憲使咸器重之延祐初鉅夫與摯列薦于朝授翰林編修文宗時閣中有咨訪必稱旨中書每奏用備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嘗進太平政要策以示

臺臣曰此朕授經筵揭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此初拜翰林直學士及開經筵陞侍講學士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求去不許命脫脫及執政諭留之俟斯曰使一得之獻見用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脫脫問政治何先曰儲材爲先養之於譽望未隆之時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可也嗣請兼行新舊錢救鈔法弊時不能從至是卒給驛護喪歸江南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按才爲世用儲而得之而後才可用也爲國家儲有用之才始於能養終於能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五

用揭曼碩二語獨闢樞要人當譽望旣隆時往往顧惜聲名曲意求全而不能實致其用惟養於譽望未隆鼓其向上之機而不使輕挫其鋒平其難下之氣而不使自驕其志至德性堅定然後拂拭以出爲世用而不失所養治民之道與民宜之未親歷庶務周知民隱而強人從我動援周禮適以佐其堅僻之性矜言足國或反肆其培克之求用之而殘民所謂才者不才也古大臣草茅崛起出則利濟生民備嘗甘苦艱難至於困心橫慮而增益知識培養元和不見

才而才自爲天下用也曼碩之言可誦可法矣

至正中冀寧路饑發粟賑之先後糶米四萬五千餘石以各郡縣民饑不許抑配食鹽復令民入粟補官以備賑濟募富戶出米五十石以上旌以義士之號時有出米五百餘石賑饑者旌其門

至正四年阿魯圖爲相議除一人爲刑部尙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不宜刑部阿魯圖曰選僧子耶若選僧子須用強壯人尙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卽是好官何用強壯者爲其識治體如此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五

至正五年翰林學士承旨巉巉卒巉巉字子山康里氏幼肄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心修身之要得之許衡及父兄家傳長襲宿衛丰神凝遠制行峻潔望而知爲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辨法家拂士弗能過之每遇天變民災必勸帝側身修行庶天意可回久之出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帝欲置之中書召還至京得疾卒家貧幾無以爲歛帝聞賜銀五錠巉巉善真行草書片紙之存人爭寶之不啻金玉至正六年山東河南盜起請左右阿速衛指揮不見

國等討之

至正七年以李公遷為金華郡學正公遷於經傳子史百氏之書禮樂律歷制度名物之數無不通貫而悉究之用力於聖賢之道以正心誠意為學真知實踐為功天性仁孝勤於著述剖析經傳極其精緻而又善於訓迪其言溫煦諄諄不倦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材質之分大小咸有所得從者常數百人翰林侍講學士黃潛最少許可特加敬愛公遷字克升鄱陽人其父梧崗翁聞同郡吳中行得聞朱子晉乘菟略卷之二十六

晉乘菟略

卷之二十六

三

門人黃翰之學於廣信饒魯往學焉於是大肆力於學道德文章卓然名臣公遷之學得之家庭所著有朱子詩傳疏義二十卷四書約說四卷四書通旨六卷行世

至正中詔歐陽元揭傒斯等修遼金宋三史各為體例金史多本金末元好問劉祁所著書最為詳贍而發凡起例論贊表奏則皆歐陽元屬筆焉元好問秀容人劉祁字景叔渾源州人

至正七年虞集卒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父

汲僑居臨川之崇仁集生三歲即知讀書稍長從吳澄游授受具有源委學雖博洽而究極本源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寫諸文藹然有宋慶歷乾淳風烈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為邵庵先生

至正七年冬命皇子愛猷識里達臘入端本堂肄業命脫脫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詔以李好文所晉乘菟略卷之二十六

晉乘菟略

三

進經訓要義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為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為書名曰大寶錄又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戒者為書名曰大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臣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



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皇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尙佛學而百有六篇之書不問矣

至正七年河東大旱饑人相食民多饑死詔臺閣名臣出爲守令按時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爲守令使得封呈利病又以束帛旌郡縣守令之廉勤者定守令黜陟之法以求治安守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三

令親民之官守令賢則百姓安自漢以來最重循吏第治民非一日之事民之治亦非一時之效循名而不端其本雖美其名終無實效至正之初地震山崩旱乾水溢歲荒民貧至餓而死發大倉之粟不能濟阡危之民旌義士之門不能排閭閻之急而帝方信齋醮而就安樂天行之變人事之窮至此亦有無可如何者矣

至正七年大同饑人相食令民入粟補官以備賑有匿罪輸粟得官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

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遵力言不可奪其敕還其粟著爲令得政體矣

至正八年詔京官三品以上歲舉守令一人守令到任三月亦舉一人自代其玉典亦拱衛百戶不得授縣達魯花赤止授佐貳久著廉能則用之令守令選立社長專課農桑

至正八年西北邊軍民饑遣使賑之以北邊沙土苦寒罷海三刺禿屯田

至正九年十一月冀寧平遙等縣曹七七反命刑部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奎

郎中八十一馬指揮沙不丁討平之

元至正十年正月李羅帖木兒追蔚州賊楊誠至飛狐縣東關誠棄軍遁降其潰卒遂同駐大同

孫著平陸縣潁川忠襄廟碑至正十四年妖賊分遣奇兵渡河北蹂解南鄆王將騎夜渡靈寶要擊於安邑南原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抵平陸城下大陽津賊爭赴水死無噍類遺城中賊大奪氣會食盡棄城乃遁去

至正十一年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尙書充

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楊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初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浚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其後汝穎兵起遂援爲口實云元史賈魯列傳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以明經領鄉貢泰定初授東平路教授召爲宋史局官書成遷中書省檢校條陳處置河倉泊數萬言俄拜監察御史卽言御史封事宜專達聖聰不宜臺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晉

臣先有可否已由山北廉訪副使入爲工部郎中至正四年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曹濮濟兗諸州郡昏墊帝患之訪求治河方略立行都水監于鄆城以魯爲太監魯循河道察地形往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爲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竟脫脫復相聞河決思拯民難集廷臣議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疏南河以殺其流遣工部尙書成遵行視終莫決魯昌言必塞北

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復以前二策進丞相取其後策與魯定議召入奏大稱旨十一年春命魯以工部尙書爲總治河防使領河南北諸路軍民發汴梁大名十三路民丁十五萬廬州等戍十八翼軍二萬俱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聽節度仍命以兵鎮之自黃陵岡南達白茅至陽青村合故道自四月鳩工七月鑿河成乃塞決河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諸埽堤竣河復故道南匯於淮又東入海帝遣使報祭河伯召魯還朝以河平圖獻超授集賢大學士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晉

敕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製河平碑以紀其績元旣爲碑文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事者無所則效乃從魯訪問方略更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魯嘗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効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雜持夾輔纜索之功實重蓋由魯習知河事故績成而功施後世宋濂言元亡基於上下因循晏安

紀綱廢弛風俗偷薄致亂不興是役亂亦自起斯通論也通志高平賈魯故宅今爲驛舍壁間題詩云賈魯修黃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至正十一年晉冀地震有聲如雷圯民居屋壓死者甚衆半月乃止此晉冀大擾之兵象也

至正十二年冬十月霍山崩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唐六典河東道名山曰霍山祀典謂之中鎮山崎嶇險峻介并晉二州之間爲冀州鎮

至正十二年詔臺省官兼用南人自世祖以後臺省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亥

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始復舊制凡南人有才學者並許用之

至正十二年潁州沈邱人察罕帖木兒與信陽羅山人李思齊同起義兵時汝潁兵勢大振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察罕與思齊起義邑中子弟多有從之者破賊事聞授察罕帖木兒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知府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邱自成一軍

至正中興州人劉濬及其子健以義烈聞於時元史

濬太原府興州人金狀元海曾孫爲連江縣巡檢時賊王善寇閩官軍守羅源縣與連江接壤濬妻正定史氏故相家女有才識謂濬曰事急矣可聚兵以捍一方於是盡出奩中物募壯士百餘命仲子健將之浹旬間衆至數萬賊尋破羅源分兩道攻福州濬拒之辰山三戰三捷俄福州陷衆多潰濬獨帥健兵進選賊於中麻笑其陣斬先鋒五人賊兵大至鏖戰三時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皆被獲濬執手大罵賊縛濬階下先斧其手指一再斫罵彌厲指且盡又斷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亥

兩腕及足罵益不絕遂割其喉舌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舍健使歛濬屍健歸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屠戮健手斬殺父者張破四擒善及寇首陳伯祥來獻按海死國難濬能繩武健尤奇偉不墜家聲矣保德州志至正十三年府谷官軍作亂侵保德樞密吳公委院判袁公撫禦之兵旋退定羗之民獲有寧宇明年授知州凡有糧儲科役造作必躬詣樞府請省減惠政及人立坊表之

至正中順帝始招安方國珍俾之按甲後復叛既招田豐豐遂殺命官故邱瓊山云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悞之也招安之法皆給以冠帶而養之故時引宋人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自招

至正十三年立分司農司先是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請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可以不煩海運而京師自能足食帝曰此事有利國家其議行于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烏蘭哈達左丞烏克遜良楨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完

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原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  
至正十三年哈瑪爾進西番僧於帝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延徹爾法集賢學士圖魯特穆爾又進僧結琳沁善秘密法帝皆習之乃詔以西番僧爲司徒結琳沁爲大元國師帝日從事于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皇太子旣長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至正十四年帝製龍舟於內苑船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上有五殿龍身並殿宇俱五采金裝船行則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西方三聖殿櫃腰設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櫃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帝旣怠於政治惟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完

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十六天魔又十一人奏龍笛頭管小鼓箏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非受秘密戒者不得與時吳王朱元璋建新殿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斲地者吳王斥其不能崇儉而導侈靡以厲民一彼一此得失之故昭然矣

至正十四年春大雨凡八十餘日羣龍皆穴地變化而出者無數識者知爲天發殺機也

至正十四年秋七月汾州介休孝義縣地震泉湧潞州襄垣縣大風拔木偃禾八月榆次縣桃李花

至正十五年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成遵言於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天塹

黃河爲之障賊兵卒不能飛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

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七

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河北民心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以下皆爲之揮涕乃入奏

元主卽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

至正十七年曹州賊入太行焚掠所過縣邑澤州陵

川縣陷縣令張輔死之

至正十七年六月劉福通分軍寇晉冀九月攻冀寧

察罕特穆爾以兵擊走之詔諸路團結義兵府州縣

俱兼防禦使事

至正十七年三月王士誠陷晉寧路總管杜賽因不

花敗死察罕遣賽因赤等攻復之

元至正十七年六月關先生破頭潘王士誠等趨晉

冀十一月壬寅賊侵壺關察罕帖木兒大破之乃於

附近民內選諳武事者修立堡砦守禦見發精兵出

太行會汴定河南

至正十七年劉福通分兵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

舅沙劉二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

貴據山東其勢大振

至正十七年許有壬卒有壬字可用湯陰人仕至中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七

書左丞集賢大學士歷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

事無不盡言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善筆劄工

辭章則其餘事也

至正十七年曹州賊下太行焚掠察罕帖木兒調關

保虎林赤同守潞州用兵要擊賊歸路時賊已深入

至杏城二將將部兵上黨縣尹郭從善將義兵爲之

犄角大破賊關虎勲德碑云五月盜拔遼州據榆杜

副河東宣閻關保招討萬戶虎林赤二公抵城破殺

乘勝大震寇夜遁追戮幾盡遂謂太行多阨若分兵

阻遏盜必不入功收萬全列守諸口咸獲其利初察  
罕遣二將復晉寧賊去調二將歸守潞州爲休兵進  
取計李惟馨圖地利險易分屯澤州杜太行諸隘賊  
不得入此扼要之勝勢也

至正十八年妖兵破大平縣城民僅存二百餘家九  
月壬戌平定州陷

至正十八年三月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初黑氣蔽  
西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有雲如火交射中天其光  
燭地有物觸之輒有火起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七

兵戈之聲至六月曹濮賊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  
冀韓林兒黨關先生攻大同達魯花赤完者棄城遁  
大掠塞外諸郡晉冀雲中雁門代郡烽火數千里村  
落爲墟初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  
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掠晉冀至代郡雁  
門雲中蹂躪塞外諸郡尋復轉而南察罕特穆爾遣  
關保住等率兵分扼阻隘自勒重兵頓聞喜絳陽又  
分兵屯澤潞屢擊却之史稱是時太白屢晝見久而  
不息彗星自五月至八月凡六十有三日自昴至房

歷一十五宿而滅羣盜轉寇河北又不獨大同一路  
塞外諸郡矣

至正十八年曹賊焚上黨上黨人李惟馨謀取晉冀  
察罕特穆爾先聞惟馨有濟亂才遣使招之惟馨說  
以先取晉冀爲上策以晉冀殷庶足以給軍得此則  
富強爲收復諸郡之資時并冀爲王士誠等久躡關  
先生復攻陷之察罕遣董克昌等以兵克復於是晉  
冀之地皆歸察罕兵將受其節制曹濮諸賊大掠南  
還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隘口乘其懈歸而舉兵逆擊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七

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  
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  
兒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  
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詔便宜行閩外事察罕本系  
出北庭元初隨大軍收河南祖父皆家河南之沈邱  
盜發汝穎所過殘破徵兵致討無功察罕特穆爾獨  
自奮起義兵沈邱子弟從者數百人與信陽之羅山  
人李思齊合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設奇計襲破羅  
山屢戰克捷歷陞兵部尙書嗣賊陷陝州斷殺函欲

伺間趨晉察罕夜提兵拔靈寶城賊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追襲之賊之以鐵騎扼下陽津賊赴水死者甚衆勢窮皆遁潰平陸安邑之賊皆盡乃移晉兵南下援汴破其城走劉福通河南平時李羅特穆爾移鎮大同置都督兵農司專督屯種以李羅特穆爾領之所在侵奪煩擾晉冀之地本皆察罕所定而李羅特穆爾以兵駐大同欲并據晉冀察罕自以劉尙質爲冀寧路總管遣樞密院判官陳秉直八不沙將兵二萬守冀寧遂至兵爭興州卽其所爭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七

分界地也通志碗子城在太行山頂羣山迴環兩崖夾立中建小城隱若鐵甕卽宋太祖負石地也壺口故關在黎城縣東北二十八里卽吾兒峪也至正十八年二月田豐掠雁門時汝穎賊陷晉冀諸處察罕帖木兒引軍進趨河東先遣兵潛屯南山阻隘截其歸路以重扼之俟賊道出南山伏發大敗賊兵乃進屯澤州中條山在晉冀之南與河南岸諸山相連接故曰南山云明何鑑名山記中條以中狹不絕而名上有分雲嶺天柱峰見臨晉縣及桃花元女

諸洞谷口蒼龍等泉其瀑布水自天柱峰懸流百尺而下出臨晉縣之王官谷入于大河而解州東南之白徑嶺通陝州之大陽津渡石門百梯之陡絕尤爲奇險

元時省陵川縣入晉城後復置陵川本漢泫氏縣也後魏爲高平縣地隋始析置唐屬澤州會昌三年忠武帥王宰討澤路叛帥劉稹敗稹兵於天井關進拔陵川是也縣志佛山之高黃河可曉五度之險一夫可守元好問集陵川在太行之嶺天壤間清涼境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七

宋崔有孚金武明甫武天祐武天和趙安時趙安榮李俊民七狀元皆發于此陵川縣志七狀元祠在縣城外東川皇輿全覽金武明甫武天祐武天和第在陵川縣三狀元故里也郝文忠祠在縣南街至正中曹賊破晉安城入呂祐室以刃脅其母索費祐以身蔽母奪其刃十指盡落而死以孝義稱而未若余闕之孤軍血戰闕家殉節尤可哀也闕守安慶城陷自刎妻妾子女同赴井死才濂曰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先勝其所用者不過民

聞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致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又似過之。至如呂祐亦發於至性而不可沒者也。

至正十八年，吳王拔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吳履、張敬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王道。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為五經師，戴良為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去

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之聲，無不忻悅。

至正十八年，帝遣叅知政事也先不花脫木兒、奴等三人往解亭羅察罕二家之兵。三人既各受命，不肯前進。山南道廉訪僉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之志。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家大計，宜風馳電走，乃迂迴退懼，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家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所致，宜急誅之不報，禎嘆曰：天

下事不可為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

至正十九年，賊由飛狐靈邱犯蔚州，通志廣昌北至蔚州，由黑石嶺北口峪兩鎮三關志宣大入廣陽，惟有二門居庸直其後，紫荆當其前，由後必於鷄鳴山，由前必於黑石嶺，即古飛狐道。蔚州西南四十里，路通靈邱、廣昌、水經注，神夷水又東北得飛狐谷，即廣武君所謂杜飛狐之口也。

至正十九年，詔李羅特穆爾移鎮大同，欲倚以捍蔽京師。故也曹賊伺間分兵來侵，李羅率兵與關先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去

戰於雲中，走之。遣裨將也速不花招兵五萬戍大同，特穆爾舊史帖木兒。

至正十九年正月癸丑，流星大如杯，有聲如雷。時李羅特穆爾移鎮大同，惟日以營私為務，招募義兵費銀鈔百四十萬多，近倖冒支率為虛數，命於大同置大都督兵農司，仍置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李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其擾。李羅過代州，收山東潰將孟本固諸軍，旋領軍至豐州，雲內與關先生戰，關



軍奔潰又擊敗出豐偽將王士誠於臺州遂南向爭  
晉冀詔李羅特穆爾守石嶺關以北察罕特穆爾守  
石嶺關以南李羅欲得冀寧遣兵自石嶺關直趨圍  
太原城三日復退屯交城帝命也先不花往諭解李  
羅罷兵還鎮各退守石嶺關南北是時察罕以晉兵  
出太行會秦兵趨汴梁破劉福通河南悉定於是引  
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軍船繕  
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而李羅  
復南侵察罕所守地察罕舉兵禦之兵連不解李羅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庚

兵力漸衰而察罕夷難之力亦少分矣

至正中星隕大名化為石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箠墮  
地有聲火燄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形如狗  
頭其斷處若新割者

至正二十年命李羅特穆爾部將方脫脫守禦嵐興  
保德州等處詔今後察罕特穆爾與李羅特穆爾部  
將毋得互相越境侵犯所守信地因而讐殺方脫脫  
不得出嵐興州界察罕特穆爾亦不得侵其地時田  
豐掠冀寧路命樂元臣招諭之至其軍為豐所害太

不花潰敗之兵數萬鈔掠冀寧察罕遣陳秉直分兵  
駐榆次招撫之其首領悉送屯種冀寧路飛蝗蔽天  
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壑盡平民大饑王士誠久躡冀  
寧而李羅復侵掠不已調兵自石嶺關直抵冀寧察  
罕調閩奉先引兵與戰已而各於石嶺關南北守禦  
十月詔李羅守冀寧李羅遣殷與祖高脫因倍道趨  
冀寧守者不納察罕將陳秉直瑣生等以兵攻李羅  
之軍於冀寧敗其部將脫列伯蓋察罕定晉冀倚其  
地資軍李羅特穆爾駐大同欲並駐晉冀與察罕爭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庚

帝有旨以冀寧界李羅察罕以為用兵數年惟藉冀  
晉給其食而致盛強與之則彼得足其兵食大軍反  
致匱乏乃托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  
安軍拒戰於東勝州再遣八不沙以兵援之八不沙  
以彼軍奉王命來不敢抗察罕怒移之李羅縱兵掠  
冀寧等處遣脫列伯等引兵據延安察罕以兵拒之  
通志元至正間吳公某失其名以樞密院討賊至武  
州興縣兵亂來侵保德公率兵禦之乃退明年府谷  
縣軍侵河曲保德公至河曲委院判袁某守保德河

兵退州以安名無考按此即李羅部將守禦嵐興保德與察罕爭界互相仇殺時也

至正中曹漢諸賊攻冀寧大掠沿塞諸郡被兵之民攜老幼流移道路歲大饑疫民食草根木壳既盡人相食與州比歲大疫征調無時樂城人齊元彛知興州至則設法撫卹流移者咸復其業建五龍祠於縣東北十里爲民祈穀時詔團練義兵州縣正官兼防禦使元彛招集訓練閭閻不擾而自相捍衛當軍旅頻興賦役繁重之時調度井井民樂爲用愛戴如父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全

母至今溯合河循吏推公爲第一  
順帝伯顏忽都皇后宏吉刺氏列傳后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寵后無幾微怨望意當帝時巡上京次中逆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再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常居坤德宮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闕國未亡而崩奇氏見其所遺衣服大笑曰正宮皇后何至服此等衣耶其朴素可知按當時上下淫縱后亦有不忍見聞之處而曲自韜晦如此固厚德使

然亦善處嫌疑之際也

至正二十年王士誠久躡晉冀李羅敗之於臺州乃走東平

至正二十年十一月李羅帖木兒以兵侵汾州察罕帖木兒駐兵霍州拒之朝命參知政事七十往諭李羅罷兵還鎮復遣使諭察罕亦令罷兵三月李羅罷兵還

至正二十一年察罕以兵鎮關陝河洛而重兵屯太行營壘聯壁相望軍威大振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伺間以滅曹賊至是偵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田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一

全

豐亦降于賊乃大會諸將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覃懷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擣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爲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擴廓即庫庫

至正二十一年黃河自河東平陸縣三門積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元主聞之不樂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羣臣曰皇太子生子是陛下聖孫即其應也元主笑而頷之按是時河東經東賊蹂躪

經年加以孛羅庫庫累世交爭河水本濁而反清變其常道反常則爲異歷稽往冊徵應隨世變異不能例斷也

是年石州大風拔木六畜俱鳴民所持槍忽生火焰抹之卽無搖之卽有辛巳忻州西北有赤氣蔽天如血八月大同路北方赤氣蔽天移時方散時察罕聞山東羣賊自相攻擊乃大會諸將發并州兵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鼓行而東遣其子庫特穆爾以并州精卒五萬趨東平屢戰皆捷降田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三

豐及王士誠還軍復下濟南移兵圍益都田豐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帳中嗣豐與士誠陰結諸賊謀變請察罕行觀營壘衆止之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請以力士從又不許輕騎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計聞四方如失所恃晉冀沿邊之民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先是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帝意山東必失一良將卽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已及於難詔封潁川王諡忠襄食邑沈邱所在立祠歲時致祭復起其子

庫庫特穆爾襲總父兵庫庫銜哀討賊攻城益急穴地通道以入拔其城執田豐王士誠取其心祭其父山東悉平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宴然無事察罕之功偉晉冀之兵力居多也按元末晉冀蹂躪於賊自察罕提兵北向掃除寇暴始獲平定而餘孽未盡故於其歿也晉冀之人舉國皆泣如失怙恃察罕起於徒步提羸敗之卒驅逐羣寇數年之間剪剔殆盡舉中原萬里之地還之國家自古名將率師勤王未有成功如斯之速且大者也夫天生奇傑以衛斯民既用之使盡其力而同休共戚之人偏從而撓亂之內外受其敵天子不能制此孛羅特穆爾之亂爭不能無太息悼嘆於順帝也然察罕能將萬衆之強而不能防一夫之難能知彼已虛實之原而不能明衽席戈矛之義禍起於不疑身殲於豎子斯又奇已蓋察罕之所能爲者人所不能爲者天也當其時元之綱維已壞本實先撥天所不祚也天不祚而人力回之猶本旣撥而枝葉雖未有害至其時未有不黃萎者然功不可沒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全

元至正二十二年開榆次縣萬春渠引洞澗水溉田  
太原屬內引山泉之水灌田者榆次爲盛徐溝祁縣  
清源文水太谷次之榆次縣土壤沃衍衆水歸流洞  
澗水入境始大魏收志洞澗水一出木瓜嶺一出沽  
頭一出大廉山一出縣東原過祠下四水合流故曰  
同過又西南流爲淳湖涂水注之涂水出八磚嶺入  
洞澗者爲小涂水出鷹山入洞澗者爲大涂水又縣  
東原澗水泉自平地湧出隆寒不凍名爲溫泉草木  
常榮隨地穿池植荷爲勝境南流入於洞澗縣西北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澗流源出壽陽縣西南流會芹谷蒜谷赤坑白龍諸  
水入境此境內渠道之水源也縣西南三里萬春渠  
引洞澗水溉田上一渠下析爲三小渠灌李村邱家  
堡郝家堡榮村高村韓村小趙西榮等村堡田宏治  
中開官甲口渠各村均沾故名萬春又引大涂水入  
偃武懷仁渠溉本村及西長壽田王郝陳胡渠溉本  
村述巴村田王村渠灌本村及張趙村田張慶渠灌  
本村及張義村田永春陽春渠灌本村及南郭村甯  
家管田中郝小東關渠同資引灌又引小涂水入西

河堡胡喬渠溉本村及陳胡田又引小河水入雙村  
渠分二道灌王鄉小趙南要修文等村田南要新渠  
通東都渠灌本都郭村田永康渠溉本都弓村田上  
戈渠灌上戈東趙田王都渠溉陳胡遂村等六村田  
此渠過金水渠始達應溉之村西河堡新渠隨地分  
溉又引牛坑水入南要渠溉北要及郭村地長壽渠  
溉長壽村田又引金水河水入要村渠溉本村及王  
都褚村陳胡地德音渠溉本村及龐志田沙渠同利  
又引澗河之水入聶店渠楊盤鳴李西榮等渠溉本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村及溫莊王名田又引山水入沙河渠溉中杠都田  
磚井大渠分爲十小渠併小谷口渠溉寺谷田又沙  
溝村渠引沙河秋村渠引寺峪河同資灌溉又築捍  
水隄三於懷仁王都長壽等村以防涂水暴漲又仿  
漢制鑿井爲井渠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勤儉之遺風  
也水經洞澗水西過榆次縣南又西逕徐溝界入汾  
徐溝縣渠利仍以洞澗爲水源水自榆次縣流入境  
舊有秃尾常平沙河三渠溉縣東北界民田萬歷中  
南徙榆次縣胡喬村流入徑同戈村漫流遼西桃園

遂家營等村謂之小河斜穿渠西南行曰嘉平渠經縣王房良隆靳村莊子營北關廂以溉民田象谷水自太谷縣流入合涂水入洞渦縣城下象谷渠流分三道環遶東西分引灌田按西北山多田少凡有荒僻磽角之地皆墾爲田寸土不遺餘力至近水之區可引灌者數百家共一水之利涓滴不使旁洩農功之勤倍於他處徐伯繼西北水議曰利水之法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猶仿周禮蓄水止水蕩水之遺意褚缺曰水利之興其來尙矣卽神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三

禹盡力溝洫成周設立遂人之遺意也以代天施以益地利以供國用以育民生胥于是焉賴之長人者誠念小民之依宜各渠定爲經制核其田畝公其夫役均其水程此其大綱也仍令擇人經理毋受賂私鬻刻期挑濬毋曠日費時捨閘輪灌毋恃強奪利啟閉以時毋淤塞累農登報以究毋影占偷姦如是則法制立而分水有期灌田有數人自爲治而無擇利乘便之思歷久遵行無弊爭鬪息而訟獄亦清各事所事鄴旁稻梁之詠谷口禾黍之謠今不異於古所

云也

二十二年庫庫旣平齊地引兵還駐太原上言李羅張良弼據延安掠黃河上下欲東渡以奪冀寧乞賜詔不報十月李羅南侵庫庫所守之地詔愛不花分省冀寧庫庫遣兵拒之時河東北路夜有赤氣巨天中侵北斗庫庫遣貂高等以兵擊張良弼復遣兵侵李羅所守之境李羅言庫庫踵襲父惡不臣乞賜處置李羅攻冀寧不已按是時二將仇隙交攻遣也先不花等受命往解而遷延不進張楨劾其枉道延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四

使黎庶肝腦塗地請誅三人以謝天下而朴不花用事與搆思監表裡爲奸四方警報壅不上聞帝方如在睡夢中天下事已不可爲雖有李齊之膝如鐵褚不華之足不移竟何益哉

至正二十三年博囉特穆爾遣兵攻冀寧庫庫特穆爾擊走之庫庫卽擴廓也博囉特穆爾卽李羅自察罕特穆爾旣死之後博囉復數以兵爭晉冀朝廷雖屢下詔解之而警隙日深至是復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庫庫特穆爾大破之擒其將烏瑪刺殷興祖軍

勢由是日蹙不復再至矣

至正二十三年丁巳絳州有白虹二道衝斗牛間庚申平陽路有白氣三道一貫北極一貫北斗一貫天漢至夜分乃滅

至正二十四年命孛羅仍守大同元太子命擴廓調兵分道討孛羅以貊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關保等進逼大同孛羅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秃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關

至正二十四年吳王既平陳理句容儒士戎簡入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全

語及陳氏之事簡曰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費力亦多矣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者乎况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與諸將

論用兵方略因論之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者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爲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輕儒者

至正二十四年魏賽音布哈鎮偏關窮逐孛羅特穆爾於漠北尹耕武州考魏賽音布哈兵逼孛羅扼險偏頭所駐之通志元庫庫特穆爾討孛羅特穆爾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全

功於碑曰移師武之阨塞曰偏頭關武卽武州本偏關寨元升爲關今縣古武州地  
元時馬英爲興州觀察使判官當兵荒之時英撫綏災黎有惠政初英遁跡石州金末避兵於興鄉人慕其德及蒞官遂家焉後卒於官葬縣城北梁馬家塔墓址猶存元制觀察使所蒞有行臺今縣千總署卽故察院也

至正二十四年五月詔庫庫特穆爾討孛羅特穆爾屯兵冀寧六月保德州黃龍見井中八月太子兵至

冀寧將進討乙酉李羅特穆爾伏誅函其首往冀寧

召太子還時怯薛官哈刺牽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

我以勤勞取天下傳於安懼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

臘不克肖似廢壞我家法苟不即改天命不可保矣

爾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汝語汝明旦以吾言告

而主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即極汝告不改

則吾他有以處之達禮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者

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極之矣明旦哈刺牽

入見帝具以夢告帝令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七

理已無疾而卒矣當二鎮交爭之日帝遣托克等往

諭和解而托克等受命不進枉道延安繞曲稽時使

晉冀之師不解東勝之戰日急言者劾其迂回退懼

充耳不聞皇太子逆戾稱兵傷天地之和而概置不

問易繫明夷曰明入地中元之無君明夷於下之微

也

至正二十四年復李羅官爵仍命守禦大同太子遣

兵攻大同李羅復舉兵犯闕太子戰不利復出奔結

勇士畢德爾刺之函其首於冀寧詔庫庫總制諸路

軍馬

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擴廓帖木兒分立省部以自隨

調各處軍馬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兵齒

位相等及自擴廓總其兵思齊不能平而陝西張良

弼遂不應命孔興脫烈伯等亦皆恃功懷異請別為

一軍莫肯統屬釁隙遂成三月甲子擴廓遣關保虎

林赤以兵西攻張良弼於鹿臺李思齊脫烈伯孔興

等皆與良弼合

至正二十六年元以李思齊為太尉丙申擴廓帖木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八

兒遣朱珍盧旺屯兵河中遣關保虎林赤合兵渡河

會竹貞商昂且約李思齊以攻張良弼良弼遣子弟

質于思齊連兵拒守關保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解

之

至正二十六年吳王元璋命訪求古今書籍時有言

瑞州文石可斃地者元璋曰遠取文石能不厲民惟

求書籍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

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

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

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  
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言之誠  
萬世之師也

至正二十六年十月左丞相擴廓帖木兒自彰德退  
軍屯澤州

至正二十七年春正月絳州天鼓鳴其聲如空中戰  
鬪者時吳王朱元璋元年也

至正二十七年吳王元璋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  
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  
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  
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  
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  
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  
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  
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  
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

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學算以觀其能策以  
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  
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  
有司預為勸諭民間俊秀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  
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至正二十七年六月元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  
出其光燄爍宮人震懾仆地又長慶寺有龍纏繞槐  
樹飛去樹皮皆剝

至正二十七年詔以擴廓拒命黜其兵柄其部將關  
保貂高等皆叛之其帳前諸軍鎖住虎林赤統之河

南諸軍李克彛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  
軍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藍答里統之河北諸軍  
高統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

至正二十七年吳王元璋定律令初元璋以唐宋皆  
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  
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命  
左丞相李善長等詳定律令語之曰立法貴在簡當  
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



貪之吏得黃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察究凡刑名條司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

至正二十七年詔削奪擴廓爵邑關保高善論兵至是皆叛察罕起兵關保勇冠諸將高善論兵至是皆叛

二十八年二月擴廓自澤州退守晉寧平陽關保守澤潞二州與高善合詔知樞密院事脫火赤平章

政事魏賽因不花進兵攻晉寧七月高善關保進攻晉寧是時高善關保進攻勢甚振數請戰擴廓不應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九

或出師即退閏七月己亥朔謀知高善分軍掠祁縣

即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二將皆被擒遣斷事官以聞詔依軍法是月甲子擴廓自晉寧退守冀寧

至正二十八年春元太子命關保固守晉寧總統諸軍如擴廓帖木兒拒命當以大義相裁就便擒擊元

詔諭擴廓帖木兒曰卿以書陳情悔悟良用惻然如能康靖齊魯職任當悉還汝無以高善爲名縱軍侵

暴其晉寧諸郡已命關保策應各宜悉心丙辰擴廓自澤州退守關保守澤潞二州與高善合

至正二十八年正月魏賽因不花及關保李思齊張良弼攻擴廓於澤州擴廓退軍平陽初奇后遣人諭庫庫特穆爾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禪位庫庫用張禎言不敢背大義散遣其軍以數騎入朝由是重拂其意帝亦忌不奉罷兵之詔此削奪所由來也然庫庫卒不擁兵入城則猶有不敢無君之心而亂逆至此雖欲守太原得乎

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庫庫特穆爾自晉寧退守太原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原靈武故事自立庫庫特穆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九

爾不從太子深銜之詔罷庫庫特穆爾官奪其軍命

諸將分統之庫庫特穆爾捍拒不受退軍澤州帝知其勢孤命關保以兵戍太原庫庫特穆爾憤甚引兵

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詔削庫庫特穆爾官爵令諸將四面討之關保摩該進攻晉寧庫庫特穆爾

與戰擒之帝大恐下詔歸罪於太子復庫庫特穆爾官爵仍前河南王令會諸軍克復河洛時明兵已逼

庫庫特穆爾仍自晉寧退守太原然已不可爲矣至正末賊陷杭城董搏霄以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

縱欲不爲備拔劍趣諸將急攻之凡七戰復杭城嶽  
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引兵擊之焚其妖書  
擒道士斬之詔拜河南右丞毛貴破濟南路舉兵卒  
至搏霄拔劍督戰賊刺殺之無血但見白氣衝天文  
文山氣作山河壯本朝卽此也

至正二十八年秋七月京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  
旦至辰方息明兵至通州知樞密事布延特穆爾力  
戰被執死之帝得報集議進兵北行丞相錫哩瑪勒  
等諫不聽命准王守燕京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九十五

北去徐達陳兵齊化門將士填濠登城入誅不降者  
自餘不戮一人封府庫及圖籍寶物以兵守宮殿門  
宦者護視宮人妃主禁士卒毋得侵暴吏民安堵市  
肆不移遣將守北口諸隘口元亡凡歷十有四主一  
百六十二年自滅宋混一至順帝至正丁未國亡實  
計八十九年順帝之北出也夜行悲泣語近侍曰荒  
塵滿目衰草連天令人涕淚沾襟後人有詩弔之曰  
魂消厓島孤艙覆腸斷居庸匹馬嘶

洪武元年十二月徐達克太原走庫庫山西平初帝

語諸將曰元建國百年守備必固若懸軍深入援兵  
四來此危道也不如北伐破其籬籬於是先山東次  
河洛入關而後及山西庫庫據太原力抗不屈馮勝  
湯和度太行取澤潞敗元兵庫庫適以復大都引歸  
徐達諭諸將乘虛直擣太原諸將皆曰善乃率師趨  
太原當過春旣下保定中山真定亦會兵至太原夜  
襲其營倉卒無備軍潰庫庫特穆爾僅以身免遂克  
大原進收大同分兵徇下太原迤南及汾平蒲絳諸  
州縣勢如摧朽拉枯無不隨聲而附蓋皆以謀勝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六

九十六

初庫庫特穆爾總制兵馬檄諸將會師大舉思齊不  
能平而與張良弼會兵於陝西合力拒防庫庫特穆  
爾引兵西入關攻思齊等思齊與張良弼圖魯卜等  
共推思齊爲盟主遣將守黃連庫庫特穆爾使關保  
等擊走之思齊乃遣將會良弼等屯於華陰庫庫特  
穆爾與思齊相距經年帝數使諭令罷兵庫庫特穆  
爾欲遂定思齊等然後引軍東至削庫庫爵邑命思  
齊出關攻之庫庫引兵據太原及明師陷通州帝避  
兵北去而庫庫赴援不及乃北出雁門徐達常遇春

乘虛擣太原庫庫還救部將已降於明潛約明兵夜劫營兵潰庫庫以十八騎北走是時元臣皆入於明唯庫庫擁兵塞上往來寧雁偏老間西北邊苦之洪武中大將軍徐達李文忠等以十五萬衆出塞與庫庫遇大敗死者數萬人劉基嘗言於太祖曰庫庫未可輕也至是始思其言命諸將嚴爲之備大兵不復出塞今偏老間尙有李文忠屯兵營址太祖遣使通好凡七致書皆不答旣出塞遣人招諭亦不應最後使李思齊來降遣往招諭始至待以禮尋使騎士送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六

九十五

庫庫能承父志誅仇賊定三齊總制三軍舉兵南下而思齊狡不奉調又令他軍戍太原以拂亂之幾於抗之如不克矣然當大事已去猶能提一旅以挫南朝十五萬之衆使大兵不復出塞西北戒嚴無已時至通使往來斷思齊一臂以雪忠憤從其主顛沛不易非奇男子而能若是此太祖所深折也常開平固難語此有察罕之奇功足以復元有庫庫之奇節元亦爲不亡皆奇男子也得一於此堪以濟艱難至於兩世濟美而終無救於元之無祿豈非天哉庫庫本

晉乘蒐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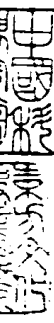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六

九十六

沈印人小字保保察罕特穆爾之甥養爲子賜名庫庫從其主卒於哈刺那海之衙庭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明初定山西在削平南北之後本朝定天下陵西克湖湘東兼吳會然後遣將北伐南進取幽燕分軍四出始由晉及秦訖嶺表盡入版圖洪武初置山西等處行中書省嗣革行中書省置十三布政使司分領天下府州縣及羈縻諸司置十五都指揮使司領衛所番漢諸軍各守其方又邊境增置行都指揮使司成祖定都北京悉如其制山西布政使司治太原領府五直隸州五屬州十六縣七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一

十九北臨邊東連太行西距河南接嵩華與山東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分疆為十三省行都指揮使五山西同北平陝西四川福建並列為五邊險要地稱重鎮者凡九大同太原為最要與遼東薊州宣府榆林寧夏甘肅固原分統衛所關堡環列兵戎綱維布置成祖棄大寧徙東勝宣宗遷開平於獨石世宗復棄哈密河套論者謂開平近邊河套守衛益薄後有土木之變其後流寇首禍西陲蔓延中原以迄敗亡人事之乖非地理

之失也今序山右地理及諸省分統之由併著於篇太原府元冀寧路屬河東山西道宣慰司治大同路洪武元年十二月改為太原府領州五縣二十陽曲倚洪武三年四月建晉王府於城於東北維西有汾水源出靜樂管涔山流經府城西至崇河縣合大河西北有天門關巡檢司東北有石嶺關巡檢司太原在府西南元曰平晉在今治東北洪武四年移於汾水西故晉陽城之南關八年更名太原西有懸甕山一名龍山又名結紉山晉水所出下流入於汾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二

西北有蒙山東有汾水東南有洞渦水源自樂平下流入汾

榆次在府東南有涂水合小涂水西北流入洞渦水太谷在府東南有馬嶺路出北直邢臺縣上有馬嶺關有巡檢司西有太谷一名咸陽谷東北有象谷水流入汾

祁在府南少西東南有胡甲山隆舟水出焉下流至平遙入汾南有隆舟峪巡檢司又東有團柏鎮徐溝在府南北有洞渦水至此合汾

清源在府西南北有清源水東流南入汾

交城在府西南東北有羊腸山東南有汾水又西有文水

文水在府西南有隱泉山東有文水南入汾又東北有猷水或以為即鄔澤也

壽陽在府東西有殺熊嶺南有洞渦水黑水流合焉孟在府東北元孟州洪武二年降為縣東北有白馬

山北有滹沱河東入北直平山縣界東北有伏馬關一名白馬關又東有榆棗關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三

靜樂在府西北元管州洪武二年改為靜樂縣東北

有管涔山汾水所出又東北有燕京山上有天池又北有寧化守禦千戶所洪武二年置又東南有兩嶺

關置故鎮巡檢司於此後移於稍東順水村又南有樓煩鎮巡檢司又東北有沙婆嶺巡檢司後移於陽

曲縣天門關

河曲在府西北元省洪武十三年十一月復置西有火山臨大河河濱有娘娘灘太子灘皆套中渡河險要處也北有關河以經偏頭關而名西北流入大河

成化十一年十二月置偏頭關守禦千戶所與寧武

雁門為三關

平定州東有綿山澤發水出焉即冶河上源合沾水東流至平山縣入滹沱西南有洞渦水合淨化水西

流入汾東南有新固關守禦千戶所又東有故關即井陘關也洪武三年置故關巡檢司於此又有葦澤

盤石二關在縣東北俱接井陘縣西北距府一百八十里領縣一

樂平在州東南東有臯落山一名靈山西南有小山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四

一名沾嶺為沾水清漳二水之發源沾東流入澤發水漳北流折而西南入和順縣之梁榆水又西有陡

泉嶺洞渦水所出又靜陽鎮在縣東南忻州洪武初以州治秀容縣省入北有滹沱河又有

忻水一名肆盧川自北流入焉西南有牛尾莊巡檢司後移於州北十里又西有寨西巡檢司西北有沙

溝巡檢司後俱廢又忻口寨亦在州北又東南有赤塘關南距府百六十里領縣一

定襄在州東少北北有滹沱河又南有叢象山有三

水流合焉東北有胡谷砦巡檢司後廢

代州洪武二年降為縣八年二月復升為州句注山

在西亦名西陘亦曰鴈門山其北為鴈門關有鴈門

守禦千戶所洪武十二年十月置又於關北置廣武

營城又東有夏屋山一名下壺又南有滹沱河源有

繁峙入州界西南流經崞忻定襄又東經五臺孟入

真定界又北有太和嶺水勤口二巡檢司後俱廢西

南距府三百五十里領縣三

五臺在州東南元臺州洪武二年改為五臺縣八年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五

二月來屬東北有五臺山有清水河東北流合鹿陽

河南入於滹沱又東南有高洪口巡檢司又東北有

大谷口飯仙山二巡檢司後俱廢

繁峙在州東元堅州洪武二年改為繁峙縣八年二

月來屬治在縣南成化三年移治東義村萬歷十四

年十二月徙於河北之石龍崗東北有秦戲山滹沱

河所出也迴環千三百七十里至北直靜海縣入海

又北有茹越口東北有北樓口東有平刑嶺三巡檢

司後俱廢又東有郎嶺關城洪武十七年築

崞在州西南元崞州洪武二年降為縣八年二月來

屬西南有崞山東南有石鼓山又有滹沱河又西北

有寧武關有寧武守禦千戶所景泰元年置又有八

角守禦千戶所嘉靖三年八月置又西南有蘆板寨

巡檢司又西北有楊武峪弔橋嶺胡峪北口三巡檢

司

崞嵐州本崞嵐縣洪武七年十月置八年十一月升

為州北有崞嵐山其東為雪山西南有嵐漪河北有

蔚汾水下流俱入大河又西北有崞嵐鎮巡檢司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六

廢又北有天潤堡隘路通朔州西北有于坑堡隘又

有洪谷堡隘俱通保德州東南距府二百八十里領

縣二

嵐在州南少東元嵐州洪武初降為縣西南有黃尖

山蔚汾水所出又北有二郎關鹿徑嶺二巡檢司

興在州西南元興州洪武二年降為縣八年十一月

來屬東北有石樓山西濱大河南有蔚汾水流入焉

又東六十里界河口路出崞嵐州西南五十里孟家

峪黃河崖口路出陝西神木縣洪武三年各置巡檢

革穆峪舊置巡檢司 國朝雍正三年析保德州爲直隸州以興縣隸焉八年仍改隸太原府

保德州洪武七年降爲縣八年十一月屬岢嵐州九年正月復升爲州西濱大河東北有得馬水巡檢司後廢東南距府五百里

平陽府元晉寧路屬河東山西道宣慰司洪武元年改爲平陽府領州六縣二十八東北距布政司五百九十里

臨汾倚西有姑射山西南有平山晉水平水皆出於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七

此東流入於汾

襄陵在府西南西南有三墜山東有汾水南有太平關有巡檢司

洪洞在府北少東東有九箕山西有汾水

浮山在府東少南西有浮山北有澇水東南有潞水下流俱入汾

趙城在府北元屬霍州洪武三年改屬西有羅雲山又有汾水霍水自東南流入焉

太平在府西南元屬絳州洪武二年改屬東有汾水

岳陽在府東北東有沁水流入澤州界北有澗水又南有赤壁水西北流會澗水入汾河

曲沃在府南元屬絳州洪武二年改屬南有紫金山產銅北有喬山西有汾水西南有滄水下流入汾翼城在府東南元屬絳州洪武二年改屬東南有滄

高山產銅下有灤泉又東有烏嶺山滄水出焉汾西在府北少西有青山產鐵東有汾水蒲在府西北元屬隰州洪武二年改屬西有第一河

西流入大河東有張村岔巡檢司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八

靈石在府北元屬霍州萬歷二十三年五月改屬汾

州府四十三年還屬府東有綿山即介山也城北有汾水又東有谷水流入焉又北有靈石口巡檢司西

南有陰地關又有汾水關

蒲州元河中府洪武二年改爲蒲州以州治河東縣省入中條山在東南即雷首山也又名首陽山跨臨

晉聞喜垣曲平陸芮城安邑夏縣解州之境又南有歷山大河自榆林折而南經州城西又經中條山

麓又折而東謂之河曲臨河有風陵關巡檢司又東

南有涑水卽涿水下流又南有媯汭水俱注於大河  
東北距府四百五十里領縣五

臨晉在州東北東南有王官谷西有大河南有涑水  
又西有吳王寨巡檢司

滎河在州北少東大河在城西汾水至此入河  
猗氏在州東北南有涑水東南有鹽池

萬泉在州東北南有介山

河津在州東北西北有龍門山夾河對峙下有禹門  
渡巡檢司汾水舊由滎河縣北睢邱入河隆慶四年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九

九

東徙經縣西南葫蘆灘入河

解州洪武初以州治解縣省入南有檀道山又有石  
錐山東南有白徑嶺南濱大河東有鹽池西北又有

女鹽池東北有長樂鎮巡檢司東南有鹽池巡檢司  
東北距府三百四十里領縣五

安邑在州東北西有司鹽城北有鳴條岡又有涑水  
西南有鹽池南有聖惠鎮巡檢司西南有西姚巡檢

司

夏在州東北北有涑水

聞喜在州東北東南有湯山產銅南有涑水又東有  
乾河又有董澤

平陸在州東南東北有虞山一名吳山又東有傅巖  
南濱大河中有底柱山東有大陽津上有關亦曰茅

津有沙澗茅津渡巡檢司又有白浪渡巡檢司  
芮城在州西南大河南經縣西折而東東南有陌底

渡巡檢司西北有萬壽堡東有襄邑堡  
絳州洪武初以州治正平縣省入西北有九泉山南

有汾水滄水自東南流入焉西有武平關東北距府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十

百五十里領縣三

稷山在州西南有稷神山又有汾水  
絳在州東南有太行山東南有太陰山又有陳村峪

涑水出焉經聞喜夏安邑等縣至蒲州入黃河又西  
北有絳山絳水出焉西流入涑又東南有教山教水

出焉卽乾河之源也絳山產鐵  
垣曲在州東南西北有折腰山山有銅冶又東北有

王屋山南濱河西有清水流入焉又北有乾河西北  
有橫嶺背巡檢司西南有畱莊隘



霍州洪武初以州治霍邑縣省入東南有霍山亦曰霍太山西有汾水又有霍水堯水俱出霍山下流俱入汾南距府百四十五里

吉州西有孟門山大河所經西南有壺口山又烏仁關在西平渡關在西北俱有巡檢司東距府二百七十里領縣一

鄉寧在州東南西南有兩孔山西有黃河西北有龍尾磧巡檢司

隰州洪武初以州治隰川縣省入西有蒲水南入大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河東北有廣武莊巡檢司東南距府二百八十里領縣二

太寧在州西南西濱大河又東南有昕川西注於河西有馬關關大河經其下有巡檢司

永和在州西西濱大河西北有永和關有巡檢司又有與德關西南有鐵羅關三關俱與陝西濱河爲界

汾州府元汾州屬冀寧路洪武九年直隸布政司萬歷二十三年五月升爲府領州一縣七東北距布政司二百里

汾陽倚元曰西河洪武初省入州萬歷二十三年五月復置更名東有汾水又東北有文水一名萬谷河自文水縣東南流入焉西有金鎖關黃蘆嶺二巡檢司

孝義在府南少東西北有孤岐山勝水出焉東流入汾又縣南有雀鼠谷與介休縣界汾水自東北來經此又西有溫泉鎮巡檢司

平遙在府東南有麓臺山一名蒙山又名謁戾山西有汾河東有中都水又有原祠水合流注於汾河又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南有善同關巡檢司後移於縣東北之洪善鎮介休在府東南有介山亦曰綿山西有汾水東有石

洞水西流入焉東北有鄆城泊與平遙文水二縣界卽昭餘祁藪之餘浸也或亦謂之蒿澤東南有關子嶺鎮巡檢司

石樓在府西少南元屬晉寧路之隰州萬歷四十年改屬東南有石樓山西有黃河又有土軍川流入焉又西北有上平關西有永和關東北有窟龍關三巡檢司

臨在府西北元臨州屬冀寧路洪武二年降爲縣萬曆二十三年五月來屬北濱黃河東北有榆林河流入焉西北有剋狐寨巡檢司

永寧州元石州屬冀寧路洪武初以州治離石縣省入隆慶元年更名萬曆二十三年五月來屬大河在西東有穀積山下有石窟村東川河出焉北有赤堅嶺一名離石山離石水出焉亦曰北川河合流注於於大河又西有青龍渡北有赤堅嶺二巡檢司又西有孟門關東南距府百六十里領縣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三

寧鄉在州南東南有樓子臺山西有黃河

潞安府元潞州屬晉寧路洪武二年直隸行中書省九年直隸布政司嘉靖八年二月升爲潞安府領縣八西北距布政司四百五十里

長治倚永樂六年藩王府自藩陽遷此元上黨縣洪武二年省入州嘉靖八年二月復置更名東南有壺關山舊置壺關口於山下西南有潞水卽濁漳水自長子縣流入下流至河南臨漳縣合清漳水又西有藍水東流與濁漳水合

長子在府西少南東南有羊頭山西南有發鳩山一名鹿谷山濁漳水發源於此西北有藍水南有梁水皆流入漳水

屯畱在府西北西北有三巉山又西南有盤秀水藍水出乎其陽絳水出乎其陰下流俱合濁漳水襄垣在府北少西南有濁漳水西北有小漳水又有涅水自武鄉縣流入界合小漳水下流入濁漳水西有五嶺山巡檢司

潞城在府東北西有三垂山北有濁漳水又有絳水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四

流合焉謂之交漳

壺關在府東南南有趙屋嶺西南有大峪嶺俱產鐵東南有羊腸坂西北有壺水西入濁漳黎城在府東北西北有濁漳水東南入河南林縣界東北又有清漳水流入河南涉縣界又東北有吾兒峪巡檢司平順在府東北嘉靖八年二月以潞城縣青羊里置析黎城壺關潞城三縣地益之東北有濁漳水東南有虹梯關玉峽關二巡檢司

大同府元大同路屬河東山西道宣慰司洪武二年  
爲府領州四縣七南距布政司六百七十里

大同倚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建代王府北有方山西  
北有雷公山東有紇真山又東北有白登山又西有

大河又南有桑乾河自馬邑縣流經此其下流至蔚  
州入北直境爲盧溝河又西北有金河又有紫河皆

流入大河又西有武州山武州川水出焉又東有街  
河一名如渾水南有十里河流合焉卽武州川也俗

曰合河南入於桑乾北有威寧海子又有孤店開山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五

虎峪白陽等口俱在東北又北有貓兒莊

懷仁在府西南西有清涼山西南有錦屏山舊皆有

鐵冶南有桑乾河西南有偏嶺等口

渾源州南有恒山卽北嶽也與北直曲陽縣界東有

五峰山又南有翠屏山沁水出焉與嘔夷水合下流

爲唐河又北有桑乾河西南有渾源川下流入桑乾

河又東有亂嶺關南有窰窰口東南有大寨頭三巡

檢司西北距府百三十里

應州洪武初以州治金城縣省入北有桑乾河西有

小石口巡檢司東南有胡峪口巡檢司南有茹越口  
巡檢司又有北婁大石等口路通繁峙縣北距府百

二十里領縣一

山陰在州西南北有桑乾水

朔州洪武初以州治鄯陽縣省入西南有翠峰山西

北有黃河又南有灰河下流入桑乾河又西有武州

元屬大同路洪武初省北有沙淨口西南有神池口

二巡檢司東北距府二百八十里領縣一

馬邑在州東少北西北有洪濤山澤水出焉俗名洪

濤泉卽桑乾河上源也至北直武清縣入海東南有

鴈門關又北有白陽一

蔚州元屬上都路之順寧府至大元年十一月升爲

蔚昌府直隸上都路洪武二年仍爲州四年來屬以

州治靈仙縣省入東有九宮山又有雪山又東南爲

小五臺山北有桑乾水東入北直保安州界又北有

壺流水一名葫蘆水西南有滋水流入焉下流入北

直真定府界東北有定安縣元屬州洪武初廢西南

有石門口東南有神通溝鎮東北有鴛鴦口長寧鎮

四巡檢司又東有九宮口巡檢司後移於州南黑石嶺又東北有美峪口巡檢司尋徙於董家莊又有興寧口巡檢司後移於北口關西北距府三百五十里領縣三

廣靈在州西少北北有九層山東南有豐水即葫蘆河上源也又西南有滋水北有平嶺關巡檢司後徙於縣西南之林關口

廣昌在州東南元曰飛狐洪武初更名東南有白石山東有雕窠崖舊有洞產銀又桑乾河在北唐河在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南即涑水也又涑水在東源出北崖古塔與縣南之拒馬河合東入北直涑水縣界又紫荆關在東北接北直易州界倒馬關在南接北直定州界又飛狐關在北今爲黑石嶺堡與蔚州界

靈邱在州西南東南有隘門山西北有槍峯嶺即高是山也嘔夷水出焉又有枚回嶺滋水出焉

澤州元屬晉寧路洪武初以州治晉城縣省入二年直隸行中書省九年直隸布政司東南有馬牢山南有太行山山頂有天井關關南即羊腸坂又東北有

丹水南有白水流入焉下流注於沁河東南有柳樹店南有橫望嶺二巡檢司領縣四西北距布政司六百二十里

高平在州北少東西北有仙公山丹水出焉又西南有空倉堡巡檢司西北有長平關又有磨磐寨

陽城在州西西南有析城山南有王屋山與垣曲縣及河南濟源縣界東有沁河又西北有濩澤水入焉陵川在州東北西北有蒲水西流入於丹水南有永和隘巡檢司後廢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六

沁水在州西北東有沁河又西有蘆河下流入於沁水西北有東烏嶺巡檢司

沁州元屬晉寧路洪武初以州治銅鞮縣省入二年直隸行中書省九年直隸布政司萬歷二十三年五月改屬汾州府三十二年仍直隸布政司西南有護甲山涅水出焉南有銅鞮山正西有銅鞮水有二流一名小漳河一名西漳河下流入襄垣縣合濁漳水領縣二西北距布政司三百十里

沁源在州西少南北有綿山沁水出焉經縣東下流

至河南修武縣入大河行九百七十餘里又北有綿  
上巡檢司

武鄉在州東北西有涅水又西有武鄉水入焉

遼州元屬晉寧路洪武初以州治遼山縣省入二年

直隸行中書省九年直隸布政司東南有太行山洛

水所出上有黃澤嶺嶺有十八盤巡檢司又東有清

漳水分二流至東南交漳村而合南入黎城縣界又

西北有遼陽水流合清漳水領縣二西北距布政司

三百四十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榆社在州西西有榆水西南有武鄉水又西北有黃

花嶺馬陵關二巡檢司

和順在州北東有黃榆嶺北有松子嶺西有八賦嶺

俱有巡檢司又清漳水在西北松嶺水及八賦水梁

榆水俱流入焉

山西行都指揮使司本大同都衛洪武四年正月置

治白羊城八年十月更名二十五年八月徙治大同

府二十六年二月領衛二十六宣府左右萬全左右

懷安五衛改屬萬全都司後領衛十四朔州衛治州

城安東中屯衛寄治應州城

大同前衛洪武七年二月置與行都司同城

大同後衛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置與行都司同城尋

罷二十六年二月復置治行都司東後仍徙行都司

城東有聚落城天順三年築嘉靖二年九月置聚落

守禦千戶所於此來屬

大同中衛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置與行都司同城後

罷

大同左衛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置與行都司同城三

十五年罷永樂元年九月復置七年徙治鎮朔衛城

大同右衛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置與行都司同城三

十五年罷永樂元年九月復置七年徙治定邊衛城

鎮朔衛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屬行都司永樂元年

二月徙治北直薊州直隸後軍都督府而衛城遂虛

七年徙大同左衛來治正統十四年又徙雲川衛來

同治東有雕嶺山北有兔毛川即武州川也又西北

有御河自寨外流入下流入於桑乾河又北有鹽池

東北距行都司一百二十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定邊衛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屬行都司永樂元年  
二月徙治北直通州直隸後軍都督府而衛城遂虛  
七年徙大同右衛來治正統十四年又徙玉林衛來  
同治西有大青山東北有海子窰兔毛川出焉分爲  
二其一東南流入左衛界其一西北流自殺虎口出  
塞又有南大河經衛東南合於兔毛川東南距行都  
司一百九十里

陽和衛元白登縣屬大同路洪武初縣廢二十六年  
二月置衛宣德元年徙高山衛來同治北有鴈門山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三

鴈門水出焉南有桑乾河西南距行都司一百二十  
里

天成衛元天成縣屬興和路洪武四年五月改屬大  
同府縣尋廢二十六年二月置衛後徙平魯衛來同  
治桑乾河在南南洋河在北卽鴈門水也東入宣府  
西陽和堡界西南距行都司一百二十里

威遠衛正統三年三月以爭水坪置南有大南山西  
有小南山又南有南大河下流入於兔毛川東距行  
都司一百八十里

平虜衛成化十七年置與行都司同城嘉靖中徙今  
治西有小青山又有黃河自東勝衛流入北有南大  
河西北有雲內縣本元雲內州屬大同路洪武五年  
廢宣德中復置縣屬豐州正統十四年復廢西北有  
平地縣元屬大同路亦洪武中廢東北距行都司二  
百四十里領千戶所一

井坪守禦千戶所成化二十年七月置

雲川衛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屬行都司永樂元年  
二月徙治北直畿內直隸後軍都督府宣德元年還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三

舊治仍屬行都司正統十四年徙治舊鎮朔衛城與

大同左衛同治衛城遂虛東距行都司二百十里

玉林衛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屬行都司永樂元年  
二月徙治北直畿內直隸後軍都督府宣德元年還  
舊治仍屬行都司正統十四年徙治舊定邊衛城與  
大同右衛同治而衛城遂虛東有玉林山玉林川出  
焉東距行都司二百四十里

鎮虜衛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屬行都司永樂元年  
二月徙治北直畿內直隸後軍都督府宣德元年還

舊仍屬行都司正統十四年徙治天成衛城與天成衛同治而衛城遂虛東距行都司百十里

高山衛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屬行都司永樂元年二月徙治北直畿內直隸後軍都督府宣德元年徙陽和衛城與陽和衛同治仍屬行都司而衛城遂虛嘉靖二年九月置高山守禦千戶所於此屬大同前衛東有高山西有兔毛川東距行都司三十里宣德衛元宣寧縣屬大同路洪武中縣廢二十六年二月置宣德衛後廢東南距行都司八十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三

東勝衛元東勝州屬大同路洪武四年正月州廢置衛二十五年八月分置東勝左右中前後五衛屬行都司二十六年二月罷中前後三衛永樂元年二月徙左衛於北直盧龍縣右衛於北直遵化縣直隸後軍都督府三月置東勝中前後三千戶所於懷仁等處守禦而衛城遂虛正統三年九月復置後仍廢北有赤兒山西有黃河西北有黑河源出舊豐州之官山西流入雲內州界又東經此入於黃河又有兔毛川亦入於黃河又有紫河源出舊豐州西北之黑峪

口下流至雲內州界入於黑河又西有金河泊上承紫河下流亦入於黃河西北有豐州元屬大同路洪武中廢宣德元年復置正統中內徙復廢又有淨州路元直隸中書省亦洪武中廢西距行都司五百里領千戶所五失寶赤五花城幹魯忽奴燕只瓮吉刺五所俱洪武五年正月置

山西禹貢冀州之域禹治水始於冀州龍門一啟百川匯流入海郡國書曰堯時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江淮通流無有平原高阜羣臣舉鯀治之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三

始於冀州興徒役作九仞之城始冀州者理其脊也堯都平陽冀爲急至績用弗成而禹繼治之勞身焦思躬爲民先亦始於冀州鑿龍門排伊闕而大勢定矣蓋治湮與止沸同止沸者揚湯不若去薪治湮不若決注禹治水始冀而導碣石九河達其入海之路下流既疏上壅自殺今雲中之境鯀隄纍纍禹績無聞考之於書惟恒衛旣從一言而已雲中地勢天下極高豈仍湏崇防以事障塞禹工一施海道無阻則雲中至高之水一決注之無餘此言治水始冀之大

勢也按山西居萬山之中汾源川谷之水皆西流入河龍門未啟壅而上出汾水過於黃流不得宣洩倒流逆行患先急於平陽鯀惟知衛護帝居力事崇防防愈崇而水益壅至於滅頂後已故有警子之懼也今太谷境內尚有鯀隄遺迹顯然可見治水必先平陽平陽之患在汾而不獨在黃黃治而後汾可出平陽始得安居禹鑿龍門而黃流東注汾可出矣汾出而平陽得平土矣禹治水始冀州者以此

禹貢導河自積石至於龍門龍門迤東山西絳州河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圭

津縣也方輿紀要自陝西榆林衛東北而南經廢東勝州西又南流歷大同府朔州西界又南入太原府河曲縣界經縣西又南歷保德州岢嵐州及興縣之西又南入汾州府界經臨縣及永寧州寧鄉縣西又南歷石樓縣西而入平陽府界經隰州之永和縣大寧縣西又南經吉州及寧鄉縣西又南經河津縣滎河縣西而汾水注焉又南經臨晉縣界至蒲州城西南涑水注焉又南過雷首山折而東經芮城縣平陸縣南又東過底柱至垣曲縣東南而入河南懷慶府

濟源縣界禹貢浮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蓋河在冀州西也顧祖禹言黃河由積石至龍門凡五大折三折至古豐州西北今歸化城也復轉而東出三受降城南自此南下河之東皆山西地直抵龍門爲五折又自蒲津而東山當轉曲之間河水包山而過皆行山峽中河經山西形勢古今不變者史記魏武侯浮西河而下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趙鼎列傳鼎字玉鉉蒲州人洪武庚午舉人授汧陽儒學訓導汧陽故隴西地俗多獷悍諸生率弧矢自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圭

雄龜至嚴爲科條以身表率踰年士風丕變秩滿調三河丁內外艱補滑縣所至皆飭教法如汧陽時正統元年致仕歸卒年八十一薛文清公爲之誌又漢中同知王聚淮安同知李威白水丞謝伯榮上林錄事賈教俱賢而壽至正統間始歿當時以生同時壯同仕老同歸砥礪名節保全終始稱爲河東五老監察御史謝琚有五老傳謂中條有五老峯寶鍾生賢詰云方輿紀要中條山有五老峯巖洞林壑之美參差環繞以數十稱爲名勝



左傳成十三年伐我涑川說文澮水出霍山西南澮涑澮諸水皆滙流入於汾水經注涑水出聞喜縣東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與涑兼稱下流同入於河澮水導源黑水谷出翼城烏嶺山一出絳縣東北大交鎮合流注於汾漢志注汾水經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滙山谷諸水入於河左傳子產曰臺駘能世其業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汾水縈絡於并晉二郡之間與河爲表裏也

洪武元年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分兵邏古北諸隘

番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三

口略大同擒元喬右丞等三十四人進征山西將鐵騎三千與副將軍常遇春郭英湯和耿炳文汪興祖陳德攻大同元右丞相擴廓帖木兒奔甘肅守將竹貞棄城遁遂取大同

洪武元年僉大都督府事陳德破澤州磨盤寨獲元參政喻仁遂會大軍克平陽副將軍馮勝擒元右丞賈成於猗氏並田保徐伯昌等將士五百人關保遁去王世貞馮勝傳勝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從武陟取懷慶踰太行克碗子城遂與湯和取澤州並下潞州

指揮僉事袁義走賀宗哲詹同於澤潞都督康茂率兵取河中府元平章呂德楊晟棄城西遁遂克河中大將軍徐達會諸將進取陝西造浮橋渡河入潼關按管子言凡主兵必先審地河東爲天下之中堅一夫當關萬軍難越所謂我去則易彼來則難最勝之地也嚴關鎖鑰扼西來之咽喉秦時所耽耽於此者也至堅城下而鎖鑰啟矣鼓行而西破竹之勢成此中山用兵之次第也

洪武元年八月壬申平章楊璟至太行碗子城破其

番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三

關澤州守將賀宗哲遁復與湯和自澤州徇山西擴廓遣平章韓扎兒禦之戰於韓店明師大敗帝諭山西諸將曰平章楊璟兵出澤趨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太原之捷得此以分彼勢亦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馮宗異之下偏將軍璟居和之下史注韓店在長治縣南洪武元年副將軍常遇春取崞不下退屯於萬家街斂兵十日不出一夕舉火燒萬家街火光燭天城中莫測所爲遇春潛燒北門入城州守冒烟遁都督顧

時率衆克崞州獲逃將王信等四十六人崞遂定

洪武元年十二月徐達常遇春攻太原庫庫特穆爾

北走遂入太原初達定元都進取山西常遇春先下

保定中山真定馮勝湯和下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庫

庫特穆爾遣將來禦戰于韓店楊璟大敗會元帝自

開平命庫庫特穆爾復大都庫庫特穆爾乃引兵出

雁門由居庸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庫庫特穆

爾遠出太原必虛北平有孫都督足以禦之今乘敵

不備直擣太原所謂批亢擣虛者也彼若還救太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三

進退失據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乃率師趨太原庫

庫特穆爾至保安間之果還救遇春謀于達曰我騎

兵雖集步卒未至驟與戰必多殺傷若夜襲之可得

志達然之會庫庫特穆爾將呼必勒瑪約降請爲內

應、達夜選精騎襲其營庫庫特穆爾方燃燭治軍書

倉卒不知所出跌一足乘驛馬從十八騎遁呼必勒

瑪降得甲士四萬遂克太原進收大同分遣馮勝等

徇猗氏平陽絳擒其守將榆次平遙介休以次下山

西悉平庫庫之北走也傳友德追至天門關獲其士

馬萬計遇春追至忻州不及而還撫定太原軍民太

原人德之按徐中山與常開平同下太原而安撫之

力開平爲多太原東海子西有常將軍廟居民歲時

奉祀其時軍民之戴德可知也宋濂鄂國公常遇春

神道碑云王師次太原守將庫庫特穆爾來禦其鋒

銳甚公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宜遣

精騎夜切營以亂其衆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如公言

庫庫果中傷而遁楊榮武定侯郭英神道碑云公從

平章常公取太原守將王保保軍於城西公憑高望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三

之謂常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擊之乃

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炮爲期至夜公率

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炮與伏兵相應常公大兵

繼至鼓聲振地保軍潰棄城遁太原之績開平智

勇冠三軍迄於耆定而撫輯餘黎綽有長者風尤得

止暴戢亂之義故祠祀不廢舊史擴廓王保保卽庫

庫通考韓店在潞州府長治縣天門關卽乾燭谷在

太原城西北五十里呼必勒瑪舊作豁鼻馬鑑注北

平置燕山六衛命孫興祖華雲守之

洪武元年繞騎衛千戶郭英走庫庫遂下興州英鞏昌侯子興弟以功授驍騎衛千戶進指揮僉事從常遇春攻太原走庫庫分兵下興州至沙淨州渡河而西興縣不遭兵戈之慘英之力也

洪武元年始建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各設尙書侍郎置郎中員外主事分理庶務

洪武元年十一月詔修孔子廟以孔子六十世孫希學襲封衍聖公希大世襲曲阜知縣帝謂禮部曰孔子萬世師後嗣職止三品弗稱其後希學秩二品賜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三

銀印置衍聖公官屬立孔顏孟三氏學尼山泗水二書院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其官屬皆衍聖公選舉

洪武二年十二月遣傅友德薛顯將步騎擊賀宗哲軍於石州薛顯拔桃花白崖諸山寨遂與友德大敗其衆友德啗啞跳盪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故所至立功平蜀叙功稱第一顯既定石州與大將軍達會於平陽以降將杜旺等言遂從入關追賀宗哲於六盤山逐擴廓出塞外太祖嘗謂薛

顯傅友德勇略冠軍可當一面信不虛矣

洪武初詔都督府曰養兵而不病於民者莫若屯田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田以康茂才爲營田使後各境屯田惟茂才獨多按帝於草創之時卽營屯田以兵食之足無踰營田此卽寓兵於農之意也嘗言農桑衣食之本若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浮靡指宮中隙地謂皇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但令內侍種蔬不忍勞民傷財以是爲治本而著明訓此所以宅中定治撫育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三

羣生而綿二百年無疆之業也

洪武中帝畱心經術購遺書延師儒嘗言經之不明在於傳註詞繁旨深乃詔翰林修撰孔克表等以恒言釋經賜名羣經類要按帝解經析義以恒言訓釋不尙文藻而重實行使皆切於日用爲近裏著實功夫愚蒙皆可與知以爲化民成俗之本非與文人墨士斤斤講求訓話也帝王經世之大猷觸處皆通乃天授非人力也

洪武二年帝大封功臣帝親定位次以徐達爲首遇

春次之爲公侯伯者三十六人因賜宴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立功臣廟首徐達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二人立廟鷄鳴山下死者像祀生者虛其位又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配享太廟按帝崛起滁陽豪傑景從雲龍風虎之會聚于一方慨然有安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三

各爲存養  
洪武初大修太原城太祖戡定寰宇太原最後下時太原迤北餘氛未淨展拓郡城固防增築城東南北三面蓋以磚石環以大濠城邑考太原府城宋太祖興國七年所築偏於西南至是增擴其制嘉靖十九年并築南城而新之萬歷三十五年以後屢經修葺今城周二十四里景泰初又築南關磚城周五里門五嘉靖十九年四十四年皆修治又有北關王城周二里門二嘉靖四十四年并築新堡以居營兵稱爲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三

天下救生民之志初起時規模已宏遠矣而任將不疑羣雄用命昔人謂李韓公之轉餉無異蕭何中山開平之用兵踰于韓信誠意謀畫埒于子房傳湯鄧李沐廖俞耿二吳二馮之輩皆雄邁三軍克摧勁敵然其後以小犢債輟破犁而致青田被毒韓國裁以胡黨潛溪逮同孫慎爲累聖明故有未善其終者歟洪武中上謂羣臣曰今日天寒有甚于冬京師且爾吾守邊將士甚苦其以所儲布帛加給各邊將士又詔軍士没于戰場者有司卹其父母妻子之名以聞

雄固太原故城在今太原縣都邑記太原舊城晉并州刺史劉琨築高四丈周二十七里城中有三城一曰大明城故晉陽城也左氏謂爲董安子所築城東有汾水南流與城西之晉水匯高齊于此置大明宮因名大明城其城門曰五龍門齊主緯斬五龍門出是也唐姚最述行記晉陽宮西南有小城內有殿曰大明宮又一城南因大明城西連倉城北因州城東魏靜帝於此置晉陽宮隋更名新城又一城東連新城西北因州城隋開皇中築今名倉城高四丈周一

里唐義旗初高祖使元吉居守卽斯地初唐屬洛陽  
東西二城崔神慶爲并州長史加築跨水連環合而  
一之省防禦兵數千大原三城謂東西中三城也通  
志太原城西有羅城禦西山之水謂之長龍城温大  
雅起居注武德丁亥正月夜晉陽宮西北有光夜聞  
自地屬天若大燒火飛燄爍赫正當城西龍山上直  
指西南極望竟天俄而山當童子寺左右有紫氣如  
虹橫絕火中城上守更人咸見之衙嵩歌曰西北天  
火照龍山地之靈氣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靈

洪武初遣官告祭北嶽文云磅礴中國之北參穹靈  
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察地利以安  
生民故祀之曰恒山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始加  
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  
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  
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統一人民  
法當式古今寰宇旣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  
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壤同始  
靈鎮北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

測其職必命於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  
不敢加號特以北岳恒山名其神依時祀神惟神鑒  
知是年祭告中鎮文義略同

通志聞喜縣董澤書院祀宋丞相忠簡趙公鼎因爲  
書院也虞集作記而爲言曰治道不出於真儒雖治  
弗治也昔程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與其叔子程子  
之學出於周邵氏雖若別出程子論其學之所至謂  
之安且成者則固無以異矣前聖旣遠此數君子者  
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及叔子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靈

之時邪說用事有待匡闢而爭者起矣門人徒以其  
說相傳衆人怵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也時則忠簡  
自聞喜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子於門人得  
其說而尊信之死生以之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冀行  
其志竟以貶死豈非天耶公子孫以此多畱江南族  
人之在董澤者國子博士質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  
於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因作書院於其鄉  
以淑後進蓋距公之時幾二百年矣公爲相五年人  
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日衆卒於不得盡

行其志以爲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則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洪武初平關陝自河中濟河明年改河東府復曰蒲州以州治河東縣省入河東廢縣卽今州治秦蒲坂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縣地城周八里有奇門四東南五里蒲坂城春秋秦晉戰於汾曲杜預曰卽蒲坂也戰國爲魏地蒲州志亦以城外東南隅有虞都故城與州城相連周九里有奇其相近有虞坂

洪武初下太原大軍從平定入平定爲太原之襟喉歷代所重按當時明兵已取潞澤南來戎馬無驚嚴軍慎守六衛北下聲威亦壯而乘虛直趨太原以攻其所不備井陘之故道可循蓋運籌決勝必出於此也方輿紀要平定州東八十里故關卽井陘韓信

下井陘由此

洪武二年詔修元史大都旣克得元十三朝實錄乃詔左丞相李善長監修明史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爲纂修閱六月書成元統以後史未備分遣使往北平山東採遺事明年續修仍以濂禕總其事初元都破翰林承旨危素趨所居報恩寺將入井寺僧大梓力挽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庫往告鎮撫吳勉輦而出之元實錄得無失素至京授侍讀學士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嘗入朝過東閣側室履聲橐橐然帝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帝哂曰朕謂是文天祥耳謫居和州洪武初元裔有名四大王者屯靜樂岢嵐山中太原西北之山寧化蘆芽竄出雲霄綿亘盤互竊曲阻深東望忻代西瞰大河北俯朔雲南臨汾晉輿縣之石樓山卽其脉也踞三關之中通四達之路元裔盤據其中結寨自固旋入據武州以引幕北之援太原守將舉兵邀擊敗其衆追至靜樂縣西之龍尾莊擒其子脫忽的遂下武州餘衆猶據蘆芽山時出擾岢嵐

五寨與縣近邊戒嚴時安豐人尹暹任興縣設法防  
守民不知兵縣經元末兵燹之後瘡痍未復暹寬述  
賦省徭役政平訟簡與民相安境內帖然

洪武二年李文忠會徐達西伐行次太原聞大同圍  
急遂出雁門敗元兵於白楊門擒其將脫列伯進兵  
東勝州是年遣傅友德薛顯將步騎邀擊賀宗哲軍  
於石州敗之拔桃花白崖諸山寨仍置河曲縣都督  
汪興祖下武朔二州皇輿全覽白楊門在馬邑縣北  
洪武二年詔山西都衛於雁門關太和嶺并武朔諸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三

山谷間凡七十二隘俱設戍兵緣邊皆峻垣深濠烽  
堠相接隘口通騎者百戶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  
守之各處烟墩增築堅厚上貯五月糧及柴薪藥弩  
旁開井井外圍牆與墩平外望如一此治其外防也  
又選精銳分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  
安邊二堡爲六哨緩急有備此外防衝突而內蔽并  
汾也終明之世邊防甚重官軍皆有定職總兵官總  
鎮軍爲正兵副總兵分領三千爲奇兵遊擊分領三  
千往來防禦爲遊兵參將分守各路東西策應爲援

兵營堡墩臺分極衝次衝設軍多寡視之遠制輒按  
軍法時元裔時出雲雁武朔尙保間故慎重邊守如  
此

明初兵制太原大同爲重鎮大同防雲朔太原治偏  
頭爲九邊之二郡縣皆立衛所統於都司地係郡者  
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二百二  
十人爲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所設總旗二  
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征調則統於諸軍事平則  
散歸各衛合河統於偏關營鎮西衛沿其制也郡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四

書曰有明於魯城置都指揮使司領太原諸衛又於  
大同置行都司指揮使司領大同諸衛衛屬都司者  
八屬行都司者十四衛各五所惟太原左衛增中左  
中右潞安增磁州守禦所振武增中後及雁門守禦  
所汾州以新置只左右中三所諸衛屬外又特設所  
七屬都司者七屬行都司者三衛所之官各有定員  
分督于兵憲其參將游擊守備協守都指揮則隨地  
量設以司攻守而沿邊居多又特置總兵以專握兵  
事衛所之軍各有總旗有小旗有操軍軍屯有田軍

器有局而沿邊原伍之外又有常備有番上有召募有改撥有修守民兵然民兵誓詞赴邊協同修守事平雷本地護守城池歲時教閱各州縣巡捕官領之若境土雖在山西而屬于他處者爲衛二所三隸後軍都督府則有澤州寧山衛平定州守禦所隸宣府萬全都司則有蔚州衛廣昌守禦所而隸潼關衛又有蒲州守禦所大同鎮城守總兵官佩征西將軍印駐鎮城專總兵事協守副總兵官與總兵官同駐鎮城又置三關總兵官鎮守三關駐偏頭後改置副總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聖

兵官移駐寧武鎮守鑄印建節與宣大同參將十二員分駐省城代州偏頭利民北樓及大同之北東路北西路中路東路南路西路兵車營遊擊將軍七員以時應援不常所駐守備十八員分駐廣武偏頭平刑神池利民八角老營北樓西黃河鎮西衛及大同之蔚州鎮邊鎮川鎮河鎮敵等堡宏治間增設協守都指揮駐平陽設置周密以重邊防

洪武二年八月修禮書詔舉博通古今年四十以上者纂修書成名大明典禮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始

設科取士時以天下初定令各省連舉三年自後三年一舉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

洪武二年六月常遇春克開平元帝奔和林遇春與李文忠帥步騎九萬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州與攻太興州分千騎爲八伏守將夜遁遂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宗王齊克慎平章鼎珠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薊北悉平秋七月師還次宣化柳河川遇春暴疾卒年僅四十遇春沉鷲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陣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用兵輒與古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聖

合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稱常十萬長於大將軍達二歲聽約束惟謹一時名將稱徐常喪歸帝用宋太祖喪趙普故事臨于龍江關追封開平王洪武初置巡檢於汾州之金鎖關一名向陽峽峽在汾州西三十五里巖險插天中斷如關爲汾石咽喉漢晉皆置關守之沁源縣北八十里綿上關亦置戍守之

洪武二年帝以上黨壺口坡關險隘置巡檢司關在黎城縣東北二十八里前漢書上黨郡有壺口關文



獻通考黎城有故壺口關今吾兒峪卽其地也又置  
巡檢司於和順之榆林關關在和順縣東八十里太  
行山頂路通順德府

洪武初克定太原詔曰朕准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  
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祐悉皆戡定用  
是命將北征齊魯之民饋糧給軍不憚千里朕軫厥  
勞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蘇其更賜一年頃者大  
軍平燕都下晉冀民被兵燹困征斂北平燕南河東  
山西今年田租亦與蠲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三

明初置巡檢司于鹿徑嶺關關在靜樂縣西六十里  
嵐縣界路通岢嵐鹿徑嶺山西六十里蘆芽山西出  
枝南度者在嵐縣界趙吉士議據管涔鹿徑則宣大  
河保隔而爲二而偏頭寧武直拊其背而扼其吭志  
載岢嵐洪谷卽今鹿徑嶺也皆通邊之要道

洪武二年建樓煩巡檢司以土人爲之樓煩鎮在靜  
樂縣南七十里城址尙存宋時以州地卑隘多水潦  
移置靜樂軍之靜樂縣東臨汾水西抵周洪山通交  
城縣本宋金縣也續通典憲州故樓煩監牧李克用

表置憲州隋煬帝自雁門入樓煩以遷宋治縣廢軍  
又廢天池元池二縣入靜樂非今樓煩鎮也

明初兩嶺隘置關關在靜樂縣東六十五里土城倚  
山而立山分兩嶺高五里盤踞四十里兩山相對而  
北北嶺面東南東至石莊北至忻州界西至固鎮乃  
管涔山東北枝轉南折北之兩脊也西北諸郡並榆  
林寧夏取道於此南通陽曲縣省垣之北障也舊置  
巡檢司守之後移巡檢於順水村今在故鎮

洪武二年築寧化守禦所城方二里餘高三仞厚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四

初門樓三都指揮常守道駐兵防守寧化所初隸山  
西都司改隸寧武寧化堡四石壩榆會川湖大峪屯  
寨十四馬鎮山吳家溝小橫溝牛心三岔定河葱園  
楊房子房石佛細窰灰窰石家賀家屯皆羽翼寧化  
者也

洪武二年置巡檢司於沁源之綿上關關在縣北八  
十里綿上都北倚綿山山盤踞百里連介休介山抱  
腹巖萬峯層巒澗壑杳邃冬雪入夏不消樵人嘗得  
冰蛆綿上故城在綿山下今綿上鎮也宋志綿上縣

自大通監來隸威勝軍

洪武三年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捕代縣寇俱得復爵仲亨屯於代守雁門嗣都督何文增兵屯成雁門關防守加嚴

洪武三年晉恭王祠就藩太原時帝重邊防命將兵出塞築城屯田湯和定東勝築東勝城立十六衛屯田復於三關諸山谷間設七十三隘置戍兵明初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山西都司統太原左右前三衛及鎮西等衛興縣城守隸鎮西衛太原總兵治偏頭關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五

洪武初潞州貢人參却之帝曰人參得之甚難毋重勞民往者金華進香米太原進葡萄酒朕俱止之國家以養民為務何口腹累人明一統志上黨壺關縣東南一百六十里紫團山常有紫氣見山頂團團如蓋舊產人參名紫團參由山徑南渡溪過東峯入屏山其地即參園也

洪武三年立開中鹽法初山西行省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引赴所在繳之帝從其請召商

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名商中鹽以備邊儲計道里遠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實塞下糧儲貯備於邊事未靖之日轉輸宜便雲中太原兩倉之粟可徑達邊外恤軍便民兩得之矣

洪武初太原迤北內地關隘皆列兵戍守陽曲縣西北六十里天門關路通崑崙西北七屬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忻州南四十里石嶺關當并代雲朔要衝之路戍守尤嚴

洪武三年隆州谷關置巡檢司并南要隘隆州谷為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五

第一在祁縣東南九十里南通沁州北通徐溝四壁皆山道旁有水名胡甲水筦南北之咽喉夙稱古險又太谷縣馬陵關在縣東南七十里榆社縣西北九十里相傳為龐涓自刎處五代梁伐太原刺史張歸厚自馬陵關入即此亦要隘也

洪武三年嚴西北境沿河津渡增設巡檢司於興縣之孟家峪峪在縣西南五十里路通陝西神木縣革穆家峪巡檢移置於此縣東六十里界河口路通崑崙是年亦置巡檢司并於崑崙東北四十里之井鎮

置巡檢司兼防天澗堡隘堡在兩山之間北通大同南通嵐永爲要地

洪武三年春正月遣徐達李文忠分兵北伐時元帝尙在近塞帝再致元帝書皆不答庫庫特穆爾攻蘭州指揮于光力戰死帝以達爲大將軍文忠及湯和鄧愈副之分二道出兵達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取庫庫特穆爾文忠自居庸出東道絕大漠追元帝二月文忠至興和降其守將進兵察罕諾爾擒元平章珠占次駱駝山走平章沙布迪音次開平降平章沙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哭

洪武三年置石州巡檢司於赤堅嶺一名赤洪嶺在石州北一百八十里州西南十五里孟門關并置巡檢司是年四月元主殂於應昌年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大尉完者使觀音叔奉梓宮北葬明兵襲應昌元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從數騎北去王禕言自古滅亡之道有四女寵宦官權臣強藩而順帝兼有之加以權綱旣弛智慮益荒宜不能永世也

洪武中元兵攻大同李文忠擊敗之初文忠會徐達

西旋行次太原聞大同圍急謂趙庸曰關外之事苟利於國專之可也遂出雁門敗元遊兵於馬邑擒其平章劉特穆爾進至馬邑北之白楊門天雨雪已駐營文忠引數騎入山察視疑其有伏遽令移前五里阻水以自固元兵果乘夜來劫文忠下令先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戰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擒其將圖魯卜俘戮萬餘人窮追至大同邊外之孟克桑而還初元帝北走屯噶爾布令圖魯卜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圖魯卜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哭

被擒孔興爲其部將斬以降元帝知事無濟不復南向矣方輿紀要白楊門在馬邑縣北孟克桑在大同邊外

洪武三年平陸縣東二十里傳巖設巡檢司守茅津渡通志茅津先爲沙澗渡後更名如古渡茅津堡在縣東二十里茅津鎮黃河北岸設遊擊署設兵駐防按秦晉東西往來之通津曰蒲津今之大慶關也黃河自北南流復折而東過平陸之南古沙澗入河處春秋茅津在沙澗之西今平陸縣南之大陽渡也縣

西南崇岡之上十二連城南臨大河卽古茅城故戎  
邑公羊傳所云晉敗之大陽者也津亦取名焉茅津  
稍僻於東南非黃河正渡以直對潼關故秦師取道  
於此

洪武三年五月大旱六月朔帝親禱於山川壇越五  
日雨帝齋於西廡皇后躬執饗爲農家食太子諸王  
饋於齋所帝素服草屨徒步至壇席藁曝日中夜臥  
於地凡三日詔省獄囚命有司訪求通經術深明治  
道者越五日大雨按帝體農民之心爲農家之食皇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兕

后執饗太子諸王饋食齋所儼如饁彼南畝非朶切  
爲民鮮有草屨藁席曝烈日中而能持至三日之久  
者誠精通微甘澍應之不減桑林之禱矣  
洪武四年置巡司於聖惠鎮鹽池上安邑縣南龍池  
上有龍池宮昆吾亭在其西南昆吾卽助桀伐湯湯  
先伐之者

明初省忻州治秀容縣入州今州治秀容廢縣也本  
漢陽曲縣地方輿紀要忻州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  
爲太原郡地漢因之漢末爲新興郡地晉因之北魏

兼置肆州永安中又改爲永安郡隋置忻州旋屬樓  
煩郡唐改爲忻州宋金元明因之城居九里有奇門  
四州翼蔽晉陽控帶雲朔左衛勾注之塞南扼石嶺  
之關屹爲襟要

洪武中築砦於廣靈縣之焦山加斗土嶺瓦房以爲  
外藩焦山在廣靈東北十五里砦周二里十步牆高  
二丈五尺加斗在廣靈東南十五里砦周一里二百  
步牆高二丈五尺濠深二丈土嶺在廣靈西二十里  
砦周二百步牆高一丈五尺濠深一丈瓦房在廣靈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辛

東北三十里砦周二百步牆高一丈五尺濠深二丈  
五尺與廣靈之林關唐山樺澗火燒夾石石梯同爲  
東北之要防

洪武四年延安侯唐勝宗領軍搜勦元裔增築寧化  
城改置寧化守禦千戶所率千戶唐成敗元四大王  
於崑崙西山按元裔結寨寧化卽趙吉士所云據管  
淳鹿徑隔宣大河保爲二偏頭寧武拊其背而扼其  
吭者元裔依阻蘆芽山中出寇武州勝宗屢敗其衆  
而搜勦於深巖邃谷又防其旁軼塞南下兩嶺窈窕

之關隘太原左衛官軍守之扼東出鹿徑神嶺楊寨懸鐘之重嶺太原左衛兵將守之使蘆芽之溪徑不通而我得據常勝之勢築城置軍備防嚴密敵雖欲倚以自固而其勢日蹙坐困窮山亦燭火之餘光矣郡國書曰關南蘆芽一山崔嵬特拔高出雲霄尖似蘆芽而磅礴紆迴雄視中原寧武朔州處北麓忻州崞縣處東麓崞嵐五寨處西麓嵐縣靜樂處南麓山之左與盤道梁等山襟帶相連爲全晉第一崇山盤踞六十餘里高二十里峯巒聳秀形似僧毘羅冠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五

有汾水源前有羣山森列亦形似蘆芽昔人謂五臺三千九百丈其名也蘆芽三千丈其實也雄勝與清涼抗衡加以林木參差干霄蔽日遮障西北儼然天塹長城而盜伐者絡繹不絕殊忘其爲一方巨鎮也山之東西左雁門右偏頭中有寧武關皆通敵要口中外咽喉之地故設兵禦備屯軍戍守不可廢也通志蘆芽山北嶽秀直雲表山有三臺看花北峯與北嶽爲三勝清涼之五臺也

洪武中初置巡檢司於聖惠鎮理鹽政也鎮在縣西

南二十里絳州武平關在州西二十五里北齊時屯兵於此聞喜縣畱莊隘口在縣東南七十里中條山

上南通垣曲縣北接絳縣冷峪口皆要防也

洪武四年築堡于渾源州之磁窯口關置巡檢司戍守關在渾源州城南十七里恒山右脇路通靈邱城南十里磁窯峽口上有磁窯天險四大字磁窯峽水東西分流峽口內兩峽鑿孔駕巨梁構樓于上據以守口可稱天險唐李白書壯觀二字刻磁窯東崖上遼神冊初蕭阿古只徇山西諸郡縣下之天贊初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五

王郁略地燕趙破磁窯鎮是也磁窯西八里有李峪口西南十里又有大小凌雲二口南通代州北樓口楊博言州南磁窯諸口驛馬銀釵諸嶺天設險阻爲紫荊倒馬之外藩也楊述程登恒山記南行十里許至磁窯口兩岸峭如門大類劍閣諸峽泉流峽中奔瀉潄瀄如建瓴而北爲神川川之東鑿石壘途草橋木磴又大類連雲諸棧上有石窟架閣猶餘橫木數千蠶剝欲盡傳者以爲宋初把守三關以此地爲要隘也

方輿紀要云寧化守禦千戶所在靜樂縣北八十里置正副千戶百戶旗軍三千三百四十八名帥以制敵地當蘆芽山麓扼元裔出入之道莫捷于此

洪武五年大將軍徐達增築大同府城大同故平城也石晉以賂契丹契丹因置兩京遼置西京城周二十里東曰迎秦南曰朝陽西曰定西北曰拱極金仍為西京城邑考今城東五里無憂坡上有平城外郭南北宛然相輔魏築平城外郭周二十二里既又廣西宮外垣周二十里徐中山因舊城加築萬歷中增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三

修周十三里有奇方輿紀要山西為京師上游表裡山河北收代馬之用南資鹽池之利大同與京師尤為建甌之勢朝發白登暮叩紫荆往者土木之變敵雖深入郊圻賴大同倚其後故不能得志嗣是關門告警未嘗不以大同為鎖鑰之寄趙主攘地至雲州九原遂欲直南襲秦咸陽秦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既又使蒙恬除直道自九原抵雲陽張儀用之以脅燕曰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唐范陽之亂李泌議遣安西西城之眾並塞東北自媯檀南取范陽

雲中左領范陽右顧咸陽燕秦捷徑皆道出大同明分天城陽和為東路左右衛為中路平魯一帶為西路防禦周至

洪武五年置巡檢司於平遙之普同關關在平遙縣南五十里普同谷口東南曰綿上通於沁源西抵關子嶺南入岳陽東接太行北連汾晉為要隘又置巡檢於介休之關子嶺嶺在介休縣東南六十里路通沁州沁源縣

洪武五年設糧長詔以田多者為之督其鄉之稅糧以萬石為率設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其後官運法行而糧長不廢科歛橫溢滋為民害其孱弱者復為勢家所凌耽延逋負邊糧王糧急踰星火率鬻產以償遂至隕喪云

三

洪武五年春正月遣徐達李文忠馮勝等分道征庫庫特穆爾達軍敗績文忠勝敗元兵而還帝以庫庫特穆爾數擾邊命達為征虜大將軍出雁門趣和林李文忠為副將軍出居庸趣應昌勝為征西將軍出金蘭趣甘肅三月達先遣都督藍玉敗庫庫特穆爾

于圖拉河五月庫庫特穆爾與賀宗哲合兵拒達于嶺北達軍敗死者數萬人勝至蘭州遣副將軍傅友德前驅再敗元兵拔甘肅下額齊訥路次畢道山元岐王多爾濟巴勒遁去獲其平章昌嘉努等二十七人友德復追至瓜沙州斬獲甚衆文忠至鄂爾坤河馬中流矢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而自奪敵馬乘之文忠殊死戰遂破敵追奔至青海椎牛饗士而還

洪武初太原屢遭旱蝗元裔數擾岢嵐山中出沒於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五

嵐憲之境嵐在岢嵐山南當其衝要時杜斌知嵐縣調鄉兵協同鎮西官兵分守晝夜巡防調度有方百姓亦各保護井里故雖當歲祲而以時應役人樂爲用也

洪武五年十一月王保保寇大同徐達李文忠馮勝至貓兒莊遇雪退壁於雁踏堡邏騎獲其平章鄧亨羅帖木兒達詰之知懷柔有伏兵分兵掩擊擒其將康同僉保保夜遁王保保卽庫庫

洪武六年右副將軍李文忠行邊出朔州擒元太尉

伯顏不花初參政傅友德屯朔州時武朔未下元兵寇朔州謝彥擊破之擒其將知樞密院張寶院使哈喇八都參政高德并其部衆至是復振兵威元兵北去命安慶侯仇政理振武朔州武備

洪武六年淮安侯華雲龍上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縣西至五灰嶺凡二千二百餘里外通隘道一百二十有奇其官坐嶺王平紫荆口蘆花寨尤爲要害須設險置兵防守從之

洪武六年十二月李文忠駐代縣遣諸將分道出塞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五

一軍出三不刺川俘平章陳安禮一軍出順寧楊門斬真珠驢一軍出白登敗寇軍擒其國公李羅帖木兒時元兵復侵武朔保德諸州及雁門河曲諸地俱遣將擊走之

洪武六年北兵數入保德河曲輒爲守將所敗轉入武州郭子興等擊破之調鎮西衛官兵戍守河曲之楊家寨其地在河曲長城之北越河則陝西延綏清水營內外之界故戍守於此

是年定賦役籍準定黃冊凡鄉一百十戶爲里里有

里長十戶爲甲甲有甲首歲以里長一人董一里之事應役一年一周謂之排年其先以丁糧多寡爲序在城曰坊近城曰廂役亦如里里編一冊冊有丁有田以戶爲主冊首爲圖冊有四一進戶部其三布政司府縣各一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今山鄉尚沿舊法不易其名也

洪武中定役法凡工匠皆隸於工部役于京師有住坐者有輪班者又有存畱本府而執役于織染局者大抵住坐者則廩食于官每月止役一旬輪班則周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堯

而復始每班止役一季役滿放回填給勘合執照若造作數多奏聞起取若無工可造聽令自行先是各邑工匠編班不等嗣復照諸司役作繁簡更定班次或三年或二年諸匠皆免本戶差役二丁若單丁重役除其一役老疾無丁者免其本身後因住坐存畱者或有逃故輪流赴工者或有失班仍命清軍御史行各府州縣清軍官清解造冊繳部然有納價准工事例以爲民便郡國書曰周禮役法有正役有雜役今之正役索費百端有以燈油錢名之者有以柴炭

錢名之者有以下程錢名之者有以折乾錢名之者有以管飯錢名之者有以銀硃錢名之者有以募馬錢名之者有以支應錢名之者加以里老之科害而民困不可言矣雜役則出入于里胥之手貧者無費以求于彼則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之則無貧之名而有富之實故貧者愈踣富者愈恣愚民展轉相慕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自庇也兼邊鄙多事或派之以買馬或派之以糶糧買草遂使村墟成空漢王符有曰瘵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堯

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爲國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好可息而民得安矣按明初立法便民其後奉行不善滋弊多端顧寧人言役法之弊至詳且盡明季紀綱不振諸弊橫生擾累閭閻爲患甚亟自養廉設而官無所累於民民無所給於官法良意美揀弊之大端已著於此而差役之滋累所在不免視官之明暗以爲安危責在司牧矣洪武六年命徐達等率師鎮山西先是帝命徐達李文忠練兵山西尋召還至是以元兵窺塞乃命達文



忠及馮勝鄧愈湯和等帥師往鎮以備之初元宗室  
四大王逃匿肯嵐山中結寨自固尋出攻武州指揮  
程桂等擊敗之四大王遁去時元降臣劉元利張時  
用等知四大王尚在將攻太原謀爲內應桂捕斬之  
四大王仍侵掠不止已而國公魯爾等復陷雲內州  
及崞縣至是達駐臨清遣文忠及顧時傅友德等統  
騎兵勝和及俞通源朱亮祖等統兵分駐山西兼防  
北平相機備禦是年元兵復侵武朔保德諸州及雁  
門白登河曲撫寧諸地達俱遣將擊走之又指揮使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五

常守道王約等追元遺兵斬其左丞相瑚圖克擒平  
章鼎鼎達又自大同府遣將掩捕武平章等於懷柔  
縣之三角村自是邊氛稍靜輯覽注魯爾舊作驢兒  
瑚圖克舊作忽都

洪武六年李文忠畱鎮山西敗元兵於肯嵐之三角  
村按肯嵐州東三十里曰蘇孤戍北齊築城東北隅  
沒於水今名三角村州志稱李文忠行邊敗敵於此  
此游牧之敵騎也自庫庫北出之後西北窺邊無虛  
日徐中山李岐陽嘗提兵十五萬分道出塞覆軍數

萬竟不能稍劔其鋒自是嚴兵塞內盛爲之備修驛  
隘設官守開屯田治什伍久駐邊城而不再議出塞  
知庫庫之未可輕也其結寨於寧化山者元之支屬  
耳庫庫出沒於太原近邊至數年之久徐中山將兵  
戍守邊疆常以春出冬歸不敢寧居後知天命有歸  
始還幕北與其主相爲始終明太祖終不得而臣之  
固奇男子所爲而西北邊之未可忽視關隘津渡之  
無忘修守觀於此而益信矣

洪武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五

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水旱貸貧民  
募民於各邊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儲以充  
洪武六年吉州置關二一烏仁關在吉州西二十五  
里西臨黃河一平渡關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西臨  
黃河二關均於是年各置巡檢司又置巡檢司於鄉  
寧縣一百里之龍尾積西通黃河冬結冰橋路通陝  
西韓城縣皆黃河津渡要地

洪武間調寧山衛官兵守五度關設巡檢司於永和  
隘五度關在陵川縣南八十里志稱五度之險一夫

可守永和隘在陵川縣南六十里路通修武輝縣亦調寧山官兵守之唐忠武節度使王宰進取天井關急攻陵川破賊石會關入澤州卽永和隘也

洪武六年築大同軍城方輿紀要大同軍城卽今馬邑縣治亦曰大同川始置於唐裴行儉武后改大同軍曰大武會昌初回鶻烏介過杞頭烽南突入大同川轉鬪雲中城下卽今縣治亦要衝地也

洪武六年停科舉諭有司察舉賢才帝初以官多闕員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又擇其年少俊異者張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三

唯王輝等爲翰林院編修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命宋濂爲之師帝政暇親品隲其文日給光祿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歲時賜賚甚厚至是以所染多後生少年有文無實遂罷科舉別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送京師不次擢用而各省貢生亦由太學以進於是罷科舉者十年先是禮部請增廣國子生帝曰朕觀前代學者皆能出爲世用後世師不知所以

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以記誦爲能欲其成材難矣今祭酒乏人可訪才德兼備宜爲人師者以聞帝又嘗令國子生習騎射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務文學亦豈可忘武備邪

洪武六年二月初設六科給事中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至是始分爲六科各設給事中後每科增都給事中一人左右給事中各二人

洪武中帝命將北征諭徐達等曰中原之民久爲羣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三

雄所苦流離相望故命將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諸將克城毋肆掠妄殺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幾上荅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罰無赦

洪武七年修曲阜孔子廟設孔顏孟三氏學訓其族人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太學成釋奠于先師孔子詔天下通祀孔子

明初太祖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令二部製式凡三易之自命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縑軟巾垂帶謂之藍襦衫及其以貢舉入監不變所服洪熙中易青圓領禮記玉藻曰士練帶練帶卽古之紳也又曰士服則事積蓋麻衣皂領袖下裳是也至是則帶易以縑素積易以藍衫重士子而使服有章也王家屏正士人中履疏云服美於人書以爲誠衣裳楚楚國風譏焉故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孔子純冕季路緼袍卽古帝王聖賢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三

放心莫收學業因而漸廢失後生可畏之勢甘小人下達之歸蕩而無成悔之何及不佞忝托吾黨幸與斯文誠不忍狂簡之靡裁用敢烝髦士而交徵尙其澹泊以明志朴素以褻躬衣錦而存尙綱之心被褐而珍懷玉之守貌思作肅服戒不衷務去泰而去奢毋敗禮而敗度道充爲貴將篤實而光輝盛德日新自高明而廣大豈須紛華悅目文繡章身也哉洪武初楊憲爲御史中丞憲字希武陽曲人太祖克集慶憲往謁畱居幕府擢行省都事裁決如流上親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四

信之命往諭方國珍國珍來附命總理軍務旋參政中書省至是改御史中丞上愛憲欲相之而憲數短李善長胡維庸語善長曰憲爲相我輩淮人不得爲大官矣由是兩人深忌憲初憲與劉基善上欲相憲基力言不可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持衡而已無與者也憲則不然憲熟於典故多紛更搆誅張景喉御史劉炳劾汪廣洋及左安禮等八人善長劾憲排陷大臣又以皇子嘗召憲憲不卽至至是窮治其罪以及於難

洪武中創開清源縣廣濟渠引汾水也渠在縣東三里汾水自太原縣流入引水由魯家莊東南溉田又縣東十二里永濟渠自太原縣東南洛陽村界引汾灌漑縣西清源水自平地湧出白石水合注平泉引以溉田縣左挹清汾右枕白石地勢平夷涂水象谷溝源白石中隱屠濕諸水環之城東灌稼渠洩城內東湖之水由鐵門入渠洪武中築堰於白石以禦暴流衝嚙之患至今城無水災

洪武中修汾陽縣善利渠渠在縣西南自西山由城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奎

南十里經行文谷會達於汾地理綜要文谷河歷交城文水南入汾至汾陽方輿紀要汾陽西山諸泉源滙流爲渠曰善利北爲葫谷泉南爲澗河首尾凡百餘里有灌漑之利劉希參記略云汾地高亢數多旱災惟渠西跨諸山北則葫谷泉稍南澗河古堤跡雖存水已枯竭又稍南一支自薛頡山尾入汾其源初發曰出谷泉後改今名首尾百里有奇從靳家里迤邐漸東四五十里間始散漫而行故陽城見喜乾河等村隨在開築甚賴其利

洪武七年二月太原平陽汾州旱蝗並免租稅免山西等處被災田租嗣平陽告饑亟命賑之命有司察羣民無告者給瓦舍衣食

洪武七年置巡檢司於蔚州之亂嶺關關在州東四十里路通蔚州置兵戍守九年置巡檢司于渾源之大寨頭關駐兵蔡家峪關在渾源州城東南一百一十里東南連紫荆關皆以爲龍泉倒馬紫荆諸關之右輔也

洪武七年置代州振武衛轄千戶所置關於勾注東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奎

西陘之間卽雁門關也初以都御史提督關務後用晉撫兼之關外大石牆三道小石橋二十五道北爲廣武站轄隘口十八東爲水峪爲胡峪爲馬蘭爲茹越爲小石爲大石爲北樓爲太安爲團城爲平刑西爲太和一名白草溝爲水芹爲弔橋爲廟嶺一名夾柳樹爲石匣一名鵬窩梁爲陽武峪爲元岡爲蘆板

晉有堡  
洪武七年春正月遣湯和傅友德將兵防邊屯田實邊儲西北田野日闢屯政大舉軍行以糧運爲急內

地轉輸民困於征歛而使萬里投荒坐守窮邊軍亦難以為守屯政修軍無枵腹而民以不困郡國書曰明祖監古立法凡天下兵衛鄰邇間曠之地皆分畝為屯倚耕以守嘗論宋國公馮勝等曰屯田守邊今之良法與其養兵以困民孰若使民力耕而自衛于是命勝友德及安慶侯政西涼侯瑛等至太原平陽閱民戶四丁以上籍一為兵赴大同屯田無事則耕有警則戰國無養兵之費下無供邊之勞制誠善矣然而饒沃或兼并于豪強荒瘠或困乏于牛種耕歛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七

或奪于私差輸納或脅于包攬田雖歲有耕稼兵則家無遺秉衛所雖有屯田之官而反因以侵漁于是屯政為虛文而兵食益困竭民之脂膏以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之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宜尋求往跡肅清屯弊立為簡易之法使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則百姓不困于饋運四方不苦于豫徵矣昔漢晁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而匈奴竟不敢侵唐竇靜請高祖屯田於太原而歲收粟千餘萬斛元和中振武軍饑李絳請開營田使盧坦經度四年得田四千八

百頃歲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此近事之效也嘗有議者云大同二邊抵三關五百餘里不可耕者七其三皆腴地也東西一步得地四頃有餘一里得地千頃有餘城西抵偏關長八百里該地九千萬頃為田者四不盡墾者五人給一頃可贍五十萬人三人一軍可得軍十六萬說亦辨矣或猶以敵騎侵軼為虞則當如李枚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遊兵以防敵近堡立莊以時耕獲敵自不能為患然屯政之宜其法在名佃其要尤在蠲逋薄征通而行之存乎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七

其人也

洪武七年築郎嶺關於崞縣西北戍兵守之縣西三十里即石佛谷也北接朔州界元末用石壘塞南通廟嶺即夾柳樹堡也五臺縣東南五十里百蘭都有谷亦曰石谷與崞之石佛谷為二竈深幽曲五臺之靈氣也

洪武七年茹太素詔為刑部侍郎太素澤州人洪武三年鄉舉上書稱旨授監察御史旋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稱至是入為侍郎上言自中書省內外百官

聽御史按察使檢舉而御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核請增置若干員各分爲科用按察使一員糾正帝皆從之又歷陳時務累萬言太祖命中書王敏誦而聽之中言今所任率迂腐俗吏言多忤觸帝怒召太素面詰杖于朝次夕復于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失者無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頒示中外嗣出爲參政往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充

浙江以侍親賜還里十六年召爲刑部司郎中旋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十八年擢戶部尙書太素抗直不屈屢瀕于罪帝時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首卽續韻對曰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帝爲惻然未幾謫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錄足治事後竟坐法死  
洪武七年置巡檢司於忻州之牛尾莊寨寨在州西南九十里白馬山西南路通靜樂縣州西北七十里沙溝寨寨西隘口乃雲內鎮均於洪武間置巡檢司

復設置巡檢司於娑婆嶺隘嶺在靜樂縣東八十里土城如兩嶺其西五十里有馬家會隘口東北十里有石神嶺隘口通忻州界西北三里有橋門嶺隘口東南十餘里有楊家寨溝隘口南十里有懸鐘嶺通忻州牛尾寨明初均調太原左衛兵防守又置故鎮巡檢司於兩嶺關口關在靜樂縣東六十里南通陽曲縣爲要險繚以土城周圍三百五十步高一丈一尺縣西六十里鹿徑嶺關路通岢嵐州界置巡檢司縣南七十里樓煩鎮東臨汾水西抵周洪山通交城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七

縣本宋金縣治元改置巡檢司洪武二年重建明初封代藩於大同置大同前後左右及朔州五衛陽和高山天城鎮鹵蔚州五衛東勝左右及玉林雲川威遠五衛衛各五千六百人以屯田戍邊方輿紀要大同府禹貢冀州地春秋時爲北狄所居戰國屬趙秦爲雲中雁門代郡地後漢末羌胡大擾郡縣俱廢三國魏爲雁門郡晉永嘉中屬拓跋魏徙都平城隋以其地屬代朔雲三州唐自朔州北移雲州于此後復改雲中郡

明初加築蔚州城蔚州戰國時趙地本古代國趙襄子定代地武靈王省代郡代北有稽蓋之戎趙李牧滅稽蓋卽此也後又入燕秦屬代郡漢晉因之後魏爲懷荒禦彝鎮地永安中改置蔚州隋唐復爲蔚州後沒於遼金元復爲蔚州洪武四年以州治靈仙縣省入州山川險固關隘深嚴控燕晉之要衝爲邊陲之屏蔽飛狐形勝實甲天下邊防考州地氣豐煖歲收恒裕居民繁庶商賈輳集敵每屬意又民屬大同軍屬宣鎮介兩邊之中屹爲要區今改歸直隸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三

洪武七年分岳陽縣引澗水溉田通志澗水有二源一出安吉嶺一出縣西北金堆里至古岳陽村合流又西南流經洪洞縣界入汾至是引渠至城東溉田民沾其利

洪武八年治解州鹽池建巡司於池上州南五十里檀道山與中條山相連山嶺參天左右壁立間不容軌謂之石門凡百梯纜可上東嶺土泉澄渟爲池謂之天池上有益漿郭璞謂檀道山所出泉是也由檀道山陡經出白徑嶺踰中條山路通陝州大陽津渡

卽石門百梯之險也鹽池自然凝結生鹽盛於夏秋殺於冬春國賦邊儲所資甚大明初以州治解縣省入蓋重之也方輿紀要解州春秋晉地戰國屬魏秦爲河東郡地兩漢及魏晉因之隋唐爲蒲州地五代漢乾祐初始置解州宋金元明因之州至石門而背鳴條外控底柱之險內擅魚鹽之利鹽額歲二十萬引河東輿區也戰國策秦有安邑則韓必無上黨三晉之禍始於失河外而成於亡安邑

洪武八年改五臺縣屬代州縣在州南百四十里漢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三

慮虎縣地後漢因之晉廢後魏復置屬永安軍高齊改入雁門郡隋改曰五臺因山以名也唐屬代州宋因之金爲臺州元因之洪武二年復爲五臺縣屬太原府縣東北百四十里迴繞五百餘里有五峯並聳唐大業初造金閣于五臺是也舊經云山左鄰恒山右接天池南屬五臺縣北至繁峙縣名山志五臺高出雲表山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臺分南北東西中故曰五臺山中古寺得名者自唐大中時計之凡六十有四後增建益多明因舊址建顯通寺崇禎

末賊嘗據此阻險以守官軍不敢擊蓋山谿糾結出沒爲易也

明初廢霍州縣爲霍州治禹貢岳陽地周彘邑也方輿紀要霍州卽叔處封邑春秋霍國後爲晉地戰國爲趙前漢屬河東郡後漢改永安軍魏晉因之東魏置永安成周宇文憲自雀鼠谷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是也隋置汾州復改爲呂州唐宋因之金置霍州元明因之城周九里有奇門四州大嶽鎮其東汾水經其西據山川之勝爲扼要之所李淵起義兵於太原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自西河進克霍邑擊其勝勢也

洪武八年置巡檢司於靈石縣之冷泉關關在縣北四十里卽古川口也左山右河中通一線南北咽喉要地沈復言冷泉失守汾霍動搖平陽之門戶撤縣南二十里陰地關在汾水西卽南關鎮冷泉在其北唐宋以來雄關橫亘縣南二十五里郭家溝兩山高峙昔人言靈石與霍隔百里中有關六曰天險通典靈石縣東南有高壁嶺雀鼠谷汾水關皆險要之地又置巡檢司於蒲州之張村全地在州東六十里又

置巡檢司於解州東十里之長樂鎮今路村地也

洪武八年夏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基佐帝定天下工謀畫料事若神暇則敷陳王道帝以比張子房常呼先生而不名然性剛疾惡胡維庸深忌之先是帝欲相維庸基不可旣而維庸相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維庸挾醫往視飲其藥如有物積腹中遂篤帝遣使護歸使吏誣奏基以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爲基奪俸而卒初基在元時得天文書于燕市一夕而誦其言已爲高安丞進賢鄧祥甫精象緯學盡以其術授之愈洞其要及病歸將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世傳基事多神奇然帝嘗言基數以孔子之言導子是知陰陽風角之術基所重固不在此按陳建言明初將多材而相甚尠陶安章溢繼卒當時相者無踰劉基使爰立作相事業當有可觀惜未竟其用帝之欲相楊憲也基以爲無相器而未可復問汪廣洋而基言其褊淺已而擬相胡維庸基曰此小犢將償轅而破犁矣上曰然則相無踰先生者基遜謝未遑當是時帝三問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三



而三不可帝之意已別有屬矣而維庸果相基憂愈深懼患轉切帝不能保維庸之藥基豈能長擁先生之名斯無恠賢者望風裹足鴻飛鳳冥而相材絕也太祖之不善其後其亦有由然與

洪武八年永濟縣黃河北岸風陵關設巡檢司關在縣南六十五里趙村南通潼關巡檢司屬潼關衛嗣潼關裁衛改縣巡檢駐割渡口兼隸兩省盤詰奸宄料理濟渡通典河東有風陵堆與潼關相對唐聖歷初置風陵關於此名勝志風陵堆在永濟縣風陵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圭

其下有風后墓關渡以后塚得名

洪武中汰北方府州縣官帝以北方郡縣民稀事簡命吏部量減府州縣官簡僻之區概從汰省

洪武八年八月元庫庫特穆爾卒自是邊氛稍靖大兵亦稀出帝屢招庫庫不應益心敬之嘗以不能臣爲奇男子冊其妹爲秦王妃庫庫從其主徙金山卒于哈喇諾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經死

洪武八年冬十一月平遙訓導葉伯巨應詔言事一曰分封太侈二曰用刑太繁三曰求治太速書上帝

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逮下獄瘐死

洪武中詔唐崔珏仍稱長子令命有司歲致祭珏一名元靖有仁政後人爲立祠歷宋及元加封至明正位號歲祀元好問崔府君廟紀略唐崔子玉府君祠所在有之或謂之亞岳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其所從來府君平定州人太宗時爲長子令有惠愛之風後人因而廟祀之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於史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於南陽未有如由百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圭

里之邑達之天下如府君之祠之侈者按遺山徵名考實謂崔府君之祠侈於數世考之祀典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從民所好也四方聞而慕效祠祀德在於民也崔府君祠之盛由宋元以來每有徵應加封達於天下豈神應之妙亦有適合者與

洪武八年始立鈔法時中外各置局鑄錢有司責成出銅毀器物輸官頗以爲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而不便用錢乃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其等有六曰一貫曰五百文曰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每鈔一貫準錢二千銀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交易違者罪之稅課錢鈔兼收錢什三鈔什七百文以下止用錢此一通變之法也民非必以錢不可用惟鈔用久而驟廢楮幣皆成故紙商賈出入虧折甚大無以謀生故姑從舊制錢鈔並用使其久而自定也

洪武八年詔天下立社學帝以都邑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沾教化命有司更立社學延師儒教民間子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七

洪武九年置巡檢司於五臺東南七十里之高洪谷其地南連石佛口北接大峪口路通阜平縣關山口大峪口在縣東北五十里福勝鄉路通直隸真定府阜平縣西通崞縣亦置巡檢司五臺東北一百二十里有飯仙口置巡檢司其西南二十里有孤野口又西北二十里有趙勝口皆東出之道繁峙縣平刑嶺關在雁門東二百三十里路通靈邱西北連洪源大寨口南接真定阜平縣界賊每由此出設備弁防守雁門關有水峪胡峪馬山聞茹越等十隘口西有太

和水芹弔橋廟嶺等八隘口各設戍兵統以千口

洪武初石樓縣隘口併置關永寧關在石樓縣西二十五里西臨黃河路通陝西綏德州清澗縣窟龍關在石樓縣東北六十里林深路僻東接孝義南連隰州北抵永寧鄉地當四境上平關在石樓縣西北九十里臨黃河岸路通陝西綏德州三關均於洪武初先後置巡檢司太平縣關在襄陵縣故關舊名故關鎮在縣南三十五里古太平關也

洪武九年調理西衛兵防守二郎天村寨乏馬嶺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七

關二郎關關在嵐縣北三十五里元大德十一年置巡檢司繚以土城周圍一里高一丈明因舊基重修天村寨在縣北二十五里土城圍二里高一丈五尺乏馬嶺在縣北六十里土城圍三里高一丈五尺嚴兵住守併於保德州之得馬水關楊家寨均置巡檢司得馬水在州東北一百里繚以土城周圍一里高一丈一尺楊家寨在河曲縣西北七十里均調鎮西衛官軍防守按明初元裔盤據蘆芽山久而不去山木斲伐殆盡道路四達從水泉營下岢嵐由寧化入

靜樂西躒河保俱爲坦途別於興縣界河口置巡檢司守岢嵐道孟家峪置巡檢司守神木津築嵐縣之貳郎關天村寨寨北乏馬嶺守得馬之渡戍以官兵又調太原左衛兵守靜樂之兩嶺關娑婆嶺隘及縣南永寧界之赤洪嶺分防內地關隘以戒不虞備防周密又當大勳初集兵威所攝往無不克至元裔知不可爲而後去之而山谷之盤旋伺察亦幾費經營矣并北大同三關爲要害至入蘆芽山則已越進內地防守不可疎略及北氣旣淨僻遠之地省汰異宜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堯

然建設關隘外遏寇敵內詰奸慝有事則資以防守事平則用以稽察往來慎固封守亦事之不可忽者矣

洪武九年置巡檢司於廣昌之九宮石門二口九宮在廣昌縣東北九宮山廣昌北有黑石北峪松子九宮巉巖陡險沙磧崎嶇一線中通兩山壁立尹朔野云靈邱關卽石門峪蔚州南山一帶巍險難行惟石門峪九宮與松子永寧等口山峽可通往來永樂十三年塞永寧松子二口專守九宮石門二隘以備防

郡國書曰大同置鎮與宣府同西北形勢重宣大而宜府又以大同爲障翁萬達與巡撫詹榮議自了角山至宣府李信屯通修築長城城有臺以利旁擊臺置屋以處戍兵而城下則留暗門以便出哨蓋保障復故而規制爲密焉然議者猶謂拒牆五堡在長城之外屯戍孤而塞人懼非計之得也乃又城外築塞如偃月形東西皆附于舊塞自是塞垣內外恒如對壘敵不敢窺而邊氓稍稍靖矣然嘗謂宣府之備紫荊倒馬必于蔚州敵之入犯蔚州必于陽和蓋陽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平

開山口以東原未設險拒守不使其鴉鴿峪鐵裏門水路峪瓦窰等口俱係敵衝於此不慎中原騷動矣嚴諸口之戍則敵不至陽和天城謹白登之地則敵不至順聖東西川設蔚州之伏則敵不至廣昌廣靈而紫荊倒馬高枕矣右衛北有兔毛河口直通塞外最爲要害蓋兔毛之水派流平行中難爲竇涯許土壤旁難爲墩守者病之大学生陳善議以岸牆高墉與長城等隨水曲折長數里餘河流寬不百步而兩岸乘墉者以火石下擊之乘險可守亦備邊者之所

有事也

洪武九年詔曰秦晉二府宮殿之役重困吾民平定以來閭閻未息國都始建土木屢興畿輔旣竭煩勞外郡疲于轉運今蓄儲有餘其山西陝西今年租賦悉免之

洪武間置隘口關於靈邱之隘門山卽石門口也石門故城西北去大同府二百七十里隘門一名石門路通靈邱廣昌山壁立直上徑最險隘澧河經行其下晝夜時作鞞鼓聲冬春水漲至山足梯路胥絕宋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平

設關防以稽行旅舊名隘口關宋楊延朗嘗守此至是置關高峯隱天深溪埒谷唐李從珂追明宗自石門孟縣馳出常山由是道也  
洪武十年置分巡按察司於井陘路遣御史巡按州縣俾詢民間疾苦廉察風俗申教化巡按之設始此  
洪武十一年置巡檢司於黃澤關關在遼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太行絕頂山勢險峻其路盤旋曲折故名十八盤路通河南彰德府武安縣

洪武十一年增修沁州城因舊城堅築周六里有奇

門四今沁州治銅鞮廢縣也舊城在州南十里中有宮闕臺墓卽春秋時晉之別宮漢置銅鞮縣省銅鞮縣州東南至潞安府二百二十里西南至平陽府三百四十里西北至汾州府四百八十里北至太原府三百十里方輿紀要沁州後魏置鄉郡石勒初分上黨置武鄉郡魏改置州南銅鞮山聳出雲表龜山在北郭外漳沁二水匯其前西北伏牛山綿亘數百里榜可大記銅川之西三十里曰伏牛山層巒迴繞岡阜蟠踞中則峭壁直上其上多喬松秀木蓋三晉大觀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全

明初以隰川縣省入州治春秋時晉蒲邑重耳奔蒲卽此方輿紀要隰州晉之蒲城戰國時爲魏秦及兩漢皆爲河東郡地魏晉爲平陽郡地永嘉中劉淵取河東自離石徙蒲子是也後魏置汾州後周置龍泉郡隋改爲隰州復爲龍泉郡唐仍曰隰州宋金元明皆爲隰州城周七里有奇門三州內阻山險外控大河東連汾晉西走關中憑據高深戰守之資也

洪武十三年置巡檢司於永和縣之永和關關在縣

西北六十五里黃河東岸路通陝西綏德州按山右東環太行西阻黃河在太行西則曰山西臨黃河東則曰河東并州迤南其名險曰天井通河洛而壺關諸隘爲之輔黃河津渡曰蒲津而茅津諸渡出其左明祖設鎮置司而不及於天井大慶諸津隘者蓋當時名險要地皆設重兵命將弁分守而山僻深谷沿河通渡籌備不及之處必慎密其防以補苴罅漏洪武二十年間元兵尙在邊外塞其南下西來之道卽邱濬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蹊徑之義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全

洪武間築焦山土嶺瓦房三砦羽翼廣靈靈之險蔚南山天險峻絕更西則紅沙坡直峪西南則林關峪口東臨絕澗西依危崖北則樺澗巖馬不並馳惟焦山土嶺瓦房諸砦林木疎薄險以漸平築砦於此以爲控扼按并州以北逼近外邊元人窺邊無已故徐中山李岐陽秋出冬歸防守十餘年不深入其後部而惟謹於內防明祖建關設司所由來也并北關隘大同三關之要害飛狐紫荊倒馬之重險皆設重兵防守而雁門東西內口及近邊山砦皆修備慎密

而又有大將軍擁重兵往來雲朔元人所以不復南向也

洪武十三年始南北調用人北平山西陝西河南四川人于浙江江西湖廣直隸用之浙江江西湖廣直隸人于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廣東廣西福建汀漳江西龍南安遠湖廣柳州之四川用之考覈不稱職及以事降謫者不分南北悉于廣東廣西福建汀漳江西龍南安遠湖廣柳州之地選用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全

洪武十三年詔天下學校師生日給廩膳廩生員始此  
洪武中仇敬以鄉試第一人登進士敬曲沃人元季同郝修已隱紫金山績學不仕至是成進士授綏德知州政通人和遷鞏昌知府建學校振士風歷有政蹟修已舉明經任戶科給事中改任朝城令以清介聞擢刑部郎中賜紫金山一區世居其地名郝家山洪武十四年詔舉賢才杜敦應舉至京師敦字致道壺關人舉鄉試第一歷臺州學正歸家教授通易詩

書三經自號拙庵老人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其職掌于六部詔舉賢才數應舉召至告廟以爲四輔官  
敦主夏官攝秋冬官並太子賓客位公侯伯都督之次隆以坐論之禮命協贊政事均調四時又賜勅嘉勉敦薦未訥任國子助教訥後爲名臣敦致仕歸卒著有四輔集行世

洪武中郝鵬爲南京戶部尚書鵬徐溝人以貢授戶部檢校洵歷湖廣參政入爲戶部右侍郎至是晉職鵬性儉樸歷官卿貳猶服大布衣所居廳事卽前爲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全

諸生時所處之地恭謹自飭言動不苟中外皆有能聲

洪武十四年永城侯薛顯理山西諸衛軍務明初軍馬隸衛至宏熙以後始設總兵副將參遊等官糧雖隸衛而軍馬列伍易衛以營興縣城守隸鎮西營偏關營參將駐偏關轄樺林鎮西岢嵐三營偏關初置總鎮後移鎮寧武今鎮大同轄一協九營

洪武間王天爵知太原府初赴召太祖問治州縣如何對曰在得民心民心得則州縣事治矣問知府對

曰當戒左右無爲州縣擾則府事治矣太祖歎息稱善遂命知太原太原兵荒之餘天爵至撫綏安輯練有治績

洪武十四年元兵侵邊命徐達禦之自是每歲春出冬暮召還以爲常明初元帝尙在近塞帝再致書皆不答道好於庫庫特穆爾亦不應屢出侵邊命徐達爲大將軍文忠及馮勝鄧愈湯和副之達敗庫庫特穆爾於沈兒峪洪武三年元帝殂庫庫特穆爾伺間侵邊不已達將軍出雁門庫庫特穆爾與賀宗哲合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全

兵拒達於嶺北達軍敗死者數萬人自是大兵亦稀出塞矣元宗室四大王窺邊匿岢嵐山中遣將掃蕩其衆至洪武七年庫庫特穆爾卒於和林而稍定按是年平章旺札勒布哈斡爾布哈復侵邊達率諸將出塞討平之達每歲春初佩大將軍印出塞衝風冒寒冬暮還上大將軍印儒冠儒服日與文士講論酬答雍雍如也庫庫北出數年力圖興復能以一旅挫數十萬衆元之亡也庫庫殿其後明之興也徐達開其先皆天所篤生於絕續存亡之際存畱不死之人

心綱維一世者也。太祖嘗以得臣常遇春不能臣王保保，謂爲奇男子。然庫庫以不忘故主而全忠達，以善處功名而守正遇春，以勇冠軍而効命，皆一代人傑，其可多得乎哉。

洪武中，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將兵防邊。諭曰：西北寇兵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卽入爲患。待其旣入而後逐之，邊民受害已深。又議屯田於鄰邊閒曠之地，分畝爲屯，倚耕以守，知養兵困民之爲累，使民力耕而自衛，率以元裔屢窺太原近邊，出沒不常。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屯

而思爲駐守之計。遣勝等至太原置軍分屯，復以太原屯田未廣於所在，遣官勸諭諸屯考課農事。西北田野日闢，軍民導屯三守一之例，官爲授田按畝量給牛種，教樹植復租賦，官畝稅如例，軍餉益饒。今之屯糧卽其遺也。

洪武十五年，皇后馬氏崩，后寢疾，羣臣請禱祀求良醫。后謂帝曰：死生命也，禱祀何益。且醫何能活人，使藥不效，陛下能不以妾故而殺諸醫乎。疾革，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

遂崩。后勤于內治，暇則講求古訓，以宋多賢后，命女史錄其家法，朝夕省覽，或言宋過仁厚，后曰：過仁厚不愈于刻薄乎。帝前殿決事，或震怒，后伺帝還宮，款隨事微諫，帝爲緩刑戮。帝幸太學，還后問生徒幾何，帝曰：數千。后曰：人才衆矣，諸生有廩食，妻子何所仰給。帝遂立紅板倉積糧，賜其家，諸將克元都，俘寶王，至，后曰：元有是而不守，意者帝王自有寶歟。帝曰：后意謂得賢爲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崩後，官人思之作歌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有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於斯，萬年茲彼，下泉悠悠，蒼天按皇后母儀天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立國之元氣存焉。漢之明德，唐之文德，宋之宣仁，皆應運篤生，翊贊皇猷。光於史冊，傳於後世。孝慈皇后性恭儉，旣貴服浣濯之衣，爲天地惜物，帝以威武治天下，后獨濟之以寬仁，常勸帝以不殺爲本，謂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帝嘗語侍臣曰：朕或服御詰怒小過，后輒勸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退以語后，后曰：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但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一

屯

願陛下以堯舜爲法大哉言乎天地之心萬物之命統於一語可爲天下後世師法不獨爲女宗之則焜耀闔閭帝以是慟悼終身不復立后陳建言高后之德無異姪姒其致敬惕處尤深得納牖之體皆天所篤生以開一代之治者也

洪武中李文忠征沙漠捷至中書請以捷音頒示天下上見其詞侈大責之曰卿等當法古昔致君子聖何乃習小吏浮薄之言命改之按此亦猶念其先世而不欲過甚其辭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允

洪武十四年春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湯和傅友德爲左右副將軍師討乃兒不花達率諸將出塞至北黃河擊破元兵獲全寧四郡以歸史稱徐達爲將摧堅撫順將略不下淮陰明有天下達之功居多而達尤善居功爲難能可貴也

洪武十五年復行科舉明初停科舉至是復行之三年一行爲定制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嘗擢監生劉政等六十四人爲布政按察使及參政副使等官或用爲御史給事中而薦舉

之途尤廣賢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秦登戶人才爲沂儒士趙槩皆起家爲尙書其他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

洪武十五年五月帝詣國子監釋奠於先師帝初以應天府爲國子學至是改學爲監親行釋菜禮命祭酒吳融等進講遂親說尙書大禹臯陶謨洪範大旨賜宴還國子監分六堂以館諸生厚給廩餼歲時賜布帛文綺遇諸令節俱賞節錢

洪武十六年始令天下學校歲貢士於京師此歲貢之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卒

明太祖實錄洪武十六年命趙城縣媯皇陵與歷代帝王一體致祭宋拯媯皇廟碑云媯皇煉石補天斷鱗立極與日月同其照臨與山河同其流峙洪武庚申遣大臣祭以大牢春秋及季夏三祭有司領之寰宇記趙城東有媯皇墓前有祠宋開寶中創建寶經重脩媯皇寢廟碑記略媯皇聖母有陵廟在縣治東侯村初自大宋開寶中火於元甲子歲重建於次年乙丑復火於嘉靖甲子知縣事賀貫改作而新之廟



左右古柏百餘株

方輿紀要廣靈縣西六稜山山勢雄峻為廣靈冠尹九宮記耕嘗躡履登廣靈之六稜所經多廢城址與塹劇之跡東盡為小關村亦有廢城址東北四十里樺山上有三分砦一名樺澗嶺嶺北接西城界西北五十里火燒嶺赤崖爛然與樺山皆稱險峻其下有口通大同陽和古戍守地

洪武中設巡檢於隘門關關在蔚州西南四十里石門峪亦曰石門口兩山對峙中通一線路通靈邱廣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昌二縣其東為龜峪宋置戍守於此亦要隘也

洪武間王翰以經明行修辟為夏縣訓導翰字時舉前夏令仲文子貧不能歸遂為縣人少孤鬻薪自給俊儀歸場寓於夏諸名士從之遊翰往受業門下學成後結廬中條山有所得取落葉書之或風起輒飄澗谷中樵蘇者得之按節高歌聲振金石至是辟為司訓改平陸遷鄢陵教諭所至皆有教法永樂初周王辟為教授王素驕縱不法翰數諫不聽因伴狂去久之薦為翰林編修已復以周邸事調廉州教授倭

寇數千人破城入率諸生巷戰死之翰性好聚書所得俸錢悉捐以市不足輟衣食費足之故所藏經史子集至數千卷山居時有山林樵唱集在鄢陵有敝帚集在周邸有梁園寓稿

洪武時吳邱為陝西布政司邱孟縣人少有卓識通古今事變元季托跡緇流放浪山水間為高帝所知西藩缺出吏部以聞帝曰某寺僧邱可用也蒞任果稱職改東藩張孟謙負其材以邱舊為僧頗輕之邱上書言狀請歸田里避賢路帝罪孟謙而憫雷邱其器重如此

洪武十七年春三月曹國公李文忠卒文忠器量沉宏常師事金華范祖幹胡翰通曉經義其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常勸帝少誅戮又諫帝征日本及言寵宦者過甚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以是積忤旨頗不免諫讓云

洪武十七年頒科舉條式子午卯酉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凡鄉會試試各三場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

沈傳及古注疏春秋主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  
主古注疏二場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各一三場  
試經史策五其應試者國子學生及府州縣學生之  
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  
舉其罷閑官吏及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皆不許  
入試

洪武十八年始著令選進士入翰林及爲庶吉士帝  
廷試進士擢一甲丁顯等爲翰林院修撰二甲馬京  
等爲編修吳文等爲檢討進士入翰林自此始命進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三

士觀政于諸司其在翰林院承勅監中書六科者曰  
庶吉士在六部都察院諸司者仍稱進士庶吉士及  
觀政進士之名亦俱自此始

洪武十八年太傅魏國公徐達卒先是太陰犯上將  
帝心惡之時達在北平召還至是病卒帝爲輟朝悲  
慟不已追封中山王賜葬鍾山之陰御製神道碑文  
以紀其功達言簡慮精屢爲大將善拊循與下同甘  
苦士無不感恩效死尤嚴戢部伍單車就舍延禮儒  
生談議終日在帝前恭敬若不能言帝嘗稱之曰受

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帛無所  
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

洪武十八年命天下郡縣瘞暴骨按元世祖從西僧  
嗣占妙高之請發會稽陵取珍寶截宋理宗首爲飲  
器至明太祖始命索於西僧藏之舊穴義莫大焉德  
莫厚焉推廣其德義令天下皆瘞暴骨此西伯之仁  
帝因心而自得者可爲後法矣

洪武十八年詔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  
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豈禮先賢之意哉其加意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畜

詢訪凡聖賢後裔輸作者皆免之蓋納錢唐坦腹受  
箭之諫孟子配享於是不廢又以楊砥言董仲舒從  
祀孔子罷楊雄從祀並得其正

洪武十九年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六十  
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於六部布按司用  
之洪武十九年命宋國公馮勝分兵防邊發山西民  
同東豫民運糧於大寧

洪武中廢承天軍爲砮時天下大定息兵養民至嘉  
靖外寇內侵復修爲承天寨五代趙王瑑會晉王李

存最於承天軍奉觴爲壽存最以瑤父友尊禮之酒  
酣爲鎔歌卽其地也

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  
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編類爲魚鱗圖冊  
黃冊以戶爲準魚鱗冊以土田爲準魚鱗冊爲經土  
田之訟質焉黃冊爲緯賦役之法定焉

洪武間五星聚奎占爲文明之象懸筭瑣探載其事  
五星會聚數百年一見宋建隆三年五星聚於奎至  
是復見豈運會有適合者與道學昌明於宋得人之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奎

盛軼漢唐而過之明繼其後首重儒學伊洛關閩之  
傳更加闡發儒者之道不廢懸象著明亦理之有可  
信者

洪武二十年以藍玉爲大將軍帥師北伐帝以故元  
特古斯特穆爾尙在終爲邊患乃卽軍中拜玉爲大  
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副之都督耿忠孫  
恪爲左右參將率師十五萬往征之明年夏四月藍  
玉襲破元特古斯特穆爾於捕魚兒海獲其子迪保  
努奏聞帝大悅勞玉比之衛青李靖云旋以玉私元

主妃帝切責玉妃聞而自縊迪保弩由是有怨言於  
是遣使送往琉球仍厚賞遣之時元四大王久匿山  
中其下逃散略盡四大王窮蹙卽詣晉王府降帝命  
徙之雲南

洪武二十一年勅天下衛所屯田歲得糧五百餘萬  
石越明年發天下預備倉穀貸貧民

洪武二十二年夏五月遣使勅諭故元遼主阿里失  
禮等於大寧等處立泰寧朶顏福餘三衛以阿里失  
禮爲泰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撒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奎

男答爲福余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爲朶顏衛指  
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三衛之地本烏梁海所  
居畜牧於是元史蘇布特傳稱爲兀良哈氏卽現今  
喀喇沁旗之以烏梁海爲姓氏是也元時爲大寧路  
迤北境洪武初元遼王惠寧王朶顏元帥府內附已  
數爲韃靼所抄乃卽其地置三衛曰泰寧今土默特  
阿魯科爾沁等部爲泰寧衛故地曰朶顏今喀喇沁  
敖漢奈曼翁牛特巴林等部及熱河五廳爲朶顏衛  
故地曰福餘今科爾沁郭爾羅斯杜爾伯特札賚特

等部爲福餘衛故地俾部長各領其衆互爲聲援獨  
柔顏地險而強明初山後諸州皆爲其所屬自成祖  
割入北部而宣府單外國之藩籬始撤

明羅洪先輿圖總論云明白太祖定鼎後元裔半留  
中國入沙漠者無幾成祖三犁其庭窮荒餘落僅存  
喙息是以各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備西  
夏一路屯戍七十萬蓋倍蓰矣百餘年來生聚既蕃  
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額  
森和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七

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  
能不亂卽爲萬全絕無嘗一戰者蓋衆寡之勢殊強  
弱之形異也惟擄掠無他志不能持久每一大舉塞  
內踴馬頗亦勞費得失不讐則悔悞無已是以邊境  
得苟安迨後其勢轉橫得利旣速心益歆豔而吉囊  
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  
國驅掠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改慮長驅久徹之鎮  
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憂有明邊事之大勢也  
明初祀城隍封廣都侯考經國之制築土爲城鑿壑

爲隍以其設險固國有神道焉自唐宋以來相沿致  
祭明因之致之以人貌之以像洪武三年改正祀典  
止稱城隍之神與山川雲雨等合壇而祭顧寧人謂  
明祖表正祀典以地道事之壇而不屋土而不像始  
爲得其情狀然自宋元以來皆崇以殿陛飾以冠冕  
儼然以人道祀之彷彿古者擇災禦患之義歲隆報享  
所在皆然矣

洪武初雁門爲代縣尋改州以地密邇雲朔接壤沙  
漠開置振武衛轄六千戶所乃卽代北四十里置雁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七

門關  
明初河東鹽政仍置都轉運司於路村裁元四場爲  
東西二場每場官二員額辦課三十萬四千引後增  
課十有二萬六千引額課四十二萬引築料臺於鹽  
池之北阜堆鹽其上臺基高二尺五寸長八丈八尺  
廣二丈四尺鹽堆一千引上覆江茅延環四十里望  
之若草舍池鹽皆漫生課羨於古歲課鹽四十二萬  
引料臺四百二十座苦鹽草十有六萬八千束戶八  
千有二百三十四鹽丁萬有二百二十三場料各百

有四座脚道皆六其鹽戶場中三千六十四東西二  
場皆二千五百有奇料臺積鹽貴精不貴多若撻  
非時或收泥沙硝鹼國課雖充不堪食用價輕商折  
矣且料有美惡吏緣爲奸陰或換掇編定料臺次第  
每掣挨臺次輪裝法可永行

洪武二十二年城偏頭關鎮西衛指揮張賢改築於  
西原河坪翟鵬疏偏頭關居三關之西西鄰黃河逼  
近河套每遇河冰侵犯嵐靜多由偏關出沒按偏關  
爲太原門戶內蔽興嵐而偏關之重障在東勝顧祖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允

禹言西路偏頭關突出外地雖有老營堡水泉營相  
爲犄角而形勢單外敵境僅隔一水冬春冰堅可渡  
直入鎮西興嵐蓋東勝墟而偏頭危迫自州以南均  
不得安枕古人立衛置重鎮於此不僅城偏頭也

洪武二十三年始於大同西南一百二十里建左衛  
一城於左衛西北七十里建右衛一城自東勝失守  
西北一帶邊患此獨當之

洪武中高鐸爲刑部侍郎鐸字鳴道絳州人從李彥  
英遊友陳行義學益進洪武甲子舉鄉試第一甲戌

進士至是官少司寇調僉都御史舉師李彥英爲絳  
州訓導陳行義爲蘇穎知州督築京工留都城開三  
山街又奏遷金城驛爲侯馬驛卒贈尙書

洪武二十三年宋訥卒年八十歲訥字仲敏性持重  
學問該博洪武初徵儒士十八人編禮樂諸書訥與  
焉杜敦薦授國子助學以說經爲學者所重遷祭酒  
時雅重師儒許存仁魏觀爲祭酒老成端謹訥稍晚  
進最蒙遇與訥定學規者司業王嘉會龔敬三人年  
俱高鬚髮皓白終日危坐堂上肅然而張美和聶鉉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百

貝瓊等皆名儒先後爲博士助教學錄以故諸生多  
所成就訥應詔陳邊事言邊備在實兵實兵在屯田  
漢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而單于引却宜  
于諸將中選謀勇數人以東西五百里爲制立法分  
屯布列要害遠近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策  
也時皆是其言然訥以嚴刻稱旨葉居昇上言古之  
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奉職不遂爲辱今之爲士  
者以混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謂帝嚴厲之  
過使然按帝用法太峻春秋愈高督責愈急操縱人

才恩威不測羣臣救過之不暇而帝博以法行數犯  
爲言桂彥良對以用德則逸用法則勞可謂適達治  
理然彥良以江南大儒受知而不及大用爲可惜也  
洪武二十三年鎮西衛指揮張賢改築偏頭關于西  
原城近河坪去故址一里方三里餘高三仞厚二仞  
門樓三後展拓九里八步高二丈三尺關東連了角  
山西連黃河河西卽套部也元因偏頭砦址戍兵洪  
武中始設關置守備專飭守關關東馬站八柳拊等  
十八堡防守嚴固王家屏修守三邊記偏關起蕨菜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百一  
昂迄了角山至爲險要遂置八館於武州靖康初夏  
人因金內侵乘虛取八館爲必爭之地偏頭西爲草  
塚明燈臺紫荆山以至老牛灣而盡於河北近河套  
三關中第一重最要之門戶漢單于穿武州塞卽今  
偏頭地也  
洪武二十三年燕王棣至伊都元太尉鼐爾布哈等  
降棣出古北口偵知鼐爾布哈營伊都冒大雪馳進  
去敵一磧先遣指揮和通往和通故善鼐爾布哈至  
則相持泣頃之大軍壓其營鼐爾布哈及耀珠等驚

欲遁和通止之引見棣賜酒食慰諭遣還鼐爾布哈  
喜過望遂偕耀珠等來降旣而命元降軍赴北平聽  
燕王調用棣兵自此益強  
洪武二十五年詔求精曉歷數之士其數往知來無  
不驗者爵封侯山東國子生周敬心上言臣聞國祚  
修短在德厚薄不在歷數陛下但當修德皇祚自傳  
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又言陛下連年北征臣民  
皆以爲欲得傳國寶臣聞傳國寶出自楚平王秦始  
皇名之曰璽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百一  
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昔者三代聖王不  
知有璽天下治安享國長久秦始制璽不旋踵而亡  
陛下奈何忽大璽而求小璽邪又言方今戶口雖多  
而勞民者衆倉廩雖實而民窮者多教化博而民不  
率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今國則願  
富兵則願強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于是多取軍  
卒廣積稅糧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  
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

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爲民害者二十三年大戮京民  
妄立罪名不分臧否豈無善良偶入註誤之中者昔  
漢時誤殺一孝婦東海枯旱三年方今四方水旱未  
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  
入帝頗採納其言

洪武二十五年三月詔衛所軍以十之七屯田命馮  
勝傅友德分行山西籍太原等處民爲軍屯田於大  
同東勝立十六衛勝與友德總領屯衛練兵山西西  
涼侯瑛瑒理尙嵐武備瑒簡閱士馬籍民兵事集而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民不擾籍民屯兵戍守與入伍者不同矣  
洪武二十六年晉王桐統山西軍出塞馮勝傅友德  
備邊山西其屬衛將校悉聽晉王節制軍務大者始  
以聞帝欲諸王習軍務府設三護衛左右前後中五  
所置指揮使領之晉燕二王尤被重寄更增益護衛  
以爲強幹弱枝之計中葉以後藩禁嚴密分封不錫  
土列爵不臨民食祿不治事矯枉過正遂徒擁虛名  
坐糜厚祿知勇無所設施又防閑過峻以至出城省  
墓請而後許二王不得相見及崇禎之末晉王由桂

斂手陷賊始知太祖衆建屏藩爲慮深遠也

洪武二十六年焚錦衣衛刑具時天下重罪逮至京  
者多收繫錦衣衛斷治適有富民繫衛獄用事者非  
法凌虐帝聞之怒曰訊鞫法司事也或令錦衣衛審  
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邪執用事者治之悉  
焚其刑具以囚送刑部旣而復申明其禁詔內外獄  
毋得上錦衣衛大小咸經三法司

洪武二十六年竄尙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  
張恒於遠方從權恒給由至京帝召問民間疾苦從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權恒皆言職在課士民事無所知帝曰宋胡瑗教授  
蘇湖設經義治事二齋兵農水利無不兼之當時得  
人稱盛爾二人旣不通世務罔識民情則平日所教  
何事生徒中縱有人才亦爲爾輩所壞矣遂命竄之  
遠方且榜示天下學校以爲鑒戒明史百官志凡內  
外官給由吏部考功司掌之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並  
引請九年通考奏請綜其稱職不稱職而黜陟之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遣使修天下水利帝諭工部湖  
堰陂塘可蓄洩以備旱澇者皆因地勢修治之乃分

遣國子生遍詣天下督修水利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

洪武二十七年穎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先後賜死初二公鎮守西北勝嗣中山後佩大將軍印屯田山西與友德保障北邊旋併召還家居數以細故失帝意嘗於其家築稻場瘞甌其下以碌礮碾之有鞞鞞聲走馬其旁以爲樂勝兄國用妻家有樊父者干索於勝勝不予樊父遂告勝家居不法場下悉瘞兵器帝召勝賜之酒曰朕不問也勝是夕暴卒友德身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五

一時大將軍中山王有之岐陽器量沈宏其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素東甌晚年恭慎一語不泄國論均能以功名終勲臣引爲師法自無怨尤矣

洪武二十八年諭羣臣曰朕起兵至今四十餘年灼見情僞懲創奸頑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嗣止循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荆劓鬲割之刑後毋得聲請

洪武二十八年祖訓成首尾六年凡七謄稿上自爲序頒天下諸司帝以天下臣民仍元風俗觸罹憲章倣成周大誥之訓以訓化之取當世之事善可爲法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五

惡可爲戒者著爲條目大誥天下凡三編其言切至詳盡惓惓於教人爲善覺世牖民之道也

洪武末帝遣三山道士請仙人張三丰造朝了不可得召其徒邱元清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三丰又名邈邈張人有問仙術者竟不答問經書則津津不絕口一啖數斗辟穀數月亦自若隆冬臥雪中如常按昔人謂帝召張三丰不至而以御史授其徒元清爲累聖德之明豈帝至晚年英華消落惑於導養之說而往復以求其術與然三丰問仙術不答問經書則



津津言之其與華山居士召至但陳治術而不及丹  
蘇同一深醇非絕忘情於世者不可以方士目之也  
洪武二十八年馮勝藍玉自山西召還初藍玉以告  
變誅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萬五千人友德與藍玉  
先後同統兵俱有功及誅召友德與勝還友德內  
懼王弼謂曰上春秋高且夕且盡我輩奈何帝聞之  
賜友德與弼死勝亦以樊父告不法帝賜之酒而遂  
卒

洪武二十八年正月晉王桐率山西諸衛軍出塞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頁

城屯田置行大僕寺於山西各邊掌馬政每年二次  
徧歷衛所營堡點操兵志太祖沿邊設衛惟土著兵  
及有罪謫戍者遇有警他衛軍往戍謂之客兵永樂  
間始命內地軍更番往戍謂之邊班其後多逃亡乃  
有召募有改撥有修守民兵土兵近邊不勝苦累而  
邊防日益壞矣

洪武二十九年春二月命燕王棣帥師巡邊先是寧  
王權言近者騎兵巡塞得北寇縱跡恐有邊警帝乃  
命燕王棣揀精騎巡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覘敵所在

掩擊之既而棣至察察爾山遇敵大敗之擒其將布  
琳特穆爾又追敗哈拉固于烏梁海城而還

洪武二十九年六月策試禮部下第舉人是春會試  
北士多黜落既廷試諸生上言考官劉三吾自信蹈  
皆南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讀張信等覆閱下第卷得  
六十一人以進不稱旨或又言三吾信蹈囑信等故  
以陋卷呈帝益怒親試策問擢武城人韓克忠為第  
一餘皆北士信蹈及信等論死三吾以老戍邊先是  
會試榜發泰和宋琮為第一琮善易學既登第官檢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頁

討悵然語人曰翰苑當有厄吾其竄乎既而考官禍  
作琮亦遣戍  
洪武三十年正月耿炳文為征西將軍郭英副之巡  
西北邊置行大僕寺於山西及北平陝甘遼東等處  
專掌馬政裁太原府興縣孟家峪巡檢司時元裔遠  
遁西陲無警簡僻之區概從汰省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帝疾大漸崩於西宮年七十有  
一帝雄才大略緯武經文沉幾觀變戡定禍亂嘗與  
諸臣論取天下之略曰朕遭時喪亂初起鄉土本圖

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徒爲生民之患而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逼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爲之援向使先攻士誠浙西負固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二寇旣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蓋擴廓帖木兒李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覽

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旣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擴廓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帝之料敵制勝精敏絕倫卽位後懲元政廢弛治尙嚴峻而能禮致耆儒考禮定樂招揭經義尊崇正學加恩勝國澄清吏治修人紀崇風教正後宮名義內治肅清禁宦豎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職相維置衛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祖質身兼之至於雅尙

志節聽蔡子英北歸晚歲憂民益切嘗以一歲開支河暨塘堰數萬以利農桑備旱潦子孫承業二百餘年士重名義閭閻充實其以此也

建文元年前都督斷事官高巍上書言時政巍山西遼州人洪武時以孝行旌試都督府斷事尋謫成貴州及帝卽位赦還遼州知州王欽辟巍應詔時用事者方議削諸藩巍獨上書請加恩略曰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旣皆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七

覽

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今盍師其意效主父偃推恩之策使秦晉燕蜀與齊兗吳楚之子弟互易其地使彼此相錯外示推恩內銷隱變卓敬亦請徙封南昌以絕禍本皆通達事理之言然其時道衍之謀方張燕王手握重兵南北形勢早入其算內勢不能俯首聽命而爲囊底之物矣後燕師起巍請使燕軍說令休兵歸藩代朝廷十萬師帝壯其言許之巍至燕自稱國朝處士上書燕王極諫禍福且言大喪未

終毒興師旅其與夷齊泰伯讓國求仁之義不大徑庭乎雖大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卽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哉書屢上不報遂自坂南歸皇輿全覽洪武中高巍貢入太學巍字不危靖難師起上命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禦之兵敗南奔遇鐵鉞於臨邑遂與協守濟南旣聞京師已定縊死驛舍墓在州東北桃園村吾學編高巍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痼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其上燕國王書亦云蒙太祖旌表愚臣孝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三

行臣竊自負旣爲孝子當爲忠臣則巍不但忠于所事又以孝行著稱矣

建文元年遣官祀中鎮霍山金石文字記霍山廟有建文碑云維建文元年己卯二月遣序班周敖監生袁綱致祭於中鎮霍山之神洪武後祭告嶽瀆碑有建文年者獨存此碑明一統志晉爲山水之會而霍屹然中立與太行接壤屏列作鎮中邦水經注霍太山之麓霍水出焉發源成潭漲七十步而不測其深西南流經趙城南西流注於汾菴水出太嶽東北西

流逕觀阜北又西流逕永安縣故城南西南流注於汾汾水又南過永安縣西歷唐縣東又東與菴水合又有方池固泉等水引流灌田下注汾菴碧玉鴨底官渠等渠合大張等村水皆引流灌田

建文元年以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布政使昺澤州人與北平都司謝貴信同心輔政帝卽位削藩議起僧道行勸棣爲逆棣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行曰臣知天道安問人心乃進相士袁珙及卜者金忠自是棣陰事一切與道行謀久之事益露上變者日甚帝問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三

齊泰黃子澄子澄曰先發者制人請討之泰曰今方有邊報但當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護衛精銳悉調出塞羽翼旣除雖欲爲變不能矣帝然之乃更置守臣並受密命伺察燕事

建文元年六月燕王舉兵反繇紫荆關歷廣昌蔚州進收大同張玉朱能薛祿陳亨亨子愆皆從初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叛以城降時李景隆駐德州燕王曰我先趨大同彼必來援南兵脆弱不堪此苦寒地疲於奔命不戰而屈其兵矣遂出紫荆關攻廣昌

二年正月急攻大同景隆疾引去出紫荆關燕王還北平二年燕北平指揮僉事陳詳破廣昌

建文元年八月耿炳文及棣戰於滹河北敗績時大兵號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棣欲與北軍戰懼南軍乘之乃縱保歸揚言燕王率兵且至誘炳文移軍盡北渡河棣率張玉譚淵等循河躡擊炳文軍不得成列大敗喪師三萬副將李堅竄忠都督顧成皆被執炳文退保真定棣圍之三日以炳文老將未可克乃引去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三

建文初張昺爲北平布政司昺於太祖洪武中以人材累官工部右侍郎建文初廷臣議削燕更置守臣乃以昺藩北平與都指揮使謝貴並受密命時燕王稱疾久不出二人知其必有變乃部署在城七街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將執王昺庫吏李友直預知其謀密以告王遂得爲備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朝廷遣人逮燕府官校王僞縛官校置庭中將付使者給昺貴入至端禮門爲仗兵所執俱不屈死初昺被殺喪得還靖難後出昺屍焚之家人及近戚皆死葛誠

爲燕府長史嘗奉王命奏事京師帝召見問府中事誠具以實對遣還王佯病盛暑擁爐坐呼寒甚昺貴等入問疾誠言王實無病將爲變又密疏聞於帝及昺貴將圖王誠與護衛指揮盧振約爲內應事敗誠振俱被殺夷其族又伴讀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有學行王信任之以故得聞異謀乘間力諫知變將作貽書其子誓必死兵起復泣諫言君父兩不可負死之北平人杜奇者才雋士燕王起兵徵入府奇因極諫當守臣節王怒立斬之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四

建文初石撰爲寧王左長史撰平定人以學行稱洪武中以薦爲寧王長史寧王舉兵撰在大寧輒爲守禦計每以臣節諷王王亦心敬之及燕兵襲大寧執撰憤誓不屈遂支解死  
建文時韓永爲戶科給事中永浮山縣人狀貌魁梧音吐洪亮每慷慨論兵事金川門不守召欲官之不屈死

建文時靖難兵至金川門曲沃人王七上章論君臣大義略曰以臣伐君可謂忠乎亂祖宗傳子之制可

謂孝乎欺其孤而奪其位可謂勇乎灑灑數百言成祖嘉其直官之不屈唾罵益甚竟斷舌被籍云按是時靖難兵至金川門內外人心離散大事已去而下七猶侃侃指陳大義亦無能有濟於事然其不避斧鉞抗志厲節於萬難解免之時留不死之人心直與正學爭烈矣

建文初暴昭爲北平採訪使昭淳山縣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大理寺司務累遷至工部尙書耿介有峻節布衣麻屨以清儉知名至是採訪北平具得燕邸晉乘蒐略卷之二一七

不法狀密以聞請預爲備燕兵起設北平布政司於正定昭以尙書掌司事與鐵鉉輩悉心經畫諸軍敗召歸金川門陷出亡被執不屈磔死

建文時連楹爲監察御史楹字子聰襄垣人性孝奉母命讀書山中日炊米一勺苦志勵學舉洪武甲子鄉試授翰林檢討改官御史糾彈無所避靖難兵起與同列姚鏞相誓糾察大小臣工有懷二心者露章彈之及金川門不守猶以大義抗諫遂就死當時死節諸臣多遭夷族其親族皆變姓名隱匿去建禁弛

稍稍復業歛衣冠而葬之

建文四年燕王入金川門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棣遣中使出后屍於火詭帝屍或曰帝由地道出亡其後滇黔巴蜀間皆傳有帝爲僧時往來跡世遂以爲遜國云

建文四年導洪洞縣通霍渠灌田通志趙城縣通霍渠俗名北堰在縣北五里北洞村副霍渠俗名南堰在縣北三里宋慶歷六年導二霍支派於東通橋下西流入汾至是導通霍支派溉田十五頃有奇始無遺利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七

渠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永樂元年以興和無援移置宣德宣德初興和為外衛洪武間調大興衛左所來守興和是為興和所

至是以孤立無援移置內地興和在天鎮縣西北

永樂元年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命徐亨備兵大同

移東勝衛於畿輔初太祖以兀良哈內附之地置泰

寧朵顏福餘三衛俾部長各領其眾又置大同五衛

及陽和五衛東勝五衛屯戍設大邊二邊為扞蔽於

是雲內豐州悉為內境至北平兵起兀良哈從戰有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一

功昇大寧地失一重鎮廢所築諸城東勝二衛移置

永平遵化嗣雲川玉林并入左右衛雲內豐州之民

悉遷應朔二州別建東勝於河東兩邊數百里地棄

擲邊外遼東宣府聲援因之隔絕北部以漸南牧至

後俺答帳幕移駐豐州歸化城造板升吉囊入居河

套并邊無寧日高其倬歸化城詩云前朝築塞遍巖

阿剌乘豐州意若何一抹平田三百里大青山外即

黃河六宇春陽換劫灰白羊烏犢散龍堆太平欲紀

無文字原草青黃七十回味和堂詩註歸化城古豐

州地遼史地理志西京道豐州天德軍節度使秦為

上郡北境漢屬五原郡唐為豐州總管府神冊五年

攻下之更名應天軍復為州有大鹽灤九十九泉沒

越灤古磧口青塚治富民縣金升為天德總管府置

西北路招討司西京道雲內州開遠軍節度使本中

受降城地遼初置代北雲朔招討使改雲內州後改

為鎮闕視錄雲內城在平魯衛北

永樂元年冬十月始命內臣出鎮初惠帝御內臣嚴

多逃入燕軍帝以為忠於己會鎮遠侯顧成等出鎮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二

諸邊命宦官中有謀者與之偕行賜公侯服位諸將

上已又設京營提督使監軍復建東廠使刺外事大

權悉以委寄遂為一代厲階

永樂二年以僧道衍功第一為太子少師復姚氏姓

賜名廣孝帝與語呼為少師而不名常居僧寺退朝

仍緇衣嘗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官人皆不受

永樂二年以北平為北京設北京畱守行後軍都督

府行部國子監改北平曰順天府遣御史分巡天下

自是為定制出巡以八月

永樂二年春三月始選庶吉士歸翰林院洪武時庶吉士不專屬翰林及是春廷試進士復命于第二甲擇文學優等五十人及善書者十人俱爲翰林院庶吉士尋又命選才資英敏者二十八人就學文淵閣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學帝喜而俞之其後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與選者謂之館選以翰詹官望優資深者一人課之謂之教習比三年試之其留者二甲爲編修三甲爲檢討不得留者爲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爲州縣官謂之散館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後教習以吏禮二部侍郎爲之

永樂二年冬十月河津蒲城黃河清十二月同州韓城黃河亦清按皇輿全覽龍門山在河津縣西北三十里與韓城梁山並峙兩山壁立中通河流通典同州韓城與蒲州龍門二縣在河東西宋改龍門縣曰河津韓城河津隔河相望無二地也

永樂三年遣中官山壽帥師出雲州時命武城侯王聰覘虜兵別遣山壽帥騎兵出雲州北行會之人齎一月糧每三十里置五騎以待馳報宦者典兵始此

永樂四年營北京宮殿以泰寧侯陳珪董其役宥雜犯死罪以下令輪作命大臣往川湖各省採大木佐工至十八年冬郊廟宮殿始成

永樂四年北征登應州佛宮寺塔州志佛宮寺在州治西五代晉天福間建原名寶宮寺元延祐三年改今額中有木塔遼清寧三年田和尚奉勅募建塔五層高三十六丈圍半之六簷八角玲瓏宏敞名釋迦塔爲天下浮圖第一成祖登塔上親題峻極神功四字正德三年武宗亦幸此登塔宴賞御題曰天下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四

觀迄今營繕如新塔前有石長七尺青碧色中橫白紋蓋建塔時掘地所得者有篆刻雲漢石三字於其上又有透玲碑相傳唐晉王墓中石光明如鏡照見人物元季兵燹止留二尺許明正德間鎮守太監刻詩置塔壁元好問詩竭國想從遼盛日闕人真是魯靈光別有寄託

永樂中漲水衝圮交城縣城垣築堤障之時步渾水與塔沙水並漲縣城當衝水驟至爲患因築瓦窰磁窰溝口三堰以捍其流皇輿全覽步渾水在縣西北

源出孤突山南之步津谷流經瓦窑溝至縣東入汾塔沙水出縣東北五十里塔沙谷南流經縣東南注於汾

永樂五年封西僧哈里瑪爲大寶法王先是侯顯偕哈里瑪至帝令建齋于靈谷寺爲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里瑪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其徒三人封灌頂大國師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永樂五年宴大臣於西苑帝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萬歲山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帝指御舟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力也當是時帝方勵精求治諸大臣亦同輔政海內漸臻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遊事每首歲許百官旬休選勝宴樂帝亦時遊西苑諸學士皆從問民間疾苦賦詩賡唱朝野稱盛事云鑑注西苑在西華門西永樂五年遣使撫輯河南流民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官司

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帝卽遣官撫恤撥廩振之

永樂中遣李進往山西採天花聞其擾累亟止之謂都察院曰去年曾命李進等前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比聞進詐傳詔旨大爲民害卽遣御史將進等械送京師按天花產于山西五臺山中不須灌種隨地生發自然之地利也應入歲貢帝自取之而旋悔之重懲方命之使仁聞達于邊疆樹之風聲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六

永樂初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爲器趙彝進之上斥之曰數年兵革灾荒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奈何重累吾民按帝不以五色之石累民斥而不用亦如高帝崇儉素不以文石鋪地之意帝守其家法而推廣之用能迓天休而永命也

永樂中帝命解縉胡靖楊榮楊士奇黃淮金幼孜胡儼七人入內閣與機密又諭以委任心腹至意皆極一時之選翊贊皇猷三楊端慤尤爲碩輔非徒二十九人之備顧問也



永樂中徐皇后疾劇上臨問對曰天下雖定甲兵不用然生民未及大休息惟上矜念之妾不能報上恩願無驕畜外家后崩上哭之慟有命婦入見后諭之曰妻之事夫豈止衣服餽食必有德行之助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妻之言婉順易入諸命婦不可有以翼贊于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按文皇以兵取天下而后諄諄以休息生民爲言逆取順守之意溢於言表其言則誠其理則順其事則平直疏通天運方興必有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天所爲也

永樂中趙泰爲常州府同知泰字熙和潞城人由舉人入監歷事都察院至是佐理常州有廉惠聲濟孟瀆二河作魏村閘諸所興築民無言勞者周忱與况鍾議減重糧泰亦檢常官田租請並減之遷工部郎中命塞東昌決河協同都運益勤其職尋卒

永樂中藺芳復爲工部主事芳夏縣人洪武中舉孝廉爲刑部員外永樂中出爲吉安府知府有廉惠聲

後以事去官從宋禮治會通河復用爲工部主事十年河決陽武遣芳按視芳言中鹽堤當暴流之衝請加築塞自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又言新築岸埽止用草索不能堅久宜編木成大困貫椿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橫貫椿表牽築隄上爲殺水固堤之長策詔悉從之其後築堤者遵用其法遷工部右侍郎楊砥乞開德州良店東南黃河故道復命芳往治之所經郡邑有不便民者輒疏以聞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八

永樂間張旃任安邱知縣旃榆社人洪武庚午舉人爲令時值唐賽兒妖術惑人寇掠郡邑旃率兵督戰不利登城觀其虛實見白旗下妖氛曰白色者西方金也可用火攻遂扯衫帶塗燭油縛箭上燃之箭中旗果焚妖氣遂散乘勝大破之事聞遷山東參議值海寇爲亂旃以計平之後沒于陣帝旌其忠祠祀之永樂中史誠祖爲汶上縣知縣誠祖解州人洪武末詣闕陳鹽法利弊上納之授是職爲治廉平寬簡成祖北巡遣御史考覈郡縣還言誠祖治第一賜璽書勞之擢濟寧州知州仍視汶上縣事誠祖旣得旌益

勤于治土田增闢戶口繁滋成祖過汶上欲徙其民數百家於膠州奏免之

永樂五年建北京宮殿取木於山西及四川湖廣江西浙江除山西及河南山東永樂五年以前進賦

永樂七年北巡望祭恒山爾雅河北恒卽北嶽恒山禮記王制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北不盡恒山

山海經北嶽之山多柞刺剛木諸懷之水出焉西流注於囂水宋沈括云北嶽常岑謂之大茂山其半屬

遼以大茂山分脊爲界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九

永樂七年春正月遣將屯田西北時河南山東北平

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雖有屯田然尙未廣乃

命都督僉事王簡等分往諸省經理屯務明年又命

李善長朱亮祖俞通源撫諭諸屯勸課農事西北田

野日闢屯軍三分守城七分耕作人授田五十畝給

牛種教樹植復租賦官畝稅一斗民以不困而軍餉

益饒

永樂七年五月遣給事中邢驥使鞑靼爲所殺秋七

月以邱福帥師征鞑靼敗沒初福帥千騎先馳獲其

尙書一人詭言布尼雅錫哩聞大兵至惶恐北走去

此僅可三十里福大喜信之曰當疾馳擒之諸將請

俟諸軍集偵虛實然後進福不從率衆直薄敵營戰

二日每戰敵輒伴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敵衆奄至圍

之數重聰戰死福等皆被殺全軍盡沒福之將出師

也帝慮其敢戰輕敵陛辭日戒之曰兵事宜慎重勿

易敵爲所給及福遇敵進戰不已李遠諫曰敵誘我

深入進必不利始天子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耶

王忠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遂敗事聞帝震怒奪福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十

封爵徙其家海南追封李遠王忠爲國公念諸將無

可任者遂決意親征

永樂中帝諭胡廣等曰四書五經皆聖賢精義要道

宋儒性理之言羽翼六經其纂集斯書務極精備以

垂後世書成名曰大全頒行天下通鑑輯覽注大全

書全摭宋元諸儒成說類聚成編鮮所折衷後儒少

之

永樂八年夏五月大敗鞑靼于鄂諾河布尼雅錫哩

遁遂征阿嚕台布尼雅錫哩聞大軍至懼邀阿嚕台

俱西阿嚕台不從衆潰散君臣始各爲部布尼雅瑪哩西奔阿嚕台東奔帝追及布尼雅錫哩於鄂諾河麾兵奮擊大敗之布尼雅錫哩棄輜重牲畜以七騎遁遂詔移師征阿嚕台六月擊阿嚕台敗之帝次青楊成一統志明永樂中北征其渡漠驛站自庫倫海子回至開平有青楊成蒼松峽飛雲壑靜鹵鎮廣漢成諸處方輿紀要庫倫海子在漠北飲馬河東度飛雲壑阿嚕台乞降帝察其詐令諸將嚴陣以待已而果悉衆來犯阿嚕台帥千騎當中堅帝自將精騎衝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十一

擊矢如雨阿嚕台墮馬遂大敗追奔百餘里至廣漢成擒攝後者殲之遂班師帝在軍念士卒艱苦每蔬食是日宴賚始復常膳是年冬阿嚕台遣使來貢馬帝納之

永樂八年置巡檢司於五臺之大峪口大峪在州東五十里福勝都東通阜平縣西通崞縣北通繁峙縣縣東北四十里爲寶村鎮繇鎮東少北至南道頭又東至大峪口又東北至香城溝夾道山泉多虎豹又盤山而入至繁峙縣界西瓦梁皆要隘也

永樂九年築天鎮衛長勝堡堡在縣北六十里周五百六十丈壕深一丈門二乃天城衛哨馬營也馮壽疏查天城衛壯夫武文等奏要比照大同五堡事例除已成平定平遠二堡外再將舊棄長勝一堡募民填實每堡安夫三百名檢官操守不動官糧等因已經查勘是四堡之外又收長勝堡也

永樂九年命工部尙書宋禮浚會通河河爲元轉漕故道岸狹水淺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中復因河決遂淤及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十二

則由江淮達陽武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民苦其勞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復舊會通河帝命禮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過汶流使南無入洗北無歸海滙諸泉之水盡出南旺中分爲二道以四分南流接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禮又請疏東平沙河合馬常泊之流以益汶運道以成始罷海運

永樂中北征至漠北清水原其地水鹹苦成祖掘得甘泉賜名其北爲長清塞車駕駐此望北斗在其南勒銘於立馬峯而還七修類彙云嘗聞邊士言出邊遠去則北斗在南然不知去幾許昨讀胡文穆公北征錄始知出塞二月至地名長清塞見斗南矣又交州遇哉生明之夕則月在天中骨利幹晝長夜短近日出處日沒煮羊胛熟時日已復東出是東南西北之極不與中國同然則佛四大部洲之說據此誠妄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三

永樂中召見大同人謝定住定住廣昌鄉民也年十二家失牛母抱幼子追逐定住隨母後虎躍出噬其母定住奮前擊之虎逸去取弟抱之扶母行虎復追齧母頸定住更擊之虎復去行數步虎還嚙母足定住復取石擊虎乃舍去母子三人並全工部侍郎霍方上其事召見慰嘉其孝勇賜米鈔旌其門定住同里人盧鉞扶父棺歸會賊兵圍平涼鉞守柩不去賊曰此中有孝子害之不祥遂解圍去至猛如虎至暴如賊皆以孝感委而去之孝之通於神明如是

永樂九年築海門捍潮隄海溢舊隄圯始自唐時名捍海堰宋范仲淹復修之故又名范公隄後屢築屢圯至是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詔陳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爲捍潮隄萬八十餘丈已而瑄又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無可依傍請于青浦築土山立堠表識旣成賜名寶山在太倉州寶山縣南吳淞江口今縣以此名山周四百丈高五十餘丈海洋空闊遙見千里帝親爲文記之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三

永樂十年秋八月勅邊將治濠垣自宣化龍門縣東南長安鎮迤西至宣化府萬全縣西北洗馬林皆築石垣深濠塹以固防禦  
永樂中命姚廣孝修文獻大成書一萬餘本賜名永樂大典凡九經風霜乃成  
郡國書曰保德州逼河東北至正西皆河也河自天橋過城下皆西行至韓家川則折而南河外俱府谷縣地外部鳴鞭而至雖有孤山木瓜清水黃浦暨鎮羌永興等堡曾不能遏其衝突然其時阿魯台瓦剌窺邊多在近畿迨後北部駐帳於歸化城入居河套

沿河而下合河津隨地可渡皇輿全覽縣西五十里黑峪口黃河官渡通陝西神木柏林等處明嘉靖四十三年套中諸部由此踏冰突入隆慶元年復由此南侵石州旁掠縣界蓋邊津之要防也迤下縣西南匹十五里孟家峪口亦通神木縣套人西來由此渡河直入并汾蓋已撤西北之藩沿河皆險矣

永樂十一年命陳懋譚青巡大同山西邊簡練士馬尋命山西大同各衛兵會北京時瓦刺馬哈木兵渡飲馬河阿嚕台告警命邊將嚴守備明年正月發山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十四

西豫東淮徐民十五萬運糧赴宣府二月大閱親征瓦利三月庚寅發北京四月丁卯次屯雲谷孛羅不花等來降六月劉江遇瓦利兵戰於康哈里孩敗之戊申次忽蘭忽失温馬哈木帥衆來犯大敗之追至土刺河馬哈木宵遁庚戌班師宣捷於阿嚕台阿嚕台遣使來朝以敗瓦刺詔示天下未幾馬哈木謝罪請朝貢許之

永樂十三年修築保德州城今州治保德廢縣也州自昔未有城邑宋置軍於此與河曲麟府諸州相爲

應援金大定十一年於軍城內置附郭縣仍曰保德尋改軍爲州元省縣入州至是始築城城東西南三面臨深溝北臨大河周七里有奇門四方輿紀要保德州春秋晉地戰國屬趙秦屬太原郡兩漢因之晉以後荒棄隋唐爲嵐州地宋置定羌軍改保德軍金爲保德州元屬太原路洪武九年復爲州隸太原府州與陝西府谷縣隔河迫臨黃河密邇西徼一有不虞自河以東如捧漏卮先年寇由柳溝驢皮窰等處入犯州境直至河曲一帶黃河津渡白大堡山谷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十五

外水寨下圍故城柴家窰桑園黃金韓家川黑石窰馮家川皆路通府谷東出與嵐臨永四達之地故西境之防河曲以下保德爲次衝不可不慎也明初岢嵐始置縣後升爲州方輿紀要岢嵐州春秋時晉地後爲樓煩胡所據趙滅樓煩有其地秦屬太原郡漢爲汾陽縣地後漢以後荒廢後魏末爲嵐州地隋爲靜樂縣地置岢嵐鎮於此唐爲岢嵐軍長安三年分置嵐谷縣景龍中張仁亶徙其軍於朔方畱者號岢嵐守捉開元中復置嵐谷縣隸嵐州永淳二

年以岢嵐鎮爲柵長安三年改爲軍五代唐置岢嵐軍折德辰拔岢嵐軍以兵戍之宋仍置軍於此金升爲州元初爲管州地復爲嵐州地明洪武七年復置岢嵐縣尋升爲州城周六里有奇門四州控大河之阻居四山之中捍禦邊陲形勢雄固

承樂十三年置巡司於美峪口在蔚州東北二十里路通保安州直抵庸關十六年徙置董家莊去舊址二十里卽今保安州之美峪口關也州西北唐山口直峪口五义山口神山口興寧口皆四達之地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六

承樂中築陽和衛白登堡在衛南三十里周二里餘高三丈門二濠深一丈五尺或云卽古白登縣城也衛北一百里猫兒莊堡亦築于是時周二里四十七步高一丈五尺相近有魯家莊亦戍守地

承樂中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所屬衛以屯種妨團操請令團操便上命陽和雷十之四天城朔方雷十之三蔚州雷十之二餘悉令屯種耕守著爲令承樂十四年命都督金玉討山西廣靈山寇平之承樂十九年詔北征發直隸山西河南山東及南畿

應天等五府滁和徐三州丁壯運糧命隆平侯張瑄督運軍餉役民夫二十三萬五千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阿魯台寇邊帝親征次鷄鳴山阿魯台遁四月次雲州大閱甲午次陽和谷阿魯台棄輜重遁去收其牲畜遂旋師謂諸將曰阿魯台敢悖逆恃兀良哈爲羽翼也當還師征之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並進庚午遇於屈裂兒河帝親擊敗之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千人徇河西斬伐甚衆甲戌兀良哈餘黨詣軍門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承樂十六年姚廣孝死初北平兵起陰謀首發自廣孝及帝轉戰有天下廣孝決策之功爲多既拜太子少師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尙誤矣和尙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

承樂十九年遷都北京改京師爲南京以北京爲京師頒示天下左庶子鄒緝上言略云陛下肇建北京工鉅費繁調度甚廣農民終歲供役猶且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爲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非其

土產動料千百小民轉購他所其值倍蓰及至進納多不中程往復輾轉重爲民累又自營建以來工匠假託威勢驅民移徙號令一出屋宇立摧輿采粗完又復重徙有三四遷而不能定居者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貪官汚吏徧布內外朝廷每遣一人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小民所積幾何而誅求若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爲食而京師聚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六

也朝廷歲賚錢幣市馬外蕃所出數十萬而所取不能一二散馬民間馬死輒令賠補不知人民耗矣多馬奚禪漠北降人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乃使羣居輦轂盛供帳厚賞賚以優之此豈足明廣大耶夫奉天殿陛下正朝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己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上回天怒願還都南京保養聖躬散遣工匠停止征派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致矣疏入不省帝不懌李儀與李時勉言九峻切帝于是發怒殺儀下時勉獄而緝得無罪

永樂十九年命蹇義等分巡天下安撫軍民以三  
災勅廷臣二十六人分巡天下問軍民疾苦文武長  
吏擾民者奏黜之

永樂二十年秋七月帝至沙狐原阿嚕台懼北遁遂  
移師征烏梁海大軍至開平諜報阿嚕台攻萬全諸  
將請分兵還擊帝曰詐也彼慮吾搗巢欲以此牽制  
我疾驅之攻萬全者果遁去大軍次沙狐原阿嚕台  
大懼母妻皆誓之于是盡棄輜重于庫倫海側遁去  
命發兵焚之收其牲畜而還帝謂諸將曰阿嚕台恃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元

有烏梁海部衆敢行悖逆當移師翦之遂簡步騎二  
萬五道並進至啟拉爾河遇其部衆帝麾騎夾擊自  
率前鋒衝之皆散走其地背河面左皆山大軍依山  
而軍帝乘高望之見其衆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  
其衆突至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先伏神機弩于  
深林中其衆棄輜重走左遇伏遂大潰追奔三十里  
斬部長數十人別以兵徇河西斬獲甚衆八月詔班  
師方輿紀要啟拉爾河在朶顏境內舊作屈裂兒河  
永樂中楊砥爲北京行太僕寺卿砥字大用澤州人

由進士授行人司右司副建言董仲舒宜從祀孔廟從之建文中言帝堯之德始于親九族今宜敦睦諸藩無自剪枝葉不報至是遷太僕寺卿定牧馬法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養馬家歲蠲租糧之半薊東水草豐美屯軍養種租亦免半於是馬大蕃息砥剛介有守尤篤孝行十六年母喪哀毀未至家卒

永樂中山東獻騶虞呂震請賀不許震固請帝曰大臣當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所爲則善矣震退帝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按帝以不學無術責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震此勵精圖治之時也迨至晚年周王獲騶虞獻之羣臣稱賀既而外國獻白雉白鹿白豕白象四方奏甘露嘉禾之瑞甚衆楊榮解縉等咸作歌頌以進初終不類如此蓋其時帝方訪求仙術淫信佛曲遊神于杳冥虛無中而反其初心不自覺先後異趨也永樂末封西僧領天下佛教按帝晚年崇信佛法留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宿衛皆誦經宴西僧于華蓋殿由是佛教流行四方皆尊奉之矣

永樂二十二年春阿嚕台犯大同議北征敕邊將整

兵俟命徵山西河陝各衛兵期會北京三月大閱諸將親征命皇太子監國已酉發京師次於陽寧親阿嚕台走帝意亦厭兵乃下詔暴阿嚕台罪而宥其來降者時比年用兵白骨被野帝命瘞諸道旁親爲文紀之六月至達蘭納穆爾河遂趨進師使指諭阿嚕台諸部六月庚申前鋒至達蘭納穆爾河不見敵命張輔等引兵抵白叩山以糧盡還遂班師勒石於清水源之崖七月己丑次於蒼崖戍不豫至榆木川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八月至京師葬長陵諡支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帝廟號太宗嘉靖改上尊諡曰成祖方輿紀要達蘭納穆爾河在松林東北或曰卽庫庫諾爾海元太祖初會集部落之地白叩山在漠外洪熙元年更定科舉法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仁宗時楊士奇請定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仁宗以爲然帝卽位遂詔行之其後復分南北中爲三以百人爲率則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中謂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



洪熙初帝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生風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其于政治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都御史十二道之表尤宜慎于選擇

洪熙初兵書李慶請給朝覲官各乘馬一匹其孳息償官楊士奇曰我朝廷任官而使養馬課責與民同非貴人賤畜意况朝廷以禮徵賢令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也帝曰慶幾悞朕少頃卽批出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五

罷此令內批二日不出士奇復奏帝曰內批豈真忘之朕念爾孤立爲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陳智所奏曰爾就據此草敕止散馬按帝納諫止方面牧馬而慮直臣之孤立士奇得君之專帝保護之切君臣一德隆遇莫踰于此史稱帝褒卹忠節而不樂取容嚴飭邊備而不勤遠略用法寬恕而賍吏必誅賑民災傷捐稅不吝謂比漢文宋仁而惜不終其治也廟號仁宗有以哉

洪熙初弋謙爲大理少卿謙代州人永樂九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言事忤旨貶峽山知縣復坐事免歸仁宗在東宮時素知謙骨鯁至是召爲卿直陳時政言官吏貪殘政事多非洪武之舊及有司誅求無藝帝多採納旣復言五事帝不憚尙書呂震吳中侍郎吳廷用大理卿虞謙等因劾謙誣罔都御史劉觀令衆御史合糾謙帝召楊士奇等言之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然心感超擢恩欲圖報耳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優容之帝乃不罪謙然每見謙詞色甚厲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五

士奇從容言陛下詔求直言謙言不當觸怒外廷悚惕以言爲戒四方觀聽將謂陛下不能容直言帝惕然曰此固朕不能容亦呂震輩迎合以益朕過自今當置之遂免謙朝參令專視司事未幾帝以言事者益少復召士奇曰朕怒謙矯激過實耳朝臣遂月餘無言爾語諸臣白朕心士奇請降璽書遂令就榻前書勅引過自責且言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諸臣勿以前事爲戒政事未當關國家利弊者直言勿諱謙朝參如故時中官採木四川貪橫帝

以謙清直命往治之擢謙副都御史賜鈔以行遂罷採木之役宣德初交阯右布政戚遜以貪淫黜命謙往代王通乘交阯謙亦論死正統初釋爲民土木之變謙布衣走闕下薦通及甯懋阮遷等十三人皆奇才可用衆議以通副石亨謙請專任通事遂寢廷臣以謙負重名奏留之亦不報景泰二年復至京疏薦通等不納罷歸未幾卒按史稱仁宗寬大容直言謙以故得無罪反責呂震等而黃驥言西域事帝亦謂震而行其言當時劾謙賣直沽名而帝惟以不含容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臺

宣德元年春正月命侍郎黃宗載等清理天下軍伍時軍伍頗缺衛所勾軍州縣多不以實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行賄得免興州軍士范濟詣闕訴狀備陳虛缺之由乃命宗載等十五人分往直省清理之其後定清軍例二十四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以爲常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臺

特爲請旌帝曰孝親有道剖腹剖肝豈可爲孝若因此傷生則其罪益大所請不允明史兵志凡千百戶所各設總旗二小旗十

宣德二年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自死罪至笞四十分五等納米百石至二石有差納者贓罪得不死徒流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雖笞杖久繫不釋往往至死後以御史張純言貧人罪輕者始免追繫御史王翱復言官吏害民蠹政甚於賊犯今官吏罪無輕重運磚復職是貪贖者幸免廉潔者鮮勸非爲治之道

也請自今賊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未幾  
文職有賊罪納米者吏部請降一級用帝曰納米乃  
一時之權宜懲貪爲立國之大法自今文職官吏犯  
賊者悉依律治

宣德二年帝巡邊敗烏梁海之衆于寬河帝次不門  
驛聞烏梁海統率部衆萬餘人已入塞乃留大軍于  
遵化而自率精騎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出喜峯  
口遇敵于寬河帝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爲兩  
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發烏梁海部衆潰敗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人馬死者過半帝親率百餘騎追奔其衆望見黃龍  
旗悉下馬羅拜請降明日命諸將搜山谷獲軍器馬  
駝不可勝計按帝以巡邊關爲盛事而忘未雨之綢  
繆陳建言宣宗英武亞於成祖故躬親戎伍如摧枯  
拉朽至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至蒙  
塵正統土木之失宣德此役誤之其說亦不盡然英  
宗以髫年入嗣王振導之講武三級之賜一杯之勞  
直以武爲戲矣劉球羅亨信之疏充耳不聞亦惟振  
蔽之也彭德清指天象責振謂陷乘輿於草莽而振

竟敢大言天命帝尙夢夢也土木之變振百死不足  
蔽辜而追咎於宣廟未爲定論也

宣德二年八月免山西州縣被穴稅糧三年閏四月  
免山西旱災夏稅

宣德二年九月柳升次倒馬坡遇敵戰死通志倒馬  
關在廣昌縣南七十里設兵戍守魏土地記代南二  
百里有廣昌城南通大嶺廣昌縣南祭刀插箭白石  
狼牙諸山攀崖懸登鳥道羊腸由插箭祭刀嶺走馬  
驛過唐河至倒馬關山嶺險峻相傳楊廷朗倒馬于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五

此漢張況爲常山關長赤眉攻關城况戰沒卽其處  
宣德中上問楊溥曰如何可以得人對曰嚴薦舉精  
考課上曰此非根本之論今當重學校選師儒以責  
成之時胡概奏舊有陸贄范仲淹胡氏魏了翁書院  
今皆頽毀欲加修整上曰崇祀先賢蓋以表勵後進  
吉安知府陳本深亦言舊有忠節祠祀歐陽修周必  
大楊邦義胡銓汪萬里文天祥比來曠缺祀典乞舉  
行之上曰褒崇忠節國家先務俱如其言行之按人  
才與道脉相維國之元氣也尊先賢以勵後進培養

元氣示之準的人才蒸蒸日上此由本逮末之道  
帝於此得治理之大原矣

宣德三年冬十月命官郭敬鎮守大同武安侯鄭  
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但以大同爲邊  
陲要地北門鎖鑰一身肩任其重恩威並濟中外帖  
然敬與其軍事聲威足以服之德義足以聯之故終  
亨之世邊政肅清

宣德三年山西大饑李新言饑民流徙諸郡不下十  
餘萬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帝諭夏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八

三

吉卽遣官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逐者  
罪之按帝仁心爲質賑恤不待復勘撫山右之流移  
如親飢渴其命夏原吉也如思陸凱之撫字有道其  
諭隨地廩給也如嘉陶鎔之先給後聞俾并汾平蒲  
之民得就口食無異起死肉骨帝王仁育之宏模也  
宣德四年初設鈔關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  
是戶部以鈔法不行請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等亦  
言之乃沿兩京水道設關收鈔于是置灤縣濟寧徐  
州淮安揚州上新河許墅九江金沙州臨清北新諸

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  
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宣德四年命兵部侍郎柴車經理山西屯田募商中  
鹽入粟輸邊復建樓子營於偏關東北秦邊紀岢嵐  
樓子營與黃甫川一河之隔黃甫川之岢嵐堡東南  
至灰溝營唐家會渡河直達偏頭關邊外山羊會小  
水口一帶皆北兵駐牧處冬冰易渡密邇府谷神木  
葭州吳堡諸邑軍民雜居保牧爲難

宣德四年兀良哈由段家村入總兵李謙設伏於黃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八

三

草梁擒其酋隱克力等十年由七里溝入指揮江海  
等戰敗死通志長城自左雲縣拒門堡起勢迤西南  
至右衛黃草梁折而南東接孔家溝墩南歷二墩至  
雙溝西對大青山尾此明山西防秋分土之界也設  
伏於此首尾相應攻戰得勢故能擒將却兵也  
宣德間建灰溝營於河曲縣之河保營在縣西北七  
十里周五百五十步東西二門成化間李侃於其地  
置恒美倉備軍儲也按黃河上流歸化城一帶土肥  
水美種植蕃富秋熟駕木筏載粟米浮河而下河保

營爲屯聚之所宋時麟府屯重兵輸餽於河東而不能取長河南下之粟置倉於河保營運不盡之藏於下流一水之地儲軍實而利民用計無有善於此者宣德五年戶部尙書原吉卒諡忠靖原吉與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俱二十七年時稱蹇夏及是原吉卒贈太師原吉有雅量嘗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此中無主何能應事雖當昏夜不以冥冥墮行敬慎如此宣德五年二月帝奉皇太后謁陵三月戊申道見耕者下馬問農事取耒三推顧侍臣曰朕三推已不勝勞况吾民終歲勤動乎令賜所過農民鈔按帝嘗道過昌平見道旁耕者召問之耕者具言其勤苦事上嘆曰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遂記其語憫織婦之蠶繅裂帛而有詞得趙文敏幽風圖畫而有賦念念不忘民瘼以農桑之艱難自警其意象直接周之盛時矣而且求賢招隱作猗蘭之操其詞曰蘭生幽谷兮奕奕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與衆草爲伍乎賢人兮汝其予輔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殷懷如寄魚麗嘉魚之遺意也

宣德五年九月擢御史于謙周忱六人爲侍郎巡撫兩京及山西東豫江浙湖廣擢郎中况鍾九人爲知府賜敕遣之按帝銳意作人久任以觀其成奇才異能應運而起江南財賦彫敝忱往釐之平水均耗九年而政成于忠肅撫晉鄆民勤政社稷忠勲况鍾發奸如神量折逋賦九載秩滿攀留者數萬餘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逢張益州皆光于史冊昭于後世然其際遇有幸有不幸焉文襄與伯律皆以宏濟艱難澤及于物以功名終忠愍以意欲二字傳會成獄徐石之徒出力而擠之死然其精忠亮節凜凜有生氣光昭日月帝知人之明也宣德五年遷開平衛於獨石洪武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接大寧古北口西接獨石永樂間大寧旣棄開平勢孤至是遂徙開平衛于獨石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之險邊備益虛

宣德六年詔官軍兌運民糧北京初建水陸轉漕皆用民運會通河旣開陳瑄改用官軍支運造淺船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遣官軍就近輓運交淮徐德通四倉既而官軍不給於用仍用民運輒多違期又議復支運法令諸郡民轉粟於淮徐臨清各倉官軍接運至京至是瑄以民運失悞農業令民就近兌與官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帝命黃福等議行謂之兌運又令議定則例耗米量地遠近爲差由是以兌運爲常法也衛英列傳英字時獻號箕峯洪洞人以鄉舉歷鳳翔正定通判濟南同知遷開封府知府請告歸英少從劉編修授尙書有文名事親孝歿各廬墓三年年四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十、喪偶不再娶在鳳翔定餉運均輸法佐理濟南給軍士餉餘羨悉歸公民有田在白雲湖宗室奏奪之英力持不與在開封地瀕大河苦奔潰築堤障之郡人恃以無恐又以徭役法未得其平悉心經畫爲條其便益英家居時有宅一區田三十畝泄官數十年未嘗稍有增益中丞張公疏稱廉如趙抃而少琴鶴明如包拯而多仁恕當時以爲實錄

宣德八年六月大旱賑山西饑申寬卹之令謂侍臣曰朕每食思下人之饑每衣思下人之寒未嘗一日

忘民瘼一衣一食軫念民艱憫旱賑飢所必有事也當揭幽風于殿壁謂周公陳王業之自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揭于日以朝夕儆勵元后作民父母道有如此者

宣德中帝召楊士奇等至文華殿特賜鮭魚醇酒并御製詩有樂嘉魚之句嘗召張輔等十八人從遊西苑詔許乘馬登山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尋賜宴因諭之曰今天下無事雖不可流于安樂而政務之暇命卿等共此亦庶幾古遊豫之樂也按是時邊氛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起宇內清和君臣相悅之遊咏傳爲盛事而帝希踵明良抗懷古治嘗言朕每食必思人之飢每衣必思人之寒常以民心爲己心揭幽風於殿壁躬秉耒於獻陵惟能憂民之憂者始能樂其樂非假譙遊以爲樂矣

宣德中帝諭李慶曰比聞陝西軍調京備操山西軍調陝備禦甚是勞費若令陝西就彼備禦河南山東來京備操則人情兩便按此一轉移間隨地遠近各適所依恤軍之仁政也

宣德中李容爲貴州參政容尙嵐州人生時只一血胞以爲怪棄之容外祖曰此連胞生多貴剖之果得男中宣德壬子舉人官至參政清節自勵未嘗增益田產後裔亦能繼守法

宣德中代州署訓導曹鼎上言臣年少學問未充不堪師表今願就太學讀書上曰此人志不自滿可嘉選入太學按此亦仿周中丞成進士願入翰林就學之意而請就學也時帝方重學校選師儒嘗出洪範篇及御製序示楊士奇曰朕在宮中萬幾稍暇雖寒暑不廢書冊帝雅意嚮學大臣以文學登用者林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朝右雖其時無專門經訓授受源流而文治光敷父兄子弟之教訢訢向風士風吏治通於習尙史稱太祖詔有司考課首學校農桑諸實政吏治煥然丕變仁宣之世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豈非得教化之原使人皆回心而嚮道與

宣德九年都督李謙以偏關縣紅市門口堡有厥溝通塞外建敵樓臺橋洞一座外設邊牆一道壕塹品窖三層撥軍二十名偵望萬歷二十六年兵備道趙

彦增左右雙翼磚臺東有東梁亭通志在縣東北八十餘里布政司西北五百六十里東至邊牆西至邊牆南至水泉營堡界北至蒙古地界東南到五眼井堡西南到水泉營堡

宣德中山西霍州學正曹端篤尙理學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郡人亦皆薰陶而化後竟終于霍言者多稱曹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時陳本深盧秉安皆稱循良本深任吉安十八年治尙寬簡郡民自恥爭訟秉安治東筦十九年清操厲節臨行惟受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爲寶今日貧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一失掛心腸皆卓卓有名于時者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宣德九年都督李謙建堡于偏關縣之滑石澗水泉營滑石水泉營澗堡在偏關縣北六十里東至邊牆三里西至老牛灣堡二十里南至偏關城七十里北至邊牆一里嘉靖初陷于敵復加修周一百八十八丈二尺高連女牆四丈堡卽邊垣也堡前有滑石澗暗門西有滑石二墩墩西有水門滑石澗自水門北流

有小口子墩水出小口子又出大口子水門西又有滑石澗水口西北流出水口門後設守備一員兵三百七十五名翁萬達疏自老營堡了頭墩起西至滑石澗水門墩止爲垣九十里有奇塹如之增添敵臺四十四鋪屋六十二品窖三千暗門一水口一水泉堡在縣東北六十里東至五眼井堡四十里西至草梁山堡二十里南至馬站堡十五里北至邊牆二里領草梁滑石二堡初設參將兵二千五百名隆慶二年改設守備把總各一員增兵一千名水泉營在堡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城東少南爲紅門口附口外少南有南海子堡城西南有後海子北來之要隘也

宣德九年秋八月衛拉特托歡襲殺韃靼阿嚕台于穆納山托歡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勅曰王殺阿嚕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願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賜遣之阿嚕台子諤博爾濟延來歸輯覽注穆納山在今烏喇特旗西

宣德九年加戶部尚書黃福少保參贊南京機務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福

以參贊嘗坐隆側然隆待福禮甚恭公退則推福上坐福亦不辭福遇事先籌定付隆隆悉從之由是政肅民安遠近悅服

宣德九年都督李謙建水泉營堡廣三里一百七十五步置防守一員兵五百名後設參將兵二千五百名堡在偏關縣東北六十里北至邊牆二里領草梁滑石二堡水泉營在堡城東少南爲紅門市口明三關鎮市場在水泉營隸岢嵐道順義王諸部互市於此先設宴邊外有開三日中日左日右馬繇此入臨邊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有開一日內開馬繇此登數入境紅門有臺袤一十三丈臺上有納欵廳撫賞於此以銀一萬兩宴餽一萬兩撫賞諸部四萬兩市馬以六千爲率價以一二兩爲率互市日岢嵐道提調監督雁門寧武兩道協理之鎮守總兵官副將統兵彈壓西路參將理市事正兵營軍二千一駐老營堡一駐八柳樹馬站游兵營軍移駐滑石澗小營見獅子坪參將軍移駐馬站堡以備要衝

宣德中翁萬達言滑石澗堡上接老營堡至滑石澗



水門墩皆邊垣也距老牛灣堡二十里北至邊牆一里堡與草垛山堡均隸水泉營草垛堡東至水泉營堡二十里西至滑澗石堡三十里南至馬站堡四十里北至邊牆五里始築於宏治十五年後復修周三百八十四丈五尺堡突出崇山直望三十餘里爲沿邊傳烽之首

九邊輯略云明宣德中置豐州及雲內等縣設官置戍正統間主帥宴樂於樓子寨致寇突入邊內於是玉林雲川等衛內徙而豐州雲內之民遷於應朔諸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三

宣德十年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子廟庭澄自泰定間謝病歸臨川著書日富語益粹精至順二年卒於家贈臨川公至是帝披覽遺書始詔從祀

宣德十年吏部尚書蹇義卒諡忠定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及是卒贈太師義與夏原吉聲譽相埒朝議推義善謀原吉善斷有古大臣風烈而義尤厚重質實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爲包容上前所言退不敢以語人

宣德十年六月葬景陵在天壽山東長陵之北諡曰章皇帝廟號宣宗明史贊曰宣宗卽位以後吏務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閭閻樂業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強藩并起旋即削平掃蕩邊塵狡寇震懾帝之英姿睿略庶幾克繩祖武者歟

正統元年詔天下衛所皆立學明初當干戈撥攘之際太祖召耆儒設學修明治術廣勵學宮之道與治術相表裏至是推廣其意通於天下衛所同立學文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三

正統元年兀良哈由七里溝入指揮馬貴等敗其前鋒而退越二年瓦剌復至西莊村兀良哈三千餘人駐櫃子山數犯偏頭南掠保德州河曲等縣時以邊警日至今令士民納馬子冠帶繕城垣裕倉儲集丁壯教以騎射嵐州預備無虛日靜樂令史魁設置得宜人有固志稱於時云

正統初以王振掌司禮監振蔚州人狡黠多智事仁宗于東宮宣德初寢用事帝爲太子朝夕侍左右及

卽位命掌司禮監寵任之太后嘗遣振至內閣問事楊士奇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士奇愠三日不出太后問故楊榮以實對太后怒鞭振仍令至士奇所謝罪且戒曰再爾必殺無赦自是間數日太后必遣使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議如何施行令具帖以聞明史百官志內官十二監司禮監有提督掌印秉筆隨堂各太監爲內官最要職故振得竊權

正統元年三月始御經筵楊士奇楊榮楊溥請開經筵并擇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侍講之職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美

太皇太后然之命士奇榮溥及侍講學士王直等爲經筵官每十日會講文華殿餘日仍令講讀官四人入講經史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舍己從人略無繫吝時論賢之號三楊

正統元年夏五月始置提督學校官南京戶部尚書王福言比來生員學藝疎淺宜令布政按察二司遍

歷考試庶得真才于是兩畿及十三布政司各置提督學校官一員兩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僉事著爲令

正統二年春正月太皇太后召見大臣於便殿太后御便殿帝西面立后傍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見五人東面稍下立太后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先帝念卿忠屢形愁嘆不意今復得見卿溥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人共計有頃宣王振至太后頓怒曰汝侍

皇帝起居多不法今當賜汝死時女官雜佩刀劍侍遂以刃加振頸帝跪爲振請五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我聽帝暨諸大臣雷振此後不得令干國事也振故心憚太后自此稍斂戢已而太后病遂跋扈不可制矣始仁宗爲太子時被讒官僚多下獄溥及黃淮一繫十年屢瀕于死仁宗每于宮中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太后言之

正統初遣行人賫救旌山西出粟備賑富民魯希恭  
蕭聚等爲義民免其雜差按此亦救荒之善政聽民  
自輸書吏不得侵擾而旌隨其後民未有不樂就者  
况唐魏遺風俗本淳厚也是時江右勦賊有告富民  
與賊通者藩司陳智下令曰所告如虛速自來衆悉  
詣官智因謂之曰爾曹出粟賑貸飢民當貸爾衆如  
令得粟萬餘石所活不勝計智亦超遷此雖未審定  
虛實分別勸懲而當荒亂之餘人心未定下輸粟之  
令塞飢民之口化強暴爲和順富民不致株累破家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堯

一事而數善備不必繩之以常法也

正統中移雲州衛於左衛城內復以雲州併入左衛  
衛北塞外有鹽地漢書地理志雁門郡沃陽縣鹽澤  
在衛北塞外有長丞水經注鹽池西南去沃陽六十  
五里池水激澄淵而不流東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  
沃水東逕參合縣南又東合災豆渾水水出縣東南  
六十里山下西北流注沃水沃水東北流注鹽池鹽  
池北十里卽涼城郡治也涼城故城在助馬堡北邊  
牆外

正統三年邊將周諒言東勝州廢城西濱黃河東接  
大同南抵偏關北連大山榆揚等口中有赤兒山東  
西坦平二百餘里其外連亘官山賊寇出沒必經之  
地若屯軍此城則大同右衛淨水坪偏頭關水泉營  
回處營堡皆在其內均可不勞戍守非惟足以捍蔽  
太原大同亦所以保障延安綏德也時不能用續通  
考遼太祖破振武軍故勝州之民皆趨河東勝州遂  
廢石晉割代北獻遼乃置東勝州領榆林河濱二縣  
金初屬西夏後復取之并置武興軍領東勝一縣元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堯

省東勝縣入州明初改建東勝左右二衛兵民皆耕  
牧河套中鹵寇稀少洪武二十六年城東勝永樂初  
移入畿輔其地遂墟通典振武軍故盛樂城魏之雲  
中郡也契丹破振武則東勝不能存故民趨河東  
正統間洪洞縣民以趙城屈項村渠圯民不沾利議  
三節導水上節導澗河中節導小河下節導高河胥  
置堰後澗水不足洪洞令王彧以通霍副霍二渠餘  
流入汾可惜令民易地開渠自縣北賈村導二渠餘  
派經城南合澗水溉營裏西池等村田名曰利澤渠

太岳山勢至洪洞回翔拱抱山下有泉爲池袤十八丈廣四丈二尺深八尺東有無底泉陰晦水濁晴則水清源通霍水霍水下流開渠曰南霍渠溉十二村田百四十頃有奇縣境後霍前澗左箕右汾汾水經趙城縣流入自趙城衛店村置堰開通導汾水溉洪洞臨汾兩縣地三百頃有奇又縣北興利渠引汾水灌永安里田二頃有奇又有通利濼利等渠導汾溉田各數十頃又引川谷之水分流溉田又澗源渠置堰導赤沙河水溉蘇村蜀村等九村田一十頃有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旱

又郭盆里沃陽渠下魯里先濟渠導引澗水溉田縣志城南百餘步澗水如帶源自岳陽山谷中西匯入汾奔騰直下建橋於南門外曰聚瑞又建澗河橋曰通翻下流廣利小渠圍渠又要截渠流澤渠及衆議陳珍蓮子等渠俱引澗水溉田又縣東十里華池泉縣南二十里普濟泉又南普潤泉英泉東南深泉寶泉南侯泉東坡小泉相近有雙泉清泉無底泉俱引流溉田注於汾

通志霍泉發霍山南麓分南霍北霍二渠以溉霍州

趙城洪洞田水經注霍水出霍太山發源成潭漲七十步而不測其深西南逕趙城南西流注於汾州南琖水源出霍山西流溉田經城南入汾州東八里古魚池東十里章邱泉南十五里方池水東南十五里圍泉水東北三十五里羅頭泉俱引流溉田下注於汾州東石鼻渠引石鼻谷水至城南灌田又東西義成谷水導流西灌民田又州西北碧玉渠州東北鴨底渠州東官渠合大張等村水澆溉民田皆霍山旁谷之水可資導引者也引汾之渠許村付字退沙白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旱

龍三畝寺莊東灘聖佛陳村郭莊辛置等村鎮總渠十一小渠三十一溉地四千三百餘畝胥引汾爲利上輪下接古有成規

正統間縣令王彥以汾河利澤渠湮圯令民引南北二霍經城南合大澗河溉田千頃有奇北渠分三道溉趙城永樂等四十六村田五百九十餘頃南渠分五道一曰小霍灌趙城道覺等四村洪洞曹生等十三村田一百六十餘頃又縣東大澤渠源亦出霍山郡國書曰大同府南門外舊有王家庄渠東門外渠

野場渠故郡渠北胡渠引水灌田以故糧派上則熱  
村蕭村樓村曹村原係下地輕糧近年開渠上流淤  
灌上地甚多上流引水則下流涸是上則之地反不  
當下地之收穫竊意合前後村通勻水利亦前後村  
通均地糧乃爲均平不然訊村民願水地者則計水  
所到而徵以上糧願旱地者則徵以下糧而禁勿侵  
水庶民各安心而免爭奪之禍矣郡山多石薪木絕  
少石炭南資陽曲北資元岡數日始得往返元岡路  
逕崎嶇隆冬尤苦之往往人牛僵仆此他邑所無之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望

艱也衆謂東西南山亦產石炭苦不能諳因募陽曲  
窰戶令開鑿售鬻皆言頑石無炭避去按平城地近  
朔漢風沙彌望氣冽苦寒邊民生計支詘顧寧人親  
歷其地目擊民艱而於水利之得尺得寸經營調度  
憫元岡往來之苦雖未澤及人而已爲仁人之言矣  
道志明朱峻嶻博學有盛名不慕榮利築居五姓湖  
輕舟蠟履登臨吟嘯自號蘆花散人五姓湖在虞鄉  
縣西北二十里卽張楊池姚暹渠經流之所也村有  
五姓因名

正統二年六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  
子廟庭

正統二年秋九月以楊洪守備獨石洪初副李謙守  
備赤城獨石謙老而怯與洪不相能洪嘗勵將士殺  
敵謙謂曰徒殺吾人耳敵可盡乎御史張鵬劾罷謙  
遂以洪代洪紀律嚴明烽埃修飭數與烏梁海戰斬  
其酋威名聞嶺北稱楊王

正統二年置巡檢司於平定州之故關關在州東九  
十里道出井陘之要口也兩山險隘關踞其中通志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望

謂之井陘關卽古井陘邑也顧祖禹謂扼井陘之重  
險據太原之上游居然雄勝

正統三年置平鹵衛於大同城內嘉靖中移置平鹵  
衛衛本漢置武州縣屬雁門郡漢末廢後魏復置曰  
武周縣屬代郡高齊省隋唐以後皆爲朔州地衛在  
大同府西二百五十里成化十七年築城周六里有  
奇分邊十九里有奇本城北面高山東西岡阜環繞  
險與敵共隨在皆衝而大水口諸處尤甚邊外汾水  
河一帶卽酋首駐牧嘉靖中尙嵐應朔之變俱從此

潰入隆慶四年諳達突犯城乏薪水幾不克全議者欲連城據山削岡開渠以爲苞桑之計邊防考平鹵城備兵使者駐此分堡四邊牆東起威狐堡界西止南沙河長四十七里有奇是爲大同西路其地寒苦瘠薄兵弱戍寡向來寇騎充斥幾無寧歲衛西北十餘里馬營河堡周不及三里分邊五里零內小水口最衝邊外舊榆林城迤西一帶爲明時首領住牧地衛北殺虎口堡堡城周三里有奇高四丈南一門有月城兩重今屬平鹵衛堡分邊二十里有奇兔毛河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聖

及古道溝新水口等處屬焉邊外歸化城昭君墓明時首領駐牧地隆慶五年設市場於此爲往來孔道衛西三十里阻虎堡城周一里有奇東一門屬大同西路今屬平鹵路堡分邊八里有奇內寺懷堡爲極衝邊外乾河溝卽寇境堡孤懸極塞路當險要嘉靖十九年寇由此入犯石州一帶三十二年由此犯崑崙一帶所當力爲防禦以西當偏頭之衝南扼雁代之險者平鹵衛西四十里敗虎堡城周一里有奇高三丈六尺東一門有月城屬平鹵衛分邊八里零內

鎮川墩泉兒溝最衝邊外灰河一帶及長勝墩迤北俱爲寇境嘉靖中寇由此入犯朔州一帶爲衝險之地衛西北大水口堡周一里有奇高三丈六尺衛西北雲石堡城倚土阜修築高四丈二尺東一門有重城其地北接戎幕堡立高岡艱於取汲邊外卽首領駐牧之所往來不絕於道後經改築以資策應衛東北破虎堡城周二里高三丈八尺南一門有月城屬大同右衛今屬平鹵衛分邊十四里零內平梁鎮靜二處極衝邊外大松樹山豐州川威寧雲川城一帶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聖

皆首領駐牧地又堡東有黑龍山崇岩邃壑易於藏伏嘉靖中寇往往由此竊犯

正統三年築威遠城衛在右玉縣南五十里大同府西一百五十里東至左雲縣三十里西至大水口堡五十里南少西至平魯縣六十里西北到雲石堡城方四里高四仞厚三仞餘門樓四萬歷三年展修周五里八分零高連女牆四丈甃以甃四門俱有月城濠深一丈五尺分邊十五里有奇內大羊坡雙山兒小羊坡爲最衝邊外泥河兒卽部首首駐牧本城地

勢平漫寇入最易洪治十三年嘉靖四十四年隆慶四年皆由此突犯邊防考嘉靖中以雲西多故分設威遠路轄城堡五分邊三十九里有奇東掛右衛西直平鹵雖稱輔車然道途隔越岡阜崎嶇拒守不易衛東北五十里祁家河堡周二里西藩威遠東蔽左衛爲往來接濟之處威遠西三十里威平堡周一里有奇又築土堡一座與此相接堡稍近腹裡介威遠平鹵之間亦應援所係威遠西北六十里威虎堡城周一里有奇分邊十里零內五谷煙徐四嶺極衝邊

晉乘蒐略 卷之二一八

四

外響水河大營盤一帶卽首領駐牧地相近有淨水瓶堡宣德中築城周一百十八步高二丈八尺門二威遠西北之防曰威虎堡嘉靖二十三年築萬歷九年增修與威遠相爲羽翼用以防禦五谷烟徐四嶺之衝邊外之動靜隨時可得其情預爲之備堡地當絕塞向爲寇衝備禦尤亟威遠西北四十里雲石堡舊堡在今堡東南嘉靖三十八年築山高無水離邊尚遠不便市場萬歷十年改築于王石匠河卽今堡也周一里有奇分邊十四里零內鎮墻等墩極衝邊

外馬耳山長溝一帶卽首首駐牧堡地勢平曠又置市場于此密邇市口轉輸之資藉于威遠道路崎嶇不無孤懸之慮而立威平堡資其接濟嘉靖四十五年築萬歷初增修通往來之道二十三年又築土堡於前與此相接前後互爲聲援威遠平鹵之間亦不虞空曠也以上諸堡俱威遠路管轄

正統中鑿太行山碗子城關道鑿石平險以免折軸摧車之患太行山在澤州南三十里東西一帶諸山雖各因地立各實皆太行也關居太行絕頂羣山廻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聖

環南有柳城隘與碗子城相接其路羊腸百折險峻難行車輪過之無不摧折宋太祖征李筠至此亂石阻遏帝於馬上負數石羣臣六軍皆負之卽日平爲大道是也

正統三年冬十一月逮天下遺逃工匠四千餘人宣德間徵天下軍民工匠多所興造帝卽位悉罷之未幾建宮殿修九門改造五府六部諸司公署又建京城內外諸佛寺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年二月以後已逮六千餘人至是又逮四千二百餘人後又逮萬

人逮至者皆桎梏赴工六年夏以盛暑始脫桎梏役於工

正統間籍民兵戍偏頭關苦役無休嵐興尙保間甚以爲累嵐縣典史祥符人勝淵素有廉能聲理事不擾調劑得宜士民德之

英宗正統三年夏四月設馬市於大同與衛拉特互市時郭敬鎮守大同交通衛拉特於大同設馬市初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常云大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幸勿壞我家事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哭

也時內官監軍皆坐諸臣之上敬在邊總兵官畏之惟亨與議事無所撓亨卒敬始縱恣時衛拉特遣使入貢使止三十餘人王振藻飾太平賞資金帛無算凡所請乞亦無不予其後貢使利朝廷賞賚所遣動以千計大同供費至三十餘萬餉饋有缺卽罹重譴嗣帝亦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其秋至大同者復二千餘人旬日又百餘人使人以馬易弓藏於衣篋不可勝計時議請於居庸關詰檢之不許鎮守太監郭敬歲造箭鏃數十囊遺其使亦不問荒廢至此

壞國家事於大同後門果不誣矣武安侯其有先見哉

正統三年巡按河南監察御史丁璿以直隸寧山衛遠在山西澤州之境其屯田布于河南大名諸郡縣屯卒散居衛官巡視不及往往縱恣爲盜請以寧山衛改隸河南或隸山西且將散居屯卒編之成屯庶衛官得以不時巡督有爲盜者連坐之事下兵部議以寧山所以控制河南山西二都司規畫已久難以改隸共編屯連坐之法請如其言從之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哭

正統四年以學士馬愉侍講曹鼐入內閣預機務初王振至內閣語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當若何士奇曰老臣惟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輔政尚可爲也士奇以爲然翌日列愉鼐及侍講學士苗衷侍講高穀名以進愉鼐遂先被擢用按此卽以人事君之道變而通之使出於



璫之列進大臣爲國之苦心窮而爲轉也。士奇不失其正，榮獨妙於權，隨機應變而不離於正。三楊皆顧命重臣，王振不能搖撼而樂附之，使無猜忌而引於道。此士君子不得已於衰世之所爲，彼悻悻自得者無此經緯也。

正統五年夏六月度僧道二萬餘人，王振喜釋道，每歲必一度之。是年五月以前已度二萬一千人，至是又度前後共二萬二千三百餘人，黃冠緇服布滿街市，僧道之多莫逾于此。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四六

正統五年秋七月遣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荒政，從楊士奇請也。時太皇太后專以養民爲務，每四方水旱，賑濟動億萬計，蠲免災糧，或數百萬石，間闕安樂，雖災不爲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振荒，尚仍之不改云。

正統五年少師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謚文敏。榮乞歸省墓，比還至杭州，卒。贈太師，授世襲都指揮使。榮歷事四朝，謀而能斷，成祖初與解縉等七人同入閣，榮年少最警敏，一日寧夏報被圍，成祖示以奏，榮曰：

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奏至，圍果解。成祖與諸臣議事未決，或至發怒，榮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李時勉、夏原吉皆以榮言得無死，或謂榮處國家大事，隨機應變，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爲一時碩輔。

正統五年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年七十八。福丰儀修整，不妄言笑，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公正廉恕，行字于人，當官不爲赫赫名，事微細無不謹，憂國忘家，老而彌篤，自奉甚約，妻子僅給衣食。安南貢使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四七

朝或指福問曰：識此大人否？對曰：交南草木，亦知名，安得不識。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

正統五年冬十一月有僧年九十餘，由雲南至廣西，自稱建文皇帝，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僧乃言其姓名爲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帝令錦衣衛錮禁之，四踰月死。從者十二人，皆戍邊，通鑑輯覽註楊行祥事，見正統實錄，記載數說皆不取。

正統六年三月下山西巡撫侍郎于謙於獄既而釋之謙字廷益錢塘人生七歲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舉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御史奏對音吐鴻暢帝爲傾聽顧佐爲都御史待寮屬甚嚴獨下謙以爲才勝已也扈蹕樂安高煦出降帝命謙口數其罪謙正詞駘駘聲色震厲高煦伏地戰慄稱萬死帝大悅師還賞賚與諸大臣等出按江西雪冤囚數百疏奏陝西諸處官校爲民害詔遣御史捕之帝知謙可大任超遷兵部侍郎巡撫山西河南謙至官輕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或數百萬石謙奏朝上夕報可皆三楊主持而謙議事京師空橐以入諸權貴人不能無望至是三楊已前卒王振方用事謙無私謁振啣之李錫阿振拊劾以久不遷怨望遂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得釋山西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晉王亦言之乃復原官十三年以兵部侍郎召明年秋額森大入寇王振挾帝親征謙力諫不聽及駕陷土木京師大震衆莫知所爲郕王監國侍講徐珵言星象有變當南遷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騎徧歷所部延訪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卽具疏言之時太原歲祲謙上言山西積穀數百萬計臣欲於每歲三月令府州縣申報缺食下戶隨分支給先菽秫次黍麥次稻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償者府州縣吏秩滿當遷卽預備糧儲未足不聽離任仍令風憲官以時稽察詔可自是儲待充溢境內數千里民無水旱憂大同孤懸塞外按山西者不及至奏別設御史治之而盡奪鎮將之役卒私墾者爲官屯邊用亦溢每遇水旱賑濟動以萬計蠲免災糧

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乃定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地震恐上下無固志謙請王檄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以次經畫部署人心稍安卽遷本部尙書郕王方攝朝廷臣請族誅王振而振黨馬順者輒叱言官於是給事中王竑廷擊順衆隨之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謙排衆直前掖王止且啟王宣諭曰順等罪當死勿論衆乃定謙袍袖爲之盡裂退

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歎曰國家正賴公  
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當是時上下皆倚重謙亦  
毅然以社稷安危為己任初大臣憂國無主太子方  
幼寇且至請皇太后立郕王王驚謝至再謙颺言曰  
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王乃受命九月景帝立謙  
人對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  
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邊京營兵械且盡宜  
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繕器甲遣都督孫鏜衛穎張  
軌張儀雷通分兵守九門要地列營郭外都御史楊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至

門而謙自與石亨率副總兵范廣武與陳德勝門外  
當額森以部事付侍郎吳寧悉閉諸城門身自督戰  
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  
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副總兵高  
禮毛福壽却敵彰義門北禽其長一人帝喜令謙選  
精兵屯教場以便調用復命太監興安李永昌同謙  
理軍務初額森深入視京城可旦夕下及見官軍嚴  
陣待意稍沮叛聞喜寧嫉使邀大臣迎駕索金帛以  
萬萬計復邀謙及王直胡濙等出議帝不許額森氣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至

上皇由良鄉西去，謙調諸將追擊至關而還，論功加謙少保總督軍務，謙辭不允，乃請以大臣鎮山西，防寇南侵。大同叅將許貴奏，迤北有三人至鎮，欲朝廷遣使講和。謙曰：前遣李鐸岳謙往，而額森隨入寇，繼遣通政王復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況我與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爲介冑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敵愾？法當誅，移檄切責。自是邊將人人主戰守，無敢言講和者。初，額森多所要挾。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皆以喜寧爲謀主，謙密令大同鎮將禽寧戮之。又計授王偉，誘誅間者小田兒，且因謀用間，請特釋忠勇伯把台家，許以封爵，使隱圖之。額森始有歸上皇意，遣使通款，京師稍解嚴。謙上言南京重地，撫輯須人，中原多流民，設遇歲荒，嘯聚可虞，乞敕內外守備及各巡撫加意整飭，防患未然。召還所遣召募文武官及鎮守中官在內地者，於時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額森見中國無釁，滋欲乞和，使者頻至，請歸上皇。大臣王直等議遣使奉迎，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

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先後遣李實楊善往，卒奉上帝以歸，謙力也。上皇旣歸，瓦剌復請朝貢，先是貢使不過百人，正統十三年至三千餘，賞賚不厭，遂入寇。及是又遣使三千來朝，謙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京師盛陳兵宴之，因言和議難恃，條上安邊三策，請敕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遼東各路總兵官增修備禦。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雖各有總兵，不相統一，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擇精銳十五萬，分十營團操，團營之制自此始。初，永樂中，降人安置近畿者甚衆，額森入寇，多爲內應。謙謀散遣之，因西南用兵，每有征行，輒選其精騎厚資以往，已更遣其妻子，內患以息。楊洪自獨石入衛八城，悉以委寇，謙使都督孫安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謙以上皇雖還，國恥未雪，會額森與脫脫不花構，請乘間大發兵身往討之，以復前仇。除邊患，帝不許，謙之爲兵部也。額森勢方張，而福建浙江廣東湖廣貴州廣西各盜所至，蜂

起前後征調皆謙獨運當車馬倥傯變在俄頃謙目  
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  
令明審雖勲臣宿將小不中律卽請旨切責片紙行  
萬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開敏精神周至一時無與  
比至性過人憂國忘身上皇雖歸口不言功又自奉  
儉約所居僅蔽風雨帝賜第西華門辭曰國家多難  
臣子何敢自安固辭不允乃取前後所賜璽書袍錠  
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省視而已帝知謙深所論奏  
無不從者用一人必密訪謙謙具實對無所隱不避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五

稍稍進用嘗切齒謙石亨本以失律削職謙請宥而  
用之總兵十營畏謙不得逞亦不樂謙得勝之捷亨  
薦謙子冕謙不允亨復大恚都督張輒以征苗失律  
爲謙所劾與內侍曹吉祥等皆素憾謙景泰八年正  
月壬午亨與吉祥有貞等既迎上皇復位宣諭朝臣  
畢卽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誣謙等與黃瑜構邪  
議更立東宮又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謀迎  
立襄王子亨等主其議喉言官上之都御史蕭惟禎  
定讞坐以謀逆處極刑文不勝誣辯之疾謙笑曰亨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五

未一年敗賊累巨萬帝召大臣入視愀然曰于謙被  
遇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也亨俯首不能對  
俄有邊警帝憂形於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  
在當不令寇至此帝爲默然是年有貞爲亨所中戊  
金齒又數年亨亦下獄死吉祥謀反族誅謙事自成  
化初賜祭誥後復賜祠於墓有司歲祭謚忠肅杭州  
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絕按于忠肅志存宗社易危  
爲安而奪門變起禍機猝發英宗亦心知其功而決  
於徐有貞不殺于謙此舉無名之一言遂至冤沈蓋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五

英宗欲侈奪門之舉有貞欲專復君之功皆由於心  
所欲得相劑而出非常有貞之罪其可道乎天下未  
有急功利之人而可與共國家之大事者也有貞之  
治張秋當時美其功而多開支河洩水正河流分雖  
獲一時之利終留數年之患急功而不計久長也以  
是心與宗社之謀自以南遷爲利矣夫明業之不墜  
忠肅力持之英宗之得歸忠肅實主之有貞攘奪其  
功而枉害忠良不得志於南又欲專利於北甚矣功  
利之中於人心也史稱忠肅撫晉十九年威惠著績

深仁厚澤浹於人心經緯一世之大用卓然表見於  
時景帝既推心置腹謙亦憂國忘家而其燭幾之明  
秉心之赤尤出天授河西驛卒議裁忠肅獨慮遠而  
議留其後流賊之竊發卽起於此舉朝以議和爲安  
忠肅獨以復仇爲心上皇不樂用兵而忠肅時以弛  
防爲慮一腔熱血隨事噴灑明知不爲當時所容而  
不恤也其咏石灰自喻云千鎚萬擊出深山烈火焚  
燒若等閒粉骨碎身全不顧只留清白在人間蓋久  
已舉一身空之而捨其生矣故文辯而忠肅獨默知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五

其有必出於此者也徐石之徒出力而擠之死死之  
日陰霾四合天怒人怨聞者痛心疾首稱冤然有貞  
與亨吉祥相繼得禍忠肅義烈炳然與日月爭光君  
子小人之所終固不爽矣額森舊史也先  
正統七年敕諸將嚴邊備初設馬市於大同與衛拉  
特互市衛拉特托歡死其子額森嗣額森母蘇州人  
隨夫戍邊爲托歡所擄遂生額森克狡桀驁北部皆  
服屬屢擊破烏梁海出入於豐勝間民不勝其苦至  
是嚴爲之備

正統八年下大理寺卿薛瑄於獄既而釋之瑄有明一代理學名儒人稱爲薛夫子初爲山東提學僉事王振欲引同鄉可爲京卿者士奇以瑄對召爲大理少卿瑄至士奇使謁振瑄不赴拜及會議東閣振見瑄先揖瑄無加禮自是銜瑄會指揮某死振從子山欲強娶其妾誣指揮妻毒殺夫處極刑瑄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指劾瑄受賄故出人罪下獄論死將行刑振蒼頭忽泣于爨下問故曰聞薛夫子將刑也振感動會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明薛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堯

瑄列傳瑄字德溫河津人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元氏教諭母齊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性穎敏甫就塾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及貞改任滎陽瑄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既而聞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深於理學貞乃益禮爲瑄師於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後貞復改官鄆陵瑄補鄆陵學生遂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楊當國欲

見之謝不往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正統初還朝尙書郭璉舉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王振語三楊吾鄉誰可爲京卿者以瑄對召爲大理左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卒

揮妻不肯妾遂許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等受賄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末減有差繫獄待決瑄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景帝嗣位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

軍餉事竣卽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寘之法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志曰此老偏強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告老不許英宗復辟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下羣臣議石亨等將置之極刑瑄力言於帝後二日文謙死獲減一等帝數見瑄所陳皆關君德事已見石亨曹吉祥亂政疏乞骸骨帝心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瑄微嫌其老乃許之歸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天順八年六月得疾賦詩曰矮房紙帳竹屏風睡覺東窗日已紅七十年來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危坐正寢而逝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尙書謚文清楊廉清頒讀書錄于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賜名正學隆慶六年詔從祀大成廟按史稱河東薛瑄以醇儒預機政

雖勿究於用其清修篤學海內宗法異於江門姚江之學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可考而知也宋判道學儒林爲二明伊維淵源上承洙泗儒宗統緒莫正於是道學以躬行爲上而文清實踐之排衆議而弗顧臨大難而不恤至誠感人下至蒼頭賤役咸知爲薛夫子涕泣而痛惜之盛德之入人深矣此踐履之實也明自太祖徵召耆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大臣以文學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東薛瑄以醇儒預機政屹立不趨權璫篤志勵行謹言慎微有箴其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學皆一本於程朱海內宗焉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支流餘裔師承有自曹端胡居仁篤實踐履守儒先正傳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而文清則謂自考亭以後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其言平易簡切直接洙泗之傳迄後科舉盛而儒術微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文清著讀書錄傳於世自言所得教人以復性



爲主正傳復明於時雖所學弗竟其用而廣河汾之教亦足津逮後學無岐趨改錯之憂矣稷山竹東任公考究先生言行實跡得其心性所存纂成實錄一書曹于汴跋其後云文清爲有明大儒產於吾鄉若此其近也論其世而師友之者亦鮮夫子學聖人不學夫子是自外於聖人也學聖人者人其人也文清臨終二語書未完而絕先生學問所得在此生平讀書爲此尙論先生之學者以此學先生者當如此得其旨矣唐荆川議文清從祀略云臣聞聖人道有宗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三

凝靜爲工夫非聖人之道不以志而學非濂洛關閩之說不以尊而信其生平無背於聖人之道者實爲聖門之羽翼也有明理學彬彬盛矣然自瑄以前儒者猶汨於辭章事功之習未有能卓然於道德性命之歸者而瑄實倡之比之濂洛倡道於宋雖其所得或有淺深而功則並之有明理學之一闢也記曰春官釋奠於先師解之者曰若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也此漢代釋奠於漢人之証也而與於釋奠者代有其人未有空一代絕無其人也明興且二百年遠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三

傳有羽翼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人其德行稱纔四人而夫子獨許顏回庶幾其三人又不與也一貫語之賜參而性與天道賜又自以爲不可得聞精微之際心授心受所謂宗傳者也然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同科而有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辨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讓以爲賢於己且曰自吾得某也惡聲不入於耳自吾得某也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周也所謂羽翼者也此孔門人物之衡也後世論孔門從祀者之衡也至如瑄者以復性爲究竟以持敬

近皆誦法孔氏而壁宮之側至無一人得俎豆其間者非所以鼓士氣而彰聖明棧樸之盛也元世且推許衡從祀至明乃無一幾於衡者無是理也如瑄之真可羽翼聖門者以比於漢之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元許衡其亦可無愧矣乎周禮大司樂曰凡有德有道者使教焉沒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瞽宗者殷學也以學宮祀之者乃其釋奠鼓篋而師之者也瑄嘗督學於齊魯而諸生翕然尊之曰吾薛夫子也故其時師道之尊而庠序之飭始自齊魯而風於天下

蓋在勝國時許衡實爲祭酒彼勝國時之能尊師道而作材者莫如衡而我朝之能尊師道而作人材者莫如瑄其亦近乎樂祖瞽宗之義矣或謂瑄於六經少所著述宜不得與從祀臣竊以爲不然夫聖人所爲作經者何也以摹寫此心而已儒者求諸心而有得也是真能發揮六經者也且自古儒者說經之多莫如馬融其體認本心絕不肯爲六經註脚者莫如陸九淵陛下嘗進九淵而黜融則聖明照鑒固有取躬行妙悟之實而不徒以聞見講解爲功矣况瑄所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八

著讀書錄且十餘萬言固濂洛關閩之緒而六經之旨也其爲著述則亦已繁矣或又謂宋儒之賢若尹焞羅從彥李侗黃幹皆不得與瑄所得與數子何如乃獨得與然尹羅諸人自濂洛倡道之後羣儒連茹而出轉相授受故其興起爲易而瑄獨崛起絕學之後故其樹立爲難其連茹而出也不得不擇其尤者而祀之其崛起也不得不援而進之譬如繁星麗空非五緯不能耀芒而晨星相望則維參與昴曄然而見微顯闡幽之義也安得率彼例此此瑄之可附於

祀悉得其理宜如御史臣瞻等所奏疏入如所請瑄得與於祀正學之昌非獨一時之光美也

成德鄉賢議云國家從祀之典最不輕畀鄉賢雖不與從祀比崇然列在泮宮是亦賢聖之亞旅而從祀之分茅也以德所目觀安邑吳公養洵蒞任昌平州知州當魏璫隻手障天之時府尹下檄各邑爲魏璫修祠逼索捐貲助工公抗辭不之許蓋三見逼而三行抗也識者高之惟因官屬乙榜無人發其幽光爲可歎耳乃若聞喜李公倬萬歷乙未進士有功國本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八

於張差一案挺議不撓奪職罔悔而是公告隕一子伶仃甚有破其巢而取其貲者若非劉令君發奸作主則李公茫茫墜緒靡有孑遺矣先此有王公宗舜與猗氏何肖山俱嘉靖癸丑進士曾聞分宜作宰欲召致之屹不赴竟得南道其督糧河南高新鄭遺書爲本縣灑糧於通省公毅然爭之及兵備臨清張江陵之姻家枉道索帕於機戶公復婉辭而謝此其侃侃之節有足多者曾誦其古銅酒望諸詩清衷爽致儼然稱古逸民無愧也以三公而名不掛鄉賢則鄉

賢可知以鄉賢重舉而無三公之俎豆於其間則三公又可知其德行矣附書於此以告後之君子

正統八年置巡檢司於和順之松子嶺口嶺在和順樂平二縣界山勢最高四季風鳴蜿蜒與曲袤亘二十餘里嶺有關路通正定五代河東守險之地今潞澤遼入直隸孔道也

正統八年秋七月柳祭酒李時勉於國子監門三日釋之時勉與南京祭酒陳敬宗並以師道著聞時稱南陳北李時勉請改建國子監帝命王振往視時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查

不加禮振銜之廉其過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遂坐以擅伐官樹柳署門以孫忠言於太后帝始知振所為即釋之

正統九年三月帝視國子監以新作國子監成也祭酒李時勉當進講會久病及升堂講尚書辭旨清朗帝悅賜子有加時勉為祭酒六年訓勵諸生崇廉恥抑奔競督令讀書燈火達旦書聲不絕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嘗奏請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令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諸侯

伯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一時稱為盛事

正統九年三月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諡文貞士奇先以老病請告及是卒贈太師士奇公正持大體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帝即位初凡所建白無不行及王振用事擅作威福士奇與楊溥依違其間無所救正士奇既老其子稷家居多不法士奇不得聞于是言官交章劾稷逮下獄士奇方在告帝恐傷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起未幾遂卒後數月稷竟瘐死獄中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查

正統十年夏四月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知縣楊瓚以治行卓異擢知府上言民間子弟可造者衆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採瓚言議令提學官額外增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瓚始其後定制諸生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增廣者謂之增廣生俱有定員以歲科兩試高等者充補其初入學者謂之附學生

正統初命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

便民按是時太后最重養民頒重農之令時以災作爲念賑貸不虛時日三楊柄政太后嘉納徽猷正統之始政治清平以此惜知巨闕之當誅而不果去也  
正統十一年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溥入內閣後楊士奇楊榮二十餘年及卒亦最在後贈太師諡文定溥質直廉靜朝野倚重王振竊權所忌惟三楊自楊榮楊士奇相繼卒在閣者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益恣橫及溥卒朝堂遂空中外大權一歸於振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奎

正統十一年命侯璉復鎮雲南璉字廷玉澤州人少慷慨有志節登宣德二年進士授行人遷兵部主事正統初從尙書柴車等出鐵門關禦阿台有功進郎中從王驥征麓川麓川平拜吏部右侍郎參贊雲南軍務詔與楊寧二年更代再從王驥征麓川有功至是復代寧贊雲南軍務思机發竄孟養驥復南征璉與都督張軌分兵進抵金沙江破之鬼哭山旋命璉總督貴州軍務時貴州苗叛璉遣兵攻敗都盧水西諸賊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撤會師開畢節

諸路檄普安土兵援安南衛而自率師攻紫塔彌等十餘寨會賊復圍平越回師擊退之遂分哨七坡羊腸河楊老堡解清平圍東至重安江與驥兵合興隆抵鎮遠道皆通捷聞進兵部尙書璉克賞改苗水西苗阿忽等六族皆自乞歸化詔璉隨方處置景泰元年八月以勞瘁卒于普安年五十三賜祭葬諡其子

正統十二年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時勉以王振擅權不能諂事屢疏乞休至是始得命朝臣及國子生出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鼓樂前導觀者塞途商賈爲罷市或遠送登舟俟舟登乃還無不淚下先是南京祭酒陳敬宗秩滿入都王振慕其名欲置之門下會應天巡撫周忱亦在京振知其素與敬宗善令致意敬宗不可忱謂振曰陳公崛強未可以勢力致願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一致耳振乃以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之而返其禮終不往見以故在南太學十七年不調後致仕歸與時勉先後卒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奎

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徙洲衛之衆於山東自是沙洲遂空已爲罕東所據初成祖置哈密沙洲罕東赤斤四衛於嘉峪關外屏蔽西陲及是沙洲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正統十三年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廷

正統十三年五月禁用銅錢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千文至是止折錢三文帝從御史蔡愈濟言詔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邊後至天順中始弛其禁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正統十三年罷保舉宣德朝及正統初保舉得人最盛後漸奔競徇私者有之教諭傅瑄給事中余忭御史涂謙屢以爲言遂罷之由是進退人才大權一歸王振矣

正統十三年詔各邊練兵舉智勇之士以備瓦剌時徐亨等征兀良哈無功而還北部數侵擾太原邊境嵐縣知縣郝鳳令民設阱以禦之按阱卽窖也尹耕塹窖議鑿地橫亘曰塹間鑿間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伏曰窖窖有隆伏平之反難若塹則易平

嘗計一卒挾一束芻則萬衆頃刻之際可平數丈然皆權宜一時非經久不易之法也

是年額森分兵至偏關之大樹塢守將悉力禦之時山西班軍番休者盡赴大同詔山西巡撫將兵入援先時巡撫不專管地方事務遇災荒盜賊遣大臣往巡撫事已召還成化以後遂成定位

是年以郭登爲總兵官鎮大同時大同壁壘蕭條城門晝閉登慷慨奮勵修城堞繕器具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爲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登初至士卒堪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遂爲天下最振勵戎行於喪敗之餘可謂得人矣

正統末權發太原民戍邊後遂久不代巡撫顧佐奏令代遷民始得復業王府宗室第宅官爲繕葺費不貲佐請悉令自營治晉人德之

正統十四年詔徙諸衛內地遂棄東勝明初置東勝諸衛然多事草創什伍虛耗至是逼於敵難遂棄而棄之終明之世不復四郡以此

正統十四年移雲川衛於左衛城內雲川舊治在  
同府西二百里至是移進在衛城復以雲川衛併入  
亦名左雲左衛在府西南百二十里設於明永樂萬  
歷間增修城周十一里有奇分邊十四里有奇有黑  
龍王墩水泉兒墩爲最衝邊外卽威寧海子寇巢也  
嘉靖三十七年設備兵使者於此分堡十四分邊一  
百二十四里東起寧鹵西至鐵山堡爲大同中路衛  
西北二十里雲陽堡當破虎南下之衝嘉靖三十七  
年築萬歷二十四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堡東蔽左衛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亥

且爲白羊之羽翼牛心堡在雲陽西北十五里嘉靖  
三十七年築隆慶六年增修周六里有奇堡當左右  
二衛之中北有黑龍王等山重岡疊障敵騎竊伏處  
也左衛北三屯堡隆慶三年土築萬歷二年增修周  
不及一里分邊亦僅一里零邊外土城一帶卽酋首  
駐牧堡雖臨邊而山險足恃左衛之屏障也筠廊偶  
筆大同左衛元帝廟鐵鑪可容一石香灰中生榆樹  
大如碗四時青翠然根下火常不絕事近元異存而  
不論

正統十四年移玉林衛於右衛城內玉林舊治在府  
西北三百四十里至是徙進右衛復以玉林衛併入  
右玉衛本漢武周縣地洪武二十五年置定邊後革  
永樂七年改設大同右衛城周九里有奇分邊三十  
二里有奇內黑嘴子等處爲最衝邊外大松樹舊玉  
林一帶卽土酋駐牧本城孤懸西北向來敵騎突犯  
輒當其衝衛東牛心堡黃土堡紅土堡皆首領駐牧  
處也牛心堡周一百四十丈高二丈五尺濠深一丈  
五尺當左右二衛之中黃土堡周一里有奇地勢平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辛

衍紅土堡周一里有奇自堡迤東則黃土牛心雲陽  
諸堡也明時右衛被圍去左衛堡七十餘里聲援斷  
絕故立各堡以備往來接濟嘉靖十六年大同總兵  
梁震出塞戰於玉林川獲捷卽玉林廢衛也嘉靖三  
十六年諸達攻圍右衛分騎塞道衛大困故將尙表  
極力拒守援至始解

正統十四年額森入犯陽和衛邊帥宋晟與戰於陽  
和口敗沒陽和衛在大同府東北百二十里洪武二  
十一年置城周九里有奇南有關壘土爲之內設陽

和驛軍民商賈輳集焉萬歷三十年增修又築連城於關西隅屹為雄鎮分邊十九里內吉園兒神峪溝天蓬溝皆極衝白沙灘次之邊外二十餘里鵝溝等處卽部酋駐牧所也至是敵由定鎮順聖諸處入犯兵將不能禦正德十二年敵入大同上幸陽和關敵圍總兵王勛於應州親援之大戰敵引而西迨至平鹵朔州而還嘉靖九年敵入犯大掠陽和二十六年設備兵使者於此轄衛四堡七分邊九十六里有奇為大同東路本路隨地皆邊而稱衝要敵由宣鎮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天鎮陽和其首衝也高山聚落天城鎮鹵俱轄於陽和高山衛在大同府西三十里初置於陽和城內天順六年分置嘉靖十四年改建今城城周四里有奇密邇鎮城與聚落城為左右翼聚落城在府東三十里天順二年置城周三里有奇城當四達之衝西北嶮巖而東南平易寇一逾此則馳突縱橫繕城設備為尤功天成衛在府東北百八十里洪武三十一年設城周九里有奇內有鎮鹵及天成驛分邊長六里其永峪口寺兒墩為極衝邊外麻地溝等處卽首首

駐牧衛當東路最衝嘉靖二十七年寇大舉突犯衛被患最劇天城陽和相去六十里中間有白羊口堡鵝溝峪堡為往來要地天成衛西卽鎮鹵堡羽翼天成陽和衛西北十五里守口堡嘉靖二十五年置隆慶六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邊十二里零內尖山兒等溝為極衝邊外威寧海子黃河套諸處卽首首駐牧堡為陽和之肩背隆慶初寇從此入犯全鎮告急後設市場于此防禦要地也守口堡西二十里靖鹵堡嘉靖二十五年置隆慶六年增修周二里有奇分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邊長十一里零內碾兒溝子壕溝諸處為最衝邊外柳溝大尖山諸處卽首首駐牧堡一望平川隆慶初鹵由沙溝入犯戒備不可不預也守口東二十里鎮門堡嘉靖二十五年築隆慶六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邊十三里零內大小鵝溝峪極衝邊外鷺溝諸處為部酋首駐牧嘉靖二十五年諳達犯鉄裏門鵝溝峪宣大督臣翁萬達拒却之鐵裏門蓋在天城衛南又二十四年敵由小鵝溝峪突犯幸聲援易及得以無患然中無井泉與鎮口鎮寧等堡俱取資邊外敵

若絕流窒源則坐困之道也陽和東北六十里鎮口堡嘉靖二十五年築隆慶六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邊十三里零內榆林水磨等口極衝邊外乾沙溝諸處卽酋首駐牧嘉靖間寇嘗由此突犯天成一帶僅禦最切陽和東北八十里鎮寧堡嘉靖四十四年置隆慶六年增築周一里有奇分邊長十三里內滅狐口白羊口極衝邊外野馬川回回墓皆酋首駐牧嘉靖間寇由李隆溝不時入犯又地皆沙磧艱于井泉若潛以地溝引之使泉流源源下注雖有寇警亦無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圭

意外之虞也  
正統中陶銓奉命至太原時王振亦至太原聲勢烜赫人皆趨奉銓獨不往謁鄉里重之銓字文衡絳州人正統乙丑進士授行人于役太原清儉無車馬之擾歷陝西叅議和平愷悌士民戴之致仕歸囊無餘資安貧樂道恬如也尤篤於梓誼歸老後與鄉里耆碩爲九老延齡會有盜持炬入室見其所有惟敝書舊衣歎息去有司欲窮治銓曰彼以貧來值吾貧而去奚究焉其溫厚類如此

正統間汾水漲急趙城利澤渠障水堰衝圯通志利澤渠在趙城縣西南元時自衛店村引汾水灌洪洞臨汾二縣地後地震河圯復自屈頃村導流灌田如故至是復圯後修復

正統十四年兵變移應州安銀子驛于城內州志安銀子驛在州西南三十里洪武八年建並置遞運所至是兵變驛在郊外不能守移進城內以通驛道成化二十年又移於州北草場

正統間改引洪洞縣利澤渠渠在縣北汾水東元時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圭

管軍萬戶鄭鼎自趙城衛店村西置堰開渠導汾水溉洪洞臨汾兩縣地三百頃有奇後地震河淤至是改自縣北賈村引霍水渠經城南合澗水溉營裏西池等村田又通利渠在縣西北三十里汾水西金興定二年自趙城縣開渠導汾水溉趙城縣二村及本縣七村臨汾縣九村田二百二十六頃有奇又興利渠在縣北半里永安里引汾水灌本里田二頃有奇又縣北南霍渠卽霍水下流唐貞元間開溉本縣十二村田一百三十九頃有奇



正統十四年五月命太監金英同法司決囚築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九卿抑於內官之下、遂爲永制。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衛拉特分道入寇、元自順帝北去、阿裕錫哩達喇特古斯特穆爾皆其子孫、承緒國號、尙存故凡南北交兵、以興復爲辭、其名甚正、至郭勒齊布尼雅錫哩等以遠族相繼、篡立改號、韃靼後衛拉特漸強、諸部相攜日尋攻擊、如托克托布哈額森及小王子等皆弑、逐吞併無復君臣之分、自與順帝嫡裔有殊、正統初以來、衛拉特遣使入貢、賞賚有加、已而額森以二千人貢馬、號三千、振怒共詐、令禮部計口給餼、虛報者皆不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額森恚怒、遂誘挾諸部、分道大舉入寇、托克托布哈以烏梁海寇、遼東阿拉知院寇、宣府并圍赤城、又遣別將寇甘肅、額森自擁衆、自大同入、至貓兒莊、參將吳浩迎戰、敗死、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與額森戰于陽和、爲監軍太監郭敬所制、遂敗歿、敬伏草中得免、諸邊守將俱逃匿、先是熒惑入南斗、侍講徐理語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及是理遣其妻子南歸、妻重遷有難色、怒曰、汝欲爲衛拉特婦邪、妻遂行。

正統十四年秋、帝親征、時邊報日數十、至尙書侍郎鄭埜于謙等、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納、車駕卽發、公侯伯尙書侍郎以下、官軍私屬五十餘萬人、倉卒就道、軍中常夜驚、過居庸關、羣臣請駐驛、不允、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章請留、振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皆膝行聽命、尙書王佐、鄭埜忤振意、跪草中、至蓐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告振曰、象緯示儆、再前恐危、乘輿、振曰、尙有此亦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係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至陽和、伏屍滿野、衆益危懼、時都督同知毛勝、偕平鄉伯陳懷等率京軍三萬、鎮大同、懷戰歿、勝脫還、八月、帝至大同、王振尙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至雙寨、雨甚、振初議從紫荊關、道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旣恐蹂其鄉、禾復改道、宣府紆迴奔走、鄭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叱左右掖出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及發宣府額森兵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及其弟都督克勤禦之力戰死後軍潰散略盡成國公朱勇承順伯薛綬帥師四萬往援次鵝兒嶺全軍俱覆次日次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畱待之卽駐營土木掘井二丈餘不得水人馬飢渴敵分道自旁近口入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明日圍御營不得發額森遣使詣和帝詔曹鼐草勅許之敵佯退振遽令移營回旋間行列已亂敵大呼四面蹂躪入衆裏袒蹈藉死帝與親軍突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七

正統十四年八月癸卯六師次萬全峪甲辰次懷安乙巳次天城丙午次陽和丁未次聚落驛戊申至大同北去十月額森復奉上皇至大同詭言奉上皇還京總鎮郭登不納初皇太后命季鐸詣上皇告帝卽位及立太子并致書額森額森會議大舉入寇帝必南遷大都可得喜寧復告以中國虛實教額森奉上皇至邊裔諸將開關出見則畱之至大同拒不納遂由陽和進陷白羊口守備謝澤死之抵紫荊關夾攻關城守備孫祥指揮韓青戰死遂入關長驅而東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七

南入五臺西南連忻崞皆爲坦途戎馬蹂踐所及代北之要防也

正統十四年李昱爲光祿寺署正昱字文昭潞州人性剛烈赴義慷慨中宣德乙卯舉人累遷是職正統己巳也先入寇逆振強親征陷于土木昱曰主辱臣死斯吾致命秋也卒不屈以死

正統間王永壽從北征凱還擢巡按山東貴州蘇松等處永壽字延年太原人中正統舉人任饒州府推官擢廣西道監察御史至是晉職累升工部尙書巡

撫湖廣兼管軍務征銅鼓五關等苗有功天順初調南京卒于官賜葬祭

正統中古鏞治河張秋有功鏞祁縣人正統丙辰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大理寺評事出爲山東僉事至是以功遷本省按察使召補大理寺卿鏞深經術有幹濟材初官東觀以文章有名後蒞臬司平反冤獄人服其清明鏞之治張秋河也河患且及京師鏞相其形勢而疏鑿之不數月遂就故道

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逼於敵難詔徒諸衛於內地

遂棄東勝郡國書曰明初置東勝諸衛多事草創什伍虛耗至蒙難而棄東勝此有明所以不復四衛之實也洪熙宣德之間玩常而不思其變景泰天順之際言近而不謀其遠由是偏頭鄰於外部而全晉以北單矣五原雲中趙武靈所欲下甲咸陽者併此不守則左臂斷全陝單外矣于少保極力於獨石而不注懷於東勝其意何也

正統十四年帝北狩遣使問還期于全寅寅字景明安邑人年十二歲而瞽乃從師學京房術占禍福多奇中父清游大同擣之行塞上石亨爲參將頗信之

每事咨焉至是帝聞其名遣使筮期筮得乾之初曰大吉四爲初之應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秋躍明年仲秋駕必復但繇勿用應在淵還而復必失位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午奮於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於丁象大明也位於南方火也寅其生午其王寅其合也至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帝其復辟乎已而悉驗石亨入督

京營挾自隨及也。先通都城城中人恟懼或請筮之。寅曰：彼驕我盛戰必勝，寇果敗去明年也。先請遣使迎上皇，廷臣疑其詐。寅言於亨曰：彼順天仗義，我中國反失奉迎禮，寧不貽笑外蕃。亨乃與于謙決計上皇果還。景泰三年，指揮盧忠告變事，連南宮帝殺中官阮浪，猶窮治不已。外議洵洵，忠一日屏人請筮。寅占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事得不竟。已而忠果伏誅。英宗復辟，將官寅、寅固辭，命賜金錢。金卮諸物，其父官指揮僉事將赴徐州。英宗慮寅偕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全

行乃授錦衣百戶。留京師年幾九十乃卒。按史稱寅以筮遊公卿貴人間，莫不信重之。然無一語及私。寅與石亨居最久，亨信最篤，見其勢盛而因筮戒之，伎而進于道矣。筮義前民利用先聖所貽其精者，至通神明，惟不以私智自用，而默通於神明之道。因事爲戒，斯先聖立筮之義也。石亨以不能用筮之義而及於禍，全寅因筮爲戒而不及於私，所以遊行於公卿間而無怨惡也。藝人術士之所以不爲世重者，惟其私而已。無私則不詭於正，而技亦成。史以方技名傳

始於范蔚宗京房易術傳世已久，學之精者占驗多奇中，然必因其人與時地參伍錯綜其數，而布視之時有適合。石亨驕橫而寅爲之筮，則非其人也。非其人而因筮戒之，弗聽而不免於禍，筮亦無用也。筮之一道，君子用以修省，小人無忌憚而不受正言。寅惟守正而不及於私，以筮遊於公卿貴人間而無怨惡，否則用非其人，其不以術而自賤者幾何矣。

顧寧人日知錄云：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仙，引蒙齋華談言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蕃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全

甚篤，然能受呂大臨之箴，規良不易得。按此亦崇正之論也。而義自有別。夫學仙之說，謬妄而養心之道宜講，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養其內心也。收視反聽而斂氣以歸元，則心疑形釋，與造化冥合，得靜中趣而不用方外術，斯爲得也。學問之在人，猶帛之有經緯，屋之有棟梁，若學爲服食養性之術，則所學皆虛。一生勤苦投老更宜勵學，而希幸長生，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爲利之心則一而已。山鄉士大夫久無此風矣。

正統十四年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請罷內官監軍。上言竊見王振亂天下江南寇發皆以誅振爲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况今額森詭詐百端。往來覲利宜專將帥事權。悉罷監軍中貴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帝雖嘉納不能從也。已而東藩裴論復言山東已有巡撫鎮守內官宜召還京疏入。責論陳狀服罪時內官橫肆如故。華敏疏陳宦官十害略云：內官家積金珠動以萬計。非內盜府藏卽下賧民膏。害一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全

正統後敵勢日強於左衛正西六十里建威遠一城。天順間於左衛大同中界建高山城初以元人北去特設鉅鎮北控沙漠南障幽冀據天下上游諸衛所以次開設洪武二十三年於大同西南百二十里建左衛一城左衛西北七十里建右衛一城自東勝失守雲川玉林等衛內遷西北一帶敵患此獨當之至是更建威遠高山二城與左右衛聯爲四城相距不遠百里互爲聲援此雲西一路之建置也。顧寧人引胡應元說云天下大鎮有九而大同最爲要衝大同爲道有四而雲西尤爲要衝。嘉靖二十三年總兵周尙文增築破魯滅魯寧魯威魯四堡皆在左衛東北。又增破孤殘孤殺孤威孤四堡俱在右衛左右二十四五年間連建助馬拒門保安馬堡四堡于諸堡之外。又增一屏障外守長邊內固衛堡星羅棋布之勢成百餘年來敵不敢南向長驅者誠以此思患豫防守密也。迨尙文沒諳達遂爾無忌大肆憑陵兼以逆賊趙全周源宋錦邱富李自馨等叛入敵寨以子女玉帛歆給諳達入其謀動擁數萬騎攻陷城堡期于

必克恣掠漢財以滿溪壑復于豐州故境營聚部落  
號板升以誘處我逋逃遇入寇則趙全統之爲先驅  
蓋欲以華攻華而彼得以休息自是邊氓復不堪命  
矣三十年移副總兵于左衛統奇兵三千備之三十  
六年全勸諸達以大衆圍取右衛諸達遂移穹廬屯  
城南以示久意遊騎四掠百里之外無復行旅凡歷  
數月內外援絕世宗勅起兵部尙書楊公于居廬先  
命左侍郎江公任總督事調山西宣大之兵威聚于  
左衛江公躬率諸將耀兵冒雨直薄敵營敵震恐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六

敢與戰解圍遁去楊公繼之經略其地於鎮城左右  
衛之間曰雲岡曰雲西曰雲陽曰牛心曰黃牛曰紅  
土沿途每二里許置一墩外濬長濠以防零騎侵掠  
奏請添駐兵備一員與副總兵同駐左衛整飭兵餉  
戰守諸務于是法紀昭布形勝增雄戰守有據而敵  
圍困之謀少寢矣三十一年增築祁家河堡于威遠  
之東隆慶元年增築威平堡于威遠之西南三年又  
增築三屯于左衛之北而馬營河堡以次增築宿兵  
置守一如諸堡之例計雲西一道所轄城堡二十有

八邊垣共二百五十三里統計各城堡惟右衛砌以  
石左威二城砌以甃餘皆土築茲將右衛二城鼎新  
高堅仍砌以甃其餘各堡或石或甃并所屬邊垣增  
修過半其助馬寧魯殺狐四堡各有市口一區雲西  
一道增置至二十八者良以馭夷之道守禦爲先也  
嘗考地志右衛距豐州僅三百里自諸達強逆而此  
地密與之鄰彼直視爲苴中之兔論者謂戊午之役  
使王師旬日不至則右衛必不支而全鎮將不知所  
終矣厥後把漢之降雖自平魯之邊講通貢而敵使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往來皆經于此實以逼近故耳故謂雲西爲大同要  
衝備雲西所以備全鎮也  
正統十四年十月額森犯京師自紫荆關奉上皇過  
易州至良鄉次進盧溝橋上皇作書三一奉皇太后  
一致帝一論文武羣臣額森列陳至西直門上皇至  
德勝門外廷臣欲議和于謙言今日止知有軍旅設  
伏敗敵殲其弟博囉額森沮喪上皇出紫金關  
景泰元年詔修沿邊關隘巡撫朱鑑奏敵犯河曲保  
德岢嵐令偏頭關策應額森攻雁門石亨禦之不克

別令延綏兵渡河於保德州設伏邀截北兵掠保德  
數犯偏頭尋犯河曲及義井屯堡殺二指揮圍忻代  
諸州分兵自代州南下長驅抵太原城北山西大震  
命鑑移鎮雁門別遣都督僉事王良鎮太原援兵漸  
集敵亦饜乃引兵去後復移攻大同鑑與郭登數以  
羸師挫其勁騎額森由是氣沮時太原連遭兵荒詔  
停民運糧大同逃民復賦役五年鑑外防戎備內撫  
災民經營盡瘁號稱循良

景泰元年山西巡撫朱鑑奏石州寧鄉等處宜令汾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六

州營守備協守從之通志寧鄉縣西四十里雲霧嶺  
西瞰寧鄉關南瞰泉子關二關皆戍守地東七十里  
黑嶺路通汾陽永寧西去城一百五十里三交口黃  
河官渡皆由此入汾州之道時額森出入擾掠故嚴  
其守備如此呂履恒寧鄉關詩云秋山雁度黃雲嶺  
古戍人歸白石村

景泰元年八月上皇發衛拉特楊善奉使時賞賜額  
森金幣外捐已資揣彼中所需者多市以往額森喜  
乃引善見上皇設宴奉餞額森自彈琵琶妻妾奉酒

令善坐善辭上皇曰太師命坐則坐善叩頭少坐卽  
起周旋其間額森顧左右曰有禮巴延等亦各設宴  
畢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臺下  
上皇行額森送數十里遣知院率兵衛送而自下馬  
伏地慟哭良久去按陳建言己巳之變自古所無惟  
彼但利子女玉帛條來忽去而無大志故上皇得歸  
而不盡然也土木變作朝野蜩沸忠肅相鄰王卽真  
天下始知有君而人心一定黼座朝升邊騎夕至忠  
肅督宣府遼東之師悉力堵禦殲獲多寇額森始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六

夜遁去當是時中國無君而有君兵將捍賊不遺餘  
力額森屢戰不利而氣沮知其無可爲力轉尊奉上  
皇利其歸而思滿其欲使非忠肅之立君克敵天下  
事未可知矣故謂忠肅功大而忠精宜其後思宗社  
之不殞想崇勲之有自立祠薦馨香至易世而不忘  
其初也

景泰元年郭登敗衛拉特於平魯縣西北之栲栳山  
先寇入大同至沙窩登奮擊追奔四十餘里又敗之  
栲栳山盡奪所掠而還自土木敗後邊將無敢與寇

戰、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軍、氣一振、捷聞、封定襄伯。後寇屢至、登屢擊却之、按郭登於寇至、連營舉軍思退之時、獨毅然直前進、薄敵營、先登陷城、遂使三千之衆、一時俱潰者、此振而厲彼盈而竭也。唐荆川左編、議孫翊與折可求、援太原、當宗翰自雲中、悉衆南下、時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而東、可求在武州、亦由武朔而東、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敵必倉皇歸救、太原圍自解、大軍從後襲之、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此兵家用奇之法、然以孤軍入敵境、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六

而後無援兵、則不敢輕進、非勵三軍之氣、則不能深入、若登振臂一呼、應者四起、排營直入、無堅不破、一軍復振、誠有以作其氣、而操必勝之勢也。雖未能徑擣巢穴、如前所云、而邀其來、騎斷其歸路、敵豈真不可制哉、觀於此、而土木之以三軍予敵者、罪不容誅矣。

景泰元年四月、額森數千騎復奄至、郭登出東門戰、佯北、誘之入土城、伏起兵、敗之、寇遂遁、登度寇且復、至令軍士齎毒酒、羊豕楮錢、偽祭塚、見敵佯走、寇爭

飲食、死者甚衆。六月寇復以二千騎入、登再擊却之、額森奉英宗至城外、聲言送駕還、登設計具朝服、候月城內、伏兵城上、俟駕入、卽下月城、開旣及門、寇覺之、遂擁駕去。

景泰元年刑部右侍郎江瀾督修雁門關、按山西之關、四十有餘、皆踞隘保固、而聳拔雄壯、則雁門爲最、三關志、雁門封山表郡十八隘、自宋有之、宋失山後、以此爲防、時經土木變後、大同壁壘蕭條、外蔽已撤、獨有雁門爲控扼要隘、歐陽文忠公言、代州城堅濠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完

重、可限奔突、雁門外繞羣山中、通一線勢、踞險固戰守之區、故必首及於此、然當覆沒之後、草木皆兵矣。景泰元年三月、衛拉特復分道入寇、時陽和、大同、偏頭關、野狐嶺、萬全、衛皆被寇、邊將禦敵、互有殺傷、惟朔州被敵殺掠甚衆、按是時、敵分道入寇、自宣化來者、首及陽和、大同、自玉林入者、首及偏頭、朔州、老營堡、當空缺之地、敵騎衝突、非戍守兵將所能防禦、故由偏關直出朔州、被害尤烈也、然亦疎於防守矣。

景泰元年、檢討邢讓上疏、請迎上皇、讓字遜之、襄陵



八年十八舉於鄉入監李時勉器之與劉珣齊名登  
正統間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至是李實自瓦喇還  
請再遣使迎上皇帝不許讓上疏曰上皇於陛下有  
君之義有兄之恩安得而不迎且令寇假大義以問  
我其何辭以應若從羣臣請仍命實齎敕以往且述  
迎復之指雖上皇還否未可必而陛下恩義之篤昭  
然於天下萬一運而不許則我得責直於彼以興問  
罪之師事亦善順疏入帝委曲諭解之天順末父憂  
歸未終喪起修英宗實錄進修撰成化二年超遷國  
子祭酒慈懿太后崩議附廟禮讓率僚屬疏諫兩京  
國學教官例不得遷擢讓等以爲言由科目者滿考  
得銓叙讓在太學亦力以師道自任修辟雍通志督  
諸生誦小學及諸經痛懲謁告之弊時以此見稱而  
謗者亦衆爲人負才狹中意所輕重輒形於詞色名  
位相軋者多忌之五年擢禮部右侍郎越二年以在  
國子監用會饌錢事與後祭酒陳鑑司業張業典籍  
王允等俱得罪坐死諸生訴闕下請代復詔廷臣雜  
治卒坐死贖爲民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李亮

景泰元年周瑄爲刑部侍郎瑄字廷玉陽曲人由鄉  
舉入國學正統中除刑部主事善治獄累遷至郎中  
校尉受賕縱盜以讐人代瑄辨雪之外郡送囚一日  
至八百人瑄慮其觸熱三日決遣之殆盡至是以王  
直薦起拜侍郎出賑順天河間饑遍歷所部大舉荒  
政先後振饑民二十六萬五千給牛種各萬餘奏行  
利民八事事竣還明年轉左帝方任門達達杲數興  
大獄瑄委曲開諭多所救正復飭諸郎毋避禍以故  
移部定罪者不至冤濫官刑部久屬吏不敢欺意主  
寬恕不爲深文七年命瑄署掌工部事瑄恬靜淡榮  
利成化改元爲侍郎十六年矣始遷右都御史督理  
南京糧儲捕懲作奸者數輩宿弊爲清鳳陽淮徐饑  
以瑄言發廩四十萬以振久之遷南京刑部尚書令  
諸司事不須勘者毋出五日獄無滯囚暑疫悉遣輕  
繫者曰召汝則至囚歡呼去無失期者爲尚書九載  
屢疏乞休久之得請家無田園卜居南京卒贈太子  
少保諡莊懿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李亮

景泰元年六月額森寇蔚州少保于謙議築紫荊關

馬屯兵兩鎮三關志兩關者畿輔之重障而蔚則兩關之外藩也故安畿甸者重兩關謹兩關者慎蔚蔚南山卽古所謂代谷也壁立峻絕可謂大險其西則紅砂坡直峪紅砂坡口巖深壁峻林木陰蔽直峪兩崖峻壁一徑幽杳仰視天光裁窺尋勿泉自南來或匯或流觸石則鳴行人蟻啣走澗中肅然股栗因夏流漲漫冬積層冰改道峪左紅砂坡設兵戍守東北控扼之要道也

景泰初英宗北狩景帝召孫鏜爲都督僉事典三千營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全

營鏜字振遠東勝州人數敗賊有功時額森將入犯進右都督統京軍一萬禦之紫荆關適寇已入遂營都城外寇薄德勝門爲于謙等所却轉至西直門鏜與大戰斬其前鋒寇稍北鏜逐之寇益兵圍鏜鏜力戰不懈會石亨兵至寇乃退英宗復辟封懷寧伯天順初將額兵赴甘肅病宿朝房夜二鼓太監曹吉祥曹欽反馬亮告變於吳瑾瑾趨語鏜鏜草奏叩東長安門自門隙投入內庭始得聚兵縛吉祥守皇城諸門鏜走邀張瑾擊賊瑾不敢出鏜倉卒復走宣武街

急遣二子輔軫呼征西將士給之曰刑部囚反賊者重賞衆稍聚至二千人始語之故時已黎明擊欽欽方攻東長安門不得入轉攻東安門鏜兵追及賊稍散軫斫欽中膊軫亦被殺欽知事不成竄歸其家猶督衆拒鏜力戰至晡始定論功第一進爵世侯仍典三千營贈軫百戶世襲鏜粗猛善戰然數犯法景帝特宥之成化七年卒贈涑國公諡武敏

景泰元年詔議迎上皇禮禮部連日會議奉迎禮未定千戶龔遂榮與學士高穀書言奉迎上皇禮宜從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全

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如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其書入朝示廷臣共觀之曰武夫尙知此禮王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也胡濙欲以聞王直不可而給事中葉盛已奏之有詔索書濙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迎上皇禮帝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按是時衆議盈廷僉以高穀讓而後受之議爲定論所謂謀野則獲也讓而後受其理則順其事則適景帝隱忍遷就不能一斷以禮其有終不能忘情於是者而昧子臧之節滋紛臂之謀遂使倖功者乘間冒危以行

其私以至殘害忠良帝亦不克以令名終爲可惜已  
然於妄言則誅離間則戍不允立儲之易字君子猶  
爲原其心矣史稱景帝當倥偬之時奉命居攝旋正  
大位以繫人心事之權而得其正者也篤任賢能歷  
精政治強寇深入而宗社又安績云偉矣而乃汲汲  
易儲南內幽閉朝請不許恩誼怱然終于輿疾齋宮  
小人乘間竊發遂以惡終豈非不受正言之失哉

景泰元年南京吏部尚書魏驥致仕初驥爲吏部侍郎  
郎端慎勁直王振方陵虐公卿獨巖重驥稱先生尋  
晉乘蒐略卷之二一八

三

調南京進尙書至是以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驥門  
生也請問曰公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  
輩而已驥正色曰君爲輔臣當爲天子進賢才不得  
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爲朝廷事如一已事祇爲私  
謀安得善終竟致仕去驥家居二十年布衣糲食不  
殖生產事兄教諭驥雖毫益恭教子弟力田以理學  
勗後進時戴笠行田間遇錢塘主簿隸呼之對曰魏  
驥復叱之曰蕭山魏驥簿倉皇謝驥慰而遣之驥端  
厚祇慎顧勁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恒曰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家居憂國憂民老而彌篤成化七年驥年九  
十有八御史梁昉言臣先任蕭山見致仕尙書臣魏  
驥里居與里人稠處教子孫孝弟力田增隄濬湖捍  
禦灾患所行動應禮法倡理學最後進雖在林野有  
補治化驥生平學行醇篤心術正大致仕二十餘年  
四方仰德有如卿雲百年化育滋此人瑞請加優賚  
帝遣人存問賜羊酒使未至驥卒賜祭葬謚文靖

景泰二年增修汾州府城周八里有奇門四城邑考  
府城一名四陽城世傳曹魏所築四面皆向日也元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畜

至正十三年重築嘉靖十九年復築東外城周亦八  
里有奇又築南外城周三里有奇與郡城相輔是年  
增修平陽府城周十二里有奇門四正德七年築東  
郭新城周六里有奇凡三面爲門六平陽故城府西  
南二十里故堯都也水經注汾水自高粱邑南經白  
馬城西今平陽郡治又南經平陽縣故城東又南與  
平水合水自孤谷亭又東經平陽城南又東入汾平  
陽城蓋在汾水西也一名劉淵城淵築此城自蒲子  
徙都之淵自謂堯後而平陽城亦曰堯城是淵所都

卽平陽城矣郡志云劉淵城今名金店其地在今郡城西意故城闕遠劉淵卽平陽故城改築也是年重修永寧州城因故城加築周九里有奇今州治離石廢縣也洪武三年以州治離石縣省入仍曰石州萬歷二十三年改爲永寧州是年重修遼州城今治遼山廢縣也城周四里有奇門四因舊基加築堅厚北至太原府三百四十里至平定州二百二十里東北至直隸順德府二百四十里四達通衢按是時于謙提督各營軍馬諸將皆受節制自土木敗後軍威不振額登乘虛數入初自紫荆關入犯京師繼犯寧夏入大同至沙窩衛拉特分道入寇陽和大同偏頭朔州殺掠甚衆謙竭力防禦以營政久弛兵將不相習立團營分五營團操令兵將相識量敵多寡以爲調法旣又益兵並前五營爲十團營各統以武臣其不在團營者歸本營訓練名曰老營繪陣圖上進依古法而變通之如法訓練謙號令明審目視指屈口奏悉合機宜戎政始肅軍威大振因及邊垣城郭所在修治汾永逼近戎幕遼陽關險平陽重鎮皆固其城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奎

垣以資防護此設險守國總督軍務之所必有事之要也

皇輿全覽文水縣隱泉山一名子夏山石崖絕險中有石室亦名子夏室山麓有子夏祠堂世傳子夏退居西河卽此朱彝尊文水縣卜子祠堂記引徐仿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刪正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奎

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也是則子夏之功大矣丙午秋予獲拜祠下縱觀昔人碑記往往僅志土木廢興及歷代封秩至其發明章句傳孔子之學爲西河文教所自始顧不及焉夫山水亭臺之勝卉木之華其有歷久不廢者游人過之尙覽物賦詩題名鑿石其處况瞻先賢之祠字卒無一言暢其旨其何以祛世儒之惑則後死者之過也爰綴舊聞爲記亦以見戴記所載殆非會

子之言而六經之傳子夏之功尤多允宜報祀矣  
輿地志上黨南三百里有山曰方山又南十里曰洞  
陽山又南十五里曰樊山上黨地形高天下此山高  
出地上皆直下萬仞陳廷敬老姥掌遊記云余家樊  
溪東溪在山之南開門見山測以圭景南北相峙不  
失杪忽則仰觀夫樊山之爲狀也如仙卿冠帶而立  
其上又如鯨張鱗如鳳舒翼委蛇而下而其東則如  
巨靈奮臂隱然信其指爪上捫太清下揮空曲有曰  
老姥掌者向所謂峯焉而嶢嶢壑焉而窈窕嶠焉而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考

崎嶇嶸焉而峻嶒嶸焉而巖巖巒焉而峩嶸岫焉而  
玲瓏巖焉而寥廓數十里之內聯嵐巨暉俯可搏擲  
如置諸掌昔以掌名肖其形矣信異境矣哉其下則  
古松流水渺然非復人間余時游而樂之蓋嘗數宿  
而不能去也夫去山數十里而近而峯壑巖巒之美  
已如此况所云數百里者吾雖未能盡挹河山之勝  
他日得至其地亦無加於此樂也與  
景泰中議邊疆用車事宜李賢疏稱邊境俱用戰車  
可以橫行沙漠不但驅之出境總督宣大余子俊亦

言自古命出詛誅鋤暴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之間  
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宜  
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  
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輪用步軍十人駕  
拽行則繼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  
角祚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  
使敵人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  
炮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  
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頃車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考

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爲億萬年守邊  
之法顧寧人言近觀各邊所造戰車上安神鎗銃砲  
規模亦似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者何哉蓋此車  
之造止可爲自守之計非臨陣取勝之術也今邊防  
之地非山澗則沙磧敵人之來疾如颺風縱馬一馳  
倏忽數里倉卒之際車何能自隨若敵乘風縱火則  
與陳濤斜之事一律矣余謂制敵之術若如拒馬鹿  
角攢竹長牌爲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  
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敵人之亂矢禦敵急務莫

先于此昔吳璘拒金人于鷄頭關實藉此具踵而製之可也

景泰二年遣僉事孫安備獨石初額森入犯獨石等八城俱殘毀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略率兵守之安招士卒修城堡飭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八城遂完

景泰二年建八柳樹堡堡在偏關東六十里萬歷十五年修築周二里餘堡西北紅水溝爲最衝寇每由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先

此深入犯偏關老營一時聲援難及嘉靖四十一年寇又從鴉角山五眼井入犯老營及本堡至寧武一帶故增修此堡藉爲保障然堡內無水設有寇警不可不慮

景泰二年度天下僧道先是僧道三年一度帝特詔停之至是太監興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萬餘人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乘本末帝不省按是時李賢言茂草荒於太學創新多在佛寺請及時修舉太學詔如議此立

言之得間者

景泰三年建城于紫荆關關在廣昌縣東北一百里設參將管本關并沿河馬盤石奇峯烏龍潭諸口楊博修要害疏論紫荆倒馬之勢紫荆雖負山臨河不足以據一關之樞西則白石口極爲平漫堪馳十輦東則馬水口外臨廣谷內無完城且相去紫荆三四百里倉卒有警應援不及倒馬則落路吳王二口均爲要害又切近茨溝等村臣所憂者不在紫荆正關而在馬水白石不在倒馬正關而在落路吳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百

景泰中小田兒叛出塞爲邊患兵部右侍郎王偉視邊尙書于謙屬圖之會田兒隨貢使入至陽和城壯士從道旁突出斷其頭去使者不敢詰

景泰四年始令生員納粟入國子監先是命生員納糧倒馬關者給冠帶至是命輸粟八百石于臨清東昌徐州賑濟者入監讀書循資出身尋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洪武中監生與薦舉人材參用故其時太學生最盛迨薦舉旣廢進士日重而監生漸輕至是納粟例開開封教授黃鑾首言其不可

部請俟倉庫稍實停之。于是不久即止。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據前例行之而軍民子弟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或竟謂之例監而監生日益輕矣。

景泰五年烏梁海三衛乞居大寧城不許額森虐使三衛遷徙其部落於黃河穆納地三衛不能堪其酋奇里瑪格根特穆兒等亡歸請得近邊屯駐因乞居大寧廢城于謙以爲不可乃止。

景泰六年創築寧武關城在寧武縣西北一百十里北接朔州南通靜樂古樓煩地關據雁門偏頭兩山之中舊爲寧文堡屯軍於此至是築城以重邊守城方四里高三仞厚二仞門樓三至成化元年訖工

北邊考隆慶四年加修寧武關城周九里十三步高三丈六尺據險扼吭屹爲保障巡撫都御史李侃言寧武北臨雲朔西帶偏保最爲要衝請設關置守備於是因遼寧武軍舊名立關洪治間巡撫都御史侯恂復奏置守禦所轄堡十有二東爲大河爲陽房爲朔寧北爲神池爲大水口爲利民西北爲黃花嶺爲

土柵爲義井西爲寧文爲二馬營西南爲西鎮而寧文實犄角寧武以扼西山之險修守爲得地矣明張子立寧武關詩隘地風煙臨晉水連營烽火照燕山景泰六年瓦剌寇威遠諸衛夏定遠伯石彪敗之於磨兒山先是石彪守備威遠敵圍土城用砲擊死百餘人遁去至是復來并擊之。

景泰八年正月石亨徐有貞以兵迎上皇於南宮遂復位先是帝輿疾宿南郊齋宮召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帝疾甚退與都督張軌及曹吉祥謀立

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軌吉祥然之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爲盡圖之徐元玉翼曰亨軌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軌曰已陰達之矣有貞曰必審報乃可越二日亨軌與吉祥矯太后制夜復會有貞所軌曰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會明日帝將視朝門早啟有貞以三鼓即至朝房亨軌等率羣從子弟家兵混同守禦官軍並入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趣行軌顧曰事濟否有貞大

言曰必濟、進薄南官城、毀垣壞門而入、見上皇于燭下、上皇問故、衆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輩、兵士惶遽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行、上皇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入、至奉天門、升殿、時百官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震地、咸失色、須臾鳴鐘鼓、有貞出號于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入謁、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時景帝聞鐘鼓聲驚問、既知爲上皇、連聲曰好好、上皇復位、改元廢景帝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頁

爲郕王、遷之西內、通鑑集覽云、初正統二年、京師旱、街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說者謂雨帝者與弟也、帝弟同音城隍者、郕王也、再來還土地者、當復辟也、及是果驗、

天順元年、殺于謙、王文籍其家、先是徐有貞、石亨等

既定議、迎復有貞、恐亨等中變、乃于次日詭辭以激

亨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帝已知君

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亨大懼、謀遂決、及是謙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頁

已下獄、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謙文謀、迎外藩入繼大統、命鞠于廷、文抗辯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辭氣俱壯、謙曰、亨等意如此、辯何益、都御史蕭維禎曰、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遂文致其詞、以謀逆律定讞、棄謙等于市、家屬戍邊、以千戶白奇言、榜謙等罪示天下、于是一時希上取寵者、率以謙爲口實云、按英宗之得歸、忠肅實主其議、而卒成之、黃瑜通達事之本末、謂謙若急圖迎復、則彼將以上皇爲重質、無有厭足、故立郕王是不金注、而以爲瓦注、不急於迎者、正所以迎之上皇之歸、實權輿於此、而誣以迎立襄藩、不倫甚矣、奸人敗類、憑空構陷、而和成之意、欲二字、與莫須有三字、同出、非常竟至異世、一轍、使社稷忠勲、安白刃之蹈、俯首就戮、良可哀已、程篁墩謂于公之受誣、主於柄臣之心、和於言官之口、裁於法司之手、誠篤論也、

天順二年春、李來以七千騎犯高家堡、延綏總兵楊

信擊之、是年冬、李來入寇神木縣、鄰境皆震、都督張

敏、敗敵於縣西之柴溝、明初敵遁河外、居漠北、正統



以後寢失其險敵始渡河犯邊然猶不敢深入久駐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爲鄉導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自古邊境有事率由邊人鄉導此已爲趙全邱富之先聲矣

天順四年孛來掠忻代寧武諸州由崑崙偏頭轉寇西河官軍敗績此由朔州進也李崇言朔州乃白道之衝朔州不守而并肆危正謂此矣而偏關密與套爲鄰尤切剝膚李侃撫晉拓偏關城置恒美倉於灰溝設官置軍因時所宜更急於備朔州也又以西北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窮荒非生長其間未能寧居狎敵易南北清勾之軍各就本土部伍昔鼂錯言北人耐寒南人耐暑秦之戍卒不耐水土而心畏敵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民見行如往棄市與此正復相似侃遠宗前說而易就本土便民利用史稱侃性剛方力振風紀貪墨者屏跡土民愛戴不忍去皆實錄也

英宗天順四年韃靼分道入寇初保喇犯榆林之安邊營石彪備敵大同擊斬巴圖王率其旗保喇復以二萬騎犯安邊彪與楊信擊之連戰皆捷斬其平章

郭勒齊追出塞復大敗之斬敵數百獲馬駝牛羊二萬餘至是保喇與瑪拉噶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

擁衆南行總兵李文不敢出保喇直抵雁門至代朔忻諸州肆掠帝遣都督顏彪率師至紫荊馮宗至倒馬關禦之寇稍引去至成化元年韃靼瑪拉噶寇延綏敵衆甚盛詔大同總兵楊信率所部兵會諸鎮禦之初韃靼入寇或在大同近邊部落尙少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勒楚爾率屬潛居河套遂逼近西邊嵐州沿河上下皆與套鄰河套古朔方地在黃河南自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寧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里饒水草外爲東勝衛即古東勝州東勝邊外土地平行敵來不能隱明初於此置左右二衛永樂後以曠絕內徙至是保喇與小王子瑪拉噶等先後繼至擄中國人爲嚮導抄掠沿河軍縣無虛時矣

天順四年秋孛來大舉入寇鎮大同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戰遂入雁門大掠忻代諸州畿輔震恐文宥死立功八月都督顏彪馮宗屯雁門關孛來之入自威遠也大肆侵陵所過擄掠一空初以總兵高陽伯李

文素怯懦擁兵退避寇遂抵雁門掠朔代忻崞砲火徹於浮圖峪東大學士李賢倉卒入奏乃詔發兵倒馬紫荆以備畿甸命都督顏彪屯紫荆馮宗屯倒馬寇初見鎮兵不戰意大恣肆已去復來乃詔二關屯兵悉至雁門寇始退

天順中毛里孩據套分掠水泉營及朔州佩將軍印楊信屢却之寇遂東入大同六年信與副將徐恕參將張瑛分道出塞遇敵戰胡柴堡敗之寇且戰且却復敗之獲馬五百匹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頁

天順四年築城於襄山之北曰順聖城在蔚州西北九十里其北卽宏州故城也遼史地理志統和中環州近邊乃於此置宏州有桑乾河白道泉白登山治承寧縣金史地理志宏州國初置保德軍治承寧縣大定七年改曰襄陰元史地理志至元中省襄陰縣入州屬大同路至是築城順聖皆因宏州故城而更置之也

天順五年寇入平魯城誘指揮許顥等入伏殺之

天順八年始置皇莊憲宗嘗賜東官莊田內官覃吉

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竟辭之吉溫雅誠篤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東官悉道以正暇則閑說以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致宦官揣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東官嘗呼爲老伴東官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靖不以爲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按天下有絕不類而出非常者覃吉之特出於闕也吉所爲類後唐張承業承業心一於唐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頁

吉愛其君爲賢主孜孜求治務得其所欲而後已故歐陽公於承業終繫以唐東官稱吉爲老伴忠愛發於至誠而感人心也人主親宦官官妾之日多親賢士大夫之日少狎昵既久而轉親之得其嗜好而遂任之漸至罔上行私不可復制承業欲保其終吉獨善其始因事納忠陳說正道故能親賢遠奸抑情隆禮陋唐宋諸君爲不足法天下稱孝隆其廟號皆吉陰相之力也然其後萌蘖復生竄斥未盡內官陰性狠貪偶觸內閣卽坐以妖言遂遭屏斥則言未竟之

志也使人有易私難公之憾焉謂之何矣

天順間河東鹽政改隸山西布政司唐時隸度支五代漢置榷鹽使於解州宋以守貳領之元初置轉運司於京兆至是改隸藩司編戶八千四百二十二鹽丁萬有七千五百四十八分脚十有八俱籍蒲解安邑十二州縣解鹽池在中條山麓距安邑縣南十里長五十里澗七里去平地深數仞如盆底水停蓄滲漏澗下作鹽池近安邑者爲東池中經潞村城南爲中池在解者爲西池池北有淡泉鹽得此方結池外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覓

諸澗谷水四來奔赴水溢則鹽不生故築堤堰及禁牆禦之池西北女鹽池據地高阜生鹽苦不可食又生硝北受姚暹渠決潰之水南受中條山諸谷之水東趨禁堰爲鹽害最大故防以硝池堰重加黃牛堰以固之城北灘地勢西高東下女鹽池水溢入爲鹽患故築永安七郎等堰爲防卓刀堰受城北灘以上諸水切近禁牆若大風雨潰決尤爲要害女鹽池西北六小池多淤沒水溢亦入女池爲患六小池西南靜林澗出中條山頂澗東張公泉均在山谷中水大

亦入女鹽池故有底張堰以障西水張公泉東湖村澗出中條山陰又東爲桃花澗又東爲小水澗又東爲荻子谷水皆北流入女鹽池白龍谷東大水澗北流達城西會小水澗入女鹽池大水澗東堡子谷水金盆水俱出中條山入鹽池南溝水數潰南禁牆金盆堰防之又其東小龍五澗水二郎三郎谷諸水皆出中條山陰北流趨禁牆西蠶房常平西姚三堰所由設鹽池北姚暹渠舊名永豐渠西流徑安邑縣下雷村苦池水入之又自安邑北西流經解州北境又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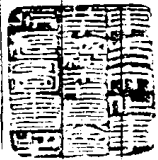
車

西入臨晉之五姓湖達於黃河水漲則橫流四出決隄潰堰或入長樂灘或入女鹽池亦入解鹽池故有姚暹長堰防之鹽池北長樂灘受姚暹渠水能決諸堰爲鹽池患故有長樂堰防之長樂灘西北東高腴灘其西爲西高腴灘又西爲西卒莊灘亦受姚暹水南入女鹽池或入城北灘爲鹽池患西辛莊西北洗馬灘東北爲南扶灘西北爲衛諸灘衛諸西北爲三婁灘又東爲羅權灘又北有小張鵠灘半爲鹺地且或爲鹽池患安邑東南黑龍潭與解東池相鄰深不

可測或謂鹽池利害亦係此水故有黑龍堰唐開元中嘗於此置龍池官夏縣東巫咸水出巫咸谷西入黑龍潭相傳能壞鹽池故俗曰無鹽河夏縣牆下村湧金泉西入西龍潭相傳能益鹽池如淡泉聞喜縣東甘泉南入涑水又東有董澤南有秦王澗其南有馬跑澗泉又有黃蘆泉暖泉溫泉冷泉諸水聞喜縣南涑水河西流經縣南東合甘泉引爲四渠曰東外喬寺觀底蔡薛溉田百有二十八頃西流經夏縣界又西歷安邑猗氏境南入臨晉五姓湖過蒲州入黃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厚

河知伯曰絳水可以灌安邑是也此鹽池東西水勢出入之大局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成化元年和碩至河曲之楊勉堡十里爲得馬水營又北十里爲唐來傳渡官軍往來要津邊外直接敵營泉子溝紫關皆駐牧地總兵王壘築通邊關於偏關東北六十里東起老營堡西抵老牛灣南折黃河岸抵河曲石梯隘口東枕高岡西臨黃河全晉長城勢蓋始於此又建樺林堡爲援築老牛灣堡牆東接滑石澗西臨黃河岸首當西北之衝按此卽古人重關設險之意偏關迤北老營堡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一大空缺築關於此旣彌老營之缺又增樺林之援以羽翼偏關規制之善無踰此者然其時北部已入居套內黃甫川一河之隔出沒無時防守不易加以將怯兵弱敵至委而棄之雖有重險而所守非人固無異引寇入室然至東勝不守而偏老單外其勢已失而不能禦矣

成化元年二月詔雪于謙寬御史趙啟言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乞收回前勝死者贈卹生者錄用帝曰朕在東宮時卽聞謙寬謙有

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慘所司其急如敵言施行釋子冕還家明年八月復冕官遣行人往祭謙墓其辭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爲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焉

成化元年冬十一月韃靼瑪拉噶寇延綏敵衆甚盛詔大同總兵楊信寧夏總兵李杲陝西巡撫項忠等帥所部兵禦之官軍力戰乃引去初韃靼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爲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二

不久景泰初始犯延綏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勒楚爾者率屬潛居河套遂逼近西邊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至二千里饒水草外爲東勝衛東勝而外土地平行敵來不能隱明初守之後以曠絕內徙至是保喇與小王子瑪拉噶等先後繼至擄中國人爲嚮導抄掠延綏無虛時矣

成化二年原傑巡撫山東有善政尤著績於鄆襄之間傑字子英陽城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南京御史巡

按江西捕誅劇盜姦充歛跡開戶鹽引入米賑饑入爲部所格景帝卒從傑議擢任東藩卽令巡撫其地黃河遷決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就淤墾種奸徒指爲園場屯地獻王府據有之傑奏令獻者謫戍并罪受獻者江西盜起以傑嘗莅其地得民詔往捕治戮六百餘人餘悉解散荆襄流民數十萬朝廷以爲憂周洪謨嘗著流民圖說謂當增置府縣聽戶籍爲編氓可實襄鄧戶口遂命傑出撫遍歷山谿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願附籍于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三

撫按官籍得戶一十萬三千有奇其初至無產及平時玩梗者驅還其鄉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因相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居竹房上津商洛諸縣中道路四達山林阻深拓其地置鄖陽府以縣附之並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而析竹山置竹谿析鄖置鄖西析漢中之洵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咸隸新府又于西安增山陽南陽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陽各隸其舊府制既定薦知鄧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縣皆擇隣境良吏爲之流入得所四境又安傑以

功進右都御史事竣請還擢南京兵部尚書疏辭不許遂卒于南陽年六十一耶襄民爲立祠奉祀

成化二年總鎮王璽復于偏關北起老營了角墩至老牛灣築牆二百四十里號爲二邊而大邊在關北一百二十里起大同之厓頭至黃河七十里無牆而有藩籬而三牆則在關東北三十里爲兵備張鳳犴所築後復以時增修比之二關尤爲慎固郡國書曰偏頭古武州地東連了角山西逼黃河與套僅隔一水其地東仰西伏故名偏頭宋自南渡後屬金元爲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四

頭出沒明初建將屯兵皆先偏頭蓋以此也老營在東路平遠去大同邊不遠寇警時至且屯且守則了角而南陽房東西可倚爲障往歲老營將卒盛戰于荆家莊斬首于三馬營有自敵回者問虛實先日老營黑油帽子云治兵者優之芻菱行糗而鼓超距躍矢之勇邊障氣自倍矣

成化中創建黃帝廟於曲沃蒙城鎮沃史鎮在縣北四十五里有堡城洪武八年置馬驛於此曲沃縣志黃帝廟有三一在縣西南隅明正統中置一在縣北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五

橋山周顯德中置

成化初增修崞縣寧武關關在朔州靜樂之間東去代州百七十里西去嵐縣百六十里舊堡在城西一里始築于景泰元年至是增修隆慶四年又加修築關城周七里餘帥臣建牙於此與偏雁爲太原門戶正德八年寇由大同入犯寧朔倒馬諸關議者欲調大同兵守寧武樞臣以爲三關所以蔽山西而大同所以蔽寧武若專守寧武是自徹藩籬非計也然自是以後防維益重

成化初楊繼宗爲嘉興知府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  
順初進士授刑部主事囚多疫死爲時其食飲令三  
日一櫛沐全活甚衆又善辨疑獄河間獲盜遣里民  
張文郭禮送京師盜逸文謂禮曰吾二人竝當死汝  
母老鮮兄弟以我代盜庶全汝母子命禮泣謝從之  
文桎梏詣部繼察其非盜竟辨出至是擢守嘉興以  
一僕自隨署齋蕭然性剛廉孤峭人莫敢犯而時時  
集父老問疾苦爲祛除之大興舍學民間子弟八歲  
不就學者罰其父兄遇學官以賓禮師儒競勸文教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六

大興御史孔儒清軍里老多撻死繼宗榜曰御史杖  
人至死者詣府報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爲治有體公  
但剔姦弊勸懲官吏若比戶稽核則有司事非憲體  
也儒不能難而心甚銜之瀕行突入府署發篋視之  
敝衣數襲而已儒慙而去中官過者繼宗遺以菱芡  
歷書中官索錢繼宗卽發牒取庫金曰金具在與我  
印券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憲宗  
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  
一人耳九載秩滿超遷浙江按察使數與中官張慶

忤慶兄敏在司禮每於帝前毀繼宗帝曰得非不私  
一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恐遺書慶曰善遇之上已知  
其人矣嗣巡撫順天畿內權貴莊田有侵民業者輒  
奪還之并請召還中使益忤權貴因事中之左遷雲  
南副使孝宗立遷撫雲南至官卽劾罷不職者八人  
未幾卒天啟初諡貞肅按史稱繼宗力持風節慎守  
封疆而居心慈厚自處以禮明自天順後諸邊皆用  
巡撫出鎮參贊軍務三司謹奉條教修其常職而擊  
貪安良惟巡撫得以便宜從事繼宗任封圻按行關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七

塞武備大飭並請召還中官出鎮者而事得就治至  
爲權貴所嫉遷降不悔強幹足以懾權奸而以愷悌  
流惠愛繼美於前亦表表一時者矣  
成化中設備兵使者於代州督理偏頭寧武雁門等  
處稱雁門道嘉靖戊午以三關邊地多八百里勢難  
遙制乃分二路設偏寧道至己未改偏寧道爲崞嵐  
道駐偏頭關更設寧武道久之移太僕寺兼兵巡使  
鎮其地而在雁門者則轄廣武刑北樓三備禦仍住  
代州稱雁平道節制東路北樓兼壑塞下田

成化二年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諡文達閣臣得君自三楊以後無如賢者而賢亦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及是卒帝震悼贈太師賢常言內帑餘財不以恤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于土木禱祠聲色以故頻請發帑賑貸恤邊前後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三品大臣保舉行之既久營競成風賢令吏部每缺舉二人請帝簡用並推之例始此當時翕然稱為賢相初賢以父喪起復修撰羅倫上疏言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八

風化繫焉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陛下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典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典則禮所未見也何必逆先王之禮經捐大臣之名節疏入黜為福建市舶副提舉王翱以文彥博救唐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我何可救故世以不救羅倫為賢病後賢卒商輅為請倫始復官尋乞歸以金牛山人跡罕至築室讀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眾稱為一峰先生卒諡文毅

成化中刑部郎中李鏐從侍郎何喬新張荒山西開陽曲縣麗澤渠以灌田陽曲在汾河之東城西汾河南流利在引汾汾西之渠土嘗呼延張村楊家柴村三給營村鑠落東流彭村為渠有十汾東之渠西流橫渠西村翟村上碾下蘭趙莊為渠有七城南龍首親賢等渠有二新舊渠共十有九胥引汾水澆田渠長司之宋陳堯佐知并州因汾屢饑於東岸築隄周五里引水注之汾水曲繞山麓出山之水常虞衝漫不輕導引為利亦不廣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九

成化中增置解鹽中場鹽池圖說解鹽池宋初東西兩池各置鹽場二明初并為東西二場至是增置中場其池亦分為二近安邑者為東池近安邑西二十里路村者為中池近解州者為西池三場亦以是為次宋元符崇寧間觀察使王仲先于池東西南三面築七郎等十一堰衛之所以拒溢水之入患禁垣舊環池築攔馬牆自安邑抵解州百四十餘里成化間侍御王臣題定於攔馬牆外又加築禁牆二千五百餘堵



成化中初置轉運司於路村時以御史奏添中場義元四場爲東西二場每場官二員額辦課三十萬四千引中場亦設官二員歲增課十有二萬六千引共四十一萬引鹽丁萬有二百二十二派於十三州縣撈採以時承值打草修堰之役郡國書曰鹽丁十二州縣脚道既有定所鹽池既有三門往者或言出入不便關防撈辨之時多由中場然附近猶可遠者勞於居止飲食艱苦百狀衆萃一所又有放火之費兼之爰蒸湯沸急須得水遠丁安能遂欲故富者僱人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十

撈辨貧者力不能支又兼打草備堰諸役率多遭逃若三場撈辨仍舊於附近禁門出入各照池分採取則旅舍薪水所便甚多民利亦均至撈辨之時寅夜而入日午少息亦可以救其厄苦不然前此集衆開門強出亦其驗也至車戶掣亦宜早若至禁門馳名卽放不拘班次間一稱試甚便蓋車人惟恐鹽多夾帶沒其車牛其出入尤依各門則人畜無凍餒死傷之苦奪利爭訟之弊往者或止由中禁門出入惟附近者甚利之宜從民便也

成化三年築老營堡在偏頭關東八十里宏治萬歷間增修周四里有奇近邊有鴉角山鎮胡墩五眼井等衝邊外王家莊銀川城諸處皆敵所駐牧地也邊防考本堡設在極邊與大同接壤山坡平漫寇騎易逞嘉隆間數從馬頭山好漢山入犯河曲是也而堡城東北去山止數十步敵若登山下射城中則守陴者危矣此不可不慮小營兒堡在老營堡西二十五里嘉靖初置又西二十五里爲寺塢堡本民堡也嘉靖四十年爲寇攻毀四十二年改爲官堡萬歷十五年增修周不及一里在山脊之上西南通偏關東北通水泉堡爲兩城脉絡所關志云堡南至偏頭關四十里北至草梁山堡二十里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十一

成化三年瑪拉噶渡河掠大同帝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尋乞通貢許其請詔永等駐軍塞上給事中陳萬上言瑪拉噶窺伺邊疆其情叵測然臣度其可敗者三近我邊地止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一也兼并諸部馳驅不息旣驕且疲二比來散逐水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選精兵二萬統以驍將使探瑪拉

噶所在潛師擣之破可必也帝壯其言而不能  
成化三年七月阿羅入孤山堡大掠子女而東孤山  
守將湯引績死之孤山在神木東八十里逼近河東  
沿河州縣皆震

成化中梁璟為都給事中璟字廷美崞縣人天順八  
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遷都給事延綏用兵合山西  
預征芻粟民相率逃亡璟疏陳其困得寬減畿輔八  
府舊止設巡撫一人駐薊州以禦邊不能兼顧璟請  
順天永平二府分設一巡撫以薊州邊務屬之令巡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三

撫陳濂專撫保定六府兼督紫荆諸關朝議從之遂  
為定制又極論趙輔西征稱病不戰之罪旋擢陝西  
左叅政西番入寇督兵斬其魁先後在陝十五年多  
政績孝宗嗣位命巡撫湖廣璟奏免武當山租歲貢  
黃精梅笋茶芽諸物及武當道士度道童加倍官月  
給糜費又奏中官陳英携道士三十餘人各領護持  
勅所至張威虐帝多見採納官至戶部尚書致仕歸  
卒

成化五年阿羅入河套詔王越帥師赴之河套在合

河關西北周朔方秦河南地土沃豐水草東距偏頭  
關三面阻河北拊榆林之背明初阻河為守自天順  
間毛里孩等三部始入寇然時出沒不敢久駐至是  
始屯牧其中毛里孩胤加思蘭李羅忽滿都魯相繼  
擾邊六年後歲常三四入殺掠人畜輒數百萬邊將  
擁兵坐視或俟其出而尾之輒虛張冒功有敗衄者  
罪止降調且多宥之嘗三命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  
征每以地濶事大為解越遣范瑾出神木諸堡自按  
榆林城為聲援皆以捷聞先是文臣視師者從大軍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三

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  
為腹心嘗選輕騎出孤店關俘敵潛進至威寧將與  
敵戰探敵累重所劫之或剪其零騎伺怠邀截用是  
多成功越言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劄歲為邊患腹  
裡道路曠遠難守北兵擾我河西乞命重臣統軍大  
舉上命侍郎葉盛往議河套事盛奏謂河套沙深水  
淺難以住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搜河套復東勝皆  
時勢所難惟以增兵守險為辭無復為久長之計矣  
成化中楊鼎代馬昂為戶部尚書上天同事宜疏云

山西新設威遠衛與大同相隣右衛三面幾四百里威遠三面僅六里難以種牧宜以隣近大同右玉林二衛餘里內西南各撥二十里東北各撥一十五里給威遠衛軍種牧又疏言陝西外患寇害內患流民寇害止邊塞流民則疾在腹心漢中流民數萬急之生變置之有後憂請暫設監司一人專領其事皆切於事勢鼎居戶部久再疏求去賜馳驛歸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役四人終其身大臣致仕有給賜自鼎始也卒謚莊敏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十四

成化六年遣朱永王越等禦敵延綏先是瑪拉噶雖求貢而屢犯延綏守將許寧擊退之尋復糾三衛入寇榆林大擾大同巡撫王越遣寧及楊信等連敗之至是破羅鼐與阿勒楚爾合別部伽嘉色凌博勒呼亦入據河套伽嘉色凌舊居土魯番天順間嘗遣使朝貢朝廷使往撫諭之已乃稍引而東與諸部相雄長遂竊入套中爲久居計延綏告急帝命永爲將軍以越叅贊軍務往禦之永至數以捷聞越等皆論功陞賞而敵據自如旣而帝以兵部尙書白圭言命廷

議大發搜套乃以武靖趙輔爲將軍節制諸路王越仍督師敵大入延綏輔不能禦夫幾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亦未有功

成化七年始立漕粟長運法初宣德間從平江伯陳瑄請立兌運法至是應天巡撫勝昭又變爲長運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兌日改兌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後數年命淮徐臨德四倉之米悉改水次交兌而官運長運遂爲定制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十五

成化八年預徵山西明年芻餉轉輸榆林謀搜套也時太原大祲所在騷然雷復撫晉上言自山西至榆林道路險絕民齋銀往輸市價騰涌不免稱貸償責多破產今民饑離困而應輸綾帛藥果等物不下萬計祈依例蠲除罷轉輸仍發帑賑贍并令民入粟授散官兵科給事中梁璟亦言山西預徵草豆每夫科銀或至二十兩歲旱民饑逃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日內已有三百八十餘家人心駭懼乞發帑補買以甦民困事下戶部議格不行按是時芻餉轉輸榆林均由合河津渡北出合河關南經孟家峪中由黑峪口

胥驛路孔道。嵐州實當其衝。至歲。祿民饑。而預徵來歲之賦。民力已竭。兼差役繁重。實有不能堪之勢。復臚情入告。拯民之急。為經國大計。史稱復繼李侃後。端恪守法。得軍民心。敗寇紅沙烟。再敗之烟寺溝石人村。尤深明將畧。非徒以煦煦為仁也。

成化九年。三部大舉。深入盡銳。西出而不備。東偏王越率輕兵出榆林。兩晝夜行八百里。直搗紅鹽池。初從榆林北紅兒山出境。晝夜兼行。涉白鹽灘。即定邊西北之白鹽池也。又北百餘里。探知賊老弱俱在榆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六

林西北之紅鹽。乃分兵為十覆。而身率寧玉張兩翼。直薄其營。伏兵又從後夾擊。大破之。焚其廬帳。而還。及寇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對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復居河套。間盜邊不敢大入。亦數遣使通貢。西陲得息肩者數年。按邊事之壞。起於邊將之畏葸。養癰成患。敵非逕敢深入內地也。北部貪財嗜利。伺間擄掠。飽則外出。使斷其歸路。邀而擊之。挫折其氣。彼棄輜重而亡。以為利。窺邊之念亦少息矣。無如邊將擁兵坐視。任其蹂躪。俟其出而尾之。或反虛張

冒功。而大將從大軍後。安坐受事。怯懦無能之概。盡入敵目中。由是往來馳騁。如入無人之境。入愈深。勢愈大。患至不可復制。乃復以搜套復疆為時勢所難。所謂舛也。越按兵榆林。遣將分巡。伺其怠而邀擊之。及敵已深入。乃率輕兵直搗紅鹽。覆其巢穴。使彼傷心。憐目懼而遠遁。此古名將所為。使由此振厲。安見不可阻河為守也。史稱越久歷邊陲。身經十餘戰。知敵情偽。及將士勇怯。常以出奇制勝。驅使材勇散財。如流水。故人樂為用。健將武校多出其門。或咎其貪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七

功附勢。以是坐黜。然越死而將餒卒。倚冒功糜餉。滋甚。求如越者亦不可得。日以退守為事。馴至陵夷。邊民無生人之樂。寇盜有日張之勢。至於千里為墟。而王嘉允之徒。蜂起西陲。蓋斯時已開其隙矣。通鑑輯覽注紅鹽池在榆林府西北。與寧府接界。白鹽灘即白鹽池。在定邊縣西北。成化十年閏六月。築河套沿邊牆堡。初。余子俊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為導。徑入河套。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於沿邊築牆。

置堡况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以成邊牆於事爲便時尙書白圭以民力困敝奏緩其役旣而寇入府谷縣西北之孤山堡復犯榆林據河套歲發兵征討卒無功八年秋子俊復言曰今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芻蕘煩內地若今冬寇不北去須備來年軍資約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請於明年春夏寇馬疲乏之時役運糧民夫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帝從之會王越襲虜紅鹽池患少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府谷東北之清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六

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牆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備巡警又於崖砦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懸射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三月而成牆內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餘石戰守有資工成於王越襲虜之後旣奪其氣又峻其防經營河套之上計也  
成化中吏科給事中程萬里言毛里孩等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今宜及其未

發早爲之所時不能行薛應旂曰萬里之言不行後無復敢爲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貽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大學士商輅等進續資治通鑑綱目初景泰中詔纂宋元綱目會英宗復辟事遂寢及帝卽位復命商輅等修之至是書成輅等奉表以進凡二十七卷帝爲之序

成化十一年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時與萬安同在閣帝怠於政大臣希得見安結中官戚畹上下壅隔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九

時頗懷憂每上言或留中或下所司多不見用時悒悒不得志屢請疾在告至是力懇放還不許未幾卒贈太師時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持正存大體有所論薦不使人知燕居無惰容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未幾商輅亦以汪直乞罷歸史稱時去輅歸於是時有獻媚以傾直不悅者士大夫益俛首寧直矣  
成化十二年秋七月黑青見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狸負黑氣夜入民家至則人昏迷徧城驚擾男女露處帝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頃之乃定帝于禁

中祭告天地以四事自責大學士商輅疏弭災八事未幾立西廠汪直使偵外事或南或北倏忽不測大臣多被戮人以爲黑青之應

成化十三年六月和碩大節分道入自大同東西分路西路歷威遠左衛駐營朔州副總兵姚信等不敢戰縱掠數日引去東路歷天城陽和駐營蔚州城西援泉十六年敵三萬騎寇大同連營五十里殺掠人畜數萬總兵許寧禦之兵敗以捷聞敵旣得利長驅入順聖川散掠渾源朔諸州山西巡撫邊備與叅將晉乘菟略卷之二十九 三

支玉等悉力捍禦乃去  
成化十三年增修大同興雲橋橋在縣東門外如渾河上亦名御橋元泰定元年重建更名興雲橋至是增修完固萬歷七年爲暴水所圯總兵郭琥因故址重築長百餘丈高三丈餘濶十餘丈下爲十九洞上翼以石欄規制壯麗自金迄元明以來屢葺屢壞橋孔凡二十有七其西二十有二石柱不壞東當水衝其柱皆木易壞乃採石宏山爲柱二十有四自上下流望之屹如砥柱然後以棧木甃石植欄楯表門闕

以次迄工通志如渾河在大同東北四十里出開山口與御河之水本屬兩源合而爲一歷府城東又南流與武周川合注於桑乾河水經注如渾水出涼城旋鴻縣西南五十餘里東流逕故城南東合旋鴻池水又東南流逕永固縣右會羊水水出平城縣之西苑外武周塞北出東轉逕燕昌城南又東注如渾水亂流逕方嶺又南至靈泉池又南逕北宮下又南分爲二一西出入北苑中歷諸池沼又南逕虎園東又逕平城西郭內又逕平城縣故城南夾御路南流逕

晉乘菟略卷之二十九 三  
蓬臺西又南逕皇舅寺西又南逕永寧七級浮圖西又南遠出郊郭弱柳蔭街絲楊被浦長塘曲池所在布濩一南逕白登山西又逕寧先宮東又南逕平城縣故城東自北苑南出歷京城內又南逕籍田及藥圃西明堂東又南與武周川水會又南流逕班氏縣故城東南流注於濕水  
成化十五年和碩由偏關至保德之王家寨副總兵王璽禦之偏關毗連保德與套部隔河璽以偏頭去太原遠請改分守爲總鎮不聽節制總兵駐老營副

總兵駐河曲移寧武道駐偏關分守岢嵐保德嵐興等州縣套部遇河凍由關南入保德擄掠村莊墜力禦之而去

成化十六年北部犯塞巡撫何喬新言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毋聽闖出犯者罪守將越明年和碩舉兵大入至河曲之楊勉堡沿河抄掠河東州縣皆震先是和碩縱掠寧朔總兵姚信等不敢戰至是入居河套雲擾近邊守備錢能敗其游騎而出沒不常無有能搜勦者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三

王越禦寇方略云灰溝營與清水營相離四十里偏頭關與延綏止隔一河本關除遊兵之外尙有堪戰軍馬四千於內選出一千聽候河西傳報聲息警急船隻一便一同渡河協助戰守大同遊兵亦選三千在大同左右衛或朔州操守相隔延綏止是四程一聞偏頭關灰溝營傳報挨次而進足可應援事綏卽同本處操守用省邊備延綏經久之策無出於此按邊防考河曲縣西北七十里灰溝營卽河保營距清水營四十里其北偏頭關與延綏隔河相望如越所

云偏關灰溝傳報朔州左右衛互爲應援冬月冰台調偏老等軍住守禦凍地當北部套部之交河西黃甫川清水營皆其住牧所也建將屯兵於此防其衝突斷其歸路使有所忌而不敢逞及至旣入而復縱之大將坐擁重兵至未敢一撓其鋒則其氣愈驕膽愈壯攫利之心愈很因而盤踞近邊寇抄不絕和碩之入居河套邊將實有以招之也

成化十六年王越襲韃靼於威寧海子破之時汪直怙恩用事思以邊功自樹王越朱永附之會延綏守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三

臣奏寇渡河入靖鹵越勸直奏請出師詔以永爲平鹵將軍直監軍越提督軍務越說直令永率大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至大同聞敵帳在威寧海子則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潛行至猶兒莊分數道進值大風雨雪晦冥進至威寧寇猶不覺掩擊破之斬獲無算永所出道迂不見敵無功而還越封威寧伯一統志威寧海子其西南舊有威寧城金時故縣也孤店關名在大同縣東北

成化十七年瓦剌因威寧海之怨復擁衆入山西巡

撫何喬新策其擾東路令參將支玉豫伏於河曲夾溝以待之寇至伏起大敗其衆支玉山西聞喜人按是時李侃於河保營置恒美倉參將統軍三千住守於此兵食皆足更設伏以待其來故無不勝也

成化十八年春罷西廠小中官阿丑工併優一日于帝前爲醉者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日但知汪太監也又爲直狀擦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越也帝欣然而笑稍稍悟會東廠尙銘獲賊得厚賞直怒

晉乘蒐略

卷之二一九

三四

其不先告已銘懼乃廉得其所洩禁中秘語奏之且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心始惡直時直越方在宣府以敵退請班師不許陳越居兵部代爲請帝切責之兩人始懼至是悉召還京營將士移直越鎮大同寵日衰言者交章請罷西廠許之尋罷陳鉞調王越鎮延綏降直南京御馬監罷西廠不復設中外大悅成化十八年韃靼寇延綏延及保德河曲府谷榆林葭州之境官軍分道擊敗之伊斯瑪音入寇指揮劉寧敗之於葭州西北之塔兒山巡撫何喬新指揮同

知支玉敗之於河曲西北之天空梁中驚千戶白道山敗之於府谷縣北之木瓜園總兵許寧敗之於榆林北之三里塔參將董升周璽敗之於保德西南下臨黃河之黑石崖時寇扼於邊牆不得出遂大勦明年韃靼復寇大同時伊斯瑪音已死其入寇者復稱小王子率兵三萬寇大同彌山漫野而來勢甚洶湧時總兵許寧欲持重俟隙遣別將劉寧董升與周璽相犄角寇大掠焚代王別堡王趣戰寧與巡撫郭鏜等營城外寇以十餘人爲誘太監蔡新部騎馳擊寧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三五

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會璽等援至寇乃退尋復入寧等掩其敗以捷聞方敵之焚代王堡也王使衆哭於轅門亦因許寧諸人畏避不前以官民予敵斯時三軍旣無以作其氣又以中官輕敵入伏致敗而靦顏報捷榆林之捷亦不可信矣成化間西北連年告警太原旱荒人饑相食張鼎知太原府申停歲辦料物免稅糧發帑轉粟開納米事例人慶更生又誅鋤強暴豪姓孟氏挾家人暴里中鼎按以法鼎師事河津薛文清與聞性命之旨在大



原數年雖遇兵荒民咸安堵一時稱治

成化十九年秋亦思馬因復入掠左叅將劉寧將兵三千遇之聚樂站西連戰敗之復敗之白登柳林又追敗之小鵝鴿谷叅將莊鑑邀其歸路戰於牛心山敵遂遁

成化十九年右副總兵周璽以偏頭去太原遠請改分守為鎮守又以鎮守不當聽節制易總兵銜先時和碩至楊勉堡抄掠而去至是復入人民驚擾不已遣將禦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成化十九年召陳獻章為翰林檢討尋乞歸獻章以舉人居檄召至京稱疾不試乃授檢討以歸屢薦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為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其所居曰白沙村學者因稱白沙先生

成化十九年曲沃令劉璣鑄鐵斛分引沸泉括地志絳水一名沸泉在縣東南二十里自絳縣流入徑景明山點崖瀑布而下轉流由石澗出名分水渠溉景明林交等六村田成化間鄉民爭水至是鑄鐵斛定

分數西孔六分北孔四分民訟始息水經注絳水出絳山東至塞泉奮湧揚波北注懸流奔壑十一許丈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望之極為奇觀矣其水西北流注於滄應劭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為言也

成化十九年七月寇入鎮兵戰不利小王子入宣大告急以朱永為鎮朔大將軍中官蔡新監其軍督諸將周玉李瓊等擊敗之亦思馬因大人大同總兵官許寧分遣副總兵周璽守懷仁寧與游擊董昇營西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山自將中軍擊之夏米莊敗績寧昇被圍數重幾陷亟發巨砲擊之敵多死圍乃解璽聞中軍失利亟還兵援夜遇敵乘勝前銳甚厲將士曰今日有進無退大呼陷陣敵少却久之短兵接臂中流矢拔鏃戰益急與子鵬及麾下壯士擊殺數十人會寧兵至中軍潰卒亦稍集敵乃退許寧等亦還

成化中命司禮監同三法司錄囚太監懷恩蒞其事自是每五歲內臣審錄以為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行之初成祖定熱審之例仁宗命閣臣會審

英宗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朝審至帝罷不行而巨  
大審所矜疑放遣嘗倍于熱審于大理寺爲三尺堦  
中坐齋敕張蓋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贖  
立唯諾趨走惟謹三法司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  
意不敢忤蓋自是紀綱倒置掃地無餘矣

明自己已變後寧武數被侵掠御史李侃奏宜置關  
屯戍寧武古樓煩地據兩關之中舊爲寧武屯至是  
因舊名立關郡國書曰寧武立關以寧化所隸焉堡  
凡十二東爲大河爲陽房爲朔寧北爲神池爲大水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三

口爲利民西北爲黃化嶺爲土棚爲義并西爲寧文  
爲二馬營西南爲西鎮而寧文實與寧武相爲犄角  
以扼西山之險嘉靖十三年都御史任洛自鵬窩梁  
至達達墩築邊八里二百二十步砌以石然自陽房  
口而西尙缺藩籬夫陽房西陘之隙漏爲朔州大川  
之衝通忻代嵐永諸路平衍夷漫敵雖擁數十萬騎  
皆可成列以進往年內敵寇內地率由于斯十八年  
都御史陳講以舊邊不可恃乃尋王野梁廢蹟修復  
之東起陽房經溫嶺大小水口神池蕎麥川至八角

堡悉築長城凡百八十里且築且劖土石相半外爲  
壕塹二十三年都御史會統謂邊墻高厚弗稱鴈門  
乃復增築之蓋三關中路之備于是稱壯焉

明自天順以來北兵出入無時抄掠不休切切於閉  
關守險設重門以禦暴邊有二重三重內外大小分  
道並列修築無虛日而邊事日棘顧祖禹考論周詳  
方輿紀要云山西鎮邊起保德州黃河迤邐而東歷  
偏關抵老營堡實二百五十四里大同鎮邊起鴉角  
山迤邐而東而北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鎮口臺實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三

六百四十七里而宣府鎮邊起西路之陽河迤邐而  
東北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實千二十  
三里共一千九百餘里皆逼近寇境險在外者也所  
謂極邊也山西鎮自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  
北樓至平刑關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定之境  
歷龍泉倒馬插箭嶺浮圖峪及紫荆之黃土口至沿  
河口約千七百餘里又東北爲順天境歷高崖白羊  
至居庸關約百八十餘里共二千六百餘里皆峻山  
層岡險在內者也所謂次邊也外邊之地有險易迂

直總而較之則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區  
老分而言之則大同之最難守者北路而宣府之最  
難守者亦北路也山西偏頭關以西百五十里守河  
爲險偏頭關以東百有四里則與大同之西路略等  
內邊可通大舉惟紫荆寧武鴈門倒馬龍泉平刑諸  
隘然寇山西多從大同入犯紫荆必從宣府入此外  
邊內邊唇齒之勢也翁萬達諸人日爲門戶計補苴  
不遺餘力以至議屯議戍議轉輸籌畫備至而患未  
已地利固不可專恃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一九

三

成化中發內帑數十萬折毀民居剏造佛寺蓋大鎮  
國永昌寺臺諫不言於是刑部員外林俊上疏言繼  
曠梁芳之惡上大怒下俊獄張黼論救并逮赴獄由  
是二人直聲震天下陳建曰萬安輩謀國失體而臺  
諫無一人言其非者時勢可知獨計一部屬林俊爲  
朝陽鳴鳳時尚書王恕言俊黼二人皆志在盡忠而  
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爲諱懷恩嘆曰天下忠義斯人  
而已初俊之下獄也事且不測獨懷恩叩頭諍曰自  
古未聞有殺諫官者臣不敢奉詔上大怒舉御硯擲

之恩免冠號哭不起上命扶出恩使人謂鎮撫司曰  
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俊獄乃  
解

成化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光自中天墜  
化白氣曲折上騰踰時復有赤星如椀自中天而行  
轟然如雷震帝頗懼詔羣臣陳闕失吏科給事中李  
俊率科臣上疏略云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幸  
千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  
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夫內侍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三

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十餘人一事而參  
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總領邊疆專大  
將之權援引儉邪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  
方物則多端責賂殺人者原債事者逃罪如梁芳輩  
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千紀奉  
使于外者悉爲召還用事于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倖  
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夤緣內臣則不得進  
其既進也非憑依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賈官彼以  
官鬻財無怪其賂受四方而計營三窟也如尙書殷

謙張鵬侍郎艾福杜銘南京尙書李本侍郎劉俊皆老而懦尙書張鎰大理寺卿田景賜南京尙書張瑄侍郎尹直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爲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衍之戲掾吏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國之租稅民之脂膏以飽姦蠹誠可惜也如李孜省鄧常恩輩尤爲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官毋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三

令汚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都城佛刹迄無寧工京營軍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願陛下重惜財力不急之役悉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爲名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畫圖製響珎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藉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陛下體天心之仁愛追錄貴倖鹽課暫假造寺資財移賑饑民俾苟存活

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奏入帝優詔答之降左通政李孜省上林丞太常卿鄧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爲民斥罷傳奉官五百餘人中外大悅成化二十一年督軍務余子俊請築長城五月都指揮顧綱以京營兵六千助竣其事并言威遠至朔州百七十里兵力不能相救且山西轉運必經之路宜於適中置所築城以通警急乃置井坪守禦所在州北六十里東至馬邑縣界十里西至九河堡四十里北至平鹵衛六十里築城周四里三百二十四步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三

高三丈六尺萬歷四年移朔州叅將駐此今日井坪城屬山陰路州志井坪所分轄井坪以下十城堡邊牆東起西路界西止了角山長三十一里零內屏鴈代東障朔應爲西路之險成化中總督余子俊言禦邊莫先設備設備在於添墩烽墩多設於邊境以時偵望今嵐興山梁間皆有土墩是也蓋山西瀕敵屯牧連野隄守失嚴變將隨至必相地形高聳足以遠眺者築立墩臺設軍戍守一旦有警晝則鳴炮夜則舉火庶警報易以飛傳兵

馬便於召集舊志載大同三路烟墩共二百三十五座蔚州並屬縣接邊腹裡烟墩共四十六座代州並雁門關烟墩共二十二座寧武關烟墩七座偏頭關三路烟墩共八十七座至是議添每城二里須墩一座以十人守之墩設二懸樓以便炮施非但瞭望得真砲石亦可以四擊蓋砲石所及不下里餘今以兩墩共擊一空無不至之理但兩墩相去其間一里砲石雖及豈能一一命中一墩戍守不過十人俱擊雖雄豈能使之必奔然邊塞父老至今歸功肅敏以爲一勞永逸敵數十年不輕南下勢之所值異耳要之速于傳報以知敵情虛實人之多少則烽堠之設何可已也顧人心玩愒瞭望欠嚴傳報或遲遂至失事使總戎者修葺坍塌俾其完固稽查督守預爲戒嚴則爲守邊防虞之助亦豈其微哉

李浩列傳浩字師孟曲沃人成化甲辰進士授都水主事陞員外郎奉勅清理畿內諸土田奪豪右侵占者還之民陞職方郎中爲尙書馬鈞陽所稱重委攝諸司章奏歷陞左右通政順天府尹時久旱疏論畿

晉乘蒐略 卷之二一九

三五

甸民疾苦事當罷行詔嘉納之轉工部右侍郎疏  
郊圻固封守革冗費修戰具數事多見採用嗣拜禮部尙書年老子告家居二十餘年著有南莊稿歸田集卒年八十有五諡莊簡子孫世有令德

成化中添築代州東北二關城城邑考州城洪武六年修築舊有西關至是增築東北二關城周八里有奇今州治在廣武故城之東東漢改廣武縣屬雁門郡三國魏黃初二年徙雁門郡南度勾注治廣武縣隋以太子廣諱改曰雁門曹魏治廣武今州西廣武故城也魏明帝移置廣武東古上館城內今州城是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三五

成化二十三年禮部侍郎邱濬進大學衍義補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止述修身齊家事而治國平天下闕焉乃博採羣書以補之至是表上其書既而濬以書中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下內閣議行之報可按史稱邱文莊性褊隘著書議論亦多偏激嘗譏范仲淹多事謂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聞者無不駭其言卽論賈讓治河三策亦未明達

事理然衍義補一書多有近理切實處不可以一言概其餘也

宏治元年二月帝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賣亂宸聽邪斥去之

宏治元年令民間食鹽俱收鈔各鈔關俱錢鈔兼收其後乃改折用銀而洪武永樂宣德錢積不用詔發之令與歷代錢兼用戶部請鼓鑄乃復開局鑄錢錢幣之興歷代遵用元世始終用鈔鈔始於唐之飛錢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三

宋之交會金之交鈔明初鑄錢與歷代錢兼行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通用錢七年始造大明寶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以金銀易鈔者聽逾年復設局鑄小錢與鈔並行兼立倒鈔法收昏鈔易新鈔量收工墨而民間重錢輕鈔有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由是物價湧貴而錢法益壞不行三十年乃更申交易用金錢之禁而民卒輕鈔至宣德初米一石用鈔五十貫乃弛布帛米麥交易之禁憲宗時鈔一貫不能直錢一文而計鈔微之民則每貫微

銀二分五釐民以大匠至是復設局鑄錢三錢各收其半無制錢即收舊錢二以當一制錢者國朝錢也時鈔久不行錢亦大壅益專用銀以運百貨鈔法自宏正間廢後有欲復鑄造用者以終不可行而不復議矣

宏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疏論官軍長運之苦明初大將軍徐達令忻崞代堅臺五州運糧大同此因元兵尙在近邊重兵駐大同運糧接濟饋運至大同而止事過即撤還非終年長運也改兌之令行而官軍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三

長運遂爲定制初海運輸北平永樂間始用舟入黃河抵八柳樹車運赴衛河輸北平與海運相參淮海運道凡二而臨清倉儲河南山東粟亦輸北平合計爲三運淮海運用官軍其餘皆民運自濬會通河尙書宋禮造淺船五百艘運淮揚徐兌糧百萬以當海運之數平江伯陳瑄繼之增至三千餘艘時淮徐臨清德州各有倉江西湖廣浙江三運糧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挽運自淮至徐以沂沭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漕軍以次遞運歲凡四

次可三百餘萬石名曰支運支運之法支者不心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運支通數年以爲衷益期不失常額而止由是海陸二運皆罷惟存遮洋船每歲於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糧三十萬石十二輪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輸薊州而已不數年官軍多所調遣遂復民運道遠數愆期宣德四年陳瑄及尙書黃福建議復支運法令江廣浙民運糧百五十萬石于淮安倉蘇松寧池盧安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三

徐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令官軍接運入京通二倉南陽汝寧懷慶糧運臨清倉開封彰德衛輝糧運德州倉後山東河南亦運德州六年瑄言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幾年誤農業令民運至淮安瓜州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北給與路費耗米是爲兌運民糧加耗視地遠近每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隸六斗北直隸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與軍運者止四斗如有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赴諸倉不願兌者亦聽其自運軍既加耗又給輕齎銀爲洪

開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事而民亦多以遠運爲艱於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運糧四百萬石京倉貯十四通倉貯十六臨徐淮三倉各遣御史監取土木之變盡留山東直隸軍操備蘇松諸府運糧仍屬民至瓦剌入貢乃復軍運天順末兌運法行久倉人覬耗餘入庾率兌斛而且多求索軍困甚成化七年乃有改兌之議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兌司倉者多苛取甚至有額外罰運軍輾轉稱貸不支此馬文升所以疏稱軍運之苦也一則造船艱費定例本部出料四分軍衛任三分舊船抵三分軍衛無從措辦皆軍士賣資產鬻男女以供之一則往來勞費正軍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餘丁充之一戶有三四人應役者春兌秋歸艱辛萬狀船至張家灣又僱車盤撥多稱貸以濟用其所稱貸運官因以漁利責償倍息而軍士或自載土產以易薪米又格于禁例多被掠奪今宜加造船費每艘銀二十兩而禁約運官及有司科官搜檢之弊庶軍困少甦詔從其議已而戶部尙書葉淇倡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三

改折之議臨德二倉江廣米三十五萬石折銀解京而倉儲漸耗矣迨後折銀愈多萬歷三十年漕運抵京僅百三十八萬餘石而撫臣議截留漕米以濟河工倉場侍郎趙世卿爭之言太倉入不當出計二年後六軍萬姓將待新漕舉炊倘輸納愆期不復有京師矣蓋災傷折銀本折漕糧以抵京軍月俸其時混支以給邊餉遂致銀米兩空故世卿爭之自後倉儲漸匱漕政亦益弛迨於啟禎天下蕭然煩費歲供愈不足支矣按明初開屯田中鹽以給邊軍餉餉不仰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姓待炊之食謂之何也洪之言曰折銀解京以爲軍用卒至銀米兩空備軍亦屬子虛用小智而不卹大體一誤再誤豈大臣謀國所宜然哉蓋惟知爲目前之利而忘日後之憂便一己之私而隳宗社之計由是言之計臣之誤國甚於諛臣之蔽聽也

宏治二年築崞縣利民堡堡在寧武關北八十五里嘉靖萬歷間增修周三里有奇東至朔州六十里北至老營堡九十里備兵使者駐焉所轄邊二百九里東起廣武界八岔堡西之神樹梁西盡老營堡東之地椒茆爲中路之要害堡東曰得勝西曰勒馬兩溝堡北曰蔣家峪堡得勝口有牛筋肢灣小道瑪苜蓿川俱爲寇衝蓋寇從大同威遠平虜而下卽攻麥川也又勒馬溝堡有赤谷村等冲嘉靖間寇每由此入犯興嵐一帶蓋堡境平衍無險可恃也邊防考利民堡與所轄得勝三堡分管邊四十里

宏治二年築崞縣八角堡堡在寧武關西北七十里西北至偏頭關九十里嘉靖六年展拓萬歷十五年增修周四里有奇堡北二十里有野豬溝堡爲最衝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四十二



東有乾柴溝堡又有長林堡在八角東北六十里嘉靖四十五年築東面靠邊三面長七十八丈初屬岢嵐後改屬寧武東去朔州界五里北去老營堡三十里近堡有暗門大莊窩石湖水口三處爲最衝蓋堡當南北孔道旁多蹊徑若寇從大同之乃河堡與西路老營之賈家堡犯五塞三岔諸處長林其必由之道也邊防考八角堡與所轄三堡分營邊四百里東西與大同老營接壤據山負險寇不易犯惟野豬嶺之兩山長林堡之左右平漫易于馳突不可不備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三

宏治二年山西按察司副使吳道寧整飭雁門等三關兵備創築寧武新城十三年巡撫魏紳展拓故城萬歷三十四年寧武道郭光復甄整築東西關城周七里一百二十步高三丈五尺下有塹門四舊名樓煩郡後名寧武所

國朝雍正三年改爲寧武府設縣四寧武縣附郭偏關神池五寨隸焉偏關縣舊址土城趨爲儋林郡北漢名韓廣嶺遼改置武寧縣後以其地突出雁寧更名偏頭關洪武二十三年改築於西原去舊址里許

後屢加展修周五里一十八步高三丈五尺東西南三門上建重樓嘉靖中甄整東南隅四百餘丈嗣復於東西南三面加厚丈餘整以磚建大小樓十三座又增修西南兩關水門築石隄以障水患神池縣始建土城爲神池堡嘉靖中都御史陳謙展築萬歷中甄整周五里七十二步高三丈五尺門三東曰迎曦南曰雄鎮西曰保障城樓三西北隅望樓一五寨縣本五寨堡總兵周尙文建萬歷八年甄整高三丈五尺厚二丈展築二里餘計周四里東南西門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三

明時敵騎北出雲西一帶首當其衝議邊防者必先及此本朝闢地萬里昔險今平置州縣理之雍正三年改右衛置朔平府卽前之王林衛內徙爲右玉林衛者城本土築萬歷三年整以磚周九里十三步高連女牆四丈二尺厚一丈五尺轄縣四右玉附郭朔州左雲平魯屬焉朔州古馬邑也秦始皇建搜神記秦人築城於武周塞城將成而崩數矣有馬走一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原城

基九里十三步北魏置懷朔鎮於定襄故城北齊徙  
今治洪武二十年指揮薛壽軒於坡高三丈六尺堞  
高六尺頂濶四丈基濶八丈周一千二百六十丈梁  
口三千一百三十五池深三丈五尺濶一十二丈周  
一千六百八十丈甕城四座各周一百八十丈敵樓  
一十二角樓四舖舍二十四烟墩四門四上有樓內  
外環以墻左雲縣卽雲川衛內徙卽左雲川衛者明  
初築城至永樂七年設左衛始完築甃包周十里一  
百二十步高三丈五尺池深二丈門三南拱辰西靖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四四

遠北控朔東倚山岡上建樓以便眺望外各建月城  
舖舍五十座歷加修築平魯縣明初爲老軍營成化  
十七年巡撫郭鏜題設平魯衛始築土城周六里三  
分高三丈女牆六尺厚四丈門三東曰東作南曰南  
訛西西成上各建樓外各爲月城北倚山爲固後建  
敵臺角樓四舖舍十五濠深一丈時甃甃東西二面  
相繼用磚石金砌繼築南關土墻形勢頗峻民賴以  
安

宏治三年田鐸爲蓬州知州鐸字振之陽城人成化

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奉詔振四  
川坐悞遺敕中語謫署是職州東南有江洲八十二  
頃爲豪右所據鐸悉以還民建大小二十四橋又鑿  
三溪山以便行者御史行部至蓬寂無訟者訝之已  
乃知州無寃民也太息而去薦于朝擢廣東僉事遷  
四川泰議不赴以老疾告歸正德時劉瑾矯詔言鐸  
理廣東鹽法簿牒未明逮赴廣未就道而瑾誅或勸  
鐸毋行鐸不聽行次九江卒年八十二矣

宏治初韃靼求貢小王子上書請修貢事自稱大可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四五

汗時朝廷方務優容許之自是與巴延蒙克王等屢  
入貢漸往來套中出沒爲寇

宏治二年以馬文升爲兵部尙書兼提督團營時承  
平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不時窺塞下文升嚴覈諸  
將黜貪懦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俟其門作  
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衛緝捕給騎士  
十二人衛出入文升因乞休慰諭之

宏治三年春三月令天下設預備倉每十里預積粟  
萬石及數爲稱職過者旌擢不及者罰之府州縣及

軍衛官視此升黜

宏治五年春二月減陝西織造絨氈之半巡按御史張文言陝西歲歉之後民病未甦司禮監近下帖子降圖式織造數百事並宜停止以其價振業貧民命減所織之半

宏治五年秋八月劉吉罷帝即位初吉與萬安尹直並為言路所劾至安直去吉終無去志至是諷令致仕初英宗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語以吉與萬安劉珝同在內閣尹旻殷謙周洪謨張鵬張瑩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四六

劉昭等長六部于君德闕失政事污濁俱無一語故以此譏之及吉為首輔言者攻之不已而吉自如人因呼為劉棉花以其耐彈也吉疑其言出下第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者不得復會試時適當會試期舉子已羣集都下禮部為請詔姑許入試後如令已而吉罷令亦不行吉歸踰年卒

宏治五年十一月停納粟例初成化末開納米事例賑陝西河南諸省饑及是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

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遇災歉輒行捐例人既以財進身欲其砥廉隅為循吏豈可得也帝即命止之

宏治間屯政廢壞屯糧日輕時屯田多為內監軍官占奪民皆逃糧遠遁明初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屯田之制曰軍屯曰民屯中書省請稅太原朔州帝命勿徵嗣言山西諸府屯田凡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十稅三詔且勿徵以紓民力又徙山西民屯鳳陽又因海運遼餉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下衛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四七

所軍民皆事墾闢矣其制移民就寬鄉民屯領之有司軍屯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糧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為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勸輸誅侵暴之吏又更定屯守之數臨邊險要守多于屯地僻處又輸糧艱者屯多於守屯兵百名委百戶三百名委千戶五百名以上指揮提督之大同迤北在在與屯屢覈各屯以征戍罷耕及官豪勢要占匿者減餘糧之半迤北來歸就屯之人給車牛農器免沿邊開田官軍子粒減

各邊屯田子粒有差景帝時邊方多事令兵分爲兩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種成化時宣府巡撫葉盛買官牛千八百並置農具遣軍屯糧收糧易銀以補官馬耗損邊人稱便自正統後監軍占奪屯田屯政弛廢而屯糧減矣至是屯糧愈輕有畝止三升者初永樂時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軍十九萬以屯軍四萬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邊外軍無月糧以是邊餉恒足及是屯軍多逃死常操軍止八萬皆仰給于倉而邊外數擾棄不耕明初募鹽商于各邊開中謂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四六

商屯迨宏治中葉淇變法而開中始壞諸淮商悉撤業歸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邊地爲墟米石值銀五兩而邊儲枵然矣楊一清議復開中不得請仿古募民實塞下之意招徠邊民以屯邊龐尙鵬王崇古先後區畫屯政甚詳然是時因循日久卒鮮實效給事中管懷理言屯田不與其弊有四疆場戒嚴一也牛種不給二也丁壯亡徙三也田在敵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猶欲按籍增賦非扣月糧卽按丁賠補屯糧之輕至宏正而極後雖屢議增復而屯丁逃亡者益

多沿邊屯地或變爲斥鹵沙磧糧額不得減而承種更無人矣

宏治五年令徙京富戶在逃者每戶徵銀三兩與廂民助役明初劉九臯言古狹鄉之民聽遣之寬鄉使地無遺利人無失業太祖採其議遷山西澤潞民於河北後復徙山西民於滁和北平成祖覈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嗣復選富民三千戶充北京宛大二縣廂長附籍京師日久逃竄定制逃者發邊充軍至是免解助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四六

役民間生育日繁戶口增至九百一十一萬餘太祖當兵燹之後戶口顧極盛其後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難兵起淮以北鞠爲茂草其時民數反增於前後乃遞減至天順間爲最衰成宏繼盛正德以後又減推原其故周忱謂投倚於豪門或冒匠竄兩京或冒引賈四方舉家舟居莫可踪跡也皆事之所有而要由政令張弛宣宗嘗與羣臣論歷代戶口以爲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戎殆篤論云

明時工部言山西交城產雲子鐵舊貢十萬斤繕治

兵器他處無有請復之初帝以民生甫定設所必重  
擾因罷不開洪武初山西吉州設所二太原澤潞各  
一併皆罷之至是復設交城冶而吉州以次復焉夢  
溪筆談子出使至磁州煨坊觀煉鐵凡鐵之有鋼者  
如麩有筋濯盡麵則麵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  
煨之十餘火每煨秤之一鍛一輕至累煨而斤不減  
則純鋼也雖百煉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明  
瑩青而且黑與常鐵迥異磁州鍛坊乃山西鐵也晉  
鐵多鋼可見交城雲子鐵亦猶是也通志齊綦毋懷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五  
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鋼  
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  
過三十札後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明駙  
馬都尉焦某取鑛鐵坑鐵製刀甚利此卽鐵之多鋼  
者山西之鐵也通志交城縣山產磁石可吸鐵亦名  
吸鐵石物以類從也明史食貨志山西五臺皆採銅  
皇輿全覽北漢五臺山僧繼容於柏谷置鐵冶取礦  
烹銀卽其冶建寶興軍山西陽曲西山有硫黃村人  
取礦置沙礶中以火煉之融注成黃歲採無定額淮

南子夏至硫黃澤蓋陽入地遇陰而成者硝取鹽渣  
煎煉遂成昔人言硫黃爲民用惟汾晉兼有之地氣  
使然也  
孝宗宏治五年更中鹽法初洪武時於各邊開中令  
商人募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儲以充成化中  
始以銀易米未著爲令至是召商納銀令運司類解  
太倉分給諸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直加  
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數百萬然赴  
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五  
宏治中鑿襄陵縣趙曲鎮馮溝渠襄陵爲平陽近邑  
平水出姑射之陽引灌民田自然之美利也馮溝渠  
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源出浮山縣界溉趙曲等里田  
六百畝有奇宏治二年張文佐因舊渠相地勢疏導  
趙曲鎮左有馮溝渠蓄暴水以溉田至是創開渠道  
民獲其利迨後四十餘年歲久弗濬古道堙塞水至  
橫流利息害生復因舊迹益加疏廣渠成利得襄陵  
縣志馮溝源出浮山界溉趙曲等里田二千餘畝爲  
永利

山西通志郭安興縣人有孝行任陝西衛經歷前後廬墓六年有白鶴旋繞之異又有諸生白孝古廬墓六年均奏得旌表又有監生康玉潔諸生王朝冕及兒朝冠親死亦以廬墓稱孝又有以義行稱者與人孫光勳年五十無子賈妾太原買得一妾知爲都司張某女張虧官帑八百兩以女售人勳惻然傾囊償之不告姓名而去後生三子桑梓土俗醇厚崇尚節義其行如此

金狀元劉海崇祀興縣鄉賢祠縣東關門題額曰狀元里通志載海科名官爵而未詳年號及讀元史劉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五

濬傳濬其先興州人曾祖海金進士第一人仕至河南府尹死於國難子孫遂家河南始得其蹟相傳縣南九十里沙蓬窰是其故居子孫遷洛故逸其事云張潤列傳潤字汝霖臨汾人宏治戊午解元壬戌進士授宜陽令累遷戶部都給事中時盜賊延蔓水旱流移請嚴紀律酌轉輸時賑恤廣招撫擢順天府丞尋巡撫順天盜警時聞公指授方略不爲患官至吏部尚書告歸年八十三卒贈太子少保諡恭肅

宏治中周經爲禮部右侍郎經陽曲人瑄子也瑄官至司寇洗冤濫賑饑民經繼起歷官中允侍孝宗於東宮講文章大訓太子起立敬聽孝宗立進太常少卿兼侍講至是擢任侍郎土魯番貢獅子不由甘肅假道滿刺加浮海至廣東經倡議却貢不與通靈壽奸民獻地於李廣戶部持不得經倡九卿疏爭卒罪獻地者嘗上言外戚家無功求遷無勞乞賞兼齋醮遊宴濫費無紀致帑藏殫虛宜大爲撙節近例預備倉積粟多者守令賜誥敕不次遷官遂致剝下干進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五

請如洪武間例悉出官帑平糶毋奪民財考績毋專以積粟爲能至清軍之弊洪熙以前在旗校宣德以後在里胥弊在旗校者版籍猶存若里胥則竝版籍而淆亂之宜考故冊洗奸弊災傷民乞省恤惜薪司薪炭約支數年災荒郡縣宜盡與停免四方顏料雜辦亦然此救民急務也帝多採納之八年災異陳奏斥戲樂廉草奏者經曰草出經手有罪罪經大同缺戰馬馬文升請太倉銀以市經言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毋相壓兵部侵戶部權非祖訓帝爲改撥太

僕銀給之趙瑄獻雄縣地爲東宮莊經劫瑄違制言定制間田任民開墾若因而籍之小民無以爲生卒予民內官傳旨索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持不與經剛介方正好強諫會星變自陳乞休許馳驛歸中外論薦者至八十餘疏咸報寢蓋宦官貴戚皆憚其直而問之也

孝宗宏治中楊一清總制三邊上言今河套卽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書

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修濬牆塹增設營衛兵備數事

宏治六年吏部尙書王恕罷邱濬與恕不相能恕考察天下庶官已黜而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恕屢爭不能得因力求罷不許太醫院判劉文泰者求遷官爲恕阻銜之文泰故往來濬家知濬忤恕因劾恕變亂選法且言恕里居時屬人作傳鏤版行之歷數先帝之失無人臣禮恕知文泰受旨于濬乃奏辨乞賜廷鞫于是下文泰錦衣獄訊狀詞果連濬濬亦疏辨帝心不悅恕乃貶文泰御醫責恕治名令焚所鏤版置濬不問恕遂連章求去聽馳驛歸恕數歷中外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書

論大不直濬  
五十餘年天下稱名臣必首推恕濬顧尼之由是衆  
宏治時孫璽爲扶風知縣璽字廷信代州人舉于鄉知扶風縣都御史藍章以略陽漢中要地舊無城檄璽往城之工未畢賊至縣令嚴順欲去璽拔刀斫坐几曰欲去者視此乃率寮屬堅守數日城陷璽被執大罵不屈賊斃殺之順逃去誣璽俱逃溺于江以他人屍斃璽子啟視非是訟于朝勘得死節狀贈光祿少卿賜祭于蔭順抵罪

宏治中孝義令張日昇疏勝水諸渠勝水源出恒岐山流至縣西六壁村古六壁城之旁曰勝水陂旌邑人元象之孝曰元象泊又北流爲行春川旌邑人鄭興之義曰義水孝義二水皆勝水也孝河逶迤於前義河匝繞於後下流分善利得利分利豐義紫金五渠堰溉田數百頃又吐京賈願陽泉板谷玳瑁諸渠諸水皆流入勝水陂縣西附龍渠下有三泉東流合板谷水入勝水陂縣西附郭諸村田皆引勝水灌田縣西七十里玉泉山泉如漱玉引流灌田有渠曰白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渠

宏治十四年敕擴修北岳恒山祠廟廟創自元魏太武帝太延元年景明初災唐武德間復建金天會大定間重修金末燬於兵元復建元末燬明重修明洪武中復建至是都御史劉宇以古廟陞度地中舉之陽建朝殿改古廟爲寢宮古廟在山巔邃若雷中空若窟兩翼山削如壁去殿五丈許左翼自前折而右如障不接右翼者裁丈許如箭筈爰建門焉門內建小廡廡前二丈爲殿臺臺陘不克容陞然結構窈窕殊類化工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渠

宏治間開榆次縣萬春等渠引洞渦水灌注處管甲口總渠名萬春渠分支溉地水繇和順壽陽來名涂河乃長流水也初縣民劉時敏等引洞渦水分流溉田李邱郝榮等十村均賴之凡溉田一百二十頃有奇成化已後通塞不常至後李村等民始開官甲口渠溉四營六村地二百二十頃有奇四營定有水程萬歷二十二年知縣史記事查晉府地冊四營每季定十八日居恒按季一週一週旱時四旬可復而四村俱得沾溉矣



宏治中上御經筵每於講官程敏政等皆呼先生而不名經筵罷名徐溥等至文華殿取羣臣章奏以次覽閱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叩頭賜茶而退程敏政有詩云日映恩曉殿深湛恩稠疊駕親臨褒衣紅濯天絲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清班居宦履漸驚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時得君王念苦辛

宏治八年定國子監生分撥歷事期初洪武中國子監設六堂曰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以課諸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五

生行積分法司業二員分爲左右各提調三堂凡通四書未通五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一年半以上文理調暢者升修道誠心又一年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乃升率性升至率性乃積分其法孟月試本經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季月試經史策一道判語二條每試文理俱優者與一分經優文劣者與半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業又命諸生于各司於六部九卿分習吏事謂之歷事又謂之撥歷其期以入監

年月爲先後送吏部選用超異者奏請上裁多撥顯官其常調者爲府州縣六品以下官已而進士日重監生日輕雖積分歷事不改初法而監生漸多淹滯撥歷或至十餘年之久景泰以後乃頻減撥歷歲月以疏通之每歲揀選優者輒與撥歷坐監有未及一年者及是監生在監者少而吏部聽選至萬餘人又不得官禮部尙書倪岳乃定議監生歷事依舊制須滿方准分撥由是諸生在監稍久而選人亦不致壅塞時林瀚爲祭酒十年饑銀歲以百計悉貯之官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五

次營立署舍師儒免僦居自翰始

宏治九年夏四月以周經爲戶部尙書經善爲釐剔宿弊時帝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略無所顧寬道緩征裁節冗濫虛冒苛切之風少衰經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累官至大農給事中魯昂嘗請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不節織造賞賚齎土木之費而欲括天下財是舛也經剛介方正好強諫雖重忤旨不恤宦官貴戚皆憚而疾之太監李

廣死帝得朝臣與餽遺簿籍大怒於是科道劾諸臣交通狀有涉及經者經上疏曰昨科道劾廷臣奔競李廣闖入臣名雖蒙恩不問實含傷忍痛無以自明夫人奔競李廣冀其進言左右圖寵眷耳陛下試思廣在時曾言及臣否且交結餽遺簿籍具在乞檢會否有臣姓名更嚴鞫廣家人臣但有寸金尺帛即治臣交結之罪斬首市曹以爲奔競無恥之戒若無干涉亦乞爲臣洗雪庶得展布四體終事聖明若令含汙忍垢卽死填溝壑且且不瞑帝慰答之正德三年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李

謝病去逾年卒七十一贈太保謚文端

通志廣昌縣迤北黑石嶺古飛狐道卽此昔人言戒備於兩關不若戒備於飛狐方輿紀要飛狐口在大同府廣昌縣北二十里其地兩崖峭立一線微通迤邐蜿蜒百有餘里地道記自常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常山峽號飛狐口酈食其說漢高距飛狐之口是也文帝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後漢建武十二年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盜邊詔王霸與杜茂治飛狐道堆布土石築起亭障自代

至平城三百餘里馬武代杜茂繕治堡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自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墩晉建興四年并州陷于石勒劉琨自代出飛狐奔薊歸段匹磾後魏太和六年發州郡五萬人治靈丘道自代郡靈丘南越太行至中山靈丘道卽飛狐道也武泰初葛榮據冀定諸州爾朱榮請發柔然兵東趨下口以躡其背而重兵當其前下口蓋指飛狐口唐武后聖曆初突厥嚙啜寇飛狐陷定州建中四年朱泚據長安李晟自易定西還出飛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李

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光化五年朱全忠使王處直以義武兵入自飛狐敗李克用於晉陽朱梁乾化二年晉王存勗使周德威伐燕東出飛狐後唐清泰末契丹助石敬瑭圍唐兵于晉安寨唐主命幽州帥趙德鈞自飛狐踵契丹後以救之德鈞固請由土門西入許之土門謂井陘也宋雍熙三年賀令圖與契丹那律斜軫戰於定西敗績南奔斜軫追及于五臺又敗明日蔚州陷令圖與潘美往救又敗于飛狐于是渾源雲應寰諸州悉没于契丹歐陽修曰西山道路

今委之於敵一旦敵以大兵渡易水而以奇兵自飛  
狐出西山諸口則吾腹背受敵矣劉源清言謹備飛  
狐誠以其地爲山北之襟喉出奇之秘要也今其地  
東走宣府西趨大同商賈轉輸畢集于此紫荆倒馬  
兩關恃飛狐爲外隘邊陲重地莫踰於此

宏治中寇犯大同守臣告急帝欲遣京軍援之謝遷  
曰邊備固急京師尤重不可顧彼失此遂止不遣大  
同密邇帝畿遷以京師不可空虛爲固本之道慮敵  
必出於此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宏治中王哲巡按江西所至恤民隱作土風又善斷  
疑獄民爲語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  
哲太平無休歇賢吏益民如此

宏治中大修襄陵縣飛虹橋邢雷記略橋在縣西南  
三十里義店聚南抵關陝北接京畿四通八達始築  
于故元丙辰懸崖巧構覆之以屋凌空騰起儼若飛  
虹年久倚傾巉壁立驚濤時至人皆病涉正統庚  
辰始一加葺迄今又踰數十年前工將墜縣尹慮其  
久而難治也乃戒於民通力合作踰月工竣開南北

通行之大道四方官民商賈往來輻輳不獨利在一  
方是爲記

宏治中御史馬文升言渾源廟址猶存故老咸言秦  
漢隋唐俱於山所致祭宋承石晉割賂之後遂祭恒  
山於真定曲陽縣以爲其地有飛來石不經甚矣乞  
行禮部詳考如臣言是行令山西大同巡撫官員斟  
酌工費於渾源州舊址立廟以祀北嶽撰文立石昭  
示將來因重建北岳廟於渾源州明一統志渾源州  
南二十里卽北岳也皇輿全覽漢置繁峙崞二縣俱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屬雁門郡後漢及晉因之後魏置繁峙郡隋爲雲內  
縣地唐分置渾源縣五代晉隨州入遼金置渾源州  
元以渾源縣省入州方輿紀要渾源州戰國時趙地  
秦屬雁門郡後魏爲高柳郡地屬神武郡隋屬雁門  
郡唐屬雲州金元皆爲渾源州明仍之州恒岳繁峙  
群峰回環控據深險東偏之保障也

宏治十年冬十月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是時小王  
子和碩諸部屢犯邊遼東宣大延綏甘肅俱被殘廷  
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吏部尙書屠

瀟以越名上詔復原官總制三邊軍務明年秋七月越襲小王子於賀蘭山破之小王子居山後久熟知路徑侵擾邊地越分兵三路進俱有斬獲日晡收兵回別伏道旁敵來襲復追殺至柳溝獲駝馬牛羊器仗千數論功進少保會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廣黨及越越聞憂恚卒越屢立邊功遂至封伯督兵既久健將武校多出其門賞予略無吝惜嘗一夕值大雪越故豪縱方圍爐飲諸伎擁琵琶侍一小校詞敬還陳敵情未竟越喜酌金卮命飲卽賜之卮語畢益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四

大喜指伎絕麗者立予之校感激所至爲盡死力越初比汪直旣耄復結李廣士大夫以其破敗名檢咸鄙之然自越死後將餒卒惰冒功糜餉滋甚邊臣竟未有如越者

宏治十一年始開榆次縣官甲口渠同萬春渠均灌各村萬春渠在縣西南三十里始開于元至正二十三年從自家崖引洞瀉水溉田分流溉二十八村堡田李村邱家堡郝家堡榮村高村韓村小趙西營等堡均受其利成化中因渠長致訟至是始開官甲口

渠分支溉地又偃武渠懷仁渠俱在縣西南二十里皆開于元中統元年又陳胡渠亦在縣西南三十里灌本村述巴村田開于中統四年又王村渠在縣南八里灌本村及張趙村田張慶渠在縣西南二十里灌本村及張義村田又永春渠在縣東三十里長寧村皆開于至正二年其開于萬歷元年者陽春渠也在縣南十里灌本村及南郭村寧家營田開於萬歷十四年者中郝渠也在縣東南七里開於萬歷二十七年者小東關渠也在縣南一里皆引大涂水皇輿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五

全覽大涂水源出縣東南百二十里八磚嶺下西北流至縣東南十五里合流村入洞瀉水經注涂水出陽邑東北大曠山涂谷西南逕蘿磬亭南榆次縣西南洞瀉津涂水注之萬歷中因涂水暴漲爲害築捍水堤一在榆次縣西南懷仁村東至衍武西至王郝一在縣南王郝村東至郝家墳西至馬村堡一在縣西南長壽村皇輿全覽洞瀉水在縣東十五里自壽陽縣西南流入又西經徐溝太原清源縣界入汾一名同過水通志榆次縣故塗水鄉王莽之太原亭也

水經武觀城盧諶征艱賦遙武觀之故郭問厥墮之遠近洞瀉水西過榆次縣南注又西南爲淳湖爲洞瀉津澤而涂水注之又木瓜水在縣東南六十里源出遼州舊平城縣木瓜嶺西流二十里經東南八磚嶺下合八磚水又西北入洞瀉皆資以引灌者

宏治十二年和碩入大同左衛大掠八日遊擊張俊遣兵三百邀其前復分兵三百應之而親禦於荆東莊依河結營擊却之又散騎七千餘入威遠衛遊擊王果及都指揮鄧洪等與戰大敗官軍九百餘人皆死命平江伯陳銳爲靖魯將軍充總兵官侍郎許進提督軍務往禦之注和碩舊史火節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五

宏治十三年六月和碩掠廣靈命工部侍郎史琳經略紫荆諸關及靈邱廣昌監塞和碩入大同掠應州及馬邑懷仁廣昌嗣復由懷仁入應州擄抄不已平江伯陳銳等不能禦詔保國公朱暉等佩大將軍印代之

宏治十三年六月和碩大節入西路歷威遠左衛大掠駐營朔州未幾自七里溝掠偏頭關又自七里溝

入至唐家會擄掠幾遍邊境騷然

宏治十三年移興縣至聖廟於北山下初廟在縣北山岡上地鮮開殿宇規模狹隘至是度地移於岡下平曠處審定今址時孝宗尊師重傅以宋儒楊時崇祀孔廟隆禮學校於是人知嚮學縣令馬林圖仰承德意表邑人白好古之孝尊師道立學式廓廟制度地所宜取材於南山之麓邑人康玉輸粟八百石襄其事經始於宏治十三年至十七年五閱寒暑落成規制大備其地負陰面陽峨峩山屏於後蔚汾水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五

環其前合河人文之鑰實啟於此明一統志興縣學舊在縣治東北元至元間徙城北山燬於兵明洪武十一年重建宣德二年增修宏治十三年移於北山下始廓其制

宏治十四年濬襄陵縣賈朱澗引澗水溉田澗在縣南三十里源出鄉寧界豁都峪相近爲洞子澗至是疏引溉賈朱等村田又西至王澗關良澗俱在縣西南四十里南澗在縣南三十九里隣近練溪渠接太平界溉劉村等田東入於汾縣東南三十里阡陌澗

源出龜山下溉小郭南梁鄧莊等村田又小石澗在縣東南三十五里源亦出龜山峪溉西鄧戶等村田六百餘畝又焦家峪澗在縣東南五十里源出卧龍山溉陶寺等村田五百餘畝縣北二里高石渠溉北水關等里田又李郭渠在縣北一里中渠在縣西南二里橫渠在縣西南五里皆引平水東入於汾宏治中鄒智領鄉薦第一智居龍泉菴掃樹葉焚之以照讀書至掇巍科馬上口占云龍泉菴內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太相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三

本色  
宏治十四年夏和碩及小王子連兵入寇復命朱暉帥師禦之先是小王子及和碩等復居河套至是以敵八千騎東駐遼塞下入長勝堡既而西歸復進掠延綏寧夏往來數千里所至殺掠殆盡命暉佩大將軍印統督劉寧等五將往禦及秋暉至寧夏敵已飽掠去乃以五路師夜襲敵巢于河套僅斬三級以捷聞未幾小王子和碩以十萬騎分道入寇散掠固原寧夏境戕殺慘酷齒脣徧野關中震動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究

宏治十四年十二月和碩等出河套詔朱暉往留京兵三千防禦以參將楊玉領之明年正月朱暉引兵還都給事中屈伸疏劾暉等西討無功班師甫命下尚未奉到詔旨而將士已入國門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減一渠魁如和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又不知幾萬萬也暉等宜論罪置重典不聽宏治中寇犯大同中官苗達貪武功勸帝出師帝將

從之閣臣劉健等委曲勸阻帝意猶未回召問大夏曰太宗時頻年出塞今何故不可大夏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公小違節制舉十萬眾悉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時璠亦同召從旁贊決帝遽曰微二卿朕幾誤自是師不果出

宏治十六年秋九月詔戶部覈議鹽法帝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嘗論及理財李東陽極言鹽法弊壞由陳乞者眾因而私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七

販數倍劉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孰敢為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戶部覈利弊且議以聞當是時健等三人竭誠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稱善時人為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帝寵任健等特甚三人皆賜蟒衣閣臣賜蟒自健等始

宏治十六年兵備楊綸建堡於偏關縣之草梁山

在偏關縣東北六十里東至水泉營堡二十里西至滑石澗堡三十里南至馬站堡四十里北至邊牆五里周三百八十四丈五尺增設守備中軍把總胥一員堡突出崇山直望三十餘里為沿邊傳烽之首萬歷二十九年增築周一里有奇沿邊楊家莊最衝邊外即鷓子溝一帶地也堡西滑石澗堡東至邊牆三里西至老牛灣二十里北至邊牆一里明宣德九年置萬歷八年增修周一里有奇邊口水門等處為最衝草梁溝次之邊外即白塔兒一帶地酋首駐牧堡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七

孤懸一隅咫尺虜境沿邊石磴紆迴寇每緣之以入犯至水門迤西即接河套出沒無時故多設堡以為備防也志云滑石澗堡南去偏關六十里北去邊六里西去大河二十五里  
宏治十六年御史曾大有浚涑水河八十里自南稍引而北懼其南決害鹽也通志涑水在猗氏縣南自安邑流入又西南入臨晉縣界水經注涑水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猗氏縣志水舊南逕解州北三婁里明時蒲州永樂鎮引洞水溉田山海經甘棗之山東

曰豬渠之山渠豬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皇與全覽永樂澗一名渠豬水在蒲州東南元和志永樂澗水源出條山經永樂縣二里入河蒲州志又州東南百里觀後村有容谷澗源出中條山寒谷泉南入河又玉泉澗在州東南百二十里南張村源出中條山玉洞泉南經永樂鎮引以溉田餘流入河

宏治十七年和碩入大同指揮鄭瑀戰死是時敵鋒甚銳邊將計禦不周輕敵致敗而賊氛益起

宏治十八年下戶部主事李夢陽于獄卽釋之帝頗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三

優禮外家皇后弟壽寧侯鶴齡建昌伯延齡並驕縱多犯法夢陽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累數千言末云壽寧侯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鶴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訕母后爲張氏罪當斬后母金夫人復泣懇帝帝不得已下夢陽獄尋卽內批宥出僅奪俸三月金夫人懇不已帝弗聽左右知帝護夢陽請母重罪而予杖以洩金夫人憤帝亦不許謂劉大夏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朕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帝遊南宮鶴齡兄弟入侍酒

半皇后及金夫人起更衣因出遊覽帝獨召鶴齡語左右莫聞也遂見鶴齡免冠首觸地自是稍斂跡按帝於金夫人之泣訴也姑繫之以順其意旋釋之以明無罪大義凜然不可奪顧謂劉大夏曰夢陽本內事關戚畹朕不得已而下之獄朕揣知左右欲責夢陽至死使朕受殺直臣之名所以卽令復職更不擬罪惻怛慈愛之意委曲周至而南宮之譴謫更足以褫其氣而奪之魄得事理之正劉健謂孝宗待臣下推赤心置人腹誠摯如家人父子而尤能通其意使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三

如所欲得御史陳茂烈以母老乞終養疏言慈闈衰邁夕照如飛君恩猶可再酌母年不可多得臣旣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則可憫母心尤可慮遂特許之亦本其孝思而推廣之也宏治十八年夏五月帝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卿輩輔導良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卿輩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欵獻受命翌日召東宮諭以法祖用賢遂崩冬十月葬泰陵謚曰敬皇帝廟號孝宗明史贊曰明有天下傳世十



六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於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明民物泰阜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宏治十八年諳達諸部悉衆南下屢深入太原境晉陽南北烟火蕭然巡撫陳講請以兵六千戍老營增設參將等官按三關形勢寧雁兩路在東西路偏頭當衝尤莫要於老營堡講議戍守於此曲費經畫然兵將率怯弱其健者僅能自守而已又開中法廢邊儲日虛而益無能爲力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七

宏治間小王子入居河套時犯神木堡擾及縣界居民震悸不寧沂水人楊光澤任興縣戍守調遣民樂爲用旋移調洪洞時兵興日久征調無時又積年災荒逋賦日積屢干吏議林縣人馬林圖至官嘆曰豈惟民之過哉撫御不時民視官如仇讐耳居六年寬徭平政民忘兵荒之苦前所逋悉輸之故爲政在得民也

正德元年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同罷初韓文以八黨用事令李夢陽草疏遂率諸大

臣伏闕以上疏入帝驚泣不食遣司禮中官王岳等至閣議遷欲遂誅之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健遷聲色俱厲惟李東陽語少緩王岳慨然曰閣議是具以健等言白帝明日有旨召諸大臣入事忽中變于是健東陽遷俱上章求去劉瑾矯旨聽健遷歸而獨留東陽健遷既退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乞致仕不允東陽祖餞劉謝欬歔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七

爲使當日出一語則爾吾同去矣未幾加東陽少師時有朝士矚亡投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迴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錢確庵謂詩意雋永切中西崖之病瑕瑜固不相掩也正德元年韓文爲戶部尙書文字貫道洪洞人韓琦後也生時父夢紫衣人抱送文彥博至其家故名之曰文成化二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宏治中累遷至戶部尙書文凝厚雍粹居常抑抑至臨大事剛斷無所撓武宗卽位文仍任司農時賞賚及山陵大婚諸

費需銀百八十萬兩有奇部帑不給文請賞賚分別給銀鈔稍益以內庫及內府錢帝不欲發內帑命文以漸經畫文持大體務爲國惜財盡罷諸不急費又條鹽政夙弊七事論殘鹽尤切詔下廷議文言鹽法之設專以備邊今山西饑寇方大入度支匱絀飛挽甚難奈何壞祖宗法忽邊防之重保定巡撫王璟請革王莊文請召民佃租輸內庫而盡撤中官管莊者中旨索寶石西珠文請屏絕珍奇以養儉德報可帝將大婚取戶部銀四十萬兩文連疏請得免四之一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三

文司國計二年力遏權倖權倖深疾之而是時青宮舊奄劉瑾等八人號八虎日導帝狗馬鷹兔歌舞角觥不親萬幾文每退朝對僚屬語及輒泣下郎中李夢陽進曰公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爲諫官疏劾諸奄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固爭去八虎易易耳文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縱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報國卽偕諸大臣伏闕上疏略曰人主辨奸爲明人臣犯顏爲忠况羣小作朋逼近君側安危治亂胥此焉關臣等伏覩近歲朝政日非號

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削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邱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嫫毘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此輩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蠶粉若輩何補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七

於事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以累聖德竊觀前古奄宦誤國爲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剛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泄神人之憤潛削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疏入帝驚泣不食瑾等大懼時內閣劉健謝遷等方持言官章不肯下文疏復入帝遣司禮太監李榮

王岳等詣閣議一日三至健等持益堅岳素剛直獨  
曰閣議是是夜八人環泣帝前帝怒立取岳下詔獄  
而外廷固未之知也明日文倡九卿科道再請闕固  
爭俄有旨宥八人不問健遷倉皇致仕去八人各分  
據要地瑾掌司禮時事遂大變瑾恨文甚日令人伺  
文過踰月有以偽銀輸內庫者遂以爲文罪落職二  
年三月榜奸黨姓名自劉健謝遷外尙書則文爲首  
餘若張敷華楊守隨林瀚等凡五十三人列於朝堂  
文子高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文出都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七六

門乘一騾行李一車宿野店而去瑾恨未已坐以遺  
失部籍逮文及侍郎張縉下詔獄數月始釋罰米千  
石輸大同尋復罰米者再家業蕩然瑾誅復官致仕  
世宗卽位遣行人齋壘書存問賚羊酒令有司月給  
廩四石歲給役夫六人終其身復加太子太保廕一  
孫光祿寺署丞嘉靖五年卒年八十有六贈太傅謚  
忠定

正德元年額森以五萬騎攻大同趨朔州侵馬邑大  
掠而還明年秋額森連營數十入宣大塞總制叢蘭

告急命太監張永督宣大延綏兵都督白玉爲大將  
協蘭守禦已寇至平魯城南蘭等預置毒飯於田間  
如饑餉而設伏以待敵至中毒多死伏發合擊敗之  
正德元年遣官祀名山大川太常少卿喬宇承祀霍  
邑中鎮方輿紀要中鎮廟卽霍山祠也唐初建洪武  
間有正號御製碑劉祁中鎮霍山廟記神之廟侈於  
唐貞觀間歷代增修爵則先公後王公曰應聖王曰  
應靈起唐開元迄宋政和承祀無替金以季夏土王  
日登中鎮霍山歷代卽位之初遣官致祭以爲常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七六

奉祀記其事云孟夏至趙城趨中鎮由峪口八十五  
里至鎮下其形勢可伯仲於五嶽冢秀而翠翼拱而  
隋廟在山麓廟外皆本山分脉合抱以繞其前有古  
松數株高數丈槎枒詭怪如青幢鉄幹枝望東向憶  
先祖侍郎嘗於景泰元年以吏科給事中分告卽位  
于此越今將六十年余又叨承前役以告陪祀之參  
政汝栗來僉事伯毅二君皆嘆曰奇哉祖孫之相輝  
也遂服元衣祭冠肅拜于殿下以天子令告訖篆今  
告女於石余欲登其巔去廟尙三十餘里棘莽羅密

畏不敢登古稱霍山多珠玉今不知處所矣字性奸山水桑梓佳山水足跡皆遍霍雁門五臺恒太行中條河汾間所在皆有題詠嘗陟太華絕頂遇虎僕夫皆驚仆字端坐不動虎隨帖尾去其鎮定類如此

正德中王源爲四川僉事源五臺人時曹弼糾衆與大盜藍廷瑞合寇川南北源行部川北會藍廷瑞鄧本恕等掠通巴至營山源率典史鄧俊禦之皆被殺贈源副使廕其子

正德中段豸爲棗強知縣豸字世高澤州人起家進

士正德中授兵科都給事中謫棗強令流賊至連戰却之及城陷中四矢一鎗瞋目大呼殺賊而死賊屠其城

正德元年冬十一月劉瑾既逐韓文又憾李夢陽代文章疏矯旨謫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旣而瑾復撫他事下夢陽獄將殺之夢陽與修撰康海素以詩文相倡和獄中書片紙出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與瑾同鄉瑾前詔致之海不肯往因夢陽故遂謁瑾瑾大喜爲倒屣迎海因詭詞說之夢陽遂得

釋後瑾敗海坐黨落職而夢陽起爲江西提學副使復以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訐奏罷官久之乃卒夢陽才思雄鷲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與海及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皆以詩名當世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爲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爲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云康海字德涵武功人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邊貢字廷實歷城人王九思字敬夫鄆人王廷相字子衡義封人李攀龍字子鱗歷城人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

正德二年劉瑾矯旨杖戍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道死初源以靈霧時作言此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切劉瑾怒矯旨杖三十釋之源又言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豫防蓋專指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爲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也矯旨又杖六十謫戍肅州在道以創卒初源父瑄在天順初以忠諫名天下及是源以

小臣抗節尤爲士論所重云

正德三年逮前兵部尙書劉大夏於獄成肅州初大夏在兵部劉宇爲大同巡撫宇私市善馬賂遺權要大夏於宴見時言之宇聞深憾大夏及是與焦芳譖於劉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遂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獄瑾欲坐大夏激變論死閣臣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激變瑾謾罵曰卽不死可無戍耶瑾亦誦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之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徒步荷戈至大明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全

皆然彬亦止他權幸有求則曰俟若奏卽子禁軍攫民物與尙書喬宇設法禁制故駕駐九月南京不大困者天叙與宇力也累進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寇入固原擊敗之斬首百餘又討平大盜王居等累賜銀幣會歲祲乃請蠲租稅發粟賑饑民歷兵部右侍郎卒家貧喪事不具天叙在太學時嘗聞父疾馳六晝夜抵家父病亦瘳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全

正德三年置黑石嶺堡嶺在廣昌縣北五十五里石黑坂峻嶺上屬蔚州距蔚七十里南距廣昌縣六七十里兩山對峙巖壑深峻形勢考距飛狐之口則常山之險全楊嗣昌飛狐口記北至蔚南至廣昌中有古飛狐道近蔚三十里名北口卽飛狐口山如兩翼分張皆北向而色紫黯如古鐵形豎削如指掌奇險也

正德三年小王子寇延綏尋犯花馬池總制尙書方寬帥師禦之頗有斬獲敵伏兵突出寬中流矢死正德四年夏四月王鏊罷劉瑾橫彌甚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旣而漸不能救遂力求去疏三上許之鏊

博學有識鑒少善制舉藝爲當世所宗後數典鄉試程文冠一時取士尙經術陰詭者一切屏去文體爲一變明代舉子業最擅名者前則王鏊與唐順之後則歸有光胡友信天下並稱爲大家鏊歸後家居十五年屢薦不起及卒贈太傅謚文恪

正德中楊一清總制三邊以寧夏花馬池要害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卽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奏上批可遂興築邊牆刻期完功劉瑾憾一清遂乞休上逮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一清究邊費王鏊李東陽力救之放還

正德五年叛盜劉六劉七自河南入山西復自西東踰曲周所在擄掠縱橫數千里殘破州縣以百數時賊有趙鏊者本霸州文安諸生六等亂起挈家匿水渚中賊至驅之登陸將汚其妻女鏊故有膂力格殺二賊賊聚執之遂入其黨與六等俱爲賊魁鏊有計智羣盜專事淫掠鏊獨勸其黨無妄殺移檄府縣約官吏師儒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橫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及入泌陽燬焦芳家掘其先塚芳遠匿束草

爲芳像寸裂之曰吾爲天下誅此賊按焦芳助瑾稔惡滿盈已極凡瑾所爲皆芳導之而不與瑾俱戮得以良死猶未愜於人心至是燬室掘塚束草寸磔雖未明正典刑而至不容於盜賊之手人之類亦滅矣正德五年六月前吏部尙書馬文升卒文升歸後劉瑾以朋黨除名及是卒史稱文升有文武才朝端大議往往待之決功在邊鎮外國皆聞其名然其志存社稷憂國憂民惟國計民生爲急晚年念齋醮未罷傳奉未除上言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懼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畿民之艱窮禁奏討有碍之地又言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煩皆切於事情不務爲包荒而思裕父之蠱老成謀國非當時諸君子所能裨補者矣

正德五年劉瑾伏誅初監軍張永征西楊一清深與相結知永與瑾有隙密與畫策請誅瑾永勃然起曰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意遂決乃歸獻俘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鑪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俛首曰奴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緩

則奴輩皆蠶粉陛下安所歸乎馬永成等亦助之遂縛瑾菜厥明日帝出永奏示內閣下瑾獄帝親籍其家得金銀數百萬珠玉寶玩無數并袞衣玉帶甲仗弓弩諸違禁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帝大怒曰奴果反命百官會鞠午門獄具詔磔于市怨家爭購其肉生噉之二漢及張文冕等俱就戮張綵獄斃磔其屍焦芳止除名二漢臨刑曰我固當死第吾家所爲皆焦芳與張綵耳今我與綵皆處極刑而芳獨宴然豈非冤哉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六六

正德五年築繁峙縣平刑關嶺口堡堡在縣東一百四十里路通靈邱縣本名瓶形寨宋沈括曰飛狐路有道從倒馬關出却自石門冷水鋪入瓶形枚回二寨間可至代州是也堡築于關口去雁門關二百三十里東至靈邱不過九十里北出大寨口至渾源州亦九十里南至直隸阜平縣二百里邊防考堡始築于正德中嘉靖萬歷間增修周二里有奇自此而西二十里曰圍城子堡又西北二十里曰大安嶺堡又西北二十里曰車道口堡大安堡南六十里曰沙

間驛又西南至縣凡四十里木關爲東路之門戶東控紫荆關轄雁門與團子城等堡分管內邊一百二十四里關北平安窰及大安嶺一帶俱係寇衝嘉靖二十年寇由此越寨而出增設官兵戍守後每由此入犯繁峙代州保禦爲切

正德五年流賊犯翼城前哨至蒙城距運城百餘里御史胡集丁萬餘督修城五日畢後獲奸細黃狗子云齊彥明實欲犯運城以有備不果

正德六年小王子入犯沿邊諸堡山西盜起流賊楊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六七

虎等引衆數歷榆次蹂躪旁縣時太原流賊內訌外禦北兵西防套部兼比歲不登數百里村落爲墟越二年復從偏頭入由寧武而東掠寧化別由陽方口深入陽曲灣太原大震時太原諸屬有黑青見乘暗傷人民間夜燃火擊金鼓以禦兩月化白雲蔽日西去岢嵐南川口天雨小魚食之殺人陰盛異變水不潤下之徵是年置永興堡於河外敵嘗據龍霸山絕偏關餉道故置堡於此

正德六年流賊楊虎等陷遼州城遼陽不守賊復自

十八盤還破武安地形志遼陽有黃澤嶺在州東百二十里十八盤山路通河南武安縣十八盤東北一徑盤旋有十八轉卽黃澤關也齊神武就食山東自晉陽出溢口又自鄴入溢口擊爾朱兆於晉陽卽關東西轉折之道時賊已陷遼復自十八盤還破武安東西趨便失險不守之故也

正德六年五月六日東賊自青兗彰德西上太行至潞州之西火鎮居民走匿山林賊散兵搜索驅婦女數百人有趙氏女賊擁致上馬女曰我良家子死則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八六

死誓不受辱則投地如是者三賊見其美不肯殺脅之刃女舉止自若罵賊求死賊怒矢落一目罵愈厲斷其左臂而死程氏者焦相妻賊牽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程曰吾有夫寧就死不汝從也遂仆地不起賊強拽之程仰面臂著地曳半里許膚肉綻裂血流滿道罵賊不從賊殺之袁氏女年十六歲與程同爲賊獲見程氏死亦不肯行賊好言慰誘之罵而不從被殺平氏者王川妻賊迫之行見路傍一井謂同行婦女曰吾志得以遂矣抱幼女投井而死賊又自西

火南抵趙城北旋至遼州歷州十餘自五月初六日至六月四日出境未及一月四女之外不從賊死者尙有二十八人而四女之死趙女程氏烈節甚偉袁女幼年亦能慨然於生死之際甘冒白刃而無少回屈王雲鳳序其貞烈倡和之形而喟然曰潞州四女之多賢固如是耶近世士大夫習於阿諛軟熟以詭隨污合爲通才一遇秉正守介之士指爲怪異不祥之物靡焉成風莫或自振虧閑爽操廉恥衰微豈意窮鄉下邑閨閣弱質乃有知節義爲美而挺然各行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八六

其志不與衆同若四女者哉是時賊中從來婦女不啻四五百人皆金珠錯落羅綺熒煌揚鞭笑語略無覩顏所驅數百人者亦俛首莫敢出一語四女平日非有姆傳教訓之素世家薰染之風一旦事起倉卒獨能却足於羣趨共赴之時塞耳於飴言甘語之誘閉目於腥刀血鏢之威必求一死之爲安非其天資高潔確有定識安能烈節如是凜凜不易所守哉按史稱賊起山東二年往來三四千里所過擄掠婦女完節者寥寥罕聞何三晉婦女之多賢而潞州四女



尤爲絕特耶昔人言唐魏無淫奔之詩風教固殊豈山川風氣使然抑所以預養其廉恥者爲已久也彼其心惟求一死懼少緩其死求死而不可得故憤詈以激其怒而速之死誠有所內斷於心而不惑非能勉強矯厲於倉卒也視彼濡忍不決以辱其身者相去幾何雖古烈士無加於茲矣通志四貞墓在長治縣東南祠近西火鎮奉命旌四貞有司歲時致祭興縣羅峪村李氏李君璵之姑也君璵少浪蕩父且死密出三千金付其姑曰璵後若改行予之否則與昔乘菟略卷之二十九 卒

喪畢舉忍餓無他志學正劉崧言於知州馬暉贖其女厚恤之年七十五乃卒又樂平人胡貴貞生時父母欲不舉其隣曾媪救之歸與子天福同乳欲俟其長而配焉天福年十八父母繼亡家甚落貴貞父將奪以姻富家女曰我鞠於曾婦於曾分姑媳恩母子可以饑寒棄之耶乃依從姑以居葦舍單淺外人未嘗識其面其兄乘天福未婚曳以歸出視求聘者金寶笄飾女知不允潛入房縊死按詩國風唐魏無淫奔詩帝聖所經之地風教固殊閨門王化之始至性晉乘菟略卷之二十九 卒

義子錢寧以進未幾大得幸寵在寧上寧心忌之彬欲藉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言官交諫大學士李東陽疏陳十不便皆不聽于是調四鎮兵入京師號外四家軍彬兼統之帝別令羣闖善射者爲一軍與彬等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譟聲達九門又作東西官聽於禁中視團營命內官義子分領之帝時臨閱名曰過錦

正德七年十二月李東陽罷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之東陽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以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左三

文章領袖縉紳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獎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率粲然有所成就初與劉健謝遷請誅劉瑾及健遷去而東陽獨留氣節之士多非之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籍東陽得書俛首長嘆而已然方逆瑾肆虐時潛移嘿奪保全善類天下亦陰受其庇云致仕四年卒贈太師謚文正

正德七年十二月總兵神周敗績於代州之圻子塢守備周鏞戰歿死者甚衆九年由陽房口入至太原

出石峽口擄掠之慘視前更甚

正德八年王瓊進戶部尚書瓊字德華太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進郎中出治漕河三年贖其事爲志繼者按稽之不爽毫髮由是以敏練稱改戶部歷河南右布政使正德元年擢右副都御史督漕運明年入爲戶部右侍郎至是進尚書瓊爲人有心計善鈎校爲郎時悉錄故贖條例盡得其斂散盈縮狀及爲尚書益明習國計邊帥請芻糗則屈指計某倉某場庾糧草幾何諸郡歲輸邊卒歲採秋青幾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左三

何曰足矣重索妄也人益以瓊爲才十年代陸完爲兵部尚書時四方盜起將士以首功進秩瓊言此羸秦弊政行之邊方猶可未有內地而論首功者今江西四川妄殺平民千萬縱賊貽禍皆此議所致自今內地征討惟以蕩平爲功不計首級從之帝時遠遊塞外經歲不還近畿盜竊發瓊請於河間設總兵一人大名武定各設兵備副使一人責以平賊而檄順天保定兩巡撫嚴要害爲外防集遼東延綏土馬於行在以護車駕中外恃以無恐孝豐賊湯麻九反有

司請發兵勦瓊請密敕勘糧都御史許廷光出不意禽之無一脫者四方捷奏上多推功瓊數受賡賚寵遇冠諸尙書十四年寧王宸濠反瓊請敕分道防扼奏上帝欲親征持三日不下大學士楊廷和趣之竟下親征詔令瓊與廷和等居守先是瓊用王守仁撫南贛假便宜提督軍務比宸濠反書聞舉朝惴惴瓊曰諸君勿憂吾用王伯安贛州正爲今日賊旦夕禽耳未幾果如其言瓊才高善結納厚事錢寧江彬等因得自展所奏請輒行其能爲功於兵部者亦彬等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告

力也陸完敗代爲吏部尙書瓊忌彭澤平流賊聲望出已上構於錢寧中澤危法大學士楊廷和亦以誅賞多取中旨不關內閣弗能堪世宗入繼與言官交劾瓊繫都察院獄廷臣雜議坐交結近侍律論死改戍桂募復言瓊前攻廷和故廷臣羣起排之帝乃復命瓊以兵部尙書代王憲督陝西三邊軍務土魯番據哈密廷議閉關絕其貢已四年至是以數戰失利獻還哈密求通貢乞歸羈畱使臣瓊連疏請撫納詔還番使通貢如故而北寇常爲邊患殺部餉主簿張

文明以數萬騎寇寧夏又犯靈州瓊督遊擊梁震等擊敗之又集諸道精兵三萬按行塞下寇聞徙帳遠遁諸軍分道出縱野燒耀兵而還瓊募罷政諸効瓊募黨者咸首瓊乃令致仕俄寢前詔遣慰諭會番大掠臨洮瓊集兵討籠板爾諸族焚其巢踰歲復獵境上陽欲東瓊令備其西寇果入大敗之諸番蕩平召瓊爲吏部尙書花馬池有警王憲請發兵瓊言花馬池備嚴寇不能入大軍至且先退徒耗中國憲竟發六千人比至彰德寇果遁明年秋卒官贈太師諡恭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告

襄按史稱正嘉間瓊與彭澤並有才略而更相中傷亦迭爲進退瓊尤險忮公論不予其在本兵時著績頗多及督三邊人以此楊一清瓊與一清俱負才略著績邊陲有人倫鑒鋤奸定難因以成功亦俱任智數而瓊尤權譎瓊明習國計芻糗供輸如數在邊戎備甚飭蕩平西陲綽有過人之才安邊之略然其志惟務進取功名之心過盛則以矜伐流爲忮忌而惡人之出其上至不擇所與以求濟所欲得爲士君子所不貴明史贊瓊督三邊似一清一清似姚崇一清

姚崇一清遜於崇而瓊之智術不遜於一清也

正德七年霸州賊劉六劉七等盜掠山西劉六名寵

劉七名宸聚眾西奔至陽城縣東巷等村民以鐵

鍋排列衢巷登屋用瓦擊之賊不能入引去

正德八年火篩掠渾源嗣復寇應州大同兵出擊敗

其眾敵始去

正德八年升賞大同大鵝鵠峪口等處有功降亡官

旗馬冕等一百六十四人有差雲中志大鵝鵠峪口

在懷仁縣縣志縣西境羣山聯列自大峪口西北有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七

王平墩蘆子墩石井墩鵝毛口墩又北數里有窩窩

寨墩皆在山之東麓自大峪口西出有蓮花墩自此

而北有寶峰山墩劉元墩張家疙疸墩自鵝毛口而

北有醜崖懷墩長流水墩四老溝墩皆在山之西麓

與鵝鵠峪皆屬地險昔時戍守要地

正德九年築繁峙北樓口堡堡在縣東北百二十里

嘉靖萬歷間增修周四里有奇備兵使者駐焉所轄

邊二百五十三里東起平刑界石窟西抵廣武界東

津口皆近腹裏山南層層茂林為內地障蔽堡地勢

寬平田土饒沃然東有正谷口西有白道坡俱為衝

要堡東三十五里曰凌雲口堡東南接大安嶺凡百

里其西三十里曰大石口堡北去應州止三里宋楊

業自雲應引還欲出大石路入石碣谷以避契丹兵

鋒處也其北又有石跌路乃西趨鴈門之道

正德九年添設邊備於大同聚落高山二驛各添設

守備官一員防守十年設守禦千戶二所於聚樂高

山堡十二年駕駐大同左衛城命諸將分布要地遼

東叅將蕭澤軍聚樂堡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七

正德九年築繁峙之小石口堡堡在縣北大石口西

五里萬歷二十八年增修後又增築北關今城周二

里有奇其西六十里為馬蘭峪堡北去山陰縣三十

里其西十里即代州之峪堡也邊防考小石口轄凌

雲大石茹越馬蘭等四堡分邊一百有六里堡東廬

森嶺土衛衛白道坡牛巢峪等處山谷平漫易於衝

軼蓋要地也

正德九年流賊楊虎等引眾數百歷榆次境攻旁縣

流賊蹂躪平陽澤潞霍山韓侯嶺諸地至榆次南三

十里聲音犯井陘後忽東往八縛嶺轉抵遼州遠近  
相傳賊問道有赤衣人指往八縛云

正德間聞喜縣合濬洮水引溉民田通志洮水出絳  
縣黃嶺山煙莊谷出谷卽入縣界經義亭等里與陳  
村峪水合宋熙寧中嘗開濬溉田至是縣令王琳重  
濬名王公渠嘉靖三十九年知縣羅田又濬名羅公  
渠分爲四道一溉東外等村田名第二堰一溉喬氏  
等村田名第三堰一溉謝侯等村田名第四堰一溉  
東下呂西下品田名第五堰左傳昭元年臺駘能業  
番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三

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水經注洮水東出清  
野山世人以爲清襄山也其水東大嶺下西流謂之  
哈口又西合涑水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  
以縣爲洮亭

正德中鄭本公爲監察御史本公朔州人正德九年  
進士歷官至御史武宗不豫國本未建本公請正位  
東宮繫天下望不報世宗嗣位乾清宮成由文華殿  
入居之本公上言事之可思者有六是宮八年營構  
始成陛下居安思危當遠羣小節燕遊重妃配廣繼

嗣慎終如始求言訪政遠貨色惜財力永鑒于先朝  
帝嘉納之帝欲加興獻帝皇號本公力言不可又欲  
考興獻帝立廟禁中本公偕同官力爭帝怒責其朋  
言亂政三年以席書爲吏部尙書召張璉桂萼入京  
本公偕同官四十四人連章言萼首爲亂階璉再肆  
欺罔黃綰黃宗明方獻夫席書連彙接踵尙書之命  
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罷再頒大臣因此被逐言官  
由之得罪雖往日瑾彬之流毒不若是酷也不納等  
以疾請旋謝病歸會薦召用不赴卒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完

正德中張文明巡按陝西文明字應奎陽曲人正德  
六年進士擢御史巡按遼東至是移按陝西中官廖  
堂貪恣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大恨十三年  
車駕幸延綏文明馳疏諫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  
導非亟宜行誅朝臣匡救無聞亦當罰治帝不省旣  
而文明朝行在諸權倖扈從者文明裁抑之所需多  
不應司禮太監張忠等譖於帝言諸生毆旗校文明  
縱勿治帝怒命械赴京師下詔獄言官交章請宥不  
報比駕旋命執至豹房帝將親鞫文明自謂必死及

見帝命釋之謫電白典史時劉瑾雖誅佞倖猶職中外諫官被禍者不勝數文明止于貶謫人以為幸世宗立召復故官尋出為松江知府甫抵任卒巡按御史馬錄頌其忠贈太常少卿

正德中成文為監察御史文大同山陰人宏治十五年進士由知縣擢御史至是出為巡按時阿爾禿厮亦不刺與小王子戰敗引所部駐甘肅塞外時入寇掠陷堡砦五十有三巡撫張翼鎮守太監朱彬等反冒奏首功千九百有餘以捷奏者十有一文出巡撫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二百

盡發其奸翼等賄中人傾文會文劾僉事趙應龍應龍亦許文細事遂逮文斥為民嘉靖中起用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告歸卒  
正德中李翰臣巡按山東翰臣大同人正德三年進士官御史伉直不畏強禦至是巡按山東吏部主事梁穀誣歸善王當沅謀叛翰臣劾穀挾私近倖方欲邀功責翰臣為叛臣掩飾逮繫詔獄謫德州判官後即起復終山東副使

明時孝義列傳劉憲靈石諸生也父先亡母年七十

餘兩目俱瞽憲奉事惟謹正德六年流賊入城憲三母避之城外賊追至欲殺母憲哀告曰寧殺我母害我母賊乃釋之行至嶺後憲竟為他賊所殺賊縱火焚民居獨憲宅隨蕪隨滅

正德九年十月寇由陽方口深入至陽曲灣太原北郭外地也兩鎮三關志陽方口當雲朔馬邑之衝通忻代嵐石諸郡之路極為要害南通太原鳴鞭即至陽方雖距寧武為近而緩急常不得力近日築邊之議首及王野梁至老營蓋先慮也陳講議云西北邊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二百

鎮莫重宣大三關國初急宣大而緩三關以大同足蔽三關也今時則異矣故必急三關急三關必增戍增戍必先設險夫雁門有勾注之險偏頭有老營之厄故增戍必自寧武始陽方口者朔州之大衝也臣願藉山西民壯夫力而濟以郡縣贖金城是大險不三月可就從之於是築長城自陽方口始  
正德九年和碩寇定襄縣入其郭通志定襄縣東北三十五里龍頭山滹沱河水經其旁對水西忻口鎮時賊方深入太原旁及於此山嶺險峻旋即移去

正德甲戌張仲修巡鹽河東作河東書院於潞仲修以御史管鹺政官吏革譽商民胥悅讀書手不釋卷嘉惠士林鳩工立學築堵周七十雉門庭堂廡齋舍厨庫食宿之所亭臺池榭游息之地無不具備又築閣構樓曰書林上祀三晉名賢其地爲九峯山建宣聖廟於山麓歲時拜獻選學中俊士肄業其中召而謂之曰爾諸生知遵夫子之道乎夫進學以修德爲先倫理有虧餘不足觀若外矯飾而內虛僞口詩書而心市井或盛氣陵人或恚間朋儕皆得罪於夫子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五

而所以敬夫子者在汝身心間不在趨崇之文也呂柟記其始末河東人文之先聲也  
正德初劉龍充經筵講官修孝宗實錄龍字舜卿號紫巖襄垣人宏治己未進士廷對探花及第尋陞中允兼翰林院修撰侍講學士嘉靖初開筵進講簡暢明切累升南兵部尙書裁中貴人以法時宣大有警上機宜六事補軍充伍黃船歸還有期屯軍列營操備盜息民安考選軍政禁絕請託汰黜莫敢譁歷尙書六年予告歸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太保諡文安

明史尹耕傳耕字于莘代州人居蔚之九宮山年二十舉嘉靖壬辰進士豪宕不羈性嗜酒喜談兵嘗爲州守免生長邊陲知邊事作塞語十一篇申明邊防敵勢要害作歌詩沈雄歷落有河朔俠烈風時相見而才之自知州起廢數月遷兵部員外郎中出知河間府募壯士製戎器旌旗壁壘一新吏部稱其知兵擢河南按察司兵備僉事仍予四品服俸令管領民兵給事中張萬紀劾之繫治戍遼左耕強學著兩鎮三關志備詳關鎮防守要隘爲明一代傳書詩文號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五

朔野集  
正德中武宗幸大同榆林還有旨南巡御史孟陽抗疏直諫受杖而死後人爲立祠於大陽鎮曰旌忠祠吾學編陽字子乾澤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武宗幸大同榆林還有旨南巡陽率余廷瓚林大輅等二十餘人抗疏諫上怒下陽等於錦衣衛獄杖四十調外時江彬監杖陽知必死仰天嘆曰臣得死所矣越一日卒高陵呂柟銘其墓有曰愛身何薄愛國何厚於生無羞於死無負

明史喬宇列傳宇字希大山西樂平人祖毅工部左侍郎父鳳職方郎中皆以清節顯宇登成化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事三遷至文選郎中擢太常少卿祀中鎮還條上道中所見軍民困苦六事至是擢戶部侍郎劉瑾敗大臣多以黨附見劾宇獨無所染拜南京禮部尚書乾清宮災率同列言視朝不勤經筵久輟國本未建義子猥多番僧處禁寺優伶侍起居立皇店畱邊兵習戰鬪土木繁興織造不息凡十事帝不省久之改兵部參贊機務以帝遠遊塞上而監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五

無人請早建儲貳帝將自擊寇宇復率同列諫皆不報未幾寧王宸濠反揚言旦夕下南京宇嚴爲警備而談笑自如時攜客燕城外密察地險易置戍守綜理周密內外宴然指揮楊銳有才略署爲安慶守備鎮守中官劉瑯與濠通爲預伏死士宇刺得其情詰瑯用事者瑯懼不敢動宇乃大索城中斬所伏壯士三百人懸首江上宸濠失內應且知有備不敢東攻安慶正德十四年帝自將擊宸濠江彬隨征次涿州王守仁擒宸濠捷奏至畱之不下帝至南京詔百官

戎服朝明年正旦宇不可率諸臣朝服賀江彬索城門諸鑰都督府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禁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予雖天子詔不可得都督府以字言復乃已彬矯旨有所求日數十至宇必延白之彬亦稍稍止彬擅威福所在陵暴公卿大臣皆側足事之唯宇及應天府丞寇天叙挺身與抗彬氣稍折天叙榆次人也彬屢欲譖去宇守備太監王偉者初爲帝伴讀帝信之每從中調護故彬謀不行帝駐南京九月宇倡諸臣三請回鑾又自伏闕請駕旋帝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五

還宮按希大當武宗荒遊無度之時而諤諤持正獨立敢言所至援引禮法而警備非常却干戈於談笑之間帝之南巡也宇謹守鎖鑰雖以江彬驕暴之勢而獨力抗之誅求無厭之時而以法節之車駕久駐京而民不擾宇之力也他日宇渡江南下南都父老皆出迎舉手加額曰活我者公也民不忘如此宇從父至京學於楊一清成進士後復從李東陽東陽清節不渝以文章領袖縉紳宇從之學出其門卓然不與俗轉移能以節自勵詩文篆隸雄雋獨出得於東



陽者多也而清節尤負倫望家居澹泊服御若寒士  
昔人言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惟澹泊明志然後不怵  
於利害禍福而能持大體始終不移其志也

解一貫傳一貫字曾唯交城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除  
工科給事中陳親賢遠奸十事世宗嘉納之嘗偕御  
史出覈牧馬草場還劾太監谷大用李璽奪產殃民  
罪繇是內臣勛戚莊田卒歸之民時營后父陳萬言  
第力請裁節不納歷刑科左右給事中論抹御史方  
啟顏以杖死宦官家人落職元城知縣張好古以拘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真

戚晚家族鐫級忤旨停俸尋進吏科都給事中張璉  
桂萼擊費宏一貫言璉萼平生奸險特以議禮一事  
偶合聖心超擢以來憑恃寵靈凌轢朝士與宏積怨  
已欲奪其位而居之今二三臣或專攻宏或兼攻璉  
萼不知能去宏不能去璉萼也君子難進易退小人  
則不然宏恤人言顧廉恥猶可望以君子璉萼則小  
人之尤何所忌憚苟其計得行則奸邪氣勢愈增善  
類中傷無已天下事將大有可慮者詔下所司璉萼  
等銜不已謫判開州卒

正德十年二月提督山西三關都御史奏開州當寧  
武之衝其喇河堡莪麥川舊無墩臺烽埃宜添設墩  
埃使聲勢相援州東賈家莊堡又東鞍子村堡州東  
南小代堡又東南王家莊堡州南神武村堡又南王  
萬莊堡州西臭溝村堡又西北馬圈頭堡其東北泉  
武營堡州北亂道溝堡又東北邵莊堡東邵莊堡州  
北三十里劉家溝堡按井坪所界皆要地也

正德十年置河曲縣永興堡堡在偏關南四十里嘉  
靖萬歷間修築周一里有奇堡南五十里爲八角堡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百七

去邊雖遠而地稍平曠寇易馳驟守此以連內外之  
聲援云樓溝堡在永興堡之西南隆慶初置萬歷十  
七年增修周不及一里堡密邇龍霸山寇嘗據此偏  
關餉道幾絕故設此堡以遏龍霸之衝萬歷三十一  
年又增築土堡一座以與舊堡相連  
正德十一年督臣李鉞復增築土堡十一座於北口  
在關東者七關西者四通志關外大石牆三道小石  
牆二十五道俱北接廣武站其堡日凡十八東起水  
峪以迄平刑中歷馬蘭茹越小石大石北樓太原團

城等七口西自太和嶺以迄於蘆板口中歷水芹吊橋廟嶺石匣楊武峪元岡等六口而太和嶺一名白草溝廟嶺一名夾柳樹石匣一名鷓鴣梁皆有堡壘字雁門記略雁門山卽鴈門塞關因山以立凡山西之關四十有餘皆踞隘保固而竣拔雄壯則鴈門爲最自出代北行皆登陟盤繞之路溪水潺潺流其民依山而居高下置屋如圖畫由關而上西躡高嶺據絕頂四望則繁峙五臺聳其東武寧諸山帶其西正陽石鼓挺其南朔州馬邑臨邊之地在其北長坡峻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頁

坂茫然無際又見魏旌高旗飄飄雉堞之上寒林古塞依依斜陽之下頗動黃沙紫塞之思矣  
正德中武宗微行由大同抵太原城門閉不得入怒而還京遣中官逮守臣不啟門者巡撫以下皆大懼沁水人何麟爲布政司吏言曰朝廷未知主名請厚賄中官麟與俱往卽聖怒不測麟一身獨當之及抵京上疏曰陛下巡幸晉陽司城門者實臣麟一人他官無預也臣不能啟門迎駕罪當萬死但陛下輕宗廟社稷而事巡遊且易服微行無清道警蹕之詔白

龍魚服臣下何由辨焉昔漢光武夜微至上東門守臣邗懼拒弗納光武以憚能守法而賞之今小臣欲守邗輝之節而陛下乃有不敬之誅臣恐天下後世以爲臣之不幸不若邗輝陛下寬仁之量亦遠遜光武也疏入帝怒稍解廷杖六十釋還餘不問巡撫以下郊迎禮敬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頁

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從鎮守太監言也明初關市之征務從簡約其後增置漸多行商居鬻所過所止各有稅其名物件析榜於官署按而征之惟農具書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應征宣德四年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不稅由是於京省商賈聚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五倍兩京蔬果園不論官私種而鬻者場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驟驢車受僱裝載者悉令納鈔委御史戶部錦衣衛兵馬司官各一於城門察收舟船受僱裝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鈔關之設自此始然關有定則稅有常數至是併及香錢明時內官弊橫一至於此

正德十一年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卒諡忠宣大夏復官後清軍御史王相見其居貧請給廩隸中官用事者終嫌之不許及是卒贈太僕六夏忠勤懇篤遇知孝宗忘身徇國于權倖多所裁損故深見嫉于小人嘗言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獨當裁私亦當遠名又言士大夫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卽一日憂責未已自爲曠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下也

正德十一年和碩率二萬騎分掠偏頭關至保德之大塔鋪俘擄騷然延綏鎮安國偕遊擊杭雄馳往擊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頁一

之敗賊於岢嵐州獲馬千餘匹寇遁去按岢嵐爲晉汾門戶國扼敵於此屏蔽全晉以材武致大功推將材者必歸焉而劉澄甫卒攘其功邊政所以不肅也韓邦奇言岢嵐實內外之界有險可據過偏頭而岢嵐無守天門陽方元崗之險均不足恃國捍衛邊城太原實受其福亦興嵐之保障也

正德十一年十月額森兵由平魯水泉營梨兒墩入至鎮西衛大同副總兵安國偏頭關副總兵郭錦會兵禦之至上溝覘者言敵甚衆山西都御史李鉞大

同都御史王憲檄延綏游擊杭雄及附近兵悉至分三路並進斬首百四十級寇退

正德十一年八月提督都御史李鉞經略關東西隘口各築堡置官守之八岔小蓮花於是創築堡焉蓋八岔小蓮爲十八隘之二也

正德十一年設繁峙北樓倉以備諸堡緩急之用王家屏三邊修守記甃二城北樓廣武增築土堡六古計砂澗福連房大營屯黑圪路中莊嗣胡松復議移雁門守備改置北樓口使備東十隘更爲周密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頁二

正德十二年秋八月帝微行至宣府江彬欲攘權數導帝遠遊使諸倖臣不得近因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何鬱鬱居大內爲廷臣所制帝然之至是急裝微服出德勝門幸昌平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及于沙河請回蹕不聽至居庸關巡按御史張欽閉關不奉詔乃還先是帝將出關欽再上疏諫詞極切至不報帝旣至昌平傳報出關甚急欽令指揮孫璽納門鑰藏之分守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關不開車駕不得出違命當死關開車駕

得出萬一有如土木我與君亦死寧坐不聞關死  
之帝召璽璽辭更召嵩嵩謂欽曰吾主上家奴也敢  
不赴欽因負勅印手劍坐關門下曰敢言開關者斬  
夜草疏言臣聞天子將親征必先期下詔其行也六  
軍翼衛百官扈從今寂然不一聞輒言車駕即日過  
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其人明正  
典刑奏未達使者復來欽拔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  
懼而返會廷臣亦多諫者帝不得已而還京師盛傳  
張御史閉關三疏云越數日復夜出先令大監谷大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用代欽止廷臣追諫者因度關幸宣府彬先為帝建  
鎮國府第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  
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忘歸稱曰家裏未幾幸陽和  
韃靼五萬騎入寇大同總兵官王勛等力禦之轉戰  
五日至應州帝率太監張永等自陽和往援寇引去  
是役也斬首十六級官軍死者數百人乘輿幾陷勛  
等以捷聞于朝  
正德十二年九月幸陽和衛城二十七日獵天雨冰  
電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

又明日也先以眾數萬圍陽和轉掠應州命諸邊將  
擊之寇等引去

正德十二年寇數千騎繇北山西河入洗馬林守備  
張杲以五百騎禦之至饅頭山寇四面合圍杲一矢  
斃其鐵騎略陣者漸引去

正德十二年冬小王子以五萬騎自玉林入屬上幸  
陽和親部署總兵王勳等遇敵於應州敵圍之上督  
諸將兵往援眾殊死戰敵稍却會暮止營明日敵來  
攻自辰至酉戰百餘合敵引而西追至平魯朔州值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大風黑霧晝晦上乃還命宣捷於朝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帝還京師留十四日復如宣府  
帝至德勝門外百官具綵帳羊酒郊迎先是帝將至  
京命羣臣各製旗帳迎及是羣臣具綵帳數十綵聯  
千數皆金織字序詞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眾  
官列名亦不敢稱臣帝御帳殿閣臣率觴稱賀楊廷  
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奉果楮毛紀奉金花帝飲畢  
云朕在榆河親斬敵首一級廷和等皆稱帝聖武帝  
遂馳馬入東華門宿豹房既還宮于奉天門陳應州

所獲刀械衣器令羣臣縱觀時當南郊以初至不及致齋遂行禮既畢獵南海子居十四日復如宣府始以豹房爲家至是以宣府爲家矣廷臣從者四人餘以次追及楊廷和等諫不聽

正德十三年八月帝北巡初帝從江彬言徧遊塞上托言邊關多警統六師徃征復集百官左順門而諭衆皆泣諫而帝意不可回遂復北行至大同彬又導帝渡河西幸由大同次老營堡駐蹕偏關十月駐蹕河曲之樓子營自羅圍堡灰溝營至唐家會駐蹕次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頁五

日乘樓船沿河兩岸釣魚凡二廻渡河幸榆林駐蹕於神木縣之香爐山賜名鳳頭山與縣獲白鹿以獻十一月次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納其女十二月自葭州渡河經合河羅峪口幸石州文水次太原大徵女樂晉府樂工楊騰妻劉氏善謳帝悅之留駐太原至二月初旬始自太原還京師載劉氏俱歸大見寵幸江彬與諸近倖皆母事之稱曰劉娘娘云帝留太原凡六閱月命鄭賜督餉於邊時西北雲擾保德正當津要六軍扈從供億不貲保德州知州李澤奉

檄召買軍糈至唐家會未旬日得米數百石冀寧道劉澤總理差務凡船艦芻粟需用之物不盈不貲親按擾民者以警衆償牛羊值檄旁郡協濟境內帖然按是時流寇蔓延套警時至而武宗童昏不息沿邊嬉遊以爲笑樂中官倖夫濁亂左右其肆意妄行自右昏庸所不忍爲者帝竟恬然安之瀕於危而不亡蓋由本根未盡撥也當其時紀綱方肅風俗未澆承孝宗休養生息之後民氣和樂人心同而國脈安而又布列賢能分任閫帥帝獨明大體專其委任絕無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頁五

旁撓中主所不能舉者而帝能毅然持之故雖裨政病時元氣猶存賢才之係於國本者至重也不然而乘輿數出猶有童心其能無及於難與正德中岢嵐民變檄按察司僉事暢華徃視華至廉得其情治民之爲亂首者餘分別遣釋不旬日事定時年荒民饑有司不能撫卹故有是變華制御有法民咸安集撫按上其功并請勅專以華分巡河東災地安輯士民時論偉焉正德十四年額森由朔州入偏關之龍灣明年入至

三义溝以偏關密邇河套故也按九邊考明初設克勝衛於套北藉如帶之河相爲犄角與雲朔聯絡以故并晉之間晏無寇警套地長幾二千里橫數百里鹽池饒裕原田肥美往時軍士多耕牧其中益以樵採圍獵之利故諸堡皆豐庶自徙衛榆林套勢益熾諸利盡失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一切資糧皆仰給腹裡而邊邑凋敝多災於是軍用益窘偏老無援矣

正德中寇犯石州甚急翟鵬奉命整飭軍務飛檄遏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聖

剿斬獲甚衆地方以寧三關歲修用帑二十萬隨修隨圯竟無成功鵬委劉燾督同各鎮官軍壯夫各就分定地方築牆掘塹修補舊缺工費無多而峻壁深溝如金城天塹前此三年敵五寇太原屠鹵甚多自鵬督軍寇遂不敢近邊

正德十四年王守仁起兵討宸濠敗宸濠于樵舍擒之初守仁舉兵徑趨南昌克之宸濠解安慶圍還救南昌伍文定當其前鋒胡堯元等設伏以待賊趨利堯元等伏發文定乘之賊大潰退守八字腦復戰又

敗之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宸濠方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將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等皆就擒凡三十五日而賊平是時帝自將擊宸濠次涿州守仁捷奏至留之不下帝之南發也劉姬疾不從約以玉簪召帝過盧溝橋馳馬失簪索之不得及至臨清遣使召姬姬以無信約不肯行帝乘單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載與俱南內外從官無知者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九

聖

正德十五年御史劉良卿言例載私茶出境與關隘失察者并凌遲處死立法綦嚴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蓋西睡藩籬莫切於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論也洪武初例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宏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備賑或以儲邊然未嘗禁內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減通番之罪止於充軍禁內地之茶使不得食又

使商私課茶悉聚於三茶馬司夫茶司與番爲鄰私  
販易通而禁復嚴於內郡是毆民爲私販而授之資  
也以故大姦闌出而漏網小民負升斗而罹法今計  
三茶馬司所貯洮河足三年西寧足二年而商私課  
茶又日益增積久腐爛而無所用茶法之弊如此番  
地多馬而無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勢必相求  
而制之之機在我今茶司居民竊易番馬以待商販  
歲無虛日及官易時而馬反耗矣請勅三茶馬司止  
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當發若干正茶之外分毫無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夏

得夾帶合茶價踴貴番人受制良馬將不可勝用且  
多開商茶通行內地官權其半以備軍餉近番諸地  
禁賣如故更重通番之刑選官防守奏上報可於是  
茶法稍飭矣  
正德十五年九月帝漁於積水池遂有疾帝至清江  
浦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自泛小舟漁於積水池舟  
覆溺焉左右挾帝出自是遂不豫明年正月郊祀嘔  
血不能成禮輿疾歸三月疾益甚謂太監陳敬蘇進  
曰朕疾殆不可爲可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與內

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誤非汝輩所能預也  
丙寅遂崩於豹房史稱正德之際瀕危者有數事焉  
八黨之橫漢之十常侍也臧賢之嬖唐之郭從謙也  
繆濠之叛漢之七國晉之八王也流寇之擾漢之黃  
巾唐之黃巢也江彬之入衛錢寧之流毒漢之召董  
卓唐之寵祿山也宣府之遊南征之役秦之遊驪山  
隋之幸江都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帝兼此數者而  
國有凶難旋底平定何歎豈非以巡遊雖屢而賦役  
不煩狎弄佞倖而果於用法比邪遠正而涇渭自明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九 夏

惡直喜諛而刑誅不酷歟觀其信守仁之不反宥王  
詡之忿爭知秦府之封壤可虞而弗與笑山東之宴  
具草略而不怒則其豁達明恕異於昏庸而一時臣  
工維持調護之功亦不可泯矣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

嘉靖元年以樂平喬宇為吏部尚書

甚銳剷除積弊命宇長吏部用林俊長刑部彭澤長

兵部孫交長戶部皆海內重望宇自為選郎有人倫

鑒及是銓政一清凡為權倖黜者皆起列庶位興府

需次官六十三人乞遷宇言此輩虛隸名籍與見供

事者不同黜陟有差帝性剛好自用宇所執漸不見

聽其爭大禮尤切積忤帝及是張璁桂萼並為學士

宇言內降恩澤士大夫一預其間即不為清議所齒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一

學士最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帝切責

宇遂乞休許馳傳歸後明倫大典成奪官

嘉靖三年大同軍亂初巡撫張文錦以大同無險可

恃乃度地築紅寺臚圈窯山山水頭沙河五堡叅將

賈鑑督役嚴卒皆怨堡成議徙卒戍之眾憚行鑑復

趣之急而文錦用法素深三標下郭鑑等遂為亂殺

鑑并及文錦裂其屍出故總兵朱振于獄脇為帥事

聞以蔡天祐為僉都御史往撫之眾稍戢己而金獻

民杭雄師過大同叛卒疑見討復亂命侍郎胡瓚都

督魯綱統京軍三千往討叛卒洵拒守殺知縣王

文昌圍代王府脅王奏乞赦王微服夜走宣府天祐

請止京軍勿遣而瓚等已至陽和頃之總兵官桂勇

令千戶苗登擒斬首惡郭鑑等天祐函封送瓚請班

師甫二日鑑父郭疤子復肆掠索獲之及其黨三十

餘人皆斬以徇眾始定顧寧人郡國書云張文錦以

大同北無藩障築紅寺等五堡說者謂得扼險之要

以發戍失宜及難繼事者遂引以為戒水口諸堡悉

廢總督毛伯温言建堡之便詔下巡撫史道乃躬履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二

其事以鎮狐地險移置稍西名鎮邊堡水頭地僻移

置稍東名鎮川堡沙河地沮洳移置河南名鎮河堡

紅寺仍舊改名宏賜又於宏賜西置鎮敵堡倚地召

軍三面開耕一面禦敵嗣總兵周尙文復增築靖敵

五堡以翼宏賜築滅敵九堡布列於面以陣威平各

招募邊人為軍墾地資養又於塞外築拒墻五堡以

厚屏其肩背亦各募兵戍守毛伯温創立五堡疏舊

堡俱狹隘坍塌且不繫要害祇取宏賜堡居中展修

十分之六迤東二十五里取鎮川堡展修三分之一



又東二十五里地名南車房新立一堡名曰鎮邊洪  
賜堡迤西二十五里地名護保村新立一堡名曰鎮  
魯又西二十五里地名好女村新立一堡名曰鎮河  
以上五堡俱當要害且禁相聯絡各部新召軍士編  
成行伍洪賜堡居中展修廣濶編軍一千一百名鎮  
川等四堡各六百名巡撫史道創立五堡疏鎮城迤  
東六十里洞子溝之南舊原設堡四匝溝岔道路崎  
嶇轉輸救援一時不可猝至設堡稍西地名南車房  
土肥厚地勢高阜就此創立一堡與關頭北車房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三  
等處相距寇不敢直犯腹裏採掠安子等山及聚樂  
等處矣及鎮城東北四十里水盡頭原有舊堡地僻  
殊非險衝土乾不便汲水仍移向稍東平岡之地則  
四望豁敞戰守得宜矣又紅寺舊堡在鎮城正北當  
諸邊適中之處原額堡規度狹小氣槩不雄况經歲  
久風雨披塌今當開展擴充中開多增軍馬於此營  
諸路兵將若遇寇警互為傳報真有一呼千應之勢  
也又紅寺稍西有張布袋紅土等溝係常年暗通寇  
路不所處則紅寺雖存未免孤立無助西二十五里

有護堡村正當前溝通會之地於此立堡則東援紅  
寺北控諸溝一應零星之賊無從潛地而入矣又西  
五十里沙河舊堡設在沙河北岸然坐陷淤泥之間  
今移其所於河南好女村立堡則北拒河險東與護  
村等處聲勢聯絡賊騎不敢南渡矣  
嘉靖初分上黨縣之地置平順縣壺關縣志縣自古  
嘗為上黨郡治其昔山川有黎亭壺口五龍山微子  
城實為巨邑隋廢以其地置上黨縣唐初復置僅存  
故地之半至是又割其東北隅入平順名勝志壺關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四  
漢縣隋移置潁岡唐貞觀移治清流川即今理也  
嘉靖三年平順縣人陳卿馮起為盜於青羊里負倚  
洪梯子以拒官兵潞城令不能制嘯聚滋眾調河南  
山西官兵勦之八年城平兵科都給事中夏言勘奏  
始建縣治復置虹梯關平順之變鄰壤警備沁州築  
堡於奈吾城明一統志奈吾城在縣西北十八里周  
九里故址猶存今奈吾鎮即奈吾故城也明置奈吾  
驛於此漢封景丹子尚為奈吾侯即其處也通志平  
順縣虹梯關舊曰虹梯子在縣東南栢木都夏言虹

梯關銘並序玉峽關西來百餘里近蟻尖砦千峰壁  
立中道峭峽狀如風門而小下則無底之壑石磴齒  
齒盤迴霄漢望之若虹霓然比歲青羊之寇憑負以  
拒汴師者此也故號洪梯子易以今名亦因以關焉  
從而銘曰石崖攀天仄磴千迴仰干塞明俯臨蔽靈  
鐵壁勾連谿訝中開觀者駭魄行子心摧亘如長虹  
橫截天階彼昏者氓肆其喧恣爰據培塿以抗震雷  
卒於大刑亦孔之哀太行之阿太行之隈關門弗嚴  
惟帝念哉北山有石南山有材經之營之突焉崔嵬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上

五

侍臣作銘以詔後來  
嘉靖三年重濬洪洞縣澗源渠渠在縣東三十里郭  
盆鎮南始于宋天聖四年置堰導赤沙河水溉蘇村  
等九村田一十頃有奇至是重濬又陳珍渠長澗渠  
俱在縣東三十里郭盆里沃陽渠一名廣陽天子渠  
在縣東三十里餓虎岸下先濟渠在下魯里皆引澗  
水溉田又縣二十五里蘇村里眾議渠引澗水又連  
子渠在縣東二十里北張里引泉水又縣南二里廣  
利渠相近爲小渠園渠又要截渠在秦堡里流澤渠

在西池村晉源渠在火星營俱引澗水溉田

嘉靖五年小王子入井坪西路告警中路參將李瑾  
曰是可視爲兩家事耶馳兵赴之先據荷葉山寇數  
衝突不爲動後以大砲擊其中堅而自督勁騎馳下  
擊之寇披靡引去十一月小王子糾套部七萬餘騎  
由井坪入掠朔州至保頭關乃還諸部落在西北邊  
甚衆曰吉囊曰俺答者於小王子爲從父行維繫喜  
兵居河套爲諸部長相率蹙躡邊總制劉天和遣  
將馬賊之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上

六

嘉靖六年小王子寇宣府水地莊再入大白陽堡參  
將王經開山戰死所部殺傷殆盡時小王子最富強  
控弦十餘萬多蓄貨貝其後稍厭兵徙幕東方號土  
默特所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其從父行濟農諸達  
二部最疆據有河套時入寇邊濟農舊作吉囊  
嘉靖六年秋八月覆治妖賊李福達獄福達山西崞  
縣人以妖書惑眾聚黨至數千人震動遠近初坐妖  
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逃還更名午爲清軍御史  
所勾再戍山海衛復逃居洛川以彌勒教誘愚民邵

逆祿等爲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  
名曰張寅挾重貨往來徐溝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  
子六禮冒京師匠籍用黃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勛大  
信幸其仇薛良訟於巡按御史馬錄錄問得實檄洛  
川父老難等之益信勛爲移書祈免不從借巡撫江  
潮具獄以聞且勸勳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覆如錄  
奏詔賈勛對狀勳懼乞恩因爲福達代辨帝置不問  
會給事御史等交章劾勛勳詎稱以議禮觸衆怒張  
璠桂萼復謂諸臣交結借端陷勛上深信之而外廷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上

不知攻勛益急上益疑令移福達獄付法司訊既又  
命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詞帝大怒將親訊以楊  
一清言而止仍下廷鞫刑部顏頤壽等不敢自堅改  
妖言律帝猶怒乃反前獄遣官往械錄抵薛良誣告  
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璠萼方獻夫分署三法司  
事盡下尙書顏壽都御史聶賢大理卿湯沐等於獄  
嚴刑推問璠萼等復請逮給事御史前劾勛者亦并  
繫獄于是大肆榜掠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璠萼  
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構成冤獄因列

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  
人謫戍邊衛者七人爲民者十一人革職聞住者十  
七人其他下巡按逮問者又五人錄以故入人死擬  
重辟獻夫力爭乃減死永戍烟瘴地遇赦不宥薛良  
抵死衆證皆戍張寅還職方錄之被逮也賈詠遺書  
相慰桂萼發錄篋得之詠引罪去於是萼等自謂平  
反有功請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時嘉靖六年九  
月壬午也方璠萼等反福達之獄舉朝雖不直璠萼  
而以寅福達姓名錯互亦或疑之至嘉靖四十五年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上

大盜蔡伯貫就擒自言學妖術於山西李同捕同數  
問供爲李午之孫大禮之子世習白蓮教與大獄錄  
姓名無異同伏誅穆宗初御史龐尙鵬言據李同之  
獄福達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  
之禍可謂慘烈請優卹馬錄諸人以作忠良之氣追  
奪勛等官爵繇是福達獄始明

嘉靖七年巨盜陳卿據平順青羊山爲亂山西巡撫  
江潮常道先後討賊無功乃勅河南巡撫潘墳會剿  
墳謀於道曰賊負固守險難以陣合諸路夾攻出不

意奪其險乃可擒也遂分五哨三路入募土人爲導  
首攻奪井腦賊悉衆爭險官軍奮擊大破之追奔至  
莎草嶺毀安陽諸巢山東副使牛鑾由潞城入破賊  
李莊泉其夕河南副使翟瓚搗巢卿敗走瓚追卿  
鑾莊山又追之神河再敗之山西僉事陳大綱亦屢  
蹙賊先後降二千三百餘人自進兵至搜滅賊巢凡  
二十九日張應登林縣西山圖說云西山險要均屬  
太行支節潞鄴通關之隘道也其北繇百餘里而入  
有馬塔口虹梯口迤南則爲蟻尖寨寨之南爲魯班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九

壑又南則有斷金橋風門口東峻坂崔八口關牆嶺  
距邑七十餘里而上總之南北相連人跡可及其險  
而當守者首蟻尖寨次斷金橋其餘則崎嶇樵徑車  
不得方軌馬不得成行上下爲難無容慮矣何者蟻  
尖寨西北距縣四十里繇姚村迤西五六里爲東寨  
門口上有黃蒼巖等泉十處中有古營房教場其南  
繇小蟻尖寨大蟻尖寨古巖口東蓋頭泉小臨清水  
泉至西蓋頭泉距營房約二十五里餘獨有巖口東  
西蓋頭泉各有樵徑可攀援而上宜剗削之以絕蹊

徑又自教場北繇朱路巖之斷頭巖距營房約十里  
餘而朱路巖亦有樵徑宜剗削其北柳樹水泉百戶  
水泉磴曰焦水泉俱營房正西山西漆樹溝水泉南  
樹柳水泉蓮花水泉俱大蟻尖山後西面凡水泉皆  
可資軍用斷頭巖至西蓋頭泉南北三十五里東寨  
門至寨西後溝東西濶十五里總周八十里而多西  
寨後溝有通山西蹊徑已經堵截往來而法久令廢  
幾成大路乃今剗削止留一面上下便於防守足矣  
其斷金橋去縣西南五十里繇桃園店西上有水泉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十

一道與山西平順縣接界嶮峻一橋可渡一人倘一  
夫當關真萬人之莫敵東西咽喉行者絡繹至蟻尖  
寨下險上平水泉數十可屯萬軍曹魏高齊倉屯瓦  
礫猶有可辨自古防之矣  
嘉靖七年春俺答掠山西夏入大同中路叅將李蔡  
禦却之冬復寇大同指揮趙源戰死  
嘉靖七年六月諳達繇火石梁寇朔州二十年又繇  
朔州入至王野梁副總兵丁璋游擊周宇禦之時璋  
已得疾乘板輿督戰甚力與宇俱死寇遂深入

嘉靖初議大禮御史鄭本公力持正論帝欲考與獻  
帝立廟禁中本公偕同官力爭謂陛下潛邸之日則  
為孝宗之姪與獻帝之子臨御之日則為孝宗之子  
與獻帝之姪立廟大內實為不經獻帝之靈既不得  
入太廟又空去一國之祀而託享于大內陛下享太  
廟其文曰嗣皇帝於獻帝之廟又當何稱愛敬精誠  
兩無所屬獻帝將蹙然不安帝怒責其朋言亂政奪  
俸三月嗣以劾張璁桂萼亂政偕廷臣伏闕哭諫繫  
獄廷杖還職當是時爭大禮者諸御史中本公言最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上

十一

切中尋遷通政參議以疾告歸

褚鈇列傳鈇字民威榆次人嘉靖乙丑進士由河間  
令擢監察御史上疏陳六事出按陝西茶馬藩府欲  
得牧地為湯沐邑力爭遏其請復按河南周趙二藩  
有鹵縱為民害者奏治不少貨遷右都御史兼戶部  
侍郎晉尚書領漕務兼撫江北淮水泛溢陵寢及漕  
被患築周家橋塞黃垆口繕完歸仁故堤陵寢與漕兩  
無害事聞加太子少保後陳時政急務語極愷切不  
報疏乞骸骨予告歸卒年六十有八賜祭葬

郡國書曰關隘之設所以詰寇盜備非常漢書上黨  
郡有上黨關壺口關石研關天井關當時全據諸險  
足稱四塞之國後雖割裂分屬然亦隨要害之地設  
守長子有長平關有穀關有橫水巡檢司襄垣有并  
谷關泮谷故關而後魏又載石井關豈卽石研關耶  
今所存惟壺口關卽吾兒峪巡檢司正統間撫臣請  
五嶺山置關嘉靖中青羊寇平科臣夏言請置玉峽  
虹梯二關各設巡檢司其山徑僅通行行者有榭林  
隘口十八盤隘口漳儀隘口馬踏隘口皆在壺關平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上

十一

順東境扼要地也書注魏寄氏縣有上黨谷今為屯  
留此西關也壺口關卽吾兒峪今屬黎城此東關也  
石研關舊轄沾縣北接井陘此北關也天井關今屬  
澤州此南關也長平關分高都涇氏置穀關在羊頭  
山下橫水巡檢司元置西控平陽并谷關後魏置泮  
谷故關見唐書五嶺山屬襄垣駐虎亭鎮北控沁州  
玉峽虹梯二關屬平順東控林縣榭林隘口在羊腸  
坂十八盤隘口通石塘口漳義隘口漳水出峽中馬  
踏隘口在寶口峪二口涯許僅通人行

嘉靖中楊守禮巡撫寧夏守禮字秉節蒲州人正德六年進士嘉靖初屢遷湖廣僉事以計禽公安賊魁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平諸番亂嗣以張文奎奏解職歸里未幾復起河南參政至是遷撫寧夏寇犯固原爲總督劉天和所敗欲自寧夏去守禮與總兵任桀等邀敗之會天和召還進守禮右都御史總督軍務代之錄前功進兵部尙書總兵官李義楊信連却吉囊三賜璽書銀幣尋上疏乞休帝惡其避難降俸二級尋以綏德禦寇功加太子少保旋讀禮歸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三

俺答薄都城廷臣首以守禮薦詔趣上道寇退止不行久之卒按史稱守禮才器敏達中外以爲能已躡復起躬敗大敵者屢矣邊疆倚重一時其連却吉囊也寇乘虛以三萬騎抵綏德其時延綏游兵俱調宣大本境空虛寇避實擊虛以攻其不備而守禮督諸將奮勇擊却追至塞外復敗之議者方以寇入內地五百里宜治疎防之罪而沒其功然於邊事孔棘之日而能以寡勝衆功彌高也上其功而不沒其實猶存公道矣

嘉靖中平陽守王漆濬平水渠及上官諸河之淤郡在平河之陽表裏山河汾霍涑澮爲淵屬內水利汾河自介休入靈石境引汾難上惟資山泉縣南仁義河源出沁源縣境流經石膏諸山之南又有銀洞溝柳溝羅兒溝石門溝青石溝皆流入仁義河居民引以溉田縣南八里大泉嶺有泉極廣大概田三百餘又有小水北渠溉民田三百餘頃又景家溝河西通孝義郭堡等村諸溝之水賀家溝河北通文學里諸溝之水西門峪河經文學等里卽所謂西河并薪水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四

峪桑平峪石村溝之水皆入於汾汾水自汾州南流歷靈石霍趙洪洞流入境府北五里曰高河卽澇水也會岳陽浮山諸泉達於汾縣志澇水自浮山縣東趨會金河水至樊家莊嘉靖中築樊家莊石堰引澇水穿永利渠後渠壞改築石堰疏流膏洞受水洞旁鑿月池在堰北以蓄水開渠十三里引水溉焦堡北孝南孝等村田六十頃有奇仍引水入城內外蓮池以便民汲並灌外壕以爲防又南流至襄陵城北居民引渠溉田滴水出浮山縣龍角山流入境合高梁

水入汾唐志臨汾東北十里有高粱堰武德中引高  
梁水入百金泊以溉田貞觀十三年爲水所敗永徽  
二年刺史李寬自城東二十五里夏柴堰引濬水灌  
田縣令陶善鼎復治百金泊亦引濬水溉田乾封二  
年堰壞乃西引晉水晉水卽平水與夏池水合流入  
汾城北通利深利渠俱自洪洞縣引灌城西十八渠  
郡北浮山縣山峻無渠惟諸葛河會南河引溉沾利  
嘉靖間襄陵令侯廷柱濬縣東南馮溝渠蓄暴水以  
溉田灌趙曲等里田二千餘畝縣西距姑射東連浮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五

山汾水界於其中姑射之陽平水出焉灌田萬餘畝  
故汾之西歲每熟而民裕浮山之東土厚水深田率  
高亢汾之東歲多厲而民貧又有長梁牛角二澗皆  
出浮山峪灌南梁西梁等村田縣北高石渠溉北水  
關等里田縣北李郭渠西南中渠橫渠皆引平水入  
縣東阡陌澗源出龜山溉小郊南梁鄧莊等村田又  
小石澗溉鄧戶等村田六百餘畝又焦家峪澗溉陶  
寺等村田五百餘畝縣南沙渠接太平縣界溉劉村  
等田東入汾三交水合諸溪水西流引溉縣北灰泉

縣西南丹朱娥英二泉俱分流溉田  
嘉靖間水衝平遙城修築堤堰曰中都堰雷擊中都  
河記云城西民厭水涸城北民苦水利復以洪善驛  
分飲馬水北注中都大河自東迤北湧湧飛流城東  
北一角衝激傾圯開城東河築隄禦禦患始息縣東  
北中都河乃路半超山邵村等三河匯流也中都水  
源出中都谷橫嶺下西流合原水經城南入縣城  
濬縣東南原祠水平地湧出合中都水入汾溉民田  
百頃縣東魯澗水源出朱坑經縣東分爲二十四池  
晉乘蒐略卷之三一上 六

灌溉民田縣東嬰澗水又合中都水入長壽河又亭  
岡水源出亭岡谷自石巖中湧出流合鄆城泊東接  
祁縣昭餘祁藪亦謂之鄆澤隨地分引中都水衝城  
角堰水西流安利無害諸河各有渠道由上及下以  
次用水不紊水程水經注甲水又西北逕中都縣故  
城漢文帝爲代王都中都卽此城在縣南十二里後  
魏別置中都於榆次非其故處  
地理志九澤在北并州藪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  
之曰漚洩之澤俗謂之鄆城介休縣鄆城灤古昭餘

祁涇漢之澤也與平遙接界流合中都水注汾或謂之蒿澤縣西南十里謝谷水源出磨子溝平地湧出大小數十穴流入谷中濶十餘村田縣東南二十里洪山水卽綿水也源出崑山西泉並發四時不竭宋文彥博引爲東中西三渠灌自城以東數村之田凡九十餘頃又縣東蒲蘆河積東三道河平地出泉分流爲三道溉田縣東拔戩泉隨地湧出與灰柳小橋蒲地悶津與地諸泉分流入汾異地有渠曰利民同資灌漑縣北張蘭鎮古張難堡唐太宗敗劉武周追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七

嘉靖七年韓邦奇爲山西巡撫邦奇字汝節朝邑人登正德三年進士除吏部主事進員外郎累擢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至是與山西巡撫任溶互調邦奇至山西爲政嚴肅有司供具悉不納居四年籌畫邊備因地所宜設兵定將邊境稍安其據險防患疏略云山西三關一帶沿邊地方寧武以東隘口及沿邊平漫之處皆有隘可據寧武以西空曠無阻臣等嘗詳察內外之界自大河以西由石隰岢嵐靜樂寧武至雁門歷紫荊居庸直抵山海關一帶界山崇岡峻坂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六

中古以來類皆守於險外以爲重險之固寧武以西其險則在興嵐石隰等處古人皆以此建節國家亦守於險外置偏頭老營諸城堡設官分防其地與敵切近爲鄰漫衍平坦敵騎可長驅無阻原設兵將比他邊甚少城堡亦稀疎而前此敵亦少侵者以大同重鎮爲之屏蔽也且由老營堡至八角等處土曠人稀無所擄掠必深入至鎮西衛地方人畜堡寨始繁縱有所得及其返也又有大同朔平等處之兵截於前老營偏關等處之兵乘於後往返必須數日則大



同城鎮重兵亦皆會集據險邀擊往往失利有所畏憚而不敢深入故三關兵雖寡弱老營堡等處雖臨極邊而敵之侵犯較少也今大同之境時被寇警切於自顧勢難他及而世平時久事失其初大同三關又各分彼此如此則三關之境已爲大邊極塞而老營堡一路平順兵馬寡弱城堡稀少敵騎擁衆南下其何能支大同設有重兵復設三路參將九州縣大小城堡各設守備等官原額旗軍八萬餘名城堅池深備防周密而西路偏頭等處乃一大空缺敵窺中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九

此而老營偏頭空虛可乘烏可不權其變而規畫之也竊計岢嵐州實中外之界有險可據宜設一參將益兵三千神池堡要害之地宜拓一城設一守備益兵五百人八角之東寧武之西偏頭之東適中之地亦各爲一堡各設一守備或於五寨前後設立據險各益兵五百副總兵宜升爲總兵惟選謀勇都督領之駐劄寧武其偏頭仍一守備益兵八百老營堡宜設一所以管常備新軍其山西汾州等衛所防禦大同官軍仍掣回山西三關防守遇有警急與大同互相應援如此則不惟三關之兵威可振而大同之勢亦適爲之壯矣按此皆權時勢以易制熟悉出入之情形內外夷險之大勢始能言之親切如此史稱邦奇性嗜學自諸經子史及天文地理樂律術數兵法之書無不通究而其所規畫亦皆合於時勢大同雁門爲太原之鎖鑰山徑險阻而難以深入興嵐石隰爲汾晉之門戶水堅可渡而近在肘腋故議防守必併及於興嵐石隰兼以諸達部衆皆聚於歸化城叛人導之練兵屯種老營偏關地近咫尺入寇多由於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此是以臨永內地屢被兵燹出入於嵐興岢保間防  
守爲難信權衡之有準矣邦奇弟邦靖字汝度年十  
四舉于鄉與兄邦奇同登進士授工部主事以事奪  
職世宗卽位起用守大同時歲饑人相食奏請發帑  
不許復抗疏千餘言不報乞歸不待命輒行軍民遮  
道泣留抵家病卒年三十六未幾邦奇亦以叅議蒞  
大同父老因邦靖故前迎皆泣下邦奇亦泣邦奇嘗  
廬居病歲餘不能起邦靖藥必分嘗食飲皆手進後  
邦靖病亟邦奇日夜持弟泣不解衣者三月及歿哀  
音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經蔬食終喪弗懈鄉人爲立孝弟碑

三

嘉靖七年臨汾縣兵起僉事王世隆討平朱知械及  
指揮張世朝亂始定

嘉靖八年十月諳達入偏頭關土棚堡副總兵李瑾  
敗績於劉海莊抄掠近邊州縣十一月小王子糾河  
套七萬餘騎由井坪入遂掠朔州至偏頭關乃退九  
年正月復入瑾伏兵龍灣前後縱擊大敗之由是終  
瑾任不再犯太原屬自嘉靖五年後比歲不登岢嵐  
雨雹大如碌礪毀民居斃牲畜樹無遺枝赤地千里

至是議賑而兵荒交至補救無策矣

嘉靖八年山西旱蝗大饑楊爵請弭災變以安黎庶  
疏略云山西等處地方當天莖成熟之日蝗蝻盛生  
彌空蔽日積於地者厚至三四寸食禾苗殆盡居民  
往往率婦子望禾苗痛哭收糶以爲草芻之用其他  
蝗蝻稍少之地禾苗食未盡者尙望秋成乃未及成  
葉嚴霜大降一時盡皆枯槁民所資以爲食者皆其  
失時所捕晒之蝗蝻與木葉木皮等物去年經行  
此見民之形色憔悴死於道路者尙未多有今春復  
音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三

經此地餓死屍骸積於道路行者往往割死者之肉  
卽道旁烹食之又聞有父子相食者令人目不忍視  
食不下咽自古衰亂之萌未有不由民窮盜起爲上  
者不知憂恤至人心離叛不可爲矣時河南陝西等  
處並饑得皆痛切言之御史張祿繪圖以獻帝憫之  
詔有司亟賑林希元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  
難有三便曰極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轉貸  
有六急曰垂死急賑溺疾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旣  
死急募瘞遺棄孩穉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二

權曰借官錢以糶糶興工作以助賑借牛種以通變  
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  
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苟文戒遺使疏上充行按  
是時山西屢遭旱蝗饑孳盈野區畫籌備濟民之  
急曲至周詳而以疏陳齋醮遠下於理帝慕長生信  
邵元節陶仲文真人之符彼皆不能保其身而帝獨  
神其術三楊先後直陳披肝瀝膽而批鱗獲罪一死  
一繫一戍抗疏論救者一皆囚繫至死晚政之弊至  
於如此固由崇虛廢事無能痼癘民生起死人而肉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三

白骨矣

嘉靖九年秋七月諳達絲黃榆山入威遠衛守備賈  
英出戰邊人多死十一年秋七月絲臘鷄屯入威遠  
威遠地勢平漫寇入最易宏治十三年皆由此突犯  
邊外泥河卽酋首駐牧出入無時故屢肆侵掠也  
嘉靖九年汾州石樓縣盜四起內地之賊引外寇爲  
患也時賊紛擾於汾嵐石隰之間官兵不能征勦肆  
出擄掠民無安息

嘉靖九年詔郡縣更定孔廟祀典張聰言先師祀典

有當更定者先是帝意孔子宜稱至聖先師設木主  
璉因言聖人尊天今祀禮同天非宜籩豆應用十樂  
用六佾稱至聖不稱王稱廟不稱殿去像用主配位  
去公侯之號止稱先賢先儒並以叔梁紇及諸父不  
宣從祀兩廡請於大成殿後別立堂祀叔梁紇而以  
顏路曾哲孔鯉配之帝乃定議御製孔子祀典說頒  
行郡縣宣付史館按自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後世遵之崇祀日隆尹起莘言漢祀孔子於兵戈倥  
惚之日自是而後除挾書律置博士官開獻書路儒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三

道振起始此列朝崇祀典禮有加隨時更定塑像始  
於唐開元八年洪武時司業宋濂請去像設主儀章  
多所更定而未行成化間給事中張九功並請罷荀  
况公伯寮等而進后蒼王通亦不果行至是璉用濂  
說更定禮儀毀像奉主先賢去雷用九功言并以濂  
議進歐陽修而罷申黨秦桢等十二人林放蓬瑗等  
祀於其鄉詔郡縣一體遵奉而制略定禮儀始通行  
於天下矣

嘉靖十年十月諳達入寇夾鎮城西下總兵彭橫堅

壁南山不敢戰遂入懷仁山陰至廣武大掠而去自東極西長驅漠北歸途滿載而無一人禦之者固宜迭出不休也

嘉靖十一年御史徐汝珪請葺嵐州保德之粟自河而下以達延綏初北部求通貢市部議敵情多詐令總制察其情偽敵以不得請為憾擁衆十萬入寇總兵唐龍禦之故議轉漕東岸之粟以給兵餉是時都御史陳遠請城鴈門諸隘起黃草梁歷白草溝水峪口至平刑關為石垣高濶以一丈為式蓋因敵數出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註

而思預防以為固圍之計與都御史劉臬所陳同一意也

嘉靖十二年冬十月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小王子屯大同塞外瑾督役浚濠急役卒王福勝王保等數十人鼓噪殺瑾巡撫潘倣奏瑾激變宜撫帝命總制劉源清討之師次陽和倣捕殺叛軍數人繫王保等以獻請班師源清懲前弔瓚事不欲已遣裨將入城索賊賊復夜噪殺千戶張欽出前參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于獄奉為誅與官軍迎戰源清亦晝夜攻

圍賊潛出塞誘外寇為助源清請增兵置帥禦寇而已得專事攻城帝不許源清仍百道攻之死者相籍帝怒奪其職以張瓚代之瓚未至郎中詹榮督餉大同察馬昇楊麟無逆志許宥其死俾自効昇等遂結心腹擒斬首惡黃鎮等以獻亂乃定按曾南豐言唐天寶以後將之廢置出於軍軍之驕可知也至不用命而賊將驕已甚矣軍驕而更擾之督治不如法益之亂已亂時懼禍者往往逃入漠北使敵皆因而撫之子以糗糧資其屯種內地之精兵勁旅皆為敵用

晉乘蒐略卷之三一上

三

而知我虛實關係甚鉅故大將臨戎有寬猛相濟之道有虛實兼權之用執一為是而法有不行以亂治亂非法之善也則在明法以安眾法行而眾安寬嚴皆得其用矣

嘉靖十二年十月總督劉源清駐聚樂堡討叛兵十三年正月吉囊青台吉援叛兵源清戰不利源清與都督邵永兵駐聚樂堡永趣鎮城南攻南關破之遂為長圍以守賊乘間出突戰官兵數不利源清令為地道番成爲賊所覺復引水灌城城土堅不壞時戶

部郎中詹榮居憂不及出與遊擊戴廉指揮馬昇謀  
昇揚言曰官兵斷炭路城中凍甚詹郎中有信義盡  
挽之一出乞軍門諸叛不疑榮至軍計事畢復與兵  
部主事楚書謀合書發詔入榮還給曰炭路許通然  
聞有天使發救至闔城或可生也昇復揚言天使至  
衆迎書入宣慰畢書出是夜昇與同盟分擒諸首惡  
二十餘人斬之次日大軍退舍榮合開諸城門去備  
具迎巡撫都御史樊繼祖鼓吹入城大集文武將吏  
置酒勞會賞有功者而還尹耕九宮記十二年耕爲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三

時實思不至此按春秋智伯決水灌晉陽城不浸者  
三版沉竈產蛙民無叛意城卒不圯追兵退水涸而  
城隨之圯宋祖決汾晉之水灌晉陽城圍攻數旬不  
克城完如故及師旋啟壩水去而城傾矣前後如出  
一轍張子麟知如渾水之可以引灌而不知制勝之  
在於水涸也水亦氣所聚水壅城根氣聚而城反倚  
以爲固水退氣散城忽失所倚不能自立而圯此事  
屹立中流依然無恙至汎水院落埽墮落水而傾天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天

而無功承勲言兵多而不統於一人故弗績烏合之眾何可恃也時賊分道抄掠流入沁源縣大掠而去嘉靖十二年八月白蓮教周朝董夷等數百人夜燒翼城縣署黎明就擒有洩其謀者而備防於先故不得成事也前時流寇翼城至蒙城教匪招之也白蓮教之爲害烈矣其得就擒亦幸耳

嘉靖十三年正月叛兵糾北兵入鎮城指代王府曰以此爲那顏居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城中人聞之皆巷哭明日北兵攻東南二關叛卒與犄角官軍殊死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三

戰互有殺傷北兵知叛卒不足賴倒戈擊之大誦而去游騎南下分掠渾應朔懷諸州邊境騷然嘉靖十三年總督楊洛築崞縣石峽寨寨在縣東北宋故寨也至是自雕窠梁至達達墩築邊八里有奇議者謂陽方堡以西大川通谷平漫無險爲雲朔代嵐石之徑道塞外諸部每由此窺伺十八年總督陳講乃棄舊邊尋王野梁廢積修築東起陽方經温嶺大小水口神池菽麥川至八角堡爲長城百八十里中間包絡山谷環以濠塹險始可恃二十三年總督

會統復增築高厚與蘆板塞楊武峪土墪塞相爲犄角顧寧人謂三關中路之備於是稱壯焉通志謂松陽方堡築城記西蜀陳公講旣受上命提督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乃言於朝曰山西雁門寧武偏頭諸關爲國重鎮東起代之瓶形嶺西暨深德河曲地東西延袤千有餘里而寧武關之陽方口東西長可百八十里適當朔州大川之衝平行夷漫雖數十萬騎皆可成列以進臣查山西諸路民壯可得萬餘忻代五臺諸郡邑權金歲得數千不足則取諸太原所部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三

吏民贖餒費不傷乎正額勞不及於齊民其築之便上下其奏兵部兵部議如公指無異乃以雁門兵備副使王鏞察奸經費都司署都指揮同知王松太原府同知邢倫總督工程其下文文武百執事並選廉慎而有幹者使攝之經始嘉靖十九年之春三月畢工明年之夏六月起陽方口迄八角堡之野猶溝老營堡之了角墩土築惟半餘則斬山之崖爲之計長三萬三千一十餘丈可百八十里無論土石並高二丈有奇下廣一丈五尺上廣七尺加四尺爲女牆可騎

以馳可蔽以擊牆外壕塹深廣之度略如牆中增敵臺四十三座煖舖五十五間暗門五座重樓三座護水堤臺稱之包築流水溝洞百十二處後中丞劉公臬代奉廷議屬子與參政張君子立規計工事補築東路三百里按察司僉事趙君瀛補築西路黃河揆百五十里王家屏三邊修守記陽方口西迄小紅溝寨八里又西築八利境之尖山梁寨十里既成而公視東隅不稱復增築馮家梁寨二十里屬之王野梁以縮寧雁之界面陽方左右顧兩臂若畫一矣三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城陽方神池利民增築土堡一角通志蘆板在縣西南七十里卽古樓板寨也南至忻州二十里有兵戍守九域志崞縣有樓板揚武石峽土燈四寨揚武峪口西去蘆板寨四十里南去揚武村三十里宋故寨也向設兵戍守堡西又有揚武上下關元史文宗紀崞州有揚武關土燈寨在縣西北高歡築長城自馬陵戍東至土燈宋張齊賢伏步卒於土燈擊敗契丹是也

嘉靖中帝好神仙給事中高金以直諫得罪金山西

石州人時方士段朝用言帝居深宮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悅卽令太子監國不復親政太僕卿楊最抗疏論諫帝震怒執下詔獄編修楊名復諫並下詔獄侍郎黃宗明疏救亦與同罪金之得罪猶幸也史稱帝慕長生三楊先後直陳而繫戍至死猜忍相尋晚政荒縱若此前時敬一之箴無逸之作心箴之註彝倫之論謂之何矣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兵與寇角不利永屯南城不能相援也中外大震諸叛欲盡納寇入城城中人不聽乃止已而寇自解去或曰有陝西游擊某潛出寨襲其輜重寇聞之乃退嗣命梁震爲大同鎮守總兵官震素知大同悍卒縱恣率所親家丁三百馳至申嚴約束禁治私聚一軍大驚其家丁輩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其衆耳兒郎輩在此無不一當百五步之內恐爾不爾用其衆鎮兵皆咋舌由是帖服明年震出塞與諸達衆戰於玉林川之廢宣寧縣又轉戰於紅崖兒斬

首二百餘級嗣諳達或出安子山或繇石窰窪入震先後嚴兵禦却之

嘉靖十四年渾源盜郭尙儒等聚眾四百餘處廣靈山西鐵樞崖爲巢穴執守備方琦叅將李欽等以計擒之

嘉靖十五年八月諳達由宏寺口入掠靈邱復由寺塢入至馬站營九月由巖頭入至寧化三馬營十月復由巖頭溝入一歲凡三犯偏關東四十里爲馬站營寺塢在其北逼近套地故迭出爲患也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三

嘉靖十五年九月諳達繇陽和瓦窰水峪鐵裏門口入葉向高詹榮碑諳達復犯中路鐵裏門鴉鵠谷且將深入嚴兵遇寇衝而遣游騎四出邀擊斬獲甚多通志明於鎮門堡分駐操守一員東路叅將所轄北至邊爲鐵裏門兵將據險防守故敵不得乘也

嘉靖十五年以劉天和總制三邊先是濟農居套中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爲渾脫渡入山後渾脫卽革囊騎以濟河俗謂之皮渾屯諳達亦自豐州過渡嘉靖十八年榆次縣居民鑿治王胡鎮懸窰以避寇

入套相率爲邊患前時敵犯鎮遠關王效梁震蹙之河敵殺溺者甚衆嗣又犯黃甫川震擊走之既而復犯花馬池不得入引去震追敗之乾溝然蹂躪迄無

寧歲及是天和赴鎮修戰具飭邊備築增城堡時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卽困又行遲不適于用天和徵前總督秦紘隻輪車上置礮槍弩戟前樹狻猊牌左右虎盾連二車蔽三十四人一人挽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敗則騎兵追以練諸邊將濟農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三

以十萬衆將大舉入犯天和策寇關西有備必東密檄延綏副將白爵宵行與叅將吳瑛合寇果東至黑河墩遇伏大創而去爵等尾擊之寇連敗多死其分犯寧夏者亦爲王效所破捷聞進天和左都御史嘉靖十五年秋平陽衛指揮張世朝爲變遁於洪洞都御史韓邦奇兵至復遁遂平之

嘉靖十六年六月宣府都御史劉源清言漢塞飛狐示天下形勢今廣昌縣黑石嶺者古飛狐也南通紫荆倒馬西入大同險阨重地宜嚴修守仍築城於黑



石嶺大同府志飛狐口今之黑石嶺也杜登春飛狐口考蔚州口在州東南六十里隸廣昌屬蔚州酈食其說漢高塞飛狐之口又驃騎將軍杜茂屯飛狐即此郡志謂黑石嶺即飛狐口恒志止載飛狐岌爲常山之支黑嶺界連飛狐岌非口也

嘉靖十六年築五寨堡鎮西衛五所屯牧於此故名五寨四野平曠居民蕃滋北通寧朔爲北兵出入之地南入岢嵐達麟府爲西陲孔道是年北部由岢嵐至興縣之裴家川越明年復至保德城下大掠而去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五

轉入榆林殺守將宋隆至十九年八月北部復由岢嵐突入興縣俘掠村莊初部人與大同折箭由井坪入首掠岢嵐至鎮西嵐縣次及興縣轉入交城汾州

文水清源大掠北去按歐陽修劄子經憲州飛鳶軍入洪谷至岢嵐今鹿徑嶺道也北兵入嵐縣由縣境南川轉掠交文清及汾州太原南北皆震矣  
嘉靖十六年六月諸達寇平魯八月由平魯衛入至老營是時諸達結帳於歸化城平魯爲舉足即至之地由平魯至老營所向空濶鳴鞭南下勢不易禦也

嘉靖十八年榆次縣居民鑿治王胡鎮懸窰以避寇王胡鎮在縣東北八里有堡城與源渦東陽永康爲四大鎮商旅萃集之地金大定間建菩薩於鎮城中有懸窰窰外溝深四十餘丈旁鑿數孔入內非日俱備寇來不能侵鎮民穿穴避寇按是時吉囊連歲寇邊榆次爲太原南下衝衢嘉靖辛丑吉囊由太原轉入榆次抄掠至十日之久居民逃匿山谷越澗度嶺雖極險阻荒僻之所亦不暇擇懸窰近在縣城地臨絕壁下有四十餘丈深溝之險安有棄而不治委身於敵之理然當寇來不及備亂離之民幾無地可入矣通志榆次縣東南三十里榆城坂壁立數十仞旁徑險仄商旅多輪摧蹄蹶上有土寨下有懸窰  
嘉靖十八年築宏賜鎮川鎮邊鎮魯鎮河五堡宏賜堡周三里五分餘四堡周二里三分五堡高厚各二丈五尺宏賜堡設叅將鎮守把總四鎮邊四堡各把總一管貼隊官旗一百四十員名西北一帶深挑壕塹一道沿壕築立墩臺各設旗軍哨守五堡之外又生一藩籬矣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六

嘉靖十六年諸達由宏賜東口入掠至靈邱復宏  
賜東口出宏賜東鎮川堡自水頭移置洞子溝西立  
一堡曰鎮邊宏賜居諸堡中迤西立一堡曰鎮魯沙  
河地沮洳移置河南曰鎮河五堡地勢平行常爲敵  
衝設堡俱當要害聲勢聯絡未幾諸達由石窰溝入  
五堡初就乘勢禦却之未幾復入周尙文斬錦裘金  
帶一人卽於是時

嘉靖十八年增修興縣城垣甃以甌城始於景泰元  
年築土城周三里餘高二丈五尺壕深二丈門三東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曰召和南曰文明西曰阜安至是知縣張雲始用磚  
甃工未竣三十一年知縣王達詳請磚砌全城兵備  
副使葛縉檄太原經歷張雲董其事自乙卯夏起至  
丙辰冬訖工築敵臺六座東西南三面皆堅固其北  
面因山險道可徑通則以墻截之四十四年知縣馬  
呈書增修北門匾曰利澤隆慶二年知縣李瑚申允  
修築凡北山外出者削之內窰者築之砌以磚石刊  
雉堞爲官道增敵樓十二角樓八復增東西南三面  
城共高四丈厚三丈築甕城建南城樓

金志大同有御河如渾水在縣東北八十里源出雲  
外之葫蘆海繇陽高開山口兩源合流入縣境得勝  
堡經榆澗村至宏賜堡東南流經孤店村會得勝河  
又經馬站村白馬城至縣東門外興雲橋折而南流  
又經郝家莊沙嶺子村寺兒村舖南北獨覺寺至高  
家店會十里河入桑乾河隸縣境凡百四十里魏書  
天興二年遷都平城如渾水南與武周川水會又南  
流經班氏故城東南流注於濕水通志考今如渾水  
枝津暨泉池大概涸塞錄之以見拓跋魏建都之時  
其水道通行如此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嘉靖間寧鄉縣知縣張鏜建通濟橋引清水溉田清  
水河渠發源南三十里東會蕉山合泉子山水蕉泉  
水北入永寧州界合青龍泉水入黃河南鄉引清水  
河繇黃蒿嶺村起經車村朱家店寨子村瑤峪村至  
水峪村溉地西南鄉引清水河繇暖泉鎮起經堡村  
韓家莊雷家莊王家莊至沙塘村溉地青龍泉渠源  
發永寧州西六十里青龍鎮西北鄉引青龍河溉鋤  
溝鎮地以上諸渠舊設渠規渠長溝頭司之

嘉靖中增設寧武兵備道從御史楊益美之請也初  
三關止設雁門一兵備岢嵐兵備協理之尋以防秋  
加守巡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田驛  
傳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迭出分區監督三十七年  
改雁門爲雁平岢嵐爲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嗣仍  
以偏寧爲岢嵐兵備以偏老岢嵐河曲四守備西路  
參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雁平兵備仍駐代州  
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參將地方  
兵馬屬之至是增設寧武兵備以八角利民神池寧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武四守備中路參將地方兵馬屬之李攀龍記其事  
而爲言曰三關與大同相爲表裏右衛水口等處直  
鹵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視三關有輔車之  
義卽敵於一道出沒我得以直道兵馬掌距踵襲自  
相爲應三關延袤乃至八百餘里敵得以探疏數爲  
堅瑕揣薄厚爲虛實時分時合漢兵安能八百里趨  
利曩時雁門一道岢嵐一道協理之乃以二道爲不  
足以守巡冀寧二道爲四道復以四道爲不足加清  
軍屯田驛傳合冀南河東諸道爲七道八百里而七

道以臨之卽有五參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雁門  
岢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相  
爲用十羊九筆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曠  
所司存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  
境內而勤一圍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明  
虛實以制禦也注雁門以雁平注岢嵐以偏寧似矣  
不知十一守備分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  
隸偏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乘坐累有  
妨簡書卽鹵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烽火復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游已難爲卒又况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無益豈  
所謂明形而禦制乎時已權生變已常存寧武之介  
於雁門岢嵐之間亦猶雁門岢嵐之左右於寧武疆  
場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其  
約猶耳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  
其而稱同心亦使朝廷得以責所不備按所不守捷  
無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省冀寧若清軍者  
七道而爲三三分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以朝檄  
暮集齊一其指使茲因設寧武道而決策如此

郡國書曰代北烽埃錯列以廣武四至稽之道里分  
明廣武墩南十三里至雁門北口北口十里至雁塔  
雁塔十里至南口南口十里至代廣武西二十里至  
太和嶺太和二十里至水動口水勤二十里至弔橋  
嶺弔橋嶺三十里至廟嶺廟嶺三十五里至石匣口  
石匣十里至陽武峪陽武二十里至元崗口元崗三  
十里接寧武關之蘆板寨廣武東十五里至水峪口  
水峪三十里至胡峪口胡峪二十里至馬蘭口馬蘭  
三十里至茹越口茹越三十里至小石口小石十里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至大石口大石四十里至北樓北樓五十里至太安  
嶺太安五十里至團城團城五十里接平刑關之  
平刑嶺廣武北渾源州之傳烽代者由山南孤山等  
墩應州之傳烽代者由山南羊腦等墩山陰縣之傳  
烽代者由山南北塔等墩而傳崞忻州者北則由蘆  
板東則由代柏林崖至班聶此歷可稽者也  
郡國書曰代州名代自隋始定其稱秦分天下爲三  
十六郡有雁門郡代郡漢仍秦雁門郡界連峙崞馬  
應及大同之東代郡卽今蔚州代王城是也

嘉靖十八年張孚敬卒史稱孚敬剛明果敢不避嫌  
怨潞州陳卿之亂孚敬主用兵賊竟滅大同再亂亦  
主用兵薦劉源清爲總督師久無功其後亂定代王  
請安輯夏言力詆用兵之謬語多侵孚敬孚敬怒持  
王疏不行帝諭令與言交好遣黃維之大同相機行  
事孚敬稱疾乞休其持身特嚴痛惡慝吏一時苞苴  
路絕又能辨張延齡守財虜之不反清勸戚莊田罷  
天下鎮守內臣先後克盡其力然其性狠愎報復相  
等務快恩仇其非有惓惓忠愛之實可知也帝雖始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終眷禮亦難免於清議矣  
嘉靖中置黃花嶺堡在崞縣西北寧武關北七十里  
又北五十里卽神池堡也又土棚堡在寧武關北六  
十里又西十里卽義井堡俱嘉靖中置寧武東路有  
大河堡又東北則陽方堡也寧武而西則寧文堡又  
西則三馬營堡又西南則西鎮堡數堡相爲犄角以  
備防  
嘉靖十九年劉天和敗濟農於黑水苑濟農連入寇  
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寇萬全右衛總兵官

白爵逆戰再敗之地志黑河在大同府西北有城水出黑山卽黑水也

元思謙列傳思謙字子益臨汾人嘉靖甲午舉鄉試第一丁未成進士選授編修出使淮藩却餽弗受督河南學政分守洛陽伊藩驕恣將履畝加稅思謙以理止之擢陝西按察司有盜攫大璫金大璫逮諸富室雜治之思謙廉得其狀爲任捕盜責釋諸富室不問遷四川左布政使四川多雨郡邑運米至者不以時收輒浥爛思謙日親詣庾下遇有至者卽收之歡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聖

集諸書行於世

嘉靖中督撫翁萬達令併民堡孤懸寡弱者廢之編其民於附近大堡協力拒守土堡相度地宜依山據險而爲之各堡積矢石備兵械官有廨宇士有營舍而倉廩草廩咸備焉語曰百人之堡千人不能攻其勢便也大同三關諸營堡圖說固已系而載之矣然邊方鄉落民堡尤多有一鄉數堡一堡數家者又素無弓弩火器敵入守空陴坐視恒有陷失殺戮者甚

衆至是令小堡附于大堡每堡擇才力者爲堡長次者爲隊長堡長得以制隊長隊長得以制伍衆每五十名爲一隊每隊奇正各半隊長二人一統其正一統其奇居常則人守一陴奇正相間一方有急則三方應援奇者赴之正者攝守又多造火銃飛砲沸朗機之類分置堡塞初敵之攻堡也搖其諸處而掩其一隅誘之策應而乘其不備鄉民無遠識往往擾亂以墮其計今奇正相間一調一守規畫密矣乃若腹裏故無土堡自庚子辛丑敵勢鴟張殘賊內地于是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四

各修堡以備之而因地團聚爲制不一云

嘉靖十九年敵自宏賜入太原郡國書曰太原之謀蓋以邊徼重兵生養不富縱有所獲未足致飽以故直逼朔應南入陽武肆毒于忻代岢石之間然掠太原必深入深入必資禾而皮褐不便暑濕馳突苦于泥淖一遇邀擊則全軍危矣故復有畿甸之想於是

有紫荆之叩太原中隔大同路遙難返以故直入廣昌南犯諸隘極鋒于浮屠插箭嶺之間然抵廣昌必由蔚州由蔚州必道南山非二日不能越廣靈非五

日不能出靈邱未獲叩關而馬力疲矣故復有陽和之役此敵情之三變也方其有太原之謀也而我日備宣府及其有畿甸之想也而我日備朔寧三城守之經營勞悴者咸與敵左矣夫不挈輕重較遠近以爲備但見敵近之地卽從後爲之防是何異刻舟求劍哉兵法曰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此在制敵者審之而已

嘉靖初胡世寧陳備邊方略云選將益兵立賞罰格修烽堠時巡徼以振軍威且言今之備邊莫先用間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四

竊計各邊軍士不下數十萬敵騎控弦不過數萬然彼常寇我有餘我常禦彼不足者蓋由彼能用間而我不能耳故彼常劫掠因糧於我也而我則困于遠輸彼常入屯我重地也而我則散地難戰如彼欲專攻大同也而佯爲移攻宣府之形彼惟分遣數將也而誑爲將發大衆之語使我被劫之人聞之見之陰縱歸報我且疑且信而各邊屯戍愈分愈少愈久愈疲彼則專攻我一處而力常有餘此能用間之利也往年長夏屯我大同彼犯兵家之忌矣使我有間知

彼虛實諳彼道途設奇制勝出其不意彼將進無可獲退無所歸乃坐失機會非不能用間之弊哉今彼有劫掠探聽之人入境爲我所獲者我惟不逞小忿免其誅戮不惜厚賞悅其心志因而用之則彼中酋長有心慕中國者我得以知而招懷之有自相猜忌者我得以知而携貳之有陰爲間諜者我又得以知而誑惑之由是五間可以次第畢用而我師所出動中機會矣

嘉靖十九年設叅將於代州時北虜連歲入寇由火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四六

燒梁白草溝入犯太原之南邊報日急議欲以重將鎮代乃移代州守備于廣武改設叅將稱東路與北樓相犄角而備三關其兵則隸寧武之元帥府嘉靖庚子後敵頻歲入犯郊垌嚴守三關三關舊設守備三遊擊將軍一總兵一兵備使一總兵轄遊守各占汛地兵備理糧餉督撫駐太原居中節制不自涉邊境都御史自六月杪至代防之仍檄守巡清軍驛傳屯田鹽法六七道畫地而分其防亡何以諸道盡北則太原虛乃設寧武兵備使改偏寧爲崑嵐與鴈平

道遂成鼎足各守汛地其都御史無事則至十月還太原

嘉靖十九年八月諳達由井坪朔州抵雁門破寧武關入崑嵐興縣遂入太原及交城汾州文水清源十二月復繇平魯井坪入掠朔州馬邑山陰應州時寇衆十餘萬人分二道東入宣府右衛掠至廣靈縣西入宏寺東口掠懷仁渾源靈邱馬邑朔州復由宏寺東口而出往復抄掠邊境大困

嘉靖十九年諳達繇萬全右衛紅糖口入宣府總兵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四七

白爵戰不利寇遂大掠而南踰十八盤渡口過蔚州進薄廣昌又欲循山而東爵尾其後叅將章鎮計曰寇衆尾之無益乃分精騎伏蔚東山下叅將徐鉅亦遣兵斷美峪口寇不得東先驅入山者多棄馬步返鎮邀擊於大比莊斬七十餘級寇引去嗣由蔚州至三家村復經廣靈廣昌破蔚之三家村欲叩紫荆關馬疲而去

嘉靖十九年都御史劉臬請城雁門隘塞三百里掣大同班軍分戍十八隘按十八隘自宋有之宋用王

安石言失山後地不得不退守內隘若大同蔽於外偏老當其衝所係尤急古人守險於險外斷無有棄外垣而守一隅者大同一撤進不足壯雁門之勢退不足爲偏老之援至敵已入垣其氣正盛內隘亦不能守非計之得者也三關志十八隘雁門東西平刑道梁爲扼要東則水峪胡峪馬蘆茹越小石大石太安團城凌雲葫蘆西則大和百草八岔小蓮夾柳燕水鵬窩元岡是也

嘉靖二十年七月諳達由左衛豬兒窠入掠馬邑朔州遂入陽武峪抵太原道經三關不能堵禦詔宣大總督翟鵬兼節制雁門偏頭特諳達繇小蓮花口火燒溝入繇山頂牛心寺宋家溝白九川廟嶺梁南下是月復繇此口出無有截其後路者

晉乘蒐略

四八

嘉靖二十年八月吉囊至寧武之王野梁副總兵丁璋遊擊周宇戰歿遂入太原前時寇邊至邊境而止茲竟深入蓋以邊徼重兵生養不富縱有所獲未足致飽以故直逼朔寧南入陽武肆毒於忻代嵐興逕抵太原時太原猝遇警城素無備布政司吳瀚誓衆

分部固守躬出犒師已而援兵匹集始解去轉入榆次大掠十日經太谷攻破郭村堡焚掠人畜無數西入石州按是時提學胡松上言去秋請達掠興嵐即傳箭徵兵尅期深入守臣皆稔聞之而巡撫史道總兵官王陞等備禦無素待其壓境始以求貢上聞又陰致賂遺令勿侵已分地嫁禍他境宜置重典以厲諸鎮自兵變以來壯士多逃漠北爲寇用今招之使歸有攜畜產器械來者更給牛種費給復數年捐金十萬可得壯士二萬撫而用之皆勁旅也其言深中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吳

竅會而當事者惡其盡言以兵事難之令於三關聽用不畀兵柄牽制以敗其事及寇入抵太原遂諷臺諫劾松虛議罷斥以逞其奸詔然自謂得計置人民糜爛於不問至於賂敵嫁禍敵乃益輕中國接踵繼至嘉靖時爲禍尤烈蓋皆由於此

嘉靖二十年大修太谷縣武村王班上善咸陽朝陽等堡寨以禦寇九月吉囊寇代州趨太原由太原入榆次屠戮數萬餘人復由榆次南下太谷焚掠一空抄没人畜無數乃爲亡羊補牢之計修理近邊堡寨

縣東北武村堡臨象谷水三面石崖勢極艱阻唐武德初築爲戍守處王班堡在陽邑故城東十餘里內有九級浮圖上善堡在縣北五里又縣東北二十五里有大白堡東二十里有陽邑磚堡西南十五里有白城堡皆官堡也以次修築縣西南十里或陽寨東南四十里屯谷寨東北十里朝陽寨又牛許寨東賈寨在縣東北六十里梁平寨在縣東北百里皆向無堡寨自經兵火焚掠後始一體創築民間自爲防護田廬踴躍趨事計日功成唐武德中突厥寇太原太原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五

谷爲南下孔道李靖爲行軍總管率江淮軍駐太谷禦之民人安堵無恐邑人不忘其德立祠東里歲時奉祀嘉靖辛丑之變聽其出入至擄掠載重適當雨霑泥淖弓馬罷敝北兵舍載徒行之時卒無有起而邀擊之者亦大可傷矣

嘉靖間吉囊從寇家梁入犯忻州崞縣一帶野史記載代城之北層巒疊障四十里至雁門節節高上直在雲端關外古沙漠地凡外寇經行之所必於山嶺高阜處寇家梁山之最高處也故名山脊曰梁鄧亨



疏代州雁門關西抵寧武偏頭東連紫荆倒馬逼近  
朔州威遠爲京畿之藩籬作山西之屏障山西之關  
四十有餘皆踞隘保固而聳拔雄壯則雁門爲最雁  
門東西以平刑盤道梁爲扼塞濟農之衆自寇家梁  
踰山越嶺而來諸隘不能守而內有腹心之患矣

嘉靖二十年敵款大同求貢市遣所掠中國人石天  
爵肯切款塞言貢市兩利近以貢道不通每歲入掠  
邇因人畜多災卜之神言入貢吉若許卽趣一人歸  
報當約束其下令邊民墾田塞下夷衆牧馬塞外永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五

不相犯否則徙帳北鄙而縱精騎南掠意雖誠懇而  
語多要挾撫臣史道疏請廷臣集議時虜待命邊外  
屢向哨卒訶進止一日邀守墩百戶李寶以虜酒席  
地飲之載以馬擁入俺酋營與之歡宴虜嘗有執戍  
卒掠其衣糧者俺酋痛懲之遣夷使送哨卒衣糧還  
巡按御史譚學復以聞因請速定大計准貢則後虜  
當防不准則近害立至具請多發兵糧遣知兵大臣  
趣臨調度相機撫勦兵部覆議從之八月命樊繼祖  
總督宣大發帑金九十萬兩遣科部官贊理時邊備

太疎而繼祖又不能防天爵逸去具以我邊無備告  
虜酋濟農諳達相繼入寇大掠而去張翔翼徐懋言  
繼祖擁重兵厚餉而怯懦縱寇深入不職狀罷去每  
歲虜寇如故不復言貢事矣

嘉靖二十年八月諳達入山西內地兵部請遣大臣  
督軍起翟鵬整飭山西軍務鵬馳至諳達已飽去而  
濟農軍復寇汾石諸州鵬往來馳驅不能有所挫寇  
退召還諳達之犯石州也州人張赦隱居州之城北  
村子釣正德末舉于鄉以親老亦不仕讀書養親遠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五

近稱其孝至是北寇猝犯鈞慮父赦遭難自城中馳  
一騎號泣赴救寇射中其肩裏瘡疾馳至則父已被  
殺鈞隕絕盡飮父血水漿不入口三日不勝悲痛而  
卒是時殺掠甚慘石州爲親死者十一人而張成相  
子博張永安尤著成相少孤及長爲諸生養母二十  
餘年以孝聞寇至負母出逃爲所得叩頭號泣乞免  
其母寇怒并殺之抱母首死博二歲而孤奉母盡孝  
寇抵城下博方讀書城中母居村舍亟下城號泣求  
母母已被執遇諸途博取石奮擊寇寇就剖其心母

得逸去年止十有八永安石州吏也父爲寇所逐永安持挺追擊之傷二賊趨父逸去而身自後衛之被數十創死沁州有溫繼宗者沁州諸生父卒不能葬日守柩哀泣寇入犯或勸出城避難以父殯不肯去寇至與叔父淵等力禦擊傷一賊中矢死柩旁淵等皆死孝烈均有足紀者按史稱明世敦重孝義下逮委巷布衣匹夫匹婦童穉賤之屬皆能以卓行顯名當時至性所激發通於神明水不能濡火不能蒸猛獸不能害山川不能阻氣化賴以維持是以君子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五

重之明史列孝義傳推本太祖詔舉孝弟力田以禮遺孝廉至京師爲教化之始採其尤者著於傳餘按唐書臚列姓氏之例博採而備存之山右之卓卓可紀者永樂間則有安邑張普圖永寧王仕能宣德間則有翼城劉原貞正統間則有右衛穆宏武左衛成貴猗氏王約高平王起孝介休楊智興縣郭安朔州衛吳順天順間則有臨汾續鳳絳州陳璽成化間則有壽陽吳宗潞州張倫大同楊茂楊瑞宏治間則有臨川徐河徐瑛平遙趙澄澤州宋甫裴春舉人李鼎

興縣白好古解州李錦陽曲薛敬榆次趙復性屯留衛李清正德間則有臨汾李大經及子承芳天啟間則有忻州趙裕心稷山舉人史宗禹其同居敦睦者成化間則有潞城韓錦李昇六世同居宏治間則有陵川徐梁五世同居其輸財賑濟者正統間則有榆次子敏石州張雷潞州李廷玉天順間則有代州李斌隆慶間永寧王潔胥贊皆旌爲義門或賜璽書褒勞名留天壤行卓古今綱常賴以不泯故採史傳而備列於此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五

嘉靖二十一年諸達濟農以誅戮貢使爲言大舉入寇諸達濟農皆小王子從父也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蓄貝貨其後厭兵東徙所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濟農諸達主之二部最强據有河套時入寇抄先是諸達遣使款大同詔却之諸達與濟農遂分道入犯及是復遣使求貢大同巡撫龍大有誘縛之詭言用計擒獲詔磔于市敵怒入掠朔州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沁汾復從忻崞而北屯祁縣參將張世忠等戰死敵遂從雁門故道而去未幾濟農死其子朗

台吉等散處西河勢分諳達獨盛歲數擾邊按諳達  
先後欵大同求貢市亦如開原廣寧之故事自以有  
無貿易非復開馬市也小王子已厭兵東徙諳達亦  
祇期通市求利爲安邊計俯從求貢而戒備加嚴彼  
豈能遂爲我患哉若拒之使不得所欲而懷憤復誘  
而縛之因以爲功磔市重戮失信義於強敵而使敵  
轉有辭曲在我矣何怪其侵擾郊圻息警無時也王  
崇古歷舉前代通貢故事權衡於今昔強弱情形之  
不同爲老成謀國之議而猥以冒功召變至財殫力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五  
絀雖智者無以善其後悔何追矣言邊計者和與戰  
而已戰勝而後和上也和而不弛其守次也却貢而  
弛防旣不能得其心又不能禁其暴擁重兵而縱賊  
深入大將臨戎怯敵和與戰兩失之南朝可謂無人  
甚而至於磔使上功寘重典以賈禍至怨毒已深北  
部傾衆南下而昂首議事者皆詭避竄伏任其凌虐  
無復有一人起而任其事嘉靖十八年以後太原南  
北爲戎馬之場出入於忻代并汾間自去自來使生  
民重受其毒龍大有之罪浮於樊繼祖無政至此尙

可言哉  
嘉靖二十一年諳達糾青台吉及叛人高懷智李天  
章等由左衛吳家口入駐朔州掠廣武南入太原薄  
太原城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刀矢鉅利望之若霜  
雪士民惶恐內徙知府張祉冒雨登陴晝夜巡警敵  
不得逞城外無所掠大肆焚燒指揮王倫等率壯士  
以矢石火器斃寇數十人寇焚演武教場乃移營南  
走轉掠祁清等縣駐帳縣北三日抵清源城冀寧道  
王儀洞開城門寇疑引去轉入太原城屠戮四萬餘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五  
人大掠十日南掠平遙復至太谷攻破郭村堡轉至  
介休城下破石屯王里二堡掠沁潞而還至永寧州  
城下渡河北返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僇男女二  
十餘萬焚公私廬舍八萬餘區蹂躪田禾殺掠牛馬  
羊豕無數七月庚午始出按諳達自嘉靖十年後無  
歲不犯大同而未圖南下茲初由岢嵐入石州渡河  
北返連年三入石州由岢及太原入石之路山嶺崎  
嶇騎兵不得馳驟而諳達冒險深入於磽瘠之地皆  
肥羊良鐵之言有以餌之也夫羊鐵豈惟石州始有

而必誘使屢至其地者率有石隕之人導之亦猶印  
富之導入靜樂擇利乘便也先時王崇古嚴防山西  
內郡疏有北部犯太原由興嵐直入石隕之論至是  
果如其言由熟於用間而偵知敵情也使用其言先  
爲之備敵雖嗜利豈能入險無憂而在我已踞必勝  
之勢故善將兵者必審敵情知地利而後可言攻守  
也

嘉靖二十一年六月諳達屯祁縣列營汾水東西大  
衆駐平陽介休間諸將無敢乘險邀擊副總兵張世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五

忠與段堂張文懿何堂劉維禰合五營兵襲之至六  
支村段堂軍潰文懿等引避獨世忠力戰自己至西  
卒無援者困重圍首中二矢下馬裹創疾鬪死百戶  
張宣張臣亦力戰死之通志六支村在祁縣東北里  
有東西六支堡各高三丈圍十五丈

嘉靖間趙炳然總督宣大山西沿邊軍務炳然字子  
晦中嘉靖十四年進士由知縣徵拜御史與給事中  
李文進覈宣大山西兵餉劾前後督撫監司指揮樊  
繼祖等一百七十七人條上備邊十二事時以浙寇

甫平徐階請設巡撫綏輯進炳然往任之炳然廉以  
率下悉更諸政令不便者仍奏減軍需之半民皆尸  
祝之以援勦海寇功累晉兵部尚書協理戎政至是  
詔督宣大山西軍務新平平遠保平三堡密迤宣府  
舊屬大同天城相去六十里孤懸塞外隔崇山冠騎  
時出沒炳然奏添設叅將別爲一營詔可又上分布  
秋防疏云山西總兵統正兵暫駐楊方口一則調度  
本境一則便援雲朔副總兵統奇兵仍駐老營一以  
專防黃河一以東西勦遏西路叅將統援兵駐水泉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五

營中路叅將統援兵駐蕎麥川暗門東路叅將統援  
兵駐廣武站太原叅將統援兵駐馬蘭口神機司把  
總統標兵駐舊廣武白草溝北樓叅將統援兵暫駐  
長營嶺遊擊統遊兵暫駐八角堡調度適宜炳然請  
勤練達所至有聲績隆慶初以病乞休卒諡恭襄  
嘉靖辛丑諳達入太原候騎薄其城下畿輔震驚守  
臣奏立新固關爲外拒于黃榆馬陵諸關築長城數  
百里刁斗之聲相聞新固關築於甘桃口在井陘南  
三里設守禦千戶所一員隘口隸平定洪故關轄隘

口三十六而於黃榆馬陵諸關築城以捍于外設險守國之義固如是也

嘉靖二十一年重修平定之柏井寨號柏井堡堡四面據河地勢高二十丈方二里許東北隅建倉糧草場以備客兵芻餉柏井城在州東五十里漢韓信所築史稱未至井陘口三十里而舍卽其地也唐裴晉公駐兵承天軍分兵置守皆要隘也

嘉靖間邊患孔亟并州近邊各縣於民居繁衍村落督建城堡以保衛民羣雉雲連崇墉葦布民自爲守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五九

法之至善者顧寧人言邊民築堡禦寇而吏緣爲奸索瘢擢髮設爲不可結之局以難居民而要厚實叫囂衝突日夕不休民怨不可言于是告併告廢當道亦悲其不得已之情而亟准之民惟恐其壞之不速而貽後舉之患也相與墮其墉平其基而後快更不念異日邊患之再棘矣是豈愚無遠慮哉切于近憂故也夫城以衛民而乃益其禍穴之足以穿墉也如此

嘉靖二十一年議修大同邊垣總督樊繼祖恐敵蹂

躡不能築巡撫龍大有謂外邊遠不可築內邊又難爲力俱乞停止本兵張瓚覆言大同地方先年旣設外邊又設內邊以界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也今圯壞不修恐醜虜竊據永無恢復之期昔河套棄而陝右多事西河棄而甘州多事大寧棄而薊州多事三岔河棄而遼東多事懲前慮後乃知兩邊修築亦一時權宜但地方廣遠公私匱竭果難爲力停止

嘉靖二十一年俺荅入代州三關不支縱掠太原路安兵部請復設總督乃起翟鵬總督宣大軍務節制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六

雁門偏頭寧武鵬受命寇已出塞卽馳赴朔州請調陝西薊遼客兵八支及宣大三關主兵兼募土著選驍銳者十萬統以良將列四營分布塞上每營當一面寇入境游兵挑之誘其追諸營夾攻脫不可禦急趨關南依牆守邀擊其困歸帝從之鵬乃於大同浚濠築牆濠深廣各二丈壘土爲牆高復倍之延袤三百九十餘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護墩堡一十四建營舍一千五百間得地萬四千九百餘頃募軍千五百人人給五十畝省倉儲無算疏請東自平刑西至

偏關畫地分守增游兵三支分駐雁門寧武偏關寇  
攻牆成兵拒游兵出關夾攻此守中有戰東大同西  
老營堡因地設伏伺寇所向又於宣大三關間各設  
勁兵而別選戰士六千分兩營遇警令總督武臣張  
鳳隨機策應此戰中有守帝從其議鵬治軍山西屢  
進屢退而志在克敵籌畫不遺餘力矣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諳達由廣武掠太原復南下平  
陽抵韓信嶺抄掠汾晉仍由廣武北去三關志廣武  
當朔州馬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峙諸郡縣之要道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奎

凡由大同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  
平刑皆敵衝也西越白草溝則夾柳樹鵬窩梁皆要  
害也雁門警備于是爲急廣武西則太和嶺水勤口  
弔橋嶺廟嶺石峽口陽武谷雲岡口接寧武關蘆板  
塞廣武東則水峪口胡峪口馬蘭口茹越口小石口  
大石口北樓太安嶺團城口平刑關之平刑嶺廣武  
城東橫背嶺葫蘆凌雲口水峪口廣武城西太和口  
白草口八岔口皆要地按代北層關疊鎖太原迤南  
所倚以爲固也諳達之衆入自廣武則已越諸口而

逼之險無可恃蓋惟有叛人爲之向導知其虛實伺  
間抵隙故雖歷羣山如入無人之境由忻代直入太  
原以至平陽數十萬騎長驅南下瞬息百里鳴鏑交  
至所謂以其所長攻其所短也非內地人民所能堪  
矣

嘉靖二十一年總督翟鵬鑿長塹於近垣從胡松議  
也塹窖多鑿於近垣以阻侵軼鑿地橫垣曰塹間鑿  
間否形如品字城堡恃以禦患至是以參政胡松議  
自鎮邊堡而東至陽和後口鎮河堡而西至老營堡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奎

鑿爲長塹初諸堡及烟墩亦各挑挖溝塹以遇敵寇  
或穴地爲品窖然議者謂中國設險有三垣塹窖垣  
最可恃窖次之塹又次之蓋垣者因高遠眺敵無所  
逃乘險下拒已易爲力塹則沿守者無所依蔽眺望  
者不獲遠施嘗計一敵挾一束芻則萬敵頃刻之際  
可平數丈也若窖有隆伏平之反難夫自邇年多事  
敵騎馳突中國困于格鬪疲于奔命于是守境之議  
與設險之法密矣塹窖之設固秦人塹山堙谷之意  
惟先練其士卒固其藩籬則塹窖亦守國之所不可

廢者矣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諸達入代州至太原破徐溝北關南抵武鄉城下代州迤南山徑險曲太原連年告警利其所有南北擄掠不休而無有一人能起而禦之者當時之無政可知也

嘉靖二十二年總督翟鵬言大同自有五堡北邊少事五堡以東直抵陽和五堡以西直抵老營堡欲於其地通鑿長塹遇有山石則砌石為垣斬崖成險今計鎮邊堡至陽和後口三十餘里相應鑿塹鎮河堡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三

至老營界三百九十餘里鑿塹者十之九為垣者十之一垣高闊以一丈二尺塹深闊以二丈為式按此亦因北兵數入而築垣以守為亡羊補牢之計然設險而無守險之人數萬騎破垣而入固不能制也

嘉靖二十二年冬十月諸達自萬全右衛毀墻入掠蔚州直抵完縣京師戒嚴命逮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翟鵬巡撫薊鎮都御史朱方下獄鵬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遏敵言官劾其逗遛致震譏輔遂遣官械鵬而以侍郎張漢代之方

以建議撤諸路防秋兵致敵乘間入犯亦命逮繫臚坐承成方杖死按史稱世宗操用重典以繩臣下出力任事之臣亦中危法翟鵬有可用之才不得竟其用至無罪而死為可惜而帝不之惜也當邊警日急生靈塗炭之時賴有出險濟屯之才養之於事功去舊之前用之於闕歷既深之後議功議能不以一節掩生平諸達之入大同也翟鵬禦之而不得逞其籌備山西選將練兵度地置屯密布戰守之宜使守中有戰戰中有守計畫不遺餘力畿甸之擾鵬豈憚於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四

赴援實以謀出萬全慮勝後動而遽因一言遂中於法使塞下失一良將鵬之不幸非鵬之不幸也棄才於需才之會君子傷之已終帝之世西北邊迄無寧日有由然也

嘉靖二十三年巡撫詹榮以大同無險乃築東路邊牆百三十八里堡七墩臺百五十四又以近邊洪賜諸堡三十一所延亘五百餘里膏腴田可數十萬頃奏請召軍田作復其租徭移大同一歲市馬費市牛賦之許論九邊總論高山聚樂二城堡蓋在鎮城兩

腋間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給事中王奕疏請增戍於高山聚樂二堡以爲之翼亦備防之道也

嘉靖二十三年諳達謀以冬深東入用馬馱草繩長數丈日嚼馬而飲之水可支數日攻膳房堡潰垣而入至蔚州叩南山見峻隘不敢入乃西出紅沙坡宣府總兵卻永合五戰鋒兵尾其後紅沙坡路坦而遠凡五日始至廣昌欲斬鄉導者急攻三家村殺三千餘人會其衆食以馬疲拔營歸而五戰鋒之師遇之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五

李彬戰死餘奔南山陳師自遼獲免

嘉靖二十三年翁萬達總督宣太山西保定軍務萬達字仁夫揭陽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累遷至廣西副使專辦安南事降莫登庸有功至是以邊警擢任宣大萬達謹偵候明賞罰每當防秋發卒乘障陰遣卒傾硃於油察離次者硃其處卒歸輒縛毋敢復離次者嚴殺降禁違輒抵死得降人撫之如所親以是益知敵情寇數萬騎犯大同中路入鐵裹門故總兵官張達力戰却之又犯鵝鴿谷叅將張鳳諸

生王邦直等戰死萬達與總兵周尙文備陽和而遣騎四出邀擊頗有斬獲寇登山見官兵集乃引去事聞賜敕獎賚屢疏請修築邊牆自大同東路天城陽和開山口諸處爲牆百二十八里堡七墩臺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諸處爲牆六十四里敵臺十斬崖削坡五十里工五十餘日成進右都御史發代府宗室充灼等叛謀進左都御史已會宣大山西鎮巡官議上邊防修守事宜其略云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歷偏頭抵老營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西路起了角山歷中北二路東抵東陽河鎮口臺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陽河歷中北二路東抵永寧四海冶千二十三里凡千九百二十四里皆逼巨寇險在外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雁門至平刑關八百里又轉南而東歷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千七十餘里又東北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一百八十餘里凡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所謂次邊也外邊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大同最難守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六



者北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偏關以東百有四里略與大同西路等內邊紫荆寧武雁門爲要次則居庸倒馬龍泉平刑邇年寇犯山西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備禦大同仍置兵寧雁爲聲援比棄極衝守次邊非守要之意宣府亦專備西中二路而北路空虛且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遼陝兵馬糜糧賞不貲恐難持久併守之議實爲善經外邊四時皆防城堡兵各有分地冬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七

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若泥往事臨時調遣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首尾不相應萬一如往年潰牆而入越關而南京師震駭方始徵調何益事機擺邊之兵未可遽罷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之云者築垣乘障資人力之謂也山川之險險與彼共垣塹之險險爲我專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塹可憑也修防之役必當再舉夫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慎防秋併兵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因條十事上之帝

悉報許乃請帑銀六十萬兩修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牆凡八百里工成予一子官史稱萬達事親孝父歿負土成墳好談性命之學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王畿魏良政善通古今操筆頃刻萬言爲人剛介坦直勇於任事履艱危意氣彌厲臨陣嘗身先士卒善御將士能得其死力尤精心計善鈎校牆堞近遠濠塹深廣曲盡其宜寇乃不敢輕犯牆內戍者以暇耕牧邊費亦日省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窾者萬達稱首隆慶中追諡襄毅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六

嘉靖二十三年巡撫曾銑議大城雁門長城自老營了角山至平刑關東八百餘里慎防內外邊要郡國書曰西北地里起宣府東路之四海冶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爲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了角山爲山西界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頭抵保德州爲黃河界而止皆逼臨鹵巢境爲外險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雁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又轉南而東爲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荆關吳

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又東北爲順天之界  
歷高崖白羊抵居庸關皆峻山層岡爲內險有明奠  
鼎燕京外邊西連延綏東距薊州宣大屏蔽爲特重  
合言之則大同川原平衍又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  
西之偏老分言之則大同之最難守者北路也次中  
路次西路偏關以西皆沿於河恃河爲險無待防秋  
偏關以東俱貼近邊外略與大同之西路同大同爲  
山西藩籬本相聯屬曩因鹵越大同入山西當時地  
方諸臣誤以大同爲難與共事也乃獨築寧雁以東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李九

至平刑邊墻八百里于腹裏掣回大同備禦之兵以  
守諸關繼因守兵不敷添設太原等處參遊兵馬七  
營召募客兵僉派民壯分布擺守公私轉輸內地騷  
動所謂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備多者正謂此耳近兵  
部侍郎翁萬達與巡撫楊守謙會議以扼其要害則  
人聚而力全二鎮邊墻接連僅七百餘里則地近而  
費省欲罷寧雁之戍兵以併守大同大同有備則山  
西可保無事客兵供億可漸省掣所議似爲得之但  
內外二邊皆所以捍蔽燕晉外邊防守固嚴萬一失

防敵馬深入內地彼觀崇墉橫阻旣慮守戍之衝其  
前又慮遊騎之尾其後或不敢大逞若因併力于外  
而遂疏略于其內未免棄重險而啟戎心昔人謂全  
晉之安危視三關而畿輔以西大河以北安危視全  
晉則三關之守固不得不嚴以密况保德逼近黃河  
多係北來渡口控弦引弓之人乘虛深入何以爲備  
故三關立鎮與大同略等忻代沁遼恒嶽大河之間  
不震不悚此寧雁之戍兵所以難遽罷也蓋外防固  
以捍內而內備亦以資外量爲籌備而所守者要邊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李九

嘉靖二十三年諳達入寇楊博議分布西北防秋兵  
馬疏云臣等竊料今秋敵情垂涎側目在於山西蓋  
緣宣大二鎮蕭條之甚無可劫掠三關阨隘之險難  
以突入山西雖春夏之交猶當戒嚴代南崞縣之陽  
方等口爲四達通衢尤當嚴拒以杜漫入蓋陽方地  
勢平曠南可以馳突并汾西通崞嵐興臨永之路  
爲太原汾晉門戶強敵憑陵據我門戶由此南下若  
乘其初入而速禦之則利在於上稍遲則禍及於遠

軍士習於驕怯驕則不知有將怯則惟知畏敵聞難始調兵食遣發諸將鵬已爲其所賣况撤防秋之兵哉方逢時邊關機宜疏云三關俱通寇要區東路自盤道梁夾柳樹燕兒水雕高粱等堡進直犯代忻太原等處西路自滑石澗黃龍池寺塢堡水泉營等堡進直犯鎮西興嵐等處中路陽方口王野梁失守少費迂迴可達東路矣菽麥川野猪溝失守少費迂迴可達西路矣此邊形之大較也東中二路外有馬邑朔州烽火相接零騎遽難以潛入大舉或數年一至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三

西路邊長二百餘里東自水黃墩起西至了角山止一百餘里尚在朔州川之內自了角山起西至老牛灣止一百餘里逼隣沙漠大舉憑陵易逞零騎出沒無常御史賀一柱移鎮之說有見於此計寧武離偏關一百八十里正兵營軍馬在三路土著有年勢難他徙其叅遊軍馬果數足勢强大舉雖未能遏絕零騎必可拒堵此移鎮之便也查兩營軍少一千三百三十四名馬少三千四百四十二匹而遽移之是總兵亦叅將等也寇豈憚一總兵官名乎况偏關抵嶂

縣原平驛二百餘里東路報警策應恐難猝至此移鎮之未便也先年諳達乘虛謀陷老營總兵郭琥早得其情由寧武日暮提兵四鼓即抵其地而堡賴以全是不移與移鎮同也今該鎮劉國既稱軍馬寡弱東路寫遠合無依其仍駐寧武遇三路但有聲息星馳調度隨賊堵截按此與楊博防秋疏相爲發明王崇古免調援兵亦同此意皆通達形勢更事之言也嘉靖二十三年翁萬達議掣山西兵并力守大同巡撫孫繼魯沮之帝爲逮繼魯悉納萬達言萬達更事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上 七

久帝深倚重所請悉從之山西通志王崇古免調援兵疏山西自偏頭關老牛灣黃河東岸起東至老營堡了角墩止共長一百四里是爲外邊秋守邊而冬守河極爲寇衝又自了角墩起東至平刑關石窰菴止共長七百餘里是爲內邊中聯寧武雁門倒馬諸關向恃大同爲藩籬脫遇大舉大同不能堵截每緣內邊諸口直犯關內郡是有兵尙難自固也若復將老營游兵盡選軍馬遠戍保安正兵東駐陽方去偏老三四百里一旦寇入非惟老營不可守即汾石隰

吉諸州皆可蹴至矣今春寇密謀掩襲老營一夕卽至幸哨報早聞總兵官郭琥連夜趨防兵方至城寇卽入境內若移駐遠方焉能速濟近方議總兵移鎮老營免往返勞費豈宜復聽東援坐失西守且自老營寧武至保安靈蔚千有餘里皆係山程石澗萬一有警士馬疲勞斷難濟用所以每次議留惟北樓叅將原設援兵不及三千馬僅二千匹亦可東援乞免調山西正遊兵馬選定北樓馬軍二千則東西庶可兼濟按此亦委曲調劑之道偏老界內外之交地勢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七

平曠爲一大空闕近捍岢保爲汾石隰吉之屏障而當北兵南牧之首衝備禦稍疎調撥尙憂不及况移兵東向可爲長策也方王皆見及此學夫之議猶未熟籌事勢帝雖納其言而事多阻隔固難據以爲安也

嘉靖中孫繼魯巡撫山西抗章論翁萬達議撤山西內邊并力守大同外邊之非計言紫荆居庸山海諸關東枕溟渤雁門寧武偏頭諸關西據黃河天設重險以藩衛國家豈可聚師曠野洞開重門以延敵夫

紫荆諸關之拱護京師與雁門諸關之屏蔽全晉一也今議者不撤紫荆以并守宣府豈可獨撤雁門以并守大同耶况自偏頭寧武雁門東抵平刑關爲山西長邊自右衛雙溝墩至東陽河鎮口臺爲大同長邊自了角山至雙溝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自了角山至老牛灣百四十里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爲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則均爲最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門闔山西守左大同守右山西并力守左尙不能支又安能分力以守大同之右近年寇不敢犯山西內郡者以三關備嚴故也使三關將士遠離堡戍欲其不侵犯難矣全師在外強寇內侵卽紫荆倒馬諸關亦徒守矣史稱繼魯耿介所至以清節聞然好剛使氣撤邊之議相勢立言而萬達謂以危言相恐遺書詆誅帝方倚萬達部議亦左右其間矣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二

嘉靖二十三年寇犯鶉鴿谷參將張鳳王邦直等戰死初邦直以戴夢桂薦命詣大同贊議總督翁萬達以國士遇之大同數被寇警萬達使邦直同參將張鳳率義兵五百人出塞外覘視抵鶉鴿峪窺山上賊

數十騎往來邦直蹙而擊之無子遺者復見山下賊百餘奔焉邦直與鳳謀可悉取殲之從者諫止不聽飛騎以往踰谷口數里忽至大陸溝中伏兵約三萬餘騎列兩大翼而陣邦直激衆奮勇以矢石急擊而身引弓射殺賊首賊憤合圍七重戰七日夜邦直斬寇千餘級會天雨雪矢石俱盡邦直潰圍而出檢義兵從者惟王國順一人耳邦直嘆曰鳳旣亡而我獨存恥也異日何面目以見軍門遂策馬復入賊營力竭被害寇故壯邦直環其尸相視嚙指翌日遂引退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圭

旣而有自寇中還者云諸部落皆悲泣謂是役死傷不勝紀自是寇數年不敢犯亦懲之之故萬達疏請錄卹官爲立祠與張鳳並祀而以李尙倫等八人附贈邦直指揮僉事蔭子化熙爲潞安正千戶世襲邦直號千斤

嘉靖二十四年套兵二萬餘騎入寇榆林總兵吳瑛狡黠懼戰將兵不與敵值敵穿牆擁入遊擊張鵬不能禦匿避之敵疑有伏不敢前及行不見人始南馳適與副總兵官李琦值遂圍琦會遊擊龍登泰等領

兵至始解去而瑛鵬不知所往總兵王縉赴援亦依險自保頓兵不擊賊於是敵益狂馳趣利肆掠十日復由故道出不見官軍一人沿河州縣大震按是時套寇瀧兵大入將不與敵值援兵依險自保一任敵騎狂馳至肆掠旬餘而後出卒不見官軍一人茶毒近邊亦烈矣時勝州已淪入套內東渡河卽合河關黑峪口水堅可渡裴家川灘頭皆套人出沒之津不數年踰河而東內外同患此其兆端也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圭

屢戰克敵諸達數萬騎渡河從石臼墩入憲督總兵官鄭卿杭雄趙瑛等分據要害擊之都指揮卜雲斷其歸路敗敵於青羊嶺四戰皆克之按攻守惟在得勢伺其來而扼隘當衝待其渡而擊其半渡然後選其情歸截其輜重敵未有不困敝而能深入者昔魏武侯浮西河而美山河之固使邊將盡如王總制敵焉能至此得人而後險可恃也

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巡撫詹榮總兵周尙文復議於洪賜諸堡北添設軍堡以相犄角遂廢水口堡改名

鎮堯廢宣寧縣改名拒墻廢亂草營堡改名拒門又增築拒馬堡各募軍屯守鎮堯拒馬設守備拒墻拒門設把總指揮統之築助馬堡城并築所轄之拒墻拒門諸堡助馬城周二里有奇高三丈八尺東一門二十六年移應州叅將駐此拒墻堡城周一里有奇南一門拒門堡築城周一里有奇二堡皆屬於助馬相爲羽翼者

嘉靖二十四年和川奉國將軍充灼坐罪奪爵怨望乃與襄垣中尉充燾謀引寇入大同殺代王以舉事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七

應州人羅廷璽與其黨王廷榮以白蓮教惑衆入見充灼爲妖言充灼因與畫計約奉小王子入居大同籍塞外兵攻雁門取平陽充灼爲王事定卽計殺小王子充灼然之先遣人持火箭焚大同草場五六所而令通塞外語者衛奉闌出邊總兵周尙文邏卒遮獲其所獻表物鞫實以聞充灼等伏誅

嘉靖二十四年河南賊六七十人擾陽城縣之下交都等村典史王標追襲遇害於白桑村通志孤山東南八十里環萬山中孤峰突兀旁有聚落爲皂軍口

河內濟源入陽城之阨也賊多竄入於此

嘉靖間張問明爲御史問明猗氏人嘉靖壬戌進士由光山令拜御史遇事敢言風動朝野覩視湖川雲貴帝曰西南萬里須此人所至豪強斂迹以忤政府出河間民爭賀曰此名御史惠我者以疾歸人皆想望丰采疏草不存

郡國書曰蘆芽山砍伐殆盡敵騎無遮西由水泉營下苛嵐入靜樂東從寧武下寧化靜樂俱當敵衝靜樂接壤沙漠衝要不減于大同况東路雁門關元設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七

雁門千戶所迤南四十里爲代州設振武衛衛有六千戶所又有守備統軍一營守禦之西路偏頭關千戶所迤南一百八十里爲岢嵐州內設鎮西衛衛有五千人所亦有守備統軍一營守禦之中路寧武關與東西兩路並稱重地號曰三關迤南一百八十里爲靜樂亦宜設一衛所防守以倣兩路之制但添設錢糧招致軍馬似有難處查得平陽潞安澤沁等處有元設衛所者如澤州防河南設寧山衛彈壓盜賊地處腹內舊設衛五所若移一所於靜樂於澤無損

而於靜得其用矣

嘉靖二十四年督撫翁萬達督諸將分遣間諜往來  
巡檢四境始嚴郡國書曰往時邊卒偷玩關塞不嚴  
盤詰精兵良鉄皆爲敵有復有漢人逋逃爲之耳目  
敵入道里周知至有殺掠時呼人姓名者至巡徼加  
嚴敵莫能窺我虛實後督察少怠敵伺便燒暗門入  
驅羊數百去其得間逞志如此則邏敵傳箭之法墩  
卒偃旗之令間謀密越之警固當加嚴而慎固之也

嘉靖二十四年總督翁萬達自朔州移府陽和曰鐵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完

裏門水峪口鵠鵠峪非得勇將守之不可增設鐵裏

門諸隘戍兵通志鐵裏門左右有鎮門東西墩鎮門

西爲小鵠鵠峪石人口鎮門東爲西將軍大鵠鵠峪

西大鵠鵠峪口東將軍鵬窩崖不懺溝墩卽陽和界

首敵每由此深入故嚴其戍守如此

嘉靖二十四年八月濟農突入鵠鵠峪南至陽和川

總督翁萬達自督諸軍出陣而遣勁騎伏白登村檄

總兵周尙文急提兵自二邊遮其歸路是日寇置陣

萬達令開壁門中軍振鼓作樂不之顧而潛伏死士

於兩腋令曰寇叩壁炮發兩翼橫衝斷之左翼拒外  
右翼拒內又偃諸炮及毒火銃數重於壁門寇乃移  
陣還兩翼追之幾造其壘周尙文得檄馳至陽和山  
後計曰此去陽和六十里夜不可進須曉發恐不及  
寇連戰疲矣可先聲懼之令喊於軍者三時靜夜風  
猛聲聞山前四鼓寇拔營遁兵追出塞不及而還陽  
和禾畜胥無失遺

嘉靖二十五年宣大並築長城宣府西路洗馬林西

陽河兩鎮接壤也始大同長城議自高山口遵山麓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平

而東至水磨口又至李信屯以與宣府接雖土地平

垣易城而界西陽河于外宣府都御史孫錦曰是棄

西陽也堡中生齒數千家膏腴地且千頃若之何其

棄之然使大同邊北出不界西陽河于外則山險中

斷應援不便大同爭之持議不決四月總督翁萬達

曰地不可棄兵必有援狗宣府疆域而置大同戍卒

于絕地是不恤大同也便大同應援而置宣府西陽

河于境外是不恤宣府也若地狗宣府兵便大同是

爲兩得乃修邊自水磨口而東北踰山至馬頭兒地

又度溝而北至宣府鎮口臺邊戍屬之大同而以應援責之宣府著令曰居常戍不備罪大同有警而宣府西路不以兵至牆下應援者罪宣府議乃定總督翁萬達又議曰大同邊牆先議自開山口遶山南而東五十里至於水磨口又東八十一里至於宣府李信屯之北地名紅土臺一百三十一里有奇坦然皆平地也今議自開山口至水磨口仍照舊擬自水磨改從東北踰山崖六十里至於馬頭兒又趨平地溝溝西北一十里又東一十八里至於宣府西陽河界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全

之鎮口臺共一百三十八里有奇則宣府西路西陽河既得藉一面之防省十里之力而李信屯以北常戍之地亦可掣免屬兩得之道  
嘉靖二十五年俺答貢九白駝九白牛九白馬及金銀鍋各講好申前約而家丁董寶襲殺之以首功報總督翁萬達言鹵入貢執物已有驗寶妄殺邀功請梟示報可明年夏諳達復乞貢督臣萬達為請巡按御史黃汝桂言鹵自和碩為梗廢貢禮已四十餘年往年石天爵倡入貢之請屢踵詐謀蹂掠不已豈可

輕信墮鹵計中乞嚴勅督撫防禦為急時曾銑謀復河套帝意方向之故力緝貢議從之十七年求貢拒之十八年求貢拒之萬達上言鹵恥求貢不遂將糾眾聚兵甘心一逞臣等雖奉嚴旨計戰守但兵家之事必揆彼已使鹵匪茹連犬羊數十萬肆其暴悍則非墻塹兵敵可抵乞廟謀從長速斷而鹵亦以我兵積怯射書來言許貢則貢否且入關搶奪畿輔因潰入攻毀大同左右威遠塞堡五十餘所而去明年庚戌八月鹵遂聚眾十餘萬窺大同而仇鸞為總兵實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全

無籌略陰狡用厚賄賄虜無寇大同而移兵東東即犯薊潰邊牆而入古北口我兵莫禦遂長驅逼京師帝乃大驚募民間材力子及坊甲保伍合四萬餘與在營軍老弱兵可八九萬人城守而檄四方勤王仇鸞既使鹵大入提兵馳居庸首應檄于是帝以為忠令領中外諸軍事進止一以付之鹵于城外掠御廡馬執內臣坐演武堂上陳所掠婦女滿前縱飲焚官廬舍日夜不絕致媢書言貢事廷臣噤無可否嚴嵩猶謂賊搶食不足慮于是禮部尚書徐階言且莫拒



其貢以計緩其期俟勤王師集而再議之不然逼而見許何異城下之盟而司業趙貞吉亦請下罪已詔厚立賞格人必自奮損金不十萬而鹵可盡俱報可會鹵先以輜重行徐引眾出塞鸞見鹵退乃侈言大舉北伐于是以大同副總兵徐珏為總兵而大括積儲佐軍興以昇鸞鸞率重師并宣大鎮兵聲言擊鹵而不敢出塞夜襲殺近邊老弱數級還不問鹵雖數寇得利而實貧內地財物猶每以貢市為請鸞亦欲啗鹵得暫時無事以塞己責于是密遣廝養時義結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三

俺酋義子脫脫使俺酋以貢市為請而鸞力主之言皆永樂成化間故事而本兵趙錦與嵩議皆與鸞合遂起前都御史史道主其事開市場于大同塞內鹵驅馬至城下計值取價易馬二千四百餘匹事竣諮達貢良馬九匹降勅厚賚之鹵遂要求無已又請以牛羊換米豆朝議不可召史道還逾年鹵好遂絕時躡入寇抄掠益急自壬子後十餘年間或一入或再入無虛歲鹵不請貢邊臣亦絕口貢市議

嘉靖二十五年三月築長城總督翁萬達與巡撫詹

榮議曰今堡寨雖備而外拒守必得長城長城必有臺利于旁擊臺必置屋以處戍卒近城必築堡以休伏兵城下數留暗門以便出哨自陽和至宣府李信屯舊無城自了角山至陽和舊有塹或城而不固于是議通築補故創新凡三百餘里

嘉靖二十五年曾銑總督三邊軍務議復河套疏略云頃敵入河套直犯山西據險乘勢傷殘內地若徒事周張禦防而不圖復套猶揚湯止沸而不知抽薪也河套古朔方地三代以來悉隸中國詩曰天子命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四

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獵狁于襄漢武帝遣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為朔方郡築城繕塞因河為固後世稱為雄才大略唐初朔方軍以河為境嗣張仁愿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警歲省費億計至宋李繼澤叛走斤澤進陷靈肅河套復為敵有卒不能制我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創建大業成祖文皇帝威加海內逐北追亡敵眾救死不暇敢望河套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為鎮城方初徙時套內寧謐土地沃膏草

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而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敵勢未大猶有誘也失此不爲宏治八年敵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大入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及逮至武廟嘗欲征之而未能使敵人濟農得以據爲巢穴禍根旣種竊發無時荼毒生民困敵已極夫河套自三代以迄今世所固守以界中外項自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俾得出沒自由東西侵掠徒勞守禦無補緩急浸淫虛耗後禍未已封疆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全

之臣曾無有爲國家深長之思軍興重修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其短繼踵而至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今親履其地身任其責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勁矢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歲春夏之交携五十日餉水陸並進直擣其巢材官騶發礮火雷擊如三舉則寇自不能支而遠遁然後臨河作障天險爲池套中空出之地每軍民一戶

給田二頃俾之歲耕其沿邊軍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爲大小之渠導流灌田可備旱潦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做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於耕穡敵騎難以馳驅夫旣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比及河東農事已竣乃講武備敵民不苦勞農不苦廢行之旣久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略也又重論復河套疏略云河套之復預有天下之大機惟有審天下之大勢起天下之積痿何謂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全

大勢河套者西北之樞山陝之咽喉也三代秦漢並列中原迨我皇明盡入版圖顧承平日久武備寢疎敵因竊據漸致繁衍又擄掠中國男婦穹廬四望勢益盛強遂爲門庭勅敵出套而東則宣大三關受其害入套而南則全陝警急如嘉靖十九年迄今山陝殺掠人畜無慮百數十萬蓋敵處其變中國失其險不有以制之益啟敵人輕侮之心禍害無己極重不可反此所當審之勢也何謂大機頃者三邊風勁我師氣倍強敵且畏遁矣誠使忠計不懈於內良將忘

身於外復此舊壤以除禍階郡縣其地而守之非惟地廣實鞏皇圖此天下之大機也夫知其機審其勢而猶觀望不決者良由畏愞成習嬰痿痺之疾恣智巧之說膠結人心雖忠臣義士不能不爲其所惑將官每出於豢養罔知忠義遇賊不戰擁兵自保虛張聲勢欺罔上下惟冀身家無恙不念宗社安危遂使敵勢猖狂無所忌憚文職坐守城堡莫辨真僞一唱百和遠邇同聲始則邊徼之餘辭終成朝野之通患使中國武勇邈焉無聞士卒見敵不匿則潰此其病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地賦稅足供三邊之用地闢民聚所謂大事在此而不在彼也今臣習火攻之法助以槍箭之長考察地利攻以車陣馬步相兼水陸並進則敵莫能禦止則敵不能撼雖三千之士可敵萬騎致人而不致於人也惟賴聖明辨之於早審其勢運其機以起天下之沉痾而已疏上下邊臣議楊守謙言復套應如銑議疏略云臣揣測形勢較量彼已復套之役有六可河套延袤二千餘里因河爲守較其長短比守牆易十倍三時務農不煩戍守止湏水合防河鑿冰爲壕壘冰爲垣比守牆猶易三倍河曲保德現有成規一可也敵曠居野處一帳之外便爲敵國我則宵烽晝燧以爲守城郭溝池以爲固敵馬地凍草枯騰騰以滅春時冰解尤甚虺隤我則閑廐而居芻豆而牧若選精銳於冬春之際因其近塞遣往速歸襲其營帳掠其牲畜敵必遠徙不敢南牧套河之半已非敵有此近時名將王效梁震屢有成績二可也寧夏地據上游造戰舸習水戰遠出敵後軼其不意破其營帳時走單舸重募死士風雨晝夜礮擊其壘敵益驚擾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三可也寧夏地饒利擅渠堰穀粟可儲饋餉之需方船而下沿河而守順流而運不煩車牛其易百倍四可也陝地多膏腴以屯田之法治之營田之粟貯之寧夏套復則移營田之人耕鑿沃壤以實邊堡五可也濟農諸子盤據套內勢雖盛強然敵情利在剽掠東馳西擾北攘南侵勢非株守俟其既出所遺營帳不過一二萬人我以十萬之師水陸並進勢必遁徙分布舟兵截據渡口敵縱糾集部落求逞報復而鞍馬之技難用於洪濤渾脫以浮難當夫戰艦比及河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完

那國書引韓應元雲西地理圖說云天下大鎮有九而大同最爲要衝大同爲道有四而雲西尤爲要衝蓋當迅掃元裔以來於此特設巨鎮北控沙漠南障幽冀據天下上游而諸衛所因以次開設考之載籍洪武二十三年始於大同西南一百二十里建左衛一城於左衛西北七十里建右衛一城自東勝失守雲川玉林等衛內遷則西北一帶鹵患此獨當之矣正統以後鹵勢日強乃又於左衛正西六十里建威遠一城天順中於左衛大同中界建高山城四城相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上

完

以逆賊趙全周源朱錦邱富李自馨等叛入鹵巢每以子女玉帛歆給俺酋俺酋入其謀動擁數萬騎攻陷城堡期於必克恣掠漢財以滿溪壑復於豐州故境營聚部落號板升以誘處我逋逆遇入寇則趙全統之爲先驅蓋欲以華攻華而彼得以休息自是邊氓復不堪命矣三十年議移副總兵於左衛統奇兵三千備之三十六年全勸俺酋以大衆圍取右衛俺酋遂移穹廬屯城南以示久意遊騎四掠百里之外無復行旅凡歷數月內外懸絕岌岌殆矣起兵部尙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全

書楊公於居廬而先命左侍郎江公任總督事調山西宣大之兵咸聚於左衛江公躬率諸將耀兵冒雨直薄鹵營鹵震恐不敢與戰解圍遁去數萬生靈始獲更生捷聞召江公還楊公卽奉命經略地在鎮城左右衛之間者曰雲岡曰雲西曰雲陽曰牛心曰黃牛曰紅土沿途則每二里許置一墩外浚長濠以防零騎侵掠奏請添駐兵備憲臣一員與副總兵同駐右衛整飭兵餉戰守諸務於是法紀昭布形勝增雄戰守有據而鹵圍困之謀少寢矣三十八年增築祁

家河堡於威遠之東隆慶元年增築威平堡於威遠之西南三年又增築三屯堡於左衛之北而馬營河堡增築萬歷元年宿兵置守一如諸堡之例總計雲西一道所轄城堡二十有八邊垣二百五十三里各城堡惟右衛砌以石左威二城砌以甃餘皆土壁且卑薄不堪保障今值諸酋款貢有間暇可乘將右衛二城鼎新高堅仍砌以甃其餘各堡或石或甃並所屬邊垣俱增修過半惟左衛爲費頗鉅籌計於來歲肇工其助馬寧鹵殺虎雲石四堡則各有市口一區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全

焉夫雲西一道始惟三城耳自國初迄今幾三百年而增至二十八者良以馭夷之道守禦爲先也嘗考之地志右衛之境西距豐州僅三百里自俺酋強逆而此地密與之鄰彼未必不視爲苴中兔也戊午之役論者謂使王師旬日不至則右衛必不支而全鎮將不知所終關係豈不重哉厥後把漢之降雖自平魯之邊而講通貢鹵使往來皆經於此故雲西爲大同要衝也方今北鹵貢琛獻表比於諸藩萬世治安固在是矣然萬一鹵或改圖則此地必先受敵其勢

然也綢繆曠戶之謀城復千隍之警誠有一日不可弛者備雲西所以備全鎮而衛天下也然計阨塞稽遠近審形勢匪圖莫彰謹繪圖如右而備述其建置經畫之跡於左以俟經國君子有考焉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上

九三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郡國書曰朔方軍卽今河套地也唐初突厥以河為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復可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卽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肥腴且宜馬疑卽史所謂牛頭朝那也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于內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  
欲復其故而卒不退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于險之外若卽險而守則敵與我其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卽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脅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今日邊城營堡措置已定固無可更革之理然事有暫勞而久安費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憚改作在平行之

有其漸處之有其道焉耳

翁萬達議云河套本中國地成祖舍黃河衛東勝後又撤東勝就延綏套地遂淪失然正統宏治間我未收彼亦未取乃因循畫地守捐天險失沃野之利宏治前我猶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盤據其中畜牧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欲一舉復之毋乃不易乎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途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熟知我馬出塞三日已疲彼騎一呼可集我軍數萬衆緩行持重則備益固疾行趨利則輻重在後卽得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二

肥瘦我與敵共之卽彼弱然坐以待懼其擾擊我彼強又懼其報復我且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烏能待三卽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亦無日議者見近時搗巢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競以爲套易復然搗巢因其近塞乘不備勝則倏歸舉足南向卽家門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勢異也往城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爲利套自其四時駐牧地肯宴然已乎事體異也曰伺彼出套據河守先亟築渡口垣牆以次移駐邊堡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三

彼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出築垣二千里豈不日可成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兵非千人不可居而遊徼瞭望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况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內輪邊自邊輸河飛輓之艱不可不深慮若令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從而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瘡痍未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也議上不省按史稱萬達飭邊備整軍實老成持重邊疆倚以爲安其爭復河套知彼知己爲深識遠慮然萬達亦非謂河套可棄而

不可復也特以國家元氣未復需以時日擇利乘便俟有餘力以制其敵不得已之極思也天下之事因乎勢天下之勢從乎時當其先據自有之勢從容鎮撫而有餘迨其後積重難返竭天下之力而不能得當於事者時異而勢有不同也會銑之議滔滔數千言往復辨證於得失利害之交可謂切摯而詳明矣嘉靖十九年以後并晉汾潞之慘毒禍皆出此此則據險爲患之彰明較著者也然其時卒靡將怯已不能禦其南下斷其北歸矧敢復套橫挑強鋒不可有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四

爲之情形顯然可見而銑以激烈之詞動聖明之聽使人皆惴惴如虎尾春冰之懼權奸卽因是以傾其身後之人原其心哀其志惜其不審時勢而持之過急以及于難也然其事壞于邊鄙不靖之日而其禍伏于國家無事之時洪宣以來苟且便安而不爲百年固圉之計歲月既久而有萬牛迴首之難也銑之言未嘗不切于事而處非能用其言之時當無能用其言之勢而徒以身殉也豈不哀哉

朱本初廣輿叙云山西背臨朔易北部數內侵故大

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宣府互爲聲援雁門偏頭寧武三關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部爲急保德河曲之間與敵僅隔一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勦敵矣若蔚州之礦徒臨晉藩府之屯卒潞城之逋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邊餉旣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瘁甚矣而邊卒方且叫呶待哺帥臣號令爲之不行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晉俗頗儉率重本業設遇多事可激以使但吏道日下民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五

弗相安和輯糶寧責在守宰今談邊備於無事之前綏邊氓於荒殘之後本末先後之義有必當審處者矣按明時河東之患套部爲函黃河自豐勝南下千五百餘里至潼關東岸皆并汾平蒲之地嵐石尤密邇河套隔河一韋可渡由河保渡河入偏頭則忻代朔寧當其衝由神木過興縣之黑峪渡而侵興嵐臨永由葭州過興縣之羅峪渡而侵汾石擄掠時有轉輸經年所以撫御而安全之惟守令爲切近矣

嘉靖二十六年設兵備使者於陽高站站於陽和衛



城宣德中調亭山衛於陽和城亦曰陽高衛兵備轄  
衛四堡七分邊九十六里有奇爲大同東路本路隨  
地皆邊天城陽和其最衝也陽和城南有關壘土爲  
之內設陽和驛軍民商賈輳集焉萬歷三十年增修  
又築連城於關西隅屹爲雄鎮分邊十九里內杏園  
兒神峪溝天蓬溝皆極衝白沙灘次之邊外二十餘  
里鷺溝等處卽明時首領駐牧地

嘉靖二十六年夏四月諳達求貢拒之自龍大有誘  
執敵使後諳達連歲犯邊不已及是奉印信番文諳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六

邊陳欵總督侍郎翁萬達以聞時萬達方修築邊墻  
因再疏言自冬涉春虜使屢至其詞益恭似宜允許  
况今版築方興正當羈縻使無侵擾帝責其罔責不  
聽萬達在邊帝深倚任所奏無不聽納獨議諳達貢  
事萬達以橫挑強寇爲非計與帝意左蓋是時帝方  
嚮銑議注意邊功思直搗其巢爲一勞永逸之計故  
其言不能入也

嘉靖二十七年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兵部侍郎萬  
總等劾銑罔上貪功擅開邊釁逮下獄出兵部尙書

王以旂代之先是咸寧侯仇鸞鎮甘肅以貪縱爲銑  
所劾遂逮問嚴嵩雅親鸞至是代鸞獄中草奏誣夏  
言納銑金法司承帝旨坐銑交結近侍律斬西市妻  
子流二千里並逮言下吏出鸞于獄銑有膽略長于  
用兵性特廉旣歿家無餘貲隆慶初贈尙書謚襄愍  
嘉靖二十七年冬十月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言  
聞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上書訟寬帝不省  
獄成論死法司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怒切責之猶  
言及前不戴香冠事會諳達寇居庸嵩謂夏言等收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七

河套故報復至此遂棄言市隆慶初復官謚文愍按  
史稱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而爲嵩誣  
陷以死天下稱冤然而賢者之過言亦不免焉士大  
夫去矜爲難而處盛滿尤難人生極不得意之事每  
伏於得意之時言初被特眷抗辭議禮常以博辨窮  
人及入政府功必已出名必已立專已自用而不虞  
大敵之潛伺其後泰然不屬於心前輩言君子之待  
小人疎而容小人之待君子密而忍君子以正論繩  
人事過輒已相忘而小人銜之愈深謀之益密况復

以盛氣行之怨毒之於人甚矣始而羣察忌其才久而明主疑其心迨間隙已露奸人乘敝而媒孽之言主復套右銑卽以銑爲訟端使無從辨明其冤嵩之勢固赫而忌者亦衆帝亦心厭之而遂成其獄也豈非才之爲患而盛滿之足以移其心與輓近利中人心利固可遠名亦爲累以矜名之故而轉以利敗名自古奸邪害正多出於此而春秋責備之意亦不疎於才俊也

嘉靖二十八年八月敵由朔州入至王野梁副總兵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丁璋游擊周宇戰沒遂深入太原三十八年諳達犯宣府總兵趙國忠相持於沙嶺堡寇大營徙而西直抵寧武大同總兵官陳鳳伺寇將退率副總兵林椿游擊焦澤張騰等合進至鷓兒嶺伏發諸將戰彌日各被創會大風雪寇斂衆還營明日復戰斬一長寇乃退二十九年復入威遠伏驍騎鹽場而以二十騎挑戰陽和總鎮馬芳知其詐用百騎薄伏所三分其軍銳以次擊之奮勇跳盪敵騎辟易十里斬九十級嘉靖二十八年諳達寇宣府大同總兵官周尙文擊

敗之敵犯宣府滴水崖把總江瀚指揮董暘戰死全覆遂犯永寧尙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尙文清約愛士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嚴嵩父子以宿憾謀傾陷之帝方藉以抗彊敵故讒不得入未幾卒嵩格卹典不予給事中沈東以爲言嵩激帝怒錮之詔獄束繫獄十八年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年已八十有九衰病侵等朝不計夕臣妾欲歸奉舅則夫之體粥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惟陛下莫大之德法司亦爲請帝終不許帝深嫉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有所得雖諸語亦以聞一日鵲噪于東前東謾語曰豈有喜及罪人邪卒以奏帝忽心動釋東還家其父已前死矣隆慶起故官不赴卒于家周尙文贈太傅諡武襄嘉靖二十九年諳達數萬騎入塞伏精銳谿谷中巡按御史胡宗憲信敵誘乘醉趣總兵張達出師達欲持重宗憲厲聲責之不得已率所部出達素勇敢好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九

離營繞鬪至是憤怒挺身陷陣寇兵圍之數匝達左  
右突不得出副總兵林椿別擊零騎於彌陀山聞達  
急引兵西救一日三戰亦陷重圍矢如雨達椿俱死  
軍盡歿

嘉靖二十九年許論巡撫山西力却互市設亭障謹  
烽火列拒馬佃營田部署周詳屹然足當山河之固  
明年秋諸達大舉四十萬眾寇山西論遣輕騎搗其  
穴據險設伏夜出銳師破之奸人楊鶴與邱富通謀  
遣其黨闖出塞外引寇入犯論捕鶴並誅其黨論經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十

略邊徼區分衝援爲主守分兵奇正爲犄角著九邊  
圖論具知阨塞險要後人多遵之  
嘉靖二十九年諸達掠興嵐徵兵赴援鎮道牽延不  
卽備禦待其蔓延四出以致徵調不及興嵐營分皆  
隸於大同應治統轄之罪專其責任是時敵盤據河  
套密邇內地逾河卽入興嵐境內往來抄掠偏頭爲  
出入門戶不必盡由大同惟不能備之於豫使興嵐  
近邊之地當其衝突東西三面受敵爲不可違耳  
嘉靖三十年胡松爲山西提學副使松字汝茂幼嗜

學登嘉靖八年進士嘗輯古名臣章奏慨然有用世  
志至是提學山西上邊務十二事其略云大同最敵  
衝爲鎮巡者較諸邊獨難今宜不拘資格精擇其人  
豐給祿廩使得收召猛士畜參健丁又久其期非十  
年不得代彼知不可驟遷必不爲苟且旦夕計而邊  
圍自固又必稍寬文網非大千憲典言官毋得輕劾  
以壞其成功至用間之道兵家所貴今寇謀獲於山  
西者已數十人他鎮類是故我之虛實彼無不知今  
宜厚養死士潛遣之得間則斬其名王部長及諸用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十

事貴人否亦可覘強弱虛實而陰爲備又寇貪而好  
利我誠不愛金帛賂黃毛三衛以牽其左西收亦  
不刺遺種子善地以綴其右使首尾掣曳自相狼顧  
則我可起承其敝坐收全勝矣他所條析咸切邊計  
帝嘉其忠懇進秩左參政當事惡其侵官及遷擢益  
忌之難以兵事劾其無功斥爲民家居十餘年復起  
累遷至吏部尚書松潔己好脩富經術醇然有聲望  
晚主銓柄以振振淹滯爲己任甫七月病卒諡恭肅  
嘉靖三十年築天城瓦窰堡在衛東北二百十里

東至宣府懷安縣界三十里西至邊牆八里南至衙界三十里北至邊牆十一里至是築城周一里有奇高三丈五尺南一門屬大同西路今屬新平路府志瓦窰口堡分邊七里內東煙墩極衝邊防考堡當新平咽喉地有嗎谷城可以設伏控扼新平此爲險要嘉靖三十年開馬市於大同宣府仇鸞驚怯畏寇密遣人持貨幣結諸達義子托克托使買馬互市諸達許之投書于宣大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定議每歲春秋兩市命侍郎史道領其事兵部車駕司員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十三

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諸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爲市以羈縻之內修甲兵此一謬也夫寇入無厭其以釁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與我善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諸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十三

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已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藥石可乎此蓋必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爲一言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疏入帝頗心動下鸞等會議鸞攘臂置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尙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

嘉靖三十年以總兵仇鸞言詔於宣府大同開馬市

命侍郎史道總理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諫不從諸  
達旋入寇抄幣未出境警報隨至帝始悔之召道還  
然諸部嗜馬市利未敢公言大舉而邊臣亦多畏懼  
以互市啗之初梁斗輝邊防議大同城堡六十四座  
敵臺墩臺共九百餘座復於邊垣衝口處添設空心  
磚臺三百座翁萬達以次修築宣大邊垣千餘里燧  
墩三百六十三所差完固至是以通市半爲諸達衆  
所毀明年罷大同馬市宣府猶未絕抄掠不已乃并  
絕之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四

嘉靖三十一年詔仇鸞率兵赴大同馬市開諸邊日  
侵暴命鸞逐之鸞不得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病疽  
猶戀大將軍印不肯上徐階密疏發鸞罪兵部尙書  
趙錦亦言強寇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衆長驅  
貽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  
鸞大恚恨疽益劇遂死始鸞與嵩約爲父子已而相  
惡嵩密疏毀鸞鸞亦陳嵩世蕃貪橫狀帝少疎嵩嵩  
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圖鸞鸞既死炳盡發其通虜  
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

嘉靖三十一年諸達數萬騎突神池利民諸堡總兵  
李冰率遊擊李良臣邱陞等迎戰於野猪溝驅之出  
境翁萬達爲總督築大同邊牆六百里而建墩臺於  
內如其數後以兵少牆不能守盡撤而守臺嘉靖三  
十三年總督許論言兵旣守臺則敵攻牆不得用其  
力若一入牆率震駭逃散請改築於牆外每三百步  
建一臺俾矢石相及其去牆不得越三十步址方四  
丈五尺其巔損三之一高亦如之上置女牆營舍守  
以壯士十人下築月城穴門通出入度工費不過九  
萬金數月而足詔立從之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五

嘉靖三十一年北部寇邊不已由宣府入大同大同  
副總兵郭都出戰死之明年再寇大同總督許論巡  
撫王忬擊走之

嘉靖中楊守禮巡撫寧夏守禮字秉節蒲州人正德  
六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嘉靖初屢遷湖廣僉事以計  
擒公安賊魁坐事謫去以薦起河南叅政至是遷撫  
寧夏寇犯固原爲總督劉天和所敗欲自寧夏去守  
禮與總兵任傑等邀敗之會天和召還進守禮總督

軍務代之錄前功進兵部尚書總兵官李義楊信連  
却濟農三賜璽書銀幣其秋寇三萬騎抵綏德游擊  
張鵬却之總兵官吳英等追至塞外東路叅將周文  
兵亦至夾擊敗之巡按御史殷學言寇入內地五百  
里請治諸將罪部議延綏游兵俱調宣大寇方避實  
擊虛而我能以寡勝衆宜錄其功乃加守禮太子少  
保學謫外等以憂去諸達薄都城廷臣首以守禮薦  
詔趣上道寇退止不行久之卒

嘉靖三十一年詔補邊垣時總督翁萬達建議邊垣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自修築頗稱完固後以通市故爲虜撤毀所在破缺  
兵部尚書趙錦請檄鎮巡官極力修補給事中李幼  
滋因言敵壘甲小宜于垣上增築高臺營建房廬以  
置火器器械乃詔撫鎮斟酌行之

嘉靖三十一年罷各邊馬市八月諸達犯偏頭至寧  
武雁門三關盡掠而還時諸達無歲不犯大同是年  
一歲四入仇鸞久鎮大同復膺專閫賄敵而復縱之  
以致寇掠無已困敝日甚而鸞亦束手自斃戮尸於  
市未足洩士民之憤矣

嘉靖三十二年諸達大舉入寇初馬市開以羸馬索  
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  
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去帝惡之詔罷馬市諸  
達憤不如欲遂大舉入寇率諸部攻下渾源靈邱廣  
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塔在廣昌東南敵急攻圍出  
紫荆關遊擊陳鳳力戰却之又分兵東犯蔚西掠代  
州繁峙會久雨乃去

嘉靖間套部潰邊入犯保德灰溝營守備王世臣率  
其弟禦之於水橋峽衆謂衆寡不敵宜稍退以避其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鋒世臣不聽奮勇直前與弟同死於敵千總李虎亦  
力戰歿後自唐家會入把總徐堯臣率衆奮擊面中  
六矢身被七創猶鏖戰不退歿於軍按世臣太原人  
太原之俗尙氣而好義世臣兄弟同奮而李虎徐堯  
臣以偏裨微末相視激厲直衝危鋒至於中六矢被  
七創而不顧何其壯也雖衆寡不敵而臨難毋苟士  
氣常伸大將坐擁重兵遇敵先避視此直奴隸矣  
嘉靖中套部入犯河曲知縣齊恩揚兵河東多設旗  
幟金鼓之聲不絕敵以援軍大至急卷甲去乃整船

筏拯民之避兵者皆得濟此兵家虛實法得自司牧尤難事聞遣官賚之足勵兵將之望風而靡者矣邊防考大河過河曲西經保德中間有娘娘灘太子灘皆套人渡河處也歲鑿冰防河自王世臣敗沒於冰橋峽而敵勢益張總兵王繼祖言自老牛灣至險崖河急不凍據牆而防自險崖至陰灣河緩始冰廢牆以守而打冰之議起然朔氣嚴凝隨打隨結愈鑿愈堅寇至無牆可拒議自險崖至陰灣築牆二十餘里然非策之上者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六

嘉靖中巡撫陳豪言敵三犯山西傷殘百萬費餉六十萬億曾無尺寸功請定計決戰盡復套地按自遼置東勝州於河東而勝州遂廢榆林廢城勝州故治也李文忠城東勝以統套內之地其時多事草創什伍虛耗永樂初移治延綏正統十四年外寇擁迫詔徙諸衛內地遂棄東勝退築榆林城堡而榆林西北直接套地於是套人雲擾無寧期孝宗時大臣協心體國議復河套而不果於行後楊一清上守戰攻三策守敵所必入戰敵所必敗攻敵所必救洞明機要

時劉瑾專權一清旋以謫去而河套不復邊警日至偏頭鄆於外全晉以北單矣豪因憤激為言而時皆務為苟安厭兵諱言無有能力持其事者勞逸強弱之形勢已成固難與策拒守之計矣

嘉靖間王宗沐奉命閱視山西諸鎮邊務上言開疆萬山之中巖深阻絕饑民不得就食他處相聚為盜招之不可勢必撲殺與其發帑以賞殺盜之人孰若拯之使不為盜近叛人印富往來誘惑邊民妄傳募人耕田不取租稅愚民何知急不暇擇此可深念者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九

也因請緩征逋賦留河東新增鹽課濟用按山右西北壤接外地邊民往來墾種資以為生又愚以不取租稅之說自無不隨風而靡宗沐奉命視邊審悉地利曲得邊民情愷切具陳不獨仁言利溥亦揀時之大計也

嘉靖三十二年諂達大舉入寇掠代朔及寧武岢嵐所至騷然初叛人趙全邱富等以罪亡入敵數誘入寇教之益習攻戰事併教以製鉤杆攻城堡法諳達信用之全富等先與其黨蕭芹同入敵芹詭言能喝

城使墮敵貢市時欲毀邊垣試其術不驗遂縛以獻而全富等竟匿不出乃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墾水田構宮殿號曰拜牲諳達每入寇必置酒全所問計熟習出入路逕遂大入荼毒西北越明年復自寧化等處寇掠太原仍由雲內鎮北出古能犯葭州神木至府谷叅將楊璘戰死先時馬邑生員張蕙自北界歸言即富日夜導諳達入寇靜樂縣人盧山佛等許爲內應至是由寧化入擾富所導也是時山西地大震聲如雷鷄犬鳴吠蒲州尤甚地裂泉湧中有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魚物城舍陷入地中平地突成山阜軍民死者無算異變如此陰盛而閉結陽鬱而不出下賊上亂其常道而著坤載不寧之象生民之不幸也  
嘉靖三十二年河水大溢冲壞靜樂縣古河隄隄舊在縣城東門外二百步至是大水冲壞頽毀無跡隆慶間屢築屢圯堤址雖復不能障水萬歷二十六年始甃以石又于郭門外築水堤民賴以安今漸圯  
嘉靖三十二年七月諳達把都兒寇大同下渾源東犯靈邱廣昌長驅抵浮圖峪關南大震同原游擊陳

鳳寧夏游擊朱玉來援力戰却之敵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峙前鋒已越峪而南鳳等夾擊之馳去疾追及峪守者爲具食二人齊呼曰稍緩恐失賊俟旋軍飽食耳策馬竟去及之三家村大戰移日殺傷相當諳朝寇欲北遁慮二人躡其後乃以驍騎綴鳳等軍而分道疾馳出塞是年寇至雲中宏賜堡徑趨紫荆四鎮合兵禦之寇敗遁楊博言保安廣昌乃兩關咽喉扼吭而治於勢爲易寇侵保安每折而西必躡蔚州則廣昌尤急請設叅將與紫荆倒馬策應從之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嘉靖三十二年諳達大舉犯大同總督蘇祐督總兵李涑及諸將禦之永安堡宣大總兵劉大章吳瑛壁近地不肯前寇遂得利去縱掠至八角堡延及代州村堡巡撫趙時春禦之遇敵於大蟲嶺戰於東十里舖總兵李涑乘勝入寇伏中與其子松死之遂轉寇忻崞復以兵邀之寇盛不能制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山西巡按宋儀望言桑乾河發源于金龍池下瓮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入蘆溝橋一千餘里在大同則卜村稍有亂石在衛則黑龍灣



有石崖頗險其險與亂石不越四五十餘里水淺處亦深二三尺誠疏鑿之爲力甚易當時撫臣侯鉞嘗駕小舟至懷來過小村逾黑龍灣坦行無虞又自懷來載米三千石逆水而上竟達古定橋則河便漕有明徵矣時新行空運法山谷崎嶇率三十石而至一石部臣謀所以易之及儀望疏下兵部信其可行且稱都御史趙錦嘗使人從桑乾河水行千里直抵大同城下若稍加疏鑿不惟通漕且因可以捍邊詔會工部議之工部謂遠河重役請俟詳勘遂報罷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嘉靖三十四年濟農自寧化等處寇太原由忻州之雲內鎮北出通志寨西隘口卽雲內鎮也西至蒲閣通靜嵐石隰等路北至沙溝寨通寧化寧武等邊宋孟良常守此鎮北有孟良城東有教場址存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寇大入總兵馬芳擊却之二十九日二月大同總兵劉漢自鎮河口出塞搗寇帳於灰河斬首二十八級奪高駝一百七十餘隻時寇聚喜峰口外漢乘虛攻其巢穴以牽制之寇果狼狽西顧自後各鎮往往乘間出剿寇始有戒心徒幕

嘉靖間祁縣鄉兵爲患官軍遇戰於西六支村參將張世忠死之事聞賜祀六支村渠道錯出皆引昌源水灌田官軍至此盤折與戰不利皇輿全覽祁縣龍舟峪兩壁皆山旁有胡甲水俗名沙河源出縣東南繞縣東北六支豐澤等村又西南出上段都經平遙縣界爲長壽渠皆有灌溉之利嘉靖中漸徙於賈令渠南北滄民田廬爲害山水暴漲無時也鄉民築堤捍水亦時引涓滴之利自子洪渠引水入魯村渠溉本村田又龍濟渠自縣東南澗壑村北引溉大韓小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韓溫曲祁城三及張名下申郭村城南西關九角村田又官渠自縣東北河灣村引溉西六支村卽張世忠戰歿地也連及王村會善澤豐三及城南等村又斜渠亦自河灣引溉西六支秦王三村田又沙渠自縣東西六支村引溉劉家堡高村田又小沙渠自縣東劉家堡北引溉高秦會善豐澤四村田又大東渠自縣東東六支都引溉本村大賈高家堡瓦屋小賈等五村田又胡帳渠亦自東六支引溉小賈姜家堡長頭三村田又范公渠亦自東六支引溉姜家堡范

公戴家堡三村以上皆引昌源水又縣東南南梁渠有二皆引通光水溉田皇輿全覽通光水一名胡溪河又名胡谷水又名胡城水源出縣東南嶺山合太谷縣胡城谷水北流經縣東東管等村故又名胡溪河至縣西北入昌源河

嘉靖辛丑大同敗軍石大節王三李侃擁眾號十七萬駐牧近邊乃繇天城徑趨三關總帥丁謹帥眾禦之全軍敗沒關門不守直抵山西省城

嘉靖三十六年汾川水大漲霍州鄭家溝橋梁衝壞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五

隨卽修復劉熙鄭家溝橋記云橋在州治南五里創於正德丙寅嘉靖丁巳橋壞鎮國將軍聰復力新之今夏汾水湍盪橋復毀霍當三晉劇衝茲橋壞夾兩山宅幽而勢阻輿馬冠蓋之使負挈徒旅之夫昕夕不輟安可不治遂集謀諏期鳩工聚材不三月而橋克舉下爲底柱防頽潰也中爲坦道示周行也旁爲周欄彰翼衛也余樂其功速成於不日而澤被之遠且久是爲記

嘉靖三十六年繁峙縣北樓營改設參將專備入援

繁峙縣志繁峙界二山之中北控十口南對五臺十口舊在山前今在山後謂之後口地皆渾應而邊屬山西初設平荆關守備總領之嗣設北樓守備分凌雲迤西六口屬之北樓舊有遊擊一員領兵三千備宣大三關調遣至是改設參將總管十口其地延長三百餘里村庄百餘座晉代二藩爭占爲庄十口形勢大石小石茹越馬蘭爲最衝賊入數次北樓凌雲次之平荆四口皆總于長柴嶺磁窑口若二處不守則四口皆不足恃矣其南五臺一帶繁峙居民甚少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五

皆係四野流民自行開墾遂成村落亡分不逞之淵藪也又或豪右侵爲己業間有不得其平者卽投獻王府寺僧多有妻妾子孫如林自相師弟世世不絕而愚民猶供奉之山內有峩口南峪口白破頭三路皆可通龍泉關沿途添設錢糧以爲入援之備然道路紆迴數百里恐援不及事縣治東西南北周圍數百里軍民雜處地里寫遠最爲難治十口邊關樞要亦重地也

嘉靖三十六年蔚州獲妖人閻浩竄前錦衣衛沈鍊

名殺之鍊之至保安也人皆知以忠獲罪空台授館  
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  
外人素慙直又稔知嚴嵩惡爭罵嵩以決鍊且縛草  
爲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踣  
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誓嵩痛哭而歸語稍稍聞京  
師嵩大恨其黨路楷巡按宣府世蕃屬與總督楊順  
台圖之兩人日夜謀中鍊會治蔚州妖人獄詞所連  
者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  
中上之遂斬宣府市戍子襄極邊予順一子錦衣千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下

三

戶楷待銓五品卿寺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愜乎  
併取鍊子袞袞杖殺之  
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諳達子錫林阿圍大同右衛  
錫林阿有妾托斯齊私部目懼罪來降楊順謂爲奇  
功致之京師錫林阿來索不得寇應朔二州毀七十  
餘堡縱掠大同圍右衛數匝順懼乃詭言敵欲以叛  
人趙全等來易托斯齊兵部尚書許論以爲便乃給  
托斯齊使出塞西走陰告錫林阿錫林阿執而戮之  
狎知順無能圍右衛益急詔以江東代順時故將尙

表以餽餉入圍城悉力捍禦時出兵突戰獲諸達孫  
及婿與其部將各一人會巡撫楊選嚴兵進圍乃解  
嘉靖三十七年正月諳達圍大同右衛四月不解時  
議者以爲非兵部尚書楊博往不可乃命博出督宣  
大軍務仍虛部中位以待之博徵諸鎮兵聲言出塞  
北伐羽檄日數十下諳達聞之引去守將尙表勵衆  
死守六閱月博上其功優叙之王德戰死奏立祠加  
卹參將周現通寇奏禡之自是邊人始奮博復陳善  
後二十餘事築牛心諸堡爲烽堠二千八百餘所游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三

壕千餘里五旬訖功帝優詔賞賚之閏七月楊博於  
大同右衛築土堡墩臺接連左衛濬濠二道各長十  
八里賜銀幣獎諭許國楊襄毅博神道碑戊午召還  
本部公方疏辭會敵圍大同右衛急召公往援公乃  
卽日出關敵聞曰楊太師至矣遽解圍去先是右衛  
被圍久其將士固守無二以公疏請褒卹條戰守及  
善後事奏行之於是人皆鼓舞用命士氣大振公又  
築堡寨墩臺及大小壕以限敵騎前後左右交互聯  
絡敵左右顧不得騁而南敵首唳素時以輕騎擾邊

計擒之斬其黨十五人分兵擊斬數人敵氣稍沮  
明史楊博傳博字惟約蒲州人登嘉靖八年進士除  
蓋屋令累遷兵部職方郎中大學士翟鑾巡九邊以  
博自隨所過山川形勢土俗好惡多寡強弱皆疏記  
之鑾遷薦博可屬大事吉囊諳達歲盜邊帝或中夜  
降手詔博隨事條答悉稱旨累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甘肅大興屯利尋遷總督薊遼博分布諸將畫地爲  
防三十三年秋把都兒及打來孫十餘萬騎犯薊鎮  
攻牆四晝夜不得入乃并攻孤山口登牆官軍斷一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人腕乃退屯虎頭山博募死士夜以火驚其營寇擾  
亂比明悉去至是以大同右衛圍急改督宣大博墨  
線馳出關未至侍郎江東等以大軍進寇引去時右  
衛圍四月守將王德戰亡城中芻粟且盡士死守無  
二心博厚撫郵奏行善後十事以給事中張學顏言  
留博鎮撫奏蠲緩寇租因僉其丁壯爲義勇分隸諸  
將博以邊人不習車戰寇入輒不支請造偏箱車百  
輛有警則右衛車東左衛車西使相聲援又以大同  
牆圯繕治爲急次則塞銀釵驛馬諸嶺以絕窺紫荆

路備居庸南山以絕窺陵寢畿甸路修陽神地諸營  
塹以絕入山西路乃於大同牛心山諸處築堡九墩  
臺九十三接左衛高山站以達鎮城濬大濠二各十  
八里小濠六十有四五旬訖功賜敕獎賚帝數欲召  
博還又虞邊以問嵩嵩雅不喜博請令江東署部事  
使秋防畢徐議之遂不召秋防訖加太子太保留鎮  
如故哮素把伶及叛人了都記等數以輕騎寇邊博  
先後計擒之又數出奇兵襲寇寇稍徙帳因議築故  
總督翁萬達所創邊牆招還內地民爲寇掠者千六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百餘人又請通宣大荒田水利薄其租報可改督薊  
遼秋防竣召還加少保帝憂邊甚博每先事爲防帝  
眷倚若左右手博上言今九邊薊鎮爲重請勅邊臣  
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薊宣大諸將從獨石偵情形預  
備黃花古壯諸要害使一騎不得入關卽首功也旋  
以遼陽總督楊選失防寇潰牆子嶺犯通州宣大總  
督江東以京營兵分布城內外寇解而東躡順義三  
河飽掠去帝怒誅選念博前功不罪久之改吏部尙  
書時方計羣吏山西人無一被黜者給事中胡應嘉

劾博庇其鄉人博連疏乞休並慰留且斥言者後謝  
病歸復詔以吏部尚書理兵部事陳薊昌戰守方略  
謂議者以守牆爲怯言可聽實無少效牆外邀擊害  
七利三牆內格鬪利一害九夫因牆守所謂先處戰  
地而待敵名守實戰也巨爲總督嘗拒打來孫十萬  
衆以爲當守牆無疑因陳明應援申駐守處京營論  
屬夷修內治諸事帝悉從之博魁梧豐碩臨事安閒  
有識量出入中外四十餘年始終以兵事著六年高  
拱罷乃改博吏部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明年秋疾作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三疏乞致仕歸逾年卒贈太傅謚襄毅山西通志載  
楊博三關兵將疏云山西三關先年以有東勝大同  
爲之屏蔽邊患絕少自東勝失守漸肆窺視然猶恃  
有大同未敢深入今三關之警大異往昔正德十二  
年則直至陽曲灣今歲則直至交城圪塔頭若更長  
驅而入雖平陽潞安俱爲蹂踐之地矣今都御史陳  
講御史連鑛覆勘具奏臣等議得神池堡與老營堡  
委係必爭之地而八角堡介於其間尤爲適中雁門  
守備當十八隘口之險而北樓口委爲空濶所據各

官要於神池老營堡各添設叅將北樓口添置把總  
八角堡改置遊擊盡地分守勢成鼎足據險扼塞誠  
爲良便又要將神池守備改置利民堡三岔八角俱  
爲裁革水泉營等處設置把總管領屯種要皆劑量  
斟酌無不曲當但副總兵旣與巡撫都御史協同行  
事威權已重欲加都督職銜似難輕議今俟命下施  
行巡撫都御史每年秋近仍駐劄寧武八角以上仍  
轄雁門兵備五寨以下仍轄岢嵐兵備庶聲勢聯絡  
緩急有濟及照東長峪地方係大同三關兩鎮接壤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之地極爲緊要其建城設兵於兩鎮旣稱有益亦當  
極早整理又議經略左衛左衛至高山站六十里合  
無於中路繆官人屯築大堡一座二十里舖舊高山  
城各修築小堡一座高山站至鎮城六十里於適中  
岡家灣築大堡一座白廟兒屯石佛寺各修築堡一  
座公廳營房等項以次修建一增設官兵議得繆官  
人屯岡家灣各設操守一員仍各提調東西二小堡  
各募軍五百名各給馬一百匹以備往來傳報之用  
每小堡各設把總官一員一查處荒田左衛達鎮城

官路東西盡皆腴田議令官軍開墾暇日修理原設墩臺地方人隨堡住種聽從其便

嘉靖中王治為吏科給事中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行人遷是職時寇屢盜邊邊臣多匿不奏小勝文臣輒冒軍功治請臨陣斬獲第錄將士功文武及鎮帥不親搏戰者止賜賚從之時皆服其言

嘉靖三十七年改岢嵐為偏寧明年仍以偏寧為岢嵐兵備以偏老岢嵐河曲三守備西路叅將老營遊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擊地方兵馬屬之是時寇犯延綏屢窺河東故重岢嵐兵備之任諳達子辛愛以鎮將奪其所愛舉兵入寇毀治邊七十餘堡亦鎮將之不直有以致之也嘉靖三十八年太原營標兵王慶等作亂等撲滅之標兵之設始於平涼趙時春其人率豪猾猛悍鮮衣怒馬月支大小糧向例夏秋草肥馬秣暫停惟標兵不與巡撫葛縉議減如常額眾軍不協一夕鼓譟而起剽掠城市焚劫公府直至院門巡撫踰垣避之時高鵬為太原營叅將聞變坐堂上叛卒至羅拜階下

曰願戴將軍為主鵬喻以大義不聽乃厲聲曰吾王臣寧守義不為汝曹主也叛卒知不可奪殺之時嚴

氏當朝以危法中人寵賂滋章人喘喘無敢白鵬死事者同時雁門遊擊畢文為仇者構陷下獄標兵以巨木撞獄門羅拜文前願奉之舉大事文怒甚罵曰若等受國恩不能效犬馬報乃欲為滅族計耶賊進以又逼之文罵愈厲持棹腿擊賊遂遇害都司鄭印橫刃步出大呼左袒三衛甲士四集討賊盡戮於市按高鵬畢文守義不奪至以身殉并人為立祠於北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門之甕城歲時致祀義烈固不沒矣而驕兵之禍葛縉實釀成之當寇警告急之時而養鮮衣怒馬之卒平時豪悍難制遇敵則潰亂無紀可知也易云師貞丈人吉小子凶正謂師必以律而小子之易驕也無事而驕殃及其身有事而驕以將予敵專闖大帥踰垣而避驕兵見敵而不避者幾何明之所以不振也嘉靖三十九年諳達由寇家梁進薄太原城下圍西門時巡撫防秋在代遊擊董一奎以援兵至出戰寇射傷董戰馬及幾及家丁疾馳救劈射馬寇於馬下

一奎易馬縱兵大戰自辰至午寇懼夜半遁大同總兵劉漢以諳達悉衆南下其巢穴必虛乘間出搗豐州擒斬甚衆焚板升略盡於是敵有戒心徙張漢北邱富趙全亦隨敵遠遁按此亦如王越直搗紅鹽池師兵法攻所必救之意而變遷其用捷爽更過之亦可雪太原之憤而喪諳達之膽矣

嘉靖三十九年寇大舉入犯大同總兵劉漢前保慮州遂潰牆繇朔州南下山西總兵王懷邦莫爲計葉馬干咬寇避走太原諳達掠五臺崞縣攻陷原平南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陽等一十七堡焚掠而還是秋劉漢大破虜於豐州漢平魯衛人時總鎮懲鎮兵積弱謀選精銳各鎮亦乘間出戰故漢得破敵豐州地在大同右衛邊外由土城舊城而北經二黑河一灰河歷三百里其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豐美諳達留千騎守老弱夏徙大青山口外避暑漢與巡撫李文進密謀部分參將王孟夏麻祿等五十人率銳卒三千馳進漢與趙奇以重兵分三哨營於玉林川隘爲後繼孟夏等羸糧疾驅昧爽鼓譟奮斬八十三級生擒七十二人

其宮室餘衆奔匿俄而戎騎大至我兵引退且戰且却分哨迭戰還與大兵合翼日入邊往返凡五日時邊兵積弱已久寇易之駐近塞出沒無所忌及是再爲漢所挫他鎮亦往往乘間出擣寇始懼漸移其帳嘉靖三十九年諳達自陽方入犯忻州原平石嶺復由此出以是地梁內梁外皆平曠無際故設大將於此

嘉靖四十年諳達破定襄之蕎麥寨明年定襄土賊夜發藏段木山晝出擄掠巡道王喬年及常參將設計誘之夜發兵擒獲四十餘人餘黨解散通志段木

山東北四十里接五臺大關蕎麥寨在定襄縣東北二十里滹沱河北勢極險登隔河對神山寨真玉石灣晉要地

嘉靖四十年王支穆文等據黑山寨聚衆七百餘人號橫天王知縣楊紳率民兵戰於黑山寨武定等四十八人死之後軍門發官軍三千驅賊至八賦嶺乃夜潰

嘉靖四十年開榆次縣西河堡渠渠在縣西南三十

餘里弓村西由永康鎮經過本堡又胡喬渠亦在縣西南三十里溉本村及陳胡田開于萬歷二十六年皆引小涂水皇輿全覽小涂水源出鷹山西流入大涂水

嘉靖四十年寇入代州破西郭焚之代櫻城自守四

十一年破代州平城堡堡東距代五里郡城告警

嘉靖四十一年歲大饑賊牛大等蜂起四出剽掠劫

代州知州圍謀一日旋即散釋饑民困敝不能治

嘉靖四十一年諸達至保德州董家梁賈家梁東溝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已至城下抄掠而去至是連年入寇由河西五虎山

下踏冰橋入把總王宰帶兵三百盡覆遂由偏關至

東南栢森村趙家塢及城沙坪演武亭南關所過蕭

然至四十五年由唐會踏冰入千戶徐堯臣領兵百

餘徃禦之盡歿於軍數日由賈家灣踏冰入至馮家

川村落無烟按保德志載北部入犯甚詳自四十一

年以後幾於無歲不入沿村搜抄幾於無地不到矣

保德逼河而城東北至正西皆河河自天橋西行過城下至韓家川折而南經州境一百五十里河外府

谷縣與北部套部交錯北去歸化城即諸達六營鞭卽至雖有孤山木瓜清水黃甫暨鎮羌永興諸堡爲外衛而敵騎狂馳衝突時至罕有禦其鋒者知以叛人嚮導虛實先知諸達利其所得故屢入不厭也

先時諸達用趙全謀欲夜襲老營堡堡中張輝諸賊爲內應水泉營守備陳一言偵知馳報總鎮郭琥

疾馳至堡盡易守門將士置親丁甫定而諸達至舉

火爲號堡中無應者知有備而退老營迤南至保德

崗嶺重疊險峻難行惟老營迤東平坦寬濶道路通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達趙全思得此爲南下之計其欲更大故密爲諸達

謀非如入保德止於隨地擄掠有所得而卽去也然

七犯保德卒未入其地河山之險固有不敢犯者矣

嘉靖四十二年萬恭巡撫山西恭字肅清嘉靖二十

三年進士授南京文選主事歷考功郎中累官兵部

右侍郎列上選兵議將練兵車火器諸事皆報可旋

以引疾被劾乃請劇邊自効始命撫晉甫至寇犯龍

鬚墩恭伏兵擊却之未幾寇五萬騎至朔州川恭與

戰老高墓列車爲陣發火器寇少却忽風起火反焚



車寇復大至諸將殊死戰寇乃去事聞賚銀幣巡撫  
故無旗牌恭請得之濱河州縣患套寇東掠歲鑿水  
以防恭爲築牆四十里教人以耕及用水車法民六  
利之通志萬恭疏自平魯而西至於老營朔州乃河  
一帶絕無人烟則鴈門關之道路遂塞陽方口之門  
戶大開老營堡之糧草不通野猪溝之邊患日逼先  
年邊報由大同左右衛及威遠威遠及平魯平魯及  
乃河乃河及老營頃刻可到防禦易施今烽火不能  
自東經西必自北樓迂道請自老營東二十里爲賈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表

圪坨又東二十里爲乃河又東二十里爲顧家店又  
東二十里爲平魯衛修舉廢堡每堡屯軍五百人每  
五里爲一墩  
嘉靖四十三年套部由黑峪口踏冰突犯興縣鹵掠  
人畜井里騷然黑峪口在興縣西五十里黃河官渡  
路由神木栢森等處與套部爲鄰冬月尤戒嚴初諸  
達由偏關之馬鞍山入遊擊梁平守備祁謨禦之伏  
發七百餘人胥沒沿河震動至是套部更從黑峪口  
渡蹂躪興縣河之內外無休息之地矣

嘉靖甲辰移宣大三鎮於陽和明初並邊要害置重  
鎮九而以三督府統之宣大三鎮直單于大庭至是  
移設陽和專任督戎王家屏記其事云嘗讀易至師  
而得聖人謀帥之指曰師貞丈人吉丈人者勲德懋  
望衆所推尊信服者也乘剛統衆是爲二之師中獲  
上處權是爲五之長子以之帥師險而順律而臧用  
能懷萬邦承天寵故吉也參以弟子則與尸凶矣弟  
子用衆蒞事可以爲衆卒將不可以爲衆將上衆將  
之將合羣策羣力以成臂指之勢視不下裘帶而慮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表

周萬全令不煩鼓鉦而精神渙號於千里其筴事不  
使衆知則不明使衆知則不密曲徇於衆則無斷不  
協於衆則不孚故將莫難於御衆而尤莫難於御衆  
將衆將之將誠非丈人不能任矣鎮自有督帥以來  
其能綱紀將吏以扞蔽疆圉保聚生靈者民無不家  
戶而戶視之矣乃威愛失衷張弛虧度者民亦無得  
而稱焉大抵民所歌舞必師之丈人也所不譽必師  
之弟子也近而察諸行間壠上之口法戒惘然備矣  
而言邊事者右戰左欵欵固不可恃也戰獨可恃乎

夫戰歟兩者馭鹵之機宜非自治之本務也誠使封疆諸將吏守土者繕郭塞理賦者實倉庾親民者拊凋殘訓士者厲精銳因使保塞不廢歟安也備有不豫朝罷歟而夕戰勝危也安危之幾惟丈人能臚之得一丈人於師中而本舉矣由是戰可也歟可也收勝於不窮更千數百年無能易斯術也

通志劉廷臣號白石洪洞人通判榮子性沉毅體貌魁梧目炯炯如電嘉靖丁酉舉鄉試第一明年城進士授裕州知州時駕南狩裕州歲比不登廷臣甫至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官身任其事擇土著諸事十數人指授規畫條理井井使者奉勅賑饑廷臣條陳便宜隨宜賑恤多所全活擢刑部員外遷郎中奉命錄畿輔囚得矜原者八百餘人出爲開封知府以嚴爲治強宗悍族胥斂迹遷辰沅兵備副使路出裕州百姓爭持酒獻之尋改天津擒獲大名河間兩地妖民移師討河南亂賊平之晉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邊警時至督諸軍捍禦之以捷聞編上谷須知及圖說南山圖考以勞遺疾告歸承母歡攜友登山臨水自娛卒年五十一

嘉靖中路安青羊山土賊作亂巡撫常道始討逆不克調集山西豫東官民兵勦滅之創建平順縣於青羊村以善其後顧鼎臣爲之記云青羊山蟠居行迹幾二百里巖岫巉截壑谷深窈長林叢薄屏翳阨塞四方亡命往往窟匿其中水土湍悍風氣陘鬱生人多克頑曠戾兼以隔離官府無有持尺箠挾寸刃憑陵而誰何者賊首陳卿父子世濟暴惡糾集逋亡脅誘蚩愚禦行旅掠村堡焚蕩屋廬有司掩害養亂垂二十年巡撫常道宣露逆節討之而謀議不常賊勢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益猖獗調東豫兵協勦平之乃議善後夏桂洲區處地方事宜親履賊巢周視山川要害咨詢相度得吉地曰青羊村林巒盤紆形局軒豁據諸山之堂奧可以控制四表計慮周詳疏陳報可錫縣名曰平順辨方定位因山爲城因城爲隍於禦暴已亂保障之備特加詳焉使甫定之民寧茲新邑厥功甚偉當破賊時天誅止於元惡脅從罔治猶天地殺物於窮冬而春氣繼至生養成遂歷三時不害裁成輔相之宏謨同是道也

嘉靖庚申敵由寧武諸口入犯忻州受禍甚慘忻三邊孔道全晉後藩唐宋成石嶺赤塘諸關郡置防禦團練使明時邊功在雲中雁門以此爲內地遂不設兵至是大入省會戒嚴忻口迤西東高西高等都一帶平行敵渡沙河直抵郡城入雲內口過赤塘直抵省會調太原沁成防秋沁人憚往返議將治東廢王府詳建所治以防成實之而議未果尋亦罷成僅本郡壯兵二百不足調遣又徵調無虛時遣發治盡郡國書曰郡關牆垣單薄鹵土漸頽貧民艱於修築雲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車

內赤塘一帶西南直逼晉陽敵曾出沒東高西高地俱平行敵渡沙河即可長驅抵郡塞堡星羅而可守者黃望明望虎頭龍玉高崖米家寨貓寨東樓村北胡高村忻口堡二十餘處而已小民懲往年北趙張村之變惴惴殘破遇警棄走多伏深窞嶮溝視修理不啻驅之陷穽也宜酌助官修增高益厚多置軍火器械令民積粟穿井安宅其中庶有固志然未易言也明時寇警日函不暇兼顧今則邊城晏閉禾稼如靈矣

嘉靖四十三年嚴世蕃伏誅世蕃論戍雷州嚴嵩乞移世蕃近地帝不許而世蕃遽返羅龍文一詣戍所卽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世蕃大治園亭勢焰不少衰其監工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不爲起會南京御史林潤按視江防因與諫臣謀馳疏盡發其罪疏曰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羣盜悉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陰有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搖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聖

變且不測帝得疏大怒卽詔潤逮捕世蕃子紹庭官錦衣聞命急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世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龍文亦捕得于梧州旣至京潤復劾嵩世蕃罪甚具且及寃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刑部尙書黃光昇等以獄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僉曰必欲死之階曰若是適所以生之也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騎歛段出都門矣爲手削其草獨按羅龍文與汪直

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用日者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樞陰伺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虜共相響應即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訖曰死矣遂棄市籍其家嵩及諸孫皆爲民後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嘉靖四十四年撫臣萬恭議河曲縣諸險築牆拒守黃河自故東勝州境轉而西南流入十里至平泉復轉西流九十里至天橋子又南流入保德州邊防考大河流入老牛灣過縣西南經保德州中間娘娘灘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壘

太子灘皆套中渡河處最爲險要至是恭言山西各防濱河伐冰以防潛渡朔氣嚴凝隨伐隨結勞而無濟計沿河最衝自崖險達陰灣凡二十里自陰灣達石門又二十里築牆拒守似爲得策以慎其防

嘉靖四十四年築懷仁縣西安堡堡在縣南六十里東至甕城驛南至應州俱六十里舊曰西安鎮其地平漫爲四通之道洪武時置驛于此至是築堡周二里有奇萬歷間增修以爲要衝之防

嘉靖四十五年建朔州乃河堡堡在州西北東至井

坪城四十里西至太原府賈家堡二十里至老營堡四十里南至州界四十五里北至阻虎堡四十里至是建堡爲朔州衛築城周一里有奇州志老營之兵專保西界而恃乃河爲東界防禦少疎敵得乘間入邊足爲山西全鎮之患又顧家店堡在乃河東北二十里又東北與平鹵接界

嘉靖四十五年春二月下戶部主事海瑞於獄帝久不視朝專意齋醮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者至是瑞獨上疏論之略曰陛下卽位初年敬一箴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壘

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于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詞表賀建宮築室則將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

人肯爲陛下言者諛之甚也自古聖賢垂訓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誠一旦豁然悔悟日御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下一振作聞而已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于朝童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爲感動太息留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四三

中者數月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煩懣疾召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論死獄上階方救奏遂留中

嘉靖四十五年河凍北兵自黃甫川踏冰過河經石梯口突犯河曲保德鹵掠數日而退按河曲故城本隩州地西倚黃河東南深溝險峻唯北面受敵濱河曲峪等處對陝西焦家坪直接青草灣皆敵境也萬

歷中增修河曲縣城以自固然逼近敵帳時有衝突而興縣倚爲藩籬有唇齒之勢北來山徑崎嶇世稱保德十里九溝深溝尤險騎兵不能馳驅寇之由北而至亦不數也

嘉靖中王遴爲岢嵐兵備副使有威名遴初爲兵部員外郎以爭楊繼盛事忤嚴嵩再遷岢嵐爲巡撫所忌劾去官民訟寃於朝始復原官時岢嵐爲兵衝遷岢嵐以置之危地而復以他事劾去時事至此亦無以爲兵備矣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四四

嘉靖四十五年帝大漸自西苑還大同遂崩徐階草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法司論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時海瑞在獄猶未聞大行狀提牢主事先知之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欵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中適晏駕先生今卽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卽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于地終夜哭不絕聲及是旣釋復故官俄再遷大理丞明年三月葬永陵諡曰肅皇帝廟號世宗明史贊肅皇帝御極之初力除一

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顧迭議大禮輿論沸騰倖臣假托尋興大獄夫天性至情追尊立廟禮亦宜之然升耐太廟而躋于武宗之上不已過乎若其時紛紜多故將疲于邊賊訖于內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明世元氣之斲傷實起於此雖猶剪剔權奸威柄在御而積習未除鹵莽從事要亦中材以下之主矣

閻樸傳樸字文甫榆次縣人教諭大綸子嘉靖壬辰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元輔李文康極器重之授檢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四三

討充經筵講官晉左春坊左贊善告歸值敵犯邑城與有司協力固守起補原官兼署左右春坊司經局印陝西守臣請復河套下九卿會議樸亢聲曰謀事貴有成算今海內困敝兵食兩虛深入窮荒倘有蹉跌爲害匪細議上得允遷南京國子監祭酒進六館諸生嚴試之如鎖闥例且曰儒者立志當以聖賢爲準聖賢一誠其本五倫其實六德六行六藝其目也闕五旬忽有旨以赴任違限勒令開住歸築小園結茅屋數椽列琴尊圖史其中著有通鑑逸旨榆次志

山西通志稿諸書

隆慶元年八月諳達舉部衆大入由老營至偏關副將田世威嬰城自守遊擊方振出戰不利復入壁寇遂南下由偏關西北驢皮寨入犯岢嵐踰鹿徑至嵐縣嵐負山道阻遊擊張達與副總兵王縉遇敵被圍於嵐之北山力戰得出時延綏二萬騎皆至總督王之誥遊兵亦至諸將莫能據險縱兵官兵數萬亦無敢擊賊者賊遂長驅至興縣之南川所在擄掠烟火蕭然之誥命總兵申維岳副總兵田世威出天門關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四三

遏其東路維岳不敢前九月諳達由臨縣之石門塢入石州營於城北使騎至城下索賄城上人惴惴不敢應十三日圍城飛矢集睥睨如雨州守王亮采召富民令以貲啗寇有反唇者亮采忿去衆遂散不能止寇入亮采被害男女死者數萬申維岳駐大武店去城四十里使人候寇尾之而已寇分兵縱掠文水交城介休靈石平遙遣間入汾內應參政宋岳擒之焚其偽書寇攻汾八晝夜不克大掠十四日引去時雨潦連旬馬多死部衆皆杖馬箠徒步歸所剽獲多

遺於道而官軍無一人邀擊者仍東趨雁門雲中帥孫吳營篤泊村但張疑幟不擊輜重寇不敢度雁門還趨石州故道由菜園溝渡河且行且掠遣黃台吉寇偏頭關至十月八日出邊寇之初入石州也岢嵐兵備王學謨邊報晏至石州知州王亮采不諳軍事弛備初九日晚卒持檄報亮采匿檄入袖曰此當伺耳越明日寇已入境路塞無報信宿至峪口十二日黎明至城給往汾州不攻石州亮采信之次日卯刻賊衆大至聲振天地四面重圍近城壕皆精兵鐵盔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四

覆首鐵甲連足矢石加身不動城下散卒執竿鉤塚尖鏹掘城州衆多被箭傷亮采閉門不出諳達責輸金一萬兩緞三千匹衆議不決諳達怒圍攻益急矢下如雨兵衆四散遂相攀而上城陷亮采沒於署選繫鎮巡劉燾王之誥副參田世威等申維岳論死按由岢至嵐巨麓乏馬諸嶺洪谷鹿徑二郎諸隘險峻窮深鳥道羊腸戎馬不能成列昔苑君璋語劉武周太原山深徑狹未易深入正謂此也李克用敗官軍於洪谷陷遮鹵於乏馬擊岢嵐軍皆熟悉地形倚險出奇若孤軍深入設伏據險夾擊斷其歸路則足以制其命惟叛人爲之嚮導深知內地虛實而後敢長驅直進先時趙全說諳達曰晉中兵弱亭障稀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諳達聞而心動於是分兵四出入險不疑而關南諸鎮將弁畏敵避走不敢與值悉舉關嶺要隘委而棄之以井邑予敵而敵乃肆其橫暴及掠飽而歸潦雨泥濘杖馬籠徒步狼狽已極猶無敢邀擊止餘方振一旅逐之於嵐谷而力少兵單亦無濟己自是出入無忌歲以爲常人民逃徙流亡盜賊四起西北元氣大壞故明末首事在於西北良有由然也石州亂定後將士捕七十七人當置於法巡按宋纁訊得其誣釋之時靜樂縣民李良雨忽化爲女纁言此陽衰陰盛之象由叛人內訌而應於所出之地也

四

道入井坪朔州偏頭關老營諸處邊將不能禦遂長驅破石州殺知州王亮采大掠孝義介休平遙文水交城太谷隰州間男女死者數萬而三衛勾土默特同時入寇薊鎮呂黎撫寧樂亭虜龍皆被蹂躪遊騎至灤河京師震動三日乃引去諸將追之敵出義院口會大霧失道墮棒樞崖中人馬枕藉死者甚衆通鑑輯覽註井坪在朔平府平魯縣南有城明成化中建置守禦所于此石州今汾州府永寧州本唐宋石州明因之不改隆慶後始更名永寧孝義後魏永安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四九

唐改名介休漢界休晉改界爲介平遙漢平陶後魏更名太谷漢陽邑隋改名

隆慶元年諳達大入至沁州南關而返轉入沁源之郭道鎮旋即馳歸通志武鄉西南關里有南關三晉咽喉地兩山對峙高出雲表山半一道裁通往來護甲水繞其下昔人於此置關沁源郭道鎮東綿山突起高峰旁分兩臂彎環迴挖前起銳峰如雙闕中通一道沁河縈繞於外北即綿上關寇至南關繞道而旋以避險也王世貞適晉紀行午飯沁州又數十

里小憩鋪舍大雨忽作轉入深谷中兩傍皆峭壁中通間道飛瀑懸崖而下聲如轟雷計別取高嶺箭括一門十步九退時時行絕磴間陽壁直上不可捫陰壑數十百丈大約如蜀中左擔山之險抵一鋪東燎而前凡數渡水河流砰湃噌吰若擊數千鉦行里許復逶迤攀高嶺其峻壓視前更倍勉上輒前踏下輒後踏又里許道差寬而權店驛候火亦至抵驛將二鼓矣明日已稍晴乃發兩岸皆高山絕雲中爲巨澗沿澗水而北崩峽東流峽皆石骨左道盡則渡而右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五

右道盡復渡而左凡數十渡氣竭興亦盡未至南關驛大抵無非山者其中罅爲澗澗傍稍高爲道道稍有美地則爲市舍美地稍寬而稍阜險則爲城邑城邑之所不盡坡陀上下則爲田

隆慶元年諳達自河曲保德入汾石先由石門入石州陷其城移攻汾陽分兵至文水縣境攻陷上賢堡會田副將率兵至城獲全復自向陽峽入介休縣境移兵平遙所在抄掠諳達破石州游騎逼忻崞代州戒嚴寇憚度雁門復趨石州還



隆慶元年置寧鄉鎮關關在縣南五十里爲平陽府  
要隘築堡修防其西泉則關與鎮關並立縣南三十  
五里寧鄉水一名清河水東會蕉山西會泉子山諸  
泉北流入永寧州界爲東川河民多引渠溉田縣南  
清水堰縣東沙滄堰又寺灣堰多灣堰太高堰龐家  
堰皆引山泉溉田是時寇已抄掠汾州寧鄉隣壤警  
備故置關爲防

隆慶二年置韓家坪堡堡在偏頭關東二十里萬歷  
十四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又東二十里爲馬站堡東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五二

至老營所四十里南至八角堡七十里正德十年置  
隆慶初及萬歷六年增修周四里有奇堡介偏頭老  
營之中爲東西應援之地城北卽土山舊時戍守尤  
切隆慶初寇由偏關入嵐石堡置於是時

郡國書曰徐溝縣有驛名同戈驛義不可解水經云  
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  
南西入于汾而郡志謂洞渦水出樂平縣西流經平  
定州榆次縣至太原縣入汾則流經徐溝陽曲二縣  
之間矣同戈之名其洞渦之說者乎水經注又有原

過水南流注于洞渦水西有原渦祠蓋懷道協靈受  
書天使傳芳後日水取名焉今志作源渦水亦同前  
謬矣皇輿考證同戈卽渦過之譌後人因而附會有  
同日荷戈之說不可據也

邊防考隆慶三年河曲營設叅將駐守東北起樓子  
營西南抵石梯隘口長一百三十里又南抵興縣黑  
峪口止黃河東岸沿長二百里分轄衝要按明初封  
代藩於此置東勝左右二衛及玉林雲內爲五衛設  
官戍守其後鎮將宴樂於樓子營致敵突入邊內於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五三

是玉林雲川併入左右衛而豐州雲內之民遷於朔  
應等處兩邊數百里地遂成甌脫自是寇患日棘河  
曲設官駐守樓子營祇餘半壁然因地爲防石梯黑  
峪之津隘固不可疎守也

隆慶中諳達大入掠山陰懷仁應州將吏並獲罪獨  
新平堡叅將麻貴與兄副將錦拒戰有功受賞  
隆慶四年大同總兵馬芳出右衛與諳達戰于威寧  
海子破之芳有膽智諳敵情所至先士卒一歲數出  
師搗巢或躬督戰或遣裨將家畜健兒得其死力嘗

命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寇大震芳乃帥師至大松林頓舊興和衛登高四望耀兵而還

隆慶四年築左衛三屯堡堡在衛北萬歷二年增修周不及一里分邊亦僅一里零邊外土城一帶卽首領駐牧地堡雖臨邊而山險足恃實左衛之屏障云隆慶中劉東星爲兵科給事中東星字子明沁水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復授是職上計安四鎮疏云老營堡孤懸絕塞左控平魯右接偏關陽方諸口恃爲耳目最稱要害而本堡山勢崎嶇運道險隘卽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五

遇緩急難以屯聚援兵轉運糧餉尤爲可慮宜於附近地方如乃河堡等處設軍伍以備聲援又於城中多積芻糧以防坐困籌慮精詳東星尤明諳河務治黃堎決河浚復賈魯所治故道渠邵伯界首二湖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又鑿韓莊工創開泇河力任其役卒於官東星性儉約歷官三十年敝衣蔬食如一日天啟初謚恭靖

隆慶四年十月把漢那吉挾其妻子突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喜曰吾知所以制鹵酋矣那吉諳達孫少

失父育於酋婦所鍾愛因娶婦與俺酋相失憤而潰入酋婦日夜反唇索那吉甚急而俺酋亦悔泣念目

盡腫衆議猶謂孤豎無關重輕徒挑虜釁崇古持之甚堅曰吾拘留於此以觀諳達之急不急而處置之帝乃亢廷議獨是崇古虜果悔禍孰叛人來獻易還那吉且願世服屬無貳于是遂訂盟通貢市馬如初議封諳達爲順義王其妻爲忠順夫人諸處皆以次受封比于屬國初諳達自以數寇掠得罪中國那吉來歸必甘心至聞無恙且喜且愧遂一意貢市無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五

變志矣歲費馬價十萬兩撫賞二萬二十兩歲額貢馬五百匹市馬一萬四千五百匹西塞諸部歲來貢市自宣大至甘肅邊睡晏然不用兵革者二十餘載崇古復言朝廷許諳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于終歲奔命自救不暇爲固本之道李春芳高拱等亦言北鹵欵塞三睡晏然邊氓釋戈而荷鋤闕城息烽而安枕此自古希有之會嘉靖中鹵屢求貢市倉卒不知所築于是黠鹵怨憤擁衆大舉直抵京畿二

十餘年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屯田荒蕪鹽法阻壞帑藏傾竭士馬罷頓是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垂佑使其孫委命自至賴朝廷處置得宜波遂感恩慕義稱藩請貢是天贊安攘之機也且自庚子猖獗以來宵旰憂勞屢詔修邊尺寸未成等丈已壞積歲糜費不可勝紀今鹵既得效順國家問暇得以積錢修險隘練甲兵固屯巨理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党卽有沈機密畫亦得次第行之雖北部叛服靡常無終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下 五五

糧若險隘若兵馬器械屯田鹽法諸事每歲拓廣整頓條實具報著有成績者與擒斬同功仍襲故常者與失機同罪則邊方之實效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天下幸甚俺酋封王十三年以萬歷九年卒子黃台吉以十年十月收婚忠順襲封十三年卒子扯力民收婚忠順襲封至萬歷三十五年卒子朝克台吉早亡朝克子卜石克襲封仍收婚婦亦聽封忠順如故於是數十年間邊庭晏然按王崇古留那吉以爲市方逢時贊成其事此經國之大計非尋常通貢之苟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下 五五

不淪盟之理然有一年之日力則有一年之成功得數年寧靜我之頓定而布置周兵食充而根本固常勝之機在我矣彼等盟則示以羈縻背約則興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此要領之圖謀國者本畫所在也若苟安旦夕罔顧後患則良時一過不可復得邊備寢弛愈難振蕩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臣等一念謀國之忠反成他日誤國之罪此在今日不敢不盡言者也乞嚴勅督撫將領諸臣改弦易轍務臻成效每年特差才望大臣風力科道分投閱視若錢

且求安也北幕貪我財貨本願祇在互市當事者不察事理制馭無方始而拒絕繼而怯懦甚至邀功自鬻此所以遠人不服益輕中國爲患數十年毒流太原近邊歲時抄掠不已至舉衆入仇鸞哨敵移兵東向以致長驅犯關及奉檄勤王鸞提兵先應謬膺重寄敵乃傲慢言貢逼許貢事始引退出塞而鸞復僞言大舉括大同積儲帥宣大重兵聲稱擊敵而不敵出塞乃與嚴嵩議允開場大同市馬二千餘匹敵因要求無已復請以牛羊易米豆拒不納邊好遂絕

時復闖入抄掠益急十餘年間或一人或再入無虛歲小人輾轉禍敗至於如此孰若王崇古因敵爲市無損國威而永懾戎心方諳達之遣使致書也趙全方憊患用兵諳達又惑之全嘗投書逢時欲歸中國逢時以示諳達始有執全意錫林阿奄至大同逢時以巴噶箭示之錫林阿執箭泣曰此吾弟塔本台吉故物也老成謀國計畫周密實足以服其心而禡其氣至貢市既定圖慮深遠和而益善所守國家本計所在也是時貢市如約設馬市城堡於水泉堡營南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吾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爲偏關正北三百里曰歸化城北部之大營也其地南至邊牆北至大青山東至威寧海西至黃河岸南北四百里東西千餘里一望平川無山城溪澗之險耕種市廛花柳蔬圃與中國無異各部分統之名所居曰歸化板升之黨盡中外咸得寧居矣

隆慶四年知縣韓超然開蒲縣通會渠通志渠在蒲縣北韓令自蒲縣北庫拔村引水入城由縣治出西城門以溉民田後東水堰壞漸致壅塞天啟三年知縣羅永新重修石堰引灌如故

隆慶間鹽額正課不登計無所之御史部永春奏請括此數池如唐宋舊制歸之於官洩池中積水去兩岸淤泥於盛夏種之及時收採修牆建舍立法捕巡合少成多未必無助部覆報可此時大池水溢各商無可掣支亦無力完課因招各處有力之家隨意封納隨時掣放後因向年壓待諸商萬無補掣之望萬歷四十年鹽臺楊鶴許令於女池開荒澆晒准半報以恤久困每十車五車工本五車自報天啟六年鹽臺黃憲卿允勸民之請於金井南北池開荒澆晒因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吾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鑿井築垣修蓋官廳所費頗多許照壓待商人例准其半報其禾小賈瓦二池勸民自備工本澆晒或准一年一更或准三年一更每十車准三車工本其七車准挨支商人帶報每年多寡不等積銖兩之獲以補正課之缺焉崇禎以來盡行荒廢積水汪洋而已按此遺本逐末爲補苴一時之計銖寸而積之得不償失峻禁堰之防嚴捕巡之守使客水不能入此治其本者也待其既溢而開荒於填淤之地民力耗而商愈困矣

明史列傳隆慶四年王崇古督山西宣大軍務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由郎中歷遷常鎮兵備副使擊倭追出海晉巡撫寧夏崇古喜譚兵具知諸邊厄塞久歷行陳多戰守納降附數出兵搗巢寇屢殘他鎮寧夏獨完濟農子吉能據河套爲西陲諸部長別部賓兔駐牧大小松山南擾河湟番族環居四鎮皆寇總督陳其學無威略總兵官郭江黃演等皆敗死陔巡撫戴才亦坐免其冬進崇古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延寧甘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三

擾兵者三十年邊臣坐失事得罪者甚衆患視陝西四鎮尤劇朝廷募獲全者官都指揮賞千金卒不能得邊將士卒賄寇求和或反爲用諸陷寇自拔歸者輒殺之以冒功賞敵情不可得而軍中動靜敵輒知至是詔崇古總督軍務崇古禁邊卒闕出而縱其素通寇者深入爲間又檄勞番漢陷寇軍民率衆降及自拔者悉存撫之歸者接踵西番瓦刺黃毛諸種一歲中降者踰二千人其冬把漢那吉者諳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育於諳達妻一克哈屯長娶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卒

大成比妓不相得把漢自聘襖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卽諳達外孫女也諳達見其美奪之把漢恚又聞崇古方納降是年十月率妻子十餘人來歸巡撫方逢時以告崇古念因此制諳達則趙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藉甚至偕逢時疏聞於朝曰諳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宜給宅舍授官職豐餼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諳達臨邊索取則因與爲市責令縛送板升諸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

策之上也若逞桀驁稱兵不可理論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制其死命志奪氣沮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繼降者處之塞下則令把漢統領略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諳達死子辛愛必有其衆因加把漢名號令收集餘衆自爲一部辛愛必忿爭彼兩族相持則兩利俱存若互相讐殺則按兵稱助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諳達日南望侵擾不已又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或給配諸將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不受驅策駕馭苟垂必滋怨望頓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均爲無策奏至朝議紛然御史饒仁侃武尙賢葉夢熊皆言敵情叵測夢熊至引宋受郭藥師張毅事爲喻兵部尙書郭乾不能決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詔授把漢指揮使賜緋一襲而黜夢熊於外以息異議諳達方掠西番聞變急歸調辛愛兵分道入犯索把漢甚急辛愛伴發兵陰擇便利以故諳達不得志一克哈屯思其孫朝夕哭諳達患之巡撫逢時

遣百戶鮑崇德入其營諳達盛氣待之曰自吾用兵而鎮將多死崇德曰鎮將孰與而孫今朝廷待而孫甚厚稱兵是速其死也諳達疑把漢已死及聞言心動使使詞之崇古令把漢緋袍金帶見使者諳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趙全等且至把漢夕返諳達大喜屏人語曰我不爲亂亂由全等今吾孫降漢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爲王永長北方諸部孰敢爲患卽不幸死我孫當襲封彼受朝廷厚恩豈敢負耶遂遣使與崇德俱來又爲辛愛求官并請互市崇古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以聞帝悉報可諳達遂縛全等十餘人以獻崇古亦遣使送把漢歸帝以叛人旣得祭告郊廟磔全等於市加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尙書總督如故把漢旣歸諳達與其妻撫之泣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崇古令要土蠻昆都力吉能等皆入貢諳達報如約惟土蠻不至崇古念土蠻勢孤薊昌可無患命將土勿燒荒搗巢議通貢市休息邊民朝議復譁尙書郭乾謂馬市先帝明禁不宜許給事中章端甫請勅崇古無邀近功忽遠慮崇古上疏白先帝旣誅仇鸞制役言聞

市者斬邊臣何敢故違禁令自陷重辟但敵勢既異昔強我兵亦非昔怯不當援以爲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規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諸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莫收遏劉功者緣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去秋諸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還驛聚灰塞門乘城之計今納款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諸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諸部於身後也夫拒敵甚易執先帝禁令一言可決但敵既不得請懷憤而去縱以把漢之故不擾宣大而土蠻三衛歲窺薊遼吉能賓兔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殫絀雖智無以善其後矣昔也先以尅減馬價而稱兵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此皆前代封貢故事夫揆之時勢既當俯從考之典故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大以示東西諸部傳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爲耶因條封貢

八事以上詔下廷議定國公徐文壁侍郎張四維以下二十二人以爲可許英國公張溶尙書張守直以下十七人以爲不可許尙書朱衡等五人言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僉都御史李棠極言當許崇禎乾悉上衆議會帝御經筵閣臣面請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乃詔封諸達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且補力辛愛等皆授官封把漢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諸達率諸部受詔甚恭使使貢馬執趙全餘黨以獻帝嘉其誠賜金幣又雜采崇古及廷臣議賜王印給食用加撫賞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四

惟貢使不聽入京河套吉能亦如約請命以事在陝西下總督王之誥議之誥欲令吉能一二年不犯方許封貢崇古復上疏曰俺答吉能親爲叔姪首尾相應今取其叔而縱其姪錮其首而舒其臂諸達必呼吉能之衆就市河東宣大商販不能去而吉能糾諸達擾陝西四鎮之憂方大矣帝然其言亦授吉能都督同知崇古乃廣召商販聽令貿易布帛菽粟皮革遠自江淮湖廣輻輳塞下因取其稅以充犒賞其大小部長則官給金繒歲市馬各有數崇古仍歲詣洪

賜堡宣諭威德諸部羅拜無敢譁者自是邊境休息東起延水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詔進太子太保後復有人交章議崇古崇古累乞休不允力請致仕帝乃允歸諳達既死辛愛擒力克相繼襲封詔以崇古竭忠首事三封告成恩蔭有加卒贈太保謚襄毅崇古身歷七政勲著邊陲封貢之初朝廷議紛呶有爲危言撼帝者閣臣力持之乃得成功順義歸款二十年崇古乃歿總督梅友松撫御失宜西邊乃擾而禍已紓於嘉靖時宣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奎

大則歸款迄明季不變按王崇古與方逢時同心共濟四十餘年之兵燹一朝遂靖得用間力也胡世寧言今之備邊莫先用間各邊軍士不減於北騎然彼常有餘我常不足者彼入擄掠因糧於我而我則困於遠輸彼常聚攻我則分守彼欲攻大同而佯爲移攻宣府之形彼分遣數騎而誑爲將發大眾之語陰令被擄之人得諸聞見縱使歸報而我遂分守諸隘兵愈分愈寡愈久愈疲彼併力專攻一處而力常有餘此用間之利也今如獲彼偵諜免其誅戮厚賞以

結其心因而用之則敵中部長有心慕中國者我得因而招懷之有自相猜忌者我得因而攜貳之有陰爲間諜者我又得知而誑惑之由是互間以畢用其力而我師所出動中機會此卽方王所用之法不勞而自治者而當時議者猶有無遠近功忽慮慮之戒夫諳達橫行四五十年流毒西北言無有能收遏劉之功者議論多而牽於文縲使邊事無所措手至逢時臨機設策猶有通寇嫁禍之過摘若使吉能賓鬼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殫細雖智謀無以善其後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奎

安如荒服來王昭廟謨之廣大也然亦有不可不慎者通貢後上之人視爲已安而督勵稍弛下之人習爲故常而奮勇或怠則乘隙竊發其禍轉不可已矣惟如顧寧人言館其人於大同進其方物於京師內修邊政使我之治備更獲詳密斯爲得之也明史方逢時傳逢時字行之嘉靖二十年進士擢戶部主事歷工部郎中廣東江西盜起擢逢時廣東兵備副使與叅將俞大猷鎮之賊平改宣府口北道旋擢巡撫遼東隆慶四年移撫大同諳達犯威遠堡別



部千餘騎攻靖鹵伏兵却之其冬諸達孫把漢那吉來降逢時告總督王崇古曰機不可失也遣中軍康綸率騎五百徃受之與崇古定計挾把漢以索叛人趙全等遣百戶鮑崇德出雲石堡語諸達部下五奴柱曰欲還把漢則速納款若以兵來是速之死矣五奴柱曰諸達邀入營說以執趙全易把漢諸達心動遣火力赤致書逢時而全方憊患用兵諸達又惑之令其子辛愛將二萬騎入洪賜堡兒子永邵卜趨威遠堡自率眾犯平鹵城逢時曰此必趙全謀也全嘗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奎

投書逢時言悔禍思漢欲復歸中國逢時以示諸達諸達大驚有執全意及戰又不利乃引退辛愛猶未知奄至大同逢時使人持把漢箭示之曰吾已與而父約以報汝辛愛執箭而泣知爲弟鐵背台吉物因言我來因把漢把漢既受官又有成約當更計之乃遣部下啞都善入見逢時曉以大義犒而遣之辛愛喜因使求幣逢時笑曰台吉豪傑也若納款方重加爵賞何愛此區區損盛名辛愛大慙復遣啞都善來謝曰邊人不知書蒙太師教幸甚諸達使者至故將

田世威所世威亦讓之曰爾來求和兵何爲者使者還報諸達召辛愛還辛愛東行宣府總兵官趙尙遇之復由大同北去於是巡按御史姚繼可劾逢時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隣鎮大學士高拱曰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洩也但當觀後效不宜先事輒易帝然之諸達乃遣使定約夜召全等計事卽帳中縛之送大同逢時受之崇古亦送把漢歸逢時以功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甫拜命以憂歸後崇古入理京營至是以張居正言命逢時代崇古總督軍務始逢時與崇古共決大計而貢市之議崇古獨成之逢時復代崇古乃申明約信兩人首尾共濟邊境遂安逢時分巡口北時親行塞外自龍門盤道墩以東至靖湖堡山梁一百餘里形勢聯絡歎曰此山天險若修鑿北可達獨石南可援南山誠陵京一籬籬也及赴陽和道居庸出關見邊務修舉欲并力遂前計上疏曰獨石在宣府北三面隣敵勢極孤懸懷永與陵寢止限一山所係尤重其地本相屬而經行之路尚在塞外以故聲援不便若設盤道之險舍迂

就徑自龍門黑峪以達寧遠經行三十里南山獨石皆可朝發夕至不惟拓地百里亦可漸資屯牧於戰守皆利遂與巡撫吳兌經營修築設兵戍守累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如故加太子少保五年召理戎政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臨赴闕上疏曰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賴陛下神武八年以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部輸誠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一菓餅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賞如打喇明安免者告諸達罰治卽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爲害或曰日益費耗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測此言心則忠矣事機或未覩也夫使者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卽歸何有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鄉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纔二三耳而民間耕種之入市賈之利不與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

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糧耗竭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爲肝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恡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諸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人既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搆假托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絕市閉關固壘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後人方略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朝廷任用得人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臣又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恥也今日貢則非和親矣日市則非賂遺矣旣貢且市則無征戰矣臣幸藉威靈制伏強梗得免斧鉞之誅今受命還朝不復與聞閩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計輒有敷陳國事搖惑內則邊臣畏縮外則部壘攜貳事機乖迕後悔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謹列上五事至京復奏上欸貢圖尋代崇古爲尚書署吏部事加太子太保以

平兩廣功進少保累疏致仕歸御書盡忠字賜之二十四年卒逢時才略明練處置邊事皆協機宜其功名與崇古相亞稱方王云按方王明練邊形稱重一時而是時東棄開平既無能為大同三關攻其必救西失豐勝亦不足邀敵歸路撤西北之籬籬而計置偏老東西之衝亦策之無可如何者矣太原為西北重鎮太原之鎖鑰北則平刑雁門寧武為內邊平刑之寇家梁廣武站寧武之陽方口雖皆衝要然猶恃有大同為外蔽飛狐之口與勾注東西東護惟偏關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三

衛籬籬不固戎馬長驅南下憑陵近郊火節梗化四十餘年不通貢使至擁數十萬眾肆其悍暴非牆塹堡砦可抵而水口諸堡又以張文錦城紅寺發戍及難繼事者遂併舉而廢之北幕更無歲不犯矣七國時秦反陘分西隄於趙高帝北伐而復馬邑皆以太原為重據勾注飛狐盧龍之險以別內外漢末離亂人民南徙內地陘北皆為荒外魏晉時祇以勾注為塞南北雲擾遂無寧日及劉琨以陘北地予魏而益得進於陘南矣唐李靖破突厥於陰山漠南遂空置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三

逼近套地形勢孤單一水可渡冰堅如履平地東勝棄而西北之來路益多故偏關備急全晉震動昔遼破振武軍勝州之民皆趨河東西故治遂廢石晉割地入邊置東勝州領榆林河濱二縣西夏竊據金復取之置武興軍蓋皆扼樞於此明初城東勝建左右二衛兵民皆耕牧河套中北部稀進內地偏關水泉營諸營堡皆在其內均可不勞戍守非惟捍蔽太原大同亦可為延綏保障時皆以復舊為難而大同更有併邊之議於是三邊坼堠漸疎塞外之防廢各

振武天德軍作鎮西北與突厥以河為界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黃河之北守險於險外扼其吭而折其脇西北遂無寇警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顧寧人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地肥腴宜馬南直榆林即史所謂牛頭朝那也洪武設衛於此以雄視漠北其後明之不振大端在於東勝失守始於永樂移衛畿輔洪熙宣德間玩常而忘其變正統以後部眾擁迫不能自立城榆林而偏老無援套警日至舉趙武靈所欲下甲咸陽者委而棄之繼此而有事雖補苴求安

卒亦無久長之計矣

隆慶四年知縣袁宏德改姚暹水由安邑縣北鹽池最忌此水溢入則鹽不成通志姚暹渠即鹽水一名永豐渠俗名無鹽河在鹽池北十里隋大業間都水監姚暹重濬自夏縣滙衆渠之水入縣界注苦地灘由楊家莊入縣城內至是改流縣北則無溢入之患隆慶初置河曲縣樓溝堡在縣東永興堡西少南二十里西至沙堡營九十里南至岢嵐州三岔堡四十里北至偏頭城四十里萬歷七年增修周不及一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里堡地密邇龍霸山故設此以遏其衝萬歷三十一年又增築土堡一座與舊堡相連

隆慶四年諸達犯威遠堡別部千餘騎攻靖魯大同巡撫方逢時伏兵却之隆慶中諸達攻平魯叅將張剛賂之今移攻威遠幾破總督陳其學率胡鎮等救而大同總兵馬芳兵亦至相持十餘日乃走

隆慶四年宣大告警敕備邊時政皆自高拱出邊警猝至拱請命侍郎曹邦輔王遴督師陣以待以栗永祿守昌平陵寢起劉燾守通州倉儲命總督王崇

古譚綸主進勦機宜戴才理糧餉邊境遂無事拱練習政事有才略凡所建白多可行然居位頗專橫其門生韓楫輩並居言路專務搏擊故不為時所重韓楫蒲州人是年築寧武關城周九里高三丈為重鎮隆慶四年諸達率數萬騎軍平魯邊外樹雜色幟白如茶朱如火黑如墨洎鮑崇德約定麾騎碎一舍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

隆慶四年高拱議處邊方有司疏略云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場之責邊地苦瘠人皆畏難用人不當地方日見荒殘山陝沿河皆密邇套部侵軼時聞山西則自偏頭關以下河曲保德與嵐臨縣永寧石樓寧鄉岢嵐靜樂等州縣陝西則自清水營以下府谷神木葭州吳堡綏德清澗米脂等州縣敵騎蹂踐既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撫綏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多才力不堪之人用之腹裏尚然罔效何況邊方待之以薄志意隳阻何能展布是以善政無聞郡邑狼狽日甚蓋徒以地苦其人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為遠地曾不思遠地安內地始得安也今邊方

要緊之地又皆狼狽尤宜以賢者處之擇其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明其賞罰開功名之路以歆於前嚴譴罰以懲於後則人莫不盡力外寧而內自諡久安常治之道也

隆慶四年王國光爲戶部尙書國光字汝觀陽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吳江知縣隣邑有疑獄來質訊輒得情擢兵部主事歷文選郎中屢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謝病去隆慶四年起刑部左侍郎拜南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京刑部尙書旋改戶部再督倉場神宗卽位還理部事時簿牒繁冗自州縣達部有繕書輪解交納諸費公私苦之國光疏請裁併去繁文十三四時稱簡便戶部十三司自宏治來以公署隘惟郎中一人治事員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而已郎中力不給則委之吏胥弊益滋國光盡令入署職務得修舉邊餉告匱而諸邊歲出及屯田鹽課無可稽國光請勅邊臣核實且經畫久策以聞甘肅巡撫廖逢節等各條上其數耗蠹爲損萬歷元年奏定國初天下州縣存留

夏稅秋糧可一千二百萬石其時議主寬大歲用外計贏銀百萬有餘使有司歲徵無缺則州縣積貯自豐水旱盜賊不能爲災患今一遭兵荒輒留京儲發內帑由有司視存留甚緩首事催科則謂擾民弊遂至此請行天下撫按官督所司具報出入存留逋負之數臣部得通融會計以其餘濟邊有司催徵不力者悉以新令從事制可京軍支糧通州者候伺甚難

國光請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坐糧廳投牒驗發無過三日諸軍便之天下錢穀散隸諸司國光請歸併責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下

成畿輔府州縣歸福建司南畿歸四川司鹽課歸山東司關稅歸貴州司淮徐臨德諸倉歸雲南司御馬象房及二十四馬房芻料歸廣西司遂爲定制三年京察拾遺國光爲南京給事御史所劾再疏乞罷帝特留之明年復固以請乃詔乘傳歸瀕行以所輯條例名萬歷會計錄上之帝嘉其留心國計令戶部訂正及書成詔褒論焉五年冬吏部尙書張瀚罷起國光代陳采實政別繁簡責守令恤卑官罷加納數事皆允行等以考績加太子太保八年當考察外吏請

毋限日期詔許之且命誥誤者聽從公辯雪明年大計京官朝官徇張居正意寘吳中行等五人於察籍國光有才智初掌邦計多所建白及是受制執政聲名損於初及居正卒御史楊寅秋劾國光六罪帝遂怒落職閒住己念其老命復官致仕

隆慶六年增修應州城州城舊係土築加築高厚甃以磚今州治本名金鳳城後唐明宗生于此因置金城縣爲州治或云舊城在今治東十里李克用遷金城于天王村即今治也州有三岡四鎮三岡者城東

番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七

二十五里爲趙霸岡城西二十里爲黃花岡城南三十里爲護駕岡四鎮者城東二十里爲安邊鎮城南四十里爲大羅鎮城西十五里爲司馬鎮城北四十里爲神武鎮元人所稱三岡四鎮護金城者也職方考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卽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續通典應州以龍首雁門二山相應而名方輿紀要應州戰國時趙地秦屬雁門郡兩漢因之晉屬新興郡後魏爲神武郡地隋屬朔州唐爲雲州地五代唐置應州又爲彰國軍遼以後因之明

初仍爲應州以州治金城縣省入今因之州南控雁門北接雲朔地勢平行易於馳突守禦要區也

隆慶六年增修新平堡在陽和衛東北百餘里嘉靖二十五年置隆慶六年增修周三里有奇分邊十八里內水泉兒溝榆林縣川爲極衝邊外小古城榆林舊縣俱部酋牧地堡建于山後東接宣鎮西陽和南接瓦窰口天城衛嘉隆間屢爲寇衝歸欵後設市口于此蓋要地也邊防考大同東路舊邊自鎮寧堡縮而南與宣鎮李信屯相聯不惟邊垣紆遠且有探難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下

三六

及嘉靖二十五年展拓而北與宣鎮西陽和相接境土益闢夷酋遠徙爲計甚便因就東路分置新平路參將轄堡四分邊四十六里零本路孤懸口外備禦最切邊外有榆林舊縣距新平止數十里遺址犹存議者謂當恢復以壯肩背之勢新平東南四十里平遠堡嘉靖二十五年築隆慶六年增修周二里有奇分邊十二里零內大紅花林極衝邊外紅花林同回墓頭二道興河小白海子俱酋首駐牧嘉靖中寇由此入犯宣鎮紫溝諸處蓋東路之要地也新平西二

十里保平堡嘉靖二十三年設隆慶六年增修周一里  
里有奇分邊七里零內平胡墩極衝邊外腰大山諸  
處卽酋長駐牧堡建在山後嘉靖三十七年寇由此  
入犯亦備禦要地也新平東二十里樺門堡萬歷九  
年設十九年增修周不及一里分邊九里零邊外發  
放牌插溝及舊榆林一帶俱屬酋首駐牧堡設在山  
坪寇犯瓦窰口此其必經之地也已上四堡俱屬新  
平路上昨莊堡在天城衛西南二十里又未辛關堡  
在衛南二十里方城堡衛南七十里俱周一里有奇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與陽和北境貓兒莊堡皆屬天城衛屯兵戍守又長  
勝堡在天城衛北六十里永樂九年築周不及三里  
隆慶六年五月帝將視朝登陸忽眩幾仆帝執高拱  
手款語備至居正在旁弗顧也帝令拱扶掖還宮尋  
命宿乾清門未幾帝大漸召拱居正及高儀同受顧  
命未幾中人馮保以不得司禮怨拱而居正與保深  
相結保矯詔掌司禮監保訴於太后謂拱擅權不  
可容宣兩宮及帝詔數拱罪逐之高儀入閹  
居正遂爲首輔九月葵昭陵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萬歷元年命舉將才張居正言國家武備不可  
偏廢承平日久弁兵不習攻戰大司馬備防嚴密  
資嫻於將略之才乃以方逢時督理宣大軍務時武  
備廢弛文吏箝制弁員不啻奴隸平日不能養其鋒  
銳臨敵亦難責其折衝張居正言將帥忠勇可任者  
宜假以事權俾得展布故有是命始逢時與王崇古  
共決貢市之議及崇古入理京營張居正薦逢時代  
之至則申明約信邊境以安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萬歷元年高平縣山水侵城縣城逼西山時有水患  
知縣築隄禦之而土疏善潰至是復鑿濠引水由西  
而東抵龍曲村入丹河因建橋於縣南關外以束之  
萬歷元年冬十一月立章奏考成法初諸司章奏部  
院覆行撫按勘者常稽不報張居正請以大小緩急  
爲限立文簿月終註銷閣科部院遞相糾舉誤者抵  
罪自是政體爲肅

萬歷二年春正月召見朝覲廉能官于皇極門太祖  
時外官奏事輒召見賜食訪民間疾苦佐貳雜職有

廉能愛民者常特遣行人齎勅獎賚宣順成宏朝亦  
間行之張居正以考察屆期做舊典具儀以上帝乃  
召見浙江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人特加獎勵並賜  
銀幣

萬歷二年增修天城永嘉堡堡在衛東少北始設於  
嘉靖三十七年至是增修周三里有奇通志永嘉堡  
設在邊內西去陽和衛一百五十里與宣鎮李信屯  
相犄角地瘠人寡衛北六十里長勝堡築於永樂元  
年周五百六十步門二濠深一丈衛西南二十里上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二  
畔莊堡周一百九十七丈高三丈門二濠深二丈衛  
南米新關方城二堡米新周三百二十丈高三丈三  
尺濠深二丈方城周二百四十丈門二濠深一丈皆  
與永嘉上下策應

萬歷二年夏四月詔內外官行久任法吏部尚書張  
瀚請諸司久任張居正善而行之由是藩臬守令皆  
得自展按理民之道在於漸摩急則難化緩則治焉  
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理大國者若小鮮之烹水  
濁則魚噁令苛則人亂理固然也漢時循吏皆久於

其任下民自服教而信從之昔人謂無定主則難責  
以忠無定民則難責以化薰陶漸染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若牧守令長更易頻數迎新送故習熟見聞至  
有大故則視同陌路甚至平日服屬之人亦從而陵  
樂蹈藉之恬然莫知其非教之不以漸所以維持而  
調護之者未浹洽於人心也江陵知久任之易為理  
而善行之使羣下皆得從容以敷其治得治理之要  
矣郡國書曰後漢左雄疏略吏數變易則民不安久  
于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三

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以次用之迨後俗敝  
巧偽滋萌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理  
已安民為劣弱奉法循理為不化酷虐生于睚眦覆  
巢成于喜怒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觀政于亭傳  
責成于期月虛誕獲譽拘檢離毀踴躍升騰超等踰  
匹考奏捕案復見洗滌千古吏敝雄言之刺骨此顧  
寧人歷舉弊藪而申明久任之為善治也

萬歷二年增修得勝堡在大同府北五十里嘉靖三  
十九年築周三里有奇邊防考嘉靖十八年設備兵



使兵駐宏賜堡轄堡八得勝鎮羌宏賜鎮川鎮邊三  
牆鎮河鎮鹵也分邊起東路之鎮鹵堡訖北路拒門  
堡長九十六里零二十三年移駐於此是爲大同東  
北路蓋直北之極邊而鎮城之外郭也堡西卽鎮羌  
堡爲唇齒之勢隆慶五年馬市成詔設市於威鹵堡  
諳達以威鹵無水改市得勝堡卽此得勝堡西鎮羌  
堡嘉靖二十四年置萬歷二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  
邊長二十二里零北有洞兒溝野口等處爲最衝邊  
外柳外山海子處卽酋首駐牧邊防考堡當邊塞首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四

衝嘉靖二十年敵由此突犯隆慶五年設馬市于此  
尤爲要地得勝堡東二十里宏賜堡嘉靖十八年置  
萬歷二年增修周四里有奇分邊十九里零內石燕  
庄溝黑石頭溝水泉溝俱最衝邊外牛心山卽酋首  
駐牧嘉隆間屢爲寇衝備禦最切明史嘉靖三十五  
年仇鸞哨敵開馬市市成寇大入邊已復請市宏賜  
堡拒之寇遂縱侵掠宏賜東二十里鎮川堡嘉靖十  
八年置萬歷十年增修周二里有奇分邊長二十里  
邊內魏家灣黑石頭溝鎮山店俱最衝邊外威寧海

南北二岸等處卽酋首駐牧堡地勢平衍嘉隆間常  
爲敵衝云得勝東七十里鎮邊堡本名鎮胡堡嘉靖  
十八年改民堡置戍守萬歷十一年增修周二里有  
奇分邊長二十一里零內白石崖溝舊十墩俱最衝  
邊外海子東岸孤山腰大山一帶俱酋首駐牧堡東  
有採藥山隆慶初寇曾闖入至此得勝西北四十里  
拒牆堡嘉靖二十四年置萬歷二年增修周一里有  
奇分邊長十三里零內蘆草溝破口墩爲最衝而鎮  
邊墩鶯駕嘴次之邊外大蟲嶺諸處卽酋首駐牧邊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五

防考堡城挺出邊外衝要不下鎮羌而孤危過之嘉  
靖二十八年寇犯拒牆堡大同帥周尙文拒却之後  
數由此突犯兼以土田磽确仰食內地每虞不給云  
得勝西南十五里鎮河堡嘉靖十八年置萬歷十四  
年增修周二里有奇堡與鎮鹵距邊稍遠爲拒牆得  
勝之後援鎮鹵堡在鎮河東十里嘉靖十八年築萬  
歷十四年增修周二里有奇堡地平曠惟恃拒牆爲  
外蔽云已上八堡俱北東路晉轄所以外護鎮城者  
萬歷初增修助馬堡及所轄九堡助馬堡在大同府

西百里嘉靖二十四年築周二里有奇分邊二十里  
零內小懷遠等墩極衝邊外源城兒一帶卽首首駐  
牧堡設在極邊東接拒門等堡西連保安所謂外五  
堡也迤東地勢平易虜每突犯其馬頭山迤西邊在  
山內無險可恃隆慶以後置市于此皆爲衝要邊防  
考嘉靖二十六年應州叅將移駐于此轄堡九分邊  
自北東路之拒墻堡至中路之破孤堡長七十七里  
是爲大同北西路所以增左衛之援厚全鎮之防助  
馬西十餘里保安堡嘉靖二十四年築萬歷初增修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六

過之分邊十二里零內蘆草溝破口墩爲最衝而鎮  
築墩鶯架嘴次之邊外大蟲嶺諸處卽首領駐牧地  
寧鹵堡在助馬堡西五十里嘉靖二十一年創築萬  
歷初增修周二里有奇分邊十一里零內喜鵲墩極  
衝邊外土城及傅家嶺毡帽山一帶俱土酋駐牧嘉  
靖中鹵不時入犯款塞後設市場于此亦衝要處也  
助馬堡西二十餘里滅鹵堡嘉靖二十二年築四十  
二年修萬歷初增築周二里有奇分邊四里零內守  
口墩極衝邊外豐州雲內一帶俱部酋駐牧堡外控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七

堡安諸堡內蔽左衛雲西東與破鹵連接但地勢平  
易彼由助馬保安而入長驅之勢不可不慮也助馬  
堡西四十里威鹵堡嘉靖二十一年置萬歷初增修  
周二里有奇分邊十一里零內雙井雙溝等處爲最  
衝邊外東寺溝花子山齊頭山及禿墩一帶俱土酋  
駐牧嘉靖中寇嘗由青圪塔入犯堡地勢平曠易于  
馳突設在西南極邊距左衛五十里亦障蔽要地也  
助馬堡西南二十里破鹵堡嘉靖二十二年築萬歷  
初增修周三里有奇舊爲極衝自增建五堡稱爲腹

裡土田饒衍宜于畊植但地勢平曠難于堵截助馬堡西南五十里雲西堡嘉靖三十七年設萬歷二十四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堡西連左衛東接高山實寇必經之地雖近腹裡亦要區也助馬堡南四十里雲岡堡邊防考雲岡有新舊二堡嘉靖中以舊堡地形卑下四面受敵因築新堡于北崖移官軍戍守仍存舊堡以便行旅二堡俱土築各周一里有奇東憑鎮城西通左衛爲雲西孔道賊每由此突入道路爲梗新城既築有險可據且鎮城所需煤炭俱仰給于此

番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八

有警據險固守可稱保障已上九堡俱屬大同北路管轄所以增左衛之援厚全鎮之防者也

萬歷二年改築偏關城兵備道移駐偏關邊防考偏頭所轄東起寧武界椒峁西至河曲寺前墩延二百三十二里爲嵐州外蔽關孤懸寇境西濱大河實爲衝要近口關河浦家灣等衝邊外銀安口青天口及豐州歸化城等處皆逼鹵營關城四面皆山形若覆盂敵登高下瞰城中歷歷可數且山谷錯雜瞭望難周自嘉隆以來北兵由岢嵐至嵐興道出偏關其明

證也按是時城偏關移道駐守知偏關之難守也然邊守無善法不得其人而維以法法未久而不敵者明自正統初調山西河南兵守偏關子謙言每歲九月至二月水冷草枯敵騎出沒乘障卒宜多三月至八月邊守自足議將兩班軍每歲一班如期放遣嘉靖四十三年胡志夔請免戍軍三年每軍徵銀五兩四錢爲募兵用至萬歷初方逢時請築費詔以河南應戍班軍自四年至六年概免盡扣班價發給謂之折班班軍遂耗久之所徵亦不得諸邊財力敵困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九

任法之敵至於如此以此而守孤危之關難矣萬歷三年靜樂縣雨雹圓如車輪片者若屣峻嶒者若牛馬傷人畜甚衆太原地震有聲彗星現於西方長竟天敕邊臣備警太原連年饑疫兵荒交至人民極困之時也

萬歷三年張四維以吏部尙書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四維字子維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隆慶初累遷左諭德四維儻有才智明習時事楊博王崇古久歷邊陲善談兵四維博同里

而崇古姊子也以故亦習知邊務高拱深器之拱掌吏部超擢翰林學士甫兩月拜吏部右侍郎諸達封貢議起朝右持不決四維爲交關於拱貢事遂成拱益才四維朝士頗有疾之者御史部承春視鹽河東言鹽法之壞由勢要橫行大商專利指四維崇古爲勢要四維父崇古弟爲大商四維奏辨因乞去拱力護之溫詔慰留焉初趙貞吉去位拱欲援四維入閣而殷士儋夤緣得之諸人遂相搆及御史趙應龍劾士儋士儋未去言路復有劾四維者無何士儋亦出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十

閣召四維充侍班官給事中曹大埜復以爲言四維馳疏辨求罷帝不許趣入朝未至而穆宗崩拱罷政張居正當國復移疾歸四維家素封歲時餽問居正不絕武清伯李偉慈聖太后父也故籍山西四維結爲援萬歷二年復召掌詹事府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馮保亦與善遂以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當是時政事一決居正居正無所推讓視同列蔑如也四維由居正進謹事之不敢相可否隨其後拜賜進官而已居正卒四維始當國累加至少

師吏部尙書中樞殿大學士初四維曲事居正幾不能堪擬旨不盡如居正意居正亦漸惡之既得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會皇子生頒詔天下疏言今法紀修明海宇寧謐足稱治平而文武諸臣不達朝廷勵精本意務爲促急煩碎致徵歛無藝政令乖舛中外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誠宜及此大慶蕩滌煩苛宏敷惠澤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國脉之要術也帝嘉納之自是朝政稍變言路亦發舒詆居正時事於是居正黨大懼王篆曾省吾輩厚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結申時行以爲助而馮保欲因兩宮掖號封己爲伯惡四維持之篆省吾知之厚賄保數短四維而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吏部尙書王國光媚四維拔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主事時行遂擬旨罷國光竝謫謙四維以帝慰留復起視事命甫下御史張問遠復劾四維四維窘求保心腹徐爵張大受賄保保意稍解時行乃謫問遠於外以安四維四維以時行與謀也卒銜之已而中官張誠譖保保眷大衰四維乃授意門生李植輩發保奸狀保及篆省吾皆逐朝事一大

變於是四維稍汲引海內正人爲居正所沉抑者雖未卽盡登用然力反前事時望頗屬焉雲南貢金後期帝欲罪守土官又詔取雲南舊貯礦銀二十萬皆以四維言止之等以父喪歸服將闋卒贈太師謚文毅

萬歷三年修築廣武陘陘置於洪武七年至是修築以謹邊防周四里有奇其西爲白草溝堡又西爲八岔口堡一名水芹堡其東爲水峪堡又東爲胡峪堡東接繁峙縣之馬蘭堡邊防考廣武當代州北境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七

之衝內邊東起繁峙縣北樓堡界東津峪西訖寧武界神樹梁凡百餘里中間白草溝樊家坡吉家城灰窰溝寺兒灘等處爲極衝其大小鹽溝馬蓮坪山勢頗峻爲次險又城西之麻中裂寇家梁城東之灰窰溝又東之天屹崕皆要地也

九域志保德軍以大河爲界河有二津大堡津在軍南四十里沙谷津在軍北五里州志有白革背渡係府谷縣大堡私船蓋卽大堡津也又水塞渡在州東北十五里下圍渡在州西北一里故城渡在州西二

十里柴家窰渡在州西三十里桑園渡在州西南五十里黃金山渡韓家川渡皆在州西南六十里黑石窰渡在州西南八十里馮家川渡在州西南九十里皆路通府谷縣

萬歷中張養蒙爲禮科左給事中養蒙字泰亨澤州人萬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至是歷左給事少負才名明習天下事居言職慷慨好建白以南北多水旱條上治奸民恤流民愛富民三事帝嘉納之遷工科都給事中御史潘季馴奏報河工養蒙上言曰二十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七

年來河幾告患矣當其決隨議塞當其淤隨議濬事竣輒論功夫淤決則委之天災而不任其咎濬塞則歸之人事而其蒙其賞及報成未久懼有後患急求謝事而繼者復告患矣其故皆由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有三後先異時也人已異見也功罪難執也請仿邊臣例增秩久任斯職守專而可責成功帝深然之有詔潞安進綱二千四百匹未幾復命增五千養蒙率同官力爭且曰從來傳旨織造具題者內臣擬旨者闕臣抄發者科臣今徑下部非祖制不從

出爲河南右參政尋召爲太僕少卿四遷左副都御史二十四年極諫時政闕失言邇來殿廷希御上下不交或疑外臣不可盡信或疑外事未可盡從君臣相猜政事積廢致市猾得以揣意旨左右得以播威權惟利是聞禍將胡底謹以三輕二重之弊爲陛下陳之一部院之體漸輕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亞卿專署已爲異事乃冢宰何官數月虛位法司議劉世延罪竟爾留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卽發何小臣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四

不下哉以至戶曹三疏諫開礦臣院九疏催行取皆置不報議大事則十疏而九不行遇廷推則十人而九不用夫大臣師表百僚奈何輕之至此一科道之職漸輕五科都給事中久虛不補御史曹學程一繫不釋考選臺諫屢請屢格乃至服闕補任亦皆廢閣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夫政無缺失何憚人言徒使唯諾風成謬諤意絕國是將何定乎一撫按之任漸輕如開礦一事撫按有言咸蒙切責於是鄭一麟以干戶而妄劾李盛春夫闖人武弁得以制巡撫之命紀

綱不倒置乎一璫得志諸璫效尤撫按歛手何有於監司從此陛下之赤子無人拊循矣一進獻之途漸重下僚損俸儒士獻資名爲助工實懷覬幸甚者百戶王守仁以謀復世爵妄構楚府而使陛下恩薄於懿親主簿張以述以求復舊秩妄獻白鹿而使陛下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聽言官糾之不聽業已明示好惡大開受獻之門將見媚子宵人投袂競起今日獻靈瑞明日貢珍奇究使敗節文官僭軍武帥憑藉錢神邀求故物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濁亂不止也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五

一內差之勢漸重中使紛然四出乞請之章無日不至批答之旨無言不溫左右藉武弁以營差武弁藉左右以網利共構狂言誑惑天聽陛下方厭外臣沮撓謂欲辦家事必賴家奴於是有言無不立聽豈武弁皆急君而朝紳盡誤國乎今奸宄實繁有徒採礦不已必及採珠皇店不止漸及皇莊繼而營市舶繼而復鎮守內可以謀坐營外可以謀監軍正德敝風其鑒不遠凡此三輕二重勢每相因德與財不並立中與外不兩勝惟陛下早見而速圖之不報又明年

六月兩宮三殿繼災養蒙復上疏曰近日之災前古未有自非君臣交儆痛革敝風恐虛文相諉大禍必至臣請陛下躬謁郊廟以謝嚴譴立御便殿以通物情早建國本以繫人心停銀礦皇店之役杜四海亂階減宦官宮妾之刑弭蕭牆隱禍然此皆應天實事猶非應天實心也罪已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曰好逸朝享倦於躬臨章奏倦於省覽古帝王乾健不息似不如此一曰好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寮案不安於位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六

毅敏  
明時朔州吳孝子孝行最著州東八里有墓在焉馬

昇吳孝子傳吳順字孟高性淳謹不事表暴母早逝奉父天祥益謹父遺疾嘗糞求醫少間父思雉臠時三月雉忽飛入其家捕烹食之遂愈父壽九十一卒墓八里原順廬墓側年亦七十矣朝夕悲慟不衰有慈鳥百數飛翔繞墓人咸謂孝感所致父本姓雷江右臨川人贅於吳從戎朔州衛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十七

萬歷四年增修神池堡堡在寧武關北三十五里始築于嘉靖十八年至是增修周五里有奇高三丈五尺堡東通朔州井坪所西南通岢嵐之三岔五寨等堡商販咸集于此其東曰坑堞礮堡近堡有靳家窰等衝嘉靖間寇由此入犯堡南溫嶺青年渠諸處其北曰石湖嶺堡又東北為西溝口堡近堡有澗平西溝二水澗澗皆丈餘中豎石柵以防零寇自神池堡以下共四堡分管內邊四十里萬歷五年兵部尙書王崇古罷初諸達諸部嘗越甘肅境掠西番既通款其從孫徹辰吉台連歲盜番不得志求諳達西援崇古每作書止之是年諳達請赴青海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諳達意且以迎佛為各

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洩其謀于番族以示恩給事中劉鈺尹瑾等交章劾崇古弛防徇敵崇古奏辯因乞休去按邊陲之機要當事者爲之事外人議之鮮有能善其終者崇古圖安疆宇委曲調劑邊城晏聞人民不見兵戈之苦者數十年而以微言罷去爲可惜也史稱王崇古受任巖疆練達兵備可與余子俊秦佐先後比績初以江陵當國究心於軍謀邊項崇古才智機敏具知諸邊阨塞與江陵書疏往復洞燭機宜招納順義歸欵建未有之殊勲而尤喜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六

生其地者粹然淳古人文輩出忠孝相仍崇古諸人所由並出一時與然猶有說士君子立身行己固當遠利尤宜遠利之嫌崇古四維豈真有財利之思而崇古弟與四維父均爲大商故人皆得以勢要專利指而目之邵永春視鹽河東謂鹽法壞於勢要雖如微雲之蔽太虛然嫌不可不遠也

萬歷五年修築河曲縣灰溝營堡堡在縣西北七十里偏頭西六十里去唐家會堡十里又東北二十里爲羅圈堡爲樓子營堡東至偏頭所二十里西至邊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九

牆三里南至河會營三十里北至邊牆一里始置于宣德四年至是修築周一里有奇二十二年革邊口有羊角尖吳峪口諸處爲最衝成化十八年撫臣何喬新敗敵於灰溝嘉隆間敵每由此而入董家莊辛家坪諸處邊外山羊會小水口一帶皆其部落駐牧地也河西卽陝西黃甫川清水營諸處邊防考堡逼近黃河沿河有大峪等村居民向稱繁庶

萬歷六年高拱卒復其官從張居正請也拱初在吏部遍識諸司賢否倉卒舉用皆得人又以時方棘邊



事請增置兵部侍郎由侍郎而總督而本兵中丞選居邊材自裕更取各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皆報可及諸達封貢拱力主王崇古議邊睡遂得休息卒後久之廷議頌其功乃贈太師賜謚萬歷七年春正月毀天下書院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爲公廨

萬歷七年增修河曲營堡堡在縣東北二十里始置于宣德年萬歷二年加修至是重築周二里有奇沿邊魯家口諸處爲最衝邊外榆樹灘白泉子溝大灰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溝等處俱諸部駐牧地隔河卽陝西黃甫川清水營矣

吳姓撫晉疏云雁門廣武爲代州第一扼要之衝廣武西接盤道梁十餘里俱有磚墻其西白草溝路通代崞前歲鹵從此出口盤道梁爲中路最衝陽方一帶山坡平衍處處可以闖入去歲賊犯若森梁距陽方堡不數武而將官退守一城任其闖入今舊墻改土爲磚歷廣武而東寺兒溝水峪皆有險可據惟胡峪口寬衍過胡峪三十里爲馬蘭垣墻甚堅山勢亦

峻又十五里爲茹越鹵屢從此出入小石兩旁雖層巒多可踰越其北關城西向爲山水所環塙五丈餘過此爲北樓其形勢全在設兵兩山之巔前歲鹵不攻北樓城而從西山駕梁入口莫之能禦北樓以東爲平刑其衝隘甚多賊南犯廣昌靈邱則平刑適當其衝三關西中兩路尙有邊墻東路無邊墻可守邊以內一望平原鹵由陽方入則陽武峪爲扼要之地由白草溝茹越小石入則繁時代州爲扼要之地若大勢南下則原平忻口忻州爲扼要之地過忻州四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十里爲石嶺關有險可守唐時設防稍有遺跡今蕩爲平邱旁多小路可以南通陽曲西走靜樂過此則直抵太原太原之東南則榆次壽陽平定而通固關僅三百餘里太原之西則太原縣清源交城文水而入汾州之境太原之南則徐溝祁縣平遙介休而入平陽之境是故論地利則三關稍有險阻有守兵把住陽方盤道梁神池白草進茹越小石北樓平刑等口乃可使鹵不窺犯內地而在平夷有戰兵扼擊於代州原平忻口忻州石嶺關等處則太原或可無虞

也鹵若從大同邊口入犯則走井坪應朔而犯神池陽方盤道梁等口再東則廣武白草溝茹越小石北樓處處當防若從宣府入犯則走蔚州渾源州而犯平刑北樓小石茹越等口再西則盤道梁陽方神池處處當防大同三關要害之外詳及內地關隘慎固封守無遺策矣

萬歷九年開榆次縣南要渠渠在縣南八里漑北要及郭村地又長壽渠在縣西南十五里東長壽村開于萬歷十四年引牛坑水皇輿全覽牛坑水出縣東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南三十里牛坑村懸泉谷西流入洞澗

萬歷九年重築岢嵐州三岔堡堡在州北一百三十里五塞北五十里東至八角堡五十里西至河曲縣九十里有城嘉靖十八年築至是重築甃以磚堡當四達之衝偏關老營兩路商旅盡出其途亦要地也有墩臺

萬歷九年建土城於朔州之將軍會堡堡在州西北井坪所西北五十里舊名白草坪至是建城萬歷二十四年改築周一里有奇分邊十七里零內曹家窠

白羊林響石溝俱極衝邊外黑青山一帶即明時首領駐牧地堡據三城之衝邊為兩鎮之要地又暖會堡在州西北七十里明永樂三年築周不及一里又九姑村堡在州西北十里周一里有奇又西駱駝堡在州西北百里周不及一里

萬歷十年增修河曲縣唐家會堡堡在縣西北六十里太原府西北五百七十里東至河會營堡十五里西南至邊牆俱二里北至河堡營十里有唐家會渡為官軍往來津要始置于宣德二年至是增修周一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里有奇當黃河渡口之衝又縣西五里有芽子陂渡路通清水黃甫川諸處為諸津渡中去城之最近者也

萬歷十二年王家屏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世宗實錄高拱兄捷前為操江都御史以官帑遺趙文華家屏直書之時拱方柄國囑稍諱家屏執不可萬歷初進修撰充日講官敷奏劄摺帝嘗歛容受稱為端士張居正寢疾詞臣率奔走

禱祈獨家屏不往再遷侍講學士至是以左侍郎入閣預機務去史官二年卽輔政前此未有也申時行當國王錫爵次之家屏居末每議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隨嗣丁內艱服闋詔進禮部尙書抵京師三月未得見家屏請聖節御殿受賀奏舉行冊立皇太子禮不報復偕同官疏請乃於萬壽節強一臨御焉俄遣中官諭家屏獎以忠愛家屏疏謝復請帝勤視朝居數日帝爲一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評事雒於仁進四箴帝將重罪之家屏言人主出入起居之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節耳目心志之娛庶官不及知不敢諫者輔弼之臣得先知而預諫之故能防欲於微渺今於仁以庶僚上言而臣備位密勿反緘默苟容上虧聖明之譽下陷庶僚蒙不測之威臣罪大矣尙可一日立於聖世哉帝不懌留中而於仁得善去十八年以久旱乞罷言邇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風霾川竭河涸加以旱潦蝗螟疫癘札瘥調變之難莫甚今日况套賊跳梁於陝右土蠻猖獗於遼西貢市屬國復鳴張虎視於宣大虛內事外內已竭而外患未休剝民供軍民已

窮而軍食未裕且議論紛紜罕持大體簿書凌雜猥飾靡文綱維縱弛愒玩之習成名實混淆僥倖之風啟陛下又深居靜攝朝講希臨統計臣一歲間僅兩覲天顏而已間嘗一進瞽言竟與諸司章奏並寢不行今驕陽爍石小民愁苦之聲殷天震地而獨未徹九闈此臣所以中夜旁皇飲食俱廢不能自己者也乞賜罷歸用避賢路不報時儲位未定廷臣交章請冊立其年十月閣臣合疏以去就爭帝不悅傳諭數百言切責廷臣沽名激擾指爲悖逆時行等相顧錯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五

愕各具疏再爭杜門乞去獨家屏在閣復請速決大計帝乃遣內侍傳語期以明年春夏廷臣無所奏擾卽於冬間議行否則待踰十五歲家屏以口勅難據欲帝特頒詔諭立具草進帝不用復諭二十年春舉行家屏喜卽宣示外廷欣然而帝意實猶預聞家屏宣示弗善也傳諭詰責時行等合詞謝乃已明年秋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冊立儀注請帝復以爲激擾命止其事固執爭去時行被人言不得已亦去錫爵先以省親歸家屏遂爲首輔以國諫疏已列名不

當獨留再疏乞罷不允乃視事家屏制行端嚴推誠秉公百司事一無所撓性忠謹好直諫册立期數更中外議論紛然家屏深憂之力請踐大信以塞口語消宮闈釁不報二十年春給事中李獻可等請豫教帝黜之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益怒譴謫者相屬家屏遂引疾求罷上言漢汲黯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合慙恩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每感斯言惕然內愧頃年以來九閭重閉宴安懷毒郊廟不饗堂陛不交天災物怪罔徹宸聰國計民生莫關聖慮臣備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垂千載沒有餘榮若徒犯顏觸忌抗爭僨事被譴罷歸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高官家享厚祿主愆莫正政亂莫匡可謂不希名之臣矣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爲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爲九廟神靈必陰殛臣豈特得罪於李獻可諸臣已哉疏入帝益不悅遣內侍至邸責以徑駁御批故激主怒且託疾要君家屏言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爲宗社大計盡言效忠而已豈意激皇上之怒哉於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員輔弼曠職鯨鯨官久當退避迺今數月間請朝講請廟饗請元旦受賀請大計臨朝悉寢不報臣犬馬微誠不克感回天意已可見矣至豫教皇儲自宜早計奈何厭聞直言槩加貶謫臣誠不忍明主蒙拂諫之名熙朝有橫施之罰故冒死屢陳若依違保祿洪忍苟容汲黯所謂陷主不義者臣死不敢出此願賜骸骨還田里帝得奏不下次輔趙志臯亦爲家屏具揭帝遂責家屏希名託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顧臣所希者陛下爲堯舜之主臣爲堯舜之臣則名

是求去益力或勸少需就大事家屏曰人君惟所欲爲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事庶有濟耳遂復兩疏懇請詔馳傳歸家屏柄國止半載又強半杜門以懇直去國朝野惜焉閱八年儲位始定遣官齎敕存問賚金幣羊酒又二年卒年六十八贈少保謚文端熹宗立再贈太保任一子尙寶丞按史稱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王家屏之謂也家屏初入史館直書高拱兄捷以官帑遺趙文華而不聽拱囑詞臣奔走江陵而

公獨不往及由史官輔政疏請視朝表維於仁四箴  
之非罪直聲聞於天下日以水旱盜賊告其君冀君  
之一悟帝方以冊立責廷臣沽名激擾指為悖逆而  
公侃侃陳詞思為堯舜之臣而不為阿諛取容之計  
疏入不報引疾求去至責以託疾要君而求去益力  
柄國半載強半杜門卒以釐直去官歸猶繫心國事  
朝鮮用兵貽書經略引齊桓城楚邱故事以激厲之  
其深識遠謀能當大事尤非以空言市直也大同風  
氣剛勁晉弁子弟服習弓馬從戎者十室五六然率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尚義矜名節其鄉人曹文詔及其從子變蛟勇冠三  
軍平關中巨寇入晉協勦殲五臺定襄孟壽諸賊追  
勦流賊於澤潞沁遼間數敗其衆轉戰數千里卒授  
命疆場以一身係國家之安危其皆聞文端之風而  
忘身殉國者與山陰為文端榜榆鄉風樸素子弟間  
習浮靡文端以身率導又以所居地本砂磧風高氣  
寒豐歲收不滿斗而邊檄商賈輻輳或不免浮靡相  
炫耀公嘗語其鄉人曰吾里唐虞故壤知禮畏義乃  
頃尚有紉袴之子靦面招搖尚存倚紉之心珍懷玉

之守貌思作肅服戒不表語意肫擊鄉人服化而公  
進退綽綽進則為朝廷立紀綱退則為鄉里廣教化  
得已而不失望卓卓為一代之偉人史贊不虛也

萬曆十三年興縣大饑時太原屬大旱赤地千里饑  
孳盈野疫癘死者相枕藉狼羣行噬人令民捕一狼  
子穀一石是年天鼓鳴山西盜起始備邊警築偏關  
之八柳樹堡堡西北紅水溝最衝敵每由此深入犯  
偏關岢嵐聲援難及前時從鴉角山五眼井入犯老  
營及堡故築堡為障按五行傳狼貪暴之獸大體以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白色為主兵象也然狼之噬人亦由餓孳盈野所致  
崇禎末年張獻忠殺人如麻狗食人肉鋸牙若猛獸  
虎豹日齧人死輒棄去不盡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  
木食久徧體皆生毛兵荒時之異變實出非常也  
郡國書曰明置東勝諸衛然多事草創什伍虛耗至  
正統十四年逼于敵難詔徙諸衛內地遂棄東勝此  
有明所以不復四郡之實也洪熙宣德之間玩常而  
不思其變景泰天順之際言近而不謀其遠由是偏  
頭鄰於外部而全晉以北單矣五原雲中趙武靈所

欲下甲咸陽者不守而全陝單矣按明徙諸衛於內地遂棄東勝自撤其藩籬顧寧人謂于少保竭力於獨石而不注懷於東勝失其權衡鼓臺於緩急輕重之間東勝其外邊門戶獨石內地之偏門也

萬歷中楊天民爲吏科給事中天民字正甫山西太平人萬歷十七年進士除朝城知縣調繁諸城有異政擢是職時方纂修國史與御史牛應元請復建文年號從之二十七年狄道山崩下成池山南湧大小山五天民言平地成山惟唐垂拱間有之而唐遂易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爲周今虎狼之使吞噬無窮狗鼠之徒攘效難厭不市而征稅無礦而輸銀甚且毀廬壞冢籍人貲產非法行刑自大吏至守令每被譴逐郡邑不肖者反助虐交歡藉潤私橐嗷嗷之衆益無所歸命懷樂禍心有土崩之勢天心仁愛亟示譴告陛下尙不覺悟翻然與天下更始哉不報文選郎中梅守峻貪黷將擢太常少卿天民劾罷之延綏總兵官趙夢麟潛師襲寇以大捷聞督撫李汶王見賓等咸進秩子廕寇乃大入殺軍民萬計汶等又妄奏捷天民再疏論之奪

見賓職夢麟戍邊汶亦被譴天民等進右給事中冊立久稽再疏請不報無何貴妃弟鄭國泰疏請皇長子先冠婚後冊立天民斥其非國泰懼委罪都指揮李承恩奪其俸順天湖廣鄉試文多用二氏語天民請罪考官楊道賓顧天竣等疏留中二十九年五月天民復偕同官上言請早定國本帝大怒謫天民爲貴州丞從典史帝迫廷議始立東宮而天民等卒不召天民憂憤卒天啟中贈光祿少卿初天民去諸城民爲立祠其後長吏不職父老率聚哭祠下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萬歷中置河曲縣柏楊嶺堡堡在縣東北老營堡西北周不及一里沿邊考堡本設於柏楊嶺後因山高無水移於窰兒窩仍存故名  
萬歷十五年增修河曲縣小營兒堡堡在縣東北老營堡西二十五里始置於嘉靖初又西二十五里爲寺塢堡本民堡也嘉靖四十年毀四十二年改爲官堡至是增修周不及一里在山脊之上西南通偏關東北通水泉堡爲兩城脉絡所關郡志堡南至偏關四十里北至草梁山堡二十里

萬歷間張江陵奏毀所在書院山西河汾書院並廢  
院舊有三賢祠祀文中子司馬溫公薛文清公學使  
者擇秀才高等者百數十人講讀其中至是江陵忌  
人議已以爲多白鹿洞學徒故議毀書院河汾三賢  
祠遂廢魏公象樞秉節晉陽立志修復鍊金鳩工爲  
堂五楹扁以棖闌繚以周垣前起棹楔望之巋如也  
祠旣復魏公曰政必正名祀先辨分考晉乘唐虞諸  
臣列名宦鄉賢祠中如稷契殷周始祖先師其子孫  
臣庶也可儼然據其上乎三晉名賢載在往牒何止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三

天弗違虞廷五臣與夔龍交讓精一執中之學見而  
知之肇開道統祖述於仲尼集大成則聖具一體則  
賢或肱股王室如巫咸傳說狄仁傑韓琦諸人或經  
營四方如羊舌肸包拯明之劉大夏于謙其人或仗  
節死義如關龍逢張巡其人或修身謹學如卜子夏  
程伯淳明之薛德溫其人褒貶論述如晉之董狐漢  
之司馬遷其人是雖德有偏全功有大小言有醇疵  
就其所至皆可謂能自立者祭法曰法施於民以勞  
定國以死勤事惟其所遇可無媿焉今之人猶古之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三

三君子宜更議於是考古徵書采風論德得風后以  
下至伯夷叔齊十有七人位南向名宦自叔向以下  
至我朝呂文簡公十有八人西向鄉賢自董狐以下  
至薛文清公十有六人東向寓賢卜子夏田子方段  
干木別爲位居鄉賢上題曰三立祠語不朽也王道  
行爲之記云嘗讀春秋傳穆叔對范宣子曰太上立  
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謂三不朽而取以名是祠  
不刊之論也昔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今乃上邇義軒  
下逮近世取諸晉乘如風后治民倉頡治字先天而

人也莫不攸好德莫不喜功莫不務修詞然能卓然  
自立而不愧者卒鮮則志不篤也學不純也氣不充  
也義不精也居常自許皆知暴仁義賤俗鄙堯行舜  
趨自謂近之一涉紛華遂流逸失其故吾此可以責  
志希蹤古人奮然邁往一念少怠盡隳前功此可以  
知學抱曾史之行履桀跖之庭能不攝不變可以占  
氣傳經義綜羣言辨士縱橫圓如轉轂莊列要渺茫  
無涯涘皆能發其藪而折其角可謂精義斯立德立  
功立言之準則也

荆浩沁水人善畫世稱荆關董巨爲畫家正宗其山水節要曰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此其法也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高與雲齊遠水無波隱隱似有此其式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分三面路分兩岐樹看頂頽水看岸基此其訣也凡畫山水尖峻者峯平夷者嶺峭壁者崖有穴者岫圓形者巒懸石者巖兩山夾水者澗夾路者壑水注川者溪泉通川者谷路下平土山者坡似土而高者陂若能辨別乎此則知山水之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三五

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定衆峯之揖拱列羣岫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漫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要迴抱水要潔迴茂林古寺樓觀可安斷岸頽堤小橋宜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岸絕處古渡山絕處荒村水澗處征帆林密處店舍懸崖古木根露而藤纏臨流怪石嵌空而水痕凡作林木遠則疎平近則森密有葉者枝柔無葉者枝硬松皮似鱗柏皮纏身生於土者修長而勁直長於石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

寒林慘淡以蕭森凡畫山水須按四時春景則露鎖烟橫樹林隱隱山色堆青遠山拖藍夏景則林木蔽天綠蕪平阪倚雲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一色霞鶩齊飛雁橫烟塞蘆渚沙汀冬景則卽地爲雪水淺沙平凍雲匝地酒旗孤村漁舟倚岸樵者負薪風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蓑衣有風無雨枝葉斜披有雨無風枝葉下垂雨霽則雲收天碧薄靄依稀山光淺翠網晒斜暉曉景則千山欲曙輕霧霏霏朦朧殘月氣象熹微暮景則山啣落日犬

三五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吠疎籬僧投遠寺帆卸江湄行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烟斜霧橫或遠岫雲歸或秋江古渡或荒塚斷碑或洞庭春色或瀟湘霧迷如此之類謂之畫題筆法布置更在臨時山形不得重犯樹頭不得整齊樹藉山以爲骨山藉樹以爲衣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要顯樹之光輝若能留意於此漸可心會於精微矣按畫雖小道亦通於神明歷舉畫之形狀示以規矩使學者率由於規矩之中久而會其變化心領自得之非筆舌所能盡其妙也



萬歷中定太谷縣渠道引水規則由源及委以均其  
利源出回馬峪者繇烏馬河引水爲渠十有九源出  
咸陽谷者繇咸陽河引水爲渠十有一源出榆社者  
流入清源河爲渠十有四源出八賦嶺者繇象谷河  
引水爲渠十有四源出奄峪口者繇奄峪河接水爲  
渠二源出馬鳴峪者繇馬鳴河引水渠同源出猪峪  
口者繇猪峪河引水渠二四卦河渠源出東峪口繇  
圪塔河引水圪塔古溝源出和順縣經榆次入縣境  
繇大郭村開渠溉大郭及西薄魏岳許村地共渠五  
番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渠

十四道溉五十村田有奇晉設渠長按時輪溉外有  
奄峪等乾河數十道冬春恒涸夏秋暴雨時至東南  
山水四出濱河沃壤盡爲沙石知縣喬元升於諸河  
口凡可以引導者自上逮下諭民挑渠築堰旱乾則  
待之水流則循其渠道注之引以溉田此亦與利遠  
害斟酌損益之道也方輿紀要太谷縣回馬水源出  
榆次黃花嶺流經回馬谷合咸陽谷水流經清源祁  
縣界注於汾又象谷水源出榆次縣恤張嶺下流經  
象谷合徐溝之金河水河經清源祁縣界注於汾胡

谷水西北流入祁縣界合隆舟水奄谷水與金水河  
匯象谷水分流合注有灌溉之利此諸流分合利濟  
之原委也

萬歷中汾州知州劉復定馬跑泉入渠水則馬跑泉  
出城西北白彪山麓由峪道河經王化和美太和董  
正羅城五里其村落則金莊等十二村匯諸泉爲一  
渠輪流澆灌至是定則水經金莊村分三孔二孔灌  
田一孔入城後復濬入城水循山南注至谷口轉折  
而東歷城東北數十村灌田萬餘畝與文湖合雨澤  
豐澍則漲流至施莊入汾東方故多沃壤城西十里  
麻屈水平地湧出流經禹門河口西山之水灑注東  
入於文湖又府西三十里向陽水名懸泉水源出向  
陽峽下峽巖嶮插天中斷如關名金鎖關爲汾右石  
喉水流經此城南清溝水城北賈家泉城西靈浮泉  
縣西南三泉皆流合焉三泉水出西山半有三泉洞  
分三堰二屬汾陽一屬孝義灌分時刻義安里灌城  
濼渠袤九千二百餘步灌田二萬餘畝渠有長長有  
夫渠以衍澇堰以禦衝民安其利

萬歷間臨縣知縣諸葛昇教民開渠築隄臨境皆山  
惟湫河起興縣自北而南經白文鎮過三交鎮折而  
西南共袤三百三十里入黃河近地可資灌溉向無  
渠諸葛教民開渠築隄引水溉田張惟學甘泉溝水  
利記湫川北自興縣來至縣南三交轉西南出大同  
磧口其間千溝萬壑之水會歸於此而入黃河古無  
人治之諸葛侯昇創疏渠築壩引水滋田之制渠道  
深與寬相等堤堰高與厚相等度地以分區區分以  
畦塍植以粳稻乃以堤堰逆其水以渠道分其流引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美

而注之南畝曲盡水利尹同臯諸葛侯興水利記臨  
邑東甘泉西麻峪北榆林會於湫河四時皆泛注諸  
葛侯昇路經佛堂峪見水雖奔流直去近村地勢頗  
卑可以引灌遂令築堤壩不日告成  
萬歷中李懷信爲定邊副總兵懷信大同人由蔭歷  
指揮僉事以廉勤累遷延綏中路參將至是進協鎮  
定邊居延綏西卜失兔等歲擾邊懷信勇敢有謀屢  
敗其衆威名著河西甘延最當敵衝松山青海諸部  
落環居其外尤難禦懷信在鎮邊人恃以無恐

萬歷十一年麻貴徙鎮大同貴大同右衛人父祿爲  
大同參將從鎮帥劉漢襲板升大獲俺答圍右衛祿  
與副將尙表固守乘間擊斬其部長寇乃引退貴由  
舍人從軍積功累遷大同新平堡參將寇大入掠山  
陰懷仁應州貴與兄副將錦拒戰有功再遷大同副  
總兵至是徙鎮大同時諸部納款久擗力克襲封順  
義王奉中國益虔貴頻蒙賜賚十九年以劾戍邊旋  
因寧夏悖拜反廷議貴健將知兵且多畜家丁起爲  
副總兵時套寇以五百騎圍平魯堡貴選精卒三百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美

間道馳却之俄以總督魏學會命撫著力兔銀定宰  
僧於橫城皆不應貴乃還攻城悖拜自北門出戰將  
往勾套部貴逐之入城別遣將馬孔英麻承詔等擊  
套部援兵俘斬百二十人拜初與套部深相結諸部  
長稱之爲王日坐著力兔帳中主籌畫至是不敢復  
出俄朝命蕭如薰代董一奎盡將諸道援兵以貴爲  
副而李如松軍亦至攻益急賊奉黃金繡蟒于卜失  
兔等請急徇靈州先據下馬關沮饒道卜失兔與莊  
禿賴果合兵犯定邊而幸僧從花馬池西沙洋入貴

迎擊控宰僧於石溝會董一元搗土昧巢諸部長俱  
解去賊復乞援於著力兔擁衆大入如松牽勁騎迎  
戰張亮堡自卯迄巳敵銳甚會貴及李如樟等兵至  
夾擊之寇乃却逐北至賀蘭山獲首級百二十餘持  
示賊賊益恟懼無何城破賊盡平貴以功增秩子廕  
尋擢總兵官鎮守延綏二十二年卜失兔糾諸部深  
入貴乘虛搗其帳於套中復邀其零騎會寇雷內地  
久轉掠至下馬關寧夏總兵蕭如薰不能禦貴舉兵  
赴援連戰驪馬臺薛家窪斬獲甚多帝爲告廟宣捷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甲  
進都督同知子世廕嗣卜失兔復入塞大掠八日而  
還將擬大入貴勒兵萬五千人策中左右軍分道前  
進而自以大軍當一面衝放疾趨踰塞六十里寇莫  
知所防大潰俘斬四百有奇擄獲無算再進秩子廕  
尋以病歸三十五年復起貴備倭加提督盡統南北  
諸軍初戰不利嗣與劉綎陳璘董一元分四路貴居  
東當清正數戰有功會平秀吉死官軍益力攻清正  
先遁貴遂入搗山西浦諸路俘斬二千二百有奇師  
旋進右都督子世廕三十八年命貴鎮遼東炒花素

築驚邊將畏戰但以增歲賞爲事寇益無所忌貴臨  
邊要賞將士出不意擊之拔營遁未幾求款邊境乃  
寧明年貴引病乞罷詔乘傳歸貴先後承特賜者七  
錫世廕者六及歿子葬祭按史稱貴果毅驍捷善用  
兵東西並著功伐稱一時良將子弟多歷要鎮沙嶺  
麻氏人以方鐵嶺李氏曰東李西麻然貴兄錦以勤  
王進秩擢鎮大同與貴俱有保境功錦子承勛協鎮  
遼東承恩都督同知更歷諸鎮承詔寧夏參戎承訓  
協鎮薊門承宣承宗協鎮洮岷遼東勳闕世顯而承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甲  
詔以賊死承宗以戰死承恩以勇力聞而援遂屢懼  
怯退避隳其家聲將才亦不易得而亦難語於將門  
之子也  
萬歷十五年亡命角腦尙登等糾二千餘人越渡夏  
縣黃河盜砂官兵迎戰賊縛指揮李材傷軍數十餘  
人後調兵驅之始解散嗣後增設平陽衛軍八百名  
冬季守黃河諸渡竝礦山歲以爲常二十五年太監  
張忠駐夏縣採礦三十三年砂盡封洞而賊盜時發  
防兵復擾村堡乃以省祭官統藥箭手代之

王基神農廟記百穀山在長治縣東北十三里高三百四十丈盤踞六里絕頂之半廓以石澗俯瞰城郭世傳神農嘗百穀於此因以名山建廟仲春上甲日致祭太平寰宇記百穀山與太行王屋皆連風洞泉谷崖壑幽邃山上有泉味甘美呼為神農井泉水下入石子河經山峽西南流會黑水河入漳水凡五龍山東及壺關東北之水胥滙此洪濤聲數里

周禮職方氏曰冀州其穀宜黍稷稷似黍而小月令章句稷秋種夏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一名稷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呂氏春秋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稷高誘曰關西謂之糜冀北謂之黍卽詩維糜維芑轉音也說文糜稷也廣雅糜稷也稷糜糜名殊而實一也苗似蘆有毛高三四尺結穗殊疎散粒有殼視粟而巨光滑過之先諸穀熟刈欲早過熟卽隨風落米色特黃故土人稱黃米一名柔祭祀之號稷曰明柔爾雅翼稷者五穀之長故陶唐之世名農官爲后稷其祀五穀之神與社相配亦以稷爲名以爲丑穀不可徧祭祭其長以該之

望

春秋題辭西乃金之位米爲陽之精故西台米爲粟許慎曰粟之爲言續也續於穀也古者以粟爲黍稷梁秫之總稱今之粟古但稱爲梁後乃專以梁之細者名粟今北人呼爲穀子有早穀晚穀二種汾州北諸屬胥三四月種早穀有關東黃夏穀諸種晚穀有秤杵黃老來白連草根齊溜雨穀諸種汾州南諸屬胥五六月種早穀有拖韁白老竹葉青棒杵六稜象尾黃穀諸種晚穀有潞州黃纏條料角紅老狼尾鐵耙齒菠菜根天青糴毛青穀梁穀諸種早穀中黃穀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望

白老象尾穀三種耐旱拖韁白老二種耐風象尾又耐雨晚穀中潞黃青穀二種耐旱纏條紅老狼尾稍菠菜根糴毛穀五種耐風紅老狼尾糴毛穀三種又耐雨早穀以六十日爲率宜旱田晚穀以一百二十日爲率宜水田惟潞州黃一種早種則晚熟晚種則早熟水旱田胥宜又穀之黏者曰秫與黍爲一類猶稻之有糯也同一黍而所用各異有黃秫黑秫龍爪秫諸種胥可取以釀酒昔陶淵明官田種秫卽用是物也

萬歷戊戌蒲郡刺史郭元柱建貞烈祠於蒹之景  
門爲蒲人孟端妻邵氏立也邵氏恩早寡不欲奪其  
志抱幼女亥隕於井八歲女熙墜從之既出屍母猶  
抱亥熙抱母閭巷悲感爲之傳誦大吏上其事旋於  
門建祠樹坊曹于汴爲之記云異哉圭竇婦嬰乃至  
此乎然妻不負夫子不負母適得其正此常也非異  
也背夫忘親斯乃爲異耳夫重淵百尺赴之如歸激  
湍絕命固結不解是孰爲之氣也卽理也循其性之  
自然之謂道也斯時也精靈粹湛羅貫乾元所謂夫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器

萬歷中兵備道許守議築三井堡於崑嶺之三井鎮  
鎮在州西北四十里元爲崑嶺鎮立巡司明洪武初  
因之後廢爲三井村至是復築堡於三井村北  
萬歷中兵備道李時芳開濬崑嶺東山下泉引流入  
城郡志泉在東山下明嘉靖末兵備道王濛嘗引水  
入城以資汲飲後堙至是重加開濬泉滾滾出通入  
州城州人德之名曰李泉

萬歷十六年春太原大饑疫自十餘年來無歲不災  
宋纁言太原社倉獲濟請以俸供爲糴本不足則勸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器

富人或令民輸粟給冠帶此培元氣國本於焦頭爛  
額之時猶思行考亭良法爲無可如何之計矣

萬歷十八年命兵部尚書鄭維經略邊防維前督宣  
大軍撫順義王及忠順夫人有恩故用之初徹辰汗  
襲封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率衆西走  
徹辰汗追之貢市久不至維計三娘子別屬則徹辰  
汗雖王無益乃使人語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  
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子聽命貢市惟謹徹辰汗  
死徹哩克當襲三娘子自以年長練兵萬人築城別

居維恐貢市無主復諭徹哩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王不然封別有屬也徹哩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遂嗣封維以洮河之難由縱虜入青海所至乃下令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便道自巢入青海者即勒兵拒之大布招番之令歸附者日衆徹哩以中國叛人史二等來獻命復其市賞

萬歷十八年引澇水入臨汾縣永和池池在縣城中北隄上有永利橋始於宋慶歷二年知州潘大博引東山卧虎岡黃蘆泉水入城爲蓮池洪武十年知府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渠

徐鐸改引汾河衆利渠水穴城注池以供衆汲名曰永利至是改引澇河水入池懼汾之大而難禦也

萬歷十九年修河曲縣五花城卽五花營堡也與楊兒堡相去十里縣西北十五里石梯隘口東枕高岡西臨黃河邊墻始此自此至老營鴉角墩維舟灣斬賊溝娘娘廟石城鋪諸處天險壁立縣西北三十五里五門樓村有寨險峻可守縣西北曲峪五門棘城白崖等灘俱在河中又北則娘娘灘去縣九十里周五項其相近有太子灘皆險要處也苗朝陽詩蕭蕭

胡氣滿邊陲一線黃河擁戍樓莫訝重關嚴鎖鑰關河東北是神州

萬歷二十年建河曲縣樺林堡在縣北百十里偏頭關西二十里太原府西北五百六十里南至樓子營堡十里北至邊墻六十里至是創建土堡二十九年增修周一里有奇高三丈六尺西去黃河三里明何喬新過樺林等堡詩石澗幽泉晨飲鹿營門殘柳畫啼鴉

萬歷二十年垣曲縣知縣趙文炳築石堤以捍清水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堤

通志毫清河卽清水也源出橫嶺山下東南流合關店等河又東經縣南數武又東南入河每值雨潦泛漲侵城爲害至是築堤捍之遂不爲患水經注清水出清廉山之西嶺東南流出峽峽左有城蓋古關防也水歷其南東南逕臯落城北與倚毫川水合又東逕清廉城南又東南流合南溪又東合棗澗水又東南逕陽壺城東又東南流注于河

萬歷二十年巴拜據寧夏反巴拜故鞬鞞種嘉靖中巴拜得罪其酋長來降屢立戰功官都指揮帝十七

年巴拜老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巴拜雖告老而多蓄亡命承恩性狠戾十九年洮河告警巡邊御史周宏禴舉承恩及指揮土文秀并巴拜義子布延等巡撫党馨檄文秀西援巴拜謁經略鄭維願與子承恩從出師馨惡其自薦抑損之巴拜以故心怨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比賊退取道塞外還寇騎遇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欲按承恩冒糧罪又以承恩娶民女爲妾笞之二十會戍卒衣糧久弗給巴拜遂喊軍鋒劉東賜許朝等作亂是年二月殺馨及

晉乘東略卷之三十一

吳

口道欲權其貨遣卒急追之舟覆有死者道遣吏捕漕卒寶秀拒不發道怒劾寶秀及星子知縣吳一元青山巡檢程資阻撓稅務詔俱逮治給事中楊應文等請下撫按公勘大學士沈一貫吏部尚書李戴國子祭酒方從哲等交章爲言俱不報寶秀妻陳氏慟哭請偕行寶秀不可及括餘貲及簪珥付其妾曰夫子行以爲路費夜自經死寶秀至京下詔獄大學士趙志皋上言頃臣卧病聞中外人情洵洵皆爲礦稅二事南康守吳寶秀逮繫時其妻至投縵自盡閩郡

晉乘東略卷之三十一

吳

副使石繼芳逼總兵張維忠自縊死東賜自稱總兵奉巴拜爲謀主承恩朝爲左右副將布延文秀爲左右參將承恩遂陷玉泉營及廣武河西四十七堡皆陷惟土文秀徇平魯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賊率兵渡河欲取靈州又齎金帛誘河套卓哩克圖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甚猖獗全陝震動萬歷中吳寶秀爲南康知府寶秀字汝珍平陽人萬歷十七年進士授大理評事至是出知南康湖口稅監李道橫甚寶秀不與通漕舟南還乘風揚帆入湖

號呼幾成變亂事關民生向背宗社安危臣不敢以將去之身隱默而不言星子民陳英者方廬墓約儒士熊應鳳等走京師伏闕訟冤乞以身代於是撫按及南北諸臣論救者疏十餘上帝皆不省一日司禮田義彙諸疏進御前帝怒擲地義從容拾起復進之叩首曰閣臣跪候朝門外不奉處分不敢退帝怒稍平取閱閣臣疏命移獄刑部皇太后亦聞陳氏之死從容爲帝言至九月與一元等並釋爲民歸家踰年卒初南康士民建祠特祀陳氏後合寶秀祀之天啟

中賄太僕少卿賜祭錄其一子

萬歷二十年秋九月寧夏賊平巴拜叛總督魏學會檄副總兵李昫率兵進勦諸堡皆次第收復惟寧夏鎮城猶爲賊據以蕭如薰爲總兵調麻貴爲副總兵率兵抵鎮城御史梅國楨薦李如松忠勇可任遂令如松總寧夏兵寧撫朱正色甘撫葉夢熊皆先後至並逼城下學會與夢熊定計決黃河大壩水灌之城外水深八九尺賊懼佯求撫以緩我師而仍結套部爲助七月巴色圖章圖哩以三萬騎犯定遠小鹽池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辛

別遣宰桑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河泮口入爲巴拜聲援學會令麻貴等分擊之皆敗去八月卓哩克圖復入孝剛堡如松等擊之追奔至賀蘭山賊援遂絕會給事中許子偉劾學會惑于招撫誤國事學會被逮以夢熊代之賊被圍食盡城受水浸益大圯國楨用間給東陽朝承恩使互殺以降東陽朝承恩果互殺其党開門降巴拜自縊死復學會官葉夢熊朱正色梅國楨各子世廕李如松蕭如薰等加恩有差如薰爲將持重後更歷七鎮所在見稱自隆慶後欵市既

成邊燧少警輦下視鎮帥爲外府山人雜流乞朝士尺牘往者無不饜所欲薊鎮戚繼光有能詩名尤好延納名士如薰亦能詩賓座常滿妻楊氏至脫簪珥供客不給一時風會所尚諸邊物力爲耗識者嘆焉麻貴大同府右衛人

萬歷二十年河套部人犯官軍擊却之時套寇復發命兵部尚書鄭維經略山陝邊務遣廷臣分關選防趙彥爲岢嵐兵備道遍歷所部得其山川險易防守要領易將衛廣城堡勾稽芻糧緩急以時節省浮費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辛

逾十餘萬保德數被寇警彥增築舊城高墉崇雉以資守備一時粗安

萬歷二十一年詔罷山西礦場時河南山東浙江開礦皆以中使領之礦使絡繹中官張忠孫朝先後領山西礦稅礦脈本微不足責民補償誅求百方納奸民爲爪牙追呼相望於道中人之家無不破者巡撫魏允貞每事裁抑疏暴其罪置不問至是河南礦賊大起始罷之

萬歷中孫居相爲南京御史居相字伯輔沁水人萬



歷二十年進士授恩縣知縣以治行徵授侍御負氣  
敢言嘗疏陳時政謂今內自宰執外至郡守縣令無  
一人得盡其職政事日廢治道日乖天變人怨究且  
瓦解土崩縱珠玉金寶亘地彌天何救危亂帝不省  
誠意伯劉世延久居南京益不法居相疏發其奸按  
治強暴爲戢大學士沈一貫數被人言居相力詆其  
奸貪植黨一貫乃去時出巡漕運還發湯賓尹韓敬  
科場事廷議當褫官其黨爲營護旨下法司覆覈居  
相復劾敬通賄狀敬遂不振當是時朋黨勢成言路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五

言路不肖者率附吏部以驅除異已居相挺身與抗  
而奸邪或反以同類之朋爲黨於是有西黨之訐居  
相亦與其列伺間抵隙索求不已得一書而讒卽興  
重之以誹謗而無能自白遂至謫譴士論惜之然當  
衆謗羣疑之時而以口舌興戎言不可不慎也  
萬歷二十二年交城令周璧於交城縣北磁窑瓦窑  
二河督令近河民挑濬引水灌田又令平下都辛南  
鄭段等都近河民挑渠以分水利文谷河開三渠引  
溉諸村田爲利甚溥後令趙吉士臨磁窑河曰用水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五

不肖者率附吏部以驅除異已勢張甚居相挺身與  
抗氣不少沮于是過廷訓唐世濟輩羣起爲難居相  
連疏搢柱諸人迄不能害嗣以年例出江西參政引  
疾不就天啟四年召拜兵部右侍郎以魏忠賢盜柄  
復引疾歸崇禎元年起戶部右侍郎遷戶部尙書總  
督倉場轉漕苦累民舟居相釐其弊高平知縣喬淳  
貪虐爲給事中楊時化所劾化方憂居通書居相報  
書有國事日非邪氣益惡語爲偵事者所得聞于朝  
帝怒下獄謫戍邊七年卒于戍所按是時朋黨勢成

以溉田利也利之所在必有兼之者命丞汪潤斯以  
地多寡定水盈縮百畝爲大區十畝爲小區高下胥  
遠步渾水時有泛漲浸城急築堤石堅其外柳護其  
內引水南下城東西故孔道窪下易爲壑乃濬塚深  
一丈取塚中土以築道運石爲橋使水可南北通行  
復夾道植柳民咸沾利  
通志黃河在河曲縣西五里東北自古東勝州境轉  
而西流八十里至平泉村復轉西流九十里至天橋  
子南流經保德興臨永寧寧鄉石樓永和大寧吉鄉

寧河津榮河永濟諸州縣東折經芮城平陸垣曲諸縣入河南澠池濟源縣界禹貢冀州今之山西河朔直隸皆其疆域三面皆河東北阻陰山一帶故河折而南流爲冀西河至華陽折而東流爲冀南河至大伾折而北流爲冀東河

萬歷中臨汾令邢雲路修臨汾澠河築堰開渠其利甚溥楊起元記略云臨汾縣治東北八里有樊家河卽澠河也發源浮山之陽厥名龍角其下黑泉流涌行數十里會龍神溝及金水河注北三川同流斯爲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五

澠水過東張翟底諸鎮民往往引水溉田亡慮千百泊再折而至樊家莊澠河之衆築堰壅導溉田可千餘頃蓋中蘆等九村咸饒益矣歲久堰廢萬歷庚寅邢侯雲路捐俸發粟聚夫數萬衆累石爲堰以障河也鑿阜爲洞以注澠也浚地爲溝以達田也堰在洞之東高倍尋而廣以十軌長又倍之建大閘四而壅水注之洞洞通溝順流而下因地形也出洞口鑿蓮池以蓄蓄水也洞之上起亭亭之上構樓察水勢驗禔祥也乃題堰曰千金洞曰流膏亭曰觀瀾樓曰水

雲通志澠河渠汾陽城東北西三處卽澠河也澠水卽烏嶺下黑水會龍角山之滴水胥至高梁入汾唐嘗引澠水入百金泊溉田是合澠澠爲一也嘉靖間同知劉衍祚築樊家莊石堰引澠穿永利渠溉田至是大開普其利

萬歷二十三年改石州爲永寧州邊防考州西踰黃河卽延綏邊地北連偏老要衝州西黃蘆嶺尤險阻嘉隆之間屢被蹂躪與縣東南與石接壤爲寇兵出入之地改名永寧冀敘寧也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五

萬歷二十三年築河曲縣河會營堡堡在縣北四十里東南去太原府城四百五十里西至邊墻五里南至黃河岸一里北至樓子營堡三十里亦名魯澤營至是築堡周二里有奇邊口曲峪等處爲最衝邊外正對陝西焦家坪彌羅衝馮家會諸處直接敵營東北泉子溝西北柴關兒全霸王廟俱諸鹵部駐牧地堡地勢平坦河凍時備禦尤亟

萬歷中曹于汴爲吏科給事中于汴字自梁安邑人萬歷十九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淮安推官

以治行高第推授給事劾兩京兵部尚書田榮那玠及雲南巡撫陳用賓樂玠遂引去吏部郎趙邦清被誣于汴疏雪之謁告歸僦屋以居不蔽風日歷刑科左右給事中以邊境廢防宜重加按問進吏科都給事中胡嘉棟發中官陳永壽兄弟奸永壽反許嘉棟于汴極論永壽罪故事疏入會極門中官直達之御前至是必啟視然後進御于汴謂乘祖制洩事機力請禁之三十九年典京察屏湯賓尹劉國縉等而以年力出王紹徽喬應甲于外其黨羣起力攻于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汴持之堅卒不能奪歲餘移疾歸光宗立召至累遷左僉都御史佐趙南星京察進左副都御史旋引疾歸時紹徽應甲附魏忠賢得志欲害于汴屬其黨石三畏以東林領袖劾之遂奪削崇正元年召拜左都御史振舉憲規約敕寮吏臺中肅然明年京察力汰匪類忠賢餘黨幾盡仕路為清詔定逆案于汴與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刑部尚書喬允升平心參決不為己甚小人猶惡之故御史高捷史堃素儉邪為清議所擯吏部尚書王永光力薦之故事御史起官

必都察院咨取于汴以故事持之兩人投牒自乞于汴益惡之卒持不予而竟以部疏起官日夜謀傾于汴中書原抱奇者賈人子也嘗誣劾大學士爌至是再劾爌及于汴并及尚書孫居相侍郎程順南府丞魏光緒目為西黨請皆放黜以五人籍山西也主事陸澄源復劾于汴朋奸帝雖皆斥其言而于汴卒謝事去辭歸七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保著仰節堂集學者稱真子先生按史稱于汴篤志正學操履純粹立朝正色不阿崇獎名教有古大臣風而遭時孔棘救過不暇明自神宗而後士大夫峻門戶而重意氣其賢者敦厲名檢居官有所執爭即清議翕然歸之自梁初歷諫垣即彈權貴再忤中官士論同聲頌直而不為當時所容屢進屢退卒不得行其志從古小人之陷君子必中以黨援脅以危法鬪黨始劾于汴為東林領袖繼誣以西黨朋奸擠而去之惟恐不力然當危疑震撼之秋猶得全其素履亦天幸也萬歷二十四年開採之議復起獻礦峒者日至於是無地不開中使四出坑冶之課金銀銅鐵鉛汞硃砂

青綠中使皆給以關防併借原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山西太原平陽潞安州縣並遭陵轍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逮治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賈田美宅則指為下有礦脈卒役圍捕辱及婦女其橫暴如此羣臣屢諫帝皆不聽其後又增設各省稅使如天津店租廣州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等都邑關津中使碁布水陸行數十里卽樹旗建廠所至納奸民為爪牙肆行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五

殺奪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壤米鹽鷄豕皆令輸稅中人之家大半皆破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蠭起萬歷二十五年巡撫魏允貞題方山乃三晉要害之地五縣不接之所請復築城池建衙署倉庫築城時掘太和八年縣印一顆元和志方山城本離石縣地齊文宣於縣北置良泉縣隋大業三年移就縣南三十五里方山故名唐武德中置方州後廢

萬歷間孫化龍任太原府有妄男子假巫為奸利龍廉得其狀會旱責定雨期至期不驗巫術窮伏法在

官數年太原稱治

萬歷二十六年開榆次縣德音渠渠在縣西南三十里引金水河水入渠溉要村及龐志田皇輿全覽金水河在縣西南出太谷縣東北大塔山下流合眾泉經縣之東陽鎮又西入徐溝縣合象谷水

萬歷二十六年復開榆次縣之聶店渠渠始於宋紹聖三年縣令桑安世自聶店引澗河水開渠至聶村轉流而西抵使趙村各使趙渠溉田四十餘頃嘉靖間二村爭水遂塞至是復開與聶村分為二渠使趙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五

村下聶村水口數十步因名洪水下渠在縣西十二里溉使趙侯方田四十頃聶村渠名洪水上渠在縣北十里溉聶村趙村田三十頃兩村各享其利其引澗河之渠縣西二十里開于洪武二年者楊盤渠也縣西北二十里開于洪武三年者鳴李渠也縣西二十里溉聶村開于萬歷二十五年者西榮渠也縣西北十里開于萬歷三十一年者使張渠也諸渠皆引澗河水皇輿全覽澗河在縣西北源出壽陽縣李家山西南流會芹谷蒜谷赤坑白龍諸水流經太原縣

界注於汾又芹谷水源出縣東北五十里又蒜谷水源出蒜谷與蘇河水俱在縣北四十里又白龍河源出縣東北二十五里白龍村西南俱合于澗水

萬歷二十七年靈石縣知縣路一麟開靈石小水河北渠長十五里引灌民田三百餘頃通志小水河源出縣東北四十里綿山興地谷及柏溝峪曲買峪流經靜介等里至縣北入汾河又水峪溝河在縣東十里沙峪溝河在縣東四里皆入小水河城中舊無井乃於城垣下鑿三暗渠一在東門一在北門俱引小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水河水一在西門則引汾水入城公私皆取資焉

萬歷中何廷魁為西寧副使廷魁字汝謙山西威遠衛人萬歷二十九年進士授涇縣知縣調寧晉遷刑部主事歷歸德衛輝河南知府至是擢西寧副使會遼事棘遷副使分巡遼陽袁應泰納降廷魁爭不聽及藩陽破同事者遣孛歸廷魁曰吾不敢為民望遼陽破廷魁懷印率其妾高氏金氏投井死婢僕從死者六人都司徐國全聞之亦自經公署事聞贈光祿卿再贈大理卿賜祭墓謚忠愍世廕錦衣百戶國全

贈恤如制

萬歷二十九年夏五月罷山西巡撫魏允貞中官張忠孫朝先後領山西礦稅誅求百方允貞上疏劾其罪朝劾允貞抗命沮撓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于部院將加譴責吏部尚書李戴都御史溫純言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帝並留中山西軍民數千詣闕為允貞訟寃言官亦連章論救帝置不問允貞父年九十餘乃力請侍養得歸未幾卒晉人立祠祀之萬歷三十年太原大旱黃河竭時比歲不登稅使四出先時山西巡撫熊廷弼請撤稅使不報中使孫朝誅求無厭民力已竭故有水不潤下之徵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萬歷三十二年開榆次縣沙河磚井小谷口等渠渠

皆在縣北三十里沙河渠溉中杜都田磚井大渠分小渠十與小谷渠同溉寺谷田又開沙溝村渠在縣北三十五里引沙河張村渠在縣西北二十里引寺峪河分溉沙溝張村等處田又縣南十八里雙村渠築堰分渠二道灌王鄉小趙南要修文等村田又南要新渠在縣南十里通東郝渠灌本村郭村田又永

康渠在縣西南三十里溉本村弓村田上戈渠在縣東十八里灌上戈東趙田俱開于萬歷三十二年引小沙河水又王都渠在縣西南三十里亦開于萬歷三十二年引小河水溉陳胡遂村等六村田此渠過金水始達應溉之村又西河堡新渠在縣西南三十餘里開于萬歷三十五年亦引小河水

萬歷三十二年修築盤道梁堡堡在縣北七十里寧武關東百里太原府北三百七十里西至楊方口堡六十里東至雁門所三十里北至朔州六十里堡創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壘

於嘉靖三十二年至是增修初以舊城地勢低窪又改築新城於邊內周二里有奇高二丈雖高踞山巔而汲水外溝且沙土脉鬆墻垣易圯堡西十里曰夾柳樹堡中間有駱駝梁又西十五里爲雕窠梁堡中間有火燒溝其東又有卧羊坡因地平漫復設燕兒水堡自雕窠梁而西二十里曰立岡堡堡西去寧武關五十里中間有金家嘴又自盤道梁而東十里曰小蓮花堡亦曰弔家嶺東接代州之北分堡凡十五里邊防考自盤道梁以下凡五堡分管內邊四十八

里

萬歷三十五年于慎行卒謚文定慎行明習典制爲禮部尚書諸大禮多所裁定以請建儲忤帝意家居十年召掌詹事不至入閣命下再疏辭不允至京十有三日而卒慎行學有原委貫穿百家在詞館中以慎行及馮琦文學爲一時冠

萬歷三十八年建高平縣崇正橋橋在縣西南五里唐莊梨園之交兩村相對中有巨壑行此過唐莊必迤北復折而南始抵梨園居民出入柴米諸事不便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壘

至是知縣許安遇始建橋於此宜民之善政也萬歷四十一年夏六月詔布色圖襲封順義王順義王徹哩克死孫布色圖應嗣求婚于忠順夫人忠順拒之其所部薩納台吉及烏嚕台吉等各不相下封號久未定至是布色圖始婚于忠順東西諸長皆具狀爲請封忠順夫人旋卒詔封布色圖爲順義王然勢益衰不復能力制諸部矣時布色圖所制止山大二鎮外十二部其部長烏嚕台吉薩納額森台吉等兵力皆與順義埒朝廷因宣大總督涂宗濬言各與

陞賞如例

萬歷四十一年王紀為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紀字  
惟理芮城人萬歷十七年進士授貴池推官入為祠  
祭主事歷儀制郎中秉禮持正時望蔚然帝將册立  
東宮數遷延不決紀抗疏極論禮成擢光祿少卿引  
疾去至是擢撫保定諸府連歲水旱紀設法救荒甚  
備稅監張畧請征恩詔已蠲諸稅紀兩疏力爭畧竟  
取中旨行之紀劾畧抗違詔書且格成命皆不報居  
四年部內大治遷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兼巡撫鳳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四

陽諸府歲大凶振救如畿輔光宗立召拜戶部尚書  
督倉場天啟二年代黃克纘為刑部尚書時方會議  
紅丸事紀偕侍郎楊東明署議言方從哲知有貴妃  
不知有君父李可灼進藥駕崩反慰以恩諭賚之銀  
幣國典安在不逮可灼無以服天下不逮崔文昇無  
以服可灼不削奪從哲官階祿廕無以洩天地人神  
之憤議出羣情甚竦主事徐大化者素無賴日走魏  
忠賢門搆陷善類又顯劾給事中周朝瑞惠世揚紀  
憤甚劾大化溺職狀因言大化誠為朝廷擊賊則大

臣中有交結權璫誅鋤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登彈  
文而與正人日等水火其言大臣指大學士沈淮也  
大化由此罷去而淮及忠賢深憾之御史楊維垣與  
大化有連且素附淮遂助淮詆紀言紀所劾大臣無  
主名請令指實紀遂直攻淮言淮與京生不同時而  
事實相類其結納魏忠賢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也乞  
哀董羽宸與京之懇款陳瓘同也要盟死友邵輔忠  
孫杰與京之固結吳居厚同也逐顧命元臣劉一燝  
周嘉謨與安置呂大防蘇軾同也斥逐言官江秉謙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五

熊德陽侯震暘與貶謫安常民任伯雨同也至於賄  
交婦寺竊弄威權中旨頻傳而上不悟朝柄陰握而  
下不知此又京迷國罔上百世合符者客魏聞之怒  
為淮泣懇帝前帝為紀煩言加譙責焉初李維翰熊  
廷弼王化貞下吏紀皆置之重辟而與都御史大理  
卿上廷弼化貞爰書微露兩人有可矜狀而言不測  
特恩非法官所敢輕議有千總杜茂者齎登萊巡撫  
陶朗先千金行募兵金盡而兵未募不敢歸返薊州  
僧舍為邏者所獲詞連佟卜年卜年遼陽人舉進士

歷知南皮河間遷夔州同知未行經略廷弼薦爲登萊監軍僉事遷者擄掠茂言嘗客於卜年河間署中三月與言謀叛因挾其二僕往通李永芳行邊尙書張鶴鳴以聞鶴鳴故與廷弼有隙欲藉卜年以甚其罪朝士皆知卜年寃莫敢言及鎮撫旣成獄移刑部紀疑之以問諸曹郎員外郎顧大章曰茂旣與二僕往來三千里乃拷訊垂斃終不知二僕姓名其誣服何疑卜年雖非間諜然實佟養真族子流三千里可也紀議從之邇者又獲奸細劉一嘯忠賢疑劉一燎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辛

昆弟欲立誅一嘯與卜年因一嘯以株連一燎紀皆執不可淮遂劾紀護廷弼卜年等獄爲二大罪帝責紀陳狀遂斥爲民以侍郎楊東明署部事坐卜年流二千里獄三上三却給事中成明樞張鵬雲沈惟炳卜年同年生也爲發憤摭他事連劾東明卜年獲長繫瘐死而東明遂引疾去紀旣斥大學士葉向高何宗彥史繼借論救皆不聽後閹黨羅織善類紀先卒萬歷四十二年修復保德州孫家溝水道溝在城內西南隅金山下舊常漲溢壞城至是修復水始不爲

害又鐵山下有草場溝西北有苦水溝州南三十里深溝道出興縣最爲崎嶇又扒樓溝在州南八十里熱窩河溝在州東十五里路皆險仄州東北二十里上有墩墩下有堡甚險隘山下爲水寨山渡口亦戍守要地

萬歷四十三年李懷信爲甘肅總兵官懷信大同人由世蔭歷都指揮僉事掌山西都司廉勤數被推薦萬歷中遷延綏中路叅將進定邊副總兵卜失兔火落赤鐵雷擺言泰等歲擾邊言泰居延綏西被患尤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壬

棘懷信勇敢有謀寇入輒敗其先後鎮帥杜松王威張承蔭官秉忠又皆一時選故邊患雖劇而士氣不衰至是擢鎮甘肅敗北兵於蘆溝巴敵復分三道犯鎮番諸堡懷信亦分邊之寇引還自後寇入多失利去威名著河西延人爲立生祠先是陝西止設四鎮自西寧多警增設臨洮總兵官遂爲五鎮然惟甘肅最當敵衝故擇帥常慎而甘肅北有松山南臨青海諸部落環居其外尤難禦懷信在鎮邊人恃以無恐嗣調任遼東經略熊廷弼負氣凌諸將懷信不能堪



引疾去天啟二年追錄邊臣進左都督久之卒于家  
萬歷四十三年彗星見形如籌白氣冲天河套諸部  
分道入寇吉能入神木之栢油孤山中軍劉聚等死  
之九月復犯葭州神木抵黃河渡口卽興縣之鹽院  
渡也總兵杜文煥等擊却之時套部號十萬分四十  
二校多者二三千少不及千騎惟吉能士馬雄諸部  
糾諸部入寇河東州縣皆震

萬歷中魏允貞巡撫山西復岢嵐互市時以欵市弛  
邊允貞獨勤政裁幕府例貢繁費以其餘繕亭障建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套

烽墩置器市馬易粟歲省撫賞銀六萬初諳達開市  
十一所延綏鎮城北十里爲紅山市東爲神木市又  
東爲黃甫川市例正月望日開市間日一市邊民習  
蒙古語者持貨往市陶穴以居或施帳幕其貨則湖  
茶蘇布草緞鹽烟不以米不以軍器蒙古至者則羊  
絨駝毛狐皮羔皮牛羊兔不以馬營堡多有市沿邊  
村落亦間有之稅入充餉後以釁閉關至是復之  
萬歷四十四年濟農合套部大舉入寇至葭州神木  
榆林之境沿河州縣震驚套部號十萬惟圖色布之

子濟農士馬雄諸部爲套中之主先是蒙克錫里等  
以挾賞不獲數沿邊寇掠總兵官秉忠隨所向以勁  
騎邀擊屢破之濟農以求封市不許遂合套中諸部  
大舉入寇東道高家大栢油神木柏林中道榆林東  
北之波羅西道延安之磚井寧塞諸城堡盡被蹂躪  
副將孫洪謨禦之於神木至大栢油伏發被執士卒  
死傷過半會寧夏總兵杜文煥援軍至擊走之

萬歷四十四年夏六月晉地天鼓鳴給事熊明遇疏  
言入春以來天鼓兩鳴於晉地各省地震女妖歲稔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套

河溢兵端吐火兼以太白經天日光無芒災青疊見  
天譴愈深進八憂五漸三無之說不報  
萬歷四十四年六月套部犯延綏總兵官杜文煥赴  
救敗之遂代官秉忠鎮延綏屢敗寇衆浩爾齊布延  
泰沙津等懼相率降旣而復與濟農合駐高家柏林  
要封王補賞十事文煥襲其營斬首百五十浩爾齊  
諸部落攢刀立誓獻爵九九已沙津又設伏兵誘殺  
都指揮王國安糾蒙克錫里連犯雙山波羅二堡文  
煥擊破之追奔二十餘里寇屢不得志沙津乃與濟

農蒙克錫里浩爾齊布延泰等相繼納款延綏遂得  
少事輯覽注獻罰九九部落中罰駝馬牛羊之數  
萬歷中王允成爲南京御史允成字述文澤州人萬  
歷中舉子鄉除獲鹿知縣以治行異等徵授是職時  
甲科勢重乙科多卑下之允成體貌魁梧才氣騰發  
欲凌甲科出其上首疏論遼左失事諸臣請正刑辟  
熹宗卽位廷臣方爭論擬擊移宮事而帝降兩諭罪  
選侍因言移宮後相安狀大學士方從哲封還上諭  
允成陳保治十事申言張差闖宮說者謂瘋癲青宮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豈發瘋之地龐保劉成豈並瘋之人言念及此可謂  
寒心今鄭氏心腹猶在當思所以防之比者聖諭多  
從中出當則開場竈之端不當而臣下爭執必成反  
汗之勢孰若事無大小盡歸內閣至元輔方從哲屢  
劾不去陛下于選侍移宮後發一敕諭不過如常人  
表明心跡耳從哲輒封還夫封后之命都督之命貶  
謫周朝瑞之命何皆不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  
矣姚宗文閻視遼左與熊廷弼相失歸而鼓同列攻  
之允成惡其奸再疏論列天啟元年疏請恤先朝直

臣列楊天民等三十六人以上帝納之俄陳任輔選  
擇經略慎中樞專大帥更戎政嚴賞罰數事末言方  
今最可慮者陛下孤立禁中先朝怙權恃寵諸奄與  
今日左右近習互相忌嫉恐乘機施毒彼此相戕夫  
防護禁庭責在內閣及司禮務令潛消默化俾聖躬  
與皇弟並得高枕無憂斯爲根本至計時違其言當  
是時中貴劉朝魏進忠與乳媪客氏相倚爲奸允成  
抗疏歷數其罪略言內廷顧命之璫犬食其餘不蒙  
帷蓋之澤外廷顧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見田里之收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以小馬爲馳騁之資誰敢盤於遊田之漸以大臣爲  
釋忿之地誰敢拂其耆長之心劉朝輩初亦不預外  
事自沈淮邵輔忠導之遂恣肆無忌浸假而王心一  
倪思輝朱欽相斥矣浸假而司空用陪推矣浸假而  
中旨用考官矣是易置大臣之權在二豎也近者弄  
權愈甚逐大臣如振落王紀滿朝薦竝削職爲編氓  
是驅除大臣之權在二豎也科臣遷改自有定敘給  
假推陞徃例皆然乃惡周朝瑞之正直忽有不許推  
用之旨是轉遷百官之權在二豎也秦藩以小宗繼

大宗諸子不得封郡王祖制昭然乃部科爭之不獲相繼而去是進退諸藩之權在二豎也招權納賄作福作威二豎弄權於外客氏主謀於中王振劉瑾之禍將復見今日疏入進忠輩切齒允成復特疏論泰府濫恩之謬帝終不省三年六月允成又劾進忠進忠益恨明年趙南星爲吏部知允成賢調之於北未幾南星被逐御史張訥劾南星調允成非法遂除名莊烈帝嗣位詔復故官未幾卒允成當天啟初東林方盛其主張聯絡者率在言路允成居南與北相應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和時貴多畏其鋒然誇誇敢言屢犯近倖其風采足重云

萬曆中張光奎仕至山東右叅政光奎澤州人崇禎五年流賊躡山西監司王肇以便宜置歛人吳開先爲將使擊賊戰澤州城西賊敗去從沁水轉掠陽城開先恃勇渡沁戰北留墩下擊斬數百人礮盡無援一軍盡沒賊乃再犯澤州光奎方里居與兄守備光璽千總劉自安等率衆固守八日援兵不至城陷並死之澤大州也遠近爲震動事聞贈光祿卿光璽等

贈恤有差是歲紫金梁等寇遼州里居行人楊于楷與主事張友程佐知州信陽李呈章拒守力屈城陷于楷被執罵賊死呈章友程及舉人趙一亨侯標並死之明年六月賊陷和順里居昌平副使樂濟衆被傷不屈投井死贈于楷光祿少卿濟衆太僕少卿有徐明楊者浮梁人由選貢生爲平順知縣六年四月賊來犯設策守禦城破不屈死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歸至是起按江西時遼東總兵官張承蔭敗沒而經略楊鎬方議四道出師銓馳奏言李如柏杜松劉綎以宿將並起宜責鎬約束以一事權唐九節度相州之潰可爲明鑑又言廷議將恤承蔭承蔭輕進取敗是謂無謀猝與敵遇行列錯亂是謂無法率萬餘之衆不能死戰是謂無勇臣以爲不宜恤又論鎬非大帥才而力薦熊廷弼復上疏言自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畝增銀三釐未幾至七釐又未幾至九釐辟之一身遼東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猶藉腹

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聯人心以固根本豈可廢削無已驅之使亂且陛下內廷積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礫糞土何異乃發帑之請叫閹不應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銓疏皆關軍國安危而帝與當軸卒不省縱松敗時謂銓有先見云銓與袁應泰守遼陽城破被執不屈欲殺之引頸待刃乃送歸署衣冠向闕拜又遙拜父母遂自經事聞贈兵部尚書謚忠烈按自古褒忠勵節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用以激揚士氣明太祖崛起江左首褒余闕福壽樹

之風聲建文之難士不憚膏殘赤族以抗威稜仁宣以降如交趾之征土木之變宸濠之叛以迄神熹莊烈間之湛身赴難爲國殉生更自難數而未若忠而見原如我

朝洪量同天獎張銓之守義俾亡臣猶得從容遂志成仁光史冊而照汗青義如日月矣泰昌元年韓爌入相參贊機務爌字象雲蒲州府人光宗疾大漸與方從哲劉一燝同受顧命時宮府危

疑爌竭誠翼衛中外倚以爲重大帥李如栢如楨兄弟有罪當逮治中旨寬之爌與一燝執奏逮如律以登極恩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從哲去一燝當國爌協力佐理天啟元年爌奏請皇孫出閣讀書經筵日講不輟遼陽震驚兵餉大絀爌請發帑詔發百萬兩大婚禮成乳母客氏爲奉聖夫人當出外仍留之宮中爌引祖訓爲言乃命俟梓宮發引卽日出宮二年孫慎行劾方從哲用李可灼紅丸藥罪同弒逆廷議紛然一燝已去位爌特疏白其事文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震孟建言獲譴論救甚力時葉向高當國爌次之及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忠賢頗懼求援於爌爌不應忠賢深銜之旣向高罷爌爲首輔每事持正爲善類所倚然向高有智術籠絡羣奄爌惟廉直自持勢不能敵而同官魏廣微又深結忠賢遍引邪黨其冬忠賢假會推事逐趙南星高攀龍爌急率朱國禎等疏救之忠賢益不悅傳旨切責未幾又逐楊漣左光斗陳于廷朝政大變忠賢勢益張爌抗疏乞休詔馳驛還籍爌去朱國禎爲首輔李蕃攻之顧秉謙代

其位公卿庶僚皆忠賢私人矣五年逆黨李魯生劾  
熿除名又假他事坐賊二千斃其家人於獄熿鬻田  
宅貸親故以償乃棲止先墓上莊烈帝登極復故官  
言者爭請召用爲逆黨楊維垣等所扼至五月始召  
還朝復爲首輔二年正月大學士劉鴻訓以張慶臻  
敕書事被重譴熿疏救不聽溫體仁訐錢謙益御史  
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召見廷臣體仁力詆贊化及  
御史毛羽健爲謙益死黨帝怒切責贊化熿請寬贊  
化以安體仁帝因謂進言者不憂國而植黨自名東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七六

林於朝事何補熿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  
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  
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於朝堂畛域橫分於官府非  
國之福也又率同官力救贊化不納時大治忠賢黨  
熿與李標錢龍錫主之列上二百六十二人罪分六  
等名曰欽定逆案頒行天下初熊廷弼死傳首九邊  
屍不得歸葬至是其子詣闕疏請熿等因言廷弼之  
死由逆奄欲殺楊漣魏大中誣以行賄因盡殺漣等  
復懸坐廷弼賊銀十七萬刑及妻孥寬之甚者帝乃

許收葬時遼事急朝議汰各鎮兵又以兵科給事中  
劉懋疏議裁驛卒帝以問熿熿言汰兵止當清占冒  
及增設冗兵爾衝地額兵不可汰也驛傳疲累當責  
按臣核減以甦民困其所節省仍還之民帝然之先  
是袁崇煥入朝嘗與錢龍錫語邊事龍錫東林黨魁  
也王永光等謀因崇煥興大獄可盡傾東林倡言遼  
事急皆由崇煥殺毛文龍所致遂首攻龍錫逐之原  
抱奇故由輸貲進亦劾熿主欵誤國宜與龍錫並斥  
其言主欵者以熿崇煥座主也帝重去熿貶抱奇而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七七

熿會試所舉丁進李逢申並劾熿熿三疏引疾詔賜  
白金彩幣馳驛遣行人護歸十七年李自成陷蒲州  
迫熿出見不從執其孫以脅熿熿止一孫乃出見賊  
釋其孫熿歸憤鬱而卒年八十矣史稱熿先後作相  
老成持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而不克竟其  
用明之末運使然也

泰昌時張慎言爲監察御史慎言字金銘陽城人舉  
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壽張知縣有能聲調繁曹縣  
出庫銀糴粟備賑連值荒歲民賴以濟至是以治行

擢御史熹宗卽位時方會議三案慎言言皇祖召諭百工不究張全黨與所以全父子之情然必摘發奸謀所以明君臣之義至先皇踐祚蠱惑之計方行藥餌之奸旋發崔文昇投涼劑于積愆之餘李可灼進紅丸于大漸之際法當駢首恩反賜金誰秉國成一至此極若夫鼎湖再泣宗廟之鼎鬯爲重則先帝之簪履爲輕雖神廟鄭妃且先徙以爲望選侍不卽移宮計將安待無何賈繼春以請安選侍被譴慎言抗疏救之帝怒奪俸天啟初出督畿輔屯田言天津靜番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夫

海興濟間沃野萬頃可墾爲田疏濬之方犁然具備可做而行因列上官種佃種民種年種屯種五法又言遼人轉徙入關者宜招集津門以無家之衆墾不耕之田詔從之後以事得罪崇禎元年起故官會當京察請先治媚璫者附逆之罪其他始付考功報可旋以讞耿如杞獄不稱旨落職歸久之召爲工部右侍郎國用不支廷議開採鼓鑄屯田鹽法諸事慎言屢疏陳奏悉根本計史可法奏慎言疏薦無不當諸臣痛哭喧呼滅絕法紀恐驕弁悍卒益輕朝廷慎言

乞休歸流寓蕪湖宣城間疽發于背卒年六十九天啟初大開太原汾河渠道水經汾水東南過晉陽縣東郡志汾水經府城西流入太原縣南屯等村由南馬河流入清源縣界開渠可引灌至是經畫舊渠十有一道更開新渠一十九道一曰南關都渠自看河樓取水灌城東南河下等八村二曰鳳中都渠自看河樓取水灌縣北南屯等村三曰武家莊渠自看河樓取水灌牛家營等村四曰豐泉都渠自看河樓取水灌黃茹等村五曰西寨村西渠自看河樓取水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夫

灌本村六曰晉陽西渠自汾灘取水灌鷺歸店等村七曰苜蓿都渠自看河樓取水灌木場頭等村八曰西寨村東渠自看河樓取水灌本村九曰苜蓿東渠自看河樓取水灌龐家寨等村十曰晉陽東渠自大馬村取水灌瓦窰等村十一曰廣濟渠自舊寨取水灌野場等村又新開南薰都渠二道自小南岡取水灌吳張二村馬村都渠一道自看河樓取水灌大小馬村嘉節都渠二道自看河樓取水灌本村舊縣都渠一道自看河樓取水灌西攢等村小店渠一道自

烏城北取水灌本村鞏家堡渠一道自大馬村取水  
灌本村東橋林渠一道嘉節取水灌本村大村渠一  
道槐龍寺取水灌本村孫家寨渠一道嘉節取水灌  
本村梁家莊渠一道大村取水灌本村三賢都渠一  
道大村取水灌南北格等村蒲村渠一道大村取水  
灌侯家寨等村草寨渠一道大村南取水灌三賢等  
村洞渦村渠一道武家寨取水灌戴家堡等村里獬  
村渠一道河灘村取水灌東西里獬等村洛陽都渠  
一道河灘村取水灌吳家堡等村此引汾灌田各分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全

水則均沾之美利也其出懸甕山東過太原縣東南  
入於汾者晉水也水經注昔智伯之過晉水以灌晉  
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爲沼沼西際山枕  
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其上左右雜  
樹交蔭希見曦景至有石朋密友羈遊宦子莫不尋  
梁契集用相娛樂於晉川之中最爲勝處太原縣志  
晉水有二泉北曰善利南曰難老疏爲二池南曰大  
池流經奉聖寺前名流杯池北曰八角池分爲三河  
其北派流經北神橋入安仁賢輔古城金勝等村爲

北河卽智伯過以灌城而李勣所引入東城者今廢  
其中脈入大池流經南城橋晉源都東莊爲中河又  
一支派名陸堡河流入大寺等村其南脈流入索村  
等處爲南河俱總會於清水河入汾其北渠舊引入  
縣城今渠南道俱存而水已涸別有小河水在太原  
縣東南三十里自榆次徐溝諸縣下流經此入汾凡  
有三渠部村辛村張花皆洞渦水也

天啟二年套寇入延綏掠黃花等峪地在興縣黑峪  
西南黃河西岸也套寇自神宗以來數十年寇掠不  
息至是更無有起而禦之者熹宗用魏黨喬應甲撫  
陝朱童蒙鎮延綏貪黷不詰盜盜於是始起近邊與  
套寇並爲難濁亂經年概置不問按是時挺擊紅丸  
移宮三案構禍益熾周嘉謨甫靖齊楚浙之黨旋卽  
劫歸楊一燝亦隨罷去魏忠賢客氏狼狽爲奸矯詔  
殺司禮王安帝方舉內操衷甲出入暇時爲斧鋸椎  
鑿髹漆之事不復親政忠賢因得擅威福暱黨僂士  
由是魏黨半天下所在橫暴關陝邊要重地以其黨  
喬應甲朱童蒙鎮撫之惟務詐誕貪殘虐民不復知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全

有天日又加天災流行餓殍盈路民幾何不窮且盜也國之元氣至是盡漸懷宗不幸而承其弊矣

天啟二年高邦佐分守廣寧以母老乞歸邦佐字以道襄陵人萬歷二十三年進士授壽光知縣歷戶部主事員外郎稍遷永平知府濟灤河築長堤遷天津兵備副使平巨盜蓋時耀轉神木參政屢破套部憂歸補薊州道坐調兵忤主者意被劾歸天啟元年起參政守廣寧以母年八十餘乞歸方報允而巡撫遁衆謂邦佐既請告可入闕邦佐叱曰吾一日未去則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全

一日封疆臣也將安之夜作書訣母策騎趨右屯官吏并潰邦佐仰天長歎泣語從者曰事去矣吾守地當死此汝歸報太夫人遂西向拜闕復拜母解印綬自經官舍僕高永曰主人死安可無從者亦自經於側賜祭葬贈光祿卿再贈太僕卿諡忠節世廕錦衣百戶邦佐與張銓何廷魁皆山西人詔建祠宣武門外顏曰三忠

天啟二年山東白蓮教賊徐鴻儒作亂蔓延入山西初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

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森死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踵其教晉東道境愚民間爲所惑及鴻儒反陷鄆城滕縣餘黨蔓入山西東撫趙彥調軍所在追討擒鴻儒送京磔於市舉事七月而滅山西邊境始安鴻儒方臨刑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事不成天也邪教黨惡如此誅不須時亦天幸也

天啟四年趙南星爲尙書起張光前爲文選郎中光前字爾荷澤州人萬歷三十八年進士由知縣擢吏部驗封司主事歷文選司員外郎稽勲郎中至是起爲選君時魏忠賢欲逐南星假廷推謝應祥事矯旨切責南星時與推應祥者員外郎夏嘉遇非光前也

全

光前抗疏爭之曰南星人品事業昭灼人耳目忽奉嚴旨責以不公忠臣竊惑之選郎諸曹領袖尙書臂指南星所甄別進退臣實佐之功罪與共乞先賜罷斥亦被旨切責未幾以推喬允升等代南星忤忠賢意削侍郎陳于廷及楊漣左光斗籍光前又抗疏曰會推尙書于廷主議臣執筆謹席稟待罪遂貶三秩



調外王光前擢行清嚴峻却請謁知縣石三畏賊私  
復籍得與援將授臺諫光前出之爲王官其黨咸側  
目明年光前兄右布政使光緒治兵遵化爲奄黨門  
克新所劾亦削籍兄弟竝以忤奄去見稱於世崇禎  
元年起光祿少卿不赴三年起太常已進大理少卿  
累疏乞休及家而卒

天啟五年以尹同臯爲四川巡撫同臯與縣人時奢  
崇明與水西安邦彥合屢敗貴州官軍廷議以川帥  
不協助令朱變元總統五省軍同臯代撫四川同臯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論

使人潛誘賊黨襲殺奢寅崇明邦彥乞撫未幾復叛  
合諸道兵蹙之大敗賊於紅土川邦彥崇明授首賊  
平晉兵部右侍郎同臯萬歷癸丑進士歷兵工刑戶  
四科給事中前後疏七十餘上皆中時弊遷太常寺  
少卿開府蜀中削平奢亂致仕歸居喪廬墓六年有  
畏天齋實蹟撫蜀須知諸書行世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崇禎元年三月二十五日陝西

刻漸黃日始出是歲大旱陝西饑饉

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恤

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

王左掛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此流賊初起之根

由也嗣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

稱大梁王聚眾應之西北饑軍亦羣起爲盜帝從給

事中劉懋議裁驛站冗卒山陝游民仰驛糶者皆從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賊大吏惡聞賊不以聞盜偵知之悉恣橫不能制

崇禎元年十二月御史任贊化疏許溫體仁蔽賢攘

位贊化聞喜縣人字參之天啟壬戌進士由知縣擢

貴州道監察御史論楊維垣反覆不忠至是復與毛

九華並許體仁帝召內閣九卿質之贊化持議侃侃

與體仁奏辨數四體仁力詆贊化爲謙益私黨帝秉

獨召韓爌等於內殿時爌已復入閣帝諭進言者不

憂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辨論不納有旨

降調後起用歷官至陝西關南道參政卒於官

崇禎初介休縣民爭三河水利構訟經年介休令史  
記事照地定水中河地近四十頃水四分西河地近  
六十頃水六分然得水有盛衰先後未能均平至是  
李若星於發源處鑄一鍬孔濶三尺高五尺無論水  
盛衰洪河以滿鍬孔爲例訟始寢

崇禎元年太白晝見五月岢嵐雨雪歲大饑民苦加  
派府谷人王嘉允及其黨不沾泥等掠富家粟有司  
捕之急遂揭竿爲盜由黃甫川踏冰渡河掠河曲縣  
村莊延安人張獻忠從之獻忠陰謀多智賊中歲八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二

大王強於諸部分掠旁縣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  
走能騎射家貧爲驛書往投焉已而洪承疇擊破不  
沾泥等俘獲餘衆自成走匿山澤間得免初隆慶中  
高拱請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綏德安塞安定等  
州縣簡員除授當時邊方不靖已露端倪而地方正  
官尙未選員簡調是以邊備廢弛賊氛日熾

崇禎二年王嘉允由神木渡河入興縣瓦堂村大掠  
北走以楊鶴總督三邊軍務捕流賊鶴初官僉都御  
史忤魏忠賢罷去帝卽位復官上言自大兵大疫加

派頗仍小民之元氣傷遠左黔蜀喪師失律封疆之  
元氣傷縉紳構黨彼此相傾逆闖乘之誅鋤善類士  
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調風邪易入  
急當培養時關中寇熾拜鶴兵部尙書總督軍務討  
賊先是王大梁由略陽逼漢中餘賊犯洛川淳化等  
十餘州縣固原逃兵周大旺等掠涇陽富平及鶴至  
商洛道參政劉應遇已先擊斬王二于白水又追斬  
大梁于漢南督糧道參議洪承疇亦擊破王左掛副  
將賀虎臣捕斬周大旺等賊渠多就誅滅鶴不能撫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三

綏于是繼起者益衆延安榆林間隨處皆賊渡河往  
來抄掠萬歷時朝廷以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歲以  
爲常會大饑粟騰貴軍餉告匱往往譁潰亡命山谷  
遂倡機民爲亂故事總督大臣率用邊撫知兵者鶴  
素不膺軍旅之任廟堂遽用之備禦方略莫知爲計  
後遂一意主撫卒以此敗

崇禎二年夏五月日食失驗參用西法從徐光啟言  
也詔西洋人龍華民推步光啟爲監督西法之行自  
此始西洋新法其初大約與回回歷相同周天三百

六十度度六十分分六十抄一日十二時時八刻刻十五分有閏日無閏日迨入中國又通融中法始復置閏月之類窮推詳測益加精密于是授時大統之法漸細以光啟法驗回回大統歷皆疎也

崇禎二年臨汾西山盜翻山鷓東掠喬村鎮轉至沁源翼城衛周祚守道王公平寇碑云妖寇糾黨二十餘年盤踞翼沁蔓延於絳公孟夏二十六日自絳抵翼約十日可至南山一帶賊衆謀拒公夜率兵直抵山寨出其不意渠魁盡登兜梁餘黨盡歸山洞小洞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四

無算大洞二十有九每洞輒深數里粟支數年公歷洞口勸諭抗不應督兵親攻破之隨進取兜梁削壁懸崖環以溝澗賊守綫徑擁石下擊公周閱寨旁取山間賊寨門製如鞍狀凡二百付每付伏二人禦石登山賊不能守而寨破矣按是時土賊哈哈教主盤據東山兜梁寨而以計破積年巨憝可謂忠勇門鞍之用亘古兵法未傳然兵無定法決策定計在臨幾適事所宜而已善用法者常以敵之所有反爲我用而出於思慮所不及雖古無其制然以禦險蔽敵出

一時之智計因以爲功用其法於無法之時也

崇禎時徐光啟作書特詳於水利之學給事中魏呈澗亦言傳曰兩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夫子之稱禹也曰盡力乎溝洫而禹自言亦曰濬畝澮距川古聖人治天下之大事而必詳其制如此周禮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於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古者內爲田廬外爲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兵農合而爲一井田之分卽什伍所出正其經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

五

界而無戎馬之憂自鄉遂之法弛子駟爲田洫而喪田者以爲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爲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而古制蕩然矣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如入無人之境其來久矣明世流賊縱橫奔衝於南北而不可羈勒者亦以溝洫平而無能限其馳突也

崇禎間范宏嗣講心性之學宏嗣字耀昆號竹溪洪洞人淹貫經籍學有根柢初以貢生授德州州判致

仕歸閉門授學經指授者如張鵬起申嘉言爲時名臣屢經保舉列名上辭不赴與辛全桑拱楊輩同議心性往復不厭嘗主修山西通志邢大道在理成帙著毛詩補近諸書行于世大道字性之洪洞人生而穎異有奇姿非先秦兩漢之書不讀文名鵲起與燿昆同修通志書成歸杜戶不出所著白雲集集二十四卷行於世

明季太原人傅山字青主德望重於時書翰人皆寶貴之隱居不仕鄉人從之學稱青主先生閩百詩言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六

嘗見青主先生問左傳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公怒古人既脫履復脫襪之故百詩舉禮書漢魏以後朗祭皆跣襪及梁天監間尙書參議案禮跣襪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襪蓋方是時有不跣襪者故議者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明證尤在案禮跣襪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脫履以非坐故惟登坐於燕飲始有跣爲歡後則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有不同處也青主先生然之百詩竊幸援證有據其

欽重如此

崇禎三年陝賊扒山虎五百餘人攻入永和城晉驪首陷又至隰州瓦窑舖轉攻大寧陷其城自大寧破隰州四年八月賊點燈子率衆數千至永和城下河東道郭守城賊攻不能克賊還陝西黃龍山他部陷隰州蒲州命許鼎臣巡撫山西七年陝州都司僉書賀人龍擊賊隰州擒尅天虎

崇禎三年三月陝賊繇鄉寧豁都峪出焚掠諸鄉直薄趙城城下知縣魏公韓操火器禦之創建軹城賊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

七

又從豁都谷至太平焚掠備至

崇禎三年建營交城之靖安堡設守備以鎮西北兩山築堡周圍一百二十丈門二時擬移營汛於靖安古堡乘高列哨東西兩葫蘆兼可控制趙吉士永靖交山議云晉省全疆環亘恒霍太行之麓地少山多而交城靜樂一帶叢峯邃谷尤盜賊嘯聚之藪神京以晉省爲右臂晉省以太原爲腹心而交靜諸山逼處太原右腋南起交城文水汾陽西極黃河北踰偏老寧朔盤亘千餘里其中若神師羊腸孝文呂梁劉

王暉管涔蘆芽離石石峽鹿徑兩嶺周洪諸山皆前古所稱名區天險是趙武靈王闢之以爲強劉淵都之以定霸者也歷考前代交境西北常列爲雄鎮宿以重兵唐于岢嵐置岢嵐軍於盧峪口立盧川縣宋於靜樂置靜樂軍於樓煩鎮立金縣于嵐縣立節度使金亦于嵐縣立節度使元於靜樂置河北都元帥府又於交城西治村置大通鐵冶監設都提舉司鐵冶所巡檢明初靜樂兩嶺關婆娑嶺隘皆以太原左衛兵分屯分險自唐迄明往往加意於此數百里之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八

內者豈非以偏雁之險尙在門庭而此地之險近在堂戶耶今環境無重兵彈壓其間僅一把總防兵百數又駐于隔縣之文水而遙制此數百里列嶂連雲天險不毛之地竊恐龔遂有所難言撫而虞詡有所難言勦者也往者大同姜逆之變相去尙八百餘里而山盜萬餘首破交城招引偽劉都督等遂統領步騎踰山南下越忻州徑靜樂連破汾州文水清源徐溝太谷數城後大兵至晉祠羣賊始散歸匿故巢然則賊氛之不靖實因于交靜諸山之險而諸山之險

顧不爲朝廷有而爲盜賊有者實因於兵備之太少而立治之太偏也深求其故爲策有二一曰盜扼險而我備之疎交東南境近縣治與平原接無足憂其西北與臨嵐永寧界其山若孝文呂梁劉王暉皆絕險凡臨嵐永寧等盜皆由此出沒而東西兩葫蘆承其衝右西峪左渾峪二水夾之此守險者必據之地也東北與靜樂陽曲界其山若神師羊腸交山皆絕險凡忻州靜樂陽曲盜皆由此出入而河北古交村當其奧左汾右孔二河夾之此亦守險者必據之地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九

也至於外接縣治內接兩葫蘆則靖安堡實居中遙應之地明時屯兵五百當益兵二百合見屯百名進駐靖安堡而分兵巡守於河北古交惠家莊鍾家溝橫嶺遼家嶺等處於是以鎮土著而靜流移可無意外之虞矣一曰地遼闊而官難治隋開皇中始建縣治於汾孔二河之交因名交城卽今古交村也去今南却波驛去舊治太遠復於古交之盧峪口分立盧川縣旋立復廢今統計本縣四境之所及自縣城而

南不過十里東不過二十里而東北則二百里西北則二百二十里且綿延連接極河踰塞而不知所盡無論鞭長不及盜賊易生即使太平無事納糧聽理民亦苦之切計交邑地雖巖險然民寡賦薄一令一尉亦足以就理况古交舊治實形勝不可棄莫若分移縣丞立署於古交廢址凡山中詞訟稅糧使皆得就近聽斷徵比山民既無踰越之苦而縣令亦無耳目難周之患汎兵往來其地亦不敢恣肆以虐民而民亦且積漸馴擾因消其桀驁喜亂之心境內之盜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十

不生他境之盜亦無由而入所謂不用剿不用撫實則兼剿與撫而持之於無窮計無善於此者矣然猶有慮者兵以衛民而山中之民實不利於有兵兵以除盜而民在山中實無惡於有盜民既不惡盜而又無利於有兵少有齟齬激而生亂是所憂又不在賊而反在兵也把總職微權小既不能節制官兵又何

以制服山賊非復設守備一員不足以資彈壓也誠如所請良民無騷擾之憂奸宄無挺走之慮戍兵調換之日正山寒木落遁跡無所之候乘機掩緝使負

固山頑皆知朝廷之法制從此根株永絕而此日山中年稱大有山民各安耕鑿無竊發之憂不須顧慮者也按吉士交山議防患於未然去癰於無形數陳切要闡發無餘義蓋交山爲太原之腹心當并汾之肘腋吉士久於其任情形如在目中又能入山計緝於叢峯邃谷之中旁及雕窠青簡左潢石崖等窟窮其所入而後不至蔓延鄰境明時流賊入交城山以窺太原此其徵也非實有深心大力未易爲此而言之鑿鑿如是不徒立議求勝也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十一

崇禎三年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追賊於河曲發西洋砲砲炸兵自亂賊乘之大潰遂陷河曲四年四月曹文詔等克河曲斬賊一千五百餘級獲兵械馬騾數千王國棟擊王嘉允於河曲大敗賊入據其城部議設一大將兼統山陝軍協討乃令杜文煥爲提督偕曹文詔馳至河曲絕饗道以困之崇禎三年流賊陷河曲賊黨金世鵬等直薄岢嵐城下守備聶德元修繕城垣疏濬壕塹賊不克而去崇禎三年御史黃道直請發銀易米一由保德州河

道一由洛宜陸道往陝西賑饑

崇禎三年賊王嘉允犯蒲州分守道焦源溥簡鄉勇五百人前後十餘戰斬渠魁五閭王九條龍賊不敢窺遁河南五月流賊破蒲州潞安官兵敗沒四年正月癸未流賊自蒲州犯平陽別賊自潞都峪掠太平九月壬辰總督陝西三邊洪承疇擊擒點燈子趙四兒四兒起青澗綏德奔突延西間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平陽稍安其黨黑煞神起又有過天星蝎子塊與紫金梁等共數十部肆出爲患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三

崇禎三年六月流賊陷府谷先是陝西五鎮兵入援延綏兵中道逃歸甘肅兵譁而懼誅皆合于賊巡撫張夢鯨憂憤死詔以洪承疇代之起前總兵官杜文煥督延綏固原兵便以討賊時王左掛等方攻宜川爲官軍所措文煥檄諭之左掛及其黨王子順苗美等皆請降獨王嘉允不受撫其別賊從神木渡河入山西陷蒲縣分道東犯趙城洪洞汾西及霍西并犯襄陵太平曲沃掠石樓永和吉隰及是嘉允襲破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遂陷府谷據其城總督楊鶴方

主撫匿不奏遣官四出招賊于是王虎小紅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龍等並就撫給免死牌安置延綏河曲間雖不焚殺而淫掠如故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獨行狼諸賊所在蠶起官軍東西奔擊旋撲旋熾終莫能盡而延安賊張獻忠亦聚衆據十八寨稱八大王已而降賊王左掛謀以綏德叛承疇誅之尋又與文煥擊破獻忠于清澗獻忠遁去

崇禎三年十一月賊李興仁等八十餘人假香客倏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三

劫垣曲店頭村四年五月總兵曹文詔擊斬王嘉允班師至臯落鞍子嶺遇少陵僧兵誤鬪久之乃解七月賊數百自陽城至北山退坂壯丁劉澤盛等入深谷勦之多傷五年十二月賊掃地王一斗穀混天王自絳縣巢劉張臯落回村二十餘處陽和總兵尤世祿勦之斬三百級賊東走六年正月賊千餘自濟源掠趙家陵望仙莊義兵郭可充等戰沒二月賊千餘屯垣曲南山胡家峪典史秦宗文鄉勇劉俊民等追至聞喜石峽入幽谷夜半賊襲俊民戰死賊萬餘自

絳縣掠邢馬南羊三月賊五千自平陸掠王家嶺守東道葉廷桂駐垣曲川將守備閻振國擊之斬一百三十級賊走援勦山西守備賀人龍敗賊垣曲絳縣又連破賊水頭鎮花池寨楊湖村會山西賊幾盡乃還陝六月丙寅河北賊圍湯陰林輝涉安諸邑別賊自陽城垣曲來合於濟源七月五日賊數十餘萬自濟源來堡塞盡失圍城七晝夜知縣段自宏固守總兵曹文詔兵至臯落鎮遇賊塘馬斬首五十級賊懼而遁文詔兼程襲之十一月南渡河冬賊在河南欲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四

乘冰北渡參將猛如虎虎大威扼之河濱

崇禎四年正月寧武總兵孫顯祖言聞喜稷山賊二十餘萬日勦日益官兵不過二千奔逐不支乞發京營或調邊騎夾勦命下所督便宜專制總督張宗衡以兵餉並乏竟不行九月山西賊入河北犯濟源十二月甲午寧武總兵孫顯祖於河津稷山聞喜等處與賊六戰俱捷  
崇禎四年春山陝沿河州縣告饑延綏九大稔河東興嵐岢保等縣以防河閉糶斗米銀六錢米脂清澗

延長綏德之民流亡從賊者十之七帝發帑金十萬命吳牲往賑撫因荒從賊者姓言臣奉命賑資延綏得流賊猖獗情形延鎮四面黃沙地無可耕專倚兩運爲續命之膏自改本爲折而庾廩空矣改輸粟而納銀增浮課而引滯而鹽政廢矣鹽商歸籍田地荒蕪而屯政廢矣參罰會嚴馬匹倒損隱匿不報而馬政廢矣加以幾番調援精銳俱盡凶年相繼月餉不敷此饑軍爲盜之根因也邊地荒涼瘠薄仍派遂餉明經有司日暮途窮巧營歸橐百姓入城封糧則監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五

追其積逋逃亡拖累無樂生之氣兼復連歲饑僅富者皆貧貧者皆賊邊軍糾集轉相附合此饑民爲盜之根因也又有邊地軍餘廢弁家丁人本勁悍嫻習弓馬既無月餉又憚耕耨躍馬出掠得有多財則分送親識將官左右無不線通黨與日衆敢爲叛亂此軍餘爲盜之根因也賊方初發地方官視爲泛常全無備禦調來邊兵皆與賊相識臨陣有相對立談不戰者有將老弱饑民割級送與獻功者有將輜重遺棄聽其搶掠者上下轉相蒙蔽尾賊出境卽報蕩平



此盜賊猖獗之根因也秦晉爲京師右臂今賊聚數萬東延西蔓屠毒兩省豈可易視臣遵諭次第賑給查取現在饑民及脅從歸正者一體收恤冒險而前躬親散給至攻城陷堡之叛賊如王嘉允神一元之類在督撫鎮將協力致討未可奉若驕子懈將士之心貽封疆之禍如欲臣以哺餼之具爲盜齋糧臣所不敢出也按姓奉命賑賚廉知邊備廢弛軍民爲盜情形備陳猖獗之由可謂痛心刺骨不畱餘地矣賊初起時陝撫楊鶴以主撫損國威致賊益無忌憚貪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共

吏又從而擾之刻削待斃之民何異驅使爲盜而益寇兵也當時既無能治軍旅之元臣並不能伸敢言之士氣而姓言之深切著明如此姓知曹文詔之知兵善戰力請畱晉知賊魁之驕橫將士之懈弛而決策致討洞明機要非出於一時之激烈使由其言撫卹災黎振厲戎行以勦爲撫愚民有恃而自固以撫爲勦黠賊無援而內寒斯能得勦撫之原而民與賊分道異行兵燹不戢而自消矣若將兵尾賊而賊知官兵之不足懼以民子賊而民憚賊鋒之不可撓斯

猶揚湯止沸而火益熱也雖陳治安之策亦無能拯塗炭之民終至淪胥以敗也然姓能言於盈廷不言之時亦可謂鳳鳴朝陽矣

崇禎四年正月王嘉允渡河掠永寧之菜園溝孤山副將曹文詔擊却之嘉允久據河曲分兵據府谷文詔絕其餉道困之夏四月文詔帥神木參將艾萬年等敗嘉允於河曲賊入據其城文詔與參政周鴻圖謀曰兵貴神速不可緩也乃直抵城下據賊水道錮城竭水賊渴甚又餉道已絕乃降嘉允遁去文詔追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七

擊於陽城敗之時巡撫宋統殷援軍至檄太原令崔從教司餉攝河曲縣事城甫下將士縱兵大掠統殷力禁乃止又念賊病渴潰城恐賊亦以渴制我遂議築水城并復府谷城統殷復府谷詩序云保德府谷一河相望雖分疆域而安危共之予抵保德數月不下之賊八日而復此文詔諸人之勇略而統殷爲侈言掩其功後賊入山西統殷以不能禦而罷斥國不能以空言市也文詔既復河曲賊黨點燈子渡河竄出嵐興臨永之境南入石樓退屯石樓之康山文

詔率同艾萬年沿河追擊直搗其壘殲點燈子盡磔其衆於是自河以西賊氛一清

崇禎四年河曲賊王嘉允繇沁水入陽城五年七月山西巡撫宋統殷擊賊於長子賊奔沁水時張道濬家居率其族禦之賊多死聞秦師且至懼呼於壁下乞降道濬諭之曰急還所俘散若徒衆吾爲請於撫軍貸爾死賊乃還所掠拔營而西入陽城界道濬以賊情告統殷曰賊狡未可信因遣使往覘諸賊成就約惟八大王闖場天五營不受命紫金梁歸欵未決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六

一賊前致好詞本宜川諸生韓廷憲也乃與定約宣大總督張宗衡部兵乘不備掩襲賊怒復叛而南下廷憲以三騎來歸六年五月賊犯沁水總兵曹文詔大敗之擒其魁大虎又敗之遼城毛嶺七月辛丑賊陷城賊自秦入晉五犯沁水至是陷之

崇禎四年賊神一魁等請降楊鶴受之一魁尋叛先是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圍慶陽陷合水鶴聞移駐寧州一魁求撫別賊金芝鵬這天星獨頭虎上天龍等亦先後降

鶴設御座于城樓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或歸農賊佯許之立赦其罪鶴以一魁最強致其境帳中與同臥起一魁果至數以十罪一魁伏謝卽宣詔赦之處其衆于寧塞鶴以賊黨甚威名桀驁令一魁所善劉金誘誅之其黨懼復挾一魁以叛而別賊李老柴田近菴等攻陷中部上天龍獨行狼等復掠

鄜州勢大熾一魁後爲張應昌部將所獲誅死

崇禎四年流寇倚稷山爲巢穴絳垣諸州邑騷然分守河東道焦源薄練步卒五百人號黃虎將簡選僧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

十九

兵數百人騎兵僅百人善以少擊衆親臨戰陣手刃兩巨寇擡營搜山寇遂遁

崇禎四年五月流賊由介休之田同至義棠鎮知縣何騰蛟嚴守城池賊駐三日而去嗣復由沁源突至參將虎大威擊敗之賊始遁

崇禎四年五月河曲賊王嘉允衆萬餘掠靈石轉迫郡城參將李淮戰失利巡撫宋統殷督兵臨城賊走翼城

崇禎四年下楊鶴獄遣戍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

御史謝三賓及巡按御史吳姓劾鶴主撫誤國逮下獄戍袁州以承疇代

崇禎四年點燈子自陝渡河入山西曹文詔襲追至稷山一戰於金定支村再戰於百家原復戰於明山點燈子遁諭降七百人五年七月闖賊李自成入大王老回回紫金梁翻山鷄等集清境攻城三晝夜不能克是夜賊令三百精銳襲大寧甫三鼓城陷次日賊進六年七月土寇張喜春豐二豐三等盤踞東山百餘里參將虎大威勦不能克後招安始息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二十

崇禎四年八月總督洪承疇大破延安賊趙四兒於山西桑落鎮趙四兒卽點燈子也通志桑落鎮在永濟縣東南五里古城外土龜原有泉曰桑落永濟多山泉惟桑落泉出平地取水釀酒醞成芳耐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唐國史補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宜以井水釀酒甚佳故庾信從蒲州刺史乞酒詩蒲城桑葉落壩岸菊花秋許乞酒一車未送詩秋桑幾過落春蟻未曾開謂此也唐志河東有芳醞監汲河以釀武德初置貞觀間廢

通考嵐谷有岢嵐山雪山岢嵐山卽管涔山蘆芽山也在岢嵐州北百里山之陽名管涔山寧武縣界其北隸州境者高六里盤踞二十五里爲州南山西南連乏馬嶺山有七峯土人胥名南山山之陰名蘆芽山五寨縣界其南隸州境者高八里盤踞二十五里爲州北山西北連霸王山懸崖陡絕一綫羊腸山有十一峯土人胥名北山嵐谷荷葉坪東西二山勢極峻險盛暑猶棲餘雪下有萬年冰與岢嵐山相接乃五寨之界也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三

崇禎四年七月甲午賊趙四兒率衆六千餘人東渡山西總督洪承疇等兵逐之賊入沁水縣縣東北有寶莊故張忠烈銓里居也先是銓父尙書五典告致家居度海內將亂築所居寶莊爲堡甚堅至是賊犯寶莊五典已歿銓子道濟道澤俱官京師唯銓妻霍氏守舍家人議棄堡去霍氏語其少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耳死於家不愈死於野乎且我守堅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爲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殺賊甚衆越四日乃退

其避山谷者多遇賊被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北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崇禎四年流賊大掠至夏縣縣人孫貞與妻柴氏同避賊山中賊搜至山見氏悅之執其手氏以口齧其肉而棄之曰賊汗吾手繼攀其肱又以口齧其肉而棄之曰賊汗吾肱賊舍之去氏罵不絕聲遇殺之按柴氏殉節烈而有俠氣狂賊亦為膽落終必殺之正以成其烈也凡婦人之行不出閨門然當生死患難之際其行彌彰志乘所錄往往於難能可貴者震駭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三

傳播文人墨客亦取倣非常之行以發其偉麗激越之思而至性所存因激發而加厲至於流離顛沛呼吸存亡而不辱其身良足貴已烈婦柴氏猝遭大難纖塵不污廉恥之分明而蹈義勇也  
崇禎四年十一月流賊經萬泉大掠寧武總兵孫顯祖敗蝎子塊於萬泉城下通志縣據峩峩之巔孤山麓窪而復起東西澗逼城不踈濬濠而固故足恃也  
崇禎四年王嘉允轉掠至陽城南山延綏副總兵曹文詔追及之其下斬以降復推王自用為首號曰紫

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剛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為三十六營五年流賊躡山西監司王肇生知隸人吳開先勇略便宜置為將使擊賊戰澤州城西敗去從沁水轉掠陽城開先恃勇渡沁戰北雷墩下擊斬數百人砲盡無援一軍盡歿賊遂陷澤七月自沁水竄莊犯縣東北西南入沁水翼城去十月自長子遁入境陽和兵大勝於陽泉十一月自沁水榭山入境總兵九世祿失利次日勝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三

之游擊白安大敗賊於北鄉十二月復自沁水入境六年二月犯縣南從邵原關下濟源三月繇西入境總兵曹文詔大戰敗於芹池劉村四月犯縣東曹文詔襲之於潤城大敗之五月西入境裨將艾萬年追襲敗績九月餘寇二郎神盤踞十字河邑人石鳳臺撫其眾五百孤山副總兵李早敗賊於陽城之郎家山又與艾萬年連敗之南獨泉土河村復敗之荒塢村  
崇禎五年賊勢盪衝河北山西巡撫宋統殷備兵冀

北王肇生率軍次陵川扼賊北歸賊北走遇官軍賊死鬪互相勝負會夜與賊爭險對營兩山頭賊緣窮谷而登大譟官軍亂統殷肇生皆走與諸軍相失宣大總督張宗衡將兵至高平統殷肇生以師畢會大破賊於桑子鎮賊復入沁水十一月以許鼎臣代宋統殷時兵部以晉賊之急有三西在平陽東在澤潞西北在汾太沁遂議督臣張宗衡駐平陽任東西二賊將白安虎大威四千人以平陽澤潞四十一州縣責之加以李卑兵一千賀人龍兵一千左良玉兵二千五百共八千人撫臣許鼎臣駐汾州任西北賊將張應昌苟伏威二千人以汾太沁遼三十八州縣責之加史記事頗希牧兵一千艾萬年兵一千五百寧武兵一千岢嵐代州北接利民馬站老營兵二千共七千人宗衡提陽和兵從澤州潛師尾賊後至於陵川勝之再擊賊於潞州之西火大勝之斬首二千級連戰陽城之陽泉沁水之毛連溝鹿臺寺石塔杏谷並破之

崇禎五年流賊自陵川犯長子東裏村邢紅狼掠黎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上

十四

城之南北陌東西井以吾兒峪之險而不能拒也這志黎城縣南陌鎮城北一百里通遼州太原崇禎五年流賊據平陸之東山通志平陸東山卽顛軫坂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顛軫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軫橋王翰詩顛軫一入亡唇齒卽虞坂也虞城故址在金雞堡南南扼顛軫北控鹽坂有險可恃崇禎五年流賊連陷山西州縣先是賊將高迎祥羅汝才張獻忠等分道四出連陷大寧隰州澤州壽陽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十五

諸州縣全晉震動部議令宣大總督張宗衡駐平陽巡撫許鼎臣駐汾州分地守禦巡撫宋統殷潛令賀人龍由介休靈石進平陽艾萬年入黃蘆嶺李卑入文峪口分道進剿而鼎臣與宗衡議不協賊乘間入據磨盤山山方廣六百里賊紫金梁等以衆十餘萬踞其中分其衆爲三賊閫正虎據交城文水以窺太原邢滿川上天龍據吳城向陽以窺汾州紫金梁瞰秦豫兵盡聚澤潞東南遂從沁州而北入榆次又入壽陽距太原不五十里鼎臣撤師北歸賊一隻虎李

過紫金梁乘虛突犯東北取道武鄉直至遼州陷其  
城時舊帥尤世祿病宗衡強起之率人龍輩赴援復  
其城時亂世王與紫金梁構隙遣其弟混天王來歸  
廷議方督進討諸將諱言受降權辭謝之約得紫金  
梁始爲請於朝混天王唯唯泣涕而去亂世王與破  
甲錐合謀圖紫金梁賊分爲三陷霍垣曲長子諸縣  
崇禎五年羣盜聚於山西自秦寇初起延綏以北爲  
逃軍爲邊盜延綏以南爲土寇爲饑民邊盜則王嘉  
允土寇則王左掛爲羣寇魁左掛伏誅嘉允敗逃渡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三

河竄入河東山西自河曲保德興嵐臨承至蒲津千  
五百餘里與秦中接壤河身最狹賊渡河往來倏忽  
無定自岳陽突犯澤潞嘉允爲左右所殺是時曹文  
詔與榆林參政張福臻合勦郝臨菴老柴一條龍  
諸賊又分勦綏德宜君清澗米脂賊累戰皆大捷殲  
掃地王擒杜三滅紅軍友復隨洪承疇斬可天飛賊  
黨殺獨行狼郝臨菴以降陝賊漸平羣賊悉流入山  
西王自用結羣賊老回回羅汝才八金剛射場天閻  
正虎滿天星破甲錐邢紅娘蝎子塊混世王等及高

迎祥張獻忠皆聚山西而上天龍過天星亦來會共  
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米脂人李自成迎祥甥也借  
兒子過往依之號閻將自成世居李繼遷寨幼牧羊  
長充驛夫善騎射鬪狠無賴數犯法知縣晏子賓將  
寘諸死脫去爲屠至是依迎祥與獻忠等合軍中尙  
未知名也時混世王與紫金梁爭一村婦不睦轉相  
疑猜賊黨姬關鎖紫金梁混世王闖場天與加哈和  
及獻忠汝才分爲七大部圍孟縣殘忻州窺定襄購  
五臺乃勅令曹文詔入晉協勦節制山陝諸將討賊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

三

文詔威名夙著嘗立功晉中而秦賊滅且盡於是入  
晉東渡河抵霍州偕諸將艾萬年張應昌猛如虎虎  
大威等合勦屢戰皆大捷斬混世王於壽陽之碧霞  
村殲姬關鎖翻天動滿天星掌世王顯道神破張獻  
忠掃地王諸賊皆積年大渠山西三大盜俱敗臺孟  
忻定賊盡平文詔又遇賊餘黨於方山地在壽陽東  
北壁立千仞頂方一里有地周百丈賊據其上文詔  
四面攻圍復大敗之鼎臣令文詔軍平定備太原東  
張應昌軍汾州備太原西文詔連敗太原諸賊追擊

於太谷范村老回回自榆社走武鄉併皆擊敗之賊  
又北入忻代連敗之

崇禎五年四月賊犯沁水寧武守備猛忠戰死巡撫  
宋統殷檄張道濬軍前贊畫道濬沁水人銓子也以  
父蔭爲都指揮僉事家多壯丁能禦賊至是奉檄馳  
援遣遊擊張瓚舉兵擊勦賊乃退八月紫金梁老回  
回八金剛等以三萬衆圍寶莊謀執道濬以脅巡撫  
道濬屢敗賊賊乃欲因道濬求撫紫金梁請見免胄  
前曰我王自用也誤從王嘉允至此又一人踞致辭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天

曰我宜川廩生韓廷憲爲嘉允所獲請誓死奉約束  
道濬勞遣之而陰使使啗廷憲圖賊賊至舊縣守約  
不動廷憲曰甚紫金梁就款未決官軍襲之賊怒大  
廷憲遂敗約南突濟源陷溫陽九月廷憲知紫金梁  
疑已思殺之以歸約道濬伏兵沁河以待道濬遣所  
部劉偉佐之是夕賊攻諸生蓋汝璋樓掘地深丈餘  
樓不毀賊怒誓必拔鷄鳴不得間廷憲知事且洩借  
俸倉卒奔賊追之及河伏起殺追者滾山虎等六人  
皆賊心腹也賊臨沁河索廷憲寶莊東面河道濬潛

渡上流繞賊後大噪賊駭遁去未幾官軍扼賊陵川  
師潰道濬掠九仙臺以免十二月廷憲知紫金梁亂  
世王有隙縱謀遺書間之亂世王果疑遣其弟溷世  
王就道濬乞降時統殷以失賊罷許鼎臣來代主進  
討道濬權詞難之曰斬紫金梁以來乃得請溷世王  
快快去賊衆遂分部掠諸郡縣明年三月官軍擊賊  
自陽城而北道濬設伏三經凹擒賊渠滿天星等巡  
撫鼎臣奏道濬功第一八月賊陷沁水沁水當賊衝  
去來無時道濬倡鄉人築堡五十四以守賊五犯皆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天

却去至是乃陷道濬率家衆三百人馳赴擊賊賊退  
徙十五里道濬收散亡捕賊衆傾家困以餉副使王  
肇生列狀上道濬功道濬故得罪清議冀用軍功自  
湔祓而言者劾其離伍冒功巡按御史馮明玠覆劾  
謂沁城既失不可言功乃更戍海寧衛  
崇禎五年流賊掠大陽鎮九月賊犯澤州西容將吳  
開先禦於王壁村頗有殺傷賊遁尋追擊至雷墩開  
先戰死民兵千二百人陣沒陽和兵掩擊於陵川遂  
大敗之初賊敗於澤州城西旋再犯澤攻八日陷之

遠近震動劉令譽按豫日記崇禎五年七月十六日  
流賊近河內柏鄉鎮子料賊必犯紫陵紫陵距郡城  
十五里爲太行山通清化必繇之路卽面促曹帥文  
詔邀擊惜兵行稍緩未扼其吭第擊其尾尙斬級二  
百五十二顆賊大勢奔晉而扎老營於漢高城焉十  
七日鄧鎮玘於清化斬級二十七顆十八日曹鄧二  
帥往勦漢高城賊遺棄婦女騾馬甚衆兵貪餌賊  
遂兔脫劉令譽會勦晉寇檄仙神口西北有磨子灘  
乃晉地也其始藏樂伶賊五十人不時犯口而沿山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三  
天井關等處走爲熟徑今數已滿千修營於聖皇屏  
深溝高壘日遣馬賊百餘混擾晉豫間流賊寇修武  
清化者竄入平陽時副總兵左良玉將昌平兵往援  
河南因檄入山西禦之頗有斬獲河南巡撫樊尙璟  
以良玉駐澤扼豫晉咽喉可四面爲援兵從之時曹  
文詔將陝西兵上令良玉受尙璟節制與文詔同討  
賊有急則秦兵東豫兵西良玉兵從中橫擊以助之  
崇禎五年十二月流賊紫金梁老回回蝎子塊數十  
萬衆自陽城來掠警塚劉村澄坂陳王二十餘村堡

祭酒周得英守北山隘口爲賊所執不屈死  
崇禎五年流賊紫金梁老回回在修武官兵追勦遂  
踰太行至柳樹口至陵川南馬附城十月癸至長治  
之雄山鄉西火桑梓蔭城諸村蔓延壺關綿亘數十  
里官兵逐之仍往來東南鄉旁掠和順復掠沁源至  
介休之興地村分路陷石樓城時邢紅狼圍高平游  
擊猛如虎擊走之  
崇禎六年王之臣陷臨縣其地倚黃雲山榆林河水  
出焉入於黃河城三面峭壁西阻水巡撫許鼎臣總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三  
督張宗衡督兵攻賊與土寇田福田科等相倚久不  
拔會鼎臣還會城賊約福初官軍撫標中軍陳國威  
因僞稱之臣往逆斬福頭懸城下急擊賊始降十一  
月流賊陷城神一魁餘黨王之臣作亂陷城據之和  
臨縣鷄輒夜鳴不已至是招流賊之難  
崇禎六年汾州參將劉光祚敗流賊於興縣之合查  
山山接臨永之黃蘆赤洪南連交城大山許鼎臣遣  
遊擊猛如虎由文水入交山勦賊賊黨竄伏其中四  
出擄掠光祚捕斬四百餘級初光祚敗賊張有義於



臨縣賊還兵犯之軍覆僅以身免旋偕諸將克復臨縣與賊接戰數敗其衆斬隔溝飛撲天虎等六人又敗賊於永寧撲天飛等詐降設伏斬之餘黨南竄轉入永寧之赤洪嶺光祚與虎大威等合兵進勦豹五天龍邢滿川離境遠竄賊魁賀宗漢乞降光祚伏兵斬之是年許鼎臣擒賊首滿天星等獻俘闕下奏功第一時賊將高迎祥羅汝才張獻忠等分道四出部議鼎臣統岢嵐寧武諸軍分地守禦凡太原諸州縣有盜警卽以責之已而李罕賀人龍艾萬年將關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三

時惟岢嵐劇賊高加計號險道神據城四出剽掠姓遺參將虎大威遊擊猛如虎擊之明年三月二將追至忻代山中加計馬上舞長挺突戰大威射殺之追斬其衆五百人餘黨遁走加計與賀宗漢劉浩然皆前撫所撫擁衆自恣姓陽爲撫慰而密令參將虎大威劉光祚等圖之以次皆殲滅姓行軍豎二白旗脅從及老幼婦女跪其下卽免死錢士昇言於帝曰難民必資遺方得生但許以免死勢必從賊帝低徊久之而入蓋其時勢固無如何也光祚榆林人大威如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三

正如劉國能卽闖場天李萬慶卽射場天與李自成羅汝才張獻忠等同起其事結爲兄弟一旦湔洗回心嚮義屢得其死力及敗恪守王臣節罵賊不屈而死立祠奉祀若大威如虎之忠勇更不可以降卒論也

崇禎六年正月賊犯隰州陷陽城左良玉敗之三月賊從河內上太行臨洮總兵曹文詔大敗之澤州賊走路安文詔至陽城遇賊不擊自沁水潛師還擊之斬首千餘四月賊犯州西秋蘿李寨村副將李罕駐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語

周村兵單不前俄總兵曹文詔至時漏下三刻襲於潤城斬一千五百級六月辛巳左良玉破賊於懷慶賊盡奔太行山

崇禎六年正月巡撫許鼎臣都督同知曹文詔屯平定總兵張應昌屯汾州駐太原東西以禦寇曹文詔連敗流賊於忻代間進都督同知又敗賊於榆社時文詔屢捷張應昌逗遛不進紫金梁老回回從榆社敗北奔

崇禎六年正月丁未左良玉敗賊於涉縣斬其渠賊

望其旗幟皆靡於是謀渡河南程之珩路志拾遺左良玉勦晉寇時駐劄黎城孝廉李金章招寧南飲方入座武涉報寇至寧南卽上馬去且曰夜半當旋可卒飲也夜半果旋斬獲各以千計四月總兵曹文詔破賊黎城圍涉縣賊聞之解去

崇禎六年插漢虎墩兔糾套騎五萬肆掠諸屯遼山西巡撫耿好仁治之初插部侵卜石兔盡有其衆駐歸化城揚言爲中國護邊伺間侵掠注望欵賞北邊自俺答受封後塞上絕警者六十年邊備盡廢大同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語

巡撫張宗衡以插漢半懷攜貳東西馳驅其駐牧處草根皆盡馬瘦如柴暴骨成莽宜乘其窮餒力圖戰守總督王象乾力任欵事宗衡言欵賞插漢大同兩年二十萬山西兩年十萬當此三空四盡之秋舉以欵敵不如撫士滅寇廷議不決卒主欵是時插部實衰邊臣不知歲給賞賚如故至是復入爲患故有逮繫之命

崇禎六年四月賊數萬屯營塚村守東道葉廷桂擊走之十一月流賊數十萬自濟源至垣曲馬蹄窩黃

河冰合成橋遂捨垣曲南渡月餘始畢

崇禎六年七月流賊陷樂平城遊擊猛如虎與虎大威和應詔馬杰繇臯落山勦賊有功是時賊據輝林武涉山中曹文詔自黎城入虎大威等自臯落山入兩路直搗其巢賊遁去復樂平城

崇禎六年賊犯石樓汾州參將劉光祚分三道擊大敗之斬隔溝飛撲天虎等六人獲首功三百七十

崇禎六年七月宣大總督張宗衡援潞安總兵曹文詔駐兵郡城七年春賊始盡渡河去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三

崇禎六年七月總兵官張應昌進勦汾陽知縣費甲鑄以逼迫苦供億投井死按是時官兵反爲民害賊至不擊賊去卽來逼索糧餉賊之擄掠尙可避藏官軍之誅求無能欺隱也至悉索旣盡官民俱困不得已而就死亦可哀已漢時民謠不畏黃巾畏官軍賊來兵去賊去兵來畏兵勝於畏賊千古同慨也

崇禎六年十一月賊二郎神顯道神等焚掠平陽汾西州縣總兵曹文詔督兵征勦參將虎大威率主兵駐郡城參將賀人龍率客兵駐東關旣而賀兵隨總

督陳奇瑜西南征秦豫虎大威力戰破賊遂解汾西之圍二郎神等爲官兵所敗

崇禎六年十二月秦賊盡入晉豫至數十萬而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釜據永寧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延綏巡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衆七千人抵延川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逸焚其巢縱擊斬二賊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

崇禎六年命曹文詔自山西移豫會討流賊初賊自山西分道踰太行掠濟源清化修武圍懷慶官軍擊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三

之遁走別賊復闌入西山大掠順德真定間大名兵備副使盧象昇力戰却之賊遂自摩天嶺西下敗左良玉兵於武安河北三府所屬縣焚劫殆遍潞王上疏告急詔遣總兵倪寵王樸率京營兵六千赴河南而命文詔自山西移師應援文詔敗賊懷慶馘其魁滾地龍又追破老回回于濟源而諸將李甲艾萬年湯九州鄧玘及良玉等會文詔兵先後與賊戰皆勝之未幾帝勅諸將速平賊限以三月而文詔爲巡按

御史劉台譽所劾調大同總兵

崇禎七年春正月以陳奇瑜總督河南山陝川湖五省軍務討流賊奇瑜字玉鉉山西保德州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由洛陽知縣累遷右叅政分守南陽崇禎改元歷陝西左右布政使代張福撫延綏分遣諸將擒斬諸賊渠金翅鵬一條龍等最後又克延水關賊鑽天哨開山谷境內劇盜盡平奇瑜威名著關陝於是羣盜盡萃於山西流突河北畿南冬冰堅從渾池渡蹂躪豫楚廷議諸鎮撫事權不一宜設大臣鎮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三

之乃進奇瑜兵部侍郎總督五省軍務專辦流賊奇

瑜檄諸將會兵陝州先是老回回過天星滿天星闖塌天混世王五大營自楚入蜀陷夔州阻險復走還楚分爲三一犯均州往河南一犯鄖陽往浙川一犯金漆坪渡河犯商南奇瑜乃馳至均州檄四巡撫會討陝西練國事駐商南遏其西北鄖陽盧象昇駐房竹遏其西河南元默駐盧氏遏其東北湖廣唐暉駐南漳遏其東南奇瑜乃偕象昇督將士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斬賊千七百餘級越七日大破

之七家溝斬千八十餘級總兵鄧玘功爲多已設伏納谿連戰斬三百餘級至獅子山斬七百二十餘級別將楊化麟楊世恩周任鳳楊正芳等分道擊殺賊禽其魁闖王翻山虎等奇瑜上言楚中屢捷一時大盜幾盡其窟伏深山者臣督鄉兵爲嚮導無穴不搜楚中漸有寧宇帝嘉勞之乃督副將劉遷等搜竹谿平利賊追至五狼河禽其魁十二人遣叅將賀人龍等追八晝夜至紫陽賊死者萬餘人先是賊入蜀復自蜀入秦由陽平關奔鞏昌承疇禦之秦州賊遂越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三

兩當襲破鳳縣分爲二一向漢中取間道犯城固洋縣一由鳳縣奔寶雞汧陽於是賊在平利洵陽間者數萬自四川入西鄉者二三萬犯城固洋縣者又東下石泉漢陰會漢興商維當是時奇瑜以湖廣賊盡鼓行而西謂賊不足平也乃遣遊擊唐通防漢中以護藩封遣叅將賀人龍劉遷夏鎬扼略陽沔縣防賊西遁遣副將楊正芳余世任扼褒城防賊北遁自督副將楊化麟柳國鎮等駐洋縣防賊東遁又檄練國事盧象昇元默各守要害截賊奔逸賊見官軍肆

集大懼悉遁入興安之車箱峽諸渠魁李自成張獻忠等咸在焉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難出賊誤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以炬火山口累石塞路絕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盡脫馬乏芻死者過半當是時官軍蹙之可盡殲自成等見勢絀用其黨顧君恩謀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偽請降奇瑜無大計遽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勞遣歸農每百人以安撫官一護之檄所過州縣具糧傳送諸將無邀功撓撫事賊未大創降非實也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四

既出棧道遂不受約束盡殺安撫官五十餘人攻掠諸州縣關中大震奇瑜悔失計乃委罪他人以自解賊初叛猝至鳳翔誘開城守城知其詐給以縋城上殺其先登者三十六人餘謀而去其犯寶雞亦為知縣李嘉彥所挫奇瑜遂劾嘉彥及鳳翔鄉官孫鵬等撓撫局按官亦異心帝怒切責撫按逮嘉彥鵬及士民五十餘人奇瑜又請敕陝西鄖陽湖廣河南山西五巡撫各守要害有失則治諸臣罪冀以分己過又委罪巡撫練國事國事亦被逮給事中顧國寶劾奇

瑜誤封疆詔解任侯勒御史傅永淳復劾奇瑜解隴州圍報首功不實詔除名錦衣官逮詆九年六月謫戍邊按史稱流賊之肆毒成于陳奇瑜車箱之險阨車不得還轅馬不得旋足綿亘四十里易入難出諸賊誤入其中李自成張獻忠及諸渠魁悉在焉使由此蹙而殲之一舉手之勞而數年為患之巨惡大慈根株盡滅天與不取使復走陝西文詔等反為所陷方王嘉允之初起府谷也奇瑜家保德與賊一河之隔耳桑梓受其蹂躪痛切肌膚及平延水諸賊羣盜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四

踰河東遁盡萃於山西東衝西突大原南北州郡所在騷然烽火干餘里至荼毒既竟然後踰太行南下奇瑜此時不惟軍國事重粉榆之遭殃豈竟冥然于心而縱虎狼于陷穽貽大患于生民謂之何也當是時十三家七十三營諸大賊降死過半惟李自成羅汝才張獻忠三賊獨存汝才與自成合獻忠兵敗投自成自成欲殺之汝才曰留之使擾漢南分官兵力遂止而自成復忌汝才不下已晨起以二十騎斬汝才於帳中存者惟自成與獻忠耳而竟縱之或謂諸

賊偽降奇瑜左右及諸帥受賄請許奇瑜不察而從之奇瑜亦自悔失計委罪於他人而不知以三萬六千餘之梟賊豈一官所能安撫供具糗糧之州縣適以便其攻掠奇瑜豈竟未慮及於此其後熊文燦受獻忠偽降獻忠竄入興歸山中左良玉圍而復縱功敗垂成亦奇瑜開其先也史追論其事謂賊禍成于奇瑜不為枉矣

崇禎七年六月流賊東渡河入寧鄉又入大寧通志大寧縣西七十五里馬關臨黃河洪武二年設舟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望

渡通榆林延綏諸路西賊出入之旁徑也

崇禎七年流賊自菜園溝渡河沿河抄掠旁及興縣西境太原自去年七月不雨至三月民大饑蒸而為疫巡撫吳姓陳禦邊練兵恤民之難每歲暮扼河防連三歲無一賊潛渡上疏言晉民有三苦一苦凶荒無計餬口一苦追呼無力輸租一苦殺掠無策保全請蠲最殘破地十州縣地租九年太原所屬大饑人相食太原餘賊竄入榆次溝口諸村知縣任濬率鄉勇擊之而去自六七年以來山西連年不雨民掘草

根樹皮食盡餓殍滿野嗣是旱蝗相繼直至十三年人民流徙困敝從賊者衆賊勢復熾

崇禎七年八月北山賊伏垣曲之轉山要口時出抄掠蒲州營都司薛敏忠勦之斬數十級西路始通時垣曲饑民聚六郎寨至頭山撫之不應皆聚而為賊明末平蒲賊多聚於此唐李建中開垣曲山路詩云鑿開青石壁填貯白雲坑

崇禎七年冬賊自陝西出犯河南賊聚陝西至二十餘萬高迎祥李自成蹂鞏昌平涼臨洮鳳翔諸府數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望

十州縣敗賀人龍張天禮軍殺固原道陸夢龍圍隴州四十餘日洪承疇檄總兵左光先與人龍合擊大破之會朝廷命豫楚晉蜀兵四道入陝迎祥自成遂竄入終南山已而東出陷靈寶汜水滎陽時左良玉扼新安澗池坐甲自保而賊傳其且至乃移壁梅山澆水間良玉實不至也賊每營數萬因糧宿飽馬一日夜馳數百里官軍饋餉不繼且馬少故多畏賊良玉前在懷慶與督撫議不協因是生心緩追養寇督撫檄調亦不時應

明史曹文詔列傳文詔山西大同縣人熟於軍務勇毅有智略從軍遼左歷事熊廷弼孫承宗積功至遊擊崇禎二年冬從袁崇煥入衛京師明年二月總理馬世龍昇所賜上方劍令率參將王承允張叔嘉都司左良玉等伏玉田枯樹洪橋鏖戰有功遷參將自大塹山轉戰逼遵化又從世龍等克大安城及鮎魚諸關以興復四城功加都督僉事嗣復以陝西賊熾擢延綏協鎮賊渠王嘉允久據河曲四年四月文詔克其城嘉允脫走轉掠至陽城南山文詔追及之其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二上 四

下斬以降以功擢臨洮總兵官點燈子自陝入山西文詔追至及於稷山諭降七百人點燈子遁尋被獲伏誅李老柴獨行狼陷中部巡撫練國事延綏總兵王承恩圍之五月慶陽賊郝臨菴劉道江援之會文詔西旋與榆林參政張福臻合剿賊老柴及其黨一條龍餘黨奔磨雲谷副將張宏業遊擊李明輔戰死文詔乃與遊擊左光先崔宗允李國奇分勦綏德宜君清澗米脂賊戰懷寧川黑泉峪封家溝綿湖峪皆大捷掃地王授首紅軍友李都司杜三楊老柴者神

一魁餘黨也屯鎮原將犯平涼國事檄甘肅總兵楊嘉謨副將王性善扼之賊走慶陽文詔從鄜州問道與嘉謨性善合五年三月大戰西濠斬千級生擒杜三楊老柴餘黨糾他賊掠武安監陷華亭攻莊浪文詔嘉謨至賊屯張麻村官軍掩擊賊走高山遊擊曹變蛟馮舉劉成功平安等諫而上賊潰走變蛟者文詔從子也會性善及甘肅副將李鴻嗣參將莫與京等至共擊斬五百二十餘級追敗之咸寧關又敗之關上嶺追至隴安嘉謨變蛟夾擊復敗之賊餘眾數千欲走漢南為遊擊趙光遠所遏乃由長寧驛走張家川其逸出清水者副將蔣一陽遇之敗都司李宮用被執文詔乃縱反間給其黨殺紅軍友遂蹙敗之水落城追至靜寧州賊奔據唐毛山變蛟先登殄其眾可天飛郝臨庵劉道江為王承恩所敗退保鐵角城獨行狼李都司走與合可天飛劉道江遂圍合水文詔往救賊匿精銳以千騎逆戰誘抵南原伏大起城上人言曹將軍已歿文詔持矛左右突匹馬縈萬眾中諸軍望見夾擊賊大敗僵屍蔽野餘走銅川橋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四

文詔率變蛟與嘉謨及參將方茂功等追及之大戰陷陣賊復大敗尋與寧夏總兵賀虎臣固原總兵楊麒破賊甘泉之虎兇凹麒復追賊安口河崇信窰白茅山皆大獲總督洪承疇斬可天飛李都司於平涼降其將白廣恩餘賊分竄文詔追擊之隴州平鳳間十月三戰三敗之遂蹙賊耀州錐子山其黨殺獨行狼郝臨庵以降承疇戮四百人餘散遣關中巨寇略平巡撫御史范復粹彙奏首功凡三萬六千六百有奇文詔功第一嘉謨次之承恩麒又次之文詔在陝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吳

西大小數十戰功最多承疇不爲叙巡撫御史吳姓推獎甚至復粹疏復上兵部抑其功卒不叙當是時賊見陝兵盛多流入山西其魁紫金梁混世王姬關鎖八大王曹操闖塌天興加哈利七大部多者萬人少亦半之蹂躪汾州太原平陽御史張宸極言賊自秦中來秦將曹文詔威名宿著士民爲之謠曰軍中有一曹西賊聞之心膽搖且嘗立功晉中而秦賊滅且盡宜敕令人晉協勦於是命陝西山西諸將並受文詔節制六年正月抵霍州敗賊汾河孟縣追及於

壽陽巡撫許鼎臣遣謀士張宰先大軍嘗賊賊驚潰六月文詔追擊之斬混世王於碧霞村餘黨爲猛如虎逐走遇文詔兵方山復敗五臺孟定襄壽陽賊盡平鼎臣命文詔軍平定備太原東張應昌軍汾州備太原西文詔連敗賊太谷范村榆社太原賊幾盡帝以文詔功多敕所過地多積糗糧以犒並敕文詔速平賊山西監視中官劉中允言文詔勦賊徐溝孟定襄所司不給米反以礮石傷士卒帝卽下御史按問三月賊從河內上太行文詔大敗之澤州賊走潞安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吳

文詔至陽城遇賊不擊自沁水潛師還擊之芹地劉村寨斬首千餘四月賊屯潤城其他部陷和順殺知縣徐明揚文詔至賊走乃夜半襲潤城斬賊千五百紫金梁老回回自榆社走武鄉過天星走高澤山文詔皆擊敗他賊圍涉縣聞文詔破賊黎城解去五月帝遣中官孫茂霖爲文詔內中軍賊犯沁水文詔大敗之禽其魁大虎又敗之遼城毛嶺山西賊旣屢敗乃避文詔鋒多流入河北帝乃命文詔移師往討而賊已敗鄧圪兵於林縣文詔率五營軍夜襲破之七



月大敗懷慶賊柴陵村馘其魁滾地龍又追斬老同  
同於濟源文詔在洪洞時與里居御史劉令譽忤及  
是令譽按河南而四川石砮土官馬鳳儀軍敗沒於  
侯家庄賴文詔馳退賊甫解甲與令譽相見語復相  
失文詔拂衣起面叱之令譽怒遂以鳳儀之敗爲文  
詔罪部議文詔怙勝而驕乃調之大同敗還論罪充  
邊山西巡撫吳姓薦文詔知兵善戰請用之晉中乃  
命爲援勦總兵官立功自贖當是時河南禍尤劇帝  
已允兵部議敕文詔馳勦河南賊姓復抗疏力爭請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異

侍將軍拊其背而遣之文詔躍馬去五月五日抵商  
州賊去城三十里營大滿山文詔夜半率從子參將  
變蛟守備鼎蛟都司白廣恩等敗賊深林中追至金  
陵川賊據險以千騎逆戰變蛟大呼陷陣諸軍並進  
賊敗走變蛟勇冠三軍賊中聞大小曹將軍名皆怖  
懼已而闖王八大王諸賊犯鳳翔趨汧陽隴州文詔  
自漢中馳赴賊盡向靜寧泰安清水秦州間衆且二  
十萬承疇以文詔所部合張全昌張外嘉軍止六千  
衆寡不敵告急於朝未得命六月官軍遇賊亂馬川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異

前鋒中軍劉宏烈被執俄副將艾萬年柳國鎮復戰  
死文詔聞之瞋目大罵亟詣承疇請行承疇喜曰非  
將軍不能滅此賊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  
吾將由涇陽趨淳化爲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寧  
州進遇賊真寧之湫頭鎮變蛟先登斬首五百追三  
十里文詔率兵繼之賊伏數萬騎合圍矢蝟集賊不  
知爲文詔也有小卒縛急大呼曰將軍救我賊中叛  
卒識之悉賊曰此曹總兵也賊喜圍益急文詔左右  
跳蕩手擊殺數十人轉鬪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

遊擊平安以下死者二十餘人承疇聞拊膺大哭帝亦痛悼贈太子太保左都督賜祭葬世廕指揮僉事有司建祠春秋致祭按史稱文詔忠勇爲明季良將第一與周遇吉黃得功均稱萬人敵而文詔捍太原功尤高其歿也賊中皆更相慶文詔戮力征勦轉戰秦晉威名著聞於時士民爲之話斯已足破羣賊之膽大可廓清之機會也賊初起府谷其地毗連神木文詔協鎮孤山治兵神木熟悉地理情形深知賊中虛實凡夷險順逆之形奇正相生之法無不得於目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上 辛

窮追至於代北太原之賊幾盡賊乃自太原而南文詔追擊殲獲巨魁數人賊望見旌旗卽引避流入河北而其時輒以他事議調旋待罪立功不得已引兵南下而孤軍無援卒以身殉亦可哀已夫當三軍用命之時而忽釋兵對吏舍彼已皆知之地而孤軍赴援直無異驅熊羆而蹈危機文詔之死信矣使賊拊手稱慶坦然無所畏憚東衝西突於腹心之地卒至不可制豈謂非人耶中州道路四達束制不易備防尤難所以自豫入蜀復由蜀返豫縱橫馳驟之旣久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壬

而失良將由是言之撫固失勦亦未為得也人謀之不臧豈得盡諉為天命哉

崇禎八年王國訓為扶風知縣國訓字振之解州人天啟二年進士歷知金鄉壽張滋陽武清至是調補扶風國訓性剛嚴恥干進故官久不遷崇禎八年秋賊來犯借主簿夏建忠典史陳紹南教諭張宏綱訓導陳縉嬰城固守閱兩月外援不至城陷罵賊死建忠等亦不屈死贈國訓光祿少卿建忠等皆贈卹當是時大帥曹文詔艾萬年等並戰沒賊勢益張關中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至

諸州縣悉殘破八月賊陷永壽咸陽延長殺知縣所至屠戮其時長吏以死聞而至全家盡節者固有不支之勢也

崇禎八年進盧象昇兵部侍郎總理軍務加總督山西陝西賜尚方劍是時賊已蔓延半天下洪承疇一人不能顧初承疇辦西北象昇辦東南至是命象昇兼辦西北以遏方張之勢而事已日蹙矣崇禎八年流賊南竄入豫洪承疇以艾萬年勇略著聞累功加都督僉事促令就官時萬年已予疾四年

矣上疏言臣仗劍從戎七載復府谷解孤山危救清水黃甫木瓜十一營堡轉戰高山設伏河曲有馬鎮虎頭巖石臺山西川之捷戰太原平陽汾州復臨縣及號亭驛大小數十戰精力盡耗猶力戰冀北撫勦王剛豹五領兵王通天桂解散賊一萬三千有奇蒙恩許臣養病而督臣洪承疇檄臣上道但念滅賊之法不外勦撫勦賊不患賊多患賊走蓋疊嶂重巒皆其淵藪兵未至而賊先逃所以難滅其故則兵寡也當事因糗糧不足為苟且計日引月長以至蔓延不可救宜合計賊衆多寡用兵餉若干度其足用然後審察地利用奇正設伏或用間或擊首尾衝左右一舉而殲之無不盡者次則行堅壁清野之法困賊於死地然後言撫蓋羣賊攜妻挈子傳食中土以剽掠為生誠令附近村屯移入城郭儲精兵火器以待之賊衣食易盡生理一絕烏驚鼠竄然後選精銳據要害以擊之誅厥渠魁宥其脅從乃撫勦良策也帝下所司議行卒不能用其策時賊勢大盛萬年受任赴事洪承疇迫六月滅賊之期急趨進戰卒以衆寡不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至

敵戰歿於寧之襄樂而賊益無忌矣按王嘉允初起府谷時張獻忠李自成並入賊帳艾萬年生長西陲為神木參戎逼近賊壘正當克鋒肆燭之時而萬年奮身抵禦解孤山之圍救黃甫清水之阨及賊入隸河曲從曹文詔設伏出奇屢挫其鋒至絕餉道錮水城使其窮而自斃河西賊氛一清綽有古名將韜略不徒勇冠一時也及賊黨遁入山西復從文詔追破石樓之屯殲賊幾無遺類旋從東討嘗以一月五捷敗張獻忠掃地王瘞王豹五及其黨領兵王擒賊魁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晉

翻山動姬關鎖掌世王晉中巨盜略盡幾於告厥成功矣適以遘疾告歸數年後降賊復叛流寇四起洪承疇俘獲受降之不沾泥等又叛出攻掠乃思萬年前功起而用之雖事不濟而疏陳機要知彼己之勝算抒忠愛之血誠具見簡末明季非竟無人有人而不得其用或不竟其用而所用皆憊懦無識之輩勦撫兩失其據奈之何哉

崇禎八年流賊千餘自絳縣破馬村堡平陽參將虎大威急追至垣曲之警塚村時賊踞警塚山斬一百

七十級賊二郎神混天猴二百餘潛伏山谷請降大威行至翼城設計盡斬之會歲稔連年不熟人相食陽城石鳳臺撫之而倉廩空虛不能久恃饑民數千自陽城聚垣曲之警塚山遊擊柳如金驅之按警塚山為翼城沁水陽城垣曲四縣交界地路徑曲折可通山巖深險賊依阻其中求食者多往附之賊去而民來已散而復聚天人交困無如何也通志警塚山一名鳴條山在垣曲北五十里相傳警塚葬此皇輿考警塚山教水之所經也水經注教水歷鼓鐘峽懸洪五丈飛流注壑夾岸深高壁立直上層崖秀舉百有餘丈峯次青松巖懸頽石於中歷落有翠柏生焉丹青倚分望若圖繡山上有洞投石擊洞中水即興雲雨又冶官城世人謂之鼓鐘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及銅錢也山海經曰鼓鐘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卽是山也教水出縣北教山南經輔山南流歷鼓鐘上峽水廣十許步南流歷鼓鐘川分爲二澗一澗西北出一百六十許里山岫廻阻纔通馬步今聞喜縣東北谷口猶有乾河故溝存焉一水歷冶官城西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晉

阜下有大泉西流注澗與教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  
峽重源雙發至西馬頭山東截坡下伏流十餘里復  
出又謂之伏流水南入於河

崇禎八年十二月河南流賊聞五虎澗黃河冰合成  
橋大隊自河南府趨北知縣段自宏借路澤營防河  
參將和應詔駐河干督兵嚴守積薪焚橋晝夜不少  
懈賊知有備西走蔓延四出太原溝口諸村賊擁衆  
突至知縣任濬率鄉民逆擊之斬獲差衆按五虎澗  
爲南出北入之要津北山礮塚橫嶺諸隘山勢遙連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彙

曲折迴轉賊盤踞其中爲窟穴故冰合皆趨於此是  
時山右南北饑荒民旣爲賊所逼而饑復驅之官軍  
不能制大同兵屯缺餉盧象昇與屯利積穀行之二  
年積至二十萬然亦不能濟急民困於轉輸官窮於  
智計賊至無時所在告警而不能安枕也通志五虎  
澗在垣曲縣西南五十里嘉靖時置千總一員以防  
礦徒

崇禎九年賊將高傑來降時迎祥自成分兵迎祥略  
武功扶風以西自成略富平三原以東承疇遣將追

自成小捷至醴泉賊將高傑通于自成妻邢氏邢氏  
趨武多智掌軍資每日支糧仗傑輒過氏營分合符  
驗氏偉傑貌與之私通懼誅挾之來降承疇復身追  
自成大戰渭南臨潼自成大敗東走迎祥亦屢敗東  
逾華陰南原絕嶺與自成借出朱陽關與獻忠合

崇禎九年李自成欲自綏德渡河入山西此欲由興  
縣羅峪口渡也山西兵遏之不得渡沿河西掠先是  
延綏總兵俞翀霄引兵逐賊陷賊伏中被執延綏精  
卒盡覆賊勢復振分陷米脂延安綏德自成本延安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彙

人至是再入呼知縣邊大受曰此吾故鄉也勿虐我  
父老遺之金令修文廟衣錦晝遊街其親戚故亂者  
益衆賊轉襲榆林渡無定河水驟長賊淹死甚衆賀  
人龍乘勢邀擊大敗之李自成數百騎西奔時諸大  
賊俱在秦楚萬山中自成往求援助復得兵四掠

崇禎十年魯世任知鄭州世任字媿尹垣曲人性端  
方事親孝從安邑曹于沐學又交絳州辛全學日有  
聞天啟未舉于鄉至是爲鄭牧建天中書院集士子  
講肄其中遠近從學者千人十三年秋給事中范士

髦薦世任及臨城諸生喬已百內邱太原通判喬中和於朝稱爲德行醇儒堪繼薛瑄陳獻章之後乞召試平臺置左右備顧問不報十五年流賊來犯世任勒民兵禦之河干戰敗自到死士民祀之書院中崇禎十年兵備盧友竹建老營屬之五眼井堡周一百丈高三丈五尺堡接了角山了角五眼井外邊內邊之要樞也

崇禎十二年正月鄭崇儉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崇儉字大章寧鄉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初授河南府推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五

官歷濟南兵備副使崇禎初遷陝西右叅政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數敗套寇資銀幣予蔭至是總督三邊五月張獻忠反穀城羅汝才等九營皆反與安告警總理熊文燦請分道防守而崇儉主提兵合擊乃檄副將賀人龍李國奇等軍赴討時獻忠大敗左良玉軍於房縣之羅狹山謀入陝崇儉率人龍國奇軍扼之興安賊還走十三年二月率人龍國奇會良王大敗賊於瑪瑙山斬獲無算是役也崇儉身自行間而嗣昌遠處襄陽及論功所賜半嗣昌崇儉但

復先所降一秩而已獻忠既敗竄柯家坪蜀將張令追之被圍崇儉遣兵擊走賊人龍國奇等復追敗之寒溪寺鹽井先後斬首千五百級其黨順天王一條龍一隻龍皆降崇儉軍五日三捷威名甚振以年衰乞骸骨不許令率總兵鄭家棟還關中畱人龍國奇討賊當是時獻忠竄伏興歸山中秦楚師俱集於夔諸將協心窮搜深箐千餘殘寇可盡殲崇儉既去未幾人龍軍亦自開縣謀而西歸楚師遂敗績於土地嶺蜀中由是大亂嗣昌因言崇儉撤兵太早致賊猖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五

獫帝初以崇儉不能馭軍不悅及是命削籍以啟廢赴軍前代理而疑崇儉託疾令按臣核實明年春獻忠陷襄陽嗣昌死帝益恨崇儉不犄角平賊也逮下獄責以縱兵擅還失悞軍律棄市帝憤寇日熾用法益峻賞罰不當賊勢日增至後給事中李清言崇儉未失一城喪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羣臣知其冤無敢訟言者臣甚痛之崇儉冤始白崇禎十二年四月流寇擾臨汾之土門田村趙民懷迎擊於金坑窩大敗之斬百二十級賊西走賊甫去

復征練餉設練備練總專練民兵於勦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民間所出曰新餉曰均輸曰間架加以練餉追呼日至於民不畏賊而畏吏矣按是時熊文燦受張獻忠羅汝才之偽降獻忠旋叛於穀城左良玉羅岱追擊遇伏岱被執死左良玉軍大敗喪士卒萬餘人軍威大減竄伏山澤之賊聞而併起為患汾西之賊即獻忠之餘孽也時議者以李自成之遁車箱峽張獻忠之叛穀城為明所由亡而其時人民之困於征輸流離死亡散而為賊已有不終日之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卒

勢陳奇瑜與文燦固為罪首而天不佑明奈之何哉崇禎十四年李貞佐為邠縣知縣貞佐字無欲安邑人少受業于曹于沐之門以學行著後舉於鄉至是除知邠縣初李自成焚掠至邠土寇導之害前令邵可灼貞佐至則練鄉兵括土寇財充餉時出郊勞耕者月課士邑有姊妹二人抗賊死拜其冢祀以少牢民王錫允有孝行造廬禮之士民大悅明年二月自成復來寇貞佐集眾死守汝州吏目顧王家仁和人撫賊有功當遷汝人乞畱以助之城陷貞佐走拜其

母曰兒不忠不孝陷毋至此有勸微服遁者不可賊執之去大馬見賊殺人輒厲聲曰驅百姓固守者我也妾殺何為賊割其舌支解而死母喬亦死友王昱相隨不去賊義之昱收葬貞佐於南郊歲寒食鄉人傾邑祭奠廣其冢至二畝餘贈河南僉事王家亦大聲叱賊賊亂刀斫死子國誘賊發金墟墓間用巨石擊殺之賊遂盡殺邠人邠有陳心學者授知縣不謁選而歸其友周卜歷舉鄉試知內黃以父喪歸里自成陷邠執兩人欲官之心學不從被殺自成謂卜歷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卒

曰為我執知縣來可代汝死曰戕人以利己仁者不為賊怒并殺之

崇禎十五年春巡撫山西蔡懋德馳至會講三立祠立干城社以招奇謀異勇之士渠魁王冕王二冕王一鳳先後作亂皆討平之時賊漫散衝突惟憚黃河晉地止恃一河嚴寒冰復合如履平地懋德患之亟上疏曰今日之失正在賊聚而攻我散而守是以處處無堅城請發禁旅並調正保宣大兵合勦尚可背關一戰不報而自成已遣別賊渡河陷平陽矣

崇禎十五年薊將任國琦自松山潰歸統兵數千蹂躪晉地由林縣夜踰壺口關十一月掠長治北董鎮蘇店秦家莊從容入秦去賊之掠長治也宋體道妻郭氏與諸婦同居賊排闥入諸婦皆羅跪呼郭不出獨匿垝垣賊怒詰其不跪瞪目厲聲曰我跪亦死不跪亦死已安排不活矣賊加數刃迄死罵不絕口姜名武列傳名武字我揚山西保德州人舉天啟二年武會試授大同威遠守備崇禎初遷大水峪遊擊築杏山城有功遷宣府西城參將擊斬大盜王科移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空

守宣府右衛擢通州副總兵護諸陵有功以故官典保定總督楊文岳中軍兼忠勇營團練事十五年李自成圍開封急名武從文岳往援時諸軍壁朱仙鎮者十餘萬左良玉最強一夕其軍大譟突諸營諸營驚潰其軍遂乘亂掠諸營馬廐以去於是諸營悉奔獨名武一軍堅壁不動侵晨賊大至督麾下血戰殺數百人力竭被執大罵爲賊磔死贈特進榮祿大夫右都督廕外衛世襲總旗

崇禎十五年米脂縣知縣邊大受伐掘李自成祖墓

焚燬之大受作記敘其始末甚悉賊祖李海父守忠米脂縣雙泉都二里人自成幼曾爲僧俗名黃來僧爲姬氏牧羊奴崇禎三年西川賊不沾泥作亂流入賊營至崇禎九年賊領騎兵千餘來縣城外自通名云歸祭祖號稱闖將人始知其姓氏賊祖葬於縣之三峯山初葬時開土得三空穴穴內有黑碗一填二穴用一穴葬仍以黑碗點燈置墓內縣人李成爲治葬事因識其所公得實攜成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至時雪深二尺餘山路鳥道崎嶇久絕人踪旋開道攀緣而上見窰舍十餘處牆垣尙存卽闖賊庄村再過一山則其墓也山四圍環拱氣象雄奇林木叢茂大小墓二十三塚始伐五六塚骨色皆紅活油潤然無黑碗踪跡天晚坐賊舊窰中向火至曉再掘數塚而黑碗見卽李海也其骨黑如墨頭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下一塚卽李守忠墓墓上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枝四圍籠罩用斧斫斷其墓始開中間盤白蛇一條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揚起三寸餘向日張口復盤臥隨取裝入袋中伐其骨骸凡骨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空



節間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其餘骨骸有毛者七八塚盡數伐掘聚而焚化及大小林木千餘株斷其山脈而還時崇禎十五年正月十四日也按是時自成方破河南賊譏正盛而公亟燬其祖父之骨以櫻暴鋒雪天下士民之憤遠近聞之無不額手稱快然非有大識力卓然不懾於強暴未有不當之色阻者也自成聞而繫公至營適以兵敗未及揮刃至敗還太原繫至壽陽時賊方惶遽西歸公始乘間得脫自以虎口餘生作記而公之獲保餘生亦天幸也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蓋

後擢守太原善政宜民士民頌之然公能爲天下除暴不獨爲一郡之良牧矣

崇禎中許永禧爲上蔡知縣永禧曲沃人由鄧舉知上蔡多惠政性耿介嘖笑無所假崇禎十五年春李自成遣數騎抵城下脅降永禧卽督吏民守城賊大呼曰今日不降明日屠衆懼永禧嘆曰賊勢披猖彈丸豈能守吾一死盡職而已衆皆泣明日賊果大至守者驚潰永禧具袍笏北面再拜據案秉燭端坐賊入遂自到時西平遂平先後皆陷西平知縣高斗

垣繁時人崇禎十二年由貢生授官爲人孤鯁以清慎得名城陷被執不屈死

崇禎十六年楊暄爲渭南知縣暄高平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知渭南歲大凶畢力拯救民鰥寡十六年冬李自成入潼關兵備僉事楊王休降教授許嗣復分守上南門城破持挺鬪詈賊死妻女被掠皆自殺賊遂抵渭南暄已擢兵部主事未行與訓導蔡其城同守會舉人王命誥開門迎賊暄被縛索印不與詬罵死其城亦死之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蓋

鄧永清平陽人由歲貢知沙河縣崇禎間山盜入寇攻沙河城急晝夜相拒力不能支城陷被執賊露刃逼永清冠帶跪見永清曰吾堂堂天子命吏恨不磔汝等萬段此膝豈爲汝輩屈哉罵不絕口遂被害全家殉難至今子孫無傳

崇禎十六年四月巡撫蔡懋德蒞蒲州置防河兵立干城社於河東書院聘舉人桑拱陽爲社正十一月甲午高傑渡河屯吉州數日焚燬村莊東至絳州十二月間李自成將東渡分道東走戊辰至蒲州自成

前鋒渡河入山西巡撫蔡懋德先屯平陽至是以歲暮還太原吏民皆降賊殺西河王等三百人高傑聞平陽陷擁兵東下澤州山西郡縣聞賊至望風迎欵十二月賊將白鳴鶴李友自榮河竊渡二十五日偽牌至巡道李士焜碎之斬其使夜四更營兵奪北門遁去

崇禎十六年李自成陷承天自成每陷城邑令軍士毋得室處寢輿悉用單衣幕綿甲堅厚矢礮不能入一兵倅馬三四匹冬則以裊褥藉其蹄剖人腹爲馬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奎

槽見人輒鋸牙思噬騰山巔直上惟憚黃河若沫涸涇渭則萬衆翹足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渡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塚墻前者返顧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誘官軍步卒長鎗三萬擊刺如飛騎兵回擊無不大勝攻城迎降者不殺守一日殺十之一二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殺人束屍爲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環堞下馬兵巡徼無一人得脫者獻忠雖至殘忍不逮也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叛將白光木率衆繇黃嶺抵宗

又鎮次日官兵追之未及鎮二里許至婁家坪爲賊伏兵所敗次日復追至縣南賈卜坪大戰官兵復敗正德十一年城北樓諸堡凡十有一并設北樓倉北樓口城在繁峙縣東北一百一十里東至平刑關六十里西至小石口堡三十里南至繁峙縣界四十里北至大同府廣昌縣界二十里南通朗嶺關北樓北口在應州南四十里嘉靖中置遊擊駐北樓口三關參將守備分駐北樓口各一員

崇禎十六年冬廷臣交疏請防河巡撫蔡懋德以三千弱卒日奔走於二千五百里之間猶敗賊大慶渡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上

奎

再敗之風陵渡三敗之吉鄉渡賊屢犯屢却堅壁守者四閱月而時闖賊已破榆林岢嵐告急乃畱千人守平陽千人守汾州自率千人赴太原賊旣偵兵離平陽布閒諜訛言賊已渡河平陽道將以下皆棄城走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流賊自禹門渡河襲陷蒲州甲申正月朔運城防兵焚南門而入十八日闖賊至臨晉縣二月城陷十月偽令柳化楠許廣大先後逃

崇禎十六年五月擢李建泰為吏部右侍郎十一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疏陳時政十事皆允行建泰由沃人天啟五年進士歷官國子祭酒至是進為宰輔七年正月李自成逼山西建泰慮鄉邦被禍而家富於貲可籍以佐軍常與同官言之會平陽陷帝欲親征建泰頓首曰臣家曲沃願出私財餉軍不煩官帑請提師以西上大喜慰勞再三曰卿若行朕仿古駟職方主事並監軍參將郭中杰為副總兵領中書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上

一

何也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崇禎十六年築三堡於陽曲縣之西盡為凌井去城井驛縣志天門去城五十里山之西盡為凌井去城八十里山險隘僅通線路雖盛夏陰寒可畏傍深溝稍上為石梯可二丈許攀蘿而上盜賊倚為窟穴商旅患之至是築三堡其一則東北之紅土橋距省會可八十里許為孟壽孔道其二若三則坐落城之西北為天門關為凌井驛兩處一道相連互為首尾堡於凌井者圍約四十四丈高二丈二尺寬一丈六尺堡於天門者圍約八十五丈高丈五尺寬五尺堡於紅土橋者圍約二十四丈高如凌井而寬稍讓各為門一置守兵於其上始隱然一堡一屏翰矣至於除溝之害則用大石扼其吭鑿兩峽深入之用胡粉與煉鐵二者為攻治法而復折其向來之梯以絕仰攀路其功與修堡相為表裏而事半功倍堡之在紅土橋者名曰生民凌井天門者則曰安民曰全民按三堡築於明末巡撫陳純德防東北之衝也然李自成由忻及代遣將由固關犯畿南是險為虛設矣

明史孫傳庭列傳傳庭字伯雅代州振武衛人家世清望自父祖以上四世舉于鄉傳庭儀表頎碩沈毅多籌略萬歷四十七年成進士授永城知縣以才調商邱擢吏部驗封主事屢遷稽勳郎中請告歸家居久不出崇禎八年秋始遷驗封郎中尋遷順天府丞以陝西甘學濶不能討賊秦士大夫譁于朝乃推邊才以傳庭受代傳庭莅秦嚴徵發期會一從軍興法當是時賊亂關中有名字者以十數高迎祥最强拓養坤黨最衆所謂闖王蝎子塊者也傳庭設方略親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二

擊迎祥於盤屋之黑水峪禽之及其偽領哨黃龍總管劉哲獻俘闕下錄功增秩一等而賊黨自是乃共推李自成爲闖王矣明年養坤及其黨張耀文來降已而養坤叛去諭其下追斬之擊賊惠登相於涇陽三原登相西走河南賊馬進忠劉國能等十七部入渭南追之出關復合河南兵夾擊之先後斬首千餘級進忠等復擾商雒藍田叛卒與之合將犯西安遣左光先曹變蛟追走之渭南降其渠一條龍招還脅從募健兒擊餘賊斬聖世王瓦背一翅飛降鎮天王

上山虎又殲白捍賊渠魁數人關南稍靖遣副將盛略等敗賊大天王於寶鷄賊走入山谷傳庭追之鳳翔他賊出棧道謀越關犯河南還軍擊賊走伏糾谷復大敗之降其餘衆西安四衛舊有屯軍二萬四千田二萬餘頃其後田歸豪右軍盡虛籍傳庭釐得軍萬一千有奇歲收屯課銀十四萬五千餘兩米麥萬三千五百餘石帝大喜增秩資銀幣會楊嗣昌入爲本兵條上方略洪承疇以秦督兼勦務而用廣撫熊文燦爲總理分四正六隅馬三步七計兵十二萬加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三

派至二百八十萬期百日平賊傳庭移書爭之曰無益且非時此地部卒屢經潰蹶民力竭矣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賊不必盡而害中於國家累數千言嗣昌大忤部議奏撫當一正面募土著萬人給餉銀二十三萬以商雒等處爲汛守傳庭知其不可用也乃核帑藏蠲贖鏹得銀四萬八千餘市馬募兵自辦滅賊不用部議會諸撫報募兵及額傳庭疏獨不至嗣昌言軍法不行於秦自請白衣領職以激帝怒傳庭奏曰使臣如他撫籍郡縣民兵上之遂謂及額則臣先

所報屯兵已及額矣况更有募練馬步軍數且踰萬何嘗不遵部議至百日之期商雒之汎守臣皆不敢委然使賊入商雒而臣不能禦則治臣罪若臣拒商雒而踰期不能滅賊誤勤事者必罪臣嗣昌無以難然銜之彌甚傳庭兩奉詔進秩當加部銜嗣昌抑弗秦十一年春賊破漠陰石泉則坐傳庭失援削其所加秩傳庭出扼商雒大天王等犯慶陽寶雞還軍戰合水破走之獲其二子追擊之延安過天星混天星等從徽秦趨鳳翔逼澄城傳庭分兵五道擊之楊家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四

箕張而西傳庭擊之賊還走又設伏於潼關原變蛟逐賊入伏而闖王李自成者為洪承疇所逐盡亡其卒以十八騎潰圍遁關中羣盜悉平是為崇禎之十一年春也捷聞大喜先叙澄城之捷命加傳庭部銜嗣昌仍格不奏當是時總理熊文燦主撫湖廣賊張獻忠已降惟河南賊如故羅汝才馬進忠賀一龍左金王等十三部西窺潼關聯營數十里傳庭計曰天下大寇盡在此矣我出擊其西總理擊其東賊不降則滅此賊平天下無賊矣獻忠即跽伏無能為也乃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五

遂引兵東大敗賊闖鄉靈寶山間貫其營而東復自東以西賊窘甚以文燦招降手諭上言旦夕且降傳庭曰爾曹日就能公言撫而日攻堡屠寨不已是偽也降即解甲來有說即非真降吾明日進兵矣明日擐甲而出得文燦檄於途中曰毋妬吾撫功又進得本兵嗣昌手書亦云傳庭快快撤兵還然賊迄不就撫移瞰商雒文燦悔期傳庭夾擊屬吏王文清等三戰三敗之賊奔內鄉浙川而去傳庭既屢建大功其將校數奉旨優叙嗣昌務抑之不為奏傳庭懇請上

其籍於部嗣昌曰需之十月京師戒嚴詔傳庭及承疇入衛時傳庭提兵抵近郊與嗣昌不協又與中官高起潛忤降旨切責不得朝京師承疇至郊勞召見傳庭缺望而還無何楊嗣昌用洪承疇以爲薊督欲盡留秦兵之入援者守薊遼傳庭曰秦軍不可留也秦軍妻子俱在秦兵日殺賊以爲利久留于邊非譁卽逃不復爲吾用嗣昌不聽傳庭爭之不能得不勝籌備耳遂龔傳庭初受命疏言年來疆事決裂由計畫差謬事竣當面請決大計適帝移傳庭總督保定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六

豫東軍務旣解嚴疏請陛見嗣昌大驚謂傳庭將傾之斥來役賫疏還之傳庭愠引疾乞休嗣昌又劾其託疾非真龔帝遂發怒斥爲民巡撫楊一儻奏非託疾一并下獄傳庭長繫待決舉朝知其寃莫爲言在獄三年文燦嗣昌相繼敗而是時李自成圍開封益急郡城金人重築厚數丈賊用火攻法實藥甕中火燃藥發當輒糜碎名曰放迸城土堅火迸皆外擊賊騎多截自成駭而去已復還攻開封執宗龍殺唐王兵散而賊益橫帝思傳庭言胡士薦者益衆詔

釋傳庭于獄起爲兵部侍郎召見獎勞備至命將京軍赴援開封開封圍已解賊殺陝督汪喬年帝卽命傳庭往代大集諸將于關中縛總兵賀人龍數而斬之諸將莫不灑然動色傳庭威讐三邊日夜治軍爲平賊計而賊再圍開封趣傳庭出關傳庭言兵新募不堪用帝不聽傳庭不得已出師抵潼關大雨連旬自成決馬家口河灌開封開封已陷傳庭趨南陽自成西行逆秦師傳庭設三覆以待賊牛成虎陽北誘賊賊奔入伏中成虎還鬪高傑董學禮鄭嘉棟左右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七

夾擊之賊潰東走斬首千餘追三十里及至邾縣之壕頭賊棄甲仗軍資于道秦兵趨利賊覘我軍驀反兵乘之左勦蕭慎鼎之師潰諸軍皆潰副將孫枝秀躍馬以追賊擊殺數十騎賊兵圍之馳突不得出馬蹶被執植立不撓以刃臨之瞠目不答一人曰此孫副將也遂殺之參將黑尙仁亦被執不屈而死殺覆軍數千材官小將之歿者七十有八人傳庭走鞏由孟入關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採青柿以食凍且餒故大敗豫人謂爲柿園之役傳庭之敗于柿園

而歸也力主固守潼關控扼上游益募壯士繕器械積粟置火車三萬輒俟賊間而擊之適關中歲饑苦征繕士大夫日望其出關咸上章催戰且厭苦傳庭用法嚴不樂其在秦相與譁于朝曰秦督翫寇矣又相與危語恫脇之曰秦督不出關收者至矣明年進兵部尚書改稱督師賜劍趣戰益急傳庭頓足嘆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頃之不得已帥師東出師次汝州降偽郝尉四天王李養純言諸賊老營在唐縣偽將吏屯寶豐自成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八

既移後軍亂永福斬之不能止賊追及南陽傳庭還戰賊陣五重饑民處外次步卒次馬軍又次驍騎老營家口處內戰破其三軍賊驍騎死鬪我師陣稍動廣恩軍將火車者呼曰師敗矣脫輓輅而奔車傾塞道馬絀於衡不能前賊之鐵騎凌而騰之步賊手白楛遮擊中者首兜鍪俱碎自成空壁躡我一日夜官兵狂奔四百里至於孟津死者四萬餘失亡軍器輜重數十萬傳庭單騎渡垣曲由閿鄉濟賊獲督師坐纛乘勝破潼關大敗官軍傳庭與監軍副使喬遷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九

精銳盡聚於襄城遂破賊寶豐斬偽州牧陳可新等遂擣唐縣破之殺家口殆盡賊滿營哭轉戰至郟縣遂擒偽將軍謝君友斫賊坐纛尾自成幾獲賊奔襄城大軍遂進逼襄城賊懼謀降自成曰無畏我殺王焚陵罪大矣姑決一死戰不勝則殺我而降未晚也而大軍時皆露宿與賊持久會天大雨道潭糧車不進士饑雨七日夜不止自成遣輕騎出汝州要截糧道後軍譁于汝州賊大至傳庭乃分軍為三令白廣恩從大道高傑親隨從間道迎糧陳永福守營前軍

亡矣按史稱孫傳庭死而明亡存亡係於一人之身豈不重哉自古濟世之才欲大有爲於天下必有可爲之時而才始爲世用當其時而抑之使不得竟其用非其時而歷之使力詘於無可用天人交迫至智勇俱窮實有不可解者雁門尙書之竭忠盡智而卒以身殉亦可哀已其始誤於楊嗣昌壞於熊文燦賊之亂關中也高迎祥爲渠首其時李自成特迎祥部下之一將米脂之逃奴耳非有驍猛之資足以攝衆也非有桀黠之智足以禦人也仰鼻息於迎祥之指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十

使惟恐不當也傳庭提兵親擊執迎祥於藍屋之黑水峪賊之氣燄已衰其黨推李自成爲闖王亦事會適然非必謂可共大事也傳庭敗降鳳翔之賊於斜谷得屯軍田課爲用而嗣昌與文燦主募兵給餉之議以是拂其心而銜之彌甚抑之愈力澄城之役傳庭阻扼商維降大天王破過天星混天星于楊家嶺黃龍山策遏賊於鄜州合水之荒山窰谷敗之於職田莊再敗之於棧道又敗之於隴州關山三戰三敗賊之箕張而西者設伏於潼關原逐賊入伏而闖王

李自成盡亡其卒以十八騎潰圍遁關中羣盜悉平捷聞叙功加銜而嗣昌格不奏當是時羅汝才諸大寇十三部之賊皆聚於閩鄉靈寶間平之則天下無賊傳庭約總理擊其東自引兵貫賊營大敗其衆復自東轉西賊窘甚求降行有日矣傳庭以兵逼之而文燦主撫檄止之曰毋妬吾功嗣昌手書亦云然傳庭不能與之爭怏怏撤還而賊終不就撫始期夾擊傳庭督將三戰三敗之賊南奔內鄉浙川窮蹙已甚適以召援京師而賊復張傳庭與嗣昌不協降旨切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十一

責不得朝京因留秦兵守薊傳庭爭之不得鬱而耳聾引疾乞休嗣昌卽以聾爲誑而甚間之於是下傳庭於獄長繫在獄中者三年此三年中賊軼于楚熾于洛縱橫于河朔之間營襄陽爲窟作室家而居之設官置戍洵洵不可收束文燦嗣昌相繼敗沒而自成攻開封執宗龍殺唐王兵散而賊益橫乃釋傳庭於獄始命赴援開封旋命督陝復趨解開封之圍時兵皆新募不堪用傳庭不得已帥師東出然猶設三覆以待賊遇賊于南陽誘賊入伏中而夾擊之適以



天雨阻滯糧運士卒採柿以食凍且餒不能馳突而潰豫人所謂柿園之役也傳庭方練兵積食固守伺間而秦中士大夫屢催出關帝趣戰益急傳庭固知往而不返也然不得已出師得賊虛實于偽都尉知自成精銳盡聚襄城遂破寶豐殺賊家口殆盡轉戰至郊擒偽將軍謝君友尾自成幾獲大軍進逼襄城賊懼謀降自成懼罪決戰當是時賊窮蹙已甚乘勝一鼓而虜之賊可得也乃大雨六七日不止糧車不進士饑不能戰賊乃遣騎要截糧道擁衆大至軍亂不能止傳庭躍馬大呼而沒於軍追維其時傳庭制勝克賊幾獲自成者數矣一敗於柿園而開封不守再敗于潼關而長安爲墟每敗必以雨其有天意存耶傳庭死而夫人率二女三妾俱沉於井閭門同盡各得其死傳庭功敗身殞始誤於楊熊終困于天雨天時人事至此俱窮非其才之不任也吳梅村雁門尚書行述其臨戎苦心往復迴環嗟嘆不已時皆傳誦之明亡而尚書不亡矣

崇禎十七年丁泰運爲河內知縣泰運字孟尚澤州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十三

崇禎十三年進士除武陟令至是調河內著廉直聲時賊將劉方亮自蒲坂渡河巡按御史蘇京托言塞太行道先遁去與陝西巡撫李化熙仝抵寧郭驛俄兵變化熙被傷走兵執京披以婦人服令插花行稍違輒扶之以爲笑樂賊擁泰運見方亮使跪不屈燒鉄鑽炙之亦不從乃遇害又有王樞徵由鄉舉歷官蒲州知州忤豪宗謝事歸爲賊所執傳詣李自成道憤恨不食死

崇禎十七年正月

李自成籍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

十三

萬馳檄遠近直趨太原蔡懋德往來防河以岢嵐保德告警還太原賊卽大至攻陷太原懋德自縊死初自成將犯山西寧武總兵周遇吉以沿河千餘里拒守津渡分兵扼其上流以下流屬之懋德癸未十二月窮冬冰合賊騎踏冰長驅渡河遂克太原方賊之未渡河也先招榆林諸將以大衆繼之兵備副使都任故總兵尤世威等悉力拒守賊遣僞官說三日不聽賊怒四面環攻城上強弩疊射更發大礮擊之賊死屍山積逾旬不克賊更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數

十丈賊擁入城遂陷都任闔室自經死九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計賊大至盡爲所殺無降者闔城婦女俱自盡諸將死者數百人按榆林爲天下勁兵處頻年絕餉軍士饑困而殫義殉城志不稍挫闔城男婦無一人屈節辱身者其事絕類遇吉之守學武而寧武士民城陷無一從賊奇烈復似之人心之不死炳於邊疆足壯山河之色矣賊蹂躪秦晉合河介秦晉之交北倚寧武衛崑崙西恃鎮城蔽嵐石其時賊數往來界上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古

而不至大創雄鎮爲之屏障也九邊考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戰不貫冑敵呼爲駱駝城而固結在人心不恃險也

崇禎十七年二月賊陷陽城執王徵俊徵俊陽城人天啟五年進士累官至右參政以憂歸家居賊至被執不屈繫之獄士民爭頌其德賊乃釋之抵家北面再拜投繯卒御史李日宣給事中呂黃鐘交薦於朝謂徵俊爲天下必不可少之人時至末運無如何也其時士大夫居家盡節者靈石宋之雋翼城史可觀

陽曲朱慎鏞之雋舉進士歷官登萊監軍副使忤巡按謝三賓互許於朝落職歸三賓亦貶秩及遇變之雋受刑死妻喬晉賊撞堵死女歛屍畢拔簪刺喉死可觀太常少卿學遷子官中書舍人加鴻臚少卿城陷自縊死慎鏞晉府宗室攝靈邱郡王府事賊陷太原冠帶祀家廟驅家人入廟中焚之已亦投火而死崇禎甲申歲賊將劉忠守潞以居民稠密矢石難施焚關鄉及角沿村李家莊五馬村後二月忠遁去復來攻城兵形盡露無所隱蔽忠百道仰攻縛雲梯穿地道冀南道馮兆聖嚴守故城獲全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古

崇禎甲申二月李自成渡河破汾州平遙縣民盡避山寨止畱空城時自成已據有全陝分兵由葭州渡河沿河邀擊守渡官兵以絕太原之援而開西來之路徇河曲靜樂攻太原餘賊掠寧臨合兵攻永寧州城二十五日東北城崩賊擁入慘害視隆慶元年九酷是時臨縣賊田福崑嵐高加計雖已就戮而土賊勾結爲患與縣出籠子劉滾子周四兒並剽掠附近村莊然皆無籍小醜時去時來各莊團練鄉勇依結

山岩相保聚會劉滾子與出籠子不睦出籠襲殺劉  
滾急攻縣城中鎗死周四兒攻城不克逸去亦爲南  
川鄉兵所殲縣城居萬山之中間道紆迴盤曲騎兵  
不能成列流賊往來界上止掠邊境村落卒未及城  
故明末賊禍不至甚烈

崇禎十七年闖賊陷應州執劉永昌之父令招永昌  
時永昌鎮守江淮奉命勦賊聞信曰父被執生不能  
殺賊惟有一死以報國耳投江而死同時山陰人吳  
從義爲長安知縣孫傳庭督師秦晉從義俱征調無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六

匱乏闖賊入關從撫臬乘城守禦城破引刀自刺不  
死投於井賊至將援以上大罵不止賊怒推石斃之  
大同人張爾塾奉令將五百人援京師至蘆溝橋陡  
遇兵數千直前搏戰圍之數重乃下馬步鬪箭不虛  
發身被重創奮擊愈厲會日暮救援不至乃仰天大  
呼曰見危授命吾得死所矣遂力戰死皆邊方之尙  
氣節能死事者桑拱揚字暉升臨汾人崇禎癸酉舉  
人性謹嚴不求仕進嘗作進道圖清心錄四方學者  
爭師之生平澹泊寧靜不入城市不履公門嘗爲御

史王嗣美學使楊作楫袁繼咸講學於平陽又應撫  
軍吳姓蔡懋德之聘講學於太原吳方有家禮維風  
之纂因以屬之後以學行特薦下詔徵取辭不就著  
松風賦以見志甲申聞變絕粒不食死先於龍吟書  
院講忠孝兩經聞者咸感泣云

崇禎間文水人陳三接爲河間知縣賊破城殉難於  
巷妻武氏有賢德初三接見封疆多故遣之歸答曰  
夫死忠妻死節分也及三接死武氏從之又長治人  
朱理瓘爲陝西秦安縣委攝伏羌賊至督士民守禦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七

城破爲所執繫至伏羌令招守陴者理瓘謂舊令曰  
幸固守無降我忍辱至此蓋欲得死所耳言訖回首  
謂寇何不速殺我遂死伏羌城下又岢嵐州人王鼎  
爲永城縣知縣受事時流賊趙燧等已入豫中飭兵  
儲餉爲死守計城東白洋河孔道也賊突渡河擁二  
萬人至城下鼎偕主簿曲啟訓導王景賢分城以守  
戒曰失守者斬鼎故善射連仆十餘人賊不敢近日  
暮曲啟遁賊破城入鼎聞變急下與賊遇持長戟力  
戰久之被執至死罵不絕口事聞贈光祿寺丞

明史蔡懋德列傳崇禎十四年懋德擢巡撫山西名對賜酒饌銀幣明年春抵任討平大盜王冕十月統兵入衛京師詔扼守龍泉固關二關李自成已陷河南懋德禦之河上十六年冬自成破潼關據西安盡有三秦十二月懋德師次平陽遣副將陳尙智扼守河津山西京師右背蒲州北抵保德悉隣賊依黃河爲險然窮冬冰合賊騎得長驅懋德連章告急請禁旅及保定宣府大同兵疾赴河干台拒中朝益積憂山西言防河者甚衆然無兵可援懋德以疲卒三千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六

當百萬狂寇時太原洵晉王手教趣懋德還省十八日懋德去平陽二十日賊抵河津自船窩東渡尙智走還平陽二十二日賊攻平陽拔之尙智奔入泥源山中二十八日懋德還太原明年正月自成稱王於西安賊旣渡河轉掠河東列城皆陷於是山西巡按御史汪從友上言曰晉河二千里平陽居其半撫臣懋德不待春融冰泮遽爾平陽返旆賊卽於明日報渡矣隨行馬步千人卽時倍道西向召集陳尙智叛卒移檄各路防兵援勦乃不發一兵歲終至省臣

言宜提一旅星馳而前張疑聲討尙冀桑榆之收無如不聽何賊日遣僞官匝月餘郡皆失是誰之過歟有詔奪官候勘以郭景昌代之二十三日尙智叛降於賊於是懋德誓師於太原布政使趙建極監司毛文炳藺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署陽曲縣事長史范志泰等官吏軍民咸在懋德哭衆皆哭罷官命適至或請出城候代懋德不可曰吾已辦一死矣景昌卽至吾亦與俱死調陽和兵三千協守東門剛中慮其內應移之南關之外遣部將張雄分守新南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九

門召中軍副總兵應時盛入參謀議懋德等登城二月五日賊至城下遣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出戰死之明日自成具鹵簿督衆攻城陽和兵叛降賊又明日晝晦懋德草遺表須臾大風起拔木揚砂調張雄守大南門雄已縋城出降語其黨曰城東南角樓火器火藥皆在我下卽焚樓夜中火起風轉烈守者皆散賊登城懋德北面再拜出遺表付友人賈士璋間道達京師語人曰吾學道有年已勘了死生今日吾致命時也卽自到麾下持之時盛請下城巷戰顧

懋德曰上馬懋德上馬時盛持矛突殺賊數十人至  
炭市口賊騎充斥時盛呼曰出西門懋德遽下馬曰  
我當死封疆諸君自去衆復擁懋德上馬至水西門  
懋德叱曰諸君欲陷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地坐時盛  
已出城殺妻子還顧不見復斫門入語懋德曰請與  
公俱死遂偕至三立祠懋德就縊未絕時盛釋甲加  
其肩乃絕時盛取弓弦自經建極危坐公堂賊擁之  
見自成不屈將斬之下堦呼萬歲者再曰臣失守封  
疆死有餘罪自成以爲呼已也曳還建極瞋目曰我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呼大明皇帝寧呼賊耶立射殺之時自成執晉王據  
王宮云文炳被殺妻趙妾李亦投井死子兆夢甫數  
歲賊掠去士民以其忠臣子也贖而歸之欲降剛中  
不從殺之首旣墮復躍起丈餘賊皆辟易賊適得新  
刀拱辰睨之問何睨曰欲得此斫頭耳遂取斬之康  
周巷戰死志泰不食死自懋德而下太原死事凡四  
十有六人賊皆尸之城上自成恨懋德之不降也驗  
其屍以刃斷頸而去福王時以懋德不守河爲失策  
乃諡忠襄賜祭葬而不予贈廕餘賜恤有差間考四

十六人行事多缺名不傳莫得而次云按蔡中丞以  
死事爲時所憐而中丞之節協鎮應時盛實成之死  
非難而所以處死者爲難平陽之旃甫東船窩之警  
旋告死不足報國而以一死贖之非時盛不能成之  
也明自嘉靖以後西北邊抄掠幾及百年邊疆擾攘  
已甚邊民物力已竭故流寇卽起於近邊流寇之起  
套寇爲之前導也其時法令廢壞鎮將非庸卽佞臣  
下結黨自固人民流徙莊烈雖綜覈名實而承神熹  
二宗敗壞已極之後羣下之賢否是非以及軍機之  
成敗得失未能洞悉淵微加以任察寡恩急遽尙氣  
臣工救過不及直言者或反摧折承風者規利自全  
大將專閫而權由中制罰重賞輕功過莫抵至賊初  
入山西所憚惟曹文詔正當乘勝攻取之時而始以  
怙勝移調繼以屯守論成釋兵對吏聲威頓減賊勢  
益張怯懦者務爲苟免不恤大計帝亦未能遍察而  
亟治之遂至法愈嚴治愈勞而在廷無老成之謀行  
間懷朝暮之懼人心已不可問懋德於此時招異勇  
奇謀之士靖王冕諸賊之亂而河西燎原之勢岌岌

不可終日卒未能決策而定大謀至事有難爲棄軍而還史稱懋德好釋氏律身如苦行頭陀議者謂其清修弱質不宜處邊地夫以戎馬倥偬之時而尙清靜無爲之治當肝腦塗地之候而乏救苦救難之心隆佛號而未得佛心將焉用之史氏議論及此不能無憾於懋德之東旋也

崇禎甲申二月李自成陷太原城守文武殉難時有中軍應時盛與標丁王承魁等自刎布政使趙建極副使毛文炳及妻趙氏妾陳氏參議藺剛中僉事畢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三

拱辰知府孫康周同知李一清長史范志泰副將惠光祚指揮韓似雍千戶王德新司鼎晉府典仗官樊子英等皆不屈死其時忻州人張宏業爲太原都司城陷及妻趙氏妾陳氏子凝秀同時盡節太原諸生殉難者則有陽曲人彭鯤闖賊陷城鯤拔刀以待格殺數人被害又邑庠魏選奇城陷急抵家妻爲賊迫奮拔賊刀殺妻被害舉人張景維與陳功俱被執不屈死時城陷衆潰田大治拔刀獨留賊問何人曰吾諸生也專破汝頭賊殺之皆卓卓光於史志者

明史周遇吉列傳遇吉初由行伍出身寄籍錦州衛少有勇力好射生後入伍遇戰輒先登積功至京營遊擊京營將多勛戚中官子弟見遇吉質魯意輕之遇吉曰公等皆統袴子豈足當大敵何不於無事時練膽勇爲異日用而徒糜廩祿爲同輩咸目笑之崇禎九年從張翼授都城血戰有功進前鋒營副將累從孫應元胡可受楊嗣昌討賊得勝扼張獻忠于槐樹關破羅汝才于豐邑坪又與黃得功敗李青山于壽張累加太子少保左都督嗣復代許定國鎮山西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三

至則汰老弱繕甲仗練勇敢一軍特精明年十二月李自成陷全陝將犯山西遇吉以沿河千餘里賊處處可渡分兵扼其上流以下流蒲坂屬之巡撫蔡懋德而請濟師於朝朝廷遣副將熊通以二千人來赴十七年正月遇吉令通防河會平陽守將陳尙智已遣使迎賊諷通還鎮說降遇吉叱之曰吾受國厚恩寧從叛逆且爾統兵二千不能殺賊反作說客邪立斬之傳首京師至二月七日太原陷懋德死之賊遂陷忻州圍代州遇吉先在代遇其北犯乃憑城固守

而潛出兵奮擊連數日殺賊無算會食盡援絕退保寧武賊亦踵至大呼五日不降者屠其城遇吉四面發大礮殺賊萬人屢出奇兵邀擊克捷而外圍轉急或請甘言給之遇吉怒曰若輩何怯邪今能勝一軍皆忠義卽不支縛我子賊於是設伏城內出弱卒誘賊入城亟下閘殺數千人賊用礮攻城圯復完者再傷其四驍將賊中精銳頗見摧殘自成懼欲退其將曰我衆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番進蔑不勝矣自成從之前隊死後復繼官軍力盡城遂陷遇吉巷戰馬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三

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吾部下寧有子遺哉不如還秦休息圖後舉刻期將遁而大同總兵姜瓖降表至自成大喜方宴其使者宣府總兵王承慶表亦至自成益喜遂決意進取城下之日策馬長驅歷大同宣府抵居庸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復開門延之京師遂不守矣賊每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總兵吾安得至此福王時贈太保謚忠武列祀旌忠祠按天下有一人一事而係國家之存亡者周將軍守寧武關是也李自成據有三秦渡河而東勢若燎原周將軍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三

以一旅孤軍抗劇賊二十餘萬之衆攻圍逾時奮死却敵賊之精銳多爲所殲至自成懼而思歸大厦之崩支於一木功勳孰與比隆哉柰降書繼至城破身亡劉夫人亦荷戈同仇引火自焚一家同燼賊乃得長驅宣大如入無人自成爲之語曰使人盡如周將軍吾安得至此精神足以動仇賊之心其氣直上通於天越百餘年而風雷呵護兆域壞而復完豈非忠烈之氣昭於日月久而彌光者乎余家合河距寧武二百餘里習聞遺烈仰止情深鄉曲婦人女子皆能

言其事及余觀察淮徐、治河於風虎山下、始知聚族而居者、皆公之族人、公生長此地、隨親至薊、入伍得官、語詳碑記中、因亟爲建祠、並劉夫人祀於後寢、泐石記其事、記云、明周忠武公守寧武、氣蓋一世、取義成仁、忠略具載、明史余家台河密邇關西、兒時聞父老譚公逸事甚鑿、凜凜若在心目、間乾隆乙卯春、按部至睢寧、登城西北之風虎山、憑高縱目、遠望長河如線、縈抱峰前、土人曰、此周將軍故里也、山下環而居者、皆周氏之遺族、召而訪之、得瞻公遺像、颯爽肅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三

穆生氣猶存、出其家所藏舊譜、斷簡殘篇、不能卒讀、叙公事蹟、與明史略同、惟載公本徐州睢寧縣風虎山人、萬歷末、以失遼、應募入錦州衛籍、是則史所未備、而於無意中得之者也、爰鳩工庀材、立廟山巔、以志公鄉里、俾弔古者有所依據、考公墓在寧武關外、邊垣之東、近歲爲河所蝕、將嚙及兆地、一夕大風雨、竟夜如人馬行、聲凌晨、忽墳起一山、橫截塋前、高數仞、長百丈、邊流環衛、墓以無恙、袁簡齋文集中、曾紀其始末、余謂公精神之在宇宙、如江河之行地、中正

氣所充、彌綸布濩、以扶植人倫、斡旋造化、亘千百億世而無有止息者、漢關壯繆、翊漢不竟、其志名不顯於時、陳壽之志、猶有微詞、厥後千五百年、而祠廟遍天下、天爲之發其光也、公之烈似之、茲山亦天作也、何異焉、今風虎山公故家山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所謂千百載後、魂魄猶應戀此、况公之精氣爲神、充塞無間者乎、茲山直可共寧武關山並峙、南湖藉公之神、爽以與天地常存而不壞矣、崇禎十七年三月、大同總兵官姜瓖、宣府監視太監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三

杜勳、俱降于李自成、自成將至大同、巡撫衛景瑗、不知瓖已降賊、敵血要與共守、瓖布訛言、謂巡撫秦人將應賊、代王果疑之、不與相見、及自成至、瓖開門迎降、自成殺代王、傳臍宗室殆盡、景瑗被執、自成欲官之、景瑗據地、以頭觸階、石血淋漓、尋自縊死、賊嘆爲忠臣而去、分巡副使朱家仕、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之一家死者十六人、督儲郎中徐有聲、山陰知縣李倬、亦死之、僞將張天琳、駐守天琳、凶暴閭閻、兩月軍民共殺之、賊至宣府、杜勳、蟒玉鳴驢、郊迎三十里、



外巡撫朱之馮登城誓守將士皆散走嘿無應者之馮撫膺嘆曰不意人心至此俄賊入城之馮南向叩頭縊死城樓下

崇禎十七年五臺賊張五桂突至定襄攻城偽將柳同春據忻州兼轄定襄是時偽官曹解二賊已至五月遊兵殺偽典史解賊二十二日賊攻圍益力午刻城陷賊大入殺戮不可勝計

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犯居庸關守將唐通杜之秩以關降通先以兵入衛命與杜之秩同守居庸已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三

而自成至通與之秩俱降賊遂入關陷昌平焚十二陵總兵官李守鏢力戰死始自成欲知京師虛實往遣其徒輦重賫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掾吏探刺機密朝廷有謀議千里立馳報及是昌平已陷兵部發騎偵探輒被勾去無一還者賊遊騎至平則門都人猶未知也帝召問羣臣莫對有泣者頃之賊環攻九門門外先設三大營賊至悉降墜者寥寥益以內侍內侍專守城事百司皆不敢問丙午自成設座彰義門外降賊太監杜勳侍呼城上人請入城見帝監

視太監曹化淳等縋之入內勳盛稱賊勢請帝自爲計帝怒叱之出手書親征詔召駙馬都尉鞏永固以家丁護太子南行永固叩頭曰親臣不蔽甲臣安敢有家丁相向涕泣而已杜勳既叱出曹化淳等復縋之下城勳顧謂曰吾輩富貴固在也及日晡化淳遂啟彰義門賊盡入帝出宮登煤山望見烽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還宮命分送太子永定二王子周奎田宏遇第以劍斫長平公主嘆曰汝何故生我家趣皇后自盡后卽承旨自經又斫殺妃嬪數人翌日昧爽內城亦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爲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千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以帛自縊于山亭遂崩太監王承恩縊于側李自成瓊笠縹衣乘烏駿馬入承天門僞丞相牛金星尙書宋企郊等騎而從登皇極殿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已知帝后崩自成命以官扉載出盛柳棺置東華門外百姓過者掩泣尋遷殯昌平州之士民率錢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三

募夫葬之田如墓內斬蓬藿而封之一切簡率明史贊曰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爲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卒驕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七年不遜聲色憂勤惕厲殫心治理而用非其人益以饋事乃復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按明季流賊禍變之烈當時言者追溯太祖開國之初渡江而南以強取弱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三

及渡河而北以飽取飢計改亭主其說謂天下大勢在東南固東南而財賦不得入北飽者飢強者弱而後西北可有也然當時實起於西北其起而爲賊者民也吏驅之也其因飢攫民之食以爲食飽在賊而飢在民也飢飽之勢反而強弱之分定強弱飢飽之在南北無定勢也民之轉強爲弱易飽爲飢出於理民之吏有定形也明之亡不亡於流賊而亡於縣吏之驅民爲賊賊之亡明非賊能亡明而亡於大吏之縱賊主撫主撫失機之大有三一悞於楊鶴再悞於

陳奇瑜三悞於熊文燦方李自成之初起也米脂大姓一廝奴耳主以無賴撻而逐之始亡入賊初依高迎祥渡河後始別爲一軍迎祥敗襲稱闖王流賊初起非有大志皆連歲大祲及裁驛不得食之遊民撫民之朱童蒙喬應甲貪財不卹民黠者起爲盜王嘉允王左掛高迎祥張獻忠乘之集衆劫掠村莊然其初非難辦之賊也如火始燃撲之易滅總軍楊鶴惡聞賊曰此飢民徐自定耳官吏希旨諱報賊益梟張洪承疇擊破王左掛走高迎祥敗賊平涼曹文詔絕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三

王嘉允餉道解河曲府谷之危嘉允以困死復分勦宜君清澗米脂合水諸賊大小數十戰關中巨盜略盡當是時賊已窮無所入而鶴受耀州之降已得復失既散仍聚於是張獻忠稱王於延安王自用犯澤潞結獻忠迎祥並渡河聚山西李自成自延綏往依之連營三十六衆號二十萬蓋自賊由陝蔓延入晉始旋撲旋起而不可治鶴主撫失機罪浮於論戍也羣賊之在山西者分道四出陷大寧隰澤壽陽諸州縣監軍中官楊朝進等臨陣先走賊益不憚而是時

張宗衡駐平陽許鼎臣駐汾州勒兵不擊關中兵赴援宗衡鼎臣爭欲從己檄調不一兵將無所適從賊乃乘間據磨盤出陷交城文水澤遼平順諸州縣焚掠幾遍嗚呼玩賊縱奸兒戲國事如宗衡鼎臣罪不容誅而懷宗初撤中人鎮邊又使監軍何哉曹文詔自陝入晉赴援屢敗賊軍賊復闖入西山大掠順德真定間大名副使盧象昇力禦之賊自邢台磨天嶺西下抵武安焚掠西北三府文詔會京營兵合勦數敗之當是時賊盡集河北盧象昇左良玉躡其後曹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三

督軍將士能立功于外者陳奇瑜之撫延綏也破賊于延水關至是督五省軍務賊犯均州鄖陽商南奇瑜檄陝西河南湖廣兵遏其四面偕象昇督將士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皆破之獻忠奔商洛蹙高迎祥李自成等入興安之車箱峽官軍塞其口當是時三軍拊手謂此天亡賊也而再循覆轍受偽降天下數十年痛心疾首之巨賊一旦出之樊籠資其糗糧縱使歸農比出峽而殺安撫官五十餘人屠所過七州縣長驅入關與獻忠復合兼略陽數萬之眾而不可制矣奇瑜獨何心使賊得而愚之左右得而賣之也逮繫論戍寧蔽厥辜自是以還賊禍蔓延西擊東出東逐西奔官軍兵寡備多輸餉不繼而賊每營數萬因糧宿飽馬一日夜馳數百里官軍馬少不能進賊復出關破汜水固始陷潁州由潁陷鳳陽焚陵寢獻忠東陷廬江屠巢無爲潛山太湖宿松等縣曹文詔邀擊于真寧之湫題鎮賊合圍而文詔死矣帝始命承疇總軍至是復命象昇辦東南承疇辦西北承疇破李自成於南陽屢敗迎祥迎祥偕自成

卷之三十二下

三

仍與獻忠合進攻洛陽象昇自湖廣帥師至合兵并  
擊敗之于確山賊南入滁州追擊之戰于朱龍橋賊  
連營俱潰屍咽滁水不流精銳幾盡張獻忠羅汝才  
竄入鄖陽商維山中陝撫孫傳庭斬賊首于商維擒  
高迎祥于盩厔之黑水峪賊始推李自成爲闖王獻  
忠糾羅汝才走湖廣李自成分道入蜀當是時賊突  
馳南北兵分力單糧運轉徙匱乏楊嗣昌倡四正六  
隅之議增兵加糧熊文燦懼賊議撫嗣昌陰主之新  
增勦餉多資以撫賊兵日餒賊益張民困於轉輸於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語

亦林於雙溝之敗求撫文燦遽爲疏請給六月餉授  
將軍銜子義勇關防獻忠屯穀城立關徵稅於漢沔  
之交汝才分屯房竹上保至驕縱不可復制穀城一  
反房竹並陷餉虎豢狼咆哮突出全楚十五家之賊  
連衡并部赤白幟交麾於前也使如戴東旻賊散難  
追合則易殄之議合郢鄂關隴之師於周法二百里  
內如檻羊奔獸一鼓而盡顧謀賊不從猶以孫傳庭  
敗賊闖靈銳進之師而檄止之也嗚呼自車箱縱賊  
以來賊雖突馳南北條走東西而洪承疇虛象昇孫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語

三鎮未割之前計改亭籌東南在史可法任事之時形勢各有不同要其原不在此陸稼書云力殺賊不如使民無作賊欲安民必先擇吏擇小吏必先大吏欲外臣公廉必先廷臣精白斯端本澄源之至論而無論形勢也

甲申變後李自成入大學士魏藻德等率百官進見山陰人右庶子陳鳳翔聞難趨入朝見自成方據御座鳳翔至殿前大哭出歸邸自縊死賊亦不問而囚繫大臣藻德謂其人曰今求死不得矣時羣臣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三

殉難者文臣則大學士范景文尚書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少卿吳麟徵右庶子周鳳朔左諭德馬世奇左中允劉理順檢討汪偉太僕寺丞申佳允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趙讓兵部郎中成德郎中周之茂吏部員外郎許直兵部員外郎金鉉員外郎竇丞烈中書宋天顯光祿寺署丞于騰雲兵馬司指揮姚成知州馮象乾凡數十人勲威宣城伯衛時

春惠安伯張慶臻新城侯王國興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鞏永固及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千戶高文采等皆同時死越三日己酉昧爽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陳演等率百官入賀演首勸進自成不許大改官制召見朝官以大僚多誤國彙囚繫之庶官則或用或否繫純臣藻德演及諸勲戚大臣等悉付劉宗敏營拷掠責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是時畿內府州縣俱降山東河南亦多附自成謂真得天命令牛金星等撰登極儀詠吉日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三

及自成升座忽若有神人擊之者座下龍爪鬣俱動自成恐亟下鑄金璽及永昌錢皆不就聞山海關吳三桂兵起益大沮喪謀歸西安

明史可法傳可法以副將史德威為後德威山西平陽府人史忠正公集後載黎士宏書閣部揚州殉節事言德威隨可法率兵數千騎守揚時高岐鳳等皆降史可法知事不可為呼德威哭而告之曰吾不能復生汝母死也德威伏地慟哭言公死國德威何敢偷生可法泣拜德威曰我以老母囑子我不負國子

忍負我德威泣拜受命持可法遺書藏城中旌忠寺  
復回擁可法下城戰可法死德威被執不屈軍中憐  
而釋之以全忠節德威遺命孝事太夫人求閣部  
骸不得葬衣冠於揚之梅花嶺下子孫世守奉祀不  
絕

崇禎中成德爲滋陽縣知縣德字元升霍州人崇禎  
四年進士除滋陽令性剛介清操絕俗疾惡若仇文  
震孟入都郊迎執弟子禮語刺溫體仁體仁聞而恨  
之兗州知府增餉額德固爭又嘗捕治其牙爪吏知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三六

府怒讒於御史禹好善好善體仁客也誣德貪虐逮  
入京滋陽民詣闕訟冤震孟在閣亦爲之稱枉德道  
中具疏極論體仁罪而震孟已被體仁擠而去之好  
善再劾德言其疏出震孟手帝不之究德母張伺體  
仁長安街繞輿大罵拾瓦礫擲之體仁悲疏聞於朝  
詔五城御史驅逐移德鎮撫獄治杖六十午門外戍  
邊崇禎十七年用御史詹兆恒荐起如臯知縣尋擢  
武庫主事以母老辭不允乃就道至則上言年來中  
外多故居官者爵祿迷心廉恥道喪陛下御極十七

年何仗節死義之寥寥也宋臣張栻有言仗節死義  
之臣當於犯顏諫諍中求之夫犯顏諫諍何難在朝  
廷養之而已表厥宅里所以伸忠臣孝子於生前殊  
厥井疆所以誅亂臣賊子於未死苟死敵者無功則  
媚敵者且無罪死賊者褒揚不亟則從賊者恬而不  
知畏也未幾城破不知帝所在旁皇廳事已趨至午  
門見兵部尙書張縉彥自賊所出德以頭觸縉彥胸  
且詈之俄聞帝崩痛哭持鷄酒奔東華門奠梓宮於  
茶棚之下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爲動奠畢歸家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三六

有妹年二十餘未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曰兄  
死妹請前德稱善哭而視其縊入別其母哭盡哀出  
而自縊母見子女皆死亦投縊死闔門死難  
崇禎甲申賊薄都城孟兆祥分守正陽門兆祥字允  
吉山西澤州人天啟二年進士累官至刑部右侍郎  
守正不阿以風節自勵至是分守京城襄城伯李國  
禎統京營軍稽月餉不予士無固志城陷兆祥曰社  
稷已覆吾將安之自經於門下長子章明字綱宜甫  
成進士兆祥揮之曰我死汝可去對曰君父大節也

君亡父死我何生爲乃投縶於父之側兆祥妻呂章明妻王相向哭既而曰彼父子死忠矣我二人獨不能死乎皆自縊兆祥贈刑部尚書諡忠貞章明河南道御史諡節愍

顧祖禹讀史紀要山西總論云天下之形勢山西最爲完固叔虞初封於唐不過百里之國其後并兼弱小漸以盛強獻公信驪姬之讒申生死而重耳逐當是時晉國之危不絕如綫以秦穆之才智而不能兼晉有之韓之戰旣已獲其君矣而卒不能入其國豈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罕  
惟喪君有君之義州兵爰田之制晉諸臣之才力皆足以抗衡於秦亦其國之險塞可憑依以爲固也及文公以晉霸而天下之征伐號令自晉出觀于服鄭懾楚晉之兵威遠及江漢矣襄公敗秦師於殺秦人報怨之師嘗欲甘心于晉自襄靈成景厲悼以及平公之世秦晉河上之戰前後以數十計然秦卒不能得志于晉當是時秦日以強穆康桓景諸君其材足以爭雄於中國而成周無恙東諸侯之屬不遂罹秦禍者不可謂非晉之大有造於天下也及三家分晉

晉非復春秋之舊矣而衛鞅言秦之與魏如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魏必東徙然後秦可據山河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是一魏猶足以難秦也蓋魏之強以河西安邑而韓之強則以上黨趙之強則以晉陽及雲中九原自魏去安邑都大梁而魏始弱矣秦惠文君時魏以河西之地盡入於秦而魏益弱秦昭襄二十一年安邑復入秦而魏遂不復振矣秦人旣得安邑乃謀韓之上黨秦拔上黨之後凡八年而韓遂入朝於秦又六年攻趙拔晉陽晉陽拔後十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罕  
九年而三晉竟亡矣嗚呼秦之能滅晉者以晉分爲三而力不足以拒秦也假使三晉能知天下之勢其于安邑於上黨於晉陽也如扞頭目而衛腹心也卽不能使秦人之不我攻必當使我之不可攻卽不能爲其不可攻必不可遂敵之必我攻合與國以爭之上也舉國以爭之次也於安邑於上黨於晉陽固尺寸之地卽爲其國延旦夕之命也奈何揖寇入門而不知割已肥敵而不悟使秦人得以坐待其斃乎然而秦自孝公以後萃六世之力而後能盡舉安邑上

黨晉陽之地亦不可謂不難矣漢都長安而太原雲中定襄皆屯宿重兵所以鎮撫北方也魏晉之際雁門以北盡皆荒塞而以并州爲重鎮及劉淵倡亂於離石關河以南悉被其荼毒晉室之禍自古未有也符堅之取燕也破壺關克晉陽乃一舉而入鄴拓拔魏起於北荒奄有恒代規取河北蠶食河南既又克統萬平遼東收姑臧縱橫四出無有當其鋒者及南徙洛陽而肩背之勢倒制于巨猾強藩矣是故六鎮跳梁于前爾朱憑陵於後高歡篡竊於終皆自隔遠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望

恒代階之禍也宇文氏與齊人爭於龍門玉壁之間材均勢敵卒不能越關河尺寸及周人克有平陽進拔晉陽而慕容之轍高齊復蹈之矣隋以漢王諒之亂列戍太原建置畱守唐公乘之引兵而西克臨汾渡龍門撫定關隴於是東鄉而爭天下勢如建瓴也劉武周資突厥之助盜據馬邑一旦越雁門而侵并晉太宗投袂而起奮其雄武亟削平之誠以并晉爲關輔之襟要臥榻之旁不可以假他人耳河北連兵太原如故故李郭藉爲根本得東向以滅安史唐末

李克用資之雖艱難孱弱卒能自振存勗夾河之戰不過十五年而梁之君臣函首以告先王矣石敬瑭據有晉陽卒易唐祚劉知遠繼之復承晉社其後劉崇以河東十州之地矯命者垂三十年以周世宗之英武宋太祖之雄略而不能奏芟除之烈也女真入雲中進陷朔代張孝純以太原拒守雲中之寇未敢南牧也及孤城覆沒敵勢益張遂速青城之辱迄于取河中渡臨晉而永興六路一時摧敗矣元末擴廓據晉冀太祖取之乃在克平元都之後蓋以上游之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望

勢係於山西也然昔人有言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北太行在南而武王伐之高幹不能以并州拒曹魏劉琨不能以并州制劉石靳準竊平陽而旋斃於劉曜楊諒起晉陽而卒蹶於楊素自古成敗相乘如轉圜然此又不可以形勢論矣顧祖禹論山西山川險要云并州東據太行南通懷孟西薄於河北邊沙漠其名山則有雷首底柱太行恒霍勾注五臺其大河則有汾沁外連黃河其重險則曰蒲津天井飛狐表裏山河北收代馬之用南資



鹽池之利因勢乘便可以拊天下之背而益其吭也大同于京師尤為建瓴之勢朝發白登暮叩紫荆往者土木之變敵雖深入郊圻賴大同倚其後故不能得志嗣是關門告警嘗以大同為鎖鑰之寄趙主父攘地至雲中九原遂欲直南襲秦咸陽秦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既又使蒙恬除直道自九原抵雲陽張儀之以秦脅燕也曰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唐范陽之亂李泌議遣安西西城之衆並塞東北自媽檀南取范陽然則左顧范陽右顧咸陽燕秦捷徑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四

姚興又分河東置并冀二州隋置十三部不詳所統唐貞觀初置河東道天寶初又置河東節度使於并州李克用石敬瑭劉知遠代有其地周廣順初劉崇據其地宋太宗平之仍置河東路而雁門以北則屬於契丹金人分河東北路治太原南路治平陽西京路治大同元亦分冀寧晉寧大同等路直隸中書省昔年有以宜復古九州服天下為言者蓋其時魏武領冀州牧復九州則冀所制廣大益闢其疆荀彧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兩幽并之地所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四

皆道出大同也明時切切於議屯議戍議轉輸而邊事日棘翁萬達上邊議謂山西大同太原皆與京師相表裏內外邊唇齒之勢不可疎守也

方輿紀要山西封域太原古并州戰國趙地亦兼韓魏之疆平陽故魏地潞安遼澤故韓地天文昂畢則趙分野秦置河東上黨代雁門雲中等郡漢武置十三州河東郡屬司隸靈帝時定襄雲中等郡皆空魏自陞以北皆棄之晉置并州壞於劉淵劉曜據平陽復陷於石勒符堅姚興赫連勃勃并於河東置并州

屯十三衛山陰馬邑二所置山西等處按察司分冀  
寧冀南冀北河東等四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  
治太原而行都司則分治於大同萬歷二十三年改  
汾州爲府山西始領五府三州

國朝因之康熙四年裁冀南冀北道雍正二年析太  
原之平定忻保德平陽之解絳吉隰爲直隸州以壽  
陽等縣分隸三年改置朔平寧武二府設右玉等縣  
六年陞澤蒲二州爲府設永濟鳳臺等縣而以大同  
府屬之蔚州歸直隸宣化府其廣靈等三縣仍隸大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哭

同八年又析蒲州府臨晉縣之南境設虞鄉縣於是  
山西省總領九府十州分治州縣九十有六其設險  
置守成敗得失之見於史冊者彙注於本郡之下使  
皆有考

太原府上古金天氏之裔子曰臺駘肇居太原陶唐  
爲冀之域處隸并州夏商省入冀周隸并州成王封  
弟叔虞於唐都晉陽子燮父更號晉春秋爲晉國戰  
國時屬趙秦置太原郡漢因之治晉陽屬并州東漢  
仍隸并州析廣武原平二縣屬雁門郡建安中省并

入冀魏復隸并州晉建太原國治晉陽惠帝永興後  
爲劉淵石勒所據北魏仍置太原郡隸并州治晉陽  
北齊置并州省建別宮於晉陽周平齊置并州六府  
後置總管廢六府隋開皇二年置河北道行臺九月  
改爲總管府大業初州廢爲太原郡唐武德元年改  
爲并州總管府三年廢四年復置總管其年改爲上  
總管五年又改代石二總管其年改上總管爲大總  
管六年又改朔州總管七年改爲都督府龍朔二年  
進爲大都督府天授元年置北都兼都督府開元十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哭

一年又置北都改并州爲太原府天寶元年改北都  
爲北京五代唐莊宗建西京又改北京軍曰河東宋  
太平興國四年平北漢降爲緊州軍事毀其城徙治  
榆次縣七年徙治唐明監領河東路經略安撫使至  
和元年以并州爲太原府元豐爲次府太觀元年升  
大都督府金初改軍曰武勇復名并州太原郡隸河  
東軍總管府置轉運司元太祖十一年立太原路總  
管府大德九年改冀寧路隸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  
司明初改爲太原府置太原左右前三衛萬歷中改

汾州爲府割永寧寧鄉臨縣分屬始統州五縣二十國朝因之雍正二年析平定州忻州代州保德州爲直隸州又析樂平壽陽盂縣入平定州定襄靜樂入忻州五臺崞縣繁峙入代州河曲興縣入保德州八年仍以興縣屬府於是太原府統州一縣十一方輿紀要太原府控山帶河踞天下之肩背爲河東之根本周封叔虞于此其國日以盛強藩屏周室者幾二百年迨後趙有晉陽猶足拒塞秦人爲七國雄秦莊襄王二年蒙驁擊趙定太原趙亡始於此漢高二年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吳

宇文侵齊議者皆以晉陽爲高歡創業之地宜從河北直指太原周用其策而覆高齊隋仁壽末漢王諒起兵晉陽遣其黨余公理出太谷趨河陽綦良出滏口趨黎陽劉建出井陘略燕趙喬鍾葵出雁門略代北又遣裴文安等入蒲津徑指長安尋爲楊素所破敗大業十三年李淵以晉陽舉義遂下汾晉取關中唐武德二年劉武周自馬邑南侵其黨苑君璋曰晉陽以南道路險隘懸軍深入無繼于後進戰不利武周不聽而敗時世民言于唐主曰太原王業所基國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吳

梁遂亡于晉矣石敬瑭畱守晉陽遂易唐祚而使劉知遠居守開運初郭威謂知遠曰河東山川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霸王之資知遠果以晉陽代有中

原劉崇以十州之衆保固一隅周世宗宋太祖之雄武而不能克也宋太平興國四年始削平之亦建爲

軍鎮劉安世曰太祖太宗嘗親征而得太原正以其控扼遼夏下瞰汴京纜數百里棄太原則長安京城

不可都也及靖康之禍金人要割三鎮地李綱等以河北河東爲國之屏蔽張所亦言河東爲國之根本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辛

不可棄時張孝純固守太原女真攻之不能克及太原陷敵騎遂長驅而南矣蒙古蹙金汴京亦先取其

河東州郡明初攻擴廓於太原別軍出澤潞而徐達引大兵自平定徑趨太原戰于城下擴廓敗走於是

太原以下州郡次第悉平太原爲河東都會關河北用武之地也

平陽府堯所都以地在平水之陽故名春秋屬晉戰國屬魏秦爲河東郡地漢因之魏析河東置平陽郡

晉因之劉淵稱漢建都於此後魏真君四年置東雍

州太和十八年罷改置平陽郡孝昌中兼置唐州建義元年改晉州東魏北齊晉爲重鎮後周置總管府

隋開皇間府廢改平陽爲平河郡大業初置臨汾郡義寧二年復改平陽郡唐武德元年改爲晉州三年

置總管府管晉絳沁呂四州貞觀六年廢都督十二年徙治平陽古城天寶元年改州曰平陽郡爲望郡

乾元元年復爲晉州平陽郡治臨汾屬河東道後梁開平中置定昌軍以節度使領之尋改建寧軍後唐

同光初改建雄軍宋初仍名晉州爲望州置建雄軍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壬

節度政和六年八月陞爲平陽府屬河東路靖康後入於金金初爲次府仍置建雄軍節度使屬河東南

路天會六年陞總管府置轉運司爲上府興定二年十二月降爲散府元初置平陽路總管府爲上府大

德九年改晉寧路領錄事司洪武二年復改平陽府隸山西布政司領州六縣二十九萬歷二十三年陞

汾州爲府割靈石縣隸焉四十二年又以石樓縣隸汾州易靈石隸府領州六縣二十八

國朝因之雍正二年析蒲州解州絳州吉州隰州爲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壬

州太和十八年罷改置平陽郡孝昌中兼置唐州建義元年改晉州東魏北齊晉爲重鎮後周置總管府

隋開皇間府廢改平陽爲平河郡大業初置臨汾郡義寧二年復改平陽郡唐武德元年改爲晉州三年

置總管府管晉絳沁呂四州貞觀六年廢都督十二年徙治平陽古城天寶元年改州曰平陽郡爲望郡

乾元元年復爲晉州平陽郡治臨汾屬河東道後梁開平中置定昌軍以節度使領之尋改建寧軍後唐

同光初改建雄軍宋初仍名晉州爲望州置建雄軍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壬

節度政和六年八月陞爲平陽府屬河東路靖康後入於金金初爲次府仍置建雄軍節度使屬河東南

路天會六年陞總管府置轉運司爲上府興定二年十二月降爲散府元初置平陽路總管府爲上府大

德九年改晉寧路領錄事司洪武二年復改平陽府隸山西布政司領州六縣二十九萬歷二十三年陞

汾州爲府割靈石縣隸焉四十二年又以石樓縣隸汾州易靈石隸府領州六縣二十八

國朝因之雍正二年析蒲州解州絳州吉州隰州爲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壬

州太和十八年罷改置平陽郡孝昌中兼置唐州建義元年改晉州東魏北齊晉爲重鎮後周置總管府

隋開皇間府廢改平陽爲平河郡大業初置臨汾郡義寧二年復改平陽郡唐武德元年改爲晉州三年

置總管府管晉絳沁呂四州貞觀六年廢都督十二年徙治平陽古城天寶元年改州曰平陽郡爲望郡

乾元元年復爲晉州平陽郡治臨汾屬河東道後梁開平中置定昌軍以節度使領之尋改建寧軍後唐

同光初改建雄軍宋初仍名晉州爲望州置建雄軍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壬

節度政和六年八月陞爲平陽府屬河東路靖康後入於金金初爲次府仍置建雄軍節度使屬河東南

路天會六年陞總管府置轉運司爲上府興定二年十二月降爲散府元初置平陽路總管府爲上府大

德九年改晉寧路領錄事司洪武二年復改平陽府隸山西布政司領州六縣二十九萬歷二十三年陞

汾州爲府割靈石縣隸焉四十二年又以石樓縣隸汾州易靈石隸府領州六縣二十八

國朝因之雍正二年析蒲州解州絳州吉州隰州爲

直隸州又析臨晉猗氏萬泉榮河隸蒲安邑夏縣平陸芮城垣曲隸解州太平襄陵河津稷山隸絳州鄉寧蒲縣隸吉州汾西大寧永和隸隰州七年以聞喜絳縣隸絳州易太平襄陵隸府九年析隰州之汾西仍隸焉於是平陽府統州一縣十一方輿紀要府東連上黨西界黃河南通汴洛北阻晉陽宰孔所云景霍以爲城汾河涑澮以爲淵而子犯所謂表裏河山者也戰國時魏有其地秦商鞅言於孝公曰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魏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嚮以制諸侯秦漢以降河東多事平陽常爲戰地曹魏置郡于此襟帶河汾翼蔽關洛推爲雄勝杜畿云平陽披山帶河天下要地是也晉室之亂劉淵竊據其地縱橫肆掠迄至五胡迭興羌戎繼起平陽居必爭之會鋒鏑之慘固不能免及周齊相爭平陽如射的然齊盧叔虎嘗謂其主演曰今宜立重鎮于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地日使窮蹙彼若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爲我敵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下

五

也其後周王邕伐齊乃曰前出河外直爲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先克之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矣及晉州拔齊遂不可復固唐起義師亦先入臨汾乃西指關中柳宗元曰晉之故封太行倚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蓋地大力強所以制關中之肘腋臨河南之肩背者常在平陽也朱温爭河中先取晉絳克用遂不能與抗劉知遠自河東定汴洛亦自晉陝而東及女真蒙古之內入亦先平陽而後及關洛平陽之形勝顧可疎忽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下

五

蒲州府虞爲舜都春秋時屬魏後屬晉秦爲河東郡蒲坂縣漢因之王莽更名曰北陽縣曰蒲城東漢魏晉仍舊後魏河東郡治蒲坂神麌元年置雍州延和元年改秦州太和中罷天平初復領河東北鄉二郡後周改郡曰蒲州隋開皇初郡廢州存十六年析蒲坂置河東縣大業初復置河東郡併蒲坂縣入焉義寧元年胥治桑泉唐武德元年置蒲州治桑泉縣二年置總管府管虞秦絳邵澮六州三年徙蒲州治河

東縣仍置總管府九年置都督府尋罷開元八年置  
中都改蒲州爲河中府其年罷中都仍爲蒲州又與  
陝鄭汴懷魏爲六雄十二年昇列四輔爲上輔天寶  
元年仍改爲河東郡爲赤部乾元元年復爲蒲州三  
年四月置河中府元年建卯月又爲中都元和三年  
復爲河中府隸河東道五代胥爲蒲州梁置護國軍  
節度使宋仍名河中府爲次府治河東縣隸陝西路  
仍置護國軍節度使兼提舉解州慶成兵馬巡檢事  
金天會六年降爲蒲州置防禦使天德元年升爲河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二下

五

中府爲散上府仍護國軍節度使大定五年置陝西  
元帥府隸河東南路元隸晉寧路治河東縣憲宗在  
潛邸時置河解萬戶府領河解二州而河中府領錄  
事司至元三年罷萬戶府併錄事司入河東縣八年  
割解州隸平陽路明洪武三年復爲蒲州以河東縣  
省入隸平陽府

國朝因之雍正二年改直隸州析平陽府之臨晉榮  
河萬泉猗氏四縣來屬六年 題陞爲府設附郭永  
濟縣八年又分臨晉之南設虞鄉縣治于是蒲州府

統六縣方輿紀要蒲州控據關河山川要會爲秦晉  
爭衡之地魏不能保河東三晉遂折而入于秦漢以  
三河並屬司隸爲畿輔重地河山之會爲天下襟喉  
故曹孟德云河東天下之要會也劉淵據平陽而蒲  
坂尙爲晉守關中得以息肩至趙染以蒲坂降劉聰  
而關中不守由失蒲坂也劉曜據關中以蒲坂爲重  
鎮其後苻姚之徒皆以重兵戍守赫連氏因之拓跋  
魏爭關中先奪其蒲坂及赫連定復據長安又急戍  
蒲坂以扼之而夏不復振楊侃言河東治在蒲坂西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 下

五

通河滬其封疆多在郡東是也西魏東窺蒲坂來附  
宇文泰遂進軍略定汾絳及東魏來爭藉蒲坂以挫  
其鋒唐安史之亂郭子儀以河東居西京間扼賊衝  
要乃自洛交渡河趨河東龔居其城大歷初元載議  
建中都于河中總水陸之形勢與關中爲表裏朱全  
忠欲先取河中以有河中則河東不能與長安相聯  
絡旣而全忠自汜水渡河出聞喜舍山路龔取晉絳  
以兵守之扼河東援兵之路克用不能進河中遂陷  
蓋由太原西南至汾州歷晉絳至河中千里而遙援

兵縱由捷經得進而晉絳扼其衝遮前險守後要進不得援河中退不得歸太原故得勝也金元之取關中也完顏訛可謂河中背負關陝南阻大河爲戰守要資石天應亦云河中自古用武之地北連汾晉西度同華起漕運以通饋餉則關中可克期而定明取河中而後入關河中爲襟要之地振古如茲也

汾州府古西河地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屬太原郡漢武帝元朔四年置西河郡南部都尉治後漢建武十年省定襄郡徙其民於西河和帝二年置屬國都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五

尉魏置西河郡治茲氏晉屬西河國北魏爲西河郡太和八年治茲氏城孝昌中移汾州治西河北齊置南朔州後周改介州隋開皇初廢西河郡大業初復治隰城縣唐武德元年以介休郡爲介州西河郡爲浩州三年改浩州爲汾州班望州貞觀元年省介州以介休平遙二縣來屬天寶元年改西河郡乾元元年復爲汾州上元元年九月改隰城縣爲西河五代晉爲汾州宋爲汾州西河郡軍事班望州金爲上州天會六年置汾陽軍節度使後又置河東南北路提

刑司元初立汾州元帥府割靈石縣隸平陽路之霍州後廢府至元二年復行州事明萬歷二十三年陞爲汾州府治汾陽縣割太原臨縣永寧州寧鄉平陽靈石縣隸焉四十二年以石樓易靈石隸平陽

國朝因之統州一縣七方輿紀要府控山帶河肘腋秦晉戰國時秦趙相持往往角逐於此東漢之季西河尤爲多事迨劉淵竊據中原禍亂自西河始周齊爭勝於河汾間郡嘗爲兵衝隋大業末唐乾符後太原南指以州爲中頓平陽北向以州爲啟途北漢保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五

河東州尤爲肘腋重地宋人於嵐石隰三州以沿入河皆置城戍關杜河外入麟府路以扞夏人蓋西北有事府爲必備之險府西北美稷城本治故勝州西後漢以寇亂南徙五百餘里卽此城也後又移牧師治於府境其地廣斥若水草宜畜牧自古爲邊守之要地也

大同府陶唐冀州之域虞分并州夏商復屬冀周隸并州春秋爲北狄所居戰國時屬趙漢初屬代王國後爲平城縣屬雁門郡魏隸新興郡晉屬雁門郡劉

琨表封猗盧爲代王都平城北魏道武帝天興元年  
定都平城爲代都置司州太和中置司州牧代尹及  
遷都洛邑改萬年又置恒州天平二年置代郡北齊  
文宣帝廢州爲恒安鎮開皇初隸朔州總管府大業  
初廢隸馬邑郡唐爲雲州下都督府武德六年置  
北恒州七年廢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徙雲  
州定襄縣來治永淳元年廢雲州及縣徙民朔州開  
元十八年復置雲州改定襄爲雲中縣天寶元年改  
雲中都乾元元年復爲雲州後置大同軍節度使後  
晉乘蒐略卷之三一二下 堯

唐同光三年復以雲州爲大同軍節度使晉高祖割  
山前代北地入遼遼重熙十三年升爲西京府曰大  
同治大同縣宋宣和三年始得雲中府金尋取之復  
名西京皇統元年以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  
天德二年置都總管府後更畱守司又置轉運司提  
刑司元和爲西京置警巡院至元二十五年改大同  
路置錄事司明改爲大同府西置七衛所東置四衛  
國朝因之雍正三年改寧武衛置寧武府右衛置朔  
平府析朔州馬邑隸朔平陽高天鎮二衛均改爲縣

隸大同六年以蔚州隸宣化府大同府統州二縣八  
方輿紀要大同府東連上谷南達并恒西界黃河北  
控沙漠居邊隅之要害爲京師之藩屏史記趙襄子  
踰勾注破并代以臨胡貉卽此地也秦恒指此以脅  
燕趙漢亦遣將屯軍於此以攘却匈奴後漢末棄爲  
荒徼中原事變見端于此拓跋猗盧從劉琨得陜北  
地建都於此并有中夏後棄代北而遷河洛及六鎮  
之亂魏以覆亡唐建設軍屯以藩衛河東范陽之亂  
郡亦被其侵軼咸通以後四郊多壘沙陀桀黠于此  
晉乘蒐略卷之三一二下 堯

其後遂專制河東李克用復出此以并有盧龍蓋燕  
代間必爭之地也石晉歸其地于契丹宋不能復有  
遂基靖康之釁女真之亡遼蒙古之亡金皆先下大  
同燕京不能復固矣明都燕以郡爲肩背之地鎮守  
攸重正統末恃以挫狡寇之鋒石亨言大同士馬甲  
天下自昔用武地也邊防攷大同川原平衍三面臨  
邊多大舉之寇明初置大同陽和東勝諸衛又設大  
邊二邊爲并蔽修築山西烟墩東起天成衛北榆林  
口直抵朔州援會口西路自朔州北忙牛嶺直抵東



勝路黃河西岸灰溝村是時雲內豐州悉爲內境邊關寧謐者數十年永樂初東勝二衛移置永平遵化自是防維漸疎正統間釁孽間作于是雲川玉林并入左右衛雲內豐州之民悉遷應朔二州兩邊數百里地遂成甌脫自是寇患日棘嘉靖十八年築洪賜等內五堡二十三年又築鎮羌等外五堡次城靖鹵次城威胡次城新平一帶城堡而全鎮之保障稍備二十五年增築邊牆延袤五百餘里三十七年又增築雲岡等六堡自是以後增堡繕城畫邊置戍益嚴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下

三

益密萬歷八年築大邊五百六十餘里又築三門馬營樺門等堡而後綢繆庶無餘策然明初全算已失之矣尋分雲中雲東雲西等路並稱險要而中路之北東路北西路尤近寇門新平孤懸絕塞界宜大兩鎮之衝平鹵西連老營與偏關接壤爲套寇東涉之境防禦尤切云

澤州府以獲澤得名明加築城周七里有奇有門三北面無門以州治晉城縣省入改隸山西布政司方輿紀要澤州禹貢冀州地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

趙秦屬上黨郡漢爲上黨河東二郡地後漢及魏晉因之後魏置建州隋改建州爲澤州宋金元因之州山谷高深道路險窄戰國時秦爭韓魏往往角逐于此自兩漢之季以迄晉室之衰自晉陽而爭懷孟由河東而趨汴洛未有不以州爲孔道者後魏都洛道其末也河北多事高都長平恒爲戰場隋末竇建德與唐相持於虎牢其臣凌敬謂宜取懷州河陽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是也唐之中葉澤潞一鎮藉禁制山東說者謂州據太行之雄固實東洛之藩垣五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下

三

代時晉王存勗敗梁人于潞州進攻澤州梁將牛存節自天井關馳救曰澤州要害不可失也旣而梁爭上黨往往駐軍澤州顯德初周主敗北漢兵於此而河東之勢日蹙宋初李筠起兵澤潞間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陽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而敗蓋太行爲河北之屏障而州又太行之首衝羣峯周圍絕險千里說苑所稱固塞險阻地也

潞安府本黎地左傳棄仲章而奪黎氏地是也明初定山西由澤潞而北故定鼎後增修城垣首有事於此方輿紀要潞安府禹貢冀州地商周時爲黎國後爲赤狄潞子國晉滅之其地入于晉戰國初爲韓之別都後屬趙秦取之置上黨郡兩漢魏晉皆因之唐置昭義軍五代梁改匡義軍後唐曰安義軍晉復曰昭義軍宋升爲隆德府金元復爲潞州至是升爲潞安府府據高設險爲兩河要會自戰國以來攻守重地也秦盡韓魏上黨太原制齊楚三晉之命荀子曰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空

韓之上黨方數百里而趨趙不能當也故秦奪之漢初韓信收上黨乃下井陘東漢初馮衍遺上黨守田邑書上黨四塞之國東帶三關謂上黨壺口石陘也燕皇甫真告其主暉曰苻堅有窺上國之心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蓋洛陽太原鄴都之外屏而壺關則肘腋之備也時申紹亦言宜移戍并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暉皆不能用旣而苻堅命王猛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趨鄴時燕都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也李抱真言山東有變上黨常爲兵衝杜牧亦言澤潞肘京洛而履河津倚太原而跨河朔語其形勢不特甲于河東一道而已五代梁圍潞州晉王存勗曰上黨河東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宋靖康初粘沒喝圍澤州种師中請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王應麟曰上黨于河北常爲兵衝者以東下壺關則至相州南下太行則抵孟州也明平太原從澤潞進上黨誠自古必爭之地矣

絳州明廣其城以正平入焉方輿紀要絳州春秋時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空

爲晉戰國屬魏秦漢屬河東郡魏晉屬平陽郡後魏置東雍州及正平郡東魏及高齊因之後周改爲絳州隋改爲絳郡唐亦曰絳郡宋因之金仍爲絳州置絳陽節度升爲晉安府元明復曰絳州城周九里有奇門二州控帶關河翼輔汾晉據河東之肘腋爲戰守之要區馬燧攻李懷光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猗氏永樂進逼河中而懷光危朱温取晉絳以扼河東援兵之路而王珂陷五代周備此而河東却金人屯此而關中傾地所係綦重王應麟云畢萬始

封魏卽河中之永樂後周改芮城置永樂郡後仍省入芮城

朔州趙之邊地明初以故城垣損因舊改築今州治漢馬邑縣地皇輿全覽考證遼史地理志朔州順義軍下節度本漢馬邑縣地元魏孝文帝始置朔州在今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葛榮亂廢高齊天保六年復置在今州南四十七里新城八年徙馬邑卽今城也方輿紀要朔州以北故林胡地戰國時入於趙秦爲雁門代二郡地漢初屬韓國尋屬定襄雁門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下

二郡後漢屬雲中雁門二郡建安中爲新興縣地晉懷帝時以猗盧封代公徙馬邑卽其地也後魏爲懷朔鎮地東魏改置朔州隋置朔州總管府尋又改爲馬邑郡唐復置朔州天祐末置振武軍於此遂改爲順義軍宋曰朔寧府元屬大同路明初以州治鄯陽縣省入屬大同府州西距洪河北臨廣漠壯雁門之藩衛爲雲中之唇齒屹然北峙全晉之巨防史記圍韓王信於馬邑故城馬邑郡舊置朔州治鄯陽卽今理也

代州恒山在其南雁塞在其北上谷在東是其地也洪武二年廢代州爲縣八年復曰代州方輿紀要代州春秋時晉地戰國時趙地秦爲太原雁門二郡之境兩漢魏晉因之後魏亦在雁門郡地後周移肆州治此隋改爲代州唐曰雁門郡置雁門節度治此五代屬北漢宋仍曰代州金曰振武軍元仍曰代州明復代州如故州外壯大同之藩衛內固太原之鎖鑰根抵三關咽喉全晉向以山川扼塞去邊頗遠稱爲腹裏自東勝棄而平雁剝膚河套失而偏老震鄰矣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

下

嘉靖中晉事日棘太原建爲重鎮州尤爲唇齒要地三關內邊東起平刑關石窰砦西抵樺林堡老牛灣延袤千餘里分爲三路寧武關爲中路雁門關爲東路偏頭關爲西路東路則雁門平刑之寇家梁廣武站寧武關之陽方口皆爲衝要然寇從平虜衛而下猶有大同爲外蔽惟西路偏頭關突出虜地雖有老營堡水泉營相爲犄角而形勢單外西接套虜僅隔一水冬春之間冰堅可渡也蓋東勝去偏關僅三百里無東勝則敵之來路益多偏頭危迫自州以南皆

不得安枕矣東勝不守河套不復代州之患與雲朔並切也今州城爲上館城陰館舊城爲下館牽招爲雁門太守繕治陘北下館城置屯戍以別內外東魏武定三年高歡娶於柔然親迎於下館卽故陰館城也雁門山與勾注岡隴相接邊防考雁門關城洪武七年築周二里有奇嘉靖中增修萬歷二十五年復築修自古稱雁門形勢甲于天下然廣武當四達之衝寇從大同左右衛而入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之患亟西越白草溝則夾柳樹鵬窠梁之備切嘉靖時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一下

癸

寇嘗兩次入犯皆由白草溝寇家梁而出近建寧邊樓于關外威遠樓于山嶺益以戍兵盡杜其山梁窺伺之隙雁門庶可無旁越之虞矣朔平府周隸并州春秋爲晉之北鄙漢介雲中定襄雁門郡地而定襄爲多後漢建武間定襄郡省徙其民於西河魏晉隸新興郡劉琨表封猗盧爲代公居馬邑地屬焉元魏置懷朔鎮於定襄故城又改朔州後廢北齊徙朔州城於馬邑又置北道行臺後周置總管府隋大業中改朔州爲馬邑郡唐仍置朔州後

唐莊宗於朔州置振武軍明宗於馬邑置寰州遼於朔州置懷義軍又置開遠軍清寧初改雲內州胥隸西京道宋徽宗時改朔州爲朔寧府尋屬金仍遼舊隸西京路元隸大同路明以朔州隸大同府領馬邑縣洪武二十五年設定邊鎮朔二衛尋省調大同左右二衛實之屬大同府正統十四年盡徙邊外諸衛於內地以玉林衛併入右衛名右玉林衛以雲川衛併入左雲衛名左雲川衛成化十七年又設平魯衛國朝雍正三年陞右玉林衛爲朔平府設右玉左雲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癸

平魯三縣治又以大同府屬之朔州馬邑來屬於是凡統州一縣四府東界左衛西訖邊牆南抵懷仁縣北至殺虎口堡西南至威遠城東北至破虎堡皆逼近沙漠孤懸邊外雲陽牛心黃土紅土諸堡以爲聲援府南崇山聳峙形如華蓋高百仞卽賀蘭山宋咸平初李繼遷犯河東西境知石州韓崇訓追襲至賀蘭山而還西北大青山東接察罕兒界迤北而西直抵襖兒都司以黃河爲界北有數口胥通大漠高百餘仞袤三百餘里廣百餘里中產松柏材木望之蒼

翠似畫屏其南美水草宜畜牧中外皆倚以爲利

寧武府周王會圖有樓煩國戰國時屬趙秦屬雁門郡漢爲太原雁門二郡地魏晉胥隸新興郡北魏爲朔州廣寧郡神武郡地隋爲馬邑郡神武縣樓煩郡靜樂縣地唐武德四年置管州乃析置汾陽六度二縣五年曰北管州六年州廢並省汾陽六度入靜樂隸嵐州樓煩郡龍紀元年李克用於樓煩監表置憲州統樓煩元池天池三縣五代宋太平興國五年置寧化軍統寧化縣金大定二十二年陞爲州仍統寧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亥

化縣元太祖十六年以嵐州之寧化樓煩併入憲州明初置寧化守禦所成化二年立寧武關置守備嘉靖十九年以寧化所隸焉二十二年置三關鎮守總兵官駐寧武府

國朝爲寧武營雍正三年改設寧武府統縣四府北接朔州南通靜樂寧武關據險扼吭屹爲保障關東北楊方堡尤當衝要西北蘆芽山層巒疊嶂峻削壁立山林深密奸匪往往依阻其中又北管涔山東與燕京山相屬西與林溪山盤曲相連山形中高左右

卑如山字其山重阜修巖有草無木下有龍池爲汾河源遼占天池廟韓琦以襄所求修廟檄正之府北神池縣後唐太祖生神武川之新城是其地其南爲兒嶺總兵陳鳳追俺答兵至此北漢建偏頭砦於韓光嶺遼置武寧縣皆在所屬偏關境內嘉靖中俺答由馬鞍入老營遊擊梁平等敗沒夏人屯兵於可敦館金宗翰遣婁室戍朔州明李文忠北征憇兵駱駝山皆其地也鄭曉圖雁門三關之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略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皆與寧武諸山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亥

相爲表裏也

平定州漢置上艾縣屬太原郡後漢屬常山郡晉屬樂平郡後魏改曰石艾隋初屬遼州尋屬受州後改歸并州天寶初改曰廣陽宋置平定軍金改軍爲州元因之明亦曰平定州

國朝因之雍正二年升爲直隸州析太原府孟縣壽陽隸焉州東迫常山扼井陘之重險西馳汾曲據太原之上游前控漳滏後距勾注山川環繞道路四通居然雄勝并冀有事必爭於此州有上下兩城上卽

韓下趙之榆關故寨下卽宋太宗所築之新城州東北八十里葦澤關卽唐之承天軍至德初史思明寇太原李光弼殲之於廣陽是也州西有山曰嘉山宋開寶二年伐北漢太祖度契丹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韓重斌倍道赴之重斌先陣於嘉山契丹自平定西入見旗幟大駭重斌急擊大破之州屬樂平縣古沾縣也建興四年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於沾城劉琨救之爲勒所敗樂平陷并州亦降於勒縣東臯落山卽晉侯使太子申生代東山臯落氏之地山下有臯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丰

落墟州西北平潭城世傳趙簡子築附近廢受州城唐因故跡修築州東九十里故關道出井陘之要口皆巖疆也

沁州春秋晉銅鞮邑後屬韓又屬趙秦漢皆上黨郡地晉銅鞮縣隸上黨北魏隸綿郡建義元年置義寧郡隋開皇中省甲水縣入焉置沁州義寧初置義寧郡領沁源銅鞮綿上唐武德初析銅鞮置甲水縣後省顯慶中銅鞮改隸潞州天寶初改爲陽城郡乾元初復爲沁州宋建威勝軍金隸河東南路天會中仍

爲沁州元光初升爲節鎮軍曰義勝元隸晉寧路至元中省錄事司武鄉縣入焉洪武初省銅鞮縣入州萬歷中改屬汾州府今仍爲直隸州銅鞮案其前龜山奠其後當并代澤潞四達之衝左傳成公九年鄭伯如晉晉人執之銅鞮鄭子產謂銅鞮之宮數里是也高帝八年周勃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唐大順初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李克用旣得邢洛磁三州將圖河朔令克恭選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至銅鞮小校馮霸劫其衆循山而南至於沁水五代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三

李存賢爲沁州刺史先時沁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而寓居存賢至謂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爲乃復城故州太平興國初於縣之亂柳石園中置威勝軍州治舊名亂柳寨梁開平二年晉將周德威解潞州之圍退保亂柳及後唐清泰末趙德鈞合澤潞兵屯亂柳皆據險爲守也

忻州秦漢爲太原郡地後漢末爲新興郡惠帝改晉昌郡後魏置肆州後周徙州於雁門郡隋置忻州因忻口爲名大業初屬樓煩郡唐武德初復曰忻州天

寶初曰定襄郡乾元初復爲州元初改爲九原府尋復故明初以州治秀容縣省入仍曰忻州今因之土地記漢高出平城之圍還軍至此六軍忻然因名五代史周世宗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援路周顯德初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爲北漢之援周符彥卿入忻口契丹退保忻口遊騎時至忻州城下武經總要忻口皆有泉水太平興國中築城北唐林縣居兩口山之口舊築堡山上萬歷中環發以石險固可守九域志秀容縣有忻口若今半爲民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三

居其半築室爲戍守之所又州北猫寨明正統末北寇深入官軍拒守於寨口寇不能陷亦扼險之地遼州禹貢冀州地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秦屬上黨郡兩漢因之晉爲樂平郡後魏因之隋屬遼州唐改置遼州於此又改爲箕州復改爲儀州中和三年復爲遼州五代因之宋仍曰遼州金元屬平陽路明初以州治遼山縣省入仍曰遼州州居太行絕頂五代唐與梁爭邢洛自晉陽踰太行州當衝要州西北平都城趙簡子所立東魏武定末高洋謀受魏禪

自晉陽擁兵而東至平都城卽此周廣順九年北漢劉崇發兵屯黃澤嶺謀窺邢趙周亦遣將陳思讓成磁州扼黃澤路是也州屬榆社漢涅縣地故城在縣西唐會昌三年河中帥劉沔討劉稹壁於榆社劉稹遣其黨康良佺等守石會關良佺爲河東帥王逢所敗棄關退屯三十里守榆社之鼓腰嶺石會關在榆社西北又西卽武鄉之昂車關爲扼要之處會昌四年太原軍亂石會守將楊珍復以關降稹尋復取之五年潞州軍亂李德裕請名河東帥王宰守石會關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二下 三

且分兵守潞州四境亂尋定又光化二年將氏叔琮自馬嶺關西侵爲河東將周德威所敗引還德威追之出石會關叔琮復敗走五年朱全忠大舉攻河東分遣其將氏叔琮拔澤州降潞州進趨晉陽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攻晉陽不克叔琮復自石會關引歸又自晉州敗河東軍長驅圍晉陽不克引還河東將李嗣昭等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旗旌於高岡之顛嗣昭等疑有伏兵引去唐同光初梁人謀分道攻唐以號潞澤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不果清

泰三年契丹救石敬瑭至太原圍唐兵於晉安寨遊騎至石會關漢初以契丹既去汴欲自石會關趣上黨不果周顯德五年潞州帥李筠擊北漢石會關拔其六寨關蓋澤潞北走晉之徑道也州北九十里和順縣春秋晉大夫梁餘之食邑也箕山左拱禪山右伏南臨漳水北接晉陽環地皆山環山皆水唐河東節度劉沔以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討劉稹其東萊榆嶺關在太行山頂與黃澤石會諸關同爲五代以來河東守險之地也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下

七

永寧州春秋時白翟地戰國初爲趙之離石後爲秦魏二國之境秦屬太原郡西漢屬西河郡晉屬西河國劉淵倡亂于此後周石勒置永石郡後魏爲離石鎮北齊改爲離石郡唐復爲石州宋因之金元屬太原府明爲永寧州屬汾州府州重山合抱大川四通控帶疆索鎖鑰汾晉誠要區也邊防考州西踰黃河卽延綏邊地北邊偏老最屬要衝而黃蘆嶺尤爲險阻嘉隆之間往往被寇州境爲其蹂躪防維不可不密景泰元年修州城因故城加築周九里有奇方輿

紀要今州治離石舊縣戰國時趙邑也周赧王三十四年秦取蘭離石此卽離石地漢初破匈奴追至離石匈奴復聚兵樓煩是也蘭縣故城在州西屬西河郡晉書永興元年成都王穎拜劉淵爲北單于都於離石尋遷左國城城在州東北二十餘里離石在州東關北隅州東北有山曰劉王暉劉淵都離石時經此州西北阜狼故城戰國策智伯請阜狼之地卽此州西北八十里黃蘆嶺東魏武定初高歡出軍襲山部以斛律金爲南道出黃蘆嶺自出北道赤磎嶺合

晉乘蒐略

卷之三十一下

七

擊大破之赤磎嶺卽離石山魏永熙二年竇泰自晉陽襲爾朱於秀容追破之於赤磎嶺州城內永安鎮大歷中置鎮將於石州以綏御黨項會要云黨項部落曰野利越討野利龍兒野利厥律兒黃野海野宰等居慶州號東山部夏州號平夏部代宗永泰後皆徙石州因置鎮統之居內外之交撫馭良不易也解州本兩漢河東郡之解縣晉因之後魏改曰安定西魏曰南解後周改曰綏化唐初曰解縣貞觀中省解縣入虞鄉後復置屬河中府北漢於縣置解州屬



河東道宋改屬陝西永興軍路金屬河東南路元屬  
晉寧路明初以州治解縣省入亦曰解州方輿紀要  
州西北曰城春秋晉大夫臼季邑晉文公取曰衰臨  
晉之舊解縣也括地志解縣東北濁澤卽涿水史記  
趙武侯二年伐魏取濁澤魏世家惠王初立韓懿侯  
趙成侯合兵伐魏戰于濁澤大破之是時魏都安邑  
故交兵於此五代史朱友珪遣康懷英將兵五萬擊  
朱友謙晉王出晉澤潞以救之由是道也

吉州春秋晉屈邑地戰國屬魏漢爲河東郡北屈縣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美

又爲騏侯國魏晉隸平陽郡北魏置定陽郡隸東雍  
州延興四年復置定陽縣改隸汾州東魏兼置南汾  
州北齊曰西汾州後周平齊置總管府隋初廢定陽  
郡開皇四年廢總管府十六年改爲耿州十八年改  
定陽爲吉昌縣大業初置文城郡唐武德初曰汾州  
又改爲南汾州八年改爲慈州以郡近慈烏戍故也  
天寶初曰文成郡乾元初復曰慈州熙寧五年廢州  
以吉鄉隸隰州元祐初改置吉鄉軍尋復爲慈州金  
曰耿州天德三年改耿州置文城郡軍明昌初更名

吉州元以州治吉鄉縣省入明初仍曰吉州

國朝因之雍正二年改爲直隸州以平陽府之蒲縣  
鄉寧隸焉九年仍以蒲縣改隸隰州於是吉州統縣  
一州控帶黃河有龍門孟門之險爲河東之巨防關  
內之津要左傳晉有屈產之乘州東北屈廢縣公子  
夷吾居此晉建興初劉琨與猗盧伐劉聰猗盧使拓  
拔普根屯於北屈升平初姚襄將圖關中自北屈渡  
河進屯杏城魏收志神麴初擒赫連昌因於北屈置  
擒昌縣後周太和五年楊敷守定陽齊將段韶圍之  
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三

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會韶病謂高長恭  
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惟慮東南一道賊必從  
此出宜簡精兵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丁千餘  
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糧盡敷出被擒卽此姚襄爲  
桓温所敗築城於吉昌西曰姚襄城西臨黃河控帶  
龍門後爲周齊交爭之處周宇文護使郭榮築城於  
姚襄城南定陽城西旣而齊入取汾州及姚襄城惟  
郭榮所築城獨存東魏初高歡自壺口趨蒲津擊宇  
文泰隋末李淵自龍門進京壺口河濱之民獻舟者

以數百卽吉之壺口山也宋嘉定中吉州爲蒙古所據金人僑置吉州於牛心寨蒙古將木黎華自石州攻拔之五代唐清泰三年張敬達討石敬瑭兵敗困於晉安峇詔遣耀州將潘環將蒲同以西戍兵由晉絳兩乳山出慈隰卽吉州西南兩峯如乳之山也天復三年河東將李嗣昭攻慈隰下之屯於蒲縣住軍於蒲南別將氏叔琮分軍斷河東兵歸路攻破其壘皆臨黃津要地也

隰州晉蒲邑地戰國屬魏漢爲蒲子縣東郡地劉淵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據此置太昌郡北魏廢爲鎮太和十年置汾州領西河吐京五城定陽四郡孝昌中移治西河後周復置汾州縣曰長壽又置龍泉郡隋開皇初郡廢改縣曰隰州四年置西汾州總管府五年改隰州總管府大業初廢唐仍曰隰州天寶初改大寧郡乾元初復故熙寧五年廢慈州以吉鄉縣隸州仍省文城爲鎮隸焉元祐元年復慈州七年以州之上平永寧兩關近西界定爲次邊金爲上刺史省溫泉縣天會六年以北京有隰州改南隰州天德三年復爲隰州元因之

朔以州治隰川縣省入

國朝因之雍正二年改爲直隸州統大寧汾西永和三縣九年以汾西仍歸平陽析吉州之蒲縣來屬隰州統蒲縣大寧永和三縣州內阻山險外控大河東連汾晉西走關中憑據高深戰守之資也春秋晉重耳奔蒲蒲水之北蒲陽故城重耳所居地晉世家獻公二十五年晉伐翟以重耳故翟亦擊晉於齧桑卽吉州西南之采桑津也史記秦攻魏趙救之攻石阿州北古阿城是也戰國秦伐蒲蒲人請胡衍說鄆里晉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

子解去永嘉初劉淵自離石徙都蒲子皆是其地周保定初勳州刺史韋孝寬以離石以南生胡數爲寇抄而居齊境築城於險要距之使姚岳董其役十日畢功因謂之姚岳城隋漢王諒起兵太原遣其將吳子通屯兵築橫城橫斷濕川之道亦要地也



ZW 21101000823259

晉乘蒐略跋後

三晉古冀州域也太行峙於東大河環於西表裏山河自古重之晉之有乘其書不傳柳宗元作晉問非不窮極心力而閱歷未周殊多摭拾論者有駁而不純華而不實之譏焉吾師茂園先生讀破萬卷周知天下形勝古今異宜政治得失民俗淳澆而山右爲先生桑梓之鄉其山水融結靈秀鍾毓輿地沿革邊塞關津設置之由旁搜博覽薈萃成編名曰晉乘蒐略援据精審參以議論其言文其理備其事皆經世晉乘蒐略跋

一  
理物之大補史傳所未及足以信今而傳後温公之作資治通鑑也賜御府書數千卷許自選官屬以書局自隨又得劉攽劉恕范祖禹諸賢分任纂修遲之又久然後卒業先生一手蒐輯於既耄之年卒成是書方之古人抑又奇已顧其所言實可見之於施行先生宣力封圻歷吳粵豫東所至皆有治績與民相宜謳思不絕丙寅歲先生屏藩江左憫下河沉淪疏濬人字芒稻董溝廖溝諸河下江之路親歷河干指畫周詳自仲春迄孟夏駐仙女廟三閱月工成又開

月河以利鹽船盡撤河頭之壩於是下流通暢庚午秋淮水異漲至二丈餘仁義智三壩一時並開全淮東注滂湃之勢莫可遏禦高寶諸湖已將盈科而水悉由人字東西四大河奔騰下江淮揚宴然無警微先生之先機燭照浚關狹阻下河七邑淪胥及溺矣濱河之民比戶祝頌而公絕口不道前功當事者過其地目擊稱快先生宏濟艱難復以其意寄諸簡策晉乘一書非空言無補者矣以門生故吏受知最深教領河汾才慚籍湜先生忘其卑陋命綴數言何敢以不文辭敬抒蠡管之見以誌嚮往之私非敢謂有當於緒論也

二  
嘉慶辛巳二月上澣受業陳熙拜手謹跋

